



上海的神秘

85
31



3 0528 0320 6

徐序

自五口通商。上海闢爲租界。浦濱沃壤。遂爲萬國商業角逐之場。輪軌交通。華夷雜處。相漸相劇。我國舊有之政教。文化。人情。風俗。不覺隨外力爲轉移。而幡然一變。潮流所趨。莫可挽救。顧自通商以來。將屆百年。其間內政之沿革。外交之經過。商情之變遷。工潮之起伏。暨夫兵災匪禍。迭起環生。關係全埠治安。良非細故。又况社會上下新奇詭誕齷齪激烈之現象。時迷離我眼簾。震盪我耳鼓者。更未可以更僕數。嗟我上海。所得於通商之影響。如斯。宜留心世變者。認爲有紀載之價值。非若雲煙過眼。不妨澹然若忘。老友張君恂九。爰有上海歷史演義之作。全

徐序

徐序

帙凡三十餘萬言。搜輯宏富。叙述詳明。雖近裨官野史之文。綜前後百
年之陳迹觀之。蓋隱然寓運會升降之感焉。書成問序於余。爰揭作者
之旨。爲愛讀是書者誌。

徐滄一

王序

今之治小說者夥矣。每一編出。書賈多斥鉅資。揭示報端。不日近十年佳構。卽曰某先生傑作。揄揚備至。迨讀其書。十九未有不啞然失笑者。曩歲于役津沽。閱大公報。得一人曰亮公。作社會小說。日率響人五六百言。味罽罽。令人愛不忍釋。竊訝其名。乃出趙煥亭張恨水下。每與儕輩相嘆息。昨年自皖北歸。聞世伯張省菽先生有上海歷史演義之作。則狂喜。先生爲恂子尊甫。恂子日草萬言。在說界已飲盛名。可知其來也有自。先生壯歲。奔走革命。豪氣如虹。觸清廷怒。下令大索。遜而之滬。瀆有年。今則兩鬢斑矣。上海爲南中重鎮。自關商埠將近百年。其間邦

王序

國大事里巷珍聞。爲史乘所不詳。報章所未揭者。不知凡幾。欲舉朝野
掌故治之一爐。自非大手筆如先生。將如治絲而棼。茲則先生全書殺
青。竊嘗窺豹一斑。嘆而今而後。後生小子。不敢率爾操觚治小說者。不
知又將幾何人。又嘆前乎此。北人不知有亮公。南人不知有先生。其事
如出一轍。爲可慨也。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南匯王小逸序。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題詞

佛影稿

九十年來一剎那。滄田變幻問如何。華夷雜處威稜滅。桑濮澆風感慨多。疑有疑無徵野史。花開花落枉悲歌。春申潮汐流依舊。知否興亡一代過。

題詞

題

詞

自序

時賢所撰小說。幾如汗牛充棟。僕不識時務。故概未瀏覽。以未閱近代小說之老朽。而欲搦管效顰。謬矣。會鼎兒爲噉飯起見。傭工於各書肆。各小報。埋頭不輟。僕因之憶童時喜閱三國志。盪寇志。二說部。今株守無聊。戲摹其意。成上海最近百年來掌故一書。稱歷史演義。其間抄撮舊聞。所不能免。且文言現已落伍。故斷無問世之心。乃鼎兒慫恿爲易米之券。計歷時一載。成三十餘萬言。友人竟不視如糟粕。爲之印售。恐不爲時賢所笑罵者。幾希。災梨禍棗。罪過罪過。

辛未五月南沙四世餘生張恂九自識於滬西寓次

自
序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 [全書總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種禍根印土入中華 | 悲前事將星沉粵海 |
| 第二回 | 牛制台逃命城中 | 陳提督盡忠淤口 |
| 第三回 | 王志元淫慾戕生 | 姚教諭衣冠哭廟 |
| 第四回 | 楊慶恩遺體返江干 | 穆炳元苦心全滬上 |
| 第五回 | 民衆焚匪宵入匿跡 |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
| 第六回 | 鷓鴣不殊踏踏五茸春草 | 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
| 第七回 | 通商傳教派別支分 | 異服殊言少見多怪 |
| 第八回 | 聲氣暗通紅巾起事 | 刑名慘禍黃口逃生 |
| 第九回 |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
| 第十回 | 家常絮絮謀洩遭殃 | 書記翩翩花開解語 |

全書總目次

857.48
312.7
21

全書總目次

- | | | |
|------|------------|------------|
| 第十一回 | 吉撫臺司剿匪軍 | 周紳士進伐交策 |
| 第十二回 | 羅雀掘鼠民衆絕糧 | 覆雨翻雲逆魁授首 |
| 第十三回 | 討好白人得名和利 | 可憐焦土轉富爲貧 |
| 第十四回 | 黎陽裔諳悉梓鄉 | 太平軍覬覦蘆渡 |
| 第十五回 | 兵庸將怯遠遜鄉團 | 西服洋鎗無慙常勝 |
| 第十六回 | 劉青天輿情愛戴 | 高白面賣友同歸 |
| 第十七回 | 官紳合議李鴻章督師 | 中外同盟巴夏禮有識 |
| 第十八回 | 李鴻章人材蒼萃皆豐功 | 方聚星下位沉淪同痛惜 |
| 第十九回 | 易姓認同宗太嫌唐突 | 愚夫遊租界若遇神仙 |
| 第二十回 | 萬花開海上北里尋芳 | 七椀快風生東邦別致 |
| 第二一回 |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
| 第二二回 |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 白手成家多財喜賈 |

- 第二三回 勝地重遊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 第二四回 諂媚歐人草管民命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 第二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 第二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 第二七回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 第二八回 垂青昧佳人歸滬濱 媚白種大帥發雷靈
- 第二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 第三〇回 獵艷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驅術新奇
- 第三一回 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鴛盟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
- 第三二回 海外征夫呼號天日 閩中蕩婦漏洩春光
- 第三三回 顏如渥丹心甘割愛 黨名拆白鼻祖遐釋
- 第三四回 小朱嫖妓險喪生 書玉逞驕多負債

全書總目次

全書總目次

- | | | |
|------|-----------|-----------|
| 第三五回 | 林黛玉掌中玩名士 | 謝金花邸內侍王爺 |
| 第三六回 | 弱國不自強終爲奴隸 | 同鄉堅團體可勝甲兵 |
| 第三七回 | 保護治安謳歌瀟瀟 | 提倡迷信玷辱官方 |
| 第三八回 | 奇男怪女說部多材 | 遣母留雛行人妻絕 |
| 第三九回 | 康聖人率徒求庇護 | 關會審受辱起風潮 |
| 第四〇回 | 十三冤魂彈雨鎗林 | 億萬家財風流雲散 |
| 第四一回 |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 絕世奇人錫山兩代 |
| 第四二回 | 西席爲門生借箸 | 東瀛搜世胃藏書 |
| 第四三回 |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
| 第四四回 | 北地英雄半生賚志 | 西商奴隸一旦多財 |
| 第四五回 |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 霜寒冰至作備何人 |
| 第四六回 |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 西鏢東鷄滿員漢道 |

第四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第四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泰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第四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第五〇回

披肝瀝胆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第五一回

綠女紅男須循軌道

長阡短陌不著心田

第五二回

地理迷茫甲衰乙盛

天生奇傑乞丐車夫

第五三回

秋燕春鴻主孫寶志

花殘月缺倩女離魂

第五四回

妓院有同命鴛鴦

官場惟醉心風月

第五五回

花明柳暗春色深藏

酒綠燈紅鉅家貽笑

第五六回

急色登徒紅顏薄命

尋芳令尹白首空盟

第五七回

名襲瀟湘館夏姬再世

舟行印度洋春色雙探

第五八回

萬里星軺花明海外

一官風厲竹塢庭前

全書總目次

全書總目次

- 第五九回 明月不歸春俠腸全負 留珠可返積卓識堪師
- 第六〇回 賽馬圍場此地誰悲宿草 飛駒過隙霎時頓易滄桑
- 第六一回 劉福彪倚賴捉刀友 陳英士實行革命家
- 第六二回 革命未成功星沉黃浦 通儒來講學日勵青年
- 第六三回 大俠士遭奸計騎鯨 奇女郎爲兄仇出馬
- 第六四回 白臘痢疑心生暗鬼 高福安仗義制倭奴
- 第六五回 彈雨槍林回溯春申風啓 脂香紛艷未通天癸人妖
- 第六六回 革命黨遇偵探遭殃 好古家有神仙艷福
- 第六七回 虎臂狼腰爭誇武術 牽牛策馬各逞神威
- 第六八回 絕技鷹揚後塵宜步 救人虎穴義俠非常
- 第六九回 大酒肥魚不留阿堵 鷄鳴犬吠悉屬奇材
- 第七〇回 走索者步碗者身手精靈 上古歟近代歟衣冠更易

- | | | |
|------|------------|------------|
| 第七一回 | 熱心教授淬盡詞鋒 | 餬口窮儒絞完腸汁 |
| 第七二回 | 佳公子白下移家 | 名伶人黃昏隕命 |
| 第七三回 | 結交損友應被狐疑 | 債探行蹤誤于鴉片 |
| 第七四回 | 自作孽浪蕩子斷頭 | 苦出身警察廳理髮 |
| 第七五回 | 効忠直系徐輔洲捐軀 | 遭罵離家畢庶澄負氣 |
| 第七六回 | 威風司令錦繡還鄉 | 平地區官綾羅獻媚 |
| 第七七回 |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繯 |
| 第七八回 | 白頭老嫗問諸水濱 | 黃口嬌兒險哉天痘 |
| 第七九回 | 命宮中定終身赤手 | 輪盤下殉薄命紅顏 |
| 第八〇回 | 積錢造孽真空現曇花 | 情海生波看將來結果 |

全書總目次

全書總目次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二】

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種禍根印土入中華 | 悲前事將星沉粵海 |
| 第二回 | 牛制台逃命城中 | 陳提督盡忠滋口 |
| 第三回 | 王志元淫慾戕生 | 姚教諭衣冠哭廟 |
| 第四回 | 楊慶恩遺體返江干 | 穆炳元苦心全滬上 |
| 第五回 | 民衆焚匪宵人匿跡 |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
| 第六回 | 鷓鴣不殊黯黯五茸春草 | 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
| 第七回 | 通商傳教派別支分 | 異服殊言少見多怪 |
| 第八回 | 聲氣暗通紅巾起事 | 刑名慘禍黃口逃生 |
| 第九回 |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

一 集 目 次

第十回 家常絮絮謀洩遺殃

書記翩翩花開解語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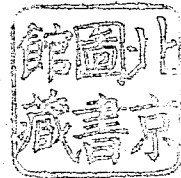
南沙 張洵九著

第一回

種禍根印土入中華 悲前事將星沉粵海

慨自中英鴉片戰爭後。滿清政府。喪權辱國。與英帝國主義者。在南京締結辛丑不平等條約。由此而產生五口通商章程。與虎門條約。舉凡割地賠款。關稅約定。領事裁判權。最惠國條款等。全因清廷之昏庸。致授與帝國主義者一紙賣身契。南京和約之起點。實欲消滅鴉片。寤知南京和約之結果。反成保護暢銷鴉片。於此種下千百年無窮之禍根。

第一回 種禍根印土入中華 悲前事將星沉粵海



使我華大多數同胞。在吞雲吐霧之下。喪失一切之志氣。遲鈍生產之能力。妨碍民族之發展。而最使吾人痛心者。所謂最惠國條款。帝國主義者。利用各地租界。行其出售鴉片政策。上海之關爲通商口岸。卽在南京和約之後。本書欲述上海百年以來之歷史。溯其本原。當先述中英鴉片之戰爭。庶免茫無頭緒。緣當時英國人以鴉片烟土運入中華。皆因廣州之不肖商人代爲銷售。時禮部右侍郎黃爵滋。係兩榜出身。風骨峻嶒。饒有胆略。洞明大勢。直言敢諫。深知鴉片之害。乃繕成奏摺。痛陳利害。入告道光帝。皇上披覽奏摺之後。見其切中時弊。甚爲嘉許。卽降諭旨。着京內外王公大臣集議辦法。一致議決。鴉片當嚴禁。諭令英商不許輸運來華。英商陽奉陰違。仍由廣東省海口偷輸裝入。源源

不絕致廣東水師提督李增階。被言官所劾。謂其不克嚴加防範。有虧職守。有旨削去李增階官職。李氏因顛預而下野。咎有應得。繼任人物。清帝道光知非有得力幹員。不克肩茲重任。特命關天培補缺。關氏爲江蘇山陽縣人。表字仲因。別號滋圃。生得劍眉虎目。一表人材。自幼投筆從戎。廁身行伍。富有膂力。嫻習弓馬。拳術武器。無一不精。曾著籌海集一書。暢論時勢得失。瞭如指掌。精研軍機各務。頗有見識。實爲武將。中有數人物。道光六年時。任太湖營副將。奉上峯命押運糧米至天津。交納計有糧船一千餘艘。自上海吳淞口啓行。運糧船丁。夙稱難治。勾結舞弊。狡獪無賴。朦蔽上官。侵占吞蝕。竟成爲習慣。關氏明察秋毫。恩威兼用。船丁懾伏。無敢放肆。故限期未到。已達天津。交納無訛。得叙功。

第一回 種禍根印土入中華 悲前事將星沉粵海

升授蘇松鎮總兵。赴京引見。清帝知其能。凡召見五次。諮詢一切。時人榮之。及李增階開缺。清帝卽以關天培升任。在京舊好。設宴賀之。天培飲至半甜。拈髯微笑曰。某今年逾不惑矣。回憶二十年前。在行伍中遇一老僧。跛一足。眇一目。厥狀至醜。同袍有戲侮之者。余憐其殘廢。稍稍濟之。老僧感余德。堅欲爲余推命。余笑而告以建生之年月日時。老僧沉思良久。喟然長歎曰。公後日之貴。雖不克臻極品。而聲名當揚溢乎海外。死後之哀榮。當血食一方。名垂千古。惟死狀甚慘。其命也夫。余笑謝之曰。關某堂堂七尺之軀。受國家之命。負守土之責。寧如貪生畏死之流。和尙休矣。馬革裹屍。爲國盡命。關某之素志在此。老僧點頭者。再嗟歎而去。荏再二十餘年。浮沉未秩。方嗤老僧所言未確。今乃特沐聖

恩擢升廣東提督。以禦英夷。方覺老僧之言。或非全虛。余將於此際誓死報國。至血食一方。名垂千古。余安敢有此希望。言畢。目光四射。縱聲大笑。舉杯一吸而盡。在座諸人。相顧失色。私謂不祥。翌日。天培出京赴任。達至廣東。林文忠公則徐時爲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奉旨禁烟。文忠素知關氏之賢。得其鎮守虎門。定能有裨於禁烟之事。會面之初。卽以禁烟一事與之商議。天培毅然謂文忠曰。英夷之得以運土入境。全恃腐敗關吏爲之包庇。奸猾商民爲之銷售。欲使來源禁絕。先須嚴防內竄。惟官民勾結。由來已久。若雷厲風行。操切從事。雖能稍戢於一時。難免復燃於異日。不如佯爲緩和。誘之使來。乃出其不意。突然破之。使受重創。方知戒懼。如是禁烟。始可有濟。則徐大悅。乃與共定祕密之策。是

第一回 種禍根印土入中華 悲前事將星沉粵海

時專爲英人銷售之奸商。聞關天培升任提督。鎮守虎門。夙知天培頗有胆氣。較之前任李增階。目不識丁。祇知得賄者不同。心中惴惴。咨照英商暫停運入。一俟天培到任。覬其行動。再爲定奪。天培抵任之後。奸商中有梁某者。本爲廣州土著。生性狡黠。同業推其探聽。梁某乃轉輾得識天培之親隨周長慶。延至其家。設盛筵以款待。其談甚歡。筵未及半。長慶已醉態可掬。言語不加思索。信口而談。梁某卽乘机問之曰。聞貴上關大人。素惡洋煙。此次抵任。定將嚴禁海運烟土。長慶微睜醉眼。搖首不迭。含糊說人言豈能盡信。實不相欺。余主關提督。亦喜吸洋……惟常恨不得佳……聞旨膺得廣東提督。喜極欲狂。嘗謂余曰。廣東爲烟……來源地。必多佳貨。不料到任之後。聞英商恐被搜查。不敢運

來。余家主人甚爲不……長慶言至此。嘔吐狼藉。昏然醉倒。梁某大喜。將長慶扶入極華美之臥室安寢。翌晨梁某入視。長慶驚醒。游目四矚。失驚坐起。曰。宵來飲酒過度。未知有無沖撞之處。及胡言亂語之事。梁某作驚鷺笑。曰。絕無絕無。惟知貴上亦喜吸食洋煙。長慶聞言。惶遽無地。連稱該死該死。一醉至此。又向梁某連連作揖。曰。昨夕幸無他人在座。余酒後失言。出余之口。入君之耳。無第三者知之。萬望梁老爺嚴守祕密。不可洩漏於外。使家主身受嚴譴。余死無葬身之地矣。梁某歡然曰。大爺休驚。貴上既欲吸食佳土。實非難事。不敢相欺。我卽爲銷售烟土之一份子。因聞人言。貴上欲嚴行禁烟。我儕始暫止。英船運來。長慶大喜。曰。梁老爺之言。真耶僞耶。梁某正色曰。此非兒戲之事。若非周大

爺吐出貴上吸烟之語。我焉敢自承銷售之人。長慶頷首曰。余等既已
掏誠相告。梁大爺不妨隨余謁見家主。商量此後之事。梁某歡然曰。固
所心願。不敢請耳。兩人遂相偕至天培私宅。長慶先入內室多時。始命
梁某入見天培。天培方一榻橫陳。怡然自得。榻上陳設之烟具。極其精
美。一妙齡美姬。蜷臥下首。雪嫩一雙纖手。握一象牙翠嘴。全鑲寶斗之
烟槍。就晶瑩之銀燈。上燒烟。梁某更信長慶所言非虛。心中暗快。趨前
叩見。長慶先立在榻前稟曰。梁某叩見大人。天培在榻上把右手一揮。
輕言免禮。梁某叩畢。站起。退立一旁。天培顧長慶曰。替梁老翁看座。梁
某口稱不敢。天培溫顏曰。有事相煩。不必拘束。余一介武夫。不善客套。
梁某乃稱謝告坐。長慶獻茶退出。梁某見榻上美姬。裝好一筒黃長鬆。

之烟。以槍擎到天培口邊。嫣然一笑。嬌聲言曰。大人再吸一筒。天培雙眉微繃。頻搖其首曰。烟味仍是太劣。不欲再吸。美姬將烟槍放入盤中。秋波一轉。說長慶稟過大人。云有極佳之士。大人何不教他取來。天培向梁某目視而笑。梁某起立灣腰言曰。大人若要好貨。容小的明日獻上。天培莞爾一笑曰。余吸食有限。惟有一事請問足下。梁某唯唯曰。請大人吩咐。天培沉吟多時。始曰。風聞前任李提督。英商方面。月有孝敬。此語可確。梁某支吾半頃。曰。大人垂詢何意。天培笑曰。足下放心。余得膺今職。殊非易易。運動之費。耗去不少。足下當亦明鑒。梁某聞言。恍然大悟。天培有意用錢。急應曰。小的明瞭。天培端茶沾唇。美姬嬌喊一聲。送客。梁某倒喫一驚。暗想天培動怒。卽惶遽告退。方出門外。周長慶牽

裙而說。梁老爺請入余室小坐。梁某隨長慶至臥室坐定。長慶笑曰。梁老爺走通家主門路。不是誇口。全仗周某出力……梁某急曰。大人似含怒意。突下逐客令。我已碰頂子。大爺何言走通門路。長慶笑曰。好梁老爺。如此忠厚。家主欲圖好處。豈能與君當面談判。有失身架。梁某醒悟。如此說來。大爺早受大人暗示。長慶傲然曰。豈敢。豈敢。梁某卽與長慶促膝密談。良久良久。梁某始欣然告別。歸召同業。陳說一番。衆人莫不歡天喜地。可以有恃無恐。去一季。來一關。換湯不換藥。依舊一劑銀子散。保得百病消滅。卽通知英商。速速多運烟土到粵。此間門路已通。不必顧忌。各奸商興高采烈。關天培見梁某入彀。亦是欣喜異常。暗命心腹人員。密查海口。一俟英夷船到。卽來報告。未及二旬。英商已得此

間通知。運土之船。連檣而至。探查人員。飛報天培。天培早有所備。遂令深通水性之兵士多人。趁夜深之際。潛伏土船之底。暗將輪机破壞。使船不能逃遁。一面逮捕梁某與各奸商。一起監禁。當派水師上船。將船上烟土。悉數搜出。堆置虎門海邊。此次英商。因廣州代售之各商。囑其多運。故滿載而來。計有二萬餘箱之多。天培稟明總督林文忠。文忠下令縱火焚燒。焚至二十餘日。方盡成灰燼。烟味趁風傳播。致不少黑籍中人。望風垂涎。亦有痛罵林關二人。煮鶴焚琴。大殺風景者。此真別具肺肝矣。此舉震驚全國。奸商喪胆。英夷落魄。英人遁回本國。哭訴政府。英政府惱羞成怒。憤不可遏。卽遣軍官義律。率領水兵二千人。揚言六千之衆。分乘兵船七號。聲勢汹汹。前來侵襲。天培自破獲烟土之後。早

存戒心。嚴防海口。深恐英兵來犯。虎門爲廣東著名險要。距離省城不遠。海岸曲折。地險而狹。周圍環繞。十座炮台。就中以大角沙角兩座炮台。最爲扼要。若失陷此二台。其餘八座。如撤屏藩。萬難扼守。天培故於大角沙角二台。駐有重兵。自己不憚勞瘁。晝夜親至各台巡視。訓諫士卒。是日探知英兵來犯。天培命各台守卒掩伏。不得喧譁。靜待英國兵船駛近。候令迎敵。是時英艦首領義律。率領七隻戰艦。在海面上乘風破浪而來。見中國毫無戒備。正中心懷。便思闖進海口。攻擊省城。天培俟其相近。一聲號令。大砲轟擊。中得英艦七零八落。不及回攻。義律卽遁走。回到本國。復帶五千水兵。分乘十號兵艦。號稱萬人。捲土重來。勢甚銳猛。天培早將水師船隻。排列海邊。中國當時水師船隻。悉屬舊式。

與內地保護釐卡之長龍砲艇相同。水上之戰鬥力遠不及英國兵艦。好在有砲台上大砲掩護。所發之砲。居高臨下。得勢頗優。發砲又準。鏖戰全日。互有死傷。相持既久。英兵艦終以仰攻。不易取勝。知難而退。天培兩次却敵。朝野目爲東南重鎮。林文忠尤視若左右手。義律因兩次進攻廣東。俱因海口守得嚴密。失利而歸。遂改變計畫。暗暗率領兵艦。去窺伺浙江。浙江官吏。一時措手不及。卽被兵艦闖入定海口。攻陷砲台。沿海長驅北行。無人抵敵。直攻天津。沿海各省。鬧得雞犬不寧。滿清政府。命文武大臣。內外王公。聚議對付。竟是一籌莫展。反歸罪於林則徐一人。謂其措置乖方。擅開外釐。不將則徐斥革。不足平英夷之怒。道光帝見衆怨所歸。明知則徐無罪。欲不加斥革。恐英夷日逼。瀕於危境。

不得已將則徐撤職。發配至新疆伊犁。効力軍台。天培自文忠削職後。擠排文忠之人。無不牽制。天培輒與爲難。英人聞林則徐已撤。更是耀武揚威。加遣大隊兵艦。第三次進攻廣東時。在道光二十一年之五月。英艦乘銳而來。炮如雨點。將天培水師。打得大挫。各炮台相繼陷落。天培向各處告急。求發援兵。各鎮坐視不顧。無人接應。天培志在必死。晝夜親自督戰。率同游擊麥廷章。奮勇迎敵。士卒激於義憤。捨命攻敵。卒以援兵不至。英夷槍炮厲害。天培所率。死亡殆盡。一砲飛來。游擊麥廷章。中炮身亡。天培亦已身中鎗彈十餘。血積衣甲。盡成赤色。天培親隨周長慶。手牽天培衣袖。號泣言曰。強敵當前。孤軍難守。大人宜早自爲計。困守無益。徒喪生命。天培瞋目張髯。厲聲叱之曰。余膺朝廷守土之

職。土之不守。命亦隨之。已是上負朝廷。豈能貪生圖活。更遺父母。羞汝可速去。毋再留此。長慶欲強拽公下。天培以刀擬之曰。汝再執拗。余將斬汝。言已解。身上銅印。交與長慶。使繳至廣州總督署。長慶無奈。自砲台之後。懸索而下。奔至廣州。將印交訖。重回砲台。始悉主已盡忠。偏覓主屍不得。後遇吳姓馬弁。密告長慶曰。關大人之遺體。由余背負。匿於腐屍叢中。同去指認。天培之下半截身軀。黑如焦炭。死狀殊慘。果應老僧所言。長慶背負主屍。草草成殮。在天培臨死之前三日。天培遣其幼子。攜一小衣箱歸家。家人開箱視之。惟破碎之衣服數襲。與陸續墜下之牙齒數枚。此外一無長物。爲官清廉。於此可見。死守之決心。亦已早具。天培之太夫人。年已八十餘齡。得天培盡忠報國之信。仰天言曰。天

第一回 種禍根印土入中華 悲前事將星沉粵海

培不愧爲我兒。足使關家生色。言已一慟而絕。有斯賢母。乃有賢子。後
人有詩弔之曰。

精。忠。自。古。出。關。家。
對。外。男。兒。堪。不。朽。

鉄。血。爭。開。嶺。海。花。
愧。他。內。戰。亂。如。麻。

第二回

牛制台逃命城中 陳提督盡忠涖口

却說上海縣之位。置居南吳盡境。古爲禹貢揚州之域。春秋屬吳。後屬於越。名不甚著。後入於楚。爲戰國春申君封邑。故有黃歇浦之稱。亦稱申浦。云是春申君所開。秦設繆縣。屬於會稽郡。漢改婁縣。後漢屬吳郡。梁改爲信宜縣。繼而分設崑山縣。唐時隸於華亭縣。宋朝末年。於此設市舶提舉。及權貨場。百貨輻輳。稱爲重鎮。元時始繁盛而立縣。上海之名。漸見歷史。郝亶水利書。謂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上海之名。自此始。明代迄今未改。然明之時。上海區域。較之目前。廣有三倍。滿清之初。一分於青浦。再分於南匯。三分於川沙。所存者僅十二保。

第二回 牛制台逃命城中 陳提督盡忠涖口

二百十四圖而已。東西廣六十六里。南北袤八十四里。東至川沙界三十里。西至青浦界三十六里。南至南匯界七十二里。北至寶山界十二里。較元代立縣時祇有三分之一。黃浦江吳淞江兩大水在此合流。出淞口入海。明嘉靖三十二年。建築城垣。因其時屢被倭寇蹂躪。係從邑人顧從禮之請。上海既因黃浦吳淞兩大河流之通暢。潮汐來往。所有內地各支河。如脈絡之貫通。如蛛網之密布。吳淞口又適當江海要衝。成爲絕好商戰之場所。外邦早已垂涎。在道光十五年夏間。有英吉利商輪一艘。駛進吳淞口。中華人民初見火輪船。行走不用篙櫓。船頭發尖。艙面有三層樓房。船旁有四輪旋轉如飛。鼓浪前進。中央矗立高大烟囪。噴出一縷縷黑煙。莫不競相詫異。目爲怪物。該船進口後。卽行停

泊船主胡嘎米。率領潮州人通事一名登陸。考察兩小時。次日乘小船至十六舖外灘上岸。自東門入城。環游四門。當時祇有東南西北門。並無大小新老之分。城隍廟內雖無現在熱鬧。然什物百貨攤頭。醬卜星相之類。點綴其間。亦已不少。胡嘎米偕通事觀覽其間。天晚回船。翌日又登岸。將上海城廂內外。河道橋樑。衙門廟宇。以及出產之物品。民間之習慣。由通事詢諸土人。轉告胡嘎米。詳細紀錄。凡逗留一月有餘。各事悉爲采訪得實。惟有黃浦江中停泊之沙船。不下數千號。當時陸無火車。水無輪船。此種沙船。全係艤舫巨艦。進出口貨。以布匹竹木豆油豆餅爲大宗。專行關東牛莊天津青口一帶。船上職工。有老大耆民出水等名目。與商輪之有船主大副二副買辦領港等相彷彿。組織完備。

規矩頗嚴。該業中人俱虔誠供奉天后娘娘。迨今天后宮猶巍然於吳淞江北首。不受租界工都局管轄。卽爲沙船幫中人出資建造者。船上必供有天后神位。在海洋中遇有危險。向神前焚香祝告。卽可轉危爲安。沙船船主俱富有資財。中堂亦虔供后位。庭前高掛相風旂。以覘風色。昔詩人袁翔甫竹枝詞云『天后娘娘小像傳。中堂虔供一爐煙。相風旂出高檐外。知是伊家放海船。』胡嘜米命通事與各沙船主婉商。欲登船參觀。各船主無一允者。祇此一事。未能如胡嘜米之願。餘則盡被探悉。返國之後。盛稱上海形勢之佳。遂啓英人覬覦之念。遠林文忠公在虎門禁烟。英人乃啓兵端。以二次失利於虎門。乘虛犯定海。鎮海二口。滿清政府復恐英兵侵入吳淞口。道光帝稔知陳化成有將略。特

由廈門提督移鎮江南。扼守吳淞口。化成號蓮峯。福建同安人。由行伍官水師守備。五遷而至金門鎮總兵。上知其忠勇可託。特委以防海重任。陳公益感奮激昂。誓以死報。吳淞以東西礮台爲犄角。西礮台在海口北。距寶山六里。東礮台在其南。險亦相稱。陳公移鎮來淞時。英兵正擾浙。公扼守西礮台。嚴爲防範。清帝又命欽差大臣裕謙。兩江總督牛鑑。輪流至上海駐紮。會籌防堵之策。一夕急風暴雨。勢極劇烈。裕謙至防地。覘陳公見其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琅相應。防務不稍懈。裕謙爲之折服。歎謂從人曰。陳公不愧爲吾上拔擢之人。淞口得公坐鎮。尙有何憂。及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兵陷定海。壽春鎮總兵王錫鵬。定海鎮總兵葛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同日戰死。後鎮海失守。欽差大臣裕謙

之。死二十二年。四月。英兵占乍浦。戰船三十艘。進逼吳淞。時兩江總督牛鑑在寶山。鑑本書生。詔謾權貴。得膺高官。學識平庸。胆小如鼷。又性喜漁色。妖姬寵妾。環肥燕瘦。紛陳目前。鑑所最愛者。爲第六妾陸喜子。喜子本徐州土娼。生得梅花體態。楊柳腰肢。皓齒朱唇。裙下雙鈎。纖不盈握。真足銷蕩子之魂。徐州執袴子弟。趨之若鶩。大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之概。牛鑑自京中南下。道經徐州。至友吳有君。知鑑生性風流。老而彌篤。乃設宴於陸喜子家。折柬相邀。牛鑑欣然應招。造喜子芳閣。月牖雲楣。珠簾半捲。錦衾繡帳。寶鼎微薰。書卷鏡屏。位置井井。珠玉翡翠。陳列深深。宛似大家閨秀。妝閣房中。已設盛筵。吳有君見鑑至。欣然招待。垂髻之婢。二奉烟敬茶。鑑遊目四矚。不見陸喜子芳影。拈髯笑

問有君。玉人何在。豈不容老夫一餐秀色。有君轉詢小婢。則云姑娘猶在理妝。有頃仍不出。囑小婢促之云。梳妝猶未罷。久之牛鑑笑向有君。微吟曰。千喚萬喚不出來。有君佯嗔曰。小妮子裝腔作勢。欲待乃公親候耶。語聲未絕。門外一聲嬌笑。牛鑑急向門注視。第見一雙白纖玉手。攀於垂帘。嬌俏語曰。拆殺賤妾。敢勞吳大人相請。如嚙嚙聲。聲囀於花外。入耳魂銷。牛鑑已爲之神往。旋見一小金蓮跨入門內。紅緞弓鞋。巧繡鴛鴦。白綾雲襪。不染纖塵。雪青紗褲。脚微露於桃紅裙角。門帘微掀。露出側身。方見上身所穿墨綠湖縐。玄緞闊滾。精挖雲花夾襖。雲髻半偏。翠璫輕垂。粉耳搖曳。生姿。盧山眞面尙遲遲未露。牛鑑不禁又沉吟曰。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吳有君爲之失笑。門帘全啓。陸

第二回 牛制台逃命城中 陳提督盡忠滋口

喜子笑添眉頰。姍姍入房。牛鑑留神細視。見喜子芙蓉如面。嫵嫵婷婷。未近身畔。香逐人來。不禁魂飛魄散。口張口呆。喜子見座上端坐一位肥頭胖臉。白淨面皮。微帶煙容。領下一撮黃鬚。一雙鼠眼。合成細縫。年在六十左右。頭戴瓜皮緞帽。珊瑚結子。帽前釘一顆大東珠。身穿天青緞。大襟馬褂。雨過天青。大團花長袍。足登粉底緞靴。卽知有君所請之牛大人。輕移蓮步。行至牛鑑座前。盈盈下拜。口稱賤妾迎接來遲。還望大人恕罪。牛鑑眉花眼笑。身體略抬。伸出兩手。扶掖喜子說。姑娘少禮。喜子乘勢立起。低鬟一笑。又向吳有君輕折柳腰。深深萬福說。吳大人說甚親候賤妾。妾待候不週。須要大人見諒免罪。有君莞爾。卽命開筵。未幾肴饌紛陳。吳牛入席。喜子殷勤把酒。俊語輕挑。媚態頻送。牛鑑纔

若泥牛入海。全身酥倒。喜子復懷抱琵琶。當筵一曲。歌喉清脆。絕勝出谷黃鸝。此地此時風靡了牛制軍。迨至月移花影。暗上珠簾。牛鑑不覺酩酊大醉。卽宿於喜子妝閣。錦帳情濃。訂盟一夕。及牛鑑馳抵金陵。卽派幹僕兩名。持書至徐州投呈吳有君。囑與陸喜子家屬談判。將喜子接至南京任所。作爲第六房如夫人。寵擅專房。然而喜子尙見花有感。對月傷神。實緣並肩縱有金龜婿。長使秋波。望眼欲穿。因喜子在徐州。早與徐州鎮古標下。一名把總王志元。訂有嚙臂盟。牛鑑不知底蘊。貿然以金錢勢力。劫去美人。王志元惟有與侯門一入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之歎。喜子感念舊情。不無惓惓。乃於牛鑑枕上。謊稱。王志元爲伊表兄。心地忠厚。家境清貧。現在徐州當一把總。旣無提拔之人。又不

第二回 牛制台逃命城中 陳提督盡忠滋口

善逢迎。求大人顧念妾面。加以照應。自古寵妾之言。重於父母之命。牛鑑慨然應允。馳函徐州鎮總兵。託將王志元升缺。志元卽由把總而千總。千總而守備。不久晉都司。升遊擊。未及半年。已擢爲參將。一路順風。王志元喜出望外。暗中感激陸喜子不置。會牛鑑與欽差大臣裕謙。輪流駐紮上海。及裕謙歿於鎮海。鑑卽駐於寶山。適蘇州解到大批火藥。有四萬五千餘斤之重。唯放西門內積穀倉。時暮春天氣。未交暑令。詎料火藥發生作用。突然爆炸。宛似晴空霹靂。一時煙燄蔽天。房屋倒地。磚瓦木石。在半空飛舞。有墮至城外十餘里路者。死傷人畜甚夥。時民心正在恐慌之際。突遭此變。謠言外國奸細來放火。洋兵卽至。頃刻人心大亂。哭聲震天。扶老攜幼。四散奔逃。經當道竭力安諭。人民繼見並

無他變。始各漸止。牛鑑以謠誅日甚。夷勢猖獗。發令調集各路兵馬。會師吳淞口。加意防守。徐州軍隊素稱勁旅。總兵奉到督札。以王志元憲眷優隆。卽命王氏統帶精兵二千。首先出發。至上海。及英兵陷乍浦。卽來侵襲吳淞口。牛鑑聞信。手足無措。主意莫定。商於提督陳化成。陳公曰。兵來將當。水來土掩。毋須恐慌。我軍以礮扼險。可操勝算。公第坐鎮。不輕出入。牛鑑唯唯曰。徐州參將王志元。忠勇可托。使之守東砲台。化成允之。自率參將周世榮。守西礮台。陳公語世榮曰。我與汝福份不簿。世榮愕然不解。公曰。詰朝戰而勝。則受上賞。敗則捐軀報國。亦堪不朽。非福而何。世榮實無決死之心。聞公言唯唯。腹存誹笑。牛鑑以王志元爲可用。使守東砲台。志元官職非由軍功而得。生平未臨大敵。不足肩

重任。鑑以心腹委之。志元不便推委。戰慄受命。翌日。英兵艦隊排江而進。開始攻擊。西砲台陳公親身登台。手執紅旂指揮作戰。凜若天神。士氣大振。自卯及巳。發砲千餘聲。紅光燭天。江浪湧湧。擊燬敵艦七八艘。英兵見進攻不利。遂欲退。清軍益奮。呼噪殺敵。聲振四遠。牛鑑知得勝。欣喜若狂。卽命整隊趨出。欲至東礮台督師。行甫三里。被英艦之軍官。乘升檣上。持望遠鏡。窺見制台旂幟。卽駕砲遙擊一彈。落牛鑑馬前。祇距一丈餘。牛鑑大驚墮騎。面如土色。回身急避。砲彈繼至。斃鑑之坐騎。於是牛鑑不敢逗留寶山。避走上海城內。從卒星散。東砲台上王志元。聞制台已逃。已棄礮而去。英兵遂併力猛攻西礮台。彈如雨下。西路將士死者殊衆。參將周世榮。見事不可爲。乃謂陳公曰。今制台已遁。東

礮台守將復去。已蹈於敵手。守此亦無濟於事。不如暫且離去。以免危險。保全實力。退守上海城。再圖對付。公聞言拔劍怒叱曰。庸奴誤識。倘吳淞口失守。退上海城。尙有何用。世榮捨公不顧。暗下礮台而走。時英艦上陸戰隊擊退岸上守兵。紛紛登岸。向砲台夾攻。陳公身中十餘彈。顛扑台上。見砲卒盡亡。奮呼而起。遍身流血。猶手引巨砲。以擊敵兵。卒以創重不支。噴血而亡。年六十有七歲。殉難同死者。爲上元章印福。平日自言武官。臨陣不追。方爲盡職。若怕死。何必作武官。深爲陳公器重。使領水師防守口外。陳公亡。知事不可爲。赴水而死。提標千總錢金玉。由行伍有功升任。勇敢善戰。與敵交鋒。身先士卒。敵人自桅檣上施放聯珠彈。左右之人勸其稍避。金玉大聲叱曰。我一十六歲。卽食皇家俸。

祿。此身已屬國有。今已五十七歲。一死無憾。何必躲避。卒罹於難。提標左營千總許林。黑面如鍋底。頭髮蜷曲。身中二十餘彈。畢命。年祇三十有二。前營千總許攀桂。狼腰虎臂。善使一枝長槍。防守淞口。巡查海面。甚爲認真。當東砲台守卒潰散。西砲台之人。亦有心慌思遁者。攀桂揚劍大呼曰。主將與某等。同甘苦共飲食。所爭者惟在此刻。誰敢先走。當共殺之。士氣爲之一振。陳公旣亡。攀桂以劍自刎而死。西砲台開礮司令徐大華。每發一礮。苗測至準。敵艦大爲受創。後敵自東礮台登陸。繞道至西礮台。後方攻擊。徐大華飛身衝鋒而下。力殺敵十餘人。彈折左足。遂及於難。殞僅於西礮台北首。已有三十三歲之數人。皆華亭縣人。氏內黃。營外委姚雁字。吳淞營守備龔齡階。與陳公亦同時陣亡。以外

尙有七十餘。人惜姓字無可查考。要皆忠義之士。自願犧牲生命。以報國家。吳淞失守後之十日。嘉定知縣練廷璜。懸賞購陳公屍體。不知由公手下差官。安徽武進士劉國標。背負而匿海灘蘆葦中。至是劉再負之。至嘉定。面色如生。大殮於關帝廟內。百姓罷市。哭奠。繪像二。一留吳淞。一貽其家屬。事聞於朝。奉詔優卹。賜祭葬。建專祠。予諡忠愍。世襲輕騎都尉。同難之人。均得封贈。當時英兵入寶山城。縱飲作樂。有能作華語者。曰。此次戰事至險。脫有兩陳氏。吾儕終不能入吳淞口。可見陳公之忠勇。卽外邦之人。亦爲心折也。後人有詩紀之曰。

興亡萬古一楸枰。枉使萑宏碧血傾。
忠佞祇爭臨一字。讀書學劍任無成。

第二回 牛制台逃命城中 陳提督盡忠淞口

第二回 牛制台逃命城中 陳提督盡忠淞口

第三回

王志元淫慾戕生 姚教諭衣冠哭廟

却說吳淞口之失守。一誤於兩江總督牛鑑胆怯而遁。使軍心渙散。再誤於東炮台守將王志元棄炮而走。使西炮台無犄角之勢。陷於孤立。卒爲英兵侵入。罪魁禍首。實爲王志元。志元自東炮台遁去。暗匿於松江城外朋友家內。自知未奉軍令。首先奔潰。罪在不赦。乃卽趕赴南京。通信函於陸喜子。信云。

恩妹妝次。逕啓者。英夷兵船已攻入吳淞口。制憲未戰而先逸。迄今莫明託足何處。日後難免受朝廷嚴譴。志元奉憲諭。扼守東炮台。英夷猛烈攻擊。我軍萬難抵禦。理當一死報國。以盡守土之責。

第三回 王志元淫慾戕生 姚教諭衣冠哭廟

徒以恩妹情深義重。絲毫未報。不得不忍辱偷生。矧將來制憲若
獲重咎。勢將波及家屬。覆巢之下。寧有完卵。志元不忍覩恩妹遭
顛沛流離之苦。特冒萬死。於今晨馳抵南京。暫寓盟兄馬君處。切
望恩妹早自爲計。毋貽後悔。志元不才。願赴湯蹈火。負保護之責。
靜候玉音。無任屏營。

沐恩小兄王志元拜啓

陸喜子接得王志元密函。玩味再三。知志元之意。欲自己隨之出走。諸
君須知陸喜子爲牛妾。本被金錢勢力所劫。出於無奈。一樹梨花壓海
棠。春秋佳日。暗自傷神。今知牛鑑冰山將倒。志元有函關照。不如重溫
舊夢。從之遠走高飛。乃覆函致王志元云。

王愛哥如悟。接誦手書。藉悉種切。承示機密。足見情重如山。妾之

隨侍制憲。初非本意。今彼既獲罪朝廷。妾舍之而去。亦可告無罪。知妾者惟愛哥。憐妾者亦惟愛哥。敗柳殘蒲。得叨鼎力之維護。雖死無憾。今晚月上黃昏。佇候於本署花園東角門。晤商行止。餘言

面罄。

愚妹喜謹泐

王志元得陸喜子覆信。心中大喜。是夕黃昏人靜。潛赴牛氏花園。至東角門。彈指輕叩。卽聞門內咳嗽一聲。志元亦微咳應之。角門半啓。志元側身而入。月光之下。但見陸喜子亭亭玉立。惟容顏較前清減。雙鎖柳眉。含波欲涕。王志元不禁又憐又愛。趨前執喜子纖手。曰。恩妹勿愁。有予在。決不使妹恐慌。喜子微點其首。相將入亭。亭中陳設石桌。桌上置一盞地白花之包裹。喜子指包裹謂志元曰。妾之私蓄。盡於此矣。合計

當在三萬圓以外。與哥避匿他方。可不憂衣食欠缺。惟哥失守炮台。日後亦不免議罪。藏身之地。應先籌畫妥當。此行往何處最好。志元答曰。不如先回徐州。探聽有無風聲。再圖安身不遲。喜子卽將包裹授與志元。曰。就此上路。今夜妾亦宿於哥之盟兄家中。志元急曰。今日妹不可卽走。喜子詫而問故。志元曰。時當夤夜。恩妹弓鞋窄小。隨予持包裹同行街上。脫被巡邏所見。盤查拘禁。反致債事。喜子愀然曰。然則奈何。志元曰。予已攷慮周到。明晨恩妹可將細軟金珠。藏入香籃。詭言至清涼山進香還願。不必隨帶婢僕。乘轎前往。使轎班停歇山門外。予當另雇一頂小轎。守於西角門外。恩妹由山門入廟。由西角門出廟。乘轎逕赴馬盟兄家。馬宅背臨秦淮河。予先雇定小船一號。入夜上船。誰能相阻。

喜子連聲稱好。叮嚀而別。翌日依志元計。遂至馬宅。入晚。雙向馬某稱謝。告辭下船。解纜逕去。話說轎班等喜子不出。入廟尋覓。不見蹤跡。駭甚。向廟中和尙詰問。亦茫無頭緒。回報牛鑑正室。查喜子臥房。始知席捲而遁。欲遣急足至上海告牛鑑。適上海之消息亦至。傳言牛鑑畏罪走匿。闔家乃大亂。未幾鑑之各侍妾。均風流雲散。挾資隨所歡而遁。其正室遣散婢僕。避居尼菴。巍巍之總督衙門。頓然瓦解。衆言陸喜子有先見之明。不知爲王志元勾引以去。志元與喜子曉行夜宿。舟車屢易。至淮安府境界。正投宿逆旅中。是夕氣候奇熱。志元開窗迎涼。喜子輕衫薄袴。足穿杏黃睡鞋。淺滾紅花。倍極嬌艷。斜倚榻上。星眼微開。薄紅粉頰。綠上眉梢。志元不禁心動。擁之求歡。羅襟乍解。浪子魂消。狂

歡無度。於欲仙欲死之時。涼風倏至。志元打一寒噤。喜子嬌聲曰。神留受涼。且去閉窗。志元赤體下榻。將窗盡闔。始登榻重佈雲雨。夜深睡去。翌晨。喜子自夢中驚醒。聞志元呻吟不絕。摸其身覺皮膚灼熱。視其面雙脰赤若火。寒熱正盛。神思昏然。間作譫語。喜子暗思。是必宵來受寒所致。卽匆匆下榻。命逆旅傭工。市蒜頭生薑。與紅糖濃煎成湯。向志元灌飲。未至午刻。志元通體汗出如雨。衾枕牀褥。盡爲溼透。及汗止。喜子易被褥使臥。到熱度又高。昏然不知人事。譫語不已。喜子始大恐。急央逆旅主人。代爲延醫診治。醫來按脈。蹙額曰。卽擬一方。授喜子曰。姑服一劑。試之。熱能稍退。尙有生機。若無效。請另延高明診之。僕敬謝不敏。喜子聞言。悚然及服藥後。如石沉大海。喜子欲請他醫。逆旅主人曰。

前醫爲此間首屈一指之名家。更無出其上者。喜子別無良法。再央請前醫。則前醫將診金璧還。辭不再來。越二日。果然王志元卽死。喜子痛哭一番。出資爲之收殮。詭謂逆旅主人曰。先夫原欲晉京引見。今中途不幸。此間人地生疏。未亡人懇求長者。將此一口棺木。代覓一安厝之所。俟回報家屬。重來盤喪回籍。主人見其可憐。允爲設法。後於離市三里餘。有一破廟。闕無人居。卽將志元之棺木。權寄於此。喜子始納清旅費。口稱還鄉。從此一去杳如黃鶴。志元棺放破廟內。被附近創棺惡賊。劈碎盜取殮衣。屍身拋棄於地。又被野狗所食。骨肉狼藉。迨有人發覺。報告逆旅主人。已經不可收拾。祇得檢取餘骨。連同棺木。用火焚化。不忠不義之王志元。雖未受國家之重刑。而身後之慘。亦足令奸徒猛省。

其後有人奏上清廷。因不知王志元已死。劾其臨敵畏避。棄炮先逃。坐視吳淞口失守而不救。有旨盡削其官職。並查封家產。勒令子孫不准攷試。不准出仕。一紙具文。毫無所用。再說吳淞口失陷之後。英兵登陸。先入寶山縣。寶山城僅如斗大。南距海口祇五六里。當然先入虎狼之口。寶山人民早已逃避一空。是時上海已悉知淞口陷落。英兵不久卽至。急急逃匿四鄉。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衙門。本設於上海。道台巫宜禔見形勢不佳。卽命妻妾子女收拾金珠首飾。裝滿箱籠。雇定無錫快船一隻。開往蘇州省城暫躲。上海縣知縣劉光斗。又是一位保重身家。不知有國之賢大令。得英兵入寶山消息。立赴巫道台衙門請見。會面之下。光斗見宜楔愁眉不展。長吁短歎。卽低聲稟曰。卑職風聞英夷已在

寶山此地離海口。雖有三十餘里。可以晨發夕至。英兵若來。如何對付。請大人示下。巫道台垂頭喪氣。嗟歎一聲曰。涪口失守。屏藩已撤。尙有何法對付。貴縣速自爲計。英夷到時。暫避爲宜。光斗聞語。知巫宜楔無守城之意。竟令遁去。心胸放寬不少。連聲唯唯曰。大人寶眷。似宜早日出城。巫道台微帶笑容。亦祇言曰。不須憂慮。已經赴蘇。貴縣之內眷若何。光斗急曰。卑職早命賤內等離城。語至此。光斗趨近巫宜楔身邊。附耳言曰。大人亦當保重。宜楔點頭曰。爾我已無家眷。本可早離此間。免蹈危險。並非愛惜生命。實緣外國人蠻橫無理。我儕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若有毀傷。可謂名教罪人。光斗曰。大人所見甚是。卑職馬首是瞻。願隨左右侍候。巫官楔沉思片刻。曰。貴縣之意。擇城內紳士家小住。抑以

出城爲穩當。光斗曰：以安甯論，出城爲安。以探聽便利言，似留城爲是。宜模曰：我意且至郁宅。光斗之首。連晃數晃曰：郁紳與大人交好，妙甚。妙甚。巫劉商量既定。兩位地方官，等到天公昏黑，遂同赴郁紳住宅。陳明來意。官紳原是聯絡，表面不便拒絕。惟郁紳家眷均已出城，自己亦想出外。巫劉既至，郁紳反不能脫身。明知二人胆怯，可以想法使之驚走。是夕設筵款待巫劉，飲至半酣，郁紳長歎數聲。劉光斗慰之曰：貴眷已行，老翁亦可釋懷。郁紳急曰：公祖盡室偕行，本無牽掛。惟聞洋人野蠻之極，所至之處，見有高堂大廈，輒縱火焚燒，脫至本城。此間房屋雖不高大，尙非葦門圭竇，深恐此祖遺數椽老宅，難免化作劫灰。故爾愴懷。巫劉聞言，相顧失色。暗思倫英夷入城放火，匿在此地，不免受池魚

之。歎欲求安。全反投羅。網智者所不爲。光斗卽曰。老翁所慮甚。是曷不出城避禍。郁紳見已落路。急曰。巫大人與公祖。然則若何。二人同聲應曰。亦當權避。乃共籌出城之策。旣商議妥當。一宿易過。翌晨。巫宜楔改裝爲鄉下訓蒙先生。身穿深藍布長衫。足穿白布長襪。玄色布闊梁鞋。鼻架銅邊圓眼鏡。手執白紙摺扇。作遮陽狀。其實掩蔽面目。一位劉知縣。改裝爲肉店主人。身穿白杜布短衫。腰束藍布圍裙。足登草履。一條豚尾。高盤頂上。擎一柄大蒲扇。絕似屠夫。與巫道台混出城門。竟然無人識破。有守土之責者。乃如是。可羞可歎。至五月初十日。城內土匪。乘機蠢起。店舖住戶。都遭劫掠。一班乍去。一班復來。衙門皆被放火焚燒。監獄中罪犯。皆被開出。城中秩序大亂。時游擊封耀祖。尙留城未去。突

有客兵二名。手持紅旂。赴游擊衙門。口稱報捷。不倫不類。封耀祖茫無頭緒。叱之使退。是夕。劉光斗重又進城。潛到游擊衙門。共商辦理土匪之策。十一日黎明。突聞城外砲聲大震。光斗拍腿便逃。封耀祖急取銀錢。赤足短衣。奔出城廂。不知去向。是時英國兵水陸兩路並進。水兵由黃浦江南駛。直達閔行鎮。後因閔行以西。浦水漸淺。英艦喫水甚深。不能前進而止。陸戰隊由寶山縣開拔。至殷家行。復由殷家行向上海進攻。見守城者闕無一人。卽從北門入城。遂陷敵手。其統兵官譯音姓郭。入城隍廟後園盤踞。使人布告。需用牛羊鷄鴨野味火腿等食物。以及麵粉鹽醬。如有人能供給以上物品者。發給護照一紙。不准士兵入屋騷擾。其時城內人民。遷避者多。空屋比比皆是。英兵以縱火焚之爲樂。

富家貴族之高大樓台。悉付一炬。變成瓦礫之場。當英兵到城時。文武官吏。早已逃走一空。獨有縣學校諭姚員瀾。係淮安府孝廉。大挑得教諭。蒞上海任。已有六年。丰裁峻整。夙以氣節爲重。待士子彬彬有禮。素爲邑人推重。聞英兵入城。卽身穿公服。坐守於聖廟門外。放聲痛哭。雙目盡腫。大衆忙如喪家之犬。自顧不暇。更無勸慰之人。五月十一日。自晨至暮。哭泣不輟。不食不飲。已具殉難之決心。家人勸其稍進飲食。則誓死不從。泊英兵於十二日至聖廟。見姚教諭端坐門前。聲色俱厲。怒目相向。卽詢通事之意。通事尙有人心。欽公忠義。卽崇爲聖人。且告以聖廟當敬禮。英兵聞通事言。卽相率他去。不進去驚動一草一木。姚教諭見聖廟不遭蹂躪。始安心止泣。除姚教諭外。尙有上海縣典史楊慶

恩係安徽省人氏。服官亦有數年。官職雖卑。頗知忠義。城陷之日。義憤填膺。急磨墨濡筆。作一稟帖。洋洋灑灑。幾數千言。自晨寫起。過午始畢。其內容將失城始末。詳細陳述。寫迄固封。遣急足赴蘇州。上憲衙門投遞去訖。乃整齊衣服。穿一件接衫。上邊是白夏布。下邊湖色熟羅。外罩一件對襟夾紗馬褂。前面掛一隻扇子袋。足登薄底縵靴。不與家人說明。卽悄然出外。爲老僕高升瞥見。覘主人神色有異。遂尾隨於後。楊典史絕然未覺。匆匆出東門。直行至黃浦灘止步。高升大駭。恐主人投江。欲上前阻之。旋見主人喚一小舢板船。云須渡至對岸。對岸爲張家浜。楊家渡。瀾泥渡等處。船上人卽詢典史上何處碼頭。楊典史漫應之日。對過就是。船上人云。對岸爲楊家渡。典史微頷其首。探手身上。出大錢

百文交於船上。作爲渡資。卽下岸登舢板。高升又疑主人或避禍往浦東。佇立遙望。見舢板一霎眼已搖至江心。此時高升滿望主人安然達到彼岸。則雖主人不以行蹤告明。家中可以追去尋訪。萬不料驀地主人縱身一跳。投入浦中。高升在浦灘頓足大喊救命。繼以號哭。無奈舢板上搖櫓者祇有一人。見渡客投江。已驚慌失措。急抽一根竹篙插入水中。意欲使投江者接篙。可以援之登船。詎知楊典史抱決死之心。甯肯受援於人。時適下午三時許。正黃浦潮漲之際。無情波浪。迅如箭激。轉瞬之間。楊典史已從屈大夫遊。不見蹤跡。後人作詩弔之曰。

唱。徹。臨。江。節。士。歌。
歌。聲。流。憤。滿。關。河。
如。何。爲。國。捐。軀。者。
祇。是。擊。丞。醉。尉。多。

第三回 王志元淫慾戕生 姚教諭衣冠哭廟

第三回 王志元淫慾戕生 蘇敬之...

第四回

楊慶恩遺體返江干 穆炳元苦心全滬上

却說楊慶恩自黃浦江中流跳下去。隨波逐浪。不知所止。其時浦灘停泊之大小船隻不少。一聽有人投水自盡。相將放船出去。幫同援救。無非辛苦一場。空勞往返而已。高升喊得喉嚨已啞。看看天色不早。祇得跟踉歸去。哭訴情形。原來楊典史正室黃氏。生有兩子一女。並無姬妾。抵任數載。廉潔自持。以故兩袖清風。家無長物。得悉典史自盡噩耗。舉室哀號。長子年十三。女年十一。次子方離襁褓。黃氏夫人哭問高升。何法可以打撈尸首。高升曰。世亂如麻。四面火光不絕。人家紛紛逃難之時。實在無法可想。奴才之意。暫且家中招魂設祭。如有尋覓之機會。可

以貼賞格招尋之。如一時乏錢使用。奴才歷年刻苦。幸而積儲二十餘塊銀幣。可以權濟目前。太太意下如何。黃氏夫人曰。我肝腸將折。一切聽汝措辦。時男女二公子。已識失父之慘傷。搶地呼天。啼哭不已。鐵石人見之。也要淚下。原來典史署中。照例也有幾名當差人。然而早已躲得不見宅門內。還贖一名雇用之老媽子。是上海本地人。倒頗忠心。因黃氏夫人平日待彼寬厚。故不忍言去。外邊由高升設起靈座。望空招魂。好容易找到羽士一名。念經安座。裏邊老媽子多方歡慰太太。及長次二公子。安排穿孝掛白。亂離之候。事事祇得簡便。略爲表示居喪而已。光陰易過。四天之後。高升入稟黃氏夫人。洋人聞已退去。奴才欲到浦灘去。打聽打聽老爺遺體。男女二公子不等說完。四隻小手拉住高

升衣服。要一同去。高升曰。且慢。現在東南西北。茫無頭緒。容奴才今天先走一遭。回報太太與公子等。然後同去。黃氏夫人向子女曰。高升所言極是。今且使彼單身去看光景。二位公子方纔放手。叮囑高升速去。速回。高升應諾。迤邐出城。到主人喚渡之處。逐船詢問。有無余起尸首。均答無之。沿浦灘一路往北。每過碼頭。至停泊之船邊。仔細探問。一無影響。不覺已走近吳淞江口。仍是無影無蹤。天色已晚。祇好垂頭喪氣而回。入稟太太。太太暨二位少爺一位小姐。放聲大哭起來。高升老媽子亦陪下許多眼淚。老媽子曰。照鄉間風俗。太太虔誠去廟裏燒一炷香。求菩薩賜一檔籤。或者可有信息。切勿過事悲傷。黃氏夫人左思右想。想一陣。哭一陣。未有辦法。既而想老媽子所說。雖是鄉村老嫗迷信。

之談姑忘聽之。亦無妨也。是夕徹夜未曾合眼。清早起身。謂老媽子曰。今日依汝之言而行。第各廟之神道何者最爲靈驗。汝意熟先求之。老媽子曰。浦東海會寺誠求必應。最爲有靈。可惜隔開黃浦。似乎不便。西門內關帝廟。索盛香火。聞說不差。太太盍往拈香求賜籤經。黃氏夫人然之。教老媽子照顧次子。看守門戶。自己帶領男女二公子。高升提香籃。跟隨臨行。向典史靈座叩首默禱。英兵已經全退。故途中尙無驚惶。步行到關帝廟時。剛交已刻。由廟祝焚香點蠟。黃氏夫人率二位公子。按次行禮。然後夫人再拜。手執籤筒。搖之良久。落下一根籤來。夫人復叩首起身。拾起一看。第二十九籤上吉。翻出籤經。上有詩句。「狂瀾滾滾向南行。足有流芳千古名。若問迷津是何處。江干蘆荻看森森。」黃

氏夫人略知字義。大公子亦已讀過幾年書。此等粗淺詩句。一見便明。照此籤解釋。典史尸體是朝南非朝北。高升亦以爲然。主僕商量。且同去。用過午膳。再專誠出外尋尸。乃依次辦理。從大碼頭外灘。一路往南行去。高升逢船便問。黃氏夫人率領男女二公子。雖是小伶仃。平日不曾走過黃浦灘。然而尋夫心切。毫不覺苦。及打聽到南碼頭。見一隻柴船。剛要傍碼頭。猛聽得柴船頭上執竹篙之人。叫一聲阿根哥。周家渡南首一堆蘆葦之內。不知從何處。來一個人。身上穿得齊整。好像上等人家出來。仰面向天。近旁還余著一隻靴子。稀奇不稀奇。此阿根原是搖擺渡之人。柴船上與之認識。故以此告之。高升等一行人。聞此言。腦經大震。忙向柴船上之人招呼。詢其面貌服色。此人將觸於眼簾者。

盡行告訴。并稱顏色如生。未嘗改變。遍身毫不腫歇。好像方纔落水者樣。於是出資雇此船夥領導。並在南碼頭喚一隻擺渡船。五人同去。預備將尸身裝運轉來。既達目的地。一認果然是典史遺體。母子三人。不消說。哭得天昏地黑。高升督同船上人。將尸身擄置船艙。從大碼頭抬進城中。購買棺木衾枕。重行裝殮。此際紳董官吏。漸漸回城。稍有幾個來吊唁者。省中大府。既收閱楊典史稟帖。正欲查辦。旋聞楊典史投江殉難。頗爲動容。奏請卹典。追贈六品銜。此是後話。諸君試思英國兵既來佔領上海城。何以迅速退去。中間逗留不過五天。據外人方面說。總督牛鑑逃去之後。其南京之老巢。必然空虛。不加防備。英國欲潛師直搗南京。故離開上海而去。其實是年秋間。英兵進揚子江。鼓輪上駛。至

鎮江之七濠口。尙胆怯不敢逕進。因彼時中外隔膜。中國之內容。未爲外國人識破。潛師直搗。恐乃事後之論。若據華人方面說。英兵佔上海時。因浙江省劉撫巡有攻打定海之信息。英人以定海兵備虛弱。乃不得不回師以厚防禦。此事或可信。但吳淞口砲台之失。在五月初八日上午。遲至五月十一日。英兵始入上海。距離不過三十餘里。何以濡滯若此。在佔領之五日間。上海有何舉動。試看定海久佔不退。上海則來而旋往。作者並不袒護外人。實爲表白華人。其人爲誰。姓穆名炳元。甯波籍。自幼家况貧苦。其父作小生意。得資僅堪餬口。炳元天資聰慧。但無錢讀書。十一二歲時。在家中担柴汲水。與其母度日。常常衣食不繼。有人薦到大戶人家爲書僮。主人喜其伶俐。頗善視之。性又至孝。主人

第四回 楊慶恩遺體反江干 穆炳元苦心全瀨上

賞賜食物或銅錢。悉以歸付父母。大戶方姓子弟甚多。家中延師設塾。炳元供塾師差遣奔走。又活潑。又巴結。塾師極爲看重。問其讀過書否。答曰未。試教之以千字文神重詩等蒙學書。炳元殊不欲意。請命塾師曰。承先生教我識字。我年齡已十四。急思讀應用書籍。爲學習正當生意之用。塾師善其有志。白於主人。令其伴讀書齋。不視爲奴隸。豈知炳元生有宿慧。迥異平常。不但過目不忘。而且解釋得字字清澈。塾師大爲驚異。一班同學小東家。有讀過五六年七八年者。均進境遲慢。獨炳元有一日千里之勢。到明年已能寫淺顯之信札。簡短之論說。塾師以爲炳元將來攷舉子之業。自可取青紫如拾芥。乃炳元殊不措意。早知八股文試帖詩爲無用之物。其意須讀科學書籍。以求致用。到十七歲

時稟商主人暨塾師。欲學習商業。以謀生計。方氏主人見炳元。非但讀書明敏。爲諸子萬不能及。其辦事才具。亦非常之好。而且心地忠厚。顧全大局。將來必成大器。早有提拔之心。可以資其臂助。當時卽對炳元曰。予名下獨資及合股所設字號。不下十幾處。在在乏長材輔佐。需用最亟者。爲寧波東關一錢店。汝不必另去習業。卽進予錢店作事。汝意若何。炳元感激無地。稱謝答應。一面通知家中父母。父母亦不勝之喜。不甚慚心者塾師。此塾師姓謝。貢生出身。說一句不客氣話。教書先生十人中。五雙是窮讀書。若不窮。誰肯坐一隻冷板凳。謝塾師未有後嗣。膝下祇生一女。與炳元同庚。生得端莊美麗。性格溫和。塾師從小使之攻書。家學淵源。自與衆不同。所謂貌可羞花。才工咏絮。謝女是焉。謝塾

師賞識炳元。當伴讀之日。卽有相攸之意。惜炳元家道寒微。太不好看。故未嘗宣諸口。忽忽四載。今炳元決心習商。謝氏大失所望。說到炳元進方氏主人錢店之後。矢勤矢慎。主人倚爲心腹。名義雖然學徒。主人頗信任之。學習生意規矩。大概三年滿師。既滿期三年之。主人就拔升爲帳房。兼副經理之缺。甚有權柄。而炳元忠於職務。見識高人一籌。此店遂得年有贏餘。方蒸蒸日上時。驀地被英兵攻陷定海。大家小戶。紛紛避難。方氏主人略帶貴重之物。亦匿迹甯波城外鄉間。一面咐囑炳元冒險留守其住宅。並代爲通報信息。炳元以主人情重。不便拒却。又想到死生有命。卽慨然允諾。英兵行經方氏宅。見夫夏屋渠渠。崇宏壯麗。必爲此地富室無疑。排闥而入。見炳元。英人以爲富人也。言語不通。

遂脅炳元以去。炳元被挾往英兵司令部。心中絕不恐懼。英兵官欲詳細詢問甯波各項商業上情形。有廣東潮州郭姓者。亦在英兵中。來與炳元談良久。囑炳元不可恐慌。並問願習英國語言文字否。炳元細思久抱此志。苦乏機會。今既入虎穴。無安妨心學習。爲後日用世之地。欣然樂從。英兵官以炳元少年英雋。而舉止又厚重不佻。教以英文英語。脫口成誦。如數家珍。於是復教以普通科學。各科均有心得。令辦中國文字。不假思索。直倚馬萬言。可立而待。英人大爲激賞。信任彼。心想中國有此人才。豈容輕侮。流光如駛。炳元居英兵中期年。自英兵來吳淞。口炳元偕之北行。其初意祇想中英訂通商之局。故不在開戰而在議和。及抵吳淞。見守備嚴密。卽戰亦難操勝算。不料淞台先開炮攻擊。彼

以爲中國行軍。不講信義。不得不還炮反攻。淞台卽下。英兵尙無意據城。故未聞長驅而入。據彼方偵探報告。上海守城之官吏。已悉數他遁。以致土匪游勇。到處橫行搶劫。加以縱火。地方糜爛。英兵官招炳元商量善後之策。時炳元已當英兵司令部書記之職。聞上海被土匪游勇蹂躪不堪。凡寧波幫在上海經商者。亦蒙其禍。卽不爲上海人打算。應亦爲同鄉人打算。遂議定英兵整隊入城。代華官維持地方秩序。初至之日。兵官卽命炳元部署一切。便宜行事。乃首先發出安民告示。敦勸各界復業。初兵隊中亦有不良份子。放出野蠻手段。放火以取樂。炳元知之。嚴令禁止。並頒佈臨時規約。一不准奸淫婦女。一不准搶掠財物。一不准毀壞寺廟。一不准污損古蹟。凡有忠孝節烈等表揚之處。概不

得絲毫侵犯。司令部設於城隍廟。其內園花木臺榭池沼假山之類。悉禁攀折。並令人民來司令部陳說。孰利孰害。應與應革。知上海尚無通曉英語之人。炳元願親代繙譯。以免隔閡。所以五日之中。實未有騷擾情事。較之英兵未到前已去後。土匪之行。逕真有天壤之別。居民早知如此。可不須茫茫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當時許多甯波商人。咸曉得同鄉穆炳元。在英兵司令部。頗有權柄。於是交相傳述。傳到紳董耳中。有幾個稍具肝胆之紳士。祕密聚議。央甯幫之負聲望顧大局者。暗中向穆炳元接洽。託作退兵之計畫。炳元應允。乃謂英兵官曰。我儕本志在開上海商埠。非有攻城奪地之心。此來爲保護百姓起見。今地方安謐。百姓甚感我儕之恩。當是適可而止。庶幾將來議和通商。百

姓生出好感。諸事較易辦理。且傳聞浙江仍思復還定海。定海倘有疏失。我儕前功盡棄。亟應籌保守之方。爲今之計。孰若退出上海。以明但求通商之心迹。以期根據地之穩固。兵官贊同此議。五月十五日下午。水陸兩路兵隊。一齊退出。此信報知。逃走出城之道台巫宜楔。不勝欣善。立刻照舊改裝村學究。從小路混入城中。抵郁紳家內。郁紳之司閽。已換一名。復未認識。過巫道台。看其所穿衣服。不祗不慙。回說主人不在家。巫道台又不便說穿。祇好站在門口。再三央懇通報一聲。司閽更加疑心。更不肯入報。巫道台胡纏不休。司閽者發話。汝真正不識相。目下風聲鶴唳。時候不太平。我家主人交代。概不見客。汝將奈何。此時巫道台無法。祇得從權對閽人叩一個頭。說煩管家務要引進。見一見郁

老爺。聞者見其情極。纔慢慢動步。嘴裏說名片都不有一張。恐怕又是個秋風朋友。巫道台只當不聽得。就隨後跟進去。及抵二門口。也是湊巧。郁紳剛送親戚出來。碰見宜楔。就站住門旁。口稱失迎大人。宜楔也。不及客氣。一把拉住郁紳。向內疾走。走上客廳。升坑卽坐。氣喘吁吁曰。洋……人快……要出去。此事確否。郁紳答曰甚確。今朝馬上走。全叨大人福庇。宜楔曰。此節內容。兄弟急欲知之。請老翁詳告。郁紳將炳元之事。報告大略畢。接續曰。穆氏口吸洋人飯。心向祖國人。實屬難得。宜楔曰。穆某能見信於洋人。非同小可。我輩飯碗。均穆某所保。但兄弟還有緊要言說。須同老翁商酌。後人作詩贊美炳元云。

春申江上鼓鼙聲。

過眼烽烟一霎平。

第四回 楊慶恩遺體反江干 穆炳元苦心全滬上

第四回 楊慶恩遺體反江干 穆炳元苦心全滬上
愧○繁○庸○奴○千○百○輩
誰○人○知○有○穆○先○生

第五回

民衆焚匪宵人匿跡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却說巫宜楔任上海道台以來。金錢是其性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想穆炳元此事必然講到賄賂上。故肯如此出力。便問郁紳穆某處。上海人該酬謝若干銀子。或用幾樣重厚禮物。郁紳笑曰。穆炳元熱心愛國。願盡國民之義務。非望報酬。大人可勿輕視。宜楔非常慚愧。郁紳又曰。今英兵已退。大人宜趕速進署。料理善後。宜楔沉思有頃。自言自語云。寇至則去。寇退則反。古人有先我行之者。又何患耶。乃即告辭。往城外收拾收拾。然後再到任。但地方上土匪。見洋人全去。依舊猖獗起來。四處搶掠財物。姦淫女子。甚至綁架勒贖。頓時鬧得不成世界。

第五回 民衆焚匪宵人匿跡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紳董郁彭年林曜周宗泰等趕緊號召鄉民舉辦團防。一面將四面城門嚴加把守。使城外之匪徒不得闖入。十七日。游擊封耀祖方敢進城來。招集本營兵士尋覓器械。修繕一切防禦工作。直至十九日。巫道台亦居然翎頂輝煌。坐上綠呢大轎。前呼後擁。重進衙門。因其膽小如鼠。雖然經郁紳催促。仍趨趨不前。又躲過兩天。探得實在可保無虞。纔堂堂皇皇而來。惟有劉知縣光斗官運不佳。不知如何。省中大憲飛札令其到省聽候處分。飯碗就此敲碎。真所謂有幸有不幸。代理縣印之人。姓秋名家仁。不多幾天。即來上任。似乎人心稍可安定。但城中雖秩序回復。而四鄉則不勝混亂。硬奪強搶之事。觸目皆是。於是官紳議定。令圖董里正趕辦團防清鄉要政。餉項軍械由城內發給。如遇土匪一律

拿捉。偷敢拒捕等情。准格殺勿論。其時閔行鎮相近。有著名匪徒二人。一名莊阿狼。一名白螞蟻阿囵。浦東洋涇鎮亦有一名盛阿八。引翔港有一名綽號飛蜈蚣。近城西北角亦有多人。均經當局訪查明確。按名密拿。若輩拆稍滋詐。平日無惡不作。到此際演出放火殺人慘劇來。其中莊阿狼原崑山籍。生性兇橫。曾犯過人命強盜重案。判發邊遠充軍。聞說中途被他將解官謀斃。毀棄刑具。一路行乞逃回。因爲本縣不便存身。遂流轉到閔行。其唯一之職業。爲聚賭抽頭。此外拳場也擺過。私鹽也販過。燕子窠也開過。印子錢也放過。自己誇口。所拜老頭子卽青紅幫首領。因爲其人大覺狠毒。人家漸漸不願和他來往。此時結合白螞蟻阿囵。無法無天。被團勇拿獲。正要解送上海縣懲辦。一班百姓恨

之刺骨。有人倡言此等兇徒一死不足蔽其辜。白螞蟻阿囿四鄉婦女。遭其姦淫。擄賣不知凡幾。所作搶擄逼醮之案。令人髮指。不如用火燒死。以快人心。一倡百和。莫可遏止。即將兩匪七手八腳扛到黃浦灘。架起木柴。澆滿煤油。一把火燒得烈烈轟轟。迨團防董事聞信趕來。意欲勸阻。已燒贖幾根骨頭。時六月初三。潮汛極大。須臾漲水上岸。將枯骨捲得不知去向。圍觀者人山人海。莫不拍掌稱快。此事轟傳遠近。上海近城團勇亦分頭大捕土匪。有一個爛頭金生。本著名流氓。上海本地人。家住徐家匯東三里。手上羽翼甚多。城中各衙門差役悉與之通氣。因其自幼頭上滿生瘡癩。故有此雅號。原性鄭。其父在時。家本小康。父母既死。將家業揮霍殆盡。好賭好色。平日衣履翩翩。不知者幾日爲貴。

介子弟。其拚命竊玉儉香。卽拚命騙詐金錢。爲近代拆白黨之鼻祖。最可殺者。無論宗族親戚。有不正氣女子。無不被其引誘到手。故亂倫犯上事不一而足。家中小老婆四人。均屬奸拐而來。所收徒弟數百人。亦無惡不作。近自英兵退去。各處土匪又蠶起。金生以爲難得此發財之機會。乃唆使黨徒專作綁匪。近鄉李姓徐姓瞿姓各富戶。被其勒索銀幣數千數百塊不等。其同村王姓。被綁後。款難一時籌集。竟致撕票。王姓年近六十。死得可慘。事爲城中紳董聞悉。密令團勇。不動聲色。上緊跼緝。團勇名黃大和者。身材魁偉。兩臂至少有四百斤膂力。精通拳棒。曾奔過山東鏢師。性甚豪俠。自得捉拿金生之令。謂同伴曰。不費吹灰之力。包辦得到。大和於是日夜偵其行蹤。一日爛頭金生率黨徒兩人。

潛入城中探聽風聲。不知大和已預託眼線找尋。得眼線報告。傍晚六
七點鐘。金生等三人自城內歸家。必經靜安寺南首。黃大和喚同伴四
五人。暗帶兵器繩索手銬。先往竹園裏墳山後埋伏。果然天氣方黑暗
不多時。有人在東邊隱隱走來。待其走近。黃大和發一個暗處埋伏之
人一齊衝出。將三人扭住。三人正想拒敵。黃大和早將爛頭金生兩手
揷牢。金生半點不好動彈。忙將麻繩緊緊纏縛。其餘二人。兩手反銬。一
并帶至團防局。因天已昏夜。明日解城法辦。詎知天尙未明。團防局門
前聚集數百人。十分喧譁。黃大和倒吃一驚。急出來詢問情節。原來遭
金生荼毒之家。都要求將金生土辦。不要送到衙門內。均言此人惡貫
滿盈。非援照莊阿狼等例燒死不可。黃大和曰。此節等我入城請示可

否。大衆說不必請示。此地方上民衆公共之要求。更有王姓慘死者之子。伏在地上。放聲大哭。謂燒死鄭金生。若算犯法。我情願先具甘結。獨自抵罪。且官府已經有格殺無論告示。是不必依法官辦之明證。務請黃先生允許。黃大和見衆怒已極。而且心中亦贊成燒斃。特不便發起耳。乃對衆人曰。鄭金生今日聽憑衆人處治。還有兩個。作何辦理。亦須公議。於是有說一同燒死者。有說是太殘忍。姑饒其命。或說此二名送官究辦。莫衷一是。黃大和曰。現在團防局一起不管。將三人交給大衆可也。乃從禁押之室提出。衆人中跑出幾個年輕膽壯者。將三人簇擁而去。此時人數越多。勢如潮湧。擁至地名徐家宅左近義塚上。結果將鄭金生用火燒斃。餘兩人則由大衆一口一口咬斃。臨了一人走上來。

口內喊汝輩強盜害人無數。也有今日鬧出笑話。將兩人之陽物一并咬脫。自此以後各處匪徒聞風喪胆。地方得安靖如常。是役被各地團防格殺者。亦有幾名。盛阿八飛蜈蚣等悉在其內。此百姓受官府相率逃遁之賜。自古云官吏有守土之責。倘兵臨城下不能死而先逃。國家當明正典刑。當刑而不刑。此忠臣義士臨難捐軀。亦遂沒沒不聞。與草木同腐。能不令人扼腕。然而苟有其人。吾儕終不可使其湮沒。蓋楊慶恩之外。復有頗永剛。永剛松江籍。世居府城東門外。幼年父母雙亡。家境貧寒。靠其外祖家吳氏撫養成。吳氏曾命其從宿儒攻書。宿儒姓聞名惟佑。夙稱飽學。設帳授徒。從游者不少。見頗永剛天資聰慧。甚爲寵愛。永剛十三歲讀畢四子書。及詩經書經禮記春秋。亦將次卒業。方

開讀易經。聞惟佑卽教以五言八韻之試帖詩。及八股文。當時士子無不注意科舉。除秀才舉人進士之外。父兄無別種事業。期望其子孫。師傅無別樣本領。誘導其學徒。從髫齡始。至頭髮花白。面如鷄皮。獨作此等生活。若有懷抱大志。以天下爲己任。不肯沾沾於科名者。師長每訓責之不已。頗永剛生來不但聰明。而且有膂力。非不喜讀書。但覺得試帖詩八股文。毫無實際。往往館室中出來。投石射箭。馳馬擊劍。暗中訪問精嫻國技之人。習練拳術。進步倒非常之快。初猶勉強遵從。聞惟佑之言。略習詩文。既而越弄越乏味。索性棄文習武。恰巧吳氏一門。先後物故。頗求剛骨肉皆亡。也就無人顧問其行爲。永剛十九歲投考武場。縣府兩試。均名列前茅。迨學使按臨。外場工夫全屬優良。馬箭中三枝。

第五回

民衆焚匪宵人匿跡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步箭也。中三枝。拉硬弓。撥刀石。全是頭號。至內場點寫武經。不消說寫幾個字。是永剛內行。尤爲得意。居然取中第一名武秀才。學使大人發落之日。特地喚顏永剛上去。獎勵幾句。勉爲國家有用之人材。歸家後。分報單。請喜酒。一番忙碌。永剛細想。目下武科起點。雖然成就。但是鄉試會試。要中式。甚不容易。要連捷更難。若登天。卽南京北京一筆川費。亦不易籌措。際此國家多事之秋。還是投效軍營。或者有出山之機會。而且平時志願。在保護百姓。盡力社會。遂定計投江蘇提台標下。當差不到二年。上司見其有才具。放一名汛地官。駐守上海城內。其職責雖屬武人。然而態度溫文。專覓讀書明理之士。請其教益。又喜作詩詞。雖未能胥合格律。而深得風人之旨。與人談論。時露風骨。恆怪世人不識。

有羞恥事。如遇份外之金錢。輒掉頭不顧。故上流社會。多看重其人品。所娶妻室瞿氏。名德嫻。亦松江東外近郭出身。累代書香。名門閨秀。自小知書識字。頗永剛成武秀才時。經人作伐聯姻。是年卽過門。爲永剛操家政。內外井井有條。烹飪縫紉等事。並皆佳妙。與永剛伉儷之情極深。而且料事如神。永剛遇有疑難之處。每取決於德嫻。所謂三從四德。德嫻可稱完全。上海失守之後。永剛欲保地方秩序。而官卑職小。孤掌難鳴。謁見上司。則不知去向。悲憤之極。夫妻乃抱盡節之決心。用七八尺長之絲帶一根。想是束腰所用。兩人縛在自己頸項內。扣一個極緊極緊之結。夫妻攜手向孔子殿外之泮水內。雙雙下去。時五月十二日下午。英兵已到。過姚教諭正罷哭之後。原來泮池極靜悄悄地方。但此

刻孔廟前走動之人不少。有人在門外望見此事。不知爲何許人。覺得一男一女。從容赴水。格外詫異。一個人忙趕上去拯救。嘴裏大喊救命。門外又有人聽得。陸續跑進三四人。跳下池岸。幫同援手。豈知永剛究屬男子。身驅重一點。早沉入水底。德嫻還有衣裙飄在水面。諸人竭力將永剛夫妻拖起。連泥帶水拖至岸上。一看頸項裏還縛上一根帶。氣息已乏呼吸。此刻進來之人。又加幾個。內有一人。身邊摸出一把裁紙刀。用力將絲帶割斷。然後各人將永剛德嫻之腳倒提起來。使其所吃之水。得以嘔出。而後可接氣復活。如法救之。德嫻果然嘔出幾口水。漸有氣息。永剛早以氣絕。非惟吐不出水。倒流一點血出來。渾身冰冷。四肢僵硬。大家都說不中用。也是無法可施。中有一人跑到左近人家。討

一杯開水。向德嫻灌下去。德嫻喉嚨裏。嚔嚔碌碌。一陣響。眼睛已能睜開。大家說。此位女客。可以保全性命。終算不幸中之幸。此刻從裏邊走出一人。只聽得啊呀一聲。接連說。此是顏汎官。爲何如是。可憐可憐。此人在姚學師衙門當門斗。曾與永剛認識。當時言汎官夫人。旣已救醒。應該拾回到家中去休息。汎官之屍體。姑且停於此地。等我進去。稟知姚學師。商量如何辦法。大家說極好。於是照辦。此時姚學師聽得信息。嗟歎頗永剛深明大義。不圖出諸一位武夫。實屬難得。平日姚學師亦契重永剛之品行。今覩茲死狀。一則念同寅之誼。二則里忠義之骸。凡永剛身後事宜。已以上司走光。無可告訴。情願獨力擔任。卽託此門斗代爲收拾。另囑其長隨鄒姓。幫同奔走料理。鄒長隨面有難色。姚學師

喟然曰。我與爾猶彼也。言下流淚。鄒長隨慨然應諾。頗永剛經姚學師仗義收殮之後。瞿德嫻扶着憔悴不堪之身體。面色已如紙灰。匍匐到姚學師衙門裏。向學師叩首鳴謝。淚下洶瀾。轉身又向門斗及鄒長隨鞠躬道謝。姚學師贊嘆其夫忠婦烈。又安慰德嫻一番。勸其苦守度日。徐圖善後之策。不可過事悲傷。德嫻嗚咽。是當此亂離之際。一場可歌可泣之事。有誰人去留心。未亡人瞿德嫻。復有誰人去維護。並爲之籌劃其生活。殊不知德嫻早已打算定當。捱過一禮拜工夫。暗將上海寓所應用什物。一齊封鎖起來。永剛素尚廉潔。夫妻二人。身外無值錢之東西。又好未生過小孩子。故毫不覺累墜。一日清晨起身。匆匆步行出城。沿途問津。經過莘莊泗涇七寶等鎮。七寶汛地官本與永剛同

寅。又是拜把弟兄。德嫻就去借此汎官的家中。託言回到松江。向永剛老墳山上。相一相地位。擬盤喪歸土。暫時安厝。理由正當。七寶汎官不疑其有他故。借宿一宵。仍向原籍松江大道進行。第二天晚上。在距離松江北門七八里路。一座破廟內。枯坐一宵。次日上午。方得達松城。進北門。轉出東門。抵永剛老宅。諸君心要說瞿德嫻爲何不雇船隻。不乘轎子。或趁一趁航船。亦未嘗不可。何必辛辛苦苦。定要步行。原來德嫻絕不欲使人知其回松江。庶乎計畫可以實現。不生阻力。後人有詩嘆之曰。

鐵騎縱橫千里血。杜鵑嗚咽五更風。
請公肉食眞堪鄙。枉看深閨血淚紅。

第五回 民衆焚匪宵人匿跡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第五回 民衆焚匪窟人匿跡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第六回

鵝鵝不殊黯黯五茸春草。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却說瞿德嫻回抵松江東門外老宅。其住址原在後街一條極冷落之小巷中。不但未有店鋪。而且鄰舍亦稀若晨星。德嫻連爺娘家也不歸甯一次。故親戚故舊概不知悉。說也奇怪。有一天半夜裏。兩隻野犬跑到永剛住宅門前怪叫。聲音非常難聽。直至天公大亮。儘叫得不休。既而巷口有人走過看見。惡其不祥。上來驅逐此兩犬。乃隔開三四點鐘光景。兩隻犬復垂頭喪氣。自城門口跑到原處。便不再跑。重叫起來。此刻叫得比夜間更利害。彷彿號哭樣子。一頭花犬。一頭黃犬。竟躺在頗家門外階沿石上。怪聲怪氣。其時從巷外進來觀看之人甚多。有幾名

第六回 鵝鵝不殊黯黯五茸春草 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第六回 鵝雛不殊黠五茸春草 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頑童手持一根門閂。向兩犬作欲打之勢。兩犬竟然不懼。大眾正在紛紛猜測禍福。說道德嫻父親瞿梅峯已去世數年。母親李氏素來鍾愛德嫻。自德嫻隨丈夫供職上海。母女難得見面。日夜想念。自不必說。近日傳聞外國人佔領上海城。鬧得天昏地黑。李氏想女兒女婿。不知生死存亡。萬分焦急。屢次叫德嫻胞弟筱梅。到城打聽信息。筱梅微聞永剛投水身死之耗。將信將疑。恐傷老母之心。支吾以對。猶希望傳說之非真。是夜李氏夢中見德嫻歸家。李氏大喜。正執其手。欲敘離悰。忽德嫻將慈母猛力一推。李氏頓時驚醒。遂心驚肉跳起來。自忖德嫻夫妻。恐凶多吉少。等用過午膳。催迫兒子出外。到知府衙門前。探訪上海兵信如何。筱梅剛到街上。有人講起頗永剛空屋門前有犬哭之異事。筱

梅忙趕進巷中一看。果如所言。心內駭怕萬分。匆匆轉回家庭。祇得將怪現狀直告其母。李氏跳起身。一把拉住兒子。往外就跑。既出門。另外招呼平日親熱之兩位鄰舍。一男一女。年紀皆五十以外。一同往西行。抵後街小巷內女壻家門前。但見許多人圍繞一堆。七張八嘴。兩隻犬似叫得聲氣到啞吧樣子。李氏與筱梅商酌。惟有將大門揸脫。入內一視。兩位鄰人亦以爲然。乃依照行事。好像新近有人來過。天井裏有一雙草鞋。一把半破之蒲扇。並有一條半新舊藍布裙子。掛在門旁鐵釘上。內室門戶都已開直。等到走進德嫻從前臥室。一看不得了。不得了。嚇然一具屍體。臥在地板上。下邊墊一條破碎席子。蒼蠅叢集。可憐德嫻到家。不過四天。決心絕食而亡。因爲不煮粥飯。不買東西。故門外人

絕不曉得。李氏與筱梅搶上前去。放聲大哭。幾乎暈厥。兩位老年鄰舍也止不住落下眼淚。此刻外人驚駭異常。一傳十。十傳百。頓時來看熱鬧者不知其數。還是兩位老成鄰人勸李氏母子暫止啼哭。將屍體衣服解開。上下察看。有無受傷痕跡。只見上身穿一件藍夏布衫。下身穿一條白洋布褲。衣袋內有自寫絕命詞一紙。歷述上海城破。夫妻投水自己遇救。迨洋兵退去。步行回家。決心絕粒。從夫地下。與他人絲毫無關。并囑慈母胞弟知之。切勿悲傷。庶得含笑九泉。此事所以羞一班貪生怕死。鮮恥忘廉。寇至先逃。寇退則反者。未注五月二十三日絕筆。大眾始恍然大悟之原因。計算日子。祇有三天。大約係昨天氣絕。古人云。精神可開金石。忠信可格豚魚。晉朝之陸機。陸雲。被禍於洛。黃耳

傳書。千古播爲美談。大約松江之犬。較別地產生者爲靈。故能喚人入內。覩此烈婦死狀。當時李氏母子。祇得含淚忍痛。雇人將德嫻屍體收拾乾淨。料理殯殮諸事。後來筱梅設法將永剛棺木迎歸。與德嫻合葬一處。樹石刻墓志於上。以垂後世。說到外國人處心積慮。要與中國通商。已非一日。是何緣故。外人之來中國。首至之地點爲廣東。然祇能居住船上。不准逗留陸地。間有登陸居住者。則以澳門安插之。明朝已若是辦法。其貨物之往來貿易。全恃十三洋行爲之居間紹介。遇有洋船來。十三行必着一人。赴該船看其貨樣。議定價格。然後偕同官廳派員。開艙起貨。及貨物售罄。洋人購辦土貨歸國。亦由十三行爲之居間購進。向例如是。外人不克與中國人直接交易。凡中國人之習慣嗜好。彼

方完全隔腹。終不得投其所好。暢消各種舶來物品。恆有供不應求之患。且歷年既久。外人漸被十三行積欠銀款。爲數至鉅。直接交易。又無機會可以藉口。胡嘎米到上海仔細調查。已第三次。其第一次。滿清乾隆帝時。有東印度公司英人比谷。嘗至上海考察形勢。信爲通商善地。歸告政府。第二次。道光帝十二年。復有林德賽葛勞甫二人。自廣州至上海。亦極言在上海通商。英國商業可以日盛。十九年。鴉片戰爭起。於是機會行將成熟。迨二十二年。清政府屈志求和。派大員與英人集議於南京。訂定江甯條約。關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爲通商口岸。香港亦中國領土。是時并將香港一島割讓與英國。所訂條約第四款。以洋銀六百萬元補償焚燬鴉片之原價。第五款。酌還商欠洋銀三百萬元。

第六款。補償兵費洋銀一千二百萬元。此爲國際賠款之開始。其後咸豐八年英法之役。光緒甲申中法之戰。甲午中日之戰。至辛丑十二國和約之賠款四萬五千萬止。每戰必敗。每敗必償款。而中國人猶不知羞恥。吾恐地球上無論何種動物。面皮之厚。終不如中國人也。道光二十三年。英國人卽來上海。經營商業。從此達到通商目的。英政府卽派駐領事保護之。二十六年八月。蘇松太道台與英國領事會議。劃出租界。二十八年復推廣之。其時界限還甚狹小。南至洋涇浜。東至黃浦灘。北至吳淞江而已。中英國際之所由來。不啻鴉片爲之媒介。鴉片之運入中國。必有華商爲之銷售。此華商爲誰。在廣東自有歷史上之十三洋行。其首領卽爲梁姓。而上海則尤有特殊之事實。當時隨同英商第

一次至滬販土之人。係潮州人。姓郭名必凱。能操英語。專代英商出售煙土。外人頗信任之。繼則設棧設號。作私人之營業。所開土棧。牌號洪大。未幾郭必凱之親族同鄉。亦均集中於煙土一業。十之六七。皆冒洪大牌號。故上海業煙土之華商。以潮州幫爲魁首。潮州幫以洪大爲魁首。郭必凱實始作俑之人。郭必凱既立業上海。所取妻室。亦自原籍遷至。不數年間。獲利至十餘萬。於是驕奢淫佚。姬妾衆多。其第二妾名蓮卿。本廣東之士娼。俗呼鹹水妹。貌僅中姿。而膚白如雪。郭必凱在廣州時賞識。卽納爲第二妾。年方花信。性甚淫蕩。其所穿衣服。往往喜短衣窄袖。生成一雙媚眼。如常常滴水。男子如經其秋波一眇。無不神魂飄蕩。眞正是桃花眼。自郭必凱將蓮卿藏之金屋。雖必凱十分寵愛。聽其

任意裝飾。然而蓮卿終未滿足。是何緣故。一則必凱正室。不時獅吼河東。裝腔太甚。二則第一妾是妓院老鴿出身。自命爲如夫人領袖。諸事時來干涉。三則必凱偏房已多。年紀四旬以外。漸不濟事。故怏怏不樂。惟有看戲以解悶。其時有一家滿春戲館。係著名徽班。外國人初開租界。方在想法振興市面。招徠商賈。滿春戲館遂應運而興。此中伶人。不比近三十年聲價日高。名揚南北。最好之脚色。以北京出來者爲上乘。大都假冒供奉內廷之名。騙幾個看客而已。有唱花旦之錢梅閣。臺步聲容。均稱出色。雖不若近代賈璧雲梅蘭芳輩大名鼎鼎。舉國若狂。亦可謂譽滿申江。色藝爲一時冠。據說亦從北京到上海。登臺奏技。座客常盈。凡扮花旦之伶工。往往貪愛女色。弔膀子手段非常高妙。軋妍。

學問定是專家。因一種妖冶之態度。揣摩盡致。深合女子心理。蓮卿既以滿春戲館爲唯一消遣之場所。日復一日。看錢梅閣風流瀟灑之身。段。因羨生愛。而錢梅閣年紀亦祇二十歲。正當日夕性慾衝動之時。見一個肌膚霜雪衣飾漂亮之廣東女子。對自己眉目傳情。秋波流媚。所謂乾柴烈火。無有不燎原之理。但咫尺天涯。何從會合。錢梅閣早賄託案目阿江。探聽蓮卿家中情形。一目瞭然。知蓮卿是懷春怨女。極易入彀。乃由阿江殷勤招待之餘。暗遞信息。原來上海草昧初開。不會到電氣時代。但有日戲。不演夜戲。故錢梅閣到晚上無所事事。阿江當紅娘之職。爲兩人拉馬。不多幾時。蓮卿與錢梅閣遂聚首談心。情投意合。此際上海租界。小客棧還不多。即使有之。比現在民國路東新橋一帶之

格子床舖者。還要不如請問一對癡男怨女。在何地幽會。俗語云有錢使得鬼推磨。經阿江代尋一家富室。房屋深邃。地方靜僻。爲蓮卿錢梅閣陽台之遊。效神女襄王故事。諸君或要問郭必凱並非土生木林。何致糊塗如此。誰知天道報施。絲毫不爽。郭必凱倚仗金錢。一味漁色。納下好幾房姬妾。定有此等遺臭之果報。其正室看蓮卿近來行動。曉雖有點不正。剛要託人到外邊偵查。暗隨監視。其在何處逗留。忽然生起病來。病勢沉重。暫且攔起。爲富不仁之徒。遇其家內出醜情事。但有背後笑罵之人。而均不欲直言相告。且所設臺基。場所殊爲祕密。故使郭必凱不容易得知。錢梅閣在北方。已結識好幾個女子。來上海以後。蓮卿第一個相好。於是山盟海誓。作遠舉高飛計。畫蓮卿趁正室抱病。家

中忙忙碌碌。今朝起課。明朝解屋。略帶幾樣首飾。一去不回。蓋與錢梅閣圖作天長地久之夫妻。鴻飛冥冥。不知所之。後來郭必凱正室臥病。二三個月光景。嗚呼哀哉。賸下幾個小老婆。見蓮卿捲逃。必凱倒不上緊清理。乃各自打算。三十六著。走爲上著。況且平日各有面首。等機會一到。其第三妾第四妾。均一溜煙相繼而去。此刻郭必凱氣得神經昏亂。長歎數聲。雖戴過幾頂綠頭巾。還算福份不淺。竟然無疾而終。幸虧正室生有一子。不患乏繼承家業之人。有一名郭必凱所用老店夥。情願代小主人經理本業。生意仍蒸蒸日上。居然到必凱兒子成立。又加添十餘萬家產。洪大一塊老牌子。直至今朝存在。恐怕與鴉片相終始矣。上海既有英國租界。於是法國美國相繼而起。當時滿州人耆英爲

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猶之滿清之季。直隸總督必兼北洋大臣。兩江總督必兼南洋大臣。法美二國。知耆英是著名貪官。賄賂公行。備辦一筆極貴重禮物。送上耆英。援例要求。開租界於上海。請其奏明皇上。法國之物。爲大珍珠一百顆。每顆重二分至三分不等。金剛鑽石六塊。最重者五克拉。輕者三克拉。黃金製成寶塔一座。重七十餘兩。象牙彫成坑榻一隻。美國則爲國內行使之金幣一萬枚。小汽船一隻。造得非常堅固。機器用純鋼製出。二國政府派員運到廣州。美國另外加印土十箱。可謂投其所好。耆英心中大樂。照單全收。對來使曰。獨力擷任。包管辦到。法美二國政府中人。早已識穿中國大官。祇要好處到手。斷無買不成功之事。耆英立刻教幕友起奏摺草稿。復傳心腹老夫子商議。此

項禮物。若然進貢。幾樣到北京去。實情心中捨不得。倘一總吞沒。恐怕道光帝不肯一口答應。下六部九卿會議等情。牽絲絆藤。耽擱日子。如何辦法。心腹老夫子曰。大人明鑒。祇消各物件中。揀一件合今上心理者。則見之必然喜歡。只算大人特地辦來報效。今上並不可說是外國過來。朝廷就可獨斷。此事就能速成。其餘又何必客氣耶。耆英曰。妙極。此隻白相小汽船。中國從古未曾有過。卽以之送御用可也。一面繕好奏摺。派一名候補知府。賚呈奏摺。小汽船隨摺起運。此船之壳。本由美國輪艦裝到。內部機件。可以逐樣拆卸。原造機匠同來。預備替裝。故卽令該匠一同起行入京。廣州至北京。向例須一個半月路程。今帶笨重之小汽船壳。按站而過。當然不能趕快。當時交通不便。除水路用民船。

陸路用騾車外。無他法可想。及奏本抵京。清帝披覽之餘。知耆英報效。汽船一隻。心內說不盡無窮快活。急欲一看汽船如何樣子。把奏摺後面。用硃筆批准如所請。該部知道。欽此。幾個字。他省奏本。無心再看。急退入宮內。命總管太監傳旨出去。將耆英所貢之外國船。迅速取到圓明園三海中。裝好起來。試用試用。總管太監說。奉佛爺旨。奴才即去傳知。清帝非常快活。不知法美二國。一舉成功。尤其快活。耆英得奏准之後。通知二國。法蘭西即派人來。劃定洋涇濱以南。至城河爲法租界。美利堅以吳淞江以北。虹口一帶爲美租界。查各國租借土地。從來未有此規矩。上海租界者。即佔領之代名詞。實與割讓無殊。可勝浩歎。後人有詩以悲之曰。

第六回

鶴蝶不殊踏踏五茸春草

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第六回 鷓鴣不殊黯黯五茸春草 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白○山○黑○水○一○庸○奴○
斷○送○春○申○江○上○土○

利○慾○薰○心○志○氣○無○
鰕○生○淚○眼○拭○將○枯○

第七回

通商傳教派別支分 異服殊言少見多怪

却說滿清道光帝二十四年。法國美國繼英國而要求通商。中政府允之。於是中法訂黃埔條約。中美訂望廈條約。是英人先至上海。法美後至。而上海中下等社會。妄說法人先英人而來。故法租界得沿上海城而爲之。英人後來。故關地洋涇浜之北。其實不然。當時議定之初。並不名爲租界。不過政府劃定一地。准外人於此地內租地建屋耳。故租界由租地之租字。影射而成。不料太阿倒持。我則事事放棄。彼則處處侵佔。此劃定之界內。聽憑外人設工部局以管理市政。巡捕房以主持警政。而商埠之上海。遂成爲租界之上海。今洋文之公共租界且爲公共

殖民地。法租界則更進而爲彼之市鄉。是另有故。容作者後文表出。公共租界。祇有三處地方。不受工部局巡捕房之管轄。並不納各種捐稅。一鐵馬路橋北之天后宮。前清出使大臣行轅。并出使文報局辦公處。卽今之上海總商會所在。二北浙江路之會審公堂。卽今之臨時法院。爲我國駐在租界中之司法衙門。三洋務局。查洋務局。前清上海道台。租界中之辦公機關。以道署在城內。交通不便之故。洋務局本在新闢路。後移至靜安寺路某紳之房屋。今則取銷。另設交涉使署於中國界內。是又少一處租界中之治外法權地。然而法租界亦有公地一處。爲老北門外之地壇。係上海道縣歲時祭享之所。距老北門西北一百步。光景。當劃爲租界時。並未聲明。咸豐帝初年。上海道台援天后宮之例。

與法國領事交涉。幸達目的。其後不知何時。爲人將地壇故址占去。父老相傳。但不能確切指明其遺跡。滄海桑田。徒令人抱無窮之感慨耳。英法美三國雖非同時來上海。然中間相隔時日無多。法人之沿城開埠。爲與城內官衙相近。便於保護。且商業精華。必聚於城內。若開埠與城垣昆連。商務必先發達。法人之眼光如此。當時各外國雖同以通商爲目的。然英國則商務重於教務。法國則教務重於商務。故英人開始譯出之書籍。其所以指導華人者。大都注重於商業。聞其第一家開設之洋行。中國人到行交易。或去訪朋友。每人必送以小磅秤一具。及印度公司出品花名簿一本。蓋首先到上海之英人。從印度來者居多。數該商人等注重商務。可想而知。其出品花名簿上。每頁均有中文。

略謂吾輩來華。志在貿易。且一以公平爲主。若不信者。可詢之佛國中。人何以說佛國中人。諒指印度而言。此藉印度以取信於中國。皆英人重視商務之證。若法人則偏重於教務。聞其開埠之初。來上海之法國人。以教士最有勢力。今法租界天主堂街之教堂。及徐家匯之建築。皆法國鄭重教務之表示。其原因西歷一千八百四十餘年。法皇臥病極重。往某地教堂祈禱之。不多幾日。轉危爲安。遂霍然而愈。乃大提倡天主教。教士竟享有政治上之特權。與十數世紀之前。神權僧侶時代彷彿。凡遠赴別國。專心傳教之教士。法皇特多方以獎勵之。故十八世紀中葉。法國教務之發達。多得政治之助力。屈指計其時代。當前清道光帝之季世。亦卽上海埠開之初期。所以非常注重教務者。卽受本國政

治上獎勵之影響。而中國所受外人文化之輸入。於英則以商務爲媒介。於法則以教務爲媒介。各有統系及派別之不同。凡在法租界經營大商業。及與法人各股開設商號公司之華人。十人中八九均係信奉天主教。最著名者。一爲宋姓。名靜卿。其人出身極微。家住上海南市。十四五歲時。學習南貨店生意。法國人初到。有天主教之神父同到。竭力傳教。宋靜卿忽然心動。遂信天主。神父見其聰明伶俐。教之讀法國文。不到三年。法文已精通。可以作信札。中以繙譯中文。神父知其心地且誠實。因介紹於法國富商。充寫字之職。甚爲認真。該法商雇用數年。與之合股開辦一地產公司。宋靜卿兼公司中管事之職。一向未曾娶妻。至此始娶同教金姓之女。天主教之規矩。女子不許嫁外教人。男子娶

親亦然。實行一夫一妻制度。不得納妾。倘有違犯。按教律嚴重處分。然而不過表面若是。其暗中姘識婦女者。在所不免。卽如教中童貞姑娘。確實守貞者。果然有之。但恐是極少數。作者目睹之事。六年前家鄉有一位童貞姑。年紀三五六歲。貌甚不揚。偕同一年近五旬之教友。作旅行之舉。吾以爲羣呼姑娘。定是不嫁丈夫之清潔處女。非常敬重之。詎知與該教友雙宿雙飛。儼如夫婦。而且衆目昭彰。毫不避嫌。吾略識此教友。怪而詢之曰。名童貞實不童貞。無妨教律否。該教友掩口胡廬而不答。旁座者曰。君太少見多怪。何曉曉爲。吾想近來生理學日明一日。此種不近人情。大背人道之行爲。如守童貞一事。行將消滅。因不論男女。身體當完全發育之時。頃刻之間。可以生出千萬細胞。可以爆裂

千萬細胞。性慾衝動。誰能遣此。豈是信奉天主教徒。均屬木偶。諸君以爲何如。還有劉姓。名子端。天主教世家。明季瑪里竇來華。祖宗姓劉。已入教。與徐家匯之徐光啓同時信。奉厥後子孫。式微傳至劉子端。幾與卑田院中人爲伍。因前清康熙時。嚴禁過入天主教。以致教徒日漸衰落。逮法國人開租界於上海。教士權力非常之大。卽有政治爲後盾之故。遇教中人與教外人有交涉。神父不管是非曲直。必袒護教中人。不得便宜不休。於是教勢大振。非教徒畏之如虎。人家小兒。夜間啼哭。父母以天主教來了一語。可以嚇使不哭。劉子端初進天主堂。作出店神父差喚其奔走買物。奉令維謹。泡開水。倒夜壺。件件肯巴急。神父大加賞識。卽教之學習外國話。可謂福至心靈。剛近半年。已會說幾句。一

年之後。可與法人英人直接問答。其時有一名開油廠之法國商人。欲雇用耐勞苦之華人。作廠內工頭。天主堂神父薦劉子端去就職。居然廠主十分青眼。充當十餘年工頭。手中積蓄幾千塊墨銀。正想自己獨立營業。恰好此廠主賺過幾十萬銀子。預備回家眷一起回法京巴黎去。竟然將開得極發達之油廠。贈送劉子端。此也是劉子端命中該成富翁。獲此意外之鉅大事業。每年可盈餘四五萬。宋靜卿後來亦家產漲至近百萬。宋劉兩姓在租界內。不動產頗多。咸豐同治二帝時。尚有陳姓張姓諸人。在法租界華人中。最占勢力。家資均鉅萬。均天主教徒。此無非重視教務。由教務而連帶商務之對證。光陰如箭。道光帝二十七年。法國人到上海已第二年。黃浦中停泊法兵艦二艘。爲保護僑民。

之用。其兵艦上水手。每逢禮拜日。可以上陸游玩。所穿制服。衣褲皆白色。領頭袖口用監色鑲滾。頭上之帽亦是白色。帽頂綴一枚紅絨球。此項水手兵。最喜喫酒。往往喫得爛醉如泥。於是三五成羣。在馬路內酗酒滋事。亂打人力車夫。行人偶然駐足。無非少見多怪。若輩向之滋擾。故人皆畏而避之。廣東妓院。俗呼鹹水妹。招接此項外國水手。爲彼專利之營業。因粵妓與之言語相通。嫻習其嗜好忌諱。至其留髡送客情狀。作者未嘗向粵妓問津。故不能細說。有時若輩水手。乘坐舢板船。打槳嬉遊於黃浦中。或赴上海就近地方閒行。攜槍獵鳥。當時外人入境。究竟時日還短。一到內地。風氣未開。見異言異服之人。卽少見多怪。難免生出事來。有一天禮拜。幾個法兵艦上水手。各人手中攜一技獵槍。

第七回 通商傳教派別支分 異服殊言少見多怪

坐一隻舢板。從吳淞江向西而行。駛至三江口地方。折向南行。此處爲青浦縣境界。乃步至岸上打獵行樂。青浦境上。從無外國人光顧。一班老百姓以爲稀奇之極。隨在此幾個水手後邊觀看。彼等走過一所村莊。名喚姚家庫。在田間亂跑瞎闖。不免傷些麥苗菜子。老百姓發起話來。踐踏田禾。農家生命有關。喫虧不起。一再說話。無奈該水手不懂中國言語。置之不理。而隨後觀看者愈聚愈多。漸漸囉唆。幾個水手。看光景不妙。遂將手中鳥槍舉起。作欲擊之狀。其意可嚇退衆人。豈知非但嚇不退。倒激怒一班百姓。姚家庫一個痞棍姚榮魁。一聲喝打洋鬼子。衆人卽動起手來。將水手圍住毆打。諺云雙拳敵不過四手。頃刻打得落花流水。把水手衣服一齊扯破。鳥槍失落。不知去向。幸而姚家庫之

地甲聞信趕來。大聲曰。窮禍闖大。汝等鄉人。安能抵擋。忙向衆人拱手懇求。大衆方停打。地甲乃作手勢示之。令其歸去。不知該水手等咕嚕咕嚕說如何言語。說過之後。纔由地甲領路。到原處下船而去。在青浦縣鄉民方面。視爲尋常打架一樣。無足重輕。走散了事。豈知已成中外交涉之案。法水手回至浦江兵艦。向法兵官哭訴情形。當然不肯說出自己差處。祇云無故被辱。要求兵官爲之出氣。法兵官立即報告領事。稱中國內地鄉民。野蠻無理。將其水兵毆傷。且失落槍械。服裝銀錢各物。須令華人賠償損失。醫治創傷。侮辱大法國國家體面之處。須清政府賠罪認錯。以後不得再發生同樣之事件云云。法國領事一想。自開租界以來。爲第一次交涉案子。不得不裝一點下馬威。使華人永遠不

敢藐視。英美兩國想必表同情於法。遂親去拜會英美兩領事。商量辦法。英領事曰。必要如此如此。方能過去。三國領事祕密議定。卽經法領事辦就公文一角。照會上海道台。時道台姓范。名同桂。廣東人。清政府意思嗣後蘇松太道台員缺。必要任用能辦洋務之人。范同桂略知洋文。以爲能幹。故畀以此缺。自接到法國領事照會。大喫一驚。漏夜飛送札令至青浦縣衙門。立傳知縣徐作賓來轅詢問。一面乘坐綠呢大轎出城。赴法領事公館拜見。說敵國百姓頑愚。地方官不能防範。以致使貴國軍士受驚。並蒙重大之損失。兄弟完全担任。務使貴領事心滿意足。命所帶繙譯傳言。法領事見道台如是情虛。知容易入我彀中。遂有心擺出架子。一若此件驚天動地。非同小可。開口說。還是講中法邦交。

上。故先行照會。不卽派兵艦駛赴內地。若貴道台接受條件。不是完全。恐將來有碍邦交等情。范同桂一聽。知事體弄大。連忙打恭作揖不停。說許多抱歉語。而後告辭。回到本衙門。請全體老夫子商議。均無主意。蓋一班刑名幕府。但知承上發下。作成官樣文章。不識對外爲何物。延過一宵。青浦知縣徐作賓稟到道台。立刻傳見。一見面。將徐知縣大加申斥。謂地方莠民。闖下彌天大禍。汝身爲民牧。何不知防患未然。如今如何了得。將花廳內桌子。拍得應天響。徐知縣等道台官話打停。卽上前打一個千。從容言曰。大人有所不知。前天禮拜日。洋人來青浦內地。獵鳥遊玩。如何踏踢田禾。如何激怒鄉民。以致互相毆打。幸地甲飛赴解圍。如何護送回船。前後情節。詳述一遍。現在洋兵首領及領事。皆憑一

面之詞。虛聲恫嚇。大人不可聽信。范同桂反碰一個頂子。重新收去。上司一派威嚴。和顏悅色。謂徐知縣曰。原來如此。洋人狡獪性成。殊屬可惡。但急須籌一了結方法。徐作賓曰。卑職請問洋人照會內容若何。范同桂搖搖頭曰。豈有此理。彼方要挾多端。第一要兄弟具一甘結。保護以後無不幸事件發生。第二法國神父往內地傳教。竭力保護。民間如有囉呢。惟官長是問。第三肇事鄉人。最輕永遠監禁。爲首之人處死刑。第四北京政府。須對法國元首道歉。派大員代表。第五賠償法。水兵衣服錢物之損失。第六地方官革職。彼方以曲作直。無理如此。作何抵制。徐作賓曰。法人籍端要索。偷竟完全允許。以後誅求無厭。我國受累不堪矣。請大人嚴加拒絕爲是。至卑職區區一令。無所關係。儘請大人詳

真上峯。撤任另委。決無怨言。范同桂說再商罷。於是范同桂飭幕府。照此拒絕要求。起稿答覆法領事。而法領事見道台前後兩岐。一面具二次照會送道署。言辭強硬。不達目的。有不止之勢。一面通知英美兩領事。英領事乃入城拜晤范道台。帶通事一名。表示願居間調停。作魯仲連其人。希望和平易事。道台唯唯。其時徐知縣留滬候示。道台再與慕友知縣等會議。僅應允第五條件。餘悉拒之。英領事之意。第一第三第六條酌量改輕。餘照辦。議不能決。一時青浦士紳。聞此信息。大爲激昂。聯合全境。上稟帖於道台。呈明法水兵之野蠻。鄉民之愚昧。無知。洋洋數千言。未知范道台如何辦理。且觀後文。詩曰

歐風墨雨遍神州。

誰是懲剛亦戒柔。

第七回 通商傳教派別支分 異服殊言少見多怪

第七回 通商傳教派別支分 異服殊言少見多怪
弱國不堪公理講 賢人責備傲春秋

第八回

聲氣暗通紅巾起事 刑名慘禍黃口逃生

却說上海道台范同桂披閱青浦縣全體紳士公稟。爲法國水兵肇禍一節。民氣殊爲激昂。其咎實在法兵。而法國領事要挾非常。如何是好。此時范道台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覺得外人所提條件。除第五款可以勉允外。其餘皆不能忍受。概加駁覆。對於英領事調停。亦婉言拒絕。詎知第二次書面送交外國領事。法領則令黃浦江所泊兵艦兩艘。整備開往南京。作示威運動。英人則以中國官場不受調停。似乎表同情於法人。且法領事暗中早已約定。故亦令駐守黃浦中巡洋艦一艘。同法艦開赴南京。范道台究屬不善外交。無堅強不屈之力量。故始硬終軟。

第八回 聲氣暗通紅巾起事 刑名慘禍黃口逃生

其時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見識與范同桂不相上下。知勢將決裂。均慮前程不保。遂糊塗過去。敷衍了事。不得不依照英領事之言結案。此開關租界之後。第一次交涉。中國即喪失權利之痛史。逮滿清咸豐帝當國。太平天國洪秀全。陷南京爲國都。常州蘇州相繼戒嚴。上海亦招鄉勇以防守。若輩私號百龍黨。其時上海巡道。姓吳名健彰。招廣東人當鄉勇。作爲道衙之衛兵。上海縣知縣。姓袁名祖德。字又村。即袁枚之孫。袁枚別字隨園老人。字子才。大名鼎鼎。爲清代文豪。縣衙以福建鄉勇爲衛兵。因福建興化縣人。到上海經商者甚多。設立會館。館中董事李仙雲。招一班同鄉保鏢。袁祖德向之借用。閩廣兩幫人。暗謀造反。推廣幫混名小鏡子劉麗川爲首領。事未發動。有一無賴潘姓。南京人。犯法。

在上海縣獄內吃官司。潘運動有力者。向知縣說情。請釋之出。願練勇以贖罪。袁祖德從之。不料潘逆連結劉麗川。及其黨徒稱小刀會。瀾迹城廂。約期舉事。屆期劉麗川設酒席數十桌於家中。聚集同黨。插血爲盟。計畫攻守之策。局外之人。絕然不知。豈料此事先得外人之暗助。臨時外人又代爲布置周蜜。咸豐三年八月初五日。秋季丁祭。劉麗川率黨突進。知縣衙門。袁祖德坐在上房。正想起身至學宮。聞警走出宅門。則見衛兵均已首繫紅巾。光景大變。袁祖德倉猝決志。以年近八旬之老母。託其弟奉之走避。暫保生命。自己則整齊衣冠。坐於大堂上。以順逆禍福之理。大聲向匪衆演說。語未完。已爲匪衆戕殺。大堂流血滿地。屍身仰臥血泊中。城亡與亡。袁祖德足以流芳百世。後人吊以詩曰。

第八回 聲氣暗通紅巾起事 刑名慘禍黃口逃生

滬瀆蕭蕭壘。忠臣萬古名。羈魂歸浙水。野祭遍春城。
涕淚山河碎。榮光日月爭。達人明德後。肉食愧儉生。

劉麗川入內打開銀庫。悉數搶劫。復至監獄。把囚徒亦盡行放出。繼而
盡擁到道台衙門。時吳健彰所招廣勇。同時亦繫紅巾。先將健彰挾之
而出北門。沿途逼索銀貨。險爲袁祖德第二。幸由洋行中之洋人看見。
將匪衆呵叱之。吳健彰始得脫身遁去。當日劉麗川所出安民告示。有
一樣奇事。因未備戳記。故用洋行公司木印。鈐在上面。則外人爲劉麗
川主謀。可想而知。上海城守備李大鈞。卽得逆匪造反之耗。馳馬赴救。
而手無兵器。遂歸署中。用一條麻繩。吊死於梁上。可悲之至。後人亦吊
以詩曰。

鼓鞞頃刻動申江。血濺萑宏氣肯降。
溝瀆莫教嗤小節。孤忠壯士已無雙。

劉麗川先期派百龍黨徒到上海鄰縣約齊起事。故上海禍作之數日
內外。如青浦縣之亂民周立春率衆至嘉定縣城。出其不意。將城攻陷。
朱月峯沈紹等聚集黃浦沿灘之鹽梟土匪無賴。皆首包紅巾。去攻奪
南匯縣城。知縣章惠彷彿袁祖德情形。亦不爲所屈而死。是股匪徒渡
浦而東。先抵三林塘鎮。鎮上在滿清初原有巡檢衙門。後上海縣分出
南匯縣。此衙門移駐周浦鎮。仍舊稱三林莊巡檢。三林塘有殺猪羅之
趙阿茂。是有業流氓。朱月峯卽委之作巡檢司。其時周浦鎮董事姓曾
名向日。文秀才出身。生來刁嘴而且鴿嘴。因其胞兄曾初日出仕陝西。

省。遂爲地方上領袖。見紅巾匪至。出鎮迎接口稱王。……者擠擠抽。……毫無犯。卽王者之師。秋毫無犯二語。旣而股匪攻川沙廳。撫民同知暨川沙營參將得探卒報信。不等匪到。黑夜從城牆上縋出逃走。不知所之。嘉定周立春一股與朱月峯等會合去攻太倉州。知州蔡映斗有膽量。有見識。大非川沙同知可比。知紅巾匪將來。立卽召所募鄉勇激勵一番。授以計策。埋伏州官衙門前民房之內。大開城門。紅巾匪長驅而入。看光景知與川沙如出一轍。官吏早走。毫無忌憚。衝至衙門大堂前。方欲動手擄掠。忽然炮聲大震。民房內伏兵齊出。喊殺連天。匪知中計。急急轉身退走。爲炮火擊斃者已不少。自相踐踏。混亂不堪之時。適前嘉定知縣丁國恩由蘇州請兵回來。路經太倉州城。紅巾匪爭出東門。敢

走。省兵乘勢追殺。一陣幾乎匪衆全軍覆沒。嘉定縣內盤踞之餘匪。亦立脚不住。各自逃命。城卽克復。從此匪逆均歸上海巢穴。不想再去攻犯旁邑。城門悉閉。堅守不出。當時太平天國承認劉麗川爲太平之支部。係據其通款稱臣之後。始若此說。其開始劉麗川實未嘗與洪秀全楊秀清等有所接洽。在通款之時。上海與太平天國之國都距離八九百里。陸路則中隔蘇州常州鎮江各地。處處有駐守之重兵。水路則除溯大江上駛之外。國輪船以外。無地可通消息。劉麗川安能互通聲氣。於南京方面傳聞外國領事溫那治代劉麗川寄書信至洪秀全處。遂以聯絡。此豈非外人干預我內政。有心使地方擾亂。彼可以坐收漁人之利耶。袁知縣祖德殉紅巾之難。家屬失散。屍體暴露大堂上。無人殮

殮。義士徐紫珊要求匪首劉麗川具棺殮之。所畜愛犬四頭。袁公平日珍如拱璧。至此四犬守棺前不去。絕食而斃。後淘沙場袁公祠內壁上並畫四犬之像。人咸稱爲義犬云。劉麗川据城之後。無惡不作。所納姬妾。粉白黛綠。充滿目前。淫亂至於極點。佚事殊多。容後細表。潘姓匪首兇殘成性。其犯罪之原因。有陸姓作小負販。其妻年事正青。薄有姿色。潘本無賴之徒。奸佔婦女。視爲常事。當涎陸妻之美貌。一再引誘。被其到手。陸懦弱之輩。敢怒而不敢言。潘色膽大如天。居然與陸妻形同夫婦。反視本夫若眼中釘。此時上海城內。瘟疫流行。陸姓染疫猝斃。並無別人。陸妻忍心害理。竟同奸夫席捲所有。不知去向。時逢炎夏。疫死之人。何堪延閣不急收殮。不得已由房東出場。向鄰居有力者。募化若干。

錢文。并報告善堂。領得施棺一具。雇人草草收拾了事。有紹興人伍姓名文奎者。家住陸姓左近。在上海縣衙門內當刑名師爺。大凡滿清各省地方官。不拘大小。悉延用紹興籍之幕友。因其熟諳大清律例一部。辦案老練。經驗充足。然有從師學習之必要。非可貿然從事。故衣鉢相傳。上自督撫。下逮州縣。蓮幕中人。無不聲氣暗通。社會上所以有紹興師爺之慣語。伍文奎對於陸姓奸夫淫婦之內容。洞若觀火。不覺怒髮衝冠。卽入署訴告袁公。簽發提票。面諭值日差役。偵探潘姓與陸妻匿迹所在。時外人來關租界。將近十年。攘奪權利。日甚一日。且法國早已視爲殖民地。凡華人犯事者。託迹法租界內。華官不得逕行逮捕。先須照會法領事。得其簽字於所投公文。然後巡捕房准縣差在界內提人。

獲案之後。仍由捕房解至中法官會審之公堂預審。引渡進城與否。權柄全操諸領事之手。得以歸案訊辦者。僅十份二三。領事往往藉口證據不全。由公堂判決。或竟擅自釋放。空費往返之手續。不平等條約之貽害。當時已顯著。一對奸夫淫婦。自城中潛赴法租界。以爲天長地久。肆無忌憚。詎料被縣差探明住址。報告上官。按照租界提人規矩。協同巡捕。將潘犯拿獲。而陸妻適出外買物。故未曾同捕。一聞風聲。暗自躲避。致無從尋找。會審華官。當然將潘犯令交縣差帶去。法領事之意。陸妻未到人證未齊。不允帶城。經華官再四磋商。法領事謂講私人交情。姑可准許。照章則繼乎不可。潘犯卽交涉引渡到縣衙門後。知縣袁公坐堂訊問。潘犯恃無佐證。多方狡獪。伍師爺示意袁公。不得不用刑。乃

潘犯一味熬刑。仍不肯實供。袁公祇得命收押。候查明訊核。一面諭原差。再訪拿陸妻歸案。滿清知縣衙門習慣。偵查刑事嫌疑。本無期限。潘犯在押。忽忽已過四五個月。陸妻始終在逃。此案難成信獻。既有人說情。袁公准其保釋。孰知潘犯開釋之後。探知此案發動。全出於伍文奎。卽懷恨於心。一時乏尋仇之機會。乃專去趨奉小鏡子劉麗川。大拍其馬屁。又知劉麗川不久要造反。爲之拉攏一羣匪類。如陳阿林陳阿六李成池李紹熙李爽軒林阿福等。此輩本名添弟會。不知何義。從此與劉麗川徒黨小刀會。合而爲一。廣東福建人之百龍黨亦然。該黨本粵閩兩省浪人。應募爲護勇。三派暗中合并。動輒身藏利刃。橫行街市。一言不合。卽白刃相加。有時竟自相械鬥。人皆側目。知縣已慮之。正與道

台商酌擬籌款發給。設法解散。未及實行而已難作。潘匪見報仇之日。已至。首先進縣衙。搜抄伍師爺文奎。文奎年近五旬。神清氣爽。刑名辦法。爛熟胸中。自己下榻衙門帳房樓上。家眷則借公館於東馬橋。生有三子。老夫人年歲相同。用男女僕各一人。長子十九歲。次子十五歲。幼子祇有十二歲。家庭之內。融融如也。潘匪即尋獲伍文奎。將其網縛。抬至小東門城上。用洋槍擊死。身中彈丸。不知其數。自首至足。好像蜂窠一樣。復闖進其所借居之公館。將伍文奎之老夫人。亂刀刺死。男女用人。叱之使去。將伍文奎長次二子。亦綁至城頭。處以同乃父之極刑。傷心慘目。人皆掩面而過。不忍一視。如斯殘毒之逆匪。亘古未有。屍身且不知去向。尙有伍氏幼子名謀恭。見二兄抓去。必然性命不保。母親已

臥血泊之中。此時彼尙不知父親何在。差幸驅體短小。隨處易匿。見衆匪入室。彼卽出後戶暫避。幸匪不窮搜。故得以走脫。區區一十二齡童子。幸脫虎口。藉延伍氏一綫宗祧。未始非天之所佑。今且述伍謀恭之遭遇。黃口小兒。有何計畫。自後門出走。茫茫不知所之。奔馳半里路光景。已氣喘吁吁。立定一想。我現在望何處逃難。繼而想平日聞父兄說過。外國人居住之地方。可保太平。但不認得路徑。祇好走一段。問一段。問出西門。有人指點向北。彼卽北行。又走過許多街路。也不知曾否到外國地界。覺得秋風一陣。身上單穿一件小衫。有點寒涼起來。腹中又有點餓起來。兩腿并且有點疲軟。立在人家一堵牆外。嬰嬰哭泣。真正命不該絕。有一人走上來。問爲何事而哭。其人年紀約有六旬。身穿藍

杜布大衫。鬚髮花白。面上一股慈善之氣。手內持著幾件紙包。不知其何物。伍謀恭思量此老翁從未識面。不可就告以情節。答曰。我跟我父兄。城裏避難出來。不料一出城門。父兄與我失散。現在不知何往。故我迷途至此。老翁把伍謀恭仔細看來。眉目端正。言辭清楚。目前流離顛沛者極多。所言必確。心內惻然。遂謂伍謀恭曰。吾亦非上海人。今來買辦應用各物。汝即無家可返。暫從吾去。吾代汝尋訪父兄如何。伍謀恭即跪於地上。對老翁叩一個頭。曰。求之不得。老翁連忙扶起。曰。患難之中。不必客氣。於是老幼二人。同到一家布店內。天氣已晚。老翁命伍謀恭一起吃飯。吃過飯。復向店內學徒。借一件馬甲。又長又大。命伍謀恭穿在身上。伍謀恭年雖幼稚。想到母親慘死。父親及二兄。不知生死存亡。

哀哀啼泣。老翁安慰多方。伍謀恭哭個不止。老翁詳細盤問。方纔將實情說明。並略述家世。老翁問曰。汝父親在知縣衙門。任何種職務。則謀恭不大了。但說當師爺。時老翁已傳聞知縣被匪戕害。全班幕友連帶喪命。中有一名刑名幕友。死狀慘極。且父子三人。一并遭殃。屍身毀滅。暗思定是伍謀恭之父兄。但不對謀恭言明。祇言汝暫時隨吾度日。切勿過於悲傷。原來老翁姓徐名子望。蘇州府崑山縣人家。道小康。半耕半讀。因本年冬令。兒子完姻。故到上海來購辦喜事物品。此布店徐子望亦是股東。其生性好善。忠厚待人。太平天國雖已據南京。欽差大臣向榮。紮大營於鎮江。常州以下。恃有大營保障。故人民照常辦事。徐子望無意之中。援救伍謀恭生命。亦天數使然。後事如何。下回分解。後

第八回 聲氣暗通紅巾起事 刑名慘禍黃口逃生

人系之以詩曰。

篝。火。狐。鳴。一。剎。那。
天。真。爛。漫。誰。家。子。

琴。堂。憑。吊。淚。痕。多。
絕。處。逢。生。脫。網。羅。

第九回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孫讓疏卿財謀逆首

却說徐子望自援手伍謀恭之後。又在上海耽擱幾天。事情完畢。卽挈同謀恭一起動身。回到崑山徐公橋家中。命謀恭讀書。兼學種田。衣食之。如自己兒子一樣。光陰荏苒。忽忽伍謀恭已經十九歲。其年爲咸豐帝十年。向欽差已死。副將張國樑繼任。韜略威望。均不及向欽差。被太平天國出兵侵襲。張國樑猝不及防。大營奔潰。於是洪軍如水流下。叠陷常州蘇州。聲勢浩大。下游震動。太倉松江各邑。人民共老攜幼。紛紛避難奔逃。崑山地方衝要。當然吃緊。徐子望雖住鄉間。亦不能安枕。祇得收拾貴重物件。隨身帶走。伍謀恭幫同攜取。一同上路。詎知走不

到二十里路。洪軍已從蘇州衝到。謀恭因肩挑衣包幾個。不能疾走。以致落後。被洪軍撞見。連人帶物。一起捉去。從此伍謀恭暫作太平天國之百姓。度留長頭髮之生活。姑且按下不表。且看紅巾匪首劉麗川。自結黨舉事。佔據上海城後。衙署倉庫。悉數爲其私人所有。其手下專擇城內富有資財之家。入內劫掠。值錢之衣飾珍珠。搜括無遺。古玩書畫。不辨真僞。盡行取去。還有數月典當衣包房首飾房。亦盡被擄載去。俵分。大概劉麗川獨得十份。三衆頭目分派五份。餘兩份作大衆犒賞。海防同知藍蔚雯。纔奉命升署松江府知府。得上海失守之耗。忙同右營參將周震豫。調松江兵隊進剿。逆匪知松江兵將至。將城南門用泥土塞沒。福建幫匪首李咸池。聞風胆落。潛將金銀贓物。及掠得美貌女子二

名。乘夜先遁。藍蔚雯與浙江同知仲孫燮。統率兵船。進龍華港泊定。以檣槍土砲。遙向上海城更迭轟擊。城中逆匪不勝驚惶。劉麗川集大小頭目。商量如何對付。其中廣東幫悍匪。主張向洋商購買洋鎗子彈。火藥。竭力防禦。堅守城池。不與官兵迎敵。於是六處城門。盡行緊閉。不許有一人出入。闔城百姓。劫數難逃。苦不堪言。劉麗川儼然爲上海之王。一味漁色。日夜擁抱姬妾。飲酒取樂。其妻林氏。卽林阿福之妹。並不是正式結婚。無非苟合而成夫婦。此時凡被禁城中男婦老幼。共八萬餘人。預爲逃出之家。終算天地保佑。今已欲逃不能。不論大家小戶。士農工商。苟有美艷之妹。劉麗川遣其手下。搜尋殆遍。卽見之。強佔硬搶。莫敢誰何。除非會插翅而飛者。方可與之抗拒。上海縣衙門卽其司令部。

兼作府邸。邑廟內園作爲別墅。卽屬藏嬌之所。其中黃姓喬姓。均有夫之婦。朱姓是青年孀婦。至妙齡閨女不下七八個。甚至青樓妓女。亦有二名。上海自有租界以來。日漸浮華。風俗淫蕩。此輩女子。多數是水性楊花。有俞樹方者。素無恆業。其父母在時。曾爲之延師課讀。故略通文墨。父母旣死。一味游蕩。家產揮霍無餘。其好色如登徒子一流。不但尋花問柳。狂嫖無度。且倫常穢亂。有堂妹一人。寡居胞弟婦一人。皆爲俞樹方勾引成奸。私生孩兒。醜聲四播。及見劉麗川羅致女性。縱其淫慾。遂異想天開。將其堂妹打扮得豔裝濃抹。翠繞珠圍。俞樹方之堂妹。本來顏色平常。俗語云。人要衣裝。佛要金裝。今旣遍體綾羅。居然亦丰姿綽約。俞樹方親送其堂妹。赴劉麗川邸中求見。說是來報效劉大人。劉

麗川一聽有女子送上來。豈有不喜歡。立刻傳喚俞樹方進內。俞女外面暫等。俞樹方對劉麗川跪下叩首。口稱小民俞某請大人安。劉麗川詢問年歲職業住址。來邸有何事情。俞樹方答稱二十六歲。住西門內楊家方場。僞以讀書人自居。不好直說。以堂妹貢獻充妾婢。只說聊供婢女之役。求賞一口飯吃而已。請大人收納。劉麗川哈哈大笑。說快進來。一看此女子明眸皓齒。妖艷動人。喚左右領進去見太太。便向俞樹方問。汝心中欲辦何項職務。吾此地正用著人材之際。汝不妨實告。俞樹方囁嚅曰。大人管領上海地方。華洋雜處。庶政孔多。小民如蒙大人委以地方董事之職。自問不才。尙堪担任。劉麗川受此。一宗活寶。禮物豈有不答應。當場傳書記寫一件諭單。諭俞樹方爲上海城廂內外總

董俞樹方歡天喜地告辭而出。劉麗川平空又得一位姑娘。心花怒開。不及等晚間尋歡。青天白日。就拉扯俞女。閉上房門。趕起日局。俞女從此穿得好。吃得好。偷然劉麗川不克分身來俞女處。俞女畢竟熬不住。書僮小使。面龐俊俏者甚多。隨便備一名面首。亦屬慣常。且說俞樹方將堂妹交換得董事頭銜。異常得意。一見親友。昂昂然曰。劉大人如何賞識我。如何優待我。當時眼紅著一個痞棍。姓牟名喚家幹。人家見其身材短小。叫爲牟矮子。講到牟矮子不是上海土著。從別地遷居上海城內。牟矮子之父。傳下有一二萬家產。無正當營業。日以賭博詐騙爲生涯。劉麗川起事之初。牟矮子思入其黨。一班廣東福建人。視上海本幫人無用。故拒絕之。牟矮子欲一出風頭。不曾如願。心中怏怏。常留心

遇有機會。好去拍劉麗川馬屁。俾可吐氣揚眉。及聞俞樹方充當城廂總董。料其中定有緣故。仔細探聽。方知用美人計成功。乃日夜打算。恍然大悟。自己豈不可仿效其法。牟矮子生兩個女兒。無男子。大女兒將近二十歲時候。不知爲何等事情。吞服生鴉片烟。自盡。賸下第二女兒。名喚小寶。年紀十八歲。中等人材。有此父生此劣女。賦性騷淫。粘花惹草。一班浮浪子弟。如蠅逐臭。牟矮子離家之時多。妻室不能管束其女。任女子自由出入。牟矮子明知而假作癡。比際思獻女於劉麗川。則聲勢可大莫與京。且免其女在家醜態百出。主意旣決。乃向其妻女說明。孰知牟小寶早有意中人。訂白頭之約。聆父之語。大爲悲憤。惟曉得其老子居心狠辣。此事恐難挽回。乃與所鍾情之王姓少年。祕密計畫。

王姓世家子。名右文。金張貴胃。瀟灑風流。聞牟小寶言。徬徨終日。因家有父兄。管教嚴肅。手內又乏經濟之權。愛莫能助。而牟小寶再三逼迫。正急得無法。忽有右文之親戚。介紹一友人。專誠拜候。右文觀面之下。互通姓字。此人浙江籍。姓孫。表字讓卿。年紀近三旬。敘談良久。原來寄居城中畫錦牌坊。面邀右文至其家小酌。右文覺得奇突。正謙遜間。孫讓卿即曰。有祕密商談。統祈心照。勿却。訂在本日晚間。右文當即應允。屆時王右文步往畫錦牌坊孫府。讓卿迎迓於門外。攜手而入客廳。茗談片刻。相與開樽對酌。促膝談心。原來孫讓卿家財鉅萬。房屋高大。其爲人也。慷慨有大志。抱天下談亡匹夫有責之義。凡浙江旅滬人士。莫不彼此推心置腹。而且疏財仗義。顧念大局。當劉麗川起事。彼想此輩。

浪人。烏足以成大事。果然狐羣狗黨。皆子女玉帛之是愛。其首領亦驕淫奢侈。無惡不作。於是孫讓卿與心腹同人。祕議種種。以免上海到糜爛不堪收拾。因信息靈通。聞悉牟矮子有獻女子。於劉麗川之舉動。而牟女曾與王右文發生戀愛。特找右文親戚關係者。介紹晤面。詳細計書。孫讓卿詢右文。與牟女愛情。達到如何程度。目前能否割愛。聽憑納爲劉妾。右文實告之曰。兄弟家庭整飭。斷不容有外遇。且牟小寶身世鄙陋。情形浪漫。自己一時失路。悔之莫及。現可不生問題。孫讓卿曰。然則此事。可謀之兄台矣。諸同人之意。如是如是。務望兄台玉成之。且兄台對於牟方。可以塞責。尊意若何。右文允竭力。使此計實現。以答諸君之熱心。遂彼此叮嚀。嚴守祕密。而別翌日。右文去約牟小寶談心。小寶

曰。事急矣。聞父母商酌。在旬日之內。衣服備齊。卽要實行。可奈何。右文曰。汝倘憑吾之志願。決計去休。則吾將贈汝五百金。以爲紀念。日後祇要如此這般。非但吾二人可期重聚。汝且可獲偉大之功勞。幸福無窮。小寶聽得右文贈金。頓時應允。云儘管由我包辦。一言爲定。究竟爲著何事。諸君閱後文。便可明白。幸矮子狡獪尖刻之徒。安肯平地犧牲一個女兒。他打算將來所得。有十倍於女兒。此女又不爭氣。落得干干淨淨。起初看其女有點不情願。常常一臉怒容。後來覺得和平許多。料無甚問題。心中暗喜。遂擇定吉日。輾轉央求陳阿六。向劉麗川先容。說幸某自動將所生女兒。送執箕帚。陳阿六計上心來。假託因看見幸女。生得姿容秀麗。特代頭領設法弄到。以求媚劉麗川之意。劉麗川當然歡

迎。幸小寶入府之後。劉麗川如餓虎一樣。看見肥嫩之羊。胡亂吞食。不論精粗美惡。濫闖一輪。幸矮子急欲就事。孰知劉麗川置之腦後。絕不提。乃復求陳阿六代說。劉麗川以爲幸某人不可靠。還是付其數百枚洋銀罷。幸矮子熱中富貴。弄得女兒平空送掉。氣得神經昏亂。咄咄書空。又被其妻常常埋怨。以致過兩月之後。發生顛狂。用麻繩自縊而死。豈非可笑可憐。幸小寶自作劉麗川第八房侍妾。身披羅綺。口厭珍饈。夜夜元宵。朝朝寒食。自覺富貴榮華。非常滿意。其父死後。家中遣人赴報小寶處。小寶想此等生身之父。世間稀有。父女之恩。義斷絕。遂傳諭帳房。致送十塊洋銀弔禮了事。王右文望眼將穿。指示幸小寶所辦之事件。等過幾個月。音信杳然。乃一再同孫讓卿猜測。知己畫餅充飢。

第九回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倒被拐去五百金。右文殊爲懷喪。孫讓卿作事極其堅忍。不肯休歇。託人物色租界內名妓一人。叫洪琴仙。本宦家女。讀書能寫字。尺牘可觀。籍姑蘇。工於唱曲。善於飲酒。雖女子而有俠氣。高張豔幟。車馬喧闐。問其身價。老鴿索四千金。孫讓卿斥其家資如數。爲洪琴仙贖身。劉麗川手下陳阿六。最嗜賭錢。故與之認識者最多。孫讓卿復挽下流社會人。轉與陳阿六結識。卽利用此人以貫澈其主張。陳阿六亦廣東幫。同是逆徒頭目。比較別人。尙多可取。先利用其設法。暗中進出城關。繼復用其刺探劉麗川舉動。一面將妓女洪琴仙脫籍。不次會面。反復開導。表面充劉麗川侍妾。格外殷勤。故作媚態。暗暗相機行事。喻之以大義。感之以至誠。功成之後。可使千秋不朽。洪琴仙原籍尙有老母。使之歸家。

省視一次。並以三百金與其爲贍養之資。如是安排十餘日。授計陳阿六。佯爲阿六購洪琴仙以報效劉麗川。遂盛飾以進之。臨行之際。孫讓卿要其立誓。并備豐美酒筵以款之。洪琴仙慷慨而言。不達目的。誓不再見。遂由陳阿六引見劉麗川。云是阿六出資辦到。劉麗川一想陳阿六真正忠心。不愧患難弟兄。我終要種種酬謝纔是。此番洪琴仙以應酬狎客之工夫。逢迎劉麗川。弄得劉麗川紙醉金迷。魂飛魄散。金釵十二之中。對於洪琴仙最爲寵愛。凡珠寶翠玉。裝飾之品。綾羅紗縵。服用之品。祇要洪琴仙一開口。無不放在眼前。成衣匠人。叫兩個來伺候洪琴仙。專供洪琴仙使用。古人云。富貴不能淫。此五字。談何容易。須有聖賢學問。方可做到。洪琴仙勾欄中出身。雖略通文墨。何來氣節。其享用

奢華之習慣。醉心金錢之目的。與大概女子一律。今到此地步。心意滿足。而且劉麗川目中。粉白黛綠。燕瘦環肥。雖各有所長。但能揮毫弄墨。成簡明函札者。絕無僅有。劉麗川除認識一三到八九十數目之外。不知天地。得洪琴仙如獲至寶。彷彿現在國民政府之祕書。一切條子書信。交洪琴仙掌管。其房間內侍奉之丫頭使女。不計其數。爲各房之冠。洪琴仙頤指氣使。人生到此。亦復何求。誰肯犧牲眼前之有趣。圖後來不可必得。渺渺茫茫之空名。當然孫讓卿臨行之叮嚀囑咐。一概拋諸九霄雲外。火滅烟消。其餘各房侍妾。相形之下。咸不免有點缺望。因女子妬忌。爲天生特性。對於如狼如虎之劉麗川。多懷恐懼。一時不敢發作。然而種種花樣。已經暗生萌芽。容作者一一表出。孫讓卿從洪琴

仙進府後。耳聽好消息。目盼捷旌旂。豈知等下一月有餘。絲毫未有響動。非常疑惑。遂去尋訪陳阿六。託其探聽府中消息。陳阿六欣然應允。入府閒走。陳阿六係開國功臣。而且劉麗川認爲忠實同志。故不拘何處。俱可走動。并並衆妾中。嬌婦出身之朱氏。與陳阿六是老相好。雖朱氏不敢公然與阿六往來。陳倉暗度。不算稀奇。劉麗川未曾作上海王時。看上朱氏杏臉桃腮。身段玲瓏。豔羨之至。屢次挑逗。不知陳阿六先著祖鞭。致未如願。旣得志。卽將朱氏強拉進府。朱氏無可如何。陳阿六亦敢怒而不敢言。祇得偷偷摸摸。做鼠竊狗盜行徑。今朝陳阿六會面朱氏。就生出絕大波瀾。究竟如何情節。下回分解。後人有詩爲證。

自古戕身多縱慾。至今好色定傾家。

第九回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第九回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一聲暮鼓晨鐘裏 蘆渡空餘日影斜

第十回

家常絮絮謀洩遭殃 書記翩翩花開解語

却說陳阿六走進朱孀婦房間。朱孀婦舊情深重。十分優待。陳阿六原想打聽洪琴仙近况。乃不等開口。朱氏先把洪琴仙入府以來。如何得寵。如何享福。劉麗川當爲祕書。如何抬舉。一五一十。長篇累牘。盡行告訴。陳阿六還批評是娼妓出身。專會迷人。究竟青樓中人。手段高妙。比衆不同。陳阿六一想。怪不得石沉大海。無影無蹤。恐怕孫讓卿又白費心機。陳阿六臨走。向朱孀婦親一個嘴。互道保重而出。回報孫讓卿後。孫讓卿氣得嗟嘆連聲。搖頭不答。但覺陳阿六人還可用。或者運動之。使倒戈相向。亦是一法。斯時上海城閉門堅拒者。已經三個月。城內所

住人民。不許出城。全城八萬餘人。從東北城角懸繩吊進。柴薪燃料。則拆毀舊屋木料充用。繼見無人居住之空屋。悉數拆去。凡老年幼年貧苦無告之人。無從得衣食者。由同仁輔元善堂會同育嬰堂。一一收養。並設立義塾。教之讀書。劉麗川令部下絲毫不可侵犯。蓋非但收拾人心。且賴此死亡疾病。得以埋殮扶持。未嘗不可。其時官兵分紮南北兩營。向城牆更番攻擊。互有勝負。已革知府謝繼超。縋入城中。向匪衆招之使降。既往不咎。被林阿福知之。將謝繼超殺害。并殺同行之二人。然李紹熙潛出城門。投降於南營。李爽軒本約李紹熙一同出降。既而反悔。遂爲南營所殺。匪中各頭目。早已心志不齊。孫讓卿藉洪琴仙暗算。劉麗川之計畫。又遭失敗。與牟小寶事同一轍。深信中國女子未受教

育均無果毅之力。量艱苦之志節。一味貪念富貴。輒被軟化。此項政策。決不可實行。乃變計進行。先以游說陳阿六爲試驗。曉以大局之利害。行爲之順逆。劉麗川如是荒淫無度。酒色是耽。斷不能有所成就。勸其及早棄邪歸正。前途之希望無窮。果然陳阿六爲之悔悟。所以悔悟之動機。仍以朱孀婦爲目的。且自白於孫讓卿。此外並無要求。孫讓卿見其就範。乃密遞消息於南北兩營。約期來攻。陳阿六作裏應之佈置。約旣定。不料兵機洩漏。緣陳阿六之妻余氏爲小頭目。余得順之妹。當陳阿六夜允孫讓卿之勸告。決計反正。讓卿代其參謀。先擇平日稱莫逆之弟兄。引爲幫助。遂與朱月峯吳燮堂二人密議。朱吳首肯同走一路。復由朱月峯轉糾李財隆。此數人不滿意於劉麗川之故。因佞分據劫。

贖物之時。朱月峯李財隆認爲未曾公平。及向劉麗川伸辨理由。劉麗川不肯容納。吳燮堂亦好色之徒。原與女子周阿紅交好。周阿紅父母存家貧如洗。衣食住三項開銷。均由吳燮堂供給。兩方且略有親戚之誼。迨上海王卽位之日。有人獻媚。盛稱周阿紅標緻。小家碧玉。丰韻天成。劉麗川一聽心動。立刻遣人將周阿紅抬架進來。強佔爲妾。言其先後次序。倒是周阿紅第一個貴妃。餘皆以後陸續弄來。吳燮堂憤不可遏。然自問勢力不敵。祇好隱忍到今。吳朱李三人。卽允陳阿六同作官兵裏應。每日祕密商量。由孫讓卿分派職務。吳燮堂接洽東門守衛之匪。朱月峯李財隆接洽南城守衛之匪。俟城外官兵一到。啓門放入。東南兩處之招呼同時啓門。則城頭上放一個高升爲號。兵一入城。陳

阿六至府內。隨地看見劉麗川。以手鎗擊之。計議已妥。然後約城外之時刻。俗語云。自古英雄好漢。往往敗於婦人之手。陳阿六家中。每日晚膳必飲酒。此幾日非惟滴酒不入口。且心事滿身。余氏詢其何故。則一言不答。余氏益爲疑心。迨臨睡之時。又再三動問。阿六平時夫妻之情。感頗篤。知妻無他念。卽仔細告之。并戒以嚴守祕密。翌日。余氏胞兄得順來家。閒談良久。余氏不明利害。如此有關身命之事。竟爲乃兄言及。惟同謀者何人。阿六已完全言於余氏。而余氏竟不記憶。未嘗告及得順。所以吳癸堂朱月峯朱財隆等幸而免。余得順卽知此祕密。初亦自以爲如金人三緘其口。到酒醉醺醺之際。神經昏亂。脫口而出。詎知已傳達劉麗川耳中。卽下令拘拿陳阿六。事有湊巧。劉麗川是日在朱

氏房中說起陳阿六暗圖反叛。不可不殺以示儆戒。朱氏問陳阿六是
否拿來。劉麗川云。剛要發令去。朱氏本來房內有心腹丫頭一名。常代
朱氏通線索至阿六家。至此急遣丫頭火速奔走。命阿六逃避。此丫頭
氣急敗壞。兩步并作一步。飛走到阿六門口。一個筋斗。翻在地下。頭破
血流。痛楚難忍。陳阿六當時卽匆匆跑上城頭。身邊解一條褲帶。縋下
城牆。向松江方面而去。及劉麗川派人將阿六住屋四面圍困。入內搜
抄。早已去如黃鶴。陳阿六原籍廣東嘉應州。劉麗川疑嘉應同鄉人。俱
以通同。遂盡殺嘉應之人。真正無妄之災。城外官兵。整備進城巷戰。久
等無信號。乃乘夜攻城。發出火器。密如雨點。城內賊匪。冒煙突火。拚命
抗拒。官兵只得退去。陳阿六遁走松江。因長髮之招牌高掛。民衆羣起

捕之。卽斬首於郡城。吳燮堂等匿迹銷聲。胆子幾乎嚇碎。直至咸豐五年元日。上海城克復。官兵入城。盡搜匪黨而戮之。方紅巾始起。鄰縣嘉定。首先被陷者。由青浦痞棍周立春爲匪首。厥後周立春全家移來上海。依劉麗川生活。蓋此輩逆徒。斷不容於內地。周立春家有一妻。強迫鄉下孤孀。爲其押寨夫人。生子女各一。子甫五齡。女年已二十。名叫秀成。生一張四方臉。眉粗眼大。臉上加幾點細白麻子。身驅又蠢笨。貌醜已極。偏生性淫蕩。周立春原未生子。招贅一個女婿。年紀較秀成小兩歲。身又嬌弱異常。尙未結婚。而秀成情竇已開。誘其未婚夫時作陽台之幽會。顛鸞倒鳳。未婚夫年幼氣弱。疲於奔命。秀成還未能暢其所欲。詎料不上半年。未婚夫已得癆瘵之疾。咳嗽咯血。俗呼百日癆。剛過三

個月光景。未婚夫卽一命嗚呼。秀成卽乏家園貨過癮。惟有出外野戰。所謂臭豬頭肉。自有噏鼻頭阿二請教。天天上臺基。一班青年工匠。見秀成塗脂抹粉。裝束妖嬈。都去濫嫖一躺。所費者幾角洋銀。與八仙橋周圍沿路拉夫之野鷄。一樣聲價。自隨周立春移住上海城內。周立春自命元勳。與劉麗川有通家資格。故周秀成不時到府內游玩。劉麗川見之。亦不加拒絕。周秀成出入自如。於是與府內各姬妾漸相熟識。爲日既久。暗昧遂生。劉麗川以盜匪之首領。縱色慾之行。爲喜新厭舊。自在意中。往往一女子到手。旬日之內。大肆其獸慾。旣而不甚寵愛。夫不曠而女皆生怨。惟對於洪琴仙。還愛情不曾冷淡。其餘概不可比。以致粥粥羣雌。大都暗裏活動。朱孀婦曉得陳阿六伏法之耗。無限悲傷。與

周秀成相稔。見秀成非但人盡可夫。且極喜成人之美。以撮合山自任。因託秀成到外間物色人材。得其牽引小頭目張姓。爲陳阿六之續。房中丫頭早通一氣。可無問題。牟小寶與俞樹方時通關節。亦借周秀成腳路。詠春風暗度玉門關詩句。情形彷彿。吳燮堂與周立春朋友。秀成當然日日見面。燮堂卽央秀成到周阿紅房中交通種種。頗覺便利。除洪琴仙之外。多數備有面首在外。周秀成一手包辦。非但從中獵取金錢。且可以分嘗一嚮。秀成計亦良得。且言劉麗川出身賤微。本在廣州與陳阿林一起。充洋商之馬夫。洋商後到上海。劉麗川要求主人挾以同來。仍爲馬夫期年。復學爲大餐司務。其父本早死。其母攜麗川再醮翁姓之後。復生一女子。名叫桂珍。麗川充洋奴多時。手頭略積若干錢。

文。其母之後夫亦死。自原籍來上海度日。母子兄妹團聚一處。自其作上海之王。衆人只知桂珍是胞妹。不知同母而異父。斯時桂珍已芳齡雙十。芙蓉其面。楊柳其腰。一對天足。白如霜雪。兩鬢低垂。其黑似漆。身段修短適中。最可愛者。粵東鄉音之外。能操蘇白。吳儂軟語。口齒溫柔。其母視同掌珠。不肯輕易許字。劉麗川一旦推爲公道大王。更延請老學究。教之識字。大凡中材以下。不論男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劉桂珍頓時取得閨秀身份。寶石翡翠。裝飾爲耳環戒指。珍珠水鑽。懸掛於髻上襟前。女孩兒愛好天然。無足爲奇。但對其阿兄羅綺盈眸。左擁右抱。衆姬爭研鬥麗。諛浪嬉遊。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每值花晨月夕。芳心縷縷。如絲游之蕩漾。天空有女懷春。雖不逢吉士。誘之然木腐生虫。風來

空穴。此一定之理。匪目之中有蕭奎者。翩翩少年。顧影自憐。若祖若父。本湖北產。出外經商。來往蘇鄂兩省。洪秀全既陷武昌。蕭奎之父。望眷避難到上海。奎隨父就學。家居滬城。性質聰慧。書法已工。劉麗川徵求青年繕寫之士。有人介紹蕭奎。麗川實在外行。但一見蕭奎所書。每贊美曰。很光很光。豈非可笑。洪琴仙好像機要密書。蕭奎是司書之職。日日入府辦事。與劉桂珍同庚。彼此一見傾心。但未曾交談過。蕭奎尙無如天之色胆。桂珍乍萌方寸之情苗。一日劉珍步至辦公室。祇蕭奎一人在內。不見別人。蕭奎猛抬頭。忽覩輕盈柔曼之桂珍。臉上不覺泛出紅雲一朵。桂珍嫣然一笑。斯時兩人四目。有如電氣之接觸。彼此神經大震。欲啓口動問。而無從說起。靜默有五分鐘光景。究竟男子比女子

來得個儻。蕭奎立起。說女士何自而來。今天是否課畢。桂珍櫻桃輕啓。嬌吐嚦嚦聲。答曰。剛出自書室。業師有事已行。先生現在寫何項文件。能賜妹一觀否。言時又走近兩步。此際距離蕭奎書桌。至多四尺以外。蕭奎接口說。今天並無繕寫之公文。女士幼年念過幾年書。桂珍云。慚愧之至。家貧無力從師。故一字不識。悔之莫及。蕭奎云。女士何必客氣。今青春幾許矣。桂珍說虛度二十。敢問先生幾歲。蕭奎說同庚。說至此。略一頓口。桂珍續說。府上共有若干人。令尊令堂。諒必具慶。蕭奎說。家父母尚健。有弟妹各一人。世亂如麻。由鄂省避難至此。上海未有親友。二人正在談話入港之際。忽聞外面有脚步声。桂珍轉身走至門口。一看。原來一個小丫頭。急步入門。說小姐何以躲在此地。太太有事正

在叫喚。桂珍噀怒小丫頭曰。何謂躲耶。來此閒逛。乃回頭向蕭奎告辭。走出兩方心頭。大恨丫頭太惡作劇。錯過此好機會可惜。不知何日再有款款情話之時。詎知劉桂珍與蕭奎。應有一段孽緣。鴛鴦同命時期已近。翌日下午。桂珍復婀娜其來。恰巧又無人在。今天桂珍老實不客氣。入室坐定。蕭奎問昨天令堂太太有何要務見召。桂珍答曰。母親稍覺頭痛腹漲。故令妹爲之按摩。今天業師又有緊急公事。妹獨坐書室。覺得氣悶。特再來訪先生閒談。於是兩人隨便問答。蕭奎說。女士何年到過蘇州。能操姑蘇言語。純粹如此。桂珍笑答。今生未曾往蘇。因八九年前。隨母賃居北市。鄰家小姊妹數人。俱係姑蘇產。與妹天天一起。遂言語無殊。亦不期然而然。卽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意思。卽如先生

再住上海幾年。亦完全操上海口音矣。彼此情投意洽。娓娓不倦。已由愛慕進一步。結爲目前之朋友。從此蕭奎劉桂珍。幾乎每日會晤。有時桂珍引領蕭奎。進抵其書室玩耍。不多幾日。竟然由朋友再進一步。締爲永久之夫婦。桂珍之母。以鍾愛女兒。不忍拂其心志。俗語云。眼開眼閉。劉麗川適遇兵事吃緊。無暇顧問家中出入。偶有閒暇。惟擁抱滿眼。姬人以消遣。且此數月中。官兵又實在攻打得利害。主事劉存厚。文官而兼嫻韜略。率領撫勇千人。收復青浦嘉定。會攻上海。撫勇者。蘇州紳士。捐募四川兵一千名。從剿。時欽差大臣江南提督向榮。分鎮江大營之兵。奏請以幫辦軍務江蘇巡撫許乃釗。專剿上海紅巾賊。許乃釗將四川兵取名撫勇。歸劉存厚節制。存厚相度地勢。在西門外城根。夜間

乘紅巾不備。開掘地道。埋藏火藥。以竹竿捲去其節。使兩端相通。置導火藥。繞其中。通出地面。點火轟發。城牆裂開四五丈。官兵從缺口冲入。已至九畝地。林阿福率匪衆拒敵。潘逆繼至助戰。而官兵之後援不至。只好退出。劉存原再接再勵。復用前法。開地道於小南門。第一次轟發。被賊匪竭力防禦。不得入。第二次轟發。賊匪又登城。而火藥接續炸開。登城之匪。四面亂墮。如飛鳥投地一樣。副將清長。冒火攀援至城頭上。忽有人自背後繫之。清長措手不及。卽翻身而墜。竟爾陣亡。官兵只好復退。劉存厚雖未成功。然城中逆匪心胆皆寒。劉麗川弄得寢饋難安。無心顧及家事。後事如何。下回分解。後人以詩詠之曰。

蓮花身世出淤泥。玉立亭亭水鳥啼。

第十回 家常絮絮謀洩遭殃 書記翩翩花開解語
可○奈○秋○風○來○轉○瞬
萍○飄○梗○泊○各○東○西

8





上海的神秘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 (二)

目次

- | | | |
|------|------------|------------|
| 第十一回 | 吉撫臺司剿匪軍 | 周紳士進伐交策 |
| 第十二回 | 綠雀掘鼠民衆絕糧 | 覆雨翻雲逆魁授首 |
| 第十三回 | 討好白人得名和利 | 可憐焦土轉富爲貧 |
| 第十四回 | 紫陽裔語悉梓鄉 | 太平軍覬覦蘆渡 |
| 第十五回 | 兵庸將怯遠遜鄉團 | 西服洋鎗無慙常勝 |
| 第十六回 | 劉青天輿情愛戴 | 高白面賣友同歸 |
| 第十七回 | 官紳合議李鴻章督師 | 中外同盟巴夏禮有讖 |
| 第十八回 | 李鴻章人材蒼萃建豐功 | 方聚星下位沉淪同痛惜 |
| 第十九回 | 易姓認同宗太嫌唐突 | 愚夫遊租界若遇神仙 |

二集 目次

S 7.48
312.7
: 2



二 集 目 次

第二十回 萬花開海上北里尋芳

七桃快風生東邦別致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 三

南沙 張恂九著

第十一回

吉撫臺司剿匪軍 周紳士進伐交策

却說上海城被官兵屢次攻打。用火藥轟開城牆。雖未冲進。日夜提心吊膽。林阿福在六月中。率賊匪一千餘人。乘夜出城。襲擊北營。被游擊余允祥守備。景又春所敗。死傷甚多。林阿福左腿受傷。亦鉅。一個月後。傷勢稍平。知大勢不支。遂潛行逃遁。從此逆賊堅守不出。各街巷均置木柵。並砌築土城。劉麗川近來無心歡樂。以致衆妾明目張膽。各就所

第十一回 吉撫臺司剿匪軍 周紳士進伐交策

930497



第十一回 吉撫臺司剿匪軍 周紳士進伐交策

歡漸不畏怕。此時蕭奎與劉桂珍。早經卿卿我我。遍歷巫山十二峯。其愛情之熱烈。直可使黃浦江之水。達到沸點程度。桂珍貼身小丫頭。叫秋月。年紀十五六。盈盈欲發。見小姐與蕭郎如膠似漆。羨慕無窮。蕭奎雖不必待月西廂。有待紅娘之遞簡。然桂珍噓寒送暖。不時令秋月使命往還。秋月與蕭奎快靚之下。一往情深。每作小鳥依人之態。蕭奎以意中人定情未久。斷不生得隴望蜀之思。秋月無隙可乘。漸從羨慕而生缺望。且當兩人並肩綉閣。私語喁喁。悉被秋月竊聽無餘。既羨且妬。有意洩漏風聲。破壞花好月圓之境地。果然阻力橫生。蕭奎與桂珍。如一朵彩雲。驀地經罡風吹散。此是後文。且慢表出。當江蘇撫臺許乃釗。奉命剿滅紅巾之候。署按察使吉爾杭阿總兵虎嵩林參將秦如虎主

事劉存厚。願汾內閣中書馬釗。皆從許助剿。自咸豐帝三年九月至四年六月。前後十個月。區區上海一城。卒未能克復。向欽差罷免許。乃釗以吉爾杭阿代之。吉撫臺精密規畫。使官兵合圍。劉麗川聞悉。喫驚不小。令手下羣匪次第剪髮梳辮。爲遁走之預備。一面哀求外人。願率衆盡奉耶穌教。因太平天國之初起。所以與外人得通聲氣。最大之原因。在宗教相同。劉麗川洞悉其故。故亦以此冀取得外人之同情。且起事之先。曾託其袒護。諒必不致被拒絕。豈知外人非真愛我。無非圖利。利盡則交疏。今見紅巾賊勢力漸衰。不大可靠。就旁觀袖手。作游移之態度。劉麗川既一再要求。外人恆設辭推諉。劉命書記蕭奎。復用一種特別字體。致書其相識之外國人。暗囑吹噓。以免爲中國人窺破。何爲特

別字體。洋商始來上海時。盡人所知者。爲一種不中不西之洋涇浜話。以外英文二十六個字母。以中文部首之「丨」口〇等指定二十六式。以代英文字母。因華人初與洋商生意來往。此字母之音。華人頗能學舌。惟其字形。則屈曲旁行。難於摹擬。黠者遂創造此項字體。道光帝末年頗盛行之。當時劉之交結外人。中國官吏。用許多方法。偵緝其證據。遂用此暗碼字。其得識外人之來歷。前者卽雇用劉麗川當馮夫之主人。譯名鹽飛司。蓋洋商奴隸。亦有極信任者。鹽飛司卽信任劉麗川。聞其欲圖造反。大贊成。以爲中國倘有內亂。卽外人攫取權利之機會。卽許其言於英領事阿法。暗中援助。劉氏有恃無恐。倡言謀叛。後者洪琴仙爲妓女時。名噪北里。洋商嫖妓。間亦有之。法人康賽興。爲洪琴仙

之主顧。其初不過尋常應酬。繼而漸爲康賽興青眼。一句實在說話。洪琴仙嘗過外國異味。自獻於劉麗川後。浮雲富貴。洪琴仙志得意滿。而劉亦寵幸十分。軍事祕密。概告諸琴仙。率衆奉耶蘇教之舉。一時外人。不肯答應。琴仙遂借箸代籌。特盛其裝飾。由逆匪十餘人簇擁出北門。赴法租界洋行中。尋覓康賽興。康賽興大爲詫異。及細談顛末。康賽興未免有情。不忍柳琴仙之意。允代爲竭力運動。洪琴仙以爲所謀如願。興致勃勃。自居有大功。詎知外人一味觀望。絕不願再與劉麗川接洽。故鹽飛司爲製造機會之人。康賽興得悉底蘊。佯作介紹。陰爲阻梗。竟明白回絕信教之舉。於是劉麗川更覺憂慮。諸侍妾各有所歡者。私相告語。亦知劉氏壽命不永。將派給之金珠珍寶。潛運出外。作他日逃生。

之備。吉撫台自奉命督師。催諸將速定復城之計。預備下令動員。九月中。北營官兵。知洋涇浜爲城匪運糧命脈。乃將餉道截斷。使之無從得食。匪始受困。心皆惶惶。然無所措手足。乃想出一條惡計。使城中人不能吃飽。限制每一人每一日祇准用米半升。造飯煮粥。聽憑自便。俗語云。有殺罪無餓罪。此刻幾幾乎闔城悉宣判爲餓罪之囚徒。平日稍儲存糧之人民。概遭奪去充公。甚至所藏糠粟之類。不堪下咽者。亦搜括無遺。其食量較多。飢不可耐之輩。惟有從城頭縋而逃出。以求果腹。吉撫台爲之籌設局。所以收容之。始而日計數百人。後則越收越多。至每日千人以外。至十一月。城內將無點火之具。彼時夜間資以點火。祇有豆油菜油蠟燭三樣。非但自來火電燈時代未曾遇著。卽火油亦未行

用。迨油燭都經用完。城外無從接濟。祇得大衆每夜在黑暗之中。不啻牢獄之犯人。吉撫台以上海北門外。卽屬法國租界。外人所開洋行頗多。審察地勢。自北門至鄭家木橋一段。爲進兵攻城必經之道。萬不能繞越而過。外國人以嚴守中立爲名。表面上自不能幫助劉麗川。亦不便幫助官兵。故官兵擬包圍上海城。紮營於鄭家木橋。以進逼北城外。人不肯應允。吉撫台十分焦慮。乃召集募友及隨征各將佐。開會籌議。並徵求本地士紳有何意見。可以克復上海城池。劉麗川佔城之初。所有錢糧倉庫。不必說收括淨盡。復探知四鄉身家殷實之人。向之勸募糧餉。如其不答應。則強迫恫嚇。擺出草寇架子。甚而將富室拿捉監禁。如近來社會上綁匪行徑一樣。距離上海虹口之北十餘里。有引翔港。

鎮人烟稠密。市面熱鬧。鎮上有周姓巨族。富甲一鄉。周宗泰推爲全族冠。在南市開設沙船商號。自置沙船多至八十餘艘。當年沙船營業如何情形。前回已言大略。劉麗川素耳周宗泰之殷富。先送一封書信。借糧米五千石。以充兵食。周宗泰欲思拒絕。則大禍立臨。倘然應許。非但心所不甘。而且一時調度不及。愁眉雙鎖。寢食難安。原來周宗泰既爲上海北鄉資本家。又爲辦理地方公益之董事。娶一妻一妾。妻郁氏。出自名門。讀書識字。處理家政。有條不紊。而且頗有見解。明白果斷。因見丈夫不勝憂慮。動問爲著何事。周宗泰詳告其緣故。且言進退兩難。郁氏曰。我有一層計畫。如能達目的。不但我家可免其害。卽上海大局。亦可轉危爲安。祇要如此如此。便可解決。周宗泰仔細思量。此計極妙。決

定依照郁氏之說。立刻將家內所積蓄價值鉅大之書畫古玩金珠鑽石。收拾攜帶。全家老幼。祕密遷移往外國租界。暫時居住。其地址除家人之外。概不知悉。對於借糧書函置之不理。劉麗川守候幾天。毫無音信。大爲憤怒。遣其同黨。點齊四五十人馬。趕到引翔港鎮。一問周紳董全家不知去向。一班人忿無可洩。欲將其住宅縱火焚燒之。經衆百姓叩首哀求。以免延累。始未火攻。然遷怒終不能免。遂開始劫掠。擇殷實之商店住戶。飽掠一頓。方恨恨而歸。及吉撫台訪求破城之法。周宗泰卽條陳請洋兵助攻。定能收復城池。因周宗泰旣開商船號。爲上海華人商業之領袖。其時外國輪船公司。非但中國未嘗有之。卽在其本國亦甫有萌芽。航海之學。駕駛之術。諳悉之人。尙極少數。外人以貨物運

來上海。由沙船轉運北洋一帶者。亦可接洽裝載。故洋行中人。與周宗奉漸相熟識。當時以借助之事。向洋行主人洽商。洋行主人陳述於彼國領事。各國領事會商之下。事屬可行。惟俟華官正式交涉後。可以答應。周宗泰復通知吉撫台。撫台命道台楊能格向各國領事請求。在各領事之意。紅巾匪長此佔據。城內外久經隔絕。彼國商務大有窒礙。從前以預謀而起內亂。今且願助力以平內亂。倒未曾提出條件以相要挾。乃楊能格存心賣國。輾轉認識法領事公館中之武官。譯音叫辣厄爾。據其對楊能格自稱。係法國水師提督。有如何之權力。有如何之戰略。於是楊能格竭力巴結。外國官商一體。官吏時時保護其商人。商人則以爭獲權利。使國家日即富強。且文武官職。事務雖有大小。而脈絡

貫通。呼吸一氣。辣厄爾見吳健彰殷勤來往。遂去告知領事暨上級武官。外人早已窺破華官。無非存自私自利之心。楊道台處。可儘量以條件互相交換。祇消一筆佣金。許其優厚。就可如願。辣厄爾奉此方針。亦與楊道台酬酢親密。先辦幾色禮物餽送。請問是何項禮物。金時計一枚。係法國最有名之工廠製造。內部機器不必說用百鍊鋼條製就。且嵌滿紅藍寶石。間以金剛鑽幾粒。外用黑金表壳。夜明而兼打簧。最奇者。表面畫一小人。有半寸長短。一晝夜十二個時辰。由小人雙手捧出報時辰牌。細若毫芒。而字畫清楚。且尋常之表。開足法條。至多走四十八點鐘。獨此表可走一星期。輪船模型一隻。長祇一尺四寸。內部外表與大輪船構造一樣。且爲三層樓。裝簧頗華美。隨附鑰匙一枚。發動機

裝在船尾。開足機器。平地上可行一百碼之遠。若放於水中。亦能行動。不過須以小舢板隨之。否則恐其沉沒。翡翠圖章一對。高一寸。轉方五分。純綠而光彩煥發。亦價值不貲。珍珠多寶串一掛。每顆重一分。新光而精圓。共珠一百顆。中參以深紅寶石。淡藍寶石。各兩塊。楊能格一見。心花怒開。謙讓再三。方始收受。對辣厄爾曰。猥蒙厚貺。感謝不盡。貴國如有所需。某惟力是視。彼此心照。當下即請辣厄爾極道地之西餐。飲酒中間。辣厄爾盛稱中華肴饌之精緻。涎垂三尺。楊能格遂即席訂定。明日邀用中菜。地點何在。老實說定在妓院中。若論外國人赴華人妓院之招飲。不大看見。目前辣厄爾與楊道台。彼此拚命聯絡。故無所不可。迨翌日。依時入席。陪客各人。盡屬官場。觥籌交錯。飛箋召花。辣厄爾

辭以無花可召。楊道台代爲徵取多名。環肥燕瘦。列侍辣厄爾左右。如肉屏風。辣厄爾來上海已三年。能說中國話。故不致隔閡。酒綠燈紅之際。辣厄爾問楊道台。大人府上有幾位如夫人。楊道台答三個小妾。又問諸位大人。想府上都有如夫人。今天如許佳麗。有無賞識之材。楊道台指主事劉存厚。及一位姓錢之紳士。說此二位儉樸之極。不辦如君。其餘大人們都喜歡玩玩。有一個侑酒妓女。於在座諸人家內情形。略知大概。攬言曰。諸位中錢大人劉大人是吃素。別人全是吃葷。秦大人是姨太太頗多。故時聞打碎醋瓶。其府上所用菜蔬。每樣有點酸溜溜。說得闕堂大笑。秦如虎板起面孔。罵曰混賬王八蛋。汝看見否。該妓見秦如虎認真起來。嚇得面如土色。身體抖戰。還是主人楊道台出爲解。

圍說此言太形容得刻薄。秦大人不要動氣。罰其吃酒五大杯。不許代替。不許折扣。秦參將看道台作和事老。不便再發作。祇得微微一笑曰。算了。大凡妓女出堂差。也有坐幾分鐘。也有坐幾點鐘。或是竟終席而去。還有與客人偕行之時。無非視妓女時髦不時髦。及客人交情之多寡。花界中對待十戶客十樣。一百戶客一百樣。並無一律規矩。今天席面上全是大人。大物。衆妓家當然巴結。決不有坐數分鐘就走者。猜拳行令。熱鬧非常。辣厄爾亦全會敷衍。不致於冷落慢客。座中錢姓紳士。書生本色。有點道學氣。因道台令其支賓。故不可不到。有心問辣厄爾曰。貴國有無納妾之例。辣厄爾搖頭不止。曰。非但敝國從無此事。泰西各國亦均行一夫一妻之制度。且敝國儘多終身不娶之人。因敝國習

尙奢華。婦女衣服裝飾。糜費極鉅。男子苟所入不豐。殊不足以供給。甯使終身鰥居。精神倒覺愉快。英美各國女子。旣訂婚姻。提起離婚訴訟。甚多。若男子死亡。女子應得擇一男子再嫁之。側聞中國風俗。與泰西完全反對。一夫可娶多妻。一女不可有數夫。似女子生於中國。不幸熟甚。試問娶妾之人。此等青年女子。曾代爲之打算。其結果若何。言次。目視在座各人。此刻辣厄爾一番議論。使得酒酣耳熱。笑話喧譁。中如降下一天霜雪。頓時甲看乙。乙看丙。鴉雀無聲。辣氏自悔言語過份。接說我吃醉矣。我吃醉矣。各人始重行把盞勸飲。相將謙遜一番。酒罷而起。此時衆妓女亦紛紛如鳥獸散。辣厄爾告辭楊道台而去。楊氏一再攀留。還須商量緊要事務。且計算洋兵助攻。定於何時。辣辣爾已胸有成。

第十一回 吉撫臺司剿匪軍 周紳士進伐交策

竹。一。一。明。白。相。告。且。所。提。條。件。重。言。以。申。明。之。從。此。堂。堂。中。國。之。領。土。
斷。送。於。酒。食。徵。逐。之。中。區。區。一。巡。道。可。代。政。府。出。賣。身。文。契。後。事。如。何。
下。回。分。解。後。人。以。詩。詠。之。曰。

漢。族。金。甌。夙。整。齊。
螳。螂。身。後。隨。黃。雀。

忽。來。胡。騎。騁。東。西。
報。曉。鳴。聲。乍。聽。雞。

第十二回

羅雀掘鼠衆民絕糧

覆雨翻雲逆魁授首

却說周宗泰上條陳借助於洋兵。卽出其郁氏夫人預定之計畫。撫台吉爾杭阿令道台楊能格。與外國領事進行談判。各領事應允妥洽。由法國兵官辣厄爾。與楊道台另行提出祕密條件。後文便知。當時會同楊道台商量接洽之人。尙有翰林院庶吉士張庭學。道銜楊坊侯補知縣吳煦。但未曾參預祕密。自咸豐帝四年九月後。上海城內食用物品。接濟斷絕。十一月後。益爲困苦。紅巾乃不得不作困獸之鬥。希望死中得活。浙江同知胡枚。熱心國事。急於進攻。率少數官兵。從北門外築堵。以上城頭。放火以焚賊巢。親手殺賊數十人。卒以後無援救之兵。胡枚

竟力盡而死。嗣後匪衆第一次在大東門城牆縫下有數百名之多。至
郎家橋放火。欲抄襲南營官兵之後。浙江金華府知府石景芬湖北糧
道金安清帶兵進剿。殺斃戴紅巾穿紅衣之頭目四名。餘匪卽驚潰入
城。第二次復有大隊匪衆。縋西門而出。直趨斜橋。被參將魯占鰲翰林
院檢討張修府遣兵擊之。賊又潰敗。退入城中。第三次匪衆以前隊僞
裝難民。開大小東門沖出。分撲荷花池小九華王家碼頭裏倉橋四處
礮台。經虎嵩林丁國恩合兵擊之。復出後隊數百人。直趨黃浦灘。被守
備馬清發統領之浙江釣船開礮轟之。斃賊甚多。前後潰匪俱奔回城
下。豈知潘逆竟閉城不納。相持兩晝夜之久。始許退入。斯時城內已無
物可食。匪衆猶得食稀薄之粥。不過每日一餐。居民留滯於內者。老幼

爲多。終朝哭泣。無米可炊。窮極計生。向屋角地穴。搜捕老鼠。及陰溝天井之旁。覓捉蟊螟。以充食料。或至荒野。拔枯死的草根。亦煮熟以止飢。諸君試閉目一思。此爲何等景象。去餓死之末日。豈非一轉瞬耶。際此上海城岌岌不可終日。作者偏要舊事重提。蕭奎自與劉桂珍自由戀愛。情深似海。但不免遮遮掩掩。要避人耳目。幸劉麗川朝不保暮。自願且難周。無暇查究。乃妹暗昧事。可恨秋月了鬢。因妬忌而時想破壞。一日蕭奎在桂珍房內。正兩人相偎相抱之際。秋月忙赴劉母之前。謊言小姐忽然頭昏目暈。自言白日見鬼。好像身患寒疾。嚙語紛紛。特報告太太。望至小姐房間探看。應如何醫治之處。劉母聞報。陡喫一驚。匆匆進內。原來桂珍蕭奎兩情繾綣。早已洞悉。不過假作癡聾。表面上若不

知也者。迨三脚兩步。跑到女兒臥室。猛抬頭見一個慘綠少年。與桂珍並肩而坐。笑語溫存。不覺神經大震。蓋劉母早亦認得蕭奎。決非第一回見面。此刻忽然住步不前。背倚門帘。悄然無語。桂珍兩頰緋紅。勉強移步前行。叫聲母親。有何事故。心知必爲秋月作弄。無可如何。硬著頭皮。連聲呼母。其母不應。亦不語。此時蕭奎一副尷尬面孔。煞是難看。欲奔出房門。恐被劉母用手抓牢。不奔出實無地洞可鑽。比之綁赴刑場。執行鎗斃。尤爲難過。劉母定一定神。正欲開口發話。但見桂珍珠淚雙垂。嗚咽言曰。女兒年幼無知……望母親……寬恕。其母親此情形。一股怒氣之衝動。登時降落。長歎一聲。方說一句。女兒奈何若斯。此刻母女方在問答。不提防蕭奎一溜烟飛奔出外。依稀望見秋月。在庭角上。

嬉皮嬉臉。笑得樂不可支。蕭奎又羞愧又害怕。低頭一直奔到自己辦事室。心內好像小鹿兒撞。徬徨片刻。潛自回家。桂珍見其母氣已稍平。方纔放心。且蕭奎已經逃走。更無大碍。其母別無他話。祇囑咐女兒謹慎而已。此事雖未鬧大。然府中人人知之。亦早爲劉麗川曉得。左右思量。若發作起來。使母妹置身無地。自己面子亦不好看。若無聲無臭一點不舉動。似乎太不成話。虧他想出條法子。令將蕭奎開缺。不許進府。此件公案就算了結。其時已十一月將終。百姓皆憂餓死。衆匪黨心內惶惶。日甚一日。及十二月中。屢次匪被兵敗。羣知大局轉眼反正。歲除之候。劉存厚再据地道於小南門。火藥爆發。守備翁廷魁。勇目黃載清。夏寶慶等。緣梯登城。焚燒逆匪帳篷。斫開木柵。生擒匪目林阿朋。陳阿。

汰。被斯殺者四十餘人。匪衆拚死抵拒。翁廷魁受傷。官兵戰死者亦不少。除夕三更時。潘陳二逆匪。出小東門向租界逃去。此時利盡交疎之外國人始也。幫助紅巾。售賣器械。代爲布置軍事。通款太平天國等情。今已轉爲我助。楊能格張庭學楊坊吳煦諸人。首與法國水師軍官辣厄爾定計。又與英國領事阿法商明。讓出馬路南首鄭家木橋地方。俾官兵可以築營進逼。美國人則另有房屋七處。坐落兵營牆外。一經開火。勢必致被城匪所燬。乃另許估價收回。時上海之外人。祇英法美三國勢力最大。三國既議定。遂約期進攻。而法水師復架起大礮。自黃浦灘向小東門一帶轟擊。迄咸豐帝五帝正月元旦。上海城始克復。斯役也。若非與英法美三國協商於先。則官兵不能仰攻。若非法國水師以

礮火助攻。則上海不能卽破。周宗泰伐交之策。幸見納於吉撫臺。所以得操勝算。於是金安清石景芬丁國恩黃載清夏寶慶等。相將入城。縱火焚屋。使殘逆無從隱匿。一時紅光燭天。東南半城。幾乎盡變。焦土勇目華天祿李恆嵩守備景又春繼之。搜查逆匪餘黨。捕獲大小匪首謝安邦陳芝李仙雲夏祖望吳進吳變堂林阿鳴譚伏生包得勝余得順周立春及其女周秀成等。皆斬首示衆。城外各鄉鎮。則獲到朱玉三周龍林馬阿永蔡三冬徐耀等。審訊之下。或充偵探官兵消息。或管查訪富厚之戶。核其情節。皆罪大惡極。一併斯首。還有朱月峯李財隆兩人。請准乞降。由楊能格飭人詳細調查。得悉劉麗川之姬妾。與有暗昧。此等人甚不可靠。今爲時勢所迫而來投。非出誠意。恐貽後來之禍患。亦

令執行死刑。以昭炯戒。話說劉麗川見官兵得外人之助。連合攻打。逆料大勢已去。城將不保。惟有拋棄其母其妹暨其衆妾。遁走他方。爰帶領死黨百餘人。各荷洋鎗佩短刀。以外再備帶一點乾糧。倉猝奔出西門。迤邐北行。閱者至此。應否有研究之一問題。因北行卽入外國租界。劉逆對自己豎一行人馬。曾否計畫身體之安全。不知當劉逆舉事之先。外人已允以租界爲後來遁逃藪。告以外國有保護國事犯之法律。紅巾之役。的可稱國事犯。故劉麗川早已籌及。不幸末路之時。可以從容通過。任意所之。當日半夜時。走至吳淞江畔。卽現在舢廠板新大橋地方。當時吳淞江上。並無橋梁。可通南北。惟有臨流喚渡。搖渡船之人。一看大隊人馬。身穿軍服。且手內均有洋鎗。知非善類。大家不肯答應。

劉麗川頓然大怒。將洋鎗開放。一時驚動江中所泊船隻。大呼救命。就近村莊上聞聲。均開出門來響應。看著如許人多。卽鳴鑼報警。於是四野鄉民。喊聲振地。齊來追逐。劉逆等四散奔逃。落荒而去。無如不識路途。又在夜裏。弄得天昏地黑。適上海縣知縣孫豐。聞城已克復。自法華鎮帶勇而來。並有虎嵩林部下兵隊相隨。孫豐見之。立令整隊截擊。逆匪完全被殺。劉麗川被廣西兵賀大勝。韋友瑤斬首。方孫知縣大呼生擒劉逆者。賞銀三萬兩。詎知已經身首分離。各兵勇將死匪身上。搜索淨盡。在劉逆身邊。抄獲長方石印兩個。均刻篆文。一個太平天國上海分部之印。一個劉氏麗川印信。還有零星銀錢。全體軍民。知逆首已誅。歡欣無盡。劉逆逃走之時。手下狡黠之徒。深悉此舉。出周宗泰伐交之。

結果。啣恨刺骨。乃糾集十餘人。趕到引翔港鎮上。大肆搶掠。臨去且將周姓住宅。點一把火。幸天未深夜。灌救人多。卽能熄滅。且言逆首家屬。結果若何。劉之正妻。於四年份春間病死。其妾十一人。均有面首。自劉逆勢衰。遂穢亂不堪。迨上海城破之日。大家高飛遠舉。不可究詰。至妓女洪琴仙。以劉逆寵愛。積畜獨多。乃仍住滬北。操其本業之買笑生涯。價購雛妓四五人。教之彈唱。應徵侑酒。自己面團團作老闔身。居然頤提氣使。驕傲異常。孫讓卿聞知此事。爲大惱怒。遣人責備其喪盡天良。而洪琴仙對於使者。侃侃而談。大發一番議論。云世間女子。幼時爲父母所輕視。以爲多育一女。多加一分負擔。不肯與男兒一體培植。以致女子不知有國。甚至不知有家。嫁丈夫後。往往被視爲耍玩之具。女

子絕不羞恥。因此志在乎金錢。惟求快樂。無論上中下等社會女子。均屬若此。矧我輩迎新送舊。視爲當然。熟魏生張。是其天職。小孩見有乳者。卽是親娘。妓女見有錢者。卽是丈夫。以外無他目的。至於剪除奸惡之渠魁。暗殺反叛之逆賊。以天下爲己任之男兒。方可與謀。豈能求諸尋常女界。暨求諸人盡可夫之妓耶。富貴不淫。聖人賢人。方具此學問。我輩妓家。恐談不到。今世年少氣盛之志士。說到政治腐敗。社會黑暗。輒怒髮衝冠。慷慨言曰。苟假我事權。某也邪慝。誓必誅之。某也跋扈。力以驅之。一旦功名富貴。相逼而來。喫著嫖賭烟。無一件不達極點。其腐敗黑暗。較向日當局者加甚。人將奈之何。我洪琴仙蒙劉氏恩寵。逾格。抬舉萬分。快樂則朝朝寒食。夜夜元宵。金錢則巴黎城之珠璣。好望角

之鑽石。錦衣玉食。胡帝胡天。若以仇敵待之。虛僞應之。真狗彘不如矣。祈先生轉告孫公。脫籍之恩。決不敢忘。惟命是聽。已往之事。不必宣揚。使者聆之一辭莫贊。祇好唯唯而已。說到劉桂珍自其兄出亡之際。亦隨母避禍。流離轉徙。至姑蘇省城。竟同乞丐一樣。傳聞其兄伏誅。其母一慟而絕。棺殮無資。不得已隱姓埋名。身入平康。以殮其母。一時走馬王孫。墜歡公子。枇杷門巷。常繫青驄。以桂珍姿色之美麗。好像鶴立雞羣。宜乎名噪蘇臺。有王氏少年。席祖宗餘蔭。良田千畝。開設綢緞號。風流瀟灑。顧影自憐。以二千五百金。納爲窻室。寵擅專房。方謂名花有主。不致飄泊以終。豈知王氏大婦悍而妬。嗔鸞叱鳳。暗中凌虐百般。適逢其夫出外旬日。大婦爲所欲爲。竟將桂珍鞭撻。傷痕纍纍。桂珍自嗟薄

命一時負氣。遂爾服鴉片自殺。可慘之至。有人說桂珍母女。何糊塗若此。當城破之後。曷不訪覓蕭奎。以成有情眷屬。殊不知蕭奎罷職之後。其父料劉逆將亡。苟有瓜葛。頗涉危險。故移居以遠禍。無人能指藏身之所。迨兵甫入城。火燄連天。哭聲遍地。趁此焚亂之候。蕭奎父挈全家奔投租界。託庇外人宇下。故桂珍決乏能力以覓之。非忘情於蕭奎。大抵紅顏薄命。成千古之定例。情天莫補。恨海難填。雖人稱萬物之靈。茫茫千古。終不克爲造化彌缺憾也。官軍殲滅紅巾之匪。主事劉存厚戰功第一。存厚文人。而驍勇異常。兼饒膽略。疊次用火藥轟燬城垣。悉奏功效。無如妬賢嫉能者。自有其人。聽其孤軍衝入。不出援應。以致城垂得而退歸。兵士犧牲生命頗衆。有識之士。扼腕歎息。正月初三日。巡撫

吉爾杭阿入城安民。命巡道楊能格知縣孫豐。詳查災民數目。辦理撫卹。施米賑濟。此時緹城而出。就食於外之人。咸歸家中以謀生活。官吏計畫善後事宜。奏陳政府。共有十條。第一劉麗川初應募作保衛之勇。此項鄉勇。都自福建廣東兩省會館而來。同鄉之好壞。會館董事。至易查攷。嗣後兩省會館之董事。須推選勤能。堪以周知鄉人優劣。免蹈覆轍。第二凡兩省之人。游手好閒。未有恆業者。一概遞送原籍。由地方官設法安置。不許其流寓上海。免再肇禍。第三外國租界之洋行。嗣後雇用內地人民。不論職務大小。須查其人姓名年紀籍貫。造一本花名冊。以便稽攷。第四嗣後福建廣東兩省人之會館。但能設立於城外。其現在城內者。均令其遷到城外。以清界限。第五上海城內西北角。逆匪會

築營壘以盤踞。如積善寺香花橋等地。小東門外之福建街。嗣後任其地址荒廢。不准建造房屋。第六黃浦江中有一種舢板船。係吳淞口外海面。有一座馬蹟山。山上之人。均駕舢板營生。呼爲蹟舢板。從此嚴行禁革。因其有通匪接濟情事。第七游蕩無業之人民。不准其之海外謀生。一經查出。從嚴懲辦。第八上海本有海防同知衙門。然五口通商之前。未有此缺。道光帝二十三年。以蘇州督糧水利同知。改爲松江府海防同知。移駐上海城。嗣後同知兼督捕之責。第九上海營兵。原歸江蘇提督標下。派駐。經此次匪亂。覺向有管汛。弁兵。太爲薄弱。後由提標多派若干名。以資防備。第十上海經兵燹之後。各衙門文書冊籍。散失殆盡。亟行著手清釐重造。政治方可進行。疏上之後。或准奏辦理。或被駁。

第十二回 羅雀掘鼠民衆絕糧 覆雨翻雲逆魁授首

無效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後人以詩詠之曰

黃○髯○碧○眼○健○男○兒○
萬○里○揚○威○報○國○時○
燦○爛○莊○嚴○樓○閣○峙○
當○年○斷○送○有○誰○知○

第十三回

討好白人得名和利 可憐焦土轉富爲貧

却說吉爾杭阿辦理上海紅巾匪亂善後事宜。以十項要務。條陳政府。政府交部議奏。或准或駁。不在話下。分巡蘇松太兵備道楊能格。上海縣知縣孫豐。整理庶政。撫輯流亡。所辦事情。還算不差。但法國人餽送之一筆禮物。未曾還敬。楊能格曉得後來非常爲難。見吉撫台料理粗有頭緒。將啓行回蘇州。楊能格設筵祖餞。此時終是各文武官吏克復城池有功。興高采烈。共備酒筵。至二十餘桌之多。凡從征將士。均在折柬相招之列。又可稱爲慶功宴。所在地卽道台衙門之內。吉撫台身服行裝。淡黃色大團花甯綢。四開氣袍。天青京緞對襟馬褂。頭戴紅寶石

第十三回 討好白人得名和利 可憐焦土轉富爲貧

第十三回 討好白人得名和利 可憐焦土轉富爲貧

頂。雙眼花翎。翡翠翎管。足穿粉底便靴。克復上海案內。此位巡撫。由皇
上賞穿黃馬褂。賞換三眼花翎。世襲雲騎尉。加一等輕車都尉。晉爵二
等男。因上諭尙未正式頒到。故品級仍舊。以外各官俱翎頂煌煌。衣冠
楚楚。頗極一時之盛。凡武職皆腰間掛刀。見撫憲大人。則疾趨而進。行
庭參禮。由吉撫跟隨之材官。口呼帥諭免參。而後各武職始敢不跪拜。
猶須左右兩足。打兩千請安。凡文職亦一概打兩千請安。材官又口呼
帥諭各位請便。於是各官始就坐。楊道台親向撫台奉茶。以次由孫知
縣一一奉茶。有頃。客齊集。乃相將入席。撫台正中南向。席上祇坐三人。
左首爲總兵虎嵩林。右首楊道台自己作陪。東西兩邊。布席各十二桌。
前後分兩行。每行六桌。每席上坐五人。各有名條派定。饋饌之珍貴可

口。達於極點。諸君不嫌煩瑣。容作者一一交代。魚翅燕窩之外。至貴重者爲熊掌一物。上海無處可購。須從東三省覓之。此物必購一對。然祇食右掌。若左掌則不能食。其故維何。天寒冰凍之後。熊亦畏寒。蟄伏洞中。不出覓食。時以舌舐右掌心。可以不飢。其涎唾聚於此右掌。食之補益人身甚鉅。左掌無是也。煮法洗剝乾淨。用泥塗裏全掌。厚二分。外放炭火上炙之。非四五日不能熟透。既熟後。將泥搗去。或切片。或切丁不拘。左傳熊蹯待食。恐未必確。因非倉猝可食之品。若不用炭炙。而以瓦罐日夜文火清燉。亦可使得。此次每席用一掌。則須購二十五對。每對以紋銀十兩計算。祇一色菜。已需銀二百五十兩。俗語云。富家一席酒。貧戶半年糧。信不誣也。此外猶有一種美味。名喚龍鳳羹。上海無吃

蛇習慣。羣目蛇爲毒蟲。至浙江之溫州台州等地方。以蛇爲最美。菜中無蛇肉。不可謂大烹。不能稱上席。故庭隅屋角。參蛇不鮮。龍鳳羹者。言其像形。蛇形如龍。野鷄形如鳳。以野鷄與蛇同作爲羹。味美無比。聞之廣東亦有此種食譜。以貓與蛇同煮而食。名喚龍虎鼎。蓋貓形如虎。亦取像形之意。少見多怪之輩。必聞之而駭異。謂予不信。請叩之溫台廣東人所用菜名。既若是珍貴而新穎。所用之酒。亦屬著名的。確山西省所產之汾酒。毫無假借。其味之厚。與肴饌相稱。楊道台第一巴結上司。第二索性喜闊。上海百姓。遭劉麗川之造反。苦不勝言。許多官吏。本來痛養不相關。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苦惱由他苦惱。酒肉我自用品。當時楊能格在席上奉陪。吉撫台。酒過數巡。向撫台密稟。此次求外國人

助平內亂。商議之初。法國以小東門外至黃浦灘十六鋪一段地皮聲明作爲酬勞。割以畀之。早經允許。尙未締約。請大人示遵。撫台曰。此說我已知之。既許於前。不便異議於後。我是滿洲籍。君又爲漢軍籍。橫豎漢人之土地。早晚要送給他人。依照彼國主意。就可了事。君全權辦理可也。楊能格巴望撫台說幾句不負責任語。聞之大喜。今次筵席。花色過多。費時甚久。雖官場無猜拳行令之規矩。亦覺談笑甚歡。自午後一點鐘入席。至五點餘鐘始席罷。撫台先行。而後各散。楊道台通知辣厄爾。履行前議。乃外國人得寸進尺。思深慮遠。况中國之道台。既收受賄賂於前。定可答應格外之要素。打定主意。趁添開小東門界址之際。與道台締一種密約。質言之。卽杜絕賣地皮文契。竟將原闢之全部租界。

作爲贈品。一并贈與法國人。藉酬其勞。從此法租界遂成爲法人之殖民地。與中國昔年割界於英國之香港相同。區區一上海巡道。擅訂割棄領土之章程。我國當年外交之不競。執政之糊塗。殊可浩歎。然而楊能格係翰林出身。不可謂無學問。祇圖有利於己。不妨爲所欲爲。國家之受損害。至於萬劫不復。亦置諸不問。上司方以爲能員。加以折衝壇坫之美名。不知其所收一筆中金。數目可觀。有八萬兩庫平銀之鉅。楊能格名利兼收。腰纏富足。當然大肆活動。以二萬兩孝敬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各一萬。復以二萬兩遣人持赴北京打點。俗語錢可通神。滿清稅政。自督撫下至司道止。升官遷缺。宮門之內。無一人不要錢。小太監最少者。派給制錢十四文。軍機大臣以下。內閣六部九卿翰林院詹事

府各科給事中各道監察御史亦無一處不要錢。名曰炭敬。至督撫衙門內。自司道下至同通州縣。遇升官遷缺。調任優美差使。亦非錢不行。內而幕友。外而門房。傳達處。均要分派。卽宅門之內。婢女老媽子。亦要到手十文八文例錢。最卑之官職。如縣丞巡檢典史之類。則向府縣衙門貢獻。有種種污穢之費用。上行下效。凡作官之人。不得不拚命弄錢。括完地皮。猶不肯休。表面上自政府至未入流。皆當清廉自矢。若有貪贓枉法者。處以極刑。實則黑暗世界。至宦途無以復加。諸君略知官場現形者。當以予言爲不謬。楊能格出一紙杜絕文契。中外交涉之案。終算辦好。急求脫卸責任。故輦金以運動調缺。果然機會成熟。升任江蘇按察使。繼任上海巡道者。姓趙名德轍。表字靜山。山西解州人氏。

與楊能格是同年進士。蒞任之初。照章先拜會各外國領事。帶一繙譯。以便傳達言語。各領事亦以次答拜。法領事聲稱。希望貴道與前任楊道一樣和衷共濟。永敦睦誼云云。趙德轍酬應既畢。翻閱檔卷。始悉前任已致送一付禮物於外人。不覺頓足歎息曰。國家土地。豈容尺寸與人。奈何顛預如是。欲設法挽回。已嫌遲晚。當時熟諳外交人材。絕無僅有。遑論曉得萬國公法之專家。趙德轍延訪士紳。命各抒所見。以圖補救之策。上海縣知縣黃芳。爰上條陳。謂割讓租界於法蘭西。業已鑄成大錯。當租界初開時。江督蘇撫會奏。曾將蘇州督糧水利同知。改爲松江海防同知。移駐上海。管理租界內事務。及後租界事繁。又設理事一員於洋涇浜口。專管華洋交涉。及向界內傳提人犯等事。理事署即在

電報局之後。今南京已入太平天國範圍。上海濱臨江海。五方雜處。良莠不齊。作奸犯科之徒。遍地皆是。而法租界與城連接。最易藏垢納污。鑒於劉麗川作亂之初。外人暗通消息。卽以租界政權不及之故。茲特於贈與領土之際。設以交換條件。要求法人許吾國設一會防局於界內。凡中國衙門。向法租界內拘拿人犯。無須知照捕房。趙道台察閱之下。頗爲嘉許。照此辦理。法人以所得者大。所失甚微。亦遂允之。迨太平天國亂事平後。會防之名稱。不適用於事實。因改爲會捕局。法租界之租字。卽以此局爲交換之代價。雖吾國得其一指。失其肩背。而隱然有一繞國權之維繫。迨光緒帝時代。爲不學無術之官僚。將會捕局裁撤。從此斷送國權。不可救藥。自中外通商以來。法租界內居民。因信奉天主

第十三回 討奸白人變名私利 可憐焦土轉富爲貧

教關係得外人助力。而致鉅富者頗多。前已詳術之。亦有家擁厚資。因闢成租界。反變窶人者。其故何在。從小東門城根起。直出浦灘。迤北至洋行街一帶。(昔名福建街)其地皮房屋。均爲民間所有。經法國兵以礮火助攻小東門。房屋悉遭焚燬。欲重建則無資本。地皮不比自今之價值昂貴。與其無所收益。不如以地皮賤值售去。致漸流窮困。有葉志揚者。原籍洞庭山。自其祖父到上海經商。卽寄籍上海。居積致富。悉購小東門外地產。通商以後。是處接壤租界。房租之率日高。年有盈餘。家資更厚。於是奢侈異常。志揚納妾三人。髮妻瞿氏。生性怪僻。視錢如命。貌亦平庸。故志揚伉儷不諧。在二十四五歲。價購一小家碧玉。名六寶。初爲婢女。不久收房爲妾。其胞弟志高。與志揚平分家產。瀟灑風流。所

娶張氏妻。生有暗疾。難以生育。志高名爲嗣續計。納一小星。名喚羅阿昭。志揚兄弟手足之誼。平日落落。不甚親愛。志揚見志高妾之體段漂亮。始也羨慕。繼也嫉妬。勃然發憤。復以四千塊銀幣。納妾兩人。俱自妓院出身。一李湘紅。一金桂香。志高工於心計。見其兄之淫佚無度。大謂不然。而志揚方自誇富貴風流。李金兩妾。習於狐媚。爭妍鬥寵。玉食錦衣。日常浪費不少。髮上所插衣上所懸之各種鮮花。一天數易。行過之處。粉香花香。馥郁氤氳。沁人肺腑。惟六寶來自蓬門。毫乏浪漫之態。操作家政。亦尙能支持。故瞿氏倒引爲幫手。嫡庶之間。無嫌無疑。對待李金。不啻眼中之釘。葉氏住宅。本亦在小東門外。紅巾亂起。遷入英租界。以避之。志揚數年揮霍。不如以前之手頭闊綽。加之房屋空關不少。租

金無著。又感覺一種困境。不料法兵開火。葉氏所置鱗次櫛比之市房。可憐焦土。卽高堂大廈之宅第。亦付諸一炬。葉氏家資於焉喪盡。葉志揚氣忿之極。竟成神經之疾。咄咄書空。隔半年光景。卽疾亟而亡。未有兒子。其妻瞿氏。不得已將空地一片。出售於洋商。得銀爲志揚身後之費用。兼資度日。李湘紅金桂香兩人。見志揚患神經後。早已打算別抱琵琶。迨志揚嗚呼哀哉。棺材未曾蓋好。兩人均鴻飛冥冥。不知所之。彼等恐料理旣畢。或反不得脫身。至於六寶。隨大婦尙稱相得。苦守終身。倒也難得。葉志高見時危世亂。亦知艱苦自守。一妻一妾。頗堪溫飽。自古兵燹之禍。最是傷心慘目。人若終身不遭者。可謂神仙福分。劉麗川据城爲上海王之時。其徒黨中不無略有知識者。代爲策畫。先須羅致

人材以收民望。適徐紫珊來謁劉逆。請許殮殮。知縣袁公劉逆知其仗義之士。肯辦公益。熱心社會。立即許可。並強其出而任事。紫珊堅決告辭。劉逆過數日後。備下聘書。使人到紫珊家中敦聘。紫珊告辭不就。一而再。再而三。始終謝却。然恐其用強硬手段。來相脅迫。乃虛與委蛇。於是劉逆以條件要挾。大致謂不得攜家出城。不得與官兵暗通消息等。以致紫珊之朋友親戚。避居各國租界者。咸紛紛勸紫珊出城。紫珊概不回答。人多疑之。卒以此不得其死。亦過於效忠滿清之咎。紫珊被圍城中。有一年半之久。劉逆既敗。清吏以紫珊通逆有據。下獄論死罪。不久執行。家屬賄通獄吏。使吸生鴉片烟自盡。竟不死。又用皮紙糊貼面上。窺其眼鼻口耳七竅。果不出兩刻鐘。卽氣閉而死。殊爲可慘。徐紫珊

上海本縣人名文臺。天賦敏慧。工書法。精音律。識金石。正草隸篆。無一不準。宗派從韓古香爲師。學彈琴。古香既客死上海。紫珊料理其喪葬。曾獲得建昭雁足燈。故顏其居曰西漢金鐙之室。知縣黃冕。設立義倉於九畝地。紫珊竭力襄助。另建秋水亭。萬竹山房。諸勝。以爲點綴。生平作事勇敢。篤守信用。竟被不白之冤而死。人皆悼之。父老流傳。徐紫珊建造秋水亭之後。有一游方僧經過其地。自言能識風水。指此地五行沖剋。部位凌亂。而且年月大凶。主創造人有橫禍。是房亦不能永久。果然秋水亭未幾爲火焚燬。但紫珊之死。距離時間已久。恐所言未必然。此僧人又指法租界巡捕房地形甚佳。按法當名鳳凰地。爲三元不敗之運。按大自鳴鐘捕房。原係關帝廟改造。地址狹窄。厥後次第開拓。始

規模雄壯。然後面以限於洋涇浜之河身爲界。故地形灣曲。其房屋隨地形以構造。作禽鳥展翅之狀。最奇者。地當熱鬧之市。而終年鴉雀成羣。飛鳴啄食。見人絕不畏避。大有猿鳥忘機之態。青鳥家附會其說。謂之百鳥朝皇。夫風水之說。中國傳之已古。吉凶禍福。迷信之輩。以爲絲毫不爽。上流社會中人。或亦未能免俗。不知古人有言。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有何宜忌。近世科學日明。此等謬妄之談。尤覺可笑。法國人營建之時。未必看過風水。無非江湖術士故神其說。以驚世惑衆耳。講到外人攘奪我權利。可稱無孔不入。然而伸張公道之事。亦有之。所以謂之文明國。欲知其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夙聞人傑地從靈。噉彼堪輿莫遁形。

第十三回 討好白人得名和利 可憐焦土轉富爲貧

第十三回 討奸白人得名和利 可憐焦土轉富爲貧
三字釀成千古獄 盟心惟伴一燈青

第十四回

紫陽裔譜悉梓鄉 太平軍覬覦蘆渡

却說上海之法蘭西租界。因助攻劉麗川亂事。變爲割棄領土。以酬其勞。當年三界旣出於同時之要求。則辦法當然無歧異。自經紅巾之役。英美界及後來合併之公共租界。性質仍爲租借。而法租界則法人已稱之爲市鄉。不復自承爲租界。故前回所說會防局與理事員。遇傳提人犯等情。祇能行之於英界。若法界之領事。則已每事干涉。卽爲此故。至英吉利對於我國。亦有大爲助力之一端。其事維何。曰關稅是。原上海向以江海大關爲南關。亦稱舊關。而海關則稱北關。及新關。咸豐三年。劉逆麗川踞城戕官之後。上海縣全境。除租界外。皆秩序大亂。外洋

各國商輪入吳淞口。均不按照所訂商約。繳納稅餉。其時商輪來者。固以英國爲最多。法次之。美又次之。別國亦間到一二艘。一則蘇彝士運河未會開通。自歐洲來中國。須繞道阿非利加洲。有數萬里海程之遠。不易到達。二則外洋工商業。甫在萌芽時代。出品大不及目前。比較祇有百份之四五份。不納關稅。一國倡之。他國效尤。使上海關稅。幾乎分文無着。北關形同虛設。（南關徵本國船隻。北關徵外洋輪船。）中政府官吏。悉不諳外情。心存畏葸。太平天國方猖獗於南京。劉麗川復盤踞不退。內亂方熾。不敢同時開罪於外人。致發生重大交涉。其時英國公使包伶。未會駐節北京。但居香港。出而主持公理。仗義執言。以爲各國商輪。不可不照章納稅。通知各國。恐各國不見信中國關吏。且知中

國關吏不善辦理。乃使海關延用西人爲稅務司。正副各一人。代爲釐定辦事規則。收稅手續。計算船隻之噸數。稽核貨物之種類。漸漸由疏而密。由簡而繁。各國無可非難。遂亦相率繳稅。此事不見於中國記載。卽問之海關中人。僅云聞之某稅務司。言海關歷咸豐帝三年。以迄太平軍之滅亡。中經種種變故。關稅終未減少者。實得英人之助力也。中國政府。聘用客卿辦事。亦起於斯時。尤可補中國官文書之缺略。時太平天國洪秀全。勢燄方張。聞上海劉麗川之滅亡。暗遣譚紹文至上海。察看形勢。並請外國扶助之。譚紹文剃去頭髮。附乘外國輪船。順流東下。抵上海後。借寓小客棧中。扮作販磁器客商。兜攬主顧。自言貨船在途。僅持貨樣。以待估看。因譚操江西口音。故人不之疑。在客棧過宿兩

天出外遍處詢訪。一日赴城內城隍廟湖心亭。遇一老者。年近七旬。鬚髮盡白。萍水相逢。各道姓名。老者自言朱鏡如。紹文易姓爲張。東拉西扯。二人談話頗投機。朱鏡如講到紅巾作亂。居民被圍城內者十八個月。絕食之情形。苦不勝言。張紹文問到租界上地名風俗。朱鏡如口講指畫。租界各路之命名。租界之區別。及中國官府轄治之地。其可資談助者。如福建路之俗名石路。考其得名之由。知者恐甚鮮。滿清道光帝時。上海縣衙門東首。有李姓。巨富也。與閩北瞿氏聯姻。李氏甚備妝奩。嬪於瞿氏。當時商埠未開。郭門以外。田畝縱橫。道途偏仄。殊難行走。李氏備大石數千方。自洋涇浜起。直達吳淞江。相距咫尺。卽置一石。以利行走。事後因之。行人稱便。故名石路。李氏今已式微。裔孫言其梗

概如此。吳淞江俗呼蘇州河。因西可通蘇州之故。通商而後。江南爲英租界。江北爲美租界。南北往來。必假渡船。有英人某出私款。建橋於江上。長四十餘丈。橋下有人守之。過者必納錢二文。日得錢數十千。十餘年來。獲利無算。行人無可如何。因以橋代擺渡之船。故名曰擺渡橋。舊時出上海城北門半里許。蘆葦叢叢。風景寂寂。有地名蕩溝。舊有橋曰蕩溝橋。自西人來開商埠。建築日興。就原址改建洋橋。以通車馬。人呼打狗橋者。蓋蕩溝轉形之訛耳。英租界最稱完美之大馬路。名爲南京路。轉以北京路居其後。意者方向南北之區別。抑以江甯爲本省都會。尊之爲巨擘。及聞熟於西國路務者。言命名之意。具有至理。蓋中英通商。根據道光帝壬寅五口之約。世所謂南京條約是。築埠之始。實以此

路爲起點。故以南京命名紀實也。其餘四川路九江路等。西人隨意命名。不求甚解。取便於記憶而已。拘文牽義之士。爲外人有利我土地之先兆。未免深文周內。昔者南京路之北。有一小村落。炊煙幾縷。流水一灣。居民支板橋以渡。耕耜具橋之形。而無定名可指。迨西人來上海。大興土木。需磚孔亟。遂假河濱爲搏造土基之場。土基者。卽未經煇煉之磚料。下級房舍。用以築牆。取其廉而易集。工作既久。橋因此而得名。後輾轉傳訛。以土基爲偷鷄。亦伍髭鬚杜十姨之類。中國之治外法權地。在租界有三處。卽洋務局會審公廨天后宮。外國巡捕房無權管理。天后宮內。凡租界販賣食物之小商。每羣集於此。既不負納捐之義務。且不受巡捕之取締。然而該地出售種種生冷不潔之食物。有礙界內衛

生恐不免授人以隙。開外人越俎干涉之端。尙望我國官吏。始終設法維持之。湖州南潯人陳姓。到上海。以營絲繭業起家。資財鉅萬。見租界地畝。價值尙未昂貴。以所蓄之資。購地建屋。招租以逐利。取得大地主之資格。性慈善。好施與。初四馬路巡捕房（卽福州路）規模草創。凡拘留一二日之罪犯。不給臥具。任其曲肱席地。酷暑嚴寒。往往因而疾病。陳憫之。買毛毯若干。送捕房充公用。又因囚糧不敷。以制錢五十文爲一串。日赴捕房。按名親自分給。日久不倦。以是有善士之目。外人亦敬畏之。多方優待。當靖遠街上林里月桂里滿庭芳興建之初。地皮概爲陳之私產。不入公路範圍。於是聲明有自由興廢之權。以上述歷史關係。捕房不得不允其請。別創一格。該處北面設大柵。以表示公私路

界權之別。柵內清道夫役。由陳自雇。與捕房無涉。所設食物攤。當然不受衛生處。西人約束。陳之爲人。實抱社會主義。非牟利者可比。窮困至積欠房租。多至一二載。猶寬容之。攤基之出錢。更不成問題。租界內唯一之廣場。推跑馬廳。春秋佳日。西人發起賽馬之舉。中國人不能參加。西人組此公司。純係一種營業性質。該場開闢之始。圈購地畝。僅以公用昭示於衆。照會道台。轉札知縣。核給官價。亦楊道台任內之事。西人深悉此位道台大人。非墊檯脚不可。乃潛餽苞苴白銀一萬兩。囑迅速辦理。楊氏固貪吏。得銀大悅。立刻札令知縣照辦。無奈地不一主人。不一心。且其中尤多古墓。以李姓占地產最多。聞之大不懌。堅執不售。因此遷延不決久之。西人無如何。乃別設逕融之法。除自願領價者外。凡

意有未愜者。許其保留先塋。春秋祭掃。復按戶給予找價單一紙。作爲憑證。單上詳註畝分、面積、業主姓名、官冊號碼。他日遇遷讓時。可以持證照市價找算。以期公允。而示兩全。然迄今找價者絕無其人。凡持有此單之孝子賢孫。春露秋霜之際。惟有於籬落間微窺其祖塋而已。以四面包圍。無從祭掃。實祇等之唐宋一邱。至於上海之口音龐雜。不可究詰。各地混合之俗語。有二十七種。游蕩無業之切口。有五十二種。至於方言。此鄉與彼鄉異。浦東與浦西異。或雜以英語。或代以反切。細言之不致幾百種。大致分爲數類。第一廣東話。外國人由廣東北來上海。故廣東人最佔勢力。第二甯波話。甯波濱海。開通較早。最先到上海。第三蘇州話。地主也。第四北方話。京津山陝富商大賈。及優伶一派所流。

演者第五始及上海本地話。上海本沿海一縣。自明季歷遭矮寇。元氣大傷。故人口不甚繁殖。今之十里洋場。昔日之荒煙蔓草。故城南城西一帶。除尚有完全土著外。其餘一變再變。所謂上海白者。均甯波蘇州混合之語言。已非通商以前之舊。朱鏡如談興極濃。滔滔不絕。不覺天色將晚。張紹文聲稱領教領教。改日再會。替朱鏡如會鈔茶資。分手各散。譚紹文在上海住過旬日以外。內地暨租界情形習慣。調查得其大概。惟欲與外國人接洽。看來空氣不佳。不敢拋頭露面。只得仍裝客商模樣。悄悄搭外國輪船。回南京報告。且說洪秀全等。自道光帝三十年。從廣西金田村倡亂。號太平天國。咸豐帝二年。由湖南永州竄出。銳不可當。疾趨湖南全省而過。徑窺湖北武昌省城。旋即攻陷之。二年春。沿

大江東下。勢如破竹。黃州九江安慶等諸名城。相繼不守。三月下旬。直抵南京。掘地道。用火藥轟破南京城。據爲首都。常州蘇州以次俱震動。時欽差大臣江南提督向榮。駐兵鎮江。阻攔太平軍。不能下。竄號爲江南大營。自咸豐帝三年始。歷四五六七八年。鎮江下游人民。照常安居樂業。七鬯不驚。兩江總督何桂清。退守常州。設立行署。其時蘇州仍舊笙歌不絕。一片昇平氣象。上海自劉麗川滅亡後。租界亦日臻繁盛。物質文明。一日千里。下流社會。輒自誇我輩生當福地。正合俗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料霹靂一聲。大營兵潰。鎮江丹陽常州蘇州次第失陷。崑山新陽嘉定太倉青浦松江繼之不守。而上海亦於焉吃緊。其糜爛之原因。向欽差以積勞病故。江甯將軍和春。繼統其師。總兵張國樑副。

之。凌長濠築土城以圍太平。咸豐帝十年二月。太平軍由安慶廣德州泗安地方進兵。襲浙江之湖州。卽規取杭州。三吳大震。和春分兵東援浙江。太平知大營空虛。卽乘虛而入。適天降大雪。清兵驚潰。斯亦百姓之劫。勢難逃。張國樑陣亡。何桂清逃遁。和春自殺於澚墅關。泊松江於五月六月兩次失守時。東之閔行鎮。北之泗涇七寶鎮。屢被太平蹂躪。其意在襲取上海。因得譚紹文之報告。知上海爲清兵餉源所自出。而清吏亦竭力保全。此華洋雜居之片土。蘇州之失。布政使薛煥。以通商大臣署理巡撫。駐上海。得免於難。上海道台吳煦。兼署布政使。以上海爲行省。上海知縣劉郁膏。撥勇訓練。與民團共同禦賊。吳煦熟識美將華爾。知其頗嫻戰略。才可大用。令其帶中西兵士各數百名。攻克松江。

華爾時爲美政府罷斥不用。故肯爲我國致力。此時太平軍號十萬。攻逼上海。守城清兵僅一千餘名。吳煦平時與外國領事商人熟習頗多。至是委葛繩孝代表。赴領事署陳說利害。請其協助守城。蓋自吉撫台借助洋兵。剿平劉麗川之後。歷任大吏均與外人聯絡不絕。外洋各國亦以上海爲通商根本重地。漸知太平軍流入草寇行徑。難成大業。卽應允相助。先搜羅各洋行中外侍役數百人。由洋將率之進城。預爲布置防守器具。一面飛輪至天津。調西兵數百人南下。往返甫七日。遂入城。偕同清兵服務。上海城原有六門。曰大小東門大小南門西門北門。今西兵之入城者。駐城隍廟花園之內。外國將弁以北門出入。距離所居之宅。紆曲不便。乃於振武臺（城頭一小廟）之右邊。別闢一門。以

通聲氣。以便商量。楊道台許之。門初關之際。上海士紳以此舉創於外人。競詆之爲狗洞。婚嫁儀從之屬。相戒不出斯途。每年三節。城隍神出巡。更以此門爲大忌。恐獲褻瀆神明之咎。直至同治帝五年。應寶時道台添築月城敵樓。請李文忠公鴻章命名。文忠書障川二字與之。遂勒石其上。取韓昌黎挽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之之義。咸豐帝三年春。太平軍擁衆數十萬。蹂躪江蘇浙江兩省。城池幾盡陷落。江浙一帶人民。無不避居上海租界。洋涇浜吳淞江兩流域。縱橫十餘里內。新造房屋。不可勝數。每畝地皮。價值銀圓一萬枚以上。華租兩界戶口不下百萬。中外商賈輻輳。政府抽收釐稅。日益興旺。故儘量招募兵勇。能不感竭蹶之苦。時北京正當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之後。各國方修好於我。

而執政之王公大臣。對於借助洋兵一舉。羣以爲利少害多。議寢其事。獨江蘇巡撫薛煥。上海巡道吳煦。毅然行此項政策。又募清兵至四萬五千之衆。惜皆市井無賴。一種爲小竊。穴牆穿壁。是其專門。被人捉獲。則弔打多方。然而賊皮賊骨。熬鍊非常。一旦投軍。居然穿起號褂。充作糾糾桓桓之士。一種爲賭徒。素從事於呼么喝六。且專作僞賭。俗呼黃貨牌九。滑頭搖攤。均是若輩。唯一之吃飯本領。一種爲流氓。遇事生風。拆梢相打。替人家包討錢債。包辦搶騙逼醮。恃地方上土豪劣紳爲護身符。多吃一回官司。視爲加一重榮耀。一種爲懶惰失業之工匠。此項品類最雜。而所佔勢力最大。欲知其究竟。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好男好鐵。諺聞之。那有天心厭亂時。

第十四回 紫陽裔諸悉梓鄉
八十年來尋史料
紛爭蠻觸即前師
太平軍凱鏡蘆渡

第十五回

兵庸將怯遠遜鄉團 西服洋鎗無慚常勝

却說我中國各種社會。素不重視工業。其實工業人數最多。若使團結起來。力量最大。中有一部份資稟拙笨之工人。所得工值。恆不足以餬其口。加以性成懶惰。遂致困苦不堪。因境遇之苦。而思改圖別種生活。還有一種富於膂力者。平日糾集年齡相若之輩。設立拳場。延拳術教師。以習技擊。間有志願博武科者。習練弓箭刀石。爲弋取武秀才武舉人之用。凡鄉村賽會迎神。若輩持各項兵械。加入游行。名喚西遊計。不知其意何居。此類之人。農家子。及各業工匠。有半數。無業游民。好勇鬥狠之徒。亦有半數。一聞官中募兵之信。相與奔來投效。以如是烏合之

衆編成軍隊。安有良好之成績。於是在外強賒硬借。姦淫搶掠之事。層見叠出。內有一部份尤爲害羣之馬。卽暗通太平之事。以致太平視上海垂手可得。兵雖多而知其無用。清將率此項兵丁。援應近郊鄉鎮。如南翔羅家灣法華諸地。往往望見太平旂幟。反身而奔潰。可靠之禦敵者。祇有洋將華爾所統之常勝軍。當七月初旬。華爾入松江城防守。挑選合格之勇數百名。衣服悉改西式。兵器用洋鎗。按照西國操法。練習步伐。指揮進止。日夜勤加訓練。惟餉額軍裝。比較原募官兵。幾加十倍之經費。故初辦僅五百人。厥後漸增至一千餘人。迨至松江辰山大勝時。大吏奏明政府。賜名爲常勝軍。遂續增至四五千人。當時如嘉定青浦松江奉賢南匯川沙各縣。所屬鄉鎮。太平出沒不常。旋來旋去。常勝

軍開拔赴各方援救。無役不從。上海暨四近所守之官兵。每不可用。九月間。團練大臣內閣學士龐鍾璐。按察使湯雲松。督辦民團。上海縣知縣劉郁膏。首先奉行。按圖出丁。分鎮設局。太平軍不來騷擾。則巡緝奸宄。一聞何地有焚掠警報。立刻齊赴援救。上海之西鄉。爲全縣門戶。諸翟一鎮。尤首當其衝。因青浦嘉定之太平軍。來窺伺上海。諸翟爲必由之路。清兵倘爲太平所敗。則轉而從之。全賴有民團互相聯絡。始不敢輕人侵襲。自咸豐帝十年七月。至十一年十二月。上海西北。無日不爲太平所蹂躪。卽西南黃浦江之南岸。及浦東。亦爲浙江所來太平軍竄擾。奉賢縣之南橋鎮。爲浦東咽喉。可與松江張堰葉榭等地。成犄角之勢。清吏特置重兵把守。奉賢西半縣之紳富。又雇呂宋兵三百名。設營

於清兵之前。以遏太平之衝。統兵者爲參將姚紹修。十二月中旬。太平軍數萬之衆。從乍浦沿海塘東下。旣到南橋。知呂宋兵所用火器。銳利不可當。乃以沿途所掠之綢緞金珠與銀圓。賄於呂宋兵之通事。詭言決不相犯。通事被給而信。詎知太平忽然蜂擁衝突。呂宋兵倉猝不備。營爲所陷。於是清兵繼潰。姚紹修祇好退守閔行。太平長驅而入南匯川沙。焚殺極慘。方太平自鎮江常州湧至之候。長江一帶。均以上海租界爲避亂之桃源。中產階級。無不挈其老幼。移住租界。迨上海城爲太平環迫之際。西路人民。逆料浦東必能安謐。大半移住浦東。斷不意驟然如飛將軍從天而降。欲歸浦西。一時無船可渡。惟有聽其擄殺。至婦女沿路逼淫。力拒慘死者。十之六七。或帶至館中充貞人。洪軍呼妻

曰真人所居之處曰館子。少違意。使衆匪輪姦。至疲極而後殺之。且言美將華爾從自成一軍。後所選士兵。俱青年可造之材。大約十八歲始。二十五歲止。不論多寡。能識幾個字。且身體健全。五官端整。如近視眼重聽等疾。皆遭屏斥。體格之完全強壯。本軍人第一元素。不若中國以前募兵。疲癯殘疾。可以兼收并容。華爾逐一檢查。乃施以外國最新之操式。一律用鎗打靶。名洋鎗隊。規則極嚴。絲毫不許違背。日夕訓話。由通事傳語。其尤爲聰穎之數人。竟略會說幾句英語。惟無暇深求耳。此項士兵之出身。以松江最多。青浦嘉定人次之。寄籍上海之閩粵兩地人。亦有十份之二。華爾亦知少年之人。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倘有姦淫婦女者。須按照軍法從事。有松江人名周雨林者。年二十。家世本

清白。惟殊貧寒。其父母思培植讀書。苦爲境遇所迫。然不願令其改習商業。適逢招兵旂幟飄揚。周雨林不失爲有志青年。知習練新式操法。非舊時行伍。爲人賤視者可比。決意陳明父母。投到華爾手下。照章須覓一位保證人。但其時風氣蔽塞。一言關涉外國人。不顧利害。不講是非。均搖頭不應。周雨林無可如何。奔至東門外七八里華陽橋鄉野人家。求其父親一位老朋友。姓王名介時。述明理由。懇爲作保。王介時說我斷無推諉之理。但賢姪此事要三思而後行。當今時危世亂。投軍事情極險。令尊公單生賢姪。巴望讀書成就。拾取科名。不希望以行伍起家。依我愚見。作罷爲是。周雨林說伯伯高見甚是。但小姪家貧親老。無力求學。前路茫茫。不知何時。方可顯親揚名。况此種軍隊之組織。與老

式營頭大相懸殊。月餉優厚。足以贍養家中。倘得立功。必能出頭作事。做小姪始有此決心。二人談話間。周雨林瞥見一個女子。從外間進屋。年紀可十七八。雖亂頭粗服。鄉間裝束。而丰致楚楚。肌膚如雪。一對金蓮。走步端正。周雨林神經爲之一震。暗想王世伯並無女子。只生男兒二人。此誰家女郎耶。正猜疑間。又見女子手執農具一件。匆匆轉身外出。當時不便動問。王介時續語云。賢姪旣執定投軍。保證一節。我斷無推諉之理。一同到城內乎。抑不須入城。但出一保單。即可成功。周雨林說。只要求老伯繕寫保單一紙。載明逃亡走失。保人完全負責。死生禍福。各聽天命。家屬決無反悔滋擾等語。王介時立即取出筆硯。抽一張紅格信箋。依照周雨林所言。一一載明。把自己姓名填上。蓋一個硃紅

印章。交付周雨林。看過一遍。周雨林還請加寫保人住址一行。並何種職業。王介時重行添補此條。摺疊好放入信套之中。由周雨林藏在身上。告辭回城。王介時殷勤叮囑一番。依依不捨而別。原來王介時亦讀書出身。早歲蜚聲庠序。鄉試過幾回。逐次薦卷不中。因此絕意功名。家中。有良田二十餘畝。一半招人承佃。一半自行耕種。生二男子。親自督課。附收幾個門生。半耕半讀。差堪溫飽。近聞太平軍遍處騷擾。百姓扶老攜幼。紛紛避難。松江城內。已經屢次劫掠。渠所居華陽橋市上。恐不免遭殃。乃於父母墳墓之旁。結構茅屋三間。遷住其中。地極幽僻。人迹所罕到之境。未嘗生有女兒。頃周雨林所見之女。係其親戚。亦寄住其家。以逃難着。姓杜。字湛珠。家在廣富林。廣富林者。入松江之要隘。猶之

泗涇入上海之要隘。太平軍欲窺上海。必先據守泗涇。欲占松江。必先經過廣富林。所以泗涇廣富林兩地。太平軍旋來旋去。幾幾乎三日兩頭到。杜澹珠父母。將愛女寄頓王介時處。庶可放心。澹珠雖出自文墨之家。而頗喜種蔬菜。尤愛植菊花。書亦讀過數載。粗識之無。今日與周雨林偶然相值。事出無心。詎知周雨林在途中。輾轉不置。古人云。佳耦天成。良緣夙締。兩人日後有婚姻之份。故周雨林一見心傾。雨林回到家內。告明堂上。央求王介時作保之事。然後趕投美國將軍處。經華爾驗視體格。手續辦全。當時卽上操場。編入第六大隊第十二中隊第一小隊。編制之法。以三十人爲一小隊。十小隊爲一中隊。二中隊爲一大隊。彷彿一營。大隊中隊長。俱正副各一人。小隊不設隊副。只有隊長。周

雨林入伍之後。認真操練之外。對王家所覩女郎。目想神游。幾有每飯不忘之概。既而自己勉勵。一旦建立功勳。無愁志願莫償。同隊中與周雨林都情意相孚。毫無芥蒂。因周雨林讀書於家。已能作入股文全篇。筆下頗有頭緒。今入伍者。大多數不識字。如欲動筆。非請教雨林不可。雨林人本熱血。又遇事和通。肯盡義務。同儕愛之重之。從辛酉年五月起。迄壬戌年正月止。已教練八個足月。華爾知此隊甚有作戰能力。可以出而與太平軍相角。萬無挫敗之理。乃整隊出發。剛要自松江啓行。周雨林之小隊長張某。忽染急病身死。華爾命該隊全體。公舉一人爲小隊長。主將開會於操場。施行命令。並訓話一番。豈知二十九名隊士。不約而同。齊聲呼說。願舉周雨林爲第六大隊第十二中隊之第一小

隊隊長。誓當一致服從。大家拍掌歡迎。主將親手授旂。與周雨林。雨蓑。在人叢中走出。謙讓一番。而後領旂。行軍禮退出。翌日。拔隊登程。仍稱常勝軍。先蒞閔行鎮。安營露宿一宵。聞浦南太平軍甚爲猖獗。華爾令閔行地方百姓。雇備渡浦船隻。上岸行不滿五六里。地名蕭塘。爲奉賢縣境小鎮。太平軍屯駐不少。西與南橋鎮聯絡。官軍與之相持。不能取勝。常勝軍卽幫助官軍。踴躍衝鋒。太平軍狼奔豕突。向西潰竄。爲洋鎗火器所擊。死傷不計其數。常勝軍乘勝追逐。官兵隨後吶喊。太平潰卒奔到南橋。不及停留。往後再奔。南橋早有探馬飛報。正迎上接應。蕭塘之軍。華爾知南橋一枝太平軍。不可輕敵。傳令收兵。略資休息。且待明日再行正式交戰。詎知南橋之人馬雖多。聞常勝軍洋鎗之利害。心胆

皆裂計議之下。還是悄悄退去。以保銳氣。遂於半夜設爲疑陣。以後隊作前隊。向西金山縣境而退。及天明。常勝軍知之。正欲追上討戰。華爾以吳淞口一帶。勢在危急。不如班師北向。南橋經姚紹修失守後。今始克復。仍咨照姚紹修來此堅守。以截太平軍沿海塘至浦東之路。其目的不在得浦東。在扼守浦東。可包抄上海城。常勝軍一面檢點軍裝子彈。使人到上海報告。由南橋回軍。閱行。由閱行雇小火輪拖帶常勝軍船。至洋涇或東溝上陸。北趨高橋。應添備之軍糧子彈等給養品。逕送洋涇濟用等情。部署既定。按次而行。及抵洋涇鎮。方悉幾日之前。上海縣知縣劉郇膏。統民團渡黃浦。來洋涇。進剿太平軍。撫標之勇。見太平軍而先逃。四面埋伏者盡起。守備張祥祺軍功趙景賢監生沈斌等皆

戰死。民團爲官兵連累而敗挫。已屢次矣。常勝軍聞之。髮豎毗裂。憤欲立刻滅此太平軍。探知南匯川沙境內之太平。移駐寶山縣境高橋鎮。遂自洋涇仍用小火輪拖帶。沿浦東灘而疾駛。將抵高橋上岸。直逼太平營。此處亦有少數官兵紮營。大致官兵遇太平而不卽奔潰。已爲非常。有胆量。有勇氣。否則聞風而懼。兵無鬥志。設無常勝一枝勁旅。太平軍勢必蔓延。至不可收拾。未知是何原因。令人長歎。當時常勝軍勇氣百倍。捷等猿探。太平一聞常勝軍來攻。知自己器械。斷非洋鎗隊之對手。而且探悉常勝人數增多。迥超昔日。於是無心對壘。一如官兵之見太平。情形無殊。真可謂天道好還。報施不爽。自經常勝軍衝突而前。勢如潮湧。太平一味亂竄。遺棄兵器輜重篷帳婦女甚多。常勝軍追奔逐

北官兵見常勝得利亦覺胆壯。一路喊殺而來。太平之老弱落後者。官兵亦會捉獲幾個。高橋之太平軍。仍回川沙南匯老巢。所舍棄之女子不下數十個。大都年輕貌美。常勝軍紀律素嚴。不容領取。然而子女玉帛。無論是兵是匪。人生之大欲所在。有刑罰不能制止之虞。華爾亦知中國人素不受教育。此項練成之軍隊。如果定要執法以繩。恐其不肯出死力。乃想出一條計來。常勝軍中。如有未娶妻子者。許將太平中截獲婦女。自由配合。但須兩方情願。不准強硬脅迫。倘家中已有女眷。則萬不能納妾。此輩女子。良家爲多。皆因怕死一念。以致被迫失節。既失身之後。有朝夕思歸者。有無家可歸者。有毫無廉恥。樂此不倦者。目下雖在浦東。聆其口音。則各處皆備。由太平軍從各地擄劫而來。當寬高

橋地方熟悉情形之士著經紀其事。或自由配於軍人。或召其家屬認領。詎知若輩婦女咸以爲無顏見本鄉人。不願回去者多。結果悉爲軍人据以爲妻。蓋常勝軍少年漂亮爲多。女子心理。往往愛情發生於翩翩之慘綠年華。且太平世日爲逆徒。此種軍人當今享有盛名。女子虛榮心。較男子更富。倒覺十分帖服。且講到周雨林升充小隊長以後。從征太平。輒身先同志。一往無前。其眼光手法。亦高人一籌。故發鎗無虛。同隊中不但敬畏。卽別隊之士。亦皆欽其才幹技術。當時紛攫女色。隊中詢以宗旨若何。雨林但笑而不言。以始終不忘王家見過之絕好女郎。所志甚大。其意待功成名立。始央王介時世伯。玉成此一段良緣耳。究竟周雨林是否遂心。後事如何。下回分解。詩曰。

第十五回 兵庸將怯遠遯圍 西服洋鎗無暫常勝

三軍朝氣久銷沈
莫把湖山光漢族

聞內誰知報國心
飛來彈雨共槍林

第十六回

劉青天輿情愛戴 高白面賣友同歸

却說周雨林身在戎行。心存閨秀。見諸同袍紛紛攫取女子。彼漠然無所動。心中暗暗立誓。非彼美來歸。甯終身鰥居以老。同人於是交相歎美。目爲少年老成。常勝軍自蕭塘高橋兩次大破太平軍後。威聲大振。時浙江全省。幾盡爲太平有。甯波爲濱海要區。亦通商口之一。太平圍攻日久。官兵屢爲所敗。浙官吏建議。延常勝軍往剿之。上海縣知縣劉郁膏。以上海方面軍事正當吃緊。不允分援甯波。華爾不分畛域。以三分一應之。周雨林隊亦在派出之列。且從慢表。其時上海所有官兵。都暮氣日深。一見太平。怯於戰鬥。欲期制勝。惟有借重洋將。劉郁膏知其

然。但領鄉勇奔馳策應。當危急之處。則飛調常勝軍濟之。絕不調動官兵。劉公表字松巖。河南人。進士出身。咸豐帝八年到任。官極甚好。百姓呼之爲劉青天。緣何有此名譽。凡審問案件。極其明白公平。而且辦理迅速。無一件延宕時日。上海風氣。凡地方出盜案及人命。往往百姓自願飲泣吞聲。不要報官。因一報官。輒被在官人役。多方留難需索。當事人已經損失。還要加二加三耗費。被盜之家。人命之家。未必傾家蕩產。自經印官差役。作書吏馬快捕班舟子。轎夫。倚仗衙門威勢。烏天黑地。一味掉花槍敲竹槓。弄得人家雪上加霜。上海人有句俗話。氣煞不要打官司。而且驗屍之時。傷痕之有無輕重。全視原被告兩方賄賂多寡定之。勘驗搶案。又往往諱盜爲竊。避重就輕。鄰居與無辜之人。被誣

陷而拖累者。指不勝屈。劉青天乃訂定章程。驗屍一次。某項需錢若干。某件開支若干。勘案一家亦然。工食統由公家發給。不准向當事人多索一文。他若漕糧錢糧之浮收。原漕糧每米一石。折收制錢幾千幾百文。上忙下忙錢糧。每銀一兩。折收制錢幾千幾百文。外加某項等費用若干。甚至比時價銀米。加倍徵收不止。此浮收之款。自縣官始。糧櫃書吏。催徵差役。連紳董地甲。無一不得中飽。民脂民膏。吸取無窮。劉青天乃將層層黑幕。一掃而空。規定折收銀米之價。昭示大眾。如有額外徵取者。從嚴懲辦。使百姓實惠均沾。其餘善政殊多。洵可稱勤政愛民之好官。不愧有青天之目。及太平軍盡下蘇州松江諸縣。楚歌四面。劉氏籌辦官兵餉糈。奉文倡辦民團。堅守斗大之上海城。屢瀕危險。卒得保

全事平之後。滿清政府。曾錄其守城之功。升爲江蘇按察使。幫辦軍務。旋授布政使。獲理巡撫。此是後話。當太平軍將至之前。劉早嚴防土匪。暗中通敵。塘橋鎮爲浦東沿灘小鎮。戶口倒不少。有素行無賴之嚴阿炳。販賣私鹽。聚賭抽頭。會使弄幾路拳棒。學得小小武藝。在鎮中橫行不法。人皆敢怒而不敢言。但結交江湖匪黨。尙稱慷慨。得其小恩小惠之人。未始無之。自聞太平天國佔領南京。彼逆料有來上海此一日。常常留心偵探信息。劉麗川踞城後。卽躍躍欲試。適有外方人到浦東賣藝。年已七十餘歲。生得身軀短小。鬚眉全白。口操四川音。頭禿無髮。雙目奕奕有光。嚴阿炳見而異之。殷勤招待。因叩其來歷。初則支吾以對。數日之後。與阿炳漸稔。相偕至酒家。對酌談心。此人方詳告姓蕭。渾名

矮子而仍未吐真名。昔年嘗從峨嵋山僧人習武。精於技擊。兵器件件通曉。自頂至足。纔四尺五六寸。最奇者。賣藝得資。則酒醉飯飽。若逢天雨。或營業冷落。則可以幾日不食。不覺凍餓。兩臂伸出。使起勁來。其硬如鐵。任何人不能彎曲。據自述。終歲不食煙火。亦無害。只須略吃水果而已。又善相法。見鎮上人來來往往。據云。此人某年當死父或母。此人當喪妻。或得財。或致疾。吉凶禍福。判斷如神。其實均不識其人。無從先知。嚴阿炳乘機問以前途休咎。蕭矮子謂五年之內。氣運不佳。萬不可作事。但守故業。已算異常得意。過六年後。方能有所發展。並贈一偈於阿炳。偈曰。玉兔當頭。西方莫謀。若拂天意。刀動人休。叮囑嚴阿炳。牢記於心。且不可洩漏。阿炳又請其稍示端倪。蕭矮子則謂萬不能說破。第

第十六回 劉青天輿情愛戴 高白面賣友同歸

君將來恐福份不足。不及等富貴耳。旣而蕭矮子往他方。不知其所向。嚴阿炳自此溷迹鄉間。屢有人來招呼幫助。劉麗川絕不爲動。果見劉麗川失敗。心中暗想。幸而見機。益信蕭矮子之說爲可靠。惟傷中指示。恨未能詳解耳。光陰荏苒。忽忽已及咸豐帝十年。嚴阿炳屈指一算。已經到蕭矮子所說第七年。自信發迹之日在此。及風傳太平軍已佔領蘇州地方。知轉眼必光顧上海。乃暗暗紂集一班狐羣狗黨。祕密叙議。有一高姓秀才名龍。亦無賴之徒。綽號白面判官。心思奸詐。平常嚴阿炳與之莫逆交。至是代爲計畫。聯絡南匯川沙兩縣境內流氓武夫。約期齊赴嚴阿炳家吃齊心酒。俟太平軍來時。揭竿響應。一面由白面判官扮作商人模樣。從上海出發迎上去。先爲通款。檢點人數。已達四千。

餘人。詎料事機洩漏。有人報告上海縣衙門。劉青天聞而大驚。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至半夜時。點齊民壯馬快。復調五十名營兵。親自率領。往董家渡浦灘。喚舟渡過浦東。令不許高聲談話。既登岸。使差役立刻傳喚塘橋鎮地保王吉。問話。自己坐待於碼頭上涼亭內。約三四十分鐘。王吉已傳到。原來王吉家住塘橋鎮南首。正在熟睡之際。不防有人打門。連呼地保在家否。快開快開。王吉猛然醒轉。急急披衣走出。口內發話。是甚麼天塌大事。值得如此大呼小叫。差役門外亂嚷。說大老爺在此。休要嚕嚇。王吉一聽。的是縣前之人聲口。暗暗吃驚。拔開門。一看。阿疇原來周老正。（凡差役地保。上卯之人。均呼老正。雇用之夥。無此名目。）有何等緊急公事。周姓差役一把抓住王吉衣服。不說

根由。回身就走。王吉發極。渾身亂抖。說究……屬……我犯……何事。差役說。本官大老爺。等待碼頭涼亭內。命我立傳爾問話。我亦不知爲何事。於是二人拚命奔跑。跑到縣官面前。雙膝跪下。氣喘吁吁。滿頭臭汗。劉青天諭王吉曰。今夜使爾當鄉導。本縣須到嚴阿炳家中候問。王吉叩頭。口稱小的應該隨班。請大老爺起馬。就是口內如此說。心中曉得今夜之事。非同小可。滿眼都武裝之人。不知阿炳闖出何等大禍來。又叩一個頭。起身領大衆啓行。其時東方已將發白。嚴阿炳住處在塘橋鎮後街。距離不過半里路。光景頃刻而至。其屋向南。瓦房三間。前面有一帶籬笆。後有竹林。大衆旣抵是處。劉青天令所帶人馬。前後圍住。然後破扉親身入內。嚴阿炳家內。祇一個妻室。兩個女兒。外間還有妍識一家。

寡婦阿炳素日宿姘婦處之時爲多。近因謀爲不軌。別地時常有人尋與商量。故改宿家中。今日適又有川沙武術家徐姓。耽閣其家。探聽太平信息。從枕上夢回。聽得門外許多人脚步聲音。正欲叫喚阿炳。忽然豁喇一響。兩扇大門已經撞開。徐姓臥於中央屋之東北角。從帳中望出去。進來黑壓壓一羣人。手執刀矛。知事不妙。乃鑽入被底。嘴裏呻吟不息。裝作病人模樣。只聞有人說東間後牛間。卽阿炳臥室。於是衆人向東間而入。俄頃之間。裏面阿炳之妻若女。放聲大哭。但見阿炳冠履不全。衣服袒露。經衆人簇擁而出大門以去。徐姓驚魂甫定。急忙披衣起床。恐有後累及己。不遑對阿炳家小安慰。悄然遁走。出後門。見街上人聲嘈雜。言論喧譁。正鄉人到鎮賣布賣菜之候。徐姓進一月小茶館。

洗一個臉。泡一壺茶。聽聽輿論。若何。說阿炳好者有之。說壞者亦有之。究竟是何原因。如捉江洋大盜。縣官親自踏門。則無人能言之。徐姓乃決計擺渡到浦西。一查衙門前景象。及入城。方知嚴阿炳犯謀反叛逆罪名。帶到衙門後。劉青天升坐二堂。嚴加審訊。阿炳自知罪重如山。滿口承認。并稱俟太平軍一到。我首先響應。問其同謀者何人。則堅執伊一人起意。與他人無關。劉青天明知內幕中人數極衆。然亦不欲株連。致輿大獄。首犯既獲案。其餘脅從不究。卽稟明道台。請示辦理。吳道台一見劉知縣大爲歎美。其辦案神速。當此人心浮動之時。惟有將嚴阿炳明正典刑。庶可少定人心。道縣既同意。乃援照軍法。將嚴阿炳綁赴刑場。斬首示衆。至此蕭矮子偈語。完全應驗。俗呼劉字爲卯金刀。卯年

屬兔。西方庚辛屬金。明指倫遇劉姓之人。切不可妄動。否則刀加而生命休矣。由是而觀。萬事自有定數。閑文慢表。且言白面判官高龍。脚嚴阿炳使命。通款稱臣於洪秀全。由上海動身。沿途探投太平。行抵崑山縣境。正逢太平自蘇州破竹之勢而來。遂匍匐營門。口稱上海順民高龍。代表百姓。特來迎接王師。經前鋒軍士通報首領。首領傳進詢問。高龍向首領跪下。戰戰兢兢。陳述上海浦東嚴阿炳集衆萬人。專等大軍降臨。公推小民代表迎接。聊盡簞食壺漿之意。首領問汝是何職業。答秀才。首領問是否念書人。答是。首領云汝暫留軍中。待我稟白大王。回話於汝。高龍唯唯稱是。偷眼看此人身穿大紅緞衣服。既不像軍衣。又不像箭衣。頭戴大紅緞帽子。略似風兜式。髮覆眉上面目獯惡。首領吩咐

咐手下帶去後營休息。高龍叩首者再。方起身退出。帶領之人與高龍言語不通。彼此如見外國人。幸遇一位太平軍營內司書姓謝。常州人也。是被掠而來。不得已權充職務。見高龍舉目無親。誤認高龍是正派之人。走來招呼一切。爲高龍指點食宿之方。高龍將計就計。對謝氏恭維幾句。並叩所見首領名姓。謝氏云名喚溯天義。溯天義者。彷彿滿洲巴圖魯之勇號。太平除王爵外。均以此項爲識別。其原有名字。軍中知之者鮮。溯天義隸屬於忠王李秀成。現在江蘇行軍。歸李秀成節制。溯天義所稱大王。卽爲李秀成。到次日。溯天義又傳見高龍。問上海租界上外國人。是否助清國官兵。高龍答不知底蘊。問汝熟識上海城內情形否。答小民生長浦灘。天天到城內。當然知悉。問我軍攻打上海城。有

人接應進城否。答人是一定有。惟恐無統率之將領。溯天義點頭不止。旋說我遣心腹一名與汝同去上海。混入城內。日後我軍到達。裏應外合。汝看此計好否。高龍說佩服大王妙策。於是定奪照此而行。又次日。溯天義所遣之人。知會高龍。啓行赴上海。溯天義發給高龍二十兩紋銀。川費慰勞幾句。二人同行。此人廣西出身。爲太平天國老同志。名喚余義政。是溯天義親信人。彷彿當參謀之職。太平日被脅日久者。曰老傢伙。新入夥者。曰新傢伙。開始從征者。曰老同志。享權利之厚薄。以此分差等。高龍偕余義政雇民船一號。自崑山經太倉青浦嘉定境界。而至上海。迨一至上海。卽駭悉嚴阿炳被捕伏法。冷汗直淋。當卽告知余義政。余義政以爲事旣不成。高龍回家。亦有不妙。不如同在一處。造成

機會。高龍與余義政。赴城內租房一間居住。僞託上江逃難來此。家眷暫在蘇州鄉下。不久可到安身既畢。余義政看高龍人格卑污。毫無胆量。不能作事。故彼心中所定計畫。不願告知高龍。每日出外。踽踽獨行。高龍問作何事。則一味僞言假託。高龍覺得乏味。因日前做賊心虛。不敢歸家。得過且過而已。且言余義政來此目的。在運動上海清兵。待太平軍臨城。卽開門納之。以上海一地。清兵餉源所自出。太平必當力爭。余義政從前曾入清兵營。當過千總之職。劉麗川之役亦來上海駐守八九個月。故頗多認識之行伍中人。後溯天義之同事。蓋天燕。通信余義政。令改投太平。余義政在蘇州棄職潛逃。覓晤蓋天燕。甚有權柄。及溯天義奉李秀成命令。東行爲先鋒。欲求一熟悉下遊情形。足智多謀。

之士襄助。蓋天燕及介紹余義政。今溯天義知余義政之可担任。上海一路。遂有此差使。余義政髮已剃光。人不之疑。輾轉尋其當時所交朋友。以金錢爲餌。竟然入其彀中者。大有其人。所以太平既到上海附近之地。每互相開火一次。清兵中定有從太平軍去者。大概余義政運動之結果。劉知縣郇膏自殺嚴阿炳。逆料其同類。尙伏匿城內外。苦不得主名。乃廣佈眼綫密探兩項。日夜留心稽查。明知眼線密探。斷無好人。際此亂世。用若輩以毒攻毒。別無良策。祇要善於駕馭而已。果然霹靂一聲。余義政被劉知縣抓去。立時身首異處。此中情節。不知究竟若何。下回分解。詩曰。

愛民無愧目青天。
食祿忠君萬古傳。

第十六回 劉青天輿情愛戴 高白面賣友同歸

第十六回 劉青天與情愛戴 高白面賣友同歸
成敗渾如蕉覆鹿 爲王爲寇兩茫然

第十七回

官紳合議李鴻章督師 中外同盟巴夏禮有識

却說上海劉知縣。雇用軍事偵探。打聽有無私通太平天國之人。匿居城內。以圖傾覆清政府。其時余義政將次運動成熟。通信泗涇青浦之太平軍。來攻上海。使清兵開門納之。一日高龍偷看余之祕密信多封。悉爲溯天義送來。暨泗涇等地太平軍報告狀況者。高龍命中。死期亦近。一想你余某從無真言相告。一味哄騙我。我不若去出首。則富貴可得。乃將此項密函。如數藏起。匆匆出外。尋覓一個姓徐偵探。一五一十。盡情披露。徐探以事關重大。急去稟知劉知縣。立刻發令拘拿余義政。以高龍是證人。一并帶去。余義政知爲高龍所賣。既到斯時。無所隱諱。

且有信件爲證。更不可抵賴。遂完全承認。而高龍之來蹤去跡。亦一一供明。劉知縣方知高龍爲嚴阿炳案中之漏網。申詳道台。余義政高龍同按照軍法從事。可見害人者卽自害其身。小人作惡。必無良好之結果。咸豐帝十年七月初旬。太平自松江城全部出動。焚掠泗涇七寶鎮。迤邐逼上海城。輪攻西南半城。頗爲劇烈。劉知縣親登雉堞。冒矢石不少。却相持至七日七夜之久。太平始退去。城得以保全。十一年歲杪。浦東地方。全被太平盤踞。劉知縣帶各鄉民團。渡浦擊之。人數約五百餘。詎知太平之數。幾倍於民團。衆寡之勢懸殊。劉知縣知不能敵。恐被獲而受辱。從馬上一躍而下。縱身投入浦江。以殉國難。幸爲手下拚命救獲。始得生還。劉青天捍衛百姓之功。於是可見一斑。先九月間。蘇州紳

士。湖北鹽法道顧文彬。兵湖嘉乘火輪船到上海。考量上海局勢。見各路防剿之官兵。星羅棋布於金山青浦嘉定各縣境上者。凡二十餘軍。人數達五萬之多。如一盤散沙。統將皆胆小如鷄。兵隊暮氣沉沉。懶惰之極。一聞敵至。望風先潰。如此毫無戰鬥力。安能有濟。爰首創乞師之議。與刑部郎中潘曾瑋商得同意。然以上海吳道台煦。未曾與之相識。斯事體大。不便貿貿然要求。乃想得一計。前任蘇州府知府吳雲。與吳道台同宗。又同寅。素有交誼。先請吳雲介紹見面。陳述乞師之不容或緩。吳道台一聆此語。大喜曰。此爲今日第一良策。時則欽差大臣曾文正公國藩。已克復安慶省城。駐守重兵。曾文正公以規復金陵。先須規復安慶。取安慶實取金陵之基礎。苦心孤詣。出其全力。得安慶而扼守。

之。曾文正胞弟國荃。遂順流東下。先及蕪湖。徐定圍攻金陵之計畫。上海雖倡儀向安慶乞援救之師。而江蘇巡撫薛煥。須得其認可。始能實行。吳道台與團練大臣龐鍾璣。同往條陳此節。薛撫台許之。卽由龐大臣吳道台各備一封公函。派戶部主事錢鼎銘。賚函赴安慶。謁見曾文正公。其時文正幕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軍威大振。錢鼎銘進見之下。首言上海防剿之軍。萬不可恃。恐朝夕將失機。殊深憂慮。呈上龐吳函。稟一通。文正閱後。似猶豫不卽首肯。錢鼎銘乃效申包胥痛哭秦庭之舉。流涕長號。辭極迫切。文正不覺心大動。乃諭錢鼎銘曰。安慶去上海。有一千三四百里。出偏師以襲遠。非用兵之正軌。祇可稱爲奇兵。但目前勢當危急。不可拘泥常經。宜通權達變以行之。合肥李文忠公鴻章。

時以開缺福建延邵建道員。佐曾文正幕府。慷慨請纓。率兵一萬人。將佐郭松林程學啓張樹聲張遇春潘鼎新劉銘傳等同行。南下救應。顧江水迢迢。不克飛渡。飛札上海道吳煦。會同顧潘諸紳士。向洋商專雇火輪船以運兵。並亟籌餉項。何自而出。一面咨會水師統領黃翼升李朝斌協助。先後出發。會師於上海。吳煦素知候補知州應寶時。才具幹練。與外國官吏熟識。卽委派其交涉租賃火輪船。其時行駛江輪者。係英國商人。例當先告諸英國領事官。詎知該領事麥華陀。以嚴守中立爲辭。不允所請。彼但執定兩面不幫忙之旨。應寶時長於詞令。深曉洋文洋語。反復開導。謂貴國倫絕。不予以助力。一旦不幸。上海爲太平軍所得。各國貿易事。必受打擊。甚或通商中止。則貴國首蒙其害。今以私

人名義。出資雇用輪船。似無不可行之理。且潛許以鉅金。而麥華陀始
終拒絕。其時英國公使巴夏禮亦駐上海。應寶時思得一計。覓晤英國
繙譯官阿查哩。與之商量。阿查哩帶同應寶時。謁見英國司令官何伯。
陳說原因。何伯大爲贊成。囑卽照議舉行。一面由何伯報告公使巴夏
禮。其時各外國。因預布中立之言。表面不便反汗。實則頗願襄辦。使早
覩中國內亂之削平。俾可發展商務。聆應寶時之陳述。立許之。應寶時
按照計劃。先向各輪商請。如有肯以輪船賃予中國。承裝兵隊者。租價
之外。另給多量金錢。船中并言定可以增設治餐器具。可以安置器械。
馬匹。各輪商聞悉之下。爭相承攬。議既定。需銀二十萬五千兩。稟命薛
煥撫台。薛撫台見費如許鉅資。面有吝色。欲罷其事。經吳煦道台力爭。

之方得准許。吳道台偕應寶時。召輪商如數兌銀與之。各輪船立刻啓
旋上駛。既抵安慶省城。泊船等候。行止悉聽我國之命。是舉係開創。而
洋商肯俯就範圍者。皆應寶時之功。當時曾文正公創設湘軍。李文忠
公創設淮軍。率領至上海者。乃挑選湘淮軍之強壯。駐札大南門外。軍
容頗盛。太平見之。氣爲之餒。方乞師之說乍起。太平軍日侵犯松江
上海。華爾固守松江。攻之無效。遂以全力來攻上海。官兵輒相顧失色。
毫無鬥志。岌岌不可終日。迨安慶兵到。始人心安定。應寶時復請顧文
彬。潘曾瑋二位紳士。以求西兵明白助剿之意。言於團練龐大臣。龐
大臣答稱。吾職務祇在乎辦團。若中西交涉。吾未能諳。卽難干預。顧潘
二紳。再商於前蘇州府知府吳雲。託爲介紹。上白於薛撫台。撫台曰。若

出諸蘇浙兩省紳士之意。吾無不贊同。若以官爲主體。則吾不能承認。應寶時乃託吳道台之命。向巴夏禮約定日期。與薛撫台相見於洋務局。屆時由吳道台覓擅長治西餐之廚子。備豐美之筵席。薛撫台居主人位。吳道台親當傳譯。巴夏禮首座。以次何伯麥華陀阿查哩。再次法將軍卜羅德。及法美二國領事。著名洋商六人。中國方面爲吳雲顧潘二紳士。上海縣知縣王宗濂。其時劉青天已升缺卸職而去。酒過三巡。薛撫台起立。吳道台代表致詞曰。敝國自與貴國通商以來。已將二十年。素敦睦誼。雖間有因誤會而致啓國際之交涉。（指英法聯軍入京。燬圓明園事。）然不久卽言歸於好。比者粵逆叛國。塗炭生靈。失陷城池。幾及三百。上海爲其垂涎已久。傾全力以來犯。幸賴貴國本救災恤。

鄰之心。盡力幫助。迄今猶得保全。敵國政府感佩無量。本部院尤爲五中銘刻。第長此相持。上海人民水深火熱之情形。何日解除。茲江蘇浙江兩省紳士。議論一致。以爲欲患難之削平。惟有仰託貴國之聲威。來相援手。良以敵國承平已久。兵士習氣太深。不知振作。而貴國則軍械銳利。訓練精純。若不我遐棄。則敵國秩序。可以即日回復。即貴國商務。教務。亦可蒸蒸日上。本部院非常贊成。業已專摺奏明政府。請貴國撥兵會剿粵逆。今日本部院代兩省地方請求。伏望予以容納。謹獻一觴。爲貴大臣貴將軍貴領事等壽。並祝貴國大皇帝大總統萬歲。詞畢。巴夏禮亦起立答曰。今日蒙貴部院寵招歡聚。本大臣等榮幸之極。竊謂貴國連年內亂。元氣大傷。敵國素愛和平。義當竭智盡忠。以共弭禍患。

譬之到朋友家內有事。適逢此位朋友。忽遭不幸。或失火延燒。或爲盜黨所劫掠。危急萬分。試問來客見之。作何感想。其必攘臂而前。幫同解此厄難。無待煩言。否則曷貴有朋友哉。本大臣等。惟有以兩省地方人士之心爲心。以慰貴部院之望。以答貴國地主之誼。敬頌貴國大皇帝萬歲。並頌貴部院政躬強健。主賓酬酢。極盡歡洽。法將軍卜羅德。亦聲明與大英帝國取一致行動。吳顧潘諸紳士。皆有意見發表。籌度一切善後事宜。席散而中西會剿太平之局斯定。一面用紳士名義。呈請巡撫人奏。得旨允行。飭薛煥督同辦理。并定調兵籌餉各規條。薛撫台乃令會防局主持其事。卽札派顧文彬潘曾瑋吳雲應寶時四人爲專辦。時在同治帝元年正月。太平軍已陷浙江之杭州。別股從乍浦沿海塘

長驅而下。浦東各縣先後陷。太平旂幟直達黃浦江東岸。與上海城僅有一江之隔。西南距城亦只十里左右。所謂二十餘軍五萬餘人之官兵。至此潰散殆盡。自中西議定會剿。西人出揭布告。遠近均知。太平聞之。漸有退却之勢。從此克復蘇浙各縣。除李文忠派遣各軍外。西國兵無役不從。四月中旬。李文忠署理江蘇巡撫。分南北兩路進剿。浦東之太平所向告捷。獨惜法將軍卜羅德戰歿於南橋。因南橋爲自浙入蘇要隘。人煙稠密。軍事家所必爭。客冬華爾旣大敗太平軍於此。以守者庸懦。旋復失陷。此次西兵從金山進襲。卜羅德親燃鎗炮。忽大平軍中飛來流彈一枚。正中卜羅德要害而亡。迄今法租界總巡捕房門前。巍巍銅像。稍知上海歷史者。無不崇拜此爲我犧牲之豪傑也。五

月太平軍出沒於太倉寶山嘉定青浦。及七寶泗涇虹橋一帶。西兵此攻則彼竄。圍攻松江。非常急迫。華爾聞之。自青浦馳入。將洋鎗鋼砲。盡數排列城頭。向太平轟擊。經過兩日兩夜。其聲不絕。而太平軍竟不爲搖動。正在煙霧迷漫之候。前日分剿甯波之一枝常勝軍。業已事畢。回至上海。得松江被圍不解之信。遂拔隊趕到。見太平營壘。密布松江南門外三里之豆腐浜地方。乃列隊進擊。常勝軍銳氣方盛。殊出太平意外。紛紛奔潰。松城內華爾聞之。亦啓關出戰。裏外夾攻。太平軍大敗。天氣暮黑。姑且收兵休息。豈知太平軍乘夜悉數逃遁。仍屯紮泗涇鎮。已覺情形狼狽。是役也。太平死傷者達五百餘人。松江從此不復覩太平蹤跡。且言常勝軍自抵甯波。始知甯波之太平。由紹興百官一路而來。

從杭州出發。程途遙遠。接濟殊難。不比常勝軍可以用火輪船裝載。海道直達。何等迅速。周雨林從衆出征。恪守紀律。自蒞寧波。合俗語所說。旂開得勝。馬到成功。寧波亦通商五口之一。華洋雜處。習染奢侈。妓館雖不如上海之多。而亦歌衫舞扇。酒綠燈紅。儘有銷金之窟。周雨林有同營之友趙長鈞。青浦人。幼年曾亦從師讀書。及十五六歲。父母俱亡。略有遺產。其外祖家唐姓。世代武科。其母舅唐學忠。中過武舉人。見外甥零丁孤苦。遂撫養身邊。趙長鈞生得長身玉立。眉目清秀。而渾身膂力。亦頗不弱。唐學忠教之習練武功。倒覺進步猛速。正欲爲之預備考試。不意太平天國佔據金陵。文武科場。不克循例奉行。迨咸豐帝七年。始舉行鄉試一次。以南京被陷。借用浙江闈場。嗣後浙江同陷於太平。

無從再借。趙長鈞以遭逢世亂，鬱鬱不得志，聞悉常勝軍編練新兵，欣然投效。唐學忠勸阻不從，祇好聽其自主。投營之後，操練打靶，竟能百發百中。同營之士莫與敵手，華爾極爲賞識，畀以教練官之職。向同周雨林異常投契，分援甯波時，又一起成行。既抵目的地，將太平軍殺得落花流水，常勝各隊屯駐租界之外，轉眼之間，可告肅清。凡軍隊中各處亂闖，祇爲常事。常勝風紀素嚴，有目共賞。然三五成羣，請假出遊，亦時有之。趙長鈞一日與至友數人出營賞覽風景，周雨林亦在其內。遊玩一周，經妓院門前，忽動尋芳之興，相將入室。諸君須知妓家所第一等害怕事，卽此項丘八老爺臨門。當時太平軍以外國人宣言中立，故亦不入租界囉唆。惟官兵時赴租界，妓寮胡鬧，不名一錢，任意要挾。若

逢迎偶一不周。往往大煞風景。強迫姦淫。數見不鮮。因外人之魄力威權。不若光緒帝時代之盛。一味假作癡聾。未加干涉。且其意以爲此種賣淫營業。亦不值保護。中國兵士。從不受過教育。野蠻之極。偷去干涉。或反失面子。於是官兵更覺胆大妄爲。常勝軍之入門也。彼等不知底蘊。與向駐之官兵。一律看待。見面之下。不禁胆戰心驚。爭思逃匿。趙長鈞一行共五人。周雨林之外。一名王泰。一名方子炎。一名貝家彪。五人看彼等如是情形。大發雷霆。以其輕視吾輩。不來招待。反被冷落。豈有此理。正欲將一股忿恨之氣。發洩出來。周雨林畢竟老練。喊一聲諸位兄弟。且慢動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覺羅王氣尙如虹。

中外同盟策戰功。

第十七回 官紳合議李鴻章督師 中外同盟巴夏禮有願
無數健兒生應運 硝煙彈雨一天紅

第十八回

李鴻章人材薈萃建豐功 方聚星下位沉淪同痛惜

却說周雨林與同事之少年數人。至妓院中逢場作戲。不料該妓院不來招待。反皆躲避。諸人皆勃然大怒。正欲發作。周雨林急搖手止住。婉言陳說。知彼等爲野蠻之軍人。嚇怕。已如驚弓之鳥。也怪不得。乃轉身向院中人口。吾等並不是殺風景者。爾儘管照尋常客人看待。吾可担任。決無橫暴之行動。於是院中上下人等。始轉憂爲喜。則見粉白黛綠者一班。自內而出。上前向周雨林衆人行禮。殷勤奉茶烟。問姓字。原來甯波風氣。男子富於冒險性。女子頗尙節義。本地生產之女郎。均不屑操賣笑生涯。故妓院中土著甚少。無非自溫州來者。溫州淫風。爲東南

諸省之冠。堂而皇之高張。豔職者固多。所謂半開門私窩子。隨處皆是。供過於求。遂流轉於外。以甯波杭州等處爲尾閫。遠則到上海。當時甯波租界內妓女。溫州產者十之八九。周雨林一行人所見者。口音全是溫台一帶。尤覺隔膜。其中有一個名喚胡小翠。獨杭州出身。善於酬應。言辭便捷。周旋其間。面面都到。賴有此敷衍一場。大家不致全歸掃興。世間事往往有出之意外者。胡小翠與周雨林。雖第一次相識。而彼此如電流之感觸。磁石之引針。有不期然而然之概。大眾矚睨一番。相率走出。獨周胡二人。有依依惜別。難解難分之勢。周雨林平日之意中人。自一見於通家門內。念念不忘。每到一處。見夫子女玉。不爲所動。羣指爲少年老成。今日一見胡小翠。竟有不可思議之一縷情絲。蕩漾空

中歸結率縛在小翠身上。而小翠未始不如此。因被衆人所牽。不可不出。自此之後。周雨林每一人獨走到胡小翠處情話。一日親密。一日院中上下人等。見周雨林性情溫和。絕無打鴨驚鴛之事。都爲歡迎。及常勝軍奉命開回上海。周雨林初意拋棄兵隊生活。留滯寧波。別圖營生之法。胡小翠此時不但與之發生關係。且暗訂白頭之約。知周雨林不欲回上海。乃再三勸告。自述身世。杭州家內。父母早亡。孑然一身。爲匪人誘拐。致落平康。此地本屬搭班。與院主拆帳。身體自由。不受拘束。較他人爲包帳者不同。應允卽日出院。租一間房屋居住。以手工度日。專等周雨林功成名立。成爲終身伴侶。見識甚好。周雨林亦深信小翠所言真實。並非滑頭話。且知其絕無野心。故經一番商量。極端贊成。決計

仍歸伍班師擇日開拔。原來甯滬距離不過五六百里海程。乘火輪船。祇消十二三箇鐘點。常勝軍回抵上海之日。得華爾在松江戰事劇烈。不易取勝之報。於是此常勝支隊。立刻開赴松江助戰。華爾在松城內。望見自家直屬部隊趕到。如天外飛來。不禁大喜。爰整隊出城。內外夾擊。太平之兵。不得不奔潰四散。此時松江雖已解圍。不見太平營壘。然泗涇鎮廣富林一帶。太平軍仍齧聚不少。聯絡有數十里之遠。時李鴻章之隨員張遇春。張樹聲。郭松林等。離皖省到上海以來。已有數月。養精蓄銳。欲一殺敵人。以爲快。適太平分十二支。四面馳突。猛攻新橋。程學啓之營。包圍數重。李鴻章親自率兵援救。手下諸將。皆勇氣十倍。程學啓見李帥大旂。突圍殺出。太平大敗。還守泗涇。諸將乘勝克復泗涇。

其時浦南柘林奉賢諸處。亦由潘鼎新等收復。太平退保金山衛城。潘鼎新約華爾之常勝軍。分東西兩路攻之。金山衛城亦克復。從此浦南浦東。無太平兵之足迹。當咸豐十年春。太平兵以全力來攻上海。清國官吏。見癸丑年紅巾作亂。調取各路之軍防勦。都不可靠。懲前毖後。乃商借法國之兵。駐守城中。在城隍廟花園內。上海城原有大小東門大。小南門西門北門。共六門。自法兵入駐後。法國將弁。以出入祇由北門。距離其所居之處。紆遠而不便。商請蘇松太道台吳煦。添開一處城門。使聲息靈通。出進近便。吳道台即許之。乃擇原有北門之東半里餘。振武台右邊。特開一門。俗呼新北門。上海城內老先生。守舊者多。輒鄙夷西人。目爲洋鬼子。租界既開。尙有持用夏變夷之謬說者。以此城門由

外國倡議而成。相戒不走。甚至醜詆爲狗洞。事有湊巧。城內有一家喪事。住於黑橋浜。其家原籍江甯。故厝棺木於南京公所。擇日出殯。以走新北門爲最便。屆時排齊儀仗。出城往西北而行。迤邐至新閘橋相近公所內。將棺木安放。回進城時。仍走新北門。其主人剛進城。行不數步。忽人叢中奔來惡狗一頭。將其足背猛咬一口。主人大叫一聲。痛極而踣。經隨從之人。急急扶起。欲追打此狗。則早已去如黃鶴。不知所之。原來此狗已成瘋癲。逢人便噬。喪事主人適逢其會。及扶歸家內。脫出一看。血水淋漓。浮腫不堪。於是有人關照云。此狗發瘋。被咬之人。危險非常。不出百日當死。急須醫治。狗成瘋之原因。每年秋令後。蛇啣泥入洞。蟄伏土中。經冬不死。及驚蟄節後。蛇乃出洞。吐去所啣之泥。此泥毒氣

劇烈。若爲狗所嗅。立成瘋狗。人被其咬。過四十九天。毒氣攻心。如醉如癡。號叫而死。故一言瘋犬。人皆談虎色變。又有住上海城內土著楊姓。擇日成婚。所娶新娘。係姑蘇產。住於莫租界。迎娶之日。鼓樂喧譁。新娘登彩轎後。從坤宅穿過法租界。進新北門。到楊宅。新郎新娘。雙雙交拜。送入洞房。賀客滿堂。非常熱鬧。豈知三日甫過。楊宅新娘。忽然暴病而亡。戚友相傳。嗟訝之下。衆口一辭。歸咎於走新北門之不利。大凡迷信之事。最易動下等社會耳目。詆新開城門爲狗洞。果有瘋犬噬人。新娘暴死二事。從此不論上下人等。遇婚喪一切。以出入此門爲大忌。每年清明七月半十月朝。城隍神出巡。六門悉到。獨不走新北門。以爲神明不可褻瀆。苟其妄行。神必加嚴譴。不知楊婦之死。別有原因。上海自關

租界。五方雜處。風氣浮靡。小家碧玉。往往不保貞操。多桑間濮上之行。爲。姑蘇人吳儂軟語。尤易招致游蜂浪蝶。洞房之夕。楊郎驗非完璧。卽以白眼加諸婦。婦旣怨且悔。愈思愈恨。遂以一盞紫霞膏。了此生命。碧玉韶華。頓時斷送。楊郎後悔莫及。亦無可如何之事。中國人迷信之心。實屬牢不可破。還有一件笑話。出嫁之女郎。坐彩轎起程。相傳不可不嚶嚶而泣。倘無眼淚。無哭聲。則轎夫以爲不祥。必加詈罵。租界旣關。外國巡捕房。在馬路口派巡捕站崗。一日有彩轎在馬路中行來。以四人肩之中。有哭聲。巡捕聞之。上前干涉。此等印度捕旣不通言語。又不識中國有此風俗。以爲此彩轎中人。定有冤抑。豈有嫁娶喜悅之事。反來哀泣。遂將彩轎攔阻。不許通過。迎親之人。多方解釋。該印度捕一味

恃蠻。竟將彩轎一乘。押解巡捕房。及至四馬路巡捕房門口。幸當門崗者爲一華捕。詢知緣故。大笑不止。向印度捕說幾句外國話。該印捕本不覺啞然失笑。揮彩轎使之去。而轎中之新娘。已嚇得魂不附體。神志模糊。反全無聲息。及抵乾宅。急將新娘先行扶出。用薑湯灌醒。然後結婚。此等殺風景之行爲。人皆恨印度捕之惡作劇。實皆迷信害之。同治元年七月。華爾程學啓克復青浦縣城。太平軍中稱慕王者。姓譚名羅。洗其人勇悍善戰。足智多謀。一目稍眇。咸以獨眼龍呼之。聞青浦被清兵所復。自蘇州崑山領大軍十萬人。直逼清浦城。繼分兵東窺上海。時長江水師總兵黃翼升。率水兵。由東西梁山東下助戰。與譚部接觸。劇烈交戰。譚部不支。移青浦城外之軍。犯北新涇法華鎮一帶。距上海西

第十八回 李鴻章人材蒼萃建豐功 方聚星下位沉淪同痛惜

北不滿二十里。距李鴻章大營祇有數里。清將况文榜之營。被太平軍包圍得水洩不通。從太平投誠清國之劉玉林。亦一員慣戰之將。急欲突圍而出。冒險衝鋒。遍體受創。大叫數聲。死於陣內。况營堅守待援。與譚部相持。將近旬日。李鴻章調黃翼升程學啓華爾各軍之半數。襲擊譚部後背。而親督大兵趨譚部正面合圍。大破之。毀譚營數十座。太平幾潰不成軍。爭渡吳淞江北岸。此役也。清兵中同知韓正國。獨遭戰沒。越數日。太平收拾補充。欲再渡吳淞江而南。回犯北新涇諸處。爲清將劉銘傳攻走之。黃翼升復率水師。向西南。克復太湖西岸之石壘。此處自松江往蘇州。水路陸路均必經之要道。再克吳江縣之蘆墟鎮。迨九月中。譚紹洸自恃手下人數衆多。復點齊大兵。浩浩蕩蕩。自西而東。

分南北二路進擊。北路以鄭汝泮爲先鋒。目的地爲南翔鎮。南路以呂蓋爲先鋒。目的地爲黃渡鎮。南路人數尤多。從四江口起。迤邐至青浦城。連續紮營百餘座之多。清將鄭國魁劉士奇二支兵隊。皆被困急追。李鴻章偕其弟鶴章程學啓。馳兵接應。疊破太平於四江口南北兩岸。鄭劉之圍頓解。繼而各部集中。規畫大舉總攻。以郭松林爲左路。帶兵一萬二千。程學啓爲右路。帶兵一萬。劉銘傳居中路。帶兵一萬一千。李鴻章自統全軍。隨後推進。松林學啓銘傳約定時刻。同時並攻。協同常勝軍。衝鋒而前。既抵太平營前。營內發出銃砲。子彈之密。有如雨點。三軍皆伏於地上。匍匐而行。將太平防禦之具。如木石籤刺之類。奮勇拔去。所開濠溝。悉一躍而過。雖烟霧迷漫。火燄猛烈。亦所不顧。清軍無

不一以當十。喊殺連天。常勝軍之洋鎗。訓練有素。作戰之經歷又多。發鎗無不命中。擊斃太平軍頭目。穿黃衣服者多人。清軍短兵相接。亦斬殺數十名。於是太平不支。凡交鋒之際。全恃銳氣。若銳氣一挫。如落花流水。未有不失敗者。蓋真正置生死於度外。以戰死沙場。馬革裹屍。爲無上之光榮者。能有幾人。大都一哄而進。一哄而退。三四人返身奔跑。千百人繼之而去。惟恐或後。故善用兵者。養精蓄銳。不肯貿貿然輕舉妄動。致喪失其銳氣。然而成敗利鈍。此中亦關氣運。父老相傳。太平軍當廣西突出之時。銳不可當。清國承平日久。將卒盡有暮氣。遇太平不待交綏。先望風而靡。遂致陷落城池。達三百餘處。太平真有破竹之勢。及其氣運將終。清兵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失城池。漸次收復。將士

多用命而清國自有中興之運。由此而言。人事未始不賴天意而定。閑文少叙。太平士氣旣挫。馴致大敗。被清兵生擒者數百名。鎗斃刀斬。何止數千人。都棄屍吳淞江中。江水幾乎不流。軍器馬匹。遺棄亦不可勝數。殘餘之太平軍。盡向崑山縣境逃竄。此次李鴻章之戰功。爲自皖東征以來。第一大捷。有人說是役。太平方面。督師者實忠王李秀成。非慕王譚紹洸。李秀成初與程學啓接戰。學啓不利。被困數重。鴻章得報。亟引兵馳援。學啓望見鴻章旂號。激勵士卒。奮迅突圍而出。遂轉譚紹洸奏此大功。不知李秀成坐鎮蘇州。執掌江蘇全省兵柄。指揮譚紹洸東下。規取上海。未嘗親身出馬。自後松江上海。太平不敢再來。當此人材蔚起之際。以軍功貴顯者。車載斗量。然而有功不賞。終世坎坷。令人扼

臆者亦未嘗無之。浙江義烏縣有方聚星者。道光末年中武進士。不過二十餘歲。授職守備。駐兵於上海。治兵恩威並濟。與部下同甘共苦。如有犯法者。則訓責不稍寬貸。識之者謂有吳起國士之風。太平軍時代。清國將驕卒惰。他人部下往往酗酒滋事。惟方營絕無一人。一日復發生此事。上海知縣劉郇膏稱強項令。深惡此等行動。飭差役捕而懲之。差役魯莽。誤捕方營之兵。去方聞之大怒。飛馬索還之。並抽鞭亂擊公案。劉大不懌。乃辭職投效大營。轉瞬升至開府。而方亦積功保舉至總兵銜。第一官。株守十年不得遷調。暗中爲劉氏所抑也。旣而因他事降爲水師管帶。駐於常熟縣。直至光緒帝初年。彭玉麟巡閱長江。文自督撫。武自提鎮。以下咸紛紛呈手版請謁。概不得見。獨見方之履歷。則驚

歎曰。此人有汗馬功勞。奈何屈爲下位。次日特命傳見。再三嘉慰。且曰。君有殊勳。僅官止於此。老夫之過也。待巡閱事畢。定當專摺奏請重用。不料彭氏至杭州。遽焉病故。方聚星遂以營弁終其身。其命也夫。聞方氏無子。祇生一女。寓居上海時。遭嫁一商人。此人並無名望。故人鮮知之。其原籍義烏。因方少年出外。人亦不知其概況。訪問其家鄉。往往莫能舉姓字。後有一方之遠戚。欲求其壻與女蹤迹。爲文字以表揚。因其當年守上海之功。實居第一。恐日久漸就湮沒。孰知壻若女不知居向。莫可究詰。徒令人感慨不勝。有人紀之以詩曰。

少年英俊喜登龍。
得意一鞭馳馬去。

慷慨猶傳國士風。
海潮嗚咽老英雄。

第十八回

李鴻章人材薈萃建豐功

方聚星下位沉淪同痛惜

第十八回

李鴻章人材蒼萃建豐功

方聚星下位沉淪同痛惜

第十九回

易姓認同宗太嫌唐突 愚夫遊租界若遇神仙

却說清帝同治元年閏八月。李鴻章將上海四面之太平軍。一律打退。從此太平軍不復窺伺上海。十月中。李鴻章由上海督率水陸各軍。與常勝軍全部。進駐蘇州。所有太倉蘇州所屬各州縣。均已從上海發兵。次第收復。旋蘇州省城亦克。同治二年六月。曾國荃破金陵。克之。太平之運告終。上海自劉麗川之亂。借助洋兵而得恢復。歷任官吏。皆與外人羈縻不絕。及李鴻章來上海。利用此機。表面上不以政治的名義。借助外人。而以私人的傭雇關係。招集兵將。未幾而洋鎗隊鍊成矣。未幾而離滬出征矣。此事爲鴻章平生最得意之外交政策。然借異族以殘

殺同胞。爲有識者所唾罵。亦不可掩之事實。外人助鴻章以剿滅太平軍。法蘭西之軍官陣亡者凡三人。最著名者爲卜羅德。卽今法大馬路總巡捕房門首之銅像是已。美利堅有二人。一白齊文。一華爾。白齊文始請入中國籍。繼則投忠王李秀成部下。爲德不終。其人格如何。不足齒數。若華爾則效忠清室。後以受洋鎗之傷。歿於上海。殊足稱滿清功臣。惟英吉利軍官戈登。最爲李鴻章所信任。其功業亦最著。戈登氏爲英之蘇格蘭北方人。生於一千八百三十年。少小習軍事。畢業於陸軍學校。又研習工程科。一千八百五十五年。英軍出發於俄之司體脫海口。是戰也。戈登實參與其間。厥後乃到遠東。會中國太平軍起。漸次來窺上海。署理江蘇巡撫薛煥。爰留駐於上海。後得李鴻章之賞識。擢以

軍職。遞至總兵官。嘗訓練清兵。率以攻取江浙一帶城池。歷大小戰事三十次。功績極偉。鴻章奏稿曾詳叙之事。竣辭去。清廷厚給廉俸。且賜以金戈珍物。戈登氏一概謝絕。子身歸英倫。致力於工程事業。以餘暇救濟貧苦。安設流亡。越數年。又往非洲經營工程。於埃及國之某湖。開始行駛汽船。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受命爲蘇丹總督。開闢土地。又三年。因事告退。不久以非洲匪亂。從事遠征。在某地爲土人所戕。戈登一生所積資財。於未死之前。卽創辦工科學校一所。在蘇格蘭之滬北淀省會。今卽以戈登名其校。華人入此校者不鮮。歐戰起後。是校學生。投袂從戎者。絡繹不絕。北蘇地方。本有義勇隊之組織。作沿海防衛之用。隸軍籍者。都爲大學學生。咸盡義務。歲時召集。習練戰術。並不妨礙課業。

第十九回

易姓認同宗太嫌唐突 愚夫遊租界若遇神仙

行之有年。因戈登爲此地歷史上有名之人物。又著有武功。故卽名曰北蘇戈登義勇軍。西報中記其歷史如此。特著之爲談上海歷史者。一資談助。上海自同治帝二年後。人口愈增。各省之避兵燹者。咸視爲世外桃源。相率適此樂土。有河南省固始縣人趙賢森。其先世饒於資財。爲皮貨商起家。傳至賢森。生而不慧。鄉里都以呆漢目之。不願與之往還。所娶妻室吳氏。頗有才能。見丈夫之爲衆鄙夷。令其遠出游歷。結識一二達官貴人。可以誇耀親鄰。然素不出戶。將安所之。聞人傳說上海繁華。爲中國首屈一指。爰與吳氏商量。妥當束裝上道。備帶紋銀六千兩。爲川資。選鑣師一人。隨行保護。原來北地。以前處處設有鑣局。專代人保送錢財。沿途防禦盜賊。名喚鑣師。其人定多膂力。綠林出身。雖外

強中乾者亦不乏人。然武藝高超。技擊精嫻。爲多數。甚至劍俠一流人物。瀾迹其中者。亦偶然有之。當時趙賢森所雇用之人。名周彪。亦河南人氏。年紀已五旬外。猿臂狼腰。龍行虎步。精拳術。有內功。善使一根鐵棍。幼時父母俱亡。經鄰人送入就近佛寺。剃度爲僧。其師父法名松岑。的是少林派。見周彪生得體段結實。態度不凡。而又富於義俠。殊爲賞識。爰將平生所學本領。盡行教授周彪。故周彪在十七八歲時。已經武藝出衆。後至二十三歲。松岑和尚。忽然雲游出外。不知去向。周彪亦覺禪林况味。太爲寂寞。決意蓄髮。還俗自食其力。終身不娶妻。不飲酒。人若雇而用之。無論何事。皆忠心赤胆以赴之。故識者交口嘆美。趙賢森之妻吳氏。夙聞周彪誠實不欺。向鑪局指名敦請。周彪亦欣然允行。

第十九回 易姓認同宗太嫌唐突 愚夫逞租男若遇神仙

隨趙賢森一路曉行夜宿。原來北地如山東河南山西直隸等省。行路多用騾車。或用牲口。非若目前有火車汽車。交通便利。自河南抵皖北。自皖北行來。渡過長江。入江南境。然後易車而舟。由蕪湖當塗南京鎮江常州蘇州而至上海。此時江蘇全省。雖早肅清。而元氣未復。山川仍是景物全非。去承平之氣象尙遠。故趙賢森周彪二人。長途跋涉。無心流連光景。惟有上海。外人通商之地。洋場十里。目迷五色。遠省聞之。不啻神仙天上。趙賢森專心致意。到上海訪求偉大人物。思作泰山之靠。周彪知趙賢森未曾行過遠路。倒處處代爲留心。路上毫無舛誤。既到上海。尋一所客棧。安頓行李。蓋此時客棧祇有小規模。而無中等。安諭旅館。趙賢森等二人。住洋涇浜南首萬全棧。略爲休息。出外觀看風景。

眞個目不暇給。旣而游玩城隍廟。其間熱鬧大非今日可比。然已見所未見。以外經歷城內素稱名勝之地。及各衙署。泊往大南門。見有巨宅一所。廬屋連雲。詢之旁人。知此地名同仁里。此家姓曹。相傳其先世名曹華。生於明代中葉。丰姿秀美。意欲苦志攻書。身登雲路。無如困於場屋。屢試不售。年將弱冠。猶不能博得一領青衿。於是憤甚。棄書不讀。北走京師。別謀功名之路。旣至京。聞皇上有二公主。正在招選駙馬。凡稍具面首者。聞風麇集。俗語所云想吃天鵝肉。因明代制度。駙馬之資格甚寬。祇須容貌豐腴。五官完備。周身無癬疥之疾。生殖亦發育不缺。即可中選。門第之高下。財產之貧富。均可不論。曹華聞之。心亦大動。隨衆報名。屆期沐浴清潔。如士子之入鄉場。太醫循例察驗合格。引進大內。

第十九回 易姓認同宗太嫌唐突 愚夫遊租界若遇神仙

不料衆皆落選。獨曹華中雀屏之式。曹華以平民而又非豪富。一旦與皇家聯姻。幸福無極。快樂可知。孰知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與長公主成婚之日。曹華滿擬歡諧魚水春滿洞房。占盡無邊之風月。詎定情之際。長公主不但身非完璧。且大腹便便。如五石之匏。去臨盆之期不遠。曹華大爲懊喪。詳細詰責。長公主但掩面啼哭。不發一語。翌日。曹華入朝謝恩。在皇帝之前。涕泗滂沱。帝深爲奇怪。問是何故。曹華故作囁嚅吞吐之狀。告知其事。帝勃然大怒。立命侍衛武士。拘長公主入朝。解開衣服。親自勘驗。事屬確實。深究其從何而來。長公主一味哭泣。不言所以。哀懇賜其一死。以全顏面。帝許之。賜長公主以帛自盡。蓋宮闈貽奠。不可宣播於外間。長公主旣死。帝復以次女許配於曹華。賞金帛若干。

并令曹華偕同次公主迅速歸上海家內。此等祕密原因。切不可露。曹華奉旨衣錦還鄉。沿途地方官吏。知當今皇上駙馬行過。遠出迎送。而曹華藉此需索供張。騷擾地方。其手下隨從之人。當然狐假虎威。敲詐多端。及抵江南境上。曹華以家鄉不遠。指日可到。爲誇耀鄰里鄉黨之計。船上高懸旂幟一面。大書二娶皇家女。江南第一家。十個大字。聲勢赫赫。人皆畏懼。本省本籍官府。更奔走逢迎。莫敢怠慢。既到上海。擇地大南門城內。建造第宅一所。大興土木。美奐美輪。另建駙馬廳一座。以示恩典。卽此處同仁里之故址也。厥後曹華與次公主。因事反目。大忤公主之意。公主乘隙出走。逃回北京。訴於帝之前。並追述出京之候。一路擅作威福。種種勒索。難情形。帝前日之賜死長公主也。一時忿怒。

事後悔之極。怪曹華之不留餘地。今悉曹華之近狀。恥辱心與厭惡心。合并登時動怒。降旨將曹華拿問。欲治以侮辱天潢貴冑之罪。曹華知禍將不測。後悔莫及。既已誤事於前。惟有赴闕待罪而已。頹喪之至。將近京師。乘人不備。用帶自縊而死。帝明知曹華已自盡。遂不復追究。惟迄今大南門之駙馬廳。依然存在。其構造之式樣。悉從明代。曹氏鄰人。述畢一段故事。趙賢森聞所未聞。心內想曹氏祖宗。爲天子之女壻。今日其子若孫。定有作大官之人。我不如改姓爲曹。與認彼爲族人。好在趙曹字不同。而音略同。不妨假借。主意既定。回到客棧中。一宿過去。備下一付禮物。專誠重到大南門。央昨日談話之人。說明來意。介紹於曹姓主人。曹姓主人聞之。見此人突如其來。頗可詫異。姑與見面。以覘究

竟及晤談之下。曹姓主人心中好笑。知趙賢森真正一個超等阿木林。有一點知識之人。必無此種舉動。然悉其富有家產。大可資爲利用。因虛與委蛇。許其認爲同族。當日留其吃飯。趙賢森目的達到。大爲滿意。從此賢森同曹姓親熱非常。隔開二三日。曹姓以金鈎弔玉蟹。特出城赴北市賢森客棧內答候。邀賢森入酒店小酌。會鈔墨西哥銀幣一元三角。賢森不勝榮耀。飲酒之後。再返客棧。談賢森說。聞道上海繁華。甲於全國。仁翁爲上海土著。生長於斯。必然熟悉各處風景。望帶領兄弟。遍游各國租界。以擴眼界。何如。原來曹姓名子雲。舊家子弟。讀書不售。並無職業。近以祖宗餘蔭。爲城內段董。表面尙覺漂亮。租界上每日進出。當然如識途老馬。聞賢森言。欣然允諾。訂明日仍來棧內同去。次

日曹子雲依約定時刻與賢森偕遊。賢森每見一物輒目爲奇怪。子雲乃爲之說明。一爲賽馬。西人當春秋兩季。在泥城橋西收買之大隙地。闢爲賽馬場。當賽馬之期。紅男綠女。萬人空巷。其性質實爲賭博。於是中國人每至春秋二季。亦大開賭博。彼以爲西人賽馬賭耳。彼可賭。此何嘗不可賭。乃在跑馬廳左近。開設賭場。引人入局。鄉人來看賽馬。往往受其愚而傾家蕩產。自內地初到者。不可不知。一爲地火。西人初在上海創煤汽燈。俗名自來火。又呼爲地火。因煤汽自鐵管中來。而其管曲折遠達。埋於地下之故。四馬路中。酒菜館書場戲館洋貨店。滿眼皆是。入夜燈火燦若繁星。立石路口向東望之。真有火樹銀花之概。蓋各店市樓前。皆以煤汽管蟠成各式花樣。每隔寸許。裝設一燈。入夜齊開。

每店多又千百盞。籠以五色玻璃罩。光怪陸離。使人驚奇。然開辦之始。謠詠極衆。中國人以鐵管通火之處。其地面必熏灼不堪。此後馬路中。惟穿厚底鞋者。尙可抵抗。凡赤足奔走之輩。熱毒攻心。必久而致命。又該廠在西藏路北端。疑其地熱更劇。欲北往有事者。相率繞道而行。一爲自來水。西人之創設自來水公司。初以風氣未開。中國人用者甚寡。甚至言水含毒資。用之有害。相戒拒絕。其後公司徧贈水於各茶館。住戶之不裝龍頭者。由水夫挑担送去。每担取錢十文。人見毫無弊病。於是漸有信用。（按至今馬路兩旁。尙有公用水龍頭。此亦歷史關係。相沿成習也。）一爲天文台。在徐家匯天主堂之旁。明朝宰相徐光啓故宅之前面。主台者爲天主堂中神父。分職辦事者。有信教之華人。分測

驗天時。報告風力。各地往來通電。每一小時。視風雨寒暑表升降度數。筆之於冊。按日分送中西報館登載。并與佘山洋涇浜之氣象台。用無線電時通信號。洋涇浜所懸之信號。以示航海者。凡地震颶風星象之發現。均先期警告之。西人以傳教而創設公益事業。居心正大。其發起尚在明天啓間。徐光啓與西儒瑪利竇研究天文算學時代。一爲黃浦灘之紀功碑。外白渡橋西人公園。有紀功石碑一座。四方而上銳。長一丈餘。刻漢文得勝二字。四面各刻西文。紀洪楊時常勝軍助戰功績。昔年此碑矗立浦濱。後以擴充公園界址。將此碑劃入。作爲名勝。人不得入園。知者遂鮮。一爲信旂台。在黃浦灘外洋涇橋口。英法租界分界處。因上海自開爲商埠。帆檣蒼翠。賈客紛紜。冠於通商各口。所以每日報

時報風設有專例。一用大鐵球報午時記號。二用報風旂報大戢山所測風信。三用記碼旂報沿海一帶風信。曹子雲領導趙賢森。每觀覽一物。詫異非常。深歎外國人得遇仙家。故能有此希奇創造。若語以西國研求科學。日新月異。故能使物質文明。趙賢森安能知之。當日回到客棧。時候不早。約定明日續游。曹子雲告別回家。趙賢森將口中所見所聞。一一告知周彪。周彪生長北方。曾一度到過江南。然從未游歷上海。聽得心花怒開。自思難得此次好機會。隨主人既不要自家用錢。又好共飽眼福。乃向趙賢森說出幾句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熱中富貴太離奇。

心理虛榮極點時。

物質文明端緒啓。

狂奴何物尙奔馳。

第十九回 易姓認同宗太嫌唐突 愚夫遊租界若遇神仙

第十九回 易姓認同宗太嫌唐突 愚夫遊租界若遇神仙

第二十回

萬花開海上北里尋芳 七椀快風生東邦別致

却說周彪當對趙賢森說。我二人既到上海。趁此機會。不妨玩耍一番。望主人提挈我同去一游。賢森應允。一宵過去。曹子雲果然踐約。剛過午後一點鐘。卽來客棧晤面。問賢森曰。今日先定入戲館。君意何如。賢森殊爲贊成。於是子雲賢森周彪三人。一起離客棧。入戲館看戲。曹子雲講上海戲史。上海初設戲館。祇有崑腔。園名三雅。班名大章。諸伶人各就本身所習之角扮演。不容紊亂。每台戲十八齣。不多不少。故俗有老十八齣之諺。有時唱全本者。每齣各自告一段落。並無接筭之處。崑班人數既少。包銀又微。故園主終年已大可獲利。後滿庭芳設京班戲。

園。一洞天始之。久樂繼之。新北門外吉祥街。又開寶豐茶園。崑班遂受打擊。然顧曲者。猶以京劇唱詞鄙俗。不若崑腔之句斟字酌。足以逸性怡情。且所到北京伶人。無出類拔萃之材。久樂寶豐二園。又規模狹隘。所演之劇。京徽參半。其有名伶人。爲四麻子王海林。景元福。劉雙林。龐啓瑞。劉庚雪。陳大牛。朱湘棋。小桂壽等。後有天津人劉維忠。開丹桂茶園於寶善街。聘京津名伶。演純粹京劇。如孫菊仙。孫春恆。楊月樓。任七等。聯翩來滬。又有人開金桂軒於石路。以周春奎。景四寶。黃月山等。爲台柱。是爲上海京劇盛行之始。寶興久樂各小戲館。坐是不振。彼此收歇。昆班雖屢撲屢起。有本地人方星槎。出資勉力支持。然已成強弩之末。不克與京班抗衡。劉維忠既開丹桂於英租界。又在法租界小東門

外城河浜開南丹桂。同時又有人在其旁開一丹鳳茶園。既而改名同桂軒。上海通商以後二十餘年。戲館陸續始開。現已易崑劇而爲京劇。吾料數載之後。必更有新樣發現也。當日預定翌日游覽園林勝景。上海園林。首推豫園。吾園也是園。此外有邑廟內錢業公所之內園。豆業之萃秀堂。糖業之點春堂。每值春秋佳日。大啓園門。任人入內。第此指城內而言。若城外近年亦頗多建設。曹子雲將所知城外諸園。導趙賢森周彪二人游觀殆遍。其一法國公園。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之北。爲法蘭西人公共娛樂所。園址甚廣。風景頗幽勝。惟華人非穿西裝及諳法國語者。不得入內。其二德國公園。在徐家匯路貝勒路口。其三外白渡橋公園。其初中外人士。均可自由入內。後西人以華人多不顧公德。有

踐踏花草之事。乃另建一公園於裏白渡橋畔。專供華人遊玩之所。園甚狹小。惟佈置尙稱不俗。入者以下流多數。中等人次之。上等人則絕足不至。中有時刻表。以銅製之。下承石麟一座。陽光照處。能知時刻。絲毫不爽。後不知何往。惟石麟則依然。其四學圃。四明周鴻孫爲娛母計。在靜安寺東偏購地二十四畝。有奇。築一花園。顏曰學圃。花木多親手栽植。且不惜巨金。搜羅異種。故多珍奇之品。中西人每開賽花會。學圃必列首選。其五辰虹園。粵人趙姓所築。在靶子路。部署半參洋式。平日非有人介紹。不能入遊。然可租賃爲慶弔之用。爲六瓜豆園。爲本邑人陸雲僧所建。在龍華鎮之南。人呼陸家花園。主人喜種花。園中草木繁盛。其廳事曰懷桔廬。園之東陸氏家祠。西爲陸子懷墓。其七遂吾廬。皖

人程氏。建別業於徐家匯路。後臨肇家浜。結構頗佳。且多假山。極峻巖突兀之致。此外曹子雲未曾領略之地。二人亦無從問津。游玩幾日。趙賢森殊爲滿意。問子雲尙有何處可供玩耍。子雲說除非妓院。賢森問妓院與北方窰子有無分別。可得聞其梗概歟。豈知子雲老於花叢。一聆斯言。搔著癢處。卽滔滔不絕說出來。上海未開租界以前。嘗聞諸父老言。所有嫖院。皆在城內虹橋縣橋魚行橋篋笠橋一帶。最著名者雙桂雙慶等堂。一院或七八人或十數人。大致如今之么二妓院。蓋上海市面。彼時皆在城內。大東門猶爲繁盛。故妓女之列屋而居者。均在此處。他處未嘗有也。自道光帝二十三年。通商條約告成。北段闢爲租界。至咸豐間紅巾亂後。小東門外。割畀法蘭西。始有流妓雜居。然屋舍

漱隘。各妓又俱來自揚州。絕無人材之可言。故冶遊者不屑廁足。蓋卽花烟間之權輿。至同治帝時。英租界之棋盤街。始有么二妓院。妓都蘇州籍。客到。由龜奴高呼移棹。全院之妓。聞聲鬻集。燕瘦環肥。憑客選擇。選中則導之入房。以乾溼果盆各一相餉。乾者瓜子。濕者水果。呼爲裝乾溼。定例須銀一番。自是妓卽視爲熟客。若飛箋召令侑觴。呼爲抖堂差。每次須銀二番。么二之定名以此。客如在院設讌。每席稱一檯。酒菜須銀八番。另加犒賞妓傭等之下脚銀四番。如二桌同時並列。謂之雙檯。關客每以擺雙檯爲豪舉。妓院中亦每向客以擺雙檯爲請。取其獲利較多也。客在妓院打牌。謂之碰和。連下脚亦每場十二番。妓須供給酒飯。所打之牌。並非麻雀。（按麻雀至光緒間始有之）祇有銅棋挖

花銅棋有清碰黃河陣之別。黃河陣時間較長。客自移茶叫局之後。如欲使此妓作留髡之舉。例先須報效一和。一酒。方可達到目的。後緣各妓爲遷就計。不須和酒。居然亦可留髡。於是有一么妓院六跌倒之謔。六跌倒者。裝乾溼費一番。叫局一次。二番。夜廂三番。共銀六番。既有么二妓院以後。尋芳者紛紛北往。城內張豔幟者。門庭冷落。乃先後閉歇。於是租界日漸繁盛。石路建兆富兆貴兆榮兆華四里。悉由妓女賃作香巢。爲妓院主者。不屑步么二後塵。特創二三與長三名目。於花叢中別樹一幟。二三者出局。二番。夜廂三番。長三者出局。與夜廂均三番。客至妓院選色。不喊移酒。不裝乾溼。祇消由熟人介紹。即可出入自由。么二有一局兩茶圍規矩。叫局一次。祇能到院打茶圍兩次。第三次又須

以乾濕進令客破鈔。二三長三并無此例。故遊客稱便。惟和酒之例。與
么二同。客欲止宿院中者。亦必先報效和酒。并有妓女故弄狡獪。不願
留客。雖和酒連綿。竟不得真個消魂者。緣此輩妓女。自以爲身價高於
么二。且么二妓女。當時皆係討人。諸事聽命龜鶻。龜呼男本家。鶻呼女
本家。若二三長三則有夥妓。夥妓所得纏頭。與本家四六或三七拆帳。
故留客不能施以強迫。須妓自主。自二三長三妓院與么二競爭。么二
之神女生涯。稍受挫折。然有移茶之例。尋芳者盡人可入之。二三長三
均須熟客汲引。否則不得其門而入。故么二仍立於不敗之地。嗣因二
三介乎么二長三之中。貪廉者每趨么二。好闊者皆至長三。二三之院
反無以自存。不數年遂致淘汰。而狡黠之妓女。乃獨立門戶。有所謂書

寓之名目。初惟習唱雙珠鳳果報錄珍珠塔等彈詞者。以書寓二字榜於門。既而能唱京崑各曲者亦效之。院中並無龜鶉。少者一院一人。多亦不過二三人。乃姊妹花之情意相投者。平日酬應狎客。各自爲政。並不責客報效和酒。惟每次出堂差。則須銀五圓。藉以支持門戶。欲爲入幕之賓。亦若長三之須經熟客介紹。或熟客思止宿其家。僅借乾舖。例不侍寢。當時因有先生假正經。賣嘴不賣身之說。稱先生者。以么二長三妓院。傭媼皆呼妓爲小姐。獨書寓俱呼先生。然先生而假正經。可知暗中亦自留客。不過諱莫如深。且夜度資不若么二長三之有定價。反得因人而施。大敲其竹槓。以外還有廣東妓院。皆在拋球場。老其昌左近弄內。院落宏敞。門口有玻璃燈。一上篆硃字。各以樓名狎客多粵人。

妓亦純操粵語。外省之人入院尋春。非偕粵人以傳譯。每致格格不入。其房中陳設。不甚富麗。但家家必有廳樓。其桌椅悉廣東紅木所製。四壁張掛名人書畫。客如至院設宴。必在廳樓。彼中謂之開廳。席間圓檯面極大。可坐十二三人。肴饌豐盛。且多厚味。一筵之費。至少須二三十金。惟打牌則不另取資。叫局侑酒。每多本堂利不外溢。或向別處叫來。亦從客便。蘇幫妓女之局錢。無當場給付之例。粵妓不然。苟非熟客。直受不辭。且每妓入座之後。客須敬以瓜子。或贈以香烟。妓則並不敬客。此與蘇幫妓女大異。更有廣東鹹水妹。在虹口一帶。三洋涇橋亦有之。其人衣服皆作粵裝。清潔特甚。惟赤足不穿襪。此輩所接狎客。以西人為多。華人鮮有過問者。今此種鹹水妹有減無增。以虹口漸有外國妓

院之故。外國妓院不接華客。間有華人與西人同往。亦不拒。外國妓院所恃之入款。以售賣洋酒爲大宗。客至院中。盡以開尊痛飲爲豪。雖然每瓶售至數金或十數金不惜。若飲至十瓶之外。動輒費百金左右。近且有一種雉妓。俗呼野鷄。業此者以揚州人爲多。大半強操蘇白。冒充蘇籍。然舌曲而僵。斷不能近似。英法租界均有此類。居然亦有妓院住家兩等。每於日薄暝。之後。出外兜客。逮至深晚。猶在街頭。了了厥狀可憐。最難堪者。風雨瀟瀟之夕。霜雪冽冽之時。猶在招蜂引蝶。忍乎不忍。然若輩有最可恨之事。一見鄉愚可欺之客。往往硬拖強拉。無所不至。上海淫風之盛。實此輩造成之。近則增有別開生面之花世界。虹口地方。本設有日本妓院。狎遊者以日人爲多。華人之能操日語者亦有

之。如有人欲一擴眼界。快觀東方美人一舉一笑者。亦可到日妓院設筵宴客。妓於侍酒之時。彈三弦。歌日本曲。爲客勸酒。其一股柔情媚態。爲中國女子所不能及。卽蘇幫妓女之鶯聲燕語。使人魂醉。亦不如日妓之體會入微。惟殺饌則皆由日本庖丁烹煮。絕無中國式之菜。於華人嗜好。殊不相宜。又虹口多設御料理店。專售名鴨息爐一種。遇光顧之客。命日婦酬應。溫柔周到。且亦能彈唱。爲客侑酒。此輩似妓女而實非妓女。乃日本旅舍中下女之屬。略能歌藝。受雇爲此。不但如此。我曾親目觀英租界四馬路。法租界小東門諸處。開設東洋茶館。用女子爲堂倌。一班性喜穢豔之徒。趨之若鶩。與之調笑。未嘗峻拒。恐攜手而作雲雨巫山之會。大有人在。實則所用者爲下等日妓。日本三島淫風素

熾高等社會之女子自視且不甚重。往往愛情濫施。何況本操妓女生涯。妓女而又屬下乘。自然人盡可夫矣。華人富於摹倣性質。見東洋人。用女堂倌之茶館。生涯不惡。乃發起烟館之女堂倌。以法大馬路南誠信最著艷名。然而日本女子。與中國女子。程度相差甚遠。日女以營利爲目的。中國男子。卽與之發生關係。如過眼雲烟。不致肇禍。中國女子不知利害。動爲人所利用。當時各烟館雇用者。多雛齡妓女。旣乏知識。但有胡調。南誠信有一名周小大者。出身是小家碧玉。年祇十七。生得圓姿替月。媚眼生波。其父周老明係農夫。因家况貧苦。將小大自幼許字張姓。過門爲童養媳。詎知張姓亦家計非裕。生活困難。經鄰人慫恿。將小大薦至某富室爲婢女。惟出資雇用。非立契價買。可以來往自由。

第二十回 萬花開海上北里尋芳 七梳快風生東邦別致

未幾小大情竇漸開。爲環境所惑。不免見異思遷。遂託人調至妓院。充小大姐。從此耳濡目染。儘多惹草粘花之致。不知如何。由妓院轉入烟館。充女堂倌。於是登徒子見之。咸思染指。有黃佩琮者。朱張門第。王謝風流。父母以獨子故。非常鍾愛。初其父以地畝售諸洋商。遂成鉅富。黃佩琮以紈袴子。生長花花世界。當然選色徵歌無虛日。一覩周小大活潑妖冶。安得不夢魂顛倒。不惜揮金如土。以博小大之歡。果也彼此目成。卽學野鴛鴦。雙飛雙宿。不料好事多磨。有游蕩無業之奚六。平日專與馬夫流氓爲伍。身上所穿衣服。不知者以爲翩翩濁世佳公子。實卽拆白黨中人物。對小大亦思據爲己有。無如小大輕其人格。加以白眼。奚六一想。黃佩琮真我之情敵。若無此人。我必可達目的。朝夕打算破

壤之策。訪知周小大原童養張家。早以羅敷有夫。遂託人通報張姓。小大目下如何浪漫。與情人如何恩愛。決不肯再入張姓。爲田家之婦。若趁此時成婚。或尙可收拾。否則爾子惟有另討家小。農家攀一門親。談何容易。爾家若無錢做喜事。我願助洋銀一百塊。說得天花亂墜。張姓鄉愚。豈有不動聽之理。准定央原媒通知周老明。張子名喚文江。擇定吉日。將小大追回成婚。此一番言辭。曹子雲娓娓不倦。趙賢森周彪聽得津津有味。驀地英租界之警鐘亂吼。客棧門外。但見衆人向西奔馳。據云。洋涇浜南首。菜市街蘭芳里。花烟間失火。一時人聲鼎沸。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五十餘年一剎那。從前花訊問如何。

第二十回 萬花開海上北里尋芳 七椀快風生東邦別致
鶯歌蝶舞看依舊 人事滄桑變幻多

7.18
3.





上海的神秘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 (三)

目次

- | | | |
|------|----------|----------|
| 第二一回 |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
| 第二二回 |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
| 第二三回 | 勝地重遊西兵退讓 |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
| 第二四回 | 諂媚歐人草菅民命 |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
| 第二五回 | 談風度名士留芳 | 延泳人莽夫求偶 |
| 第二六回 |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
| 第二七回 | 兩人仗義鄉魄長安 |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
| 第二八回 | 垂青陳佳人歸滬濱 |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
| 第二九回 | 要津黃浦滄蓋如雲 |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

三集目次

857.48
3/2.7
:3



3 0528 0328 9

三集 目次

第三〇回 獵豔華 僑風光 細膩

官名總督驅術新奇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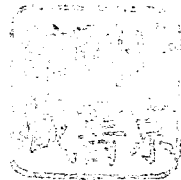
南沙 張恂九著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却說曹子雲與趙賢森周彪二人談上海花國歷史。賢森等正聽得津津有味。忽然外邊火警。租界救火會中蒲率怒吼。馬路上人聲鼎沸。登時將一篇掌故。平空打斷。曹子雲見天色已晚。即告別回南。約明日再來晤叙。原來奚六想出破壞黃佩琮周小大之交情。無非爭風生妬。本無別意。詎張文江一方耳中直刺。決計實行。經媒人通知周老明後。周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老明當然尋訪小大。喚其歸家。預備作新娘。小大驟聞此信。如青天霹靂。手足無措。大凡癡男怨女。值愛情熱烈之際。一切生死利害。置之度外。况黃佩琮。丰度翩翩。財雄年少。周小大豈不驚爲奇遇。海誓山盟。指望永矢勿諼。萬不料頃刻有分離之慘。小大對佩琮再三哭泣。要求佩琮設法。知其業已訂婚。情願爲佩琮之妾。佩琮究竟無知年幼。一籌莫展。正在難解難分。周小大說我有一策。如君能依我而行。包管無事。佩琮卽詢何策。小大說趕速籌帶川資洋銀一千塊。我兩人祕密出走。到杭州暫住。再相機行事。我誓跟君以終身。絕不願嫁張文江也。佩琮搖頭說一千塊洋銀。我可以担任。若同走則萬難辦到。我上有父母。而無兄弟。安能離家遠去。小大痛哭得如淚人一樣。說除此別無方法。君既

不能庇我一女子。我將拚一死以報君兩個月之情義。乃即預備脫離生意。回到父母處。由其父母送到張家。黃佩琮臨別時。送其金飾兩件。係戒指兩隻。每隻重三錢五分。金押髮一枝。重一兩。彼時黃金價值甚低。每兩換洋銀不過十八九塊。又現洋四百塊。小大將半數洋銀交於父母。云是幾年傭工積蓄此一筆工資。託其父存放生息。男家所選好日已屆。居然鼓樂放砲。與張文江交拜合巹。送入洞房。張姓親友歡呼飲酒。猜拳行令。倒熱鬧異常。奚六許助之錢。見此計得售。遂躲避不知去向。此類滑頭。慣技如斯。周小大花燭之下。知丈夫愚駭。可以計賺。即託辭身子勞頓。須先睡覺。詎知早有逃走之準備。自幼童養。門戶路徑。均所熟悉。且有洋銀金飾。途中不愁缺乏。迨酒闌人散。全家安歇。張文

江亦沈沈酣臥。小大輕輕起身。見距天明尙久。卽捩出房門。開後戶。一溜烟而去。蓋田家住屋。多至二四間。單牆薄壁。出走極易。天明文江醒來。一位新夫人無影無蹤。全家驚惶無措。疑其投水自盡。凡附近小河浜中。搜尋殆遍。鄰右人家。交頭接耳。三三兩兩。莫衷一是。乃偵騎四出。訪覓蹤迹。一面通報周老明。述明昨夜情節。如何如何。周老明又羞又氣。說我女旣男家走失。應由男家負責尋回。與我無干。張姓以爲在母屬軀。餅頭致發生茲事。應母屬一同追尋。互相埋怨。過去二日。仍音信杳然。當時兩方俱有好事者。七張八嘴。挑撥打官司。鄉人腦筋簡單。一篷風奔至上海城內縣衙門前。投代書先生。寫狀紙遞入。兩造均是原告。又均爲被告。斯時兩姓所居之法華鎮一帶。暨城內傳揚已遍。都稱

黃佩琮大有關係。兩面亦知佩琮實小人之戀人。惟毫無證據。何從牽涉。且佩琮安坐家中。尤難指名控告。前清告狀。手續麻煩。先候批准。繼候傳訊。書吏差役。慣於擇肥而噬。見兩方均鄉人。貧而且愚。又不克涉。及黃姓。故懶於其事。多方延宕。計投狀始開庭。止不下隔開四十餘天。在此時。周小大毫無影響。屆訊問之日。周張一同帶上。周方則謂人由張家走失。迄今多時。存亡莫卜。應向張姓索人。張方則稱小大在父母跟前。父母不加約束。任其不端之行動。以致被情人拐賣。父母知情。故縱云云。時上海縣官。姓葉。名廷眷。字願之。廣東香山人。由監生擢知縣。先任南匯。調署上海。一切行政。非常嚴厲。嫉惡如仇。見此案供詞各執。因人已逃亡。無所證明。遂諭兩造協同尋找。獲得後再訊。一場不可

恩議之官司。無期延期。不了之了。然案情已經調查明白。禍緣充當女堂倌而來。上海淫蕩之習。日甚一日。風俗之敗壞。不堪收拾。決計嚴禁女堂倌。行文租界西官。出示曉諭。有犯必懲。西官深韙其言。此等澆風。永遠革除。不但此也。復將花鼓戲一并禁止。諸君不然。詢問何謂花鼓戲。此事創始者。安徽鳳陽女子。鳳陽婦女。能纏極小之足。其始口唱鄙俚不堪之山歌。行乞錢文。蓋婦女作丐者。想江北人視爲榮耀無比。如斯劣根性。不知起於何代。後江南女子尤而效之。亦以纏足之女子。學得幾齣淫詞艷曲。手敲小鑼鼓。且歌且舞。爲江湖上賣藝營生之一種。上流社會人。素不屑觀聽及之。上海從太平軍以後。租界繁盛。一日千里。聲色貨利。極視聽之娛者。自有人想法羅致。况花鼓戲男女可以

合班。或以男子改扮爲女。混雜於女伶之內。騷形浪態。穢褻難堪。始則租界小茶館內。容納一班演花鼓戲者。以廣招徠。未幾有人選妙齡女子。學習此不南不北非舞非歌之怪狀。開演於寬廣之場所。卜晝卜夜。一言蔽之曰。誨淫。此類污濁俚俗之遊戲。假使在今日。亦歸天然淘汰之列。必無人顧問。彼時距今。日包羅萬象之遊戲場。四十年前。當然如蠅逐臭。如蟻附羶。轟動一時。弔膀子。軋妍頭。不亞今日之萬惡世界。青年男女。一入此迷魂陣。未有不忘廉鮮恥者。且其價極廉。每人不過一百文二百文。非若崑班京班各茶園。每位輒需洋銀數角一圓。故工藝界暨小商人。咸趨之若鶩。凡業此者。悉利市三倍焉。葉廷眷之意。女堂信而外。花鼓戲一端。亦亟宜取締。西官對於關係公共治安。頗爲重視。

或自動禁遏。或極端贊助。皆雷厲風行以爲之。西人時猶尊重中國主權。若是。故華官有治理租界之可能。嗣後華官放棄主權之處。咎實難辭。而西國領事獨斷獨行。不肯與華官合作。亦自有原因。彼管理界內治安之全權。操之於工部局。法蘭西稱爲公董局。行政上大同小異。工部局與公董局。由納稅最多之人。選舉董事組織之。總董一人。租界內事無大小。悉由董事會議決。交工部局公董局各部執行。第一件重要事。爲財政之歲出歲入。界址愈推愈廣。人口愈來愈多。財政支出亦愈鉅。深感入不敷出之困難。雖明知利少弊多。亦不得不仍舊貫。取一部分之捐稅。以濟需用。卽如小押當一業。盤剝小民。兇猛等於毒蛇。貧民以價值洋銀一圓之物件。持往押店。祇可押二三角。每十天爲一期。一

個月分三期。每期利息三分。故用銀一圓。每月須加息銀九分。統年計算。須一圓另八分。然祇有四個月期限。過限一天。卽將物件乾沒。毫無通融之餘地。其實押本一圓。四個月利身。取足三角六分。而且專收押盜賊贓物。盜賊利用斯消贓之路。各地聞風而至。扒手摸竊。隨處施其技倆。押店之黑幕。不可究詰。湖北漢口有所謂黑店者。專代消售來歷不明之物。實際與上海租界之押店同。其所懸招牌。雖有當字質字押字分別。其重利盤剝。則一樣可惡。西人何以許其鱗次櫛比。在界內營業。則抽其重稅之故。又有名爲印子錢者。尤駭人聽聞。放此項印子錢。大都流氓賭棍。間有惡毒之婦女。恃其女流。天不怕。地不怕。例如貧民向之稱貸洋銀一圓。從貸銀之翌日起。每日交還銅錢一百文。或二十

天還清。或三十天還清。可以伸縮增減。且須擔保之人。如貸銀之人。逃亡走失。則責保人賠償之。貸借之數。不拘多少。以一圓起碼。五十一百均可。貸數鉅。則按日交還之錢亦鉅。期限亦可延長至幾個月。總之按日拔本拔息。核其還清之總數。竟超過本銀幾十倍。不但如此。且加以額外之需索。若鞋子錢。點心錢。名目。而交還之時刻。亦不容失誤。此種賒削。直暗無天日。然作小生意之輩。反因其利便。竟甘心爲其賒削。若無放印子錢人。則何來資本。藉以糊口。實則日夜忙碌。爲放款人奴隸而已。每日收錢之人。以小木印蓋於手摺爲記號。故稱印子錢。其時左宗棠任兩江總督。訪知上海押店。作惡多端。札飭上海道台。照會英法美各國領事。將押店嚴行禁止。勒令閉歇。各領事奉令維謹。遵照辦理。

嗣後何以死灰復燃。因左宗棠去任。禁令漸弛。工部公董兩局。驟失此項鉅額捐費。有關預算。各項治安經濟。有妨發展。不得不重許開設。而將捐費增加。幾幾乎營業稅所得稅。重疊徵取。泊數年後。押當業亦逐漸改良。現在物件押滿八月。始乾沒之。利率亦稍減低。惟較內地典當。按月二分起息。十八個月爲滿者。尙相去懸殊耳。從前中國官府之權力。非全不行於租界。觀女堂館花鼓戲小押當三者。可見一斑。說者以爲他日外人領事裁判權。日益膨漲。故華官命令。毫無效力。甚至華官向租界提人。必先取得領事領事之同意。否則曰越界捕人。指爲違章。送請公堂懲辦。然則租界竟成我國逋逃藪。而謂華官尙能干涉租界內政哉。租界司法權。十之八九爲混合裁判所侵奪。然外國領事裁判

權初時非一朝即到極點。履霜而堅冰至。其來有漸。太平天國消滅後。中外貿易。駸駸具一日千里之勢。有浙江湖州人楊虎臣。夙營絲繭之業。湖州蠶商之大利。甲於中國。擁有資本之商人。悉與絲業有關係。江浙兩省育蠶。本有春夏秋三汛。而以春蠶爲最多。大概每年四五月間。絲繭商紛紛向內地收貨。販運至上海。轉售諸西商。捆載出口。行銷美。美俄法各國。其價值每年不下數千萬圓。各國其時未曾仿效飼蠶之法。攘奪我國利權。但西商往往爲投機性質之生意。向華商做拋盤。於出貨之前。預定購進繭子若干担。絲經若干包。承購華商簽定契約。（名爲定單）即可收定銀若干成。（約十成之四）逮新貨上市。照約交割。惟蠶汛有衰旺。貨物有高下。此中得失盈虧。有天壤之別。傾家蕩

產者有之。立時暴富者有之。名爲做輸贏。蓋無殊賭博也。楊虎臣時運不濟。接受洋商拋盤。數目極鉅。偏逢春夏之交。天冷多雨。以致蠶汎不佳。收成歉薄。貨難交足。須賠償西商損失銀七萬餘兩。楊虎臣變賣家產。祇有四萬八千兩之譜。尙缺二萬四千兩。洋商逼索甚急。弄得楊虎臣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其妻嚴氏。貌美而性拙。子女均不育。恆在憂愁中。一旦見丈夫營業而破產。事猶不了。苦痛十分。一念日後衣食無資。膝下猶虛。悲傷過分。臥床不起。奄奄一息。旬日未滿。遽爾香消玉殞。楊虎臣悼亡心碎。可稱家破人傷。遂聽喚官司。不設彌補之方法。果然洋商赴上海道台衙門。控告楊虎臣。請求將其拘押。勒交賠款二萬四千兩。若延宕日久。須判以罪名。且加償利息等格外要挾。道台是監司大

員。不輕易坐堂審案。將楊虎臣提到後。委候補知縣朱言紹審訊。楊虎臣到堂下跪。問年歲籍貫。朱言紹剛欲開口。楊虎臣忽然放聲大哭。登時涕泗橫流。朱言紹倒喫一驚。急問（你什麼）……種種兒究竟爲什麼。唉。何必呢。你好好兒說罷。）楊虎臣原來此副眼淚。不但爲吃官司而落。并爲想起愛妻之死。一陣心酸。遂不知不覺流淚。朱言紹認爲家產淨絕。身遭縲紲。情極如斯。故大動測隱之心。及楊虎臣陳述經過情形。云已因營業失敗。大受損失。一時實無力償還此款。供畢復大哭不止。朱言紹反對楊虎臣安慰數語。諭俟稟告道憲大人酌核辦理。退堂後。卽將訊問情形。暨口供筆錄轉呈。并聲明被告業經破產。委無力量償銀。請大人恩准免追。云云。時道台應寶時。字敏齋。不但才具

優長。且與西官感情頗好。遇事聯絡。一聞楊虎臣欠款情節。親提楊虎臣覆審。楊虎臣懷疑滿腹。不知道台何以自行提審。形狀慌張。詎知應道台霽顏諭之曰。爾之負洋商銀款。既係因絲市荒歉。大遭損失。財產一空。惟爾能否對外國領事大人。照樣痛哭一場。如能若斯。本憲將爾之案卷與人。一并送至領事衙門。請其審訊。則此案可望不須償銀。便爲了結。楊虎臣聞諭。十分欣喜。叩頭不已。連呼遵大人之命。道台遂令交保出外。嗣道台即將全案卷宗。並楊虎臣移送領事衙門。領事果然定期傳訊。原告洋商亦派代表到堂。楊虎臣跪下。如法泡製。伏地大哭。嗚咽而言。陳述家破人亡之慘。弄得領事莫明其妙。問繙譯。似乎此中華人究爲何因。哀傷不已。繙譯乃噤哩咕嚕向領事說一大篇言語。且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作手勢領事大笑。諭知繙譯數語言畢。揮令楊虎臣出外。欲知此案究竟如何。下回分解。

柳。韓。鶯。嬌。問。海。濱。
後。庭。花。唱。餘。商。女。

城。開。不。夜。四。時。春。
知。否。暗。賓。奪。主。人。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却說楊虎臣經外國領事訊問。領事見其窮苦堪憐。卽判決將所欠銀款如數豁免。不特如是。且知楊虎臣窮得無家可歸。以其爲浙江省湖州府籍。且賞給洋銀幾圓。以爲盤費。飭令回到家鄉。另圖謀生之法。由繙譯一一傳知。案遂了結。原告如龍如虎。弄得瓦解冰消。一場掃興。於是應道台爲上海人交口稱頌。均謂能庇護本國商民。不肯拍洋人馬屁。不知外國之領事裁判權日益澎漲。實此等事件。始作之俑。中華官廳不知法權自取其咎耳。西國自到上海通商。其初二十餘年。尙少輕視中國政府及各地方官吏之意。其派來北京之公使。必先徵取中政

府同意。即派駐各通商埠之領事亦然。彼邦素重外交。必妙選折衝樽俎。不辱使命之人材。方加委任。判結楊虎臣欠銀案。犧牲原告者區區二萬餘金。此中含有利用之深意。彼之用人。無所限制。官與商一氣銜接。往往朝爲商人。夕卽爲命官。清同治帝三年。德意志國人德爾孫。本爲小商人。到上海亦無多時。華人呼德國爲迦門。迦門者。卽日耳曼之省音。此德爾孫初入中國。無經商之資本。乃屈身爲英人住宅內侍役。忽然異想天開。上一個條陳於德政府。所云何事。無人悉其內容。大約係於爲國家爭權利起見。其時德人入中國者極少。上海租界上呼爲迦門人。不滿百數。德政府欲發展勢力於國外。突然令德爾孫任上海總領事之職。未曾通知華政府。華官不知不覺。大都昧於外交。聽其自

由行動而各國領事大以爲不然。心鄙德爾孫身執賤役。一旦與之並肩共事。非所願意。彼時各國對華政策。尙主和平。未曾聯盟一致。瓜分中國之風說。亦不聞之。乃由上海領事團暗中知照各該國北京公使。各公使示意中政府。北京向不設立外交部。咸豐帝庚申亂後。始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總理衙門行文督撫。札飭上海道台。謂德爾孫係尋常商人。乏領事資格。我國未便以領事官待遇。洋涇浜設官章程。時亦未議決頒行。德人知之。因將德爾孫撤換。由此而觀。我國從前對外主權。猶差強人意。洋商所設公司行號。多雇華人充當買辦。買辦之名。稱商法上無確定之意義。蓋我國自通商後。租界上之一種特別職業。英文譯音爲糠擺渡。咸豐同治間。文人筆記。不曉譯音之本難索解。乃

就縑擺渡三字。以中國文法爲之解釋。爲買辦介於華洋人之間。以成交易。猶之藉縑片爲擺渡之用。既以居間業許之。而又含有輕誚之詞。此實從前仇視外人。并看輕代外人介紹商業之華人。固我國舊社會之常態。惟買辦二字。究作如何解說。聞諸老於上海風俗者言。西人之來中國。第一地點爲廣東。廣東有十三洋行。爲中西貿易唯一之介紹人。當時卽名此人爲買辦。意義上若謂代外人買辦物件者然。此係中國商號所雇用。以與外人交易。與上海之所稱買辦。完全受外人之雇用者。其性質不同。惟沿襲其名稱則同。迨上海開埠。外人鬻集。彼時中西隔絕。風氣錮蔽。洋商感於種種之不便。動受人欺。時卽浙江定海人穆炳元。被俘於英人。嗣隨英兵艦來上海。熟悉英語。頗得外人之信用。

無論何人承接大宗交易。必央穆炳元爲之居間。而穆又另收學徒。若干人。教以英語。及與外人貿易之手續法。後外人商業愈繁。穆一人不能兼顧。乃使其學徒出任介紹。此爲上海商雇用買辦之始。然一宗交易。既告終了。則雇用關係亦遂解除。猶今人延請律師辦案者。然既而外人之到上海者日衆。所設行號公司。與華人之交易亦日繁。行號內所用之繙譯。庖人。西崽人等。對外購買零星器具什物。及起居飲食。日用必需之品。支付款項。及種種往來。外人頗嫌其煩瑣不堪。於是新興事業。每當延訂買辦時。兼以瑣務委任之。而買辦與行號公司。遂有墊款及代管行務之職務。此爲現代買辦制度開始之濫觴。有人保存合同一紙。係咸豐帝元年。英商義品洋行與王姓買辦所訂立。則此制

之通行。當在道光帝季年起。但自開埠通商。我國歷年之財貨輸出。與夫政治上之借款償款。均以上海爲金融總匯之所。而我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經濟。乃岌岌乎不能獨立。金融機關之操於外人手者。以各國銀行爲領袖。而各銀行又各有其政治上之意味。例如償款屬於某國者。卽由某國銀行司其出入。至各銀行魄力之雄厚。根柢之深固。與我國政治社會兩方。關係最密切最永久者。以匯豐銀行爲首。曲一指。匯豐第一任買辦黃槐庭。造成後來錢業上之特別勢力。其事實足資研究。黃槐庭浙江紹興府人。始爲錢莊之跑街。生性節儉。略有積蓄。頗得商業中之信用。英人惠而頓服務於好士洋行。與槐庭友善。以職務上往來有年。故交誼益深。一日告槐庭曰。予擬集資設一局面偉大之錢

莊。今須回本國招股。子能助我川資乎。槐庭詢以若干數。惠而頓云。非銀圓二千不辦。槐庭自思所積祇得半數。然在錢業中信用素著。可挪移以滿此數。卽慨然一諾。不數日。竟以現銀二千圓交付惠而頓。惠而頓欣然束裝就道。時外國郵船絕鮮。須一二月始開行一次。瀕行。槐庭往送之。問何時可返上海。惠而頓云。多則一載。少或九個月。槐庭見其時間久遠。且遠隔重洋幾萬里。交通極不便利。心頗悔之。然已無可如何。雖悔莫及。但囑前途珍重而已。倏忽之間。九個月已屆期。不至一年之期。又屆。仍不至。所挪移之款。槐庭致乏術彌縫。因是爲錢莊之主人開缺。大凡商人職務不停。表面上好看。不致窘狀畢露。一日賦閒。世上盡勢利小人。而銀錢業猶覺澆薄。平時相與往還者。咸望望然去之。

若將洩焉。槐庭祇好回紹興原籍。此時家鄉親友都作擲揄之態。槐庭亦神志頹唐。懊喪無極。有時甚致咄咄書空。知其事者皆謂此外國人實爲鉅騙。槐庭忠厚。墮其術中耳。日月不居。寒暑屢易。溯惠而頓回國迄今。已經三載。槐庭鬱鬱家居。亦二年將滿。生活漸難支持。忽一日有人持洋文信一封。從上海馳來紹興。訪問至槐庭家中。交其親拆。並持來現銀一千元。爲槐庭安家治裝之用。促其即日去上海。槐庭從前雖能說幾句英國話。不過洋涇浜閒話。（洋涇浜話自成一文法。租界初關時之通用語。）得洋文信。不識其內容何若。問送信人一切情形。則僅云黃浦灘英大馬路口之洋行。差吾專送信與銀到此。不知其他。因此槐庭弄得不明不白。既而想有此一筆盤費。即使徒勞往返。不致多

大損失。正善在家愁悶。無所事事。不妨藉此往上海一行。以覘究竟。遂忽忽收拾行李。偕送信人啓行。渡過錢塘江。到杭州江干。雇一號民船。言定限幾天趕速。送至上海。一般平日白眼相加之親戚鄰居。微聞此件消息。紛紛踵槐庭家門前。詢訪刺探。異常忙碌。中有神經過敏者。卽備上土宜之物數色。殷勤貽贈。估其價值。足有三四百文之譜。其意若何。奉託槐庭薦引生意。經槐庭之妻。好言撫慰。閒言少敘。黃槐庭不日已蒞上海。由送信者領導至洋行內。原來此洋行非他。卽匯豐銀行籌備處也。入內晤籌備主任。卽三年前借款回國之英人惠而頓也。惠而頓實匯豐未來之大班。兩人晤面之下。相向皆不作一語。因槐庭此時莫明其妙。如墮五里霧中。見惠而頓之氣鬖赫然。不覺神輕。又爲之震

動而惠而頓自回上海。探悉槐庭大受其累。謂自己而生計斷絕。一種惶愧歉仄之意思。莫可形容。見面時不知從何處說起。故兩人祇有兀然對坐。良久始寒溫數句。惠而頓即請槐庭入其臥室憩息。泊乎入晚。始抵足長談。互訴別後之景况。彼此均艱苦非常。旋惠而頓向槐庭告負約之罪。平空貽累。且至聲淚俱下。槐庭慨歎幾年來自己命運不佳。當遭蹉跌。與人無尤。賓主間之情誼。深摯之極。由是槐庭幫同惠而頓辦理一切。未幾匯豐開始營業。惠而頓即爲第一任大班。黃槐庭即第一任買辦。不佞書此故事時。適有友人別字好好先生來見之曰。君誤矣。某閱西人記載。開辦匯豐銀行。係當時英領事之條陳。君所言恐非事實。然不佞聞諸前輩。黃槐庭之紹興同鄉。俱如上述。且證明之人尙

在。意者惠而頓密受領事之命。回國招股。而對槐庭言。則以欲開設大錢莊爲詞。亦未可料。槐庭任匯豐買辦。數年之間。已積資至數十萬金。其聲名洋溢於上海商界。當其在職時。以錢莊與銀行。直接營運之關係。又深悉錢業之苦况。遂設法使錢莊得以向銀行拆票。凡錢業中向槐庭求援者。無不如其願以去。或撥派一知友。爲之料理莊務。俾不至於失敗。而此莊之信用亦陡增。槐庭紹興人。故當時派出之人。亦以紹興籍爲多。直至今日。錢業中紹幫仍占有優勝之勢力。歷史上實黃槐庭爲之提倡。蘇浙二省。自古爲文化之邦。以經史文章名於世者。不可勝數。而以商業起家。成偉大之人物。亦所在皆是。但比較浙江尤盛於江蘇。葉澄衷字成忠。慈溪縣人。父名志禹。以種由爲業。由慈溪遷居鎮

海縣之沈郎橋。葉志禹因佃種田畝便利起見。所以舉家移徙。並無卜居吉地之心。乃有精於堪輿家言之嚴月江。與人閒談。謂葉志禹所建茅屋三間。五載之內。大不利於主人。然二十載之後。其子孫必有發達者。依予斷定。可以財稱雄一世。並可名滿五洲云云。信口雌黃。風水先生之常技。人皆姑妄聽之。澄衷年甫六齡。志禹遽病歿。其母洪氏守節撫孤。澄衷上有一胞兄。母子三人。蟄居數椽茅屋之中。貧苦莫可言狀。洪氏代人洗濯衣服。兼能縫紉。藉此生活。澄衷隨其兄挑取野菜。樵採柴薪。以佐其母。衣恆不能蔽體。食恆不能一飽。及九歲時。請命洪氏。願入就近學塾。識字讀書。洪氏以學費無出。面有憂色。姑央鄰翁商諸塾師。可否請其半盡義務。而塾師怫然不悅。曰。寒士生涯。全恃教讀。非不

思造就清貧子弟。奈枵腹不可教書。何偷人人來請義務。予將糊口乏術。此大不可言畢。掉頭入內而去。鄰翁知無可商酌。回復洪氏。澄衷在旁邊聆之。流淚不已。其兄年十五。襲父之農業。租大戶之田四畝。盡力耕種。洪氏亦諳鑿種蔬菜方法。遍植蔬菜於隙地。售諸市外。兼可自奉甘旨。澄衷年幼。力不勝耘耨。乃爲兄作刈草生活。胼手胝足。惡衣菲食。勤奮不肯少息。母與兄甚爲歡喜。至十二歲。往鄰村王姓家爲傭工。王姓是一鄉大田主。雇工五六人。主人名肖琴。家有一妻二妾。王肖琴性情暴虐鄙吝。其妻張氏亦然。且奇妬。肖琴二妾。非納之於外。俱其家婢女。肖琴又喜漁色。一婢名菊芬。一名阿徽。自幼鬻身於肖琴。母親處爲婢。其母旣死。二婢貌均不惡。年亦長大。肖琴抑勒之。不肯遣嫁。據爲己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有。居然左擁右抱。張氏妬婦。何以任肖琴如此。因本屬奴隸。藉此可省。僱女傭兩名。名爲姬妾。幾非人類之待遇。菊芬阿薇處於被壓迫之下。亦無可奈何。寧波風俗。俾女之外。凡傭僱爲田工者。視之亦同奴隸。澄衷受雇之工資。每年不過錢十餘千文。王肖琴見其年幼可欺。小有過失。輒施鞭撻於澄衷。田主婦張氏。尤爲野蠻。待遇澄衷之苛刻。甚於肖琴。澄衷多方忍耐。不少拂主人意。倏忽三四年。澄衷年已十六。生性誠實。毫無邪念。詎料菊芬阿薇二人。以主婦悍而妬。從不肯以春花秋月。平分一半。人非木石。豈無心猿意馬之時。乃皆屬意於澄衷。往往於澄衷出入奔走。邂逅相遇時。目語眉挑。施以勾引。澄衷少年老成。絕不爲動。且趨而避之。孰意偶爲張氏所聞。疑澄衷之狡焉思逞也。乃借端發

作始而辱罵澄衷。醜詆無所不至。繼而叫囂跳躑。猛如豺虎。雙手持一條樹棍。追毆澄衷。田內工作之人。齊來勸阻。代抱不平。澄衷忍無可忍。對衆人云。我以貧故。來甘心作奴僕。實爲苦守多年之母。人子不忍遠離。得時時歸省耳。今受辱若此。男子志在四方。之謂何。豈能永作奴僕。從此告辭。卽掉首不顧。逕返家中。會有鄉鄰倪姓名楚時者。挈澄衷赴上海。受雇於虹口小雜貨店。然臨行苦乏川資。被囊。洪氏與長子議定。指出中將熟之秋禾。預質鄰家。得錢數千文。始得偕同倪姓。拜別母兄登程。從此澄衷一路福星。如龍蛇之起。蟄破壁飛去。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有詩贊之曰。

疏財仗義古人風。

爭說賢才產浙東。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八百孤寒齊挾纊 槐庭而後有澄衷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却說澄衷入虹口小雜貨店。傭工克勤克儉。時中外通商已數年。虹口關爲美國租界。外人輪船進口者日多。寧幫商人抵上海營生者亦日衆。往往白手成家。已作富翁。澄衷不勝豔羨。默察何者獲利較厚。何者脫貨較便。纔過四個月。所傭工之店。忽遭回祿之災。蓋上海租界上火患最易發生。甚至有一夕而幾處焚如者。澄衷此際無處安身。乃賃一葉扁舟。往來黃浦江中。販賣各項食品。於外人輪船。有一西人。自輪上乘澄衷之舟。渡至岸上。旣去。遺忘皮篋一隻。澄衷開篋視之。不覺大駭。中儲鈔票。約有百萬圓之鉅。他人得之。必然祕密上岸。隱匿以去。立時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爲面團團富家翁。澄衷一想俗語云。橫財不發命窮人。非我所應有之金錢。我斷不克享受。必在生意上贏餘。自辛苦中得來。方爲正當。決計待此人而還之。後西人果來尋此皮篋。澄衷遂如數歸趙。西人大爲歎服。欽其爲人誠實。非常器重。頃刻之間。宣傳殆遍。於是各國所停輪船。咸樂與之交易。澄衷之營業。一時爲冠。此西人見澄衷拾金不昧。相與友善。澄衷因通英語。恆就此西人研究。物價消長之理。商業操縱之法。常以振興商業爲己任。同治帝元年。創設老順記於虹口。節衣縮食。與傭伴同甘苦。又能知人善任。不及十年。推廣分肆。遍於通商各埠。復在閩北漢口。創辦絲廠紗廠火柴廠等。發展工業。所蓄工人。以數千計。事業益宏大。然澄衷自奉儉約。絕無豪華之氣。其待人接物。勤勤懇懇。所

言必信。所行必果。故上自達官顯宦。下至僕夫苦力。不詔不驕。體恤人情。無微不至。人皆樂爲所用。性又樂善好施。有求必應。待遇宗族鄉黨。尤爲敦厚。捐資立忠孝堂。置公田。設義塾。及牛痘局。凡本鄉之善舉。悉力助其成。直隸河南山西先後飢荒。辦米粟以賑濟之。又建懷德堂。以洋銀二萬圓爲基本。其所開店肆中之夥友。如有身後無依者。以時贖卹之。最堪流芳後世者。自憶幼年因貧失學。獨捐銀三十萬圓。創立澄衷學校於虹口。造就兒童。功非淺鮮。年六旬而病沒。斯人卽古時任俠之流。足樹商界之典型矣。浙江慈溪。尙有一位偉人。姓嚴。名信。厚。字筱舫。幼年逢太平天國之亂。棄讀書爲商買。杭州有鉅富胡雪巖。本亦經商致富。家資至不可以數計。人呼之爲活財神。在上海見嚴筱舫。目爲

奇才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胡雪巖薦筱舫於李。卽任以督銷長蘆鹽務。在職十餘年。積資鉅萬。從此北京上海廣東福建甯波。皆有筱舫經營之事業。卒以上海爲中外通商大埠。居家室焉。顏其室曰小長蘆館。誌其發軔之始也。筱舫旣通顯。急公好義。賑濟各省飢荒。報效國家公款。統計不下數千萬。出自己資者。亦及數百萬。至建立天津之浙江會館。吳淞之防疫醫院。上海之仁濟廣益元濟諸善堂。甯波之清節堂。及仁安公所。皆彰彰在人耳目。又葺宗祠。修家乘。置祭田。設義莊。恩遍族人。其尤爲人欽敬者。上海四明公所一役。事載下回。清帝光緒朝任盛宣懷呂海寰爲商約大臣。與英國商約大臣馬凱會議於上海。是時西國商人。日夕討論盛宣懷謂商約關係中國商務甚鉅。設

立商會。庶可聯絡商情。週知利幣。不致爲西商朦蔽。筱舫慨然身任其事。手訂章程。爲各商提倡。上海有總商會。自筱舫始。其後北京設商部。各省立商會。皆取法上海之定章。筱舫年七十九病沒於天津。丹旌南歸之日。道送者不絕。黃槐庭等數人。皆與上海西人頗有關係。特表出之。說到上海自洪楊之軍事既平。蘇浙兩省之富紳鉅商。相率來居。視爲避秦之桃源。商務日盛。且爲餉源所自出。當時法蘭西。以助剿有功。隱有德色。於是中法官吏。議設會防機關。凡經過華法兩界之貨物。須加抽會防局捐。以資挹注。同治帝三年。江蘇巡撫李鴻章。先奏明皇上。裁遣常勝軍時。華爾已受傷身故。爲國宣勞。嫻熟洋鎗射擊之青年軍隊。遽投閑散。未免可惜。但英國法國之兵。仍留駐城內。其佔居之地。如

學宮城隍廟內花園。蹂躪之禍。在所不免。復有寺廟。亦被佔據。如九畝地城根。青蓮菴大境等處。華官迭次商諸領事。一昧延宕。道台丁日昌。乃備具豐美異常酒食。讌請西兵首領。並許以犒賞費若干。其始亦推諉多端。至八九月之間。丁道台仍提議此事。西兵官與之協商條件。既告妥洽。始將歷年佔住之地。陸續讓還。上海城內。遂無西兵之足迹。同治帝四年十二月。李鴻章復奏請。撤消會防局之兵勇。但此局所抽之捐。殊爲豐富。華官要錢。視同性命。暗中運動北京外國公使。及領事。咨請酌量保留。李撫台勉徇其請。飭丁道台核議定奪。遂定爲城南高昌廟。留練勇四百名。松鳳凰山。留練勇一千名。按照湘軍營制編排。其口糧由江海關稅收項下。每月撥給。選派英法二國武弁。爲練勇教習。

分班教導。統帶者中國軍官。節制調遣之權柄。歸上海道台。會同統帶官施行。所有充當教練之西弁。合同上載明。祇管鎗礮如何訓練。戰術如何研究。不得干涉營務。而會防局依然存在。因循不果撤消。中國人辦事。往往愈久愈弊。弊愈大作。弊之道愈精。會防局所用巡丁。藉查驗貨物之名。每有騷擾情事。衆商深患之。乃由各業按年包認捐費。費之數目。各業自定之。於成交掣票時。加蓋代徵會防捐之圖記。圖記之下。注明應捐之銀數。實際仍取償於客戶。惟會防局之開始。英美二國未嘗與聞。故抽捐之舉。僅以洋涇浜爲止。浜之北。卽無此例。外人在上海。勢燄薰天。因由彼國勢富強所致。負氣之士。每慨本國官廳。揚西抑中。格外逢迎。至國人生命賤如犬馬土芥。而外人則尊如帝天。不知殺人。

者死。中外原無岐異。既殺人矣。斷不能妄爲袒庇。上海十六鋪北首。有金利源碼頭。嘉慶道光帝朝。沙船運貨之一項。營業盛極。當時故沙船號。爲商業中巨擘。有船名金利源者。資本雄厚。魄力偉大。獨佔碼頭。所有權。迄今滄桑屢易。猶沿習舊稱。同治帝十二年。李鴻章命盛宣懷。創設輪船招商局。其貨棧與碼頭。卽在於此。父老相傳。此地爲古之順濟廟舊址。通商以後。屬法租界黃浦灘。同治帝五年。正月某日之夜。金利源碼頭。有煤炭棧房一所。所中扛抬煤炭工人之頭目。浦東南匯縣人。張桂金。以向倒新正月不禁賭博。日間工作既畢。夜飯後糾同多人聚賭牌九。地屬法國租界巡捕房。又近在目前。賭之爲害。中外官吏。均懸爲禁令。當時法捕房。派出法國巡捕。名巴隴。上差巡察。巴隴服務祇有

幾個月。性情獷悍。酷愛杯中物。對於中國風俗。一毫不懂。中國言語。一句不通。心中目中。但知中國人是野蠻民族。如奴隸如病夫。張桂金等。正在呼盧喝雉。采烈興高之際。巴隴走至煤棧。旁聽得人聲喧鬧。洋銀之響。亦叮噹不斷。心中大動。即推門入內。一班賭徒。見外國巡捕進來。非常驚惶。及見巴隴隻身到此。並無隨後之人。驚魂稍定。張桂金呼曰。衆朋友勿必害怕。我自有解決之法。於是各人寂然無聲。巴隴見中國賭具。不知其從何識得。一面走至桌邊。一面口中囁嚅。不知其說何等。話。張桂金持洋銀二圓。雙手獻於巴隴。其意作爲孝敬。巴隴授之以右手。復將左手攤開。似乎要增加。張桂金向之連連作揖討饒。巴隴置之不理。相持五六分鐘。光景。其時桌面有銀十餘圓。骨牌三十二隻。骰子

兩粒。巴隴連洋銀連牌骰一并取之。納於號衣袋中。復將掛於腰畔木棍。揣在手中。亂拍桌子。回轉身來。將近身之與賭者。又欲歐擊。衆人覩此。齊抱不平。一聲喝打。羣起而攻。此輩工人。腦筋簡單。並無知識。一時拳足交加。巴隴真所謂孤掌難鳴。號衣號帽。扯得粉碎。叫鞭木棍。不知去向。打得最爲劇烈者。張金桂之同鄉。謝阿慶。金狗二人。巴隴跌倒在地上。氣喘吁吁。猶手指張金桂。不知其作何語。金桂原來性如烈火。到此時。一想事已鬧大。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結果此外國人。拚抵一命。順手取旁邊食物籃內。甘蔗刀一把。將巴隴腰脅下亂搥。一時巴隴血如泉湧。昏厥在地。大衆拍手稱快。孰知巴隴被打。已經遍體鱗傷。復搥幾處。刀眼。安能忍受。且腰部一刀。確是致命。就此一暈不醒。嗚呼哀哉。張

桂金當對衆慷慨言曰。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此外國狗命。理應我去抵償。與別人無干。我昔年娶妻。不久卽死。未曾生育。亦不再娶。故本無家室之累。惟尙有將屆七旬之老母。雖有阿弟兩人。必可奉養。而我心上終覺不安。託諸位朋友。代告我兩弟。不必念我。譬如父母少生一子可也。刻下大家畫策。此死屍如何安放。安放之後。我自投巡捕房。喚官司。決不連累別人。說至此。忽見謝阿慶金狗二人。從人叢中挺身而出。曰。打死此洋鬼子。我等同負責任。張大哥旣肯投監抵命。我等亦甘心自認幫打。倘有食言。卽是縮頭之烏龜。至於一個死屍。容易辦得極。包在我二人身上。張大哥不必多慮。且我三人旣決心。自首承認。放於馬路上。堂而皇之。任人看見。亦屬無妨。何必遮掩。在隱僻地方。張桂金

說對極對極。現在大家且歸去休息。死屍所搶洋銀。好在一塊不少。請各人認清。仍舊物歸原主。衆人齊聲說。豈有此理。罪孽既由張大哥一身頂去。此區區幾塊洋細。當然送與張大哥零用。喫官司是處處要用錢。我等應該各照力量。措幾文錢。再送張大哥。言畢。一哄而散。其時將近十二點鐘。張桂金謝阿慶金狗三人。商議移去屍首。由謝阿慶與金狗將巴隴先抬到門口。然後將滿地鮮血沖洗乾淨。正收拾之時。一班賭客內有沈毛頭者。去而又來。對桂金等三人云。洋鬼子進吳淞口。迄今二十餘年。中國大喫其虧。罵一聲洋鬼子。好像彈劾皇帝。中國人之一生命。不及外國一隻狗。實在令人氣不過。今夜既肇此禍。略可出出氣。大哥犯不著束手就縛。依我之意。還是溜之大吉。我等自食其力。隨處

好喫飯。所以我再來相勸。隔開三四年後。風浪平息。仍可歸來。桂金答言。中國人被外國看輕之故。卽在毫無肝膽。畏罪潛逃。若使人人遇事挺身而出。不致受外國欺侮。到目前地步。我心已決定。不再改更。沈毛頭歎氣自走。阿慶金狗收拾既完。輕輕將巴隴屍首。放在一隻煤筐內。開棧房大門。抬出。到黃浦灘邊丟掉。無人看見。三人坐待天明。聽得棧房門外。人聲鼎沸。均喊打死外國人。不得了。不得了。桂金等飽食一頓。將衣服錢文。各自打一包。裹託同鄉人寄回家中。安排完了一同投奔南首法巡捕房。對門差說明。我等爲打死巴隴之兇手。自行投到。聽喚官司。門差係中國巡捕。向三人說。汝等想必發癡矣。打死人命。豈有自肯承認兇手之理。倘汝等果然兇手。豈有不逃走之理。此事我有點不

相信。桂金說。巴隴確爲我用刀搨死。伊等係幫我毆打之人。我等在棧房內小賭。巴隴既得賄復搶錢。還要拿賭具。以木棍擊人。我等怒從心上起。故將其打倒在地。順手取甘蔗刀一搨。竟然致命。此事與他人無干。汝速入告捕頭。毋庸多談。此時巡捕房內重要人員。因巴隴屍首發現。傷痕纍纍。知因捉賭而肇禍。正議善後之方。一面派全班包探。緝拿兇手。一面飭十六鋪地甲。赴上海縣衙門請驗。紛紛擾擾之際。門差進捕頭寫字間。對繙譯報告情形。繙譯据以陳述。法捕頭聆悉。大爲駭異。立傳張桂金謝阿慶金狗三人。到寫字間。訊問一切。桂金等詳細自白。實因巴隴行動野蠻。捉賭是巡捕應該執行之職務。我等不敢抗拒。實因受賄搶錢。取牌毆人。太覺無理。一時性發。由阿慶金狗先動手打倒。

由我取甘蔗刀。搥死。自願償命。決不反悔云云。法捕頭再三盤詰。有無別情。張桂金等三人始終承認。矢口不移。捕頭又問。何以不先逃去。甘喫官司。三人齊聲應之曰。身長六尺。天下難藏。中國人有句俗語。鬧禍一篷風。有難各西東。所以爲外國人看得半文不值。我三人卽使逃避。到底不會逃到外國去。不免獲案治罪。永遠不能再到金利源喫飯。與其出頭無日。倒爽快快自家來受罪。爲妙。巡捕頭大爲嘉許。卽繙譯亦亂點其首曰。難得難得好漢好漢。捕頭且諭知張桂金等三人。如此這般。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滬。瀆。繁。華。歲。不。同。白。人。自。昔。主。權。崇。
男。兒。若。盡。知。團。結。景。象。昇。平。觀。亞。東。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第二十四回

詔媚歐人草菅民命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却說張桂金謝阿慶金狗三人自投法巡捕房承認致死巴隴一案。巡捕頭審問之下。深加贊美。諭知三人將來到中國官衙門。照此說法。可免刑罰。現在此處安心守候。待遇從優。食物臥具。使汝等舒服。不致吃苦。桂金等遂入捕房拘囚所。捕房內收押人犯。大約分三等。乞丐小竊等爲最下。坐臥地上。房屋黑暗。臭穢不堪。中等者爲犯刑事重大之輩。房屋稍覺明亮。但外有堅固之木柵。柵外有荷鎗巡捕。日夕邏守。所押之人。刑具或上或否。或銬兩手。或頸項繫以鐵鍊。或釘腳鐐。最重者用鑄杖。使身體不得轉動。其苦難堪。還有一類。係錢債民事之案。在押者

稱有體面人。購買食用之物。皆可自由。談笑遊戲。不加拘束。惟不克出外。令取保而一時尋不得保人。亦押在此。張桂金究爲命案重犯。所以拘押刑事所。惟捕頭知照。免加刑具。三人各增食牛肉每日一磅。較其他奧刑事官司者。已非常優待。且說十六鋪地甲投上海縣衙門。報告法國巡捕巴隴被殺命案。稟請相驗。上海知縣姓黃名安謹。聞報之後。心中頗爲驚駭。因所傷是外國人。但知外國人利害。不容易對付。爰請刑民師爺商量如何辦法。此種刑民師爺。專門舞文弄法。可稱辦案老手。當對黃知縣說。第一步照例驗屍。第二步飭緝兇手。兇手看獲案與否。再定辦法。可惜是中國人打死外國巡捕。故辦理有點棘手。若然調一調頭。打死者係中國人。行兇者外國巡捕。包管無大事體。因中國人

之生命。毫不希奇。總可糊糊塗塗了結。現在惟有傳喚值日差役。作
刑房錄供人等。出城檢驗。爲是。黃知縣立即吩咐下人伺候。泊午後三
點三刻鐘。排導出衙。前呼後擁。經小東門至十六鋪。法蘭西巡捕房門
口。由地甲預備屍場。半跪迎接。黃知縣升坐公案。地甲上前雙膝跪下。
口稱法國巡捕巴隴。到煤棧捉賭起衅。被小工毆打受傷。復用刀擗。以
致立時斃命。移屍浦灘。經小的查明。密將張桂金謝阿慶金狗三兇手
拿獲。送交捕房收押。請大老爺示。黃知縣知兇手已得。深獎地甲能幹。
乃將巴隴屍體。放於場上。如法檢驗。仵作喝報。驗得法國人巴隴一名。
頭上右眼角拳傷一處。鼻梁下拳傷一處。打落門牙兩個。上下唇均破
碎。身上拳傷六處。脚踢傷二處。均現青紫色。兩足拳傷三處。膝蓋骨已

損復有刀傷四處。惟均非致命。祇有左腰眼一刀。實爲致命。長一半七分。深入二寸二分。左腎已破。兇刀背厚。尖帶方形。係切水果所用。所報是實。黃知縣聞報之後。由公案走下。親自將傷處逐一察看。忤作一。指明。覺得並無錯誤。飭刑房書吏照填尸格。當場閱看。用硃筆標一閱字。一時看驗尸者。人山人海。巡捕房四面。竟無容足之地。捕房派人稟稱。巴隴因公隕命。請准捕房收殮尸首。黃知縣允之。命給領尸字條。須捕頭簽字爲憑。蓋照例領尸。當具切結存案。檢驗已畢。黃知縣命駕入巡捕房少憩。當由捕頭迎入客座。問答一番。由繙譯兩方傳達。黃知縣方明白此案兇手三人。俱自行投到。承認闖禍。地甲冒功。朦蔽。頗恨此人。決將其斥革。換人充役。詎知中國向來習慣。凡圖書小甲一流。今日

斥革。明日可以改名復充。祇消出一筆賄賂。衙門內人。上下其手。極容易恢復。真正瞞上不瞞下。十六鋪地段。爲華租交界。地甲一役。出息豐富。大衆知爲美缺。縣官雖標示開革。仍舊原人運動得之。但張三化爲李四。或以副手出名頂替。換湯不換藥。黃安謹抵任未久。安知此弊。後話姑且慢表。當日黃安謹謂捕頭曰。張柱金等業已在押。本縣今日卽帶去訊辦。捕頭答曰。須請示於領事。領事命交人。然後可歸案。貴縣應移文大法國領事公館交涉。捕房不能擅專。乞諒方命之處。黃知縣碰一個大頂子。亦無可奈何。告別返衙。從前縣官驗屍回去。必擊鼓升堂。排衙放炮。非常熱鬧。且須赴各廟拈香。或云爲禱除不祥之意。不想究屬何因。想爲人命關天。鄭重其事耳。黃知縣循例舉行。卽將法捕頭之

語。告訴刑民師爺。命備一角公文。移到法領事處。法領復文。据稱已電達北京公使。候訓令回來核辦。黃知縣氣昏。說死者外國人。聽其自然。延宕一個半月。方接到法領事通知。謂公使訓示。張桂金謝阿慶金狗三人。交中國官廳辦罪。望貴縣派差至捕房迎接。如是往返。去出事之日。已將兩月。纔將張桂金等提到上海縣衙門內。堂訊之下。謝阿慶金狗直認毆打巴隴不諱。官問打在何處。則供亂打一場。記不清楚。官問尙有誰人幫打。供實無別人。祇有我等三人。官問賭博決不止三人。則矢口不移。又問張桂金。既經毆打巴隴倒地。何以還要用刀搨死。桂金供稱。因巴隴受我賄洋兩圓。後見桌上尙有洋銀。復強搶納入袋中。我等不服。遂與之互相扭毆。彼誓不肯交還洋銀。我一時怒不可遏。順手

取榻邊甘蔗刀一把。向之威嚇。原冀嚇其還出洋銀。不料失手搥傷致命。持刀者我張桂金。不干金狗等二人身上。黃知縣再三盤詰。供詞無異。案無遁飾。法領事先行文要求道台。開審時派員觀審。是日派一名繙譯官。列坐堂下。詳細紀錄。退堂後。又要求錄供之吏。將口供核對。然後回去。知縣命刑民師翁擬定三人罪名。申詳江蘇按察司使。由按察司使轉詳巡撫定奪。三人不分輕重。一律擬成死罪。巡撫郭柏蔭。細察案情。大以爲非。豈有殺死外國人一命。而以中國人三命抵償之理。且犯人投案自首。應從末減。爰將此案發回上海縣衙門改判罪刑。且將黃知縣申斥。謂該令性成媚外。草菅人命。古人有言。愛民如子。斯稱循良之吏。毋得草率從事。原來前清自督撫衙門所用幕友。下逮府廳州

縣之幕友。大都聯絡一氣。盡屬師生。衣鉢相傳。且盡是紹興籍貫。故有紹興師爺之名號。上海縣署刑民一席。亦撫幕之徒子徒孫。當然由巡撫幕中暗通消息。代爲擬定。張柱金爲命案首犯。斬監候秋後處決。謝阿慶爲從犯。杖一百。徒刑二年。金狗亦屬從犯。徒刑一年。係犯人自首。均減一等處擬。黃安謹依此辦理。二次申詳。郭撫台批准定案。一面撫台札飭上海道台。將擬定罪刑。通告領事。外人方面。尙無逾越之請求。迨同治帝六年春間。北京法國公使。行文總理衙門。其意巴隴命案之首犯。催促執行。總理衙門咨交刑部查復。刑部查得江蘇巡撫未曾彙案題奏。照例題奏後。刑部將勾決名冊。呈請皇上硃筆勾出者。卽行處決。若本年未勾出。可緩至明年再勾。此項勾決之舉行。必在立秋節後。

故名秋後處決。爲大清律例所規定。但中國政府官吏。悉畏懼外國人。一若外國人所放之屁。定要說香。不可嫌臭。故對於張桂金一案。頗爲注重。規定之手續。日爲遲緩。巡撫郭柏蔭。不得不專案奏聞。軍機大臣擬旨。張桂金著卽正法。於是等不到八九月間。張桂金遽遭斬首。當時斬首之刑。未改革。雖同是一死。令人傷心慘目。同治帝七年。中國政府咨行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訂定洋涇浜設官章程十條。頒布實行。原爲英美法三界所適用。嗣英美界奉行維謹。而法人則提起抗議。絕對不承認該項章程之行於法界。當租界設會防局時。凡華官向界內拘拿人犯。無須知照捕房。蓋租界初闢。江蘇督撫曾將蘇州同知移駐上海。管理界務。及後租界事繁。又設理事一員於洋涇浜。遇華洋交涉。及向

界內傳提人犯均屬之。然當時祇能行之於英界。若法界則領事已遇事干涉。故洋涇浜章程之頒。法領事卽以歷辦慣例爲辭。彼時上海道台。爲遷就外人之計。具詳江督。擬與變通。於是另訂法界會審章程若干條。而法公廨之名稱以起。有法廨。則洋涇浜之公廨。自不能不名爲英美公廨。惟法公廨臨時設置。無相當之衙署。乃就法領事署劃地爲之。而審案形式。在英美公廨。凡界內華民互訟之不涉刑事者。光復之前。領事無絲毫干涉之權。惟刑事名義上以捕房爲原告。故歷由領事觀審。尙得爲半截之中國官署。若法廨無論民事刑事。均由副領事到堂。且正名曰會審。華官特不過一陪席者。便外人之詢問而已。此則因兩界性質之異。辦法遂各有不同。至法廨律師。祇許法人承充。卽中國

律師亦不能到庭辦案。彼既視租界爲領土。無怪非本國人不能取得律師資格。至英美公廨之領事觀審。從前本限於刑事。及華人被告之民事案。光復之後。廨權全入外人。於是每案觀審。而性質且類於會審矣。再試言法廨辦理之異於英美廨。英美於早堂刑訊事。所稱捕房解案者。卽是早堂。由副領事蒞廨陪審。歸英德美外國輪流。除星期三。每日開庭。法廨則歸副領事一人會審。堂期每星期祇二日。後以案件增加。每星期一三五開審。較舊例七日中開庭兩次。已加密。然遇瑣細之案。在英美廨以本日逮案。明日解審可了者。法廨則須多延一日。人民之多羈一日。與捕房押所拘留人數之擁擠。皆爲此。又刑事不許用律師。民事則債權債務。非達一千圓之數。亦不許用律師。在問官固可省

種種之辯難。然冤抑不可勝數。故法廢自始迄今。名義上有一華官。主持審判。實際刑事爲捕房之全權。民事爲領事之全權。卽司法行政上。華官亦無用人之權。所有書吏差役人等。悉由領事署自行雇用。蓋混合裁判之不如。豈特領事裁判哉。若刑事不准上訴。民事可以上訴。又無法定之程序。敗訴者應將所償之債額。遵判交案。然後准其上訴。從前卽如是辦理。洎人民國。幾將條件附之上訴。而亦革除之。吾國官吏。方升官發財之不暇。誰復於此等處一爲注意。自蘇松太兵備道改滬海道尹確定後。表面上亦嘗以規復前清上訴制。以慰商民。乃既有此舉。道尹援例開審。而英副領事大加反對。實際上遂不得不照原判執行。今者當事人雖尙有上訴之請求。道尹公署祇有藉詞批駁。不曰不

合程序。卽曰毫無理由。此雖兩界同然之事。而法界則變本而加厲。以各國司法之開明。對於中國。不妨小試其壓制政策。記者不敢以此爲文明之累。特不解中國官吏之亦熟視無覩也。竊恐百姓浩劫之終古不復耳。洋涇浜章程頒布後。西人研究法權警政市政商務界務。無一事不用精神。無一事不寄意思。租界中馬路之最精美者。以吳淞江向南之四川路。及南京路爲冠。全路均用鐵梨木平鋪而成。養路之設備。尤以南京路爲最完全。有一浦東鄉人。因女兒出嫁。特渡過黃浦。購辦妝奩各物。欲赴虹廟街揀選木器。北行至莫大馬路（卽南京路）見有中途容與。身著紅布馬褂。手操箕帚者。不禁咋舌曰。外國人真正富極。所用以掃地之中國人。有如斯榮耀。外國皇帝且賞賜紅馬褂。若中國

須官職升到尙書閣老纔可賞穿一件黃馬褂。莫怪鄉下人都說現在洋鬼子勢力天大地大。同行之唐姓是智識階級中人。聞之大笑。指導鄉人曰。此馬路中清道夫也。惟該清道夫何以身穿紅衣。則殊有中西歷史之研究。中國古制。赭衣爲犯罪人之服。故常州蘇州地方俗語云。穿紅衣出西門。穿紅衣爲犯罪之代名詞。出西門係充軍之代名詞。因常蘇位全國之東偏。凡犯重罪之充軍。必稱出西門。然則紅衣在中國其作用可知。外國則不然。顏色中以黑色爲下乘。因其不能再加別色於上。以白色爲上乘。因白爲原質。未受各色之沾染。所以凶服亦以黑色表示之。吉服亦以白色表示之。從科學的推論。原不錯誤。至紅色一類。每藉以表示法律之作用。淺見之輩。觀外人建築之機關局所。凡辦

公地點之房室。往往用紅色磚牆。謂爲表示特別之意。然僅爲表示特別計。則顏色之可用者尙多。何獨取此紅色。聞之彼國通人。以爲此係歷史上表示法律的效用之色。故海關中所用之各種車輛。亦均紅色。猶中國以黃色牆屋及器具。爲至尊之用。各有其歷史上之習慣。則知清道夫之身穿紅衣。猶表示法律之標識而已。觀其在馬路中間。凡經過之車馬。必繞道以避之。茲事雖小。而外人尊重法律之意。寓焉。浦東鄉人聞之。如茅塞頓開。此唐姓不知其人名。字爲誰。與尙有何種言論。其胸中文學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夜。郎。自。大。事。堪。憐。
科。學。殺。人。無。底。止。
胡。運。爭。言。不。百。年。
雞。鳴。半。夜。著。先。鞭。

第二十四回

諂媚歐人草菅民命

鄙夷中土擬奪法權

第二十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却說唐氏名槎。字碧海。出身湖南。自幼好學多才。二十歲舉孝廉。因避
洪楊之亂。流轉到浦東。曾僦居浦東鄉人之屋。目下在上海筆墨生涯。
浦東鄉人因不熟悉租界馬路。故央碧海爲先導。一起赴北市。此鄉下
老兒。少見多怪。看租界形形色色。不勝詫異。遂向碧海諮詢。碧海爲人
又誠懇異常。遇事必詳細解說。上海通商之前。祇有橫鋪石條街。平鋪
石板街。及側砌磚街。缸片街四種。凡大街用石條橫鋪。中等街用石板
街。堂則用磚砌。或用缸片。至各國通商後。西人建造馬路。始用碎石。並
雜以鵝卵石而成。厥後用三角小石。此種三角石塊。除由工部局雇工

搥擊之外。並令羈押捕房之各罪囚充役。更須拖拽滾路巨石。艱苦萬狀。三角石鋪馬路以後。工程師又發明用長方之硬木塊。澆以柏油。其上鋪以黃砂。此南京路卽用以試造者。平坦之至。想以後當更有妙法。在租界市廛之盛。由南而北。法租界市面中心點。在法大馬路至八仙橋。今有漸及西門之趨勢。英租界初自洋涇浜起。以棋盤街寶善街爲最熱鬧處。戲園妓院。皆在於此。未幾而石路四馬路慚盛矣。又未幾而三馬路二馬路。亦人烟稠密矣。大馬路東段。拋球場一帶。市面發達。西段則有會審公廨。訊理華洋訟案。往來之人。僕僕於途。游人亦漸集。虹口爲美租界。三元宮一帶最盛。現在虬江橋北四川路海寧路諸處。亦覺改觀。西人富於經商思想。對於各地。力謀發展。不然。地屬華界之時。

何以荒涼寂寞。碧海與浦東鄉人。且行且語。腹內正飢。爰邀鄉人入酒。店小酌。既選較乾淨之桌。二人坐下。堂倌上來。問用何種酒菜。剛欲點菜。忽然小房間內。走出一人。招呼碧海。碧海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個至友。兼爲同事。此人走近碧海座旁。囑令移至裏面。同桌而飲。碧海辭以有鄉友相偕。勿必客氣。請君自便。浦東鄉人卽動問此位先生何人。碧海告之曰。此人上海鼎鼎大名之文學家。姓王名韜。字仲弢。又號紫詮。才氣橫逸。下筆數千言可立就。尤嫻熟外交。精通洋文。道光帝末年。英國人麥都同在租界上設墨海書院。聘紫詮主筆政。所交多海內外知名士。與李壬叔。蔣劍人。以詩酒徜徉於滬北。時人目爲三怪。太平天國據守南京。紫詮獻策清國當道。被擯不用。庚申辛酉之間。布政使吳曉

帆檄辦鄉團。幕府籌議。多采用其言。後以避兵。鬻遊粵東。有某西人延聘其繙釋中國之經書。既復以重金聘往英國。於是遊歷海外各國。所至之地。文人學士。爭倒屣相迎。酒箋詩筒。殆無虛日。後更東泛日本。與彼邦竹添漸卿。重野成齋。魁谷省軒。罔鹿門。諸名士相唱和。其時紫詮屢經患難。備嘗辛苦。而意氣略不稍衰。酒酣耳熱。歌聲嗚嗚。大有辛稼軒旁若無人之概。人目爲狂。弗顧也。海天遊倦。息影嶺南。後以養疴返海上。設帳教讀。余遂得締交。自是一意著作。所著蘅華館詩草。尤爲風行海內。其憂時感事之作。雅近浣花風格。間有效三十六體者。皆係少年筆墨。自刊印章云。天南遯叟。淞北逸民。歐西經師。日東詩祖。其胸襟之磊落。可以概見。與王紫詮齊名之蔣孰復。字劍人。寶山縣人。亦風流

跌宕放誕不羈。較紫詮更覺奇特。少小讀書。過目成誦。咸以神童目之。塾師嘗以墨字令屬對。劍人應聲曰。泉。塾師斥其不工。劍人云。以黑土對白水。蓋拆字格也。塾師無以難。年稍長。應童子試。文體怪誕。輒遭擯棄。後竟削髮爲僧。自號鐵岸和尚。太平軍到江南。劍人飾假樂。易俗服。來上海。與王紫詮謀響。事洩。仍改僧服而遁。大好頭顱。牛山濯濯。宛然黃冠。繼流人皆不之疑。紫詮自之粵東而出洋。歷十餘年。始返國。其著作中。有劍人草上餘生記。力辯未預太平軍之事。爲掩飾清國官吏。兼爲自身洗刷起見。劍人晚年。隱於上海。以詩酒自娛。往往狂態忽發。不殊於少年時代。云。碧海明知浦東鄉人。一農家子。抵掌而說名士。無異對牛彈琴。然且飲且言。自得其樂。浦東鄉人雖瞠目不置一辭。有時

第二十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亦點首會意。有頃。問碧海曰。唐先生交游甚廣。上海又多奇異之人材。王蔣二位之外。猶得其人否。碧海曰。有。有其人。姓龔。其父當嘉慶末年。曾任蘇松太分巡道。名麗正。字闇齋。此其長公子。生於上海道台衙門內。初名公襄。繼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晚號半倫。其意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尙愛一妾。故云半倫。闇齋藏書之富。爲蘇浙兩省之冠。半倫幼而好學。天姿聰慧。超出常人幾萬倍。家中所藏之書。無所不覽。發爲文章。浩博無涯。年旣長。隨闇齋入京師。彙識滿洲蒙古唐古忒文字。後以攷試不售。棄舉子業而返上海。與粵東人曾寄圃深交。是時英國派駐中國公使威妥瑪。方立招賢館於上海。延攬四方知名之士。以爲幕府。曾寄圃卽以半倫推薦。威妥瑪與之談。大

欣賞。每月致送白銀一萬兩爲薪水。咸豐帝十年。英國以兵船入天津。寇北京。焚圓明園。咸豐出狩熱河。半倫實與英兵同行。既抵清宮。單騎先入。取金玉古玩珍貴物品。捆載而回。後爲人知之。交相唾罵。及曾國藩蒞任兩江總督。聞半倫才思羅致爲己用。會入京引見。道出上海。邀半倫至。張盛筵款之。酒酣。曾國藩以言探之。微露其意。半倫大笑曰。以僕之地位。公卽予以官。以司道爲止。公試思之。僕豈能居人下者。公休矣。毋多言。今夕只可談風月。請勿及他事。國藩聞語。噤不敢言。未幾。威妥瑪死。半倫神志頹唐。不自振拔。動輒效灌夫罵座。視時流無所許可。故人皆惡之。目爲怪物。所藏之珍貴物品。暨名人書畫。變賣殆盡。嗣益覺無聊。遂發狂疾而死。此人係抱種族革命之思想。因生不逢辰。故作

伴狂之態耳。碧海一席談。浦東鄉人倒也聽得津津有味。飲酒既罷。相將出外。又央碧海領導。購辦應用物件數事。告別而去。光陰迅速。已屆同治帝八年。春去夏臨。正值天中佳節。黃浦江邊。有多數划子船。作龍舟競渡之戲。鑼鼓喧闐。非常熱鬧。距上海虹口十餘里。有引翔港鎮。其時馬路雖未造到鎮上。而此處市面。一日興旺一日。各項工廠。亦漸次建築。有造船廠一所。廠名耶松。爲英商事業。專門製造輪船。所雇工程師。當然爲外國人。內分機器間、鋸木間、銅匠間、鐵匠間、木匠間。數部份。銅鐵又分熱作、冷作。大概廠主工程師。各部份頭目。暨重要職員。均爲外國人充當。管門防夜等職。亦然雇用外國人。惟有木工銅鐵工人。悉用中國人。因華人工價既低廉。又肯耐勞苦。每日上午六七點鐘上工。

直至下午六點鐘停工。除午膳略可休歇。每日工作十小時之多。東西洋各國均無此例。故外國資本家利用華工之富於服從性。大沾其利益。耶松船廠所雇銅鐵木各項工匠。不下三四百。都自備食宿。每日進廠。有木匠。王阿然。陳唔叻二人。皆江北通州籍。內地工資極微薄。每日所得祇一二百文。經同鄉人慫恿。相偕到上海營生。託人在耶松船廠領得腰牌一塊。入廠上工。每日工資四百文。其時社會之生活程度。尙低下。流社會及苦力中人。開支尤省。王阿然。陳唔叻自食其力。寒暑無間。怡然自得。一日聞耶松廠近邊。將開辦洋紗廠。須招雇女工千人。入廠工作。於是船廠內各項工匠。凡未帶家室者。咸思將內地種田之妻孥。挈至廠之就近。以便應紗廠之招雇。並可省一筆寄食之資。王阿然

亦如斯計畫。陳晤明年祇二十四歲。子然一身。尙未娶妻。謂王阿然曰。汝儻然家眷移住此間。吾可以附住。貼膳汝處。王阿然計議已定。欣然回至通州鄉下。將妻孔氏。帶領至引翔港耶松廠左近。賃草房一間。安頓。探聽洋紗廠尙在籌備時期。招工之期未屆。而他種手工。雇用婦女者亦不少。如揀茶葉。剝繭子。揀鷄毛。裝火柴。婦女亦隨地可謀生活。王阿然乃令孔氏當揀鷄毛一役。日可得二百文之譜。耶松廠有銅匠一名李川郎。崇明人。年近三旬。進廠已久。銅匠工值較木匠豐厚。手中積儲洋銀二百五十圓。古語云。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李川郎囊內充盈。於是朝夕謀娶一個老婆。而乏人作伐。與孔氏同揀鷄毛之女子劉小妹。花信年華。貌尙不惡。每日清晨上工之際。必路經李川郎住處。李

川郎始則目迎而送之。爲日既久。李川郎候於路旁。與劉小妹胡調。小妹亦不拒。川郎固曠夫。小妹亦怨女。乾柴烈火。勢必致於燎原。矧川郎自有阿堵在。何事不可商量。李川郎之於劉小妹。業已入彀。而效神女囊王故事。第小妹家有父母兄弟姊妹。恐醜聲傳播。難免遮遮掩掩。蓋距昌言女子自由。相隔四十餘年。斷斷談不到解放二字。川郎屢欲作進一步之計畫。實行締結婚姻。而劉小妹意思。父母囿於舊習慣。不能苟且從事。惟有央人介紹。先傳庚帖。而後按部就班。行以六禮。庶幾可享同居之幸福。久而久之。李川郎無計可施。萬分焦急。賴劉小妹想出一條路來。謂王阿然之妻孔氏。與己一處工作。囑川郎央託阿然。以耶松廠同事之名義。赴劉小妹家中。向其父母作伐。俟開談之後。由小妹

運動其貼鄰楊家老婆婆。向其父母游說。務必達到目的。因其父劉泉生。母劉方氏。與楊家老婆婆。非常莫逆。平時言聽計從。而對我。又非常愛護。照此辦法。婚姻必成。李川。郎是腦經簡單之人。說王阿然與吾素不認識。安能去求託。劉小妹說。吾去先與孔氏。暗地說明。汝然後請其喝一頓老酒。託其行事可也。李川。郎等商量妥當。分頭作事。劉小妹在工場內。約定孔氏。到其家玩游。孔氏應允。屆時小妹實告其所以。一五一十。無所隱瞞。孔氏答稱。事無不竭力。但吾丈夫性質愚笨。言辭不善。恐辦得不妙。反貽誤妹之大事。將奈之何。劉小妹云。此係表面。上有央人作伐之必要。內容另想方法。請孔大嫂轉言王大哥。萬勿推却。孔氏立即喚阿然歸家。述明其事。阿然說。平生不曾作媒妁。今承妹子與李

川郎哥不嫌粗魯。殷勤委任。姑且擇定吉日。到府上走一遭。若得成功。可以大喫喜酒。豈不有趣。小妹告辭而去。通信川郎。川郎翌日即走赴木匠間。尋訪王阿然。邀往酒店內喝酒。因陳晤叨同在一處作工。李川郎倒也闊氣。亦拉之同喫。此輩工人。極重視酒食。內地雇工之家。往往爲酒飯淡薄。開罪被雇之工。致生活草率。主客不歡者。傳聞建造房屋時。尤其各項工匠會弄手法。能使此屋或遇火焚。或遭橫禍。或生敗子。或主人夭折。種種不吉利事。均爲酒飯之待遇太苛。匠人用惡毒手段。以爲報復。雖未必確實有據。可見對待勞工。不宜刻薄也。如是。王阿然陳晤叨李川郎三人。在酒店內猜拳行令。飲得酪酊大醉。及出店歸家。途中嘔吐狼藉。下流社會之行徑。大抵如斯。明日大家到廠上工。與王

阿然相熟之友。問銅匠問老李來請喫酒。究爲何事。王阿然陳唔均。是腦經簡單。一本直說。如何如何。於是大衆咸知劉姓女兒。同李川郎。軋餅頭。現將結爲正式夫妻。邀王阿然爲媒人等情。船廠工人有數百之多。一傳十。十傳百。當爲一件新聞。好事之徒。且裝點許多猥褻語。俗語云。善事難於宣揚。惡事頃刻千里。不料此種消息。頓時到劉泉生方氏夫婦之耳。其實劉方氏。已覺得女兒近有不規則之行動。女人家往往溺愛其子女。不忍干涉。劉泉生開一月小雜貨店。終朝碌碌。安有餘暇。管女兒發生戀愛情節。自經旁人鬼鬼祟祟談論。背後譏笑。方纔知曉。泉生雖是一個小商人。生性異常固執。以爲子女有軌外行動。父母顏面何在。今不肖女兒。玷辱家門。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乃並未與老妻

商量一意孤行。欲犧牲女兒生命。打算買一口棺木。將女兒活釘處死。一面打算。一面躡進自己臥室內。正逢楊姓老嫗與方氏坐談。楊嫗起身招呼。祇見泉生面有不豫之色。楊嫗何等乖覺。知必爲小妹東窗事洩。又素悉泉生推不轉頭。扭不轉惱。恐發生意外事。故乃用言探之曰。伯伯（趁其子呼泉生伯伯）店中生意日漸興隆。官官小姐年紀漸大。老身愚見。婚嫁一切。要特別注意。古人言。男大須婚。女大須嫁。現在先央人請庚帖。爲大官看八字。不可再緩。但見泉生聞言之下。怒髮衝冠。兩足亂跳。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海上聞人自昔多

生生死死感如何

自由花放違時節

同命鴛鴦好事磨

第二十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却說劉泉生聽楊嫗之語。大發其怒。云所生子女。如是不肖。婚嫁事無從談起。原來泉生有二子二女。長女阿翦業已出閣。第二是男子。名喚幼泉。在自己小店內營生。第三卽小妹。第四亦爲男子。名喚多文。出外習業。兄弟俱未攀親。故楊家婆婆以此相探。當下泉生將外邊所傳小妹幹出坍台事。述於老妻及楊嫗知曉。不知彼等兩人。早經明瞭。泉生述罷。恨恨不絕。續語曰。吾已定有警戒之法。方氏忙問警戒之法。若何。泉生云。爽快快。一刀兩段。誰可阻擋。嚇得方氏立刻大哭起來。號咷不止。楊嫗亦魂不附體。祇得勉強接住。對方氏帶勸帶說。幸而泉生外

邊店內有事叫去。方氏認定泉生將殺死其愛女。乃與楊嫗密籌援救之策。楊家婆婆以爲三十六著。走爲上著。惟有令小妹出外暫避。所有費用衣服。藏匿之地。經兩人祕密安排。楊嫗趕速回家。遣人暗囑劉小妹。放工之後。千萬先至楊家。小妹如言而行。楊家婆婆將前後情節與之告明。並將隨身物件。打成一個包裹。囑其如此。連夜啓行。閱者要問劉小妹青年女子。一時往何處安身。不必說。得定是楊家與其親戚關係者。講到王阿然陳唔。不明底蘊。事已劇變。劉小妹遠走高飛。猶癡心妄想作大賓。但等吉日良辰。進行李川郎之親事。李川郎究屬切己之事。日夜盼望。忽然劉小妹未曾走過。心內不勝懷疑。乃無心工作。走到小妹家近邊。探聽風聲。劉家鄰舍。三三兩兩。正在談論小妹失

蹤一件怪事。川郎大吃一驚。急忙奔至王阿然家中。詢問緣由。孔氏茫然無所知。川郎急不可耐。再奔進耶松船廠木匠間。見王阿然一把抓住氣喘吁吁。問劉小妹之蹤跡。阿然與孔氏景况無異。亦瞠目不能答。川郎似乎責備阿然。白喝一頓老酒。不爲盡力。反將事情弄壞。目下愛人不知去向。一句兩頭（尙你娘的屌）。王阿然亦然鹵莽匹夫。摸不着頭腦。但聽得李川郎亂罵人。登時無名火自頭頂冒出。躑腳還罵。其餘工匠。見王阿然與人口角。咸近前觀看。也是合當有事。王阿然命數已盡。廠中有夜間當更之英國人一名桌爾哲。日中無事。適在木匠間前行過。見中國工匠淘氣。也不知誰者銅匠。誰者木匠。所爲何事。跑進來干涉。其意若曰不准吵鬧。王阿然知桌爾哲職司更夫。並非木匠之

監工人不應越權多事。因亦破口罵之。該英人明知罵伊而不懂爲何語。李川郎所在之銅匠間。有能操幾句英語之人。故川郎亦學會不全之幾句外國話。時正兩方誤會。引起糾紛。川郎對於阿然頓生惡感。遂將污穢難堪之句。譯述於桌爾哲。桌爾哲適飲酒方醉。驟聆之下。拔出衣袋內手鎗。向王阿然砰然一聲。鎗子從阿然胸前飛入。穿出後背。阿然立即倒地。陳唔叻大喊一聲不好了。桌爾哲知此人定是一黨。亦向陳唔叻開鎗。第一鎗打中陳唔叻左腿。第二鎗將其右手指轟去三隻。陳唔叻亦痛極倒地。不省人事。此刻衆人大譁。桌爾哲見已肇禍。即倉皇遁去。因其手執鎗械。衆人誰敢拘捕。李川郎知禍根在其身上。亦乘擾亂之際。一溜煙跑走。王阿然陳唔叻一死一傷。血流遍地。傷者僅

存一息。經木匠間頭目。飛報廠主。同事之木匠。飛報王阿然家屬。其妻孔氏。一路痛哭而來。廠主派賬房至木匠間查看。立刻遣人將陳唔叨。扶放門板上。扛上塌車。送上海仁濟醫院救治。王阿然屍身暫置原處。俟報官檢驗後再定。王孔氏撫丈夫屍身。號咷大哭。經人苦勸。始收涕淚。動手欲將屍身血跡收拾洗淨。旁有解事者阻止。謂須經官府勸諭。過方可收拾。否則不得移動。引翔港不屬租界。係內地。耶松廠關照地。甲投上海縣衙門。呈報命案。請官蒞驗。上海縣知縣姓朱名鳳梯。進士出身。學問優長。力持國體。據報後。命地保預備屍場。一面傳諭差役。招房刑書。作於五月十四日。乘輿排道出城。從小東門外。換乘轎式馬車。隨從人等。均乘皮蓬馬車。電掣風馳。往北而去。美國租界馬路。已通。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至楊樹浦。故馬車亦可止於楊樹浦。過此往引翔港鎮。尙有四五里。業由地甲伺候。備齊車輛轎子。等一行人乘坐。地甲本人前導。迤邐曲折。至耶松船廠門首。入門有廣場一片。中央甬道。卽在場中搭蓋草棚。陳列公案。案上擺設硃墨筆硯。縣官旣升座。地甲跪稟。廠中釀成人命血案。兇手爲外國人。並死傷者之姓名年歲籍貫。及屍親之有無。受傷人現未立案。已送仁濟醫院等情。官問兇手是何國籍。曾否帶案。地甲稟稱爲英國籍。肇禍後卽逃入租界。尙未緝獲云云。官命傳屍親王孔氏至案。問過年歲籍貫。又問上有翁姑否。下有子女否。供翁名王才郎。姑張氏。有夫弟王阿鑑。未有子女。丈夫王阿然。認真作工。因與銅匠李川郎口角。不知是何原因。驀地被當更夫之外國人。用鎗打死。同居之陳

晤明亦受重傷。外國人被廠中放走。不知去向。泣請雪冤。供畢大哭不止。毀容披髮。厥狀殊慘。官慰之曰。俟驗過屍身。定能捕獲兇手。懲辦抵命。爲爾丈夫雪昭言畢。命仵作土工扛屍身到棚內。橫置公案下。由仵作用清水洗淨後。將鎗子飛進穿出處。詳細檢查。喝報驗得王阿然一名。確被洋鎗擊中前胸。子從後背透出。致命。鎗子出入洞口。皮骨俱有焦灼痕迹。倒地後。出血過多。立即氣絕身死。未知縣走下公案。親視一番。與所報無訛。爰飭刑房書吏填明屍格。復問王孔氏。爾丈夫之屍身。能否爾自行收殮。抑由本縣命善堂給棺收殮。其時已經王孔氏哀告全廠工人。募集一筆銀錢。買就衣衾棺木。因請求自行殮埋。縣官准之。命具切結存案。諭地甲善爲照料。並命隨從赴仁濟醫院。驗視陳晤明。

傷勢論畢啓行。循來時之路。經美租界而入英租界。而落醫院。凡送入醫院之傷病。不所件作檢驗。自有醫生診斷書呈案。朱知縣以既驗死者。不可不驗傷者。此種循例之手續。取其案牘齊整而已。在院察視一過。參照診斷書。填就陳唔叨傷格。與屍格一起。附入卷宗。然後回衙門。復循俗例。拈香排堂。諸事完畢。以此案兇手是英國籍。又是英商之雇傭。目下逃入租界。成爲一件交涉。且命案重大。卽上道台轅門稟見。請咨行英領事。轉飭巡捕房。協拘兇手。歸案訊辦。道台杜文瀾准卽照辦。上海自洋涇浜章程設立。法租界會審公廨。英美租界會審公廨。凡錢債細故違警律等瑣案。均歸審理。至命盜重案。則仍歸中國地方官衙門訊辦。嗣後華官昧於外交。放棄主權。以致各國對於中國。均特別有

司法系統。英美於上海設有司法專員。俗所稱英美按察使。即是。若英之第二審衙門。在香港或英京。視事物管轄而異。法之第二審衙門在西貢。日本之重大案件。在長崎裁判所審判。名之曰治外法權。其意僑居外國之人民。本國有自行管理之權。藉口案情重大。於彼國司法之獨立。不能任外人參與。未議。或予各地中國駐外事領。以旁聽形式。加以觀審之虛名。當同治季年。各外國在中國。勢力澎漲未極。故英人桌爾哲。鎗殺王阿然。鎗傷陳唔。一。案。英領事接得杜道台照會。即飭捕房嚴緝兇手。捕頭未便庇護。派包探西人。將桌爾哲逮捕。押於捕房。解送公廨。由英領與華會審官訊取口供。桌爾哲供稱。彼二華人無端向我辱罵。我一時酒醉。迷昧本性。將防身之手鎗拔出。意欲制止其辱罵。

詎料誤觸鎗機。子彈飛出。致死傷各一人。我非有心。可以當庭立誓云。英領事謂會審官曰。被告係英國籍。又係英商雇傭。依英律應送英按察使定罪。原告須一起送往備質。時會審爲陳福勳。富愛國心。遇事不激不隨。未審此案之先。與杜道台朱知縣曾作一度之會議。決定將該犯桌爾哲。交縣衙門依律判罪。倘領事爭執。官廳方面。須堅決力爭。務達目的。交涉不可稍懈。爰答英領事曰。人命鉅案。犯事在租界之外。當然由地方官訊判。况此案屢奉道憲面諭。敵國人命與貴國人民。生命平等。想貴領事亦斷不岐視。現在惟有照准上海縣來文。將兇犯桌爾哲一名。交給縣衙差役。帶入城內審訊。英領聞言。謂須請示北京公使辦理。暫押捕房。今日不能交去。陳會審官恐操之過急。反鬧意見。姑徇

其請還押捕房退堂後。立上道台轅門。稟明一切。復拜會朱知縣共同商議。當由道台再行切實照會英領。詞嚴義正。要求將兇犯引渡入城。原來通商以後。各國派駐之領事。早結團體。遇有中外重大交涉事件。必開領團會議。張桂金巴隴一案。亦經領團會議。向中國官廳催請償命。今次桌爾哲鎗殺華人。自未便推諉包庇。准交華官訊辦。但附三條件。開審之日。領團須派員到堂觀審。又內地監獄黑暗。外人不能忍受。須另闢一室。從優待遇。又不可用中國刑具。以此三條件答復道台。議既定。上海縣官屆時飭全班差役馬快。向英美公廨提犯入城。桌爾哲坐馬車內。兩旁有馬快兩名同銜。另兩名坐於對面防守。車後亦立一名租界內馬車。坐容不得過四人。今載五人。非公事不得如此。到老北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門下車步行。前後簇擁者甚多。沿途觀衆亦如堵。抵縣衙內。朱縣官卽刻升座審問。雇通事一名當繙譯。先問姓名國籍年齡職業。繼問肇禍起因。屍親王孔氏及受傷人陳唔呖傷勢。此時略愈。但手足均成殘廢。均到堂候質。陳唔呖經差役雇人力車傳到。扶之上堂。臬爾哲仍供認誤殺。不曾翻供。陳唔呖從頭至尾。自李川郎央媒始。詳細供述。朱縣知方明白肇禍之原因。然則李川郎有補傳之必要。以其爲此案要證。傳到方成信讞。王孔氏泣求償命伸冤。並飭令耶松船廠給資撫卹。陳唔呖請求終身殘廢。斷給二十年之生活費。朱縣官一一照准。命王孔氏暫歸家內。陳唔呖依舊送院養傷。臬爾哲押入監獄。獨居一號。俟傳到李川郎續審。發落畢。退堂入內。所雇通事一名。差役給予黑銀四圓。上

海通事。僅能通洋涇浜話。其話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國文法出之。相傳業此者三十六人。名曰露天通事。大抵均歇業之西崽馬夫等集合而成。遇外國水手。及初至上海之洋商。購買物件。則若輩自願爲之嚮導。而從中漁利者。此上海相傳之舊說也。其實凡匪類祕密之結合。自旆耐菴水滸。創爲天罡地煞之說。嗣後悉以三十六數。爲其內部之組織。露天通事以無賴著名。上海是否祇三十六人。並無對證。猶後來鄭子明范高頭黨之。以三十六著名。實則呼朋引類。無業流氓。要未可以數計耳。李川郎一粗獷之工人。自王阿然驟遭鎗殺。恐受牽連。棄工潛逃。走歸江北原籍。故縣差傳喚無着。再三查訪。始悉已離開上海。致此案延宕匝月。朱縣官以人命至重。應趕速了結。遂第二次提審。原被告齊

到。桌爾哲順供一遍。仍用通事傳譯。縣官堂諭案已訊完。候詳請上憲示遵。屍親由耶松廠出撫卹銀二千圓。受傷人由耶松廠償付醫藥資外。另出贍養銀一千圓。各自回籍。桌爾哲擬絞監候罪名論抵。申詳公文。由府道而臬司藩司撫台制台。時兩江總督曾文正國藩。以洋人蠻橫可恨。批飭改爲絞立決。釘封公文下縣。於七月下旬。將桌爾哲從監獄內提出。當堂賜以酒食。然後如法網綁。用無頂無圍小轎一乘。以二人舁之。全班差役馬快之外。復有捕快民壯劊子手。前呼後擁。提標右營駐上海之參將。爲監刑官。朱縣官乘轎殿後。監刑官騎馬。帶營兵八名。桌爾哲身穿紅單衫。背插白紙黑字之條。書案由及罪名所定。名字用硃筆一點。所過之地。人山人海。紛紛評論。謂中外人命同等。外國人

犯法與中國人罪刑相同。孰言外國人打死中國人。不要抵命耶。從縣衙門至西北城角九畝地。不過二三十分鍾光景。朱縣官下轎升座。監刑官騎馬立校場中。行刑時刻既到。一聲號砲。立即執行。凡絞罪舊法。由劊子用手用弓弦絲。套罪犯頸項內。漸漸收緊。使之氣絕。校場中豎一木樁。罪犯兩手反縛樁上。人則跪於地下。形狀可怖。頭則套一布袋。後來西洋各國發明絞死罪犯之機器。其法掘一地穴。人立穴內。頭在穴外。深與肩齊。穴內置一電袋。初立木板上。木板徐徐降下。人則徐徐著電麻醉而死。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幾番滄海幾桑田
治亂興衰自古然
莫道主權陵替甚
堅冰朕兆履霜先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第二十七回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却說中國前代刑罰。死罪分斬首。絞死。因斬則身首異處。絞爲屍體完全。同是死罪。絞較輕於斬。若外國無斬首之刑。死罪爲絞。與鎗斃。中國當時未曾改斬首爲鎗斃。桌爾哲英國籍。不便施行斬首。故以絞論抵刑畢。縣官參將。均回衙門。照驗屍例一樣。拈香放炮。現在講到前回書中主角劉小妹。因其父劉泉生。執拗異常。匿迹他處。不敢回家。幸場不婆婆。頗有能幹。託其家住南翔之親戚。代爲窩頓。後事過境遷。劉泉生火勢退完。經楊嫗與小妹。母親勸泉生。許其歸來。不次解說。泉生應允。此事始告一段落。無端犧牲。王阿然生命不亦冤乎。法蘭西之關租界。

於上海。其初界址極狹。東瀕黃浦江。南限於上海縣城。北限於洋涇浜。惟有西方面可以推廣。其推廣之野心。肇始於清國同治帝末年。於何徵之徵之四明公所一役。甯波人之經商於上海者。人數之衆多。財力之雄厚。實首屈一指。在未開商埠之前。卽已源源而來。良以甯幫善於經營。富於冒險。尙勤儉。戒浮華。所以團結之力殊厚。其創造公所。在開租界之前。公所旁邊。毗連義塚地。凡病歿而無力還鄉者。悉埋葬此塚上。地下之纍纍白骨。不知其幾千百具。其位置在上海西北城角外城濠北岸。迨法開租界。此處劃入界內。義塚地之北。有法蘭西公立之學堂一所。外人謀教育之發展。不遺餘力。而規畫路綫。與學堂有連帶關係。乃由法工部局。向四明公所。商量請將該項塚地。出售於伊。公所不

允因召集同鄉開會公議。寧波旅滬大小商人無不來會。僉稱公所暨塚地皆全體寧人出資購買。全體寧人幾無一不有先世骸骨在其中。寧死不願售諸法人。主權在我。法人其奈何我。議定堅決拒絕。并有人倡言外國人往往欺侮我華人。蠻不講理。此際彼萬一用強硬手段。我同鄉人惟有激烈對待。庶杜絕其日後之覬覦。大衆鼓掌贊成。遂由四明公所董事答復法工部局。而法工部局竟然恃強。將塚地上圍牆動手拆除。寧幫當然出而阻止。人數愈聚愈多。法人悍然不顧。以軍隊壓迫。勢將用武。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幸上海道台沈秉成知縣葉廷眷探悉單騎飛馳出城蒞四明公所。令全體寧商力戒暴動。表示負責完全責任。保全塚地。一面以公理曉諭法國人。寧波人全體之所有權。豈可逞

強攘奪。各守界址。永遠不得侵犯。法人無詞以答。卽由道台與法領事立約存案。當紛紛擾擾時。秩序大亂。甯幫中體面商人。固欲据理力爭。不願兩方決裂。免釀禍端。而一班工人苦力。未有知識。一倡百和。見法國臨之以軍隊。益爲憤激。於是勢若潮湧。持磚石拋擲者有之。擊棍棒以作勢毆擊者有之。法軍隊遽爾開放洋鎗。以致擊斃中國人七名。內江北籍者一。甯波籍者六。受重傷者九名。內有安徽人一。本地人二。江北人二。甯波人四。雖爲正當防衛起見。未免太無人道。故風潮雖不致擴大。已覺慘目傷心。經葉知縣沈道台詳稟層憲。以與上海領事交涉。未得解決。輾轉遷延。至數年之久。直至光緒帝四年七月。由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駐京法公使議結。此案中間。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屢

次委員辦理。法人總不肯就範。結果斃命之中國人七名。撫恤銀每名一千兩。而受傷者毫無賠償之費。此事設非沈秉成道台。葉廷眷知縣。有胆有識。据理折服法人。後患何堪設想。沈字仲復。浙江歸安縣人。咸豐帝六年進士。同治帝十一年。任蘇松太兵備道。以上海邑境人民生計日艱。除棉布魚鹽之外。無大宗土產。若非提倡蠶桑。終不足以補救。爰照會紳士王竹鷗唐錫榮。以及各善堂董事。切實提倡。由同仁輔元等堂。共籌公款錢一千串文。往浙省購買桑秧。先就各善堂義塚餘地。及商船會館公地。先行試種。以各善堂能任事者。仿蘇州常州等處。設局試辦。雇熟悉蠶桑者。爲教師。並編成蠶桑輯要。分送鄉村。於是鄉民之栽桑者。日見其多。卒因飼蠶之法不良。難收效果。農家所植之桑。相

率拔去。善堂所植之桑。任其荒蕪。大好桑樹。漸至枯死。殊堪惋惜。嘗言
士人通經。始能致用。培養譯才。亦當今急務。乃就南園設話經精舍。教
邑中諸生。又選聰穎子弟。入江南製造局之廣方言館。兼習歐洲文字。
值台灣生番滋事。日本公使。嗷嗷爭辯。不休。沈道台以公法折之。任上
海四年。撫內馭外。悉中綏要。官至安徽巡撫。葉字願之。廣東香山縣人。
遇事勇敢。同治帝初年。道台委辦會捕局。訂中外會捕章程。盜匪斂迹。
六年。署理上海縣。旋調南匯縣。十一年回任。政治尙嚴厲。有犯法者懲
之。不少寬貸。胥吏咸中心惴惴。奉命唯謹。大修水利。輒捐廉俸。以助其
成。迄今輿論多頌之。沈葉二人。均有功於旅居上海之甯波幫。蓋四明
公所。自嘉慶帝二年建造。至咸豐二年。公所房屋。毀於小鏡子之亂。事

平公所董事。集資興復。十年爲洋兵借駐。屋又受損壞。撤兵後。復修葺一新。迄光緒八年。定運樞還鄉之法。二十年在朱家橋。購地建設殯房。逮二十四年。法國人又舊案重提。再度釀成絕大之交涉。容後文述之。自同治傳光緒朝。上海進化。無過水火二端。水火列五行之內。歷千萬年而不變。似無沿革之可言。抑知上海獨不然。光緒以前。上海所飲之水。皆取之於黃浦。南市用桶。近者每担五文。十文。遠者二三十文。再遠者五六十文。渾濁不能下咽。須以明礬搗之。俟澄清後取飲。亦有浸管。仲降香二物。於缸以辟除水毒者。搯紳巨室。每於庭心羅列大缸。貯天泉水。以供煮茶飯之用。既清且潔。不過夏秋之交。子及叢生。盡化爲蚊。殊爲可厭。各處非無井水。然其味甚鹹。不堪入口。祇可洗濯物件。及預

備地方。或有火警。汲取灌救之需。特各街道尙。遍置太平水缸。以備不虞。若租界運水。皆用水車。每車約水十數担。由水車夫包送。用戶茶館浴堂酒菜館等。則皆自用水車。彼時雖洋涇浜等小河。皆未填塞。然以渾濁之故。皆不汲用。鑿井之法。爲租界房屋所無。天泉水以尺地寸金。無處排列大缸。莫由儲蓄。以是除水車之外。無從得水。自英美租界。發明自來水。創設公司。供人取飲。清潔過於黃浦。天泉各水。且如遇火警。無須洋龍。水龍澆灌。祇須將皮帶。套在自來水龍頭。開放水機。卽見百道飛泉。源源而至。以之滅火。迅速異常。故社會更交口稱譽。而黃浦天泉各水。遂均棄置不用。不數年。法租界亦接踵設立。又數年。而華界南市。亦自行籌備。漸推行於閘北。於是上海各處。皆自來水。非但飲和食

德有益衛生。並於消防上。大受厥惠。至火之改革。乃在燃料。由油盞而洋燈。煤汽燈。電汽燈。物質日進文明。英美租界之電燈廠。創設於光緒帝十年之後。當未設之前。先有煤汽燈。俗名自來火。發起於同治帝末年。至光緒帝紀元開火營業。鐵管徧埋。銀花齊吐。未有電燈時代。固足以傲不夜城也。然締造之初。謠譏繁興。越數年。西人立德。復有電燈之設。上海人疑懼更甚。於前其觀念。無非以電性暴烈。觸之卽危及生命。甚至道台移文領事。請禁止其營業。旋經該西人一再試驗。無害。始允其設。西人每創一種巨大事業。必幾經艱阻。始克底於成。其百折不回。毅然不撓之意志。誠令人欽佩。始設廠於乍浦路。繼遷於虹口斐倫路。由工部局自辦。其初係西瓜式之大燈。中燃煤精。其光忽明忽昧。惟路

燈及戲館花園等用之。嗣改用白金絲發電光綫，異常明朗。營業乃大發展。法界之電燈廠亦允緒中葉。由法公董局創立。初在洋涇浜之帶。鈎橋後改公司。遷移於盧家灣。有發電機五座。並有改變電流等機器。前所裝置之燈。其光略帶紫色。而射目。近所易之瓷罩。與公共租界相仿。惟茄子式電燈。未有之前。尚有一種水月電燈。其燃料爲電石。有琉璃氣觸鼻。故光雖明亮。而燃點之家殊鮮。今此燈久已不見。大約已無形消滅。汽油燈亦風行有年。因燃點時須打氣。且此油最易著火。須格外謹慎。故人家遇婚喪喜慶等事。臨時裝置者有之。常點者則未見。水火爲人人刻刻所必需。品。在上海若有桑田滄海之概。其他服用飲食。變幻無窮。又何可勝數。使非開埠通商。西人嚮集於此。安能文明進化。

如斯。然西人皆精研科學。又擅長藝術。故能成此巨大事業。聞明朝有西人利瑪竇。心思絕巧。能製自鳴鐘。以銅爲之。纔及一寸之高。亦無非自科學藝術中成之。後世計時之鐘表。幾家家置辦。當其始。人駭其巧奪天工。每一日十二時。卽作十二次鳴聲。如子時鳴一聲。丑時鳴二聲。至亥時則鳴十二聲。今鐘表一晝夜分兩次。十二點者。想卽以利瑪竇所製變通成之耳。利瑪竇有門人。一姓郭名仰鳳。一姓龐名迪峨。亦西國籍。昔居上海年數甚久。學得製造時鐘之法。轉以傳授上海人。故邑中亦有能爲之者。惟高及尺許。廣亦如之。又上海城內有世家姓朱。儲藏一件古董。是一個沙漏。貯於玻璃瓶中。瓶之口絕小。而有竹架以承沙漏。竹架大小與瓶相等。不知何從放入。相傳亦造鐘之人所造。非發

明科學精究藝術。安得爲此。自天主教來華傳道。華人之信教者。其家庭下必種一株果樹。以供獻天主。名無花果。時代變更。昔日高堂大廈。已屢易其主。而其所存之無花果樹。則性質異常耐久。苟屋主人。每日以水澆灌。歲歲可以結實。枝頭顆顆嬌豔可愛。但味雖甘美。微帶酸澀。又絕無香氣。彼教中人。必種此果樹。不知何所取義。茲雖細故。可知中西人。早發生關係。於清代之前。上海華界租界。筆墨之肆。甚夥。最著名者。若曹素功。查二妙。詹大有。俱安徽籍。實以徽人擅長製造筆墨。雖松江亦出產不少。而終不及徽幫。我國前有鏡花緣說部中載世界奇異人種。所謂矮人國。長人國。君子國。野蠻國。此類盡屬寓言。然而天地生物。果然無奇不有。安知天王星。海王星。金星。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內必

無此種地方。詹大有店主出身安徽之歙縣。其族中名詹長順者。生男子六人。小字一三三四五六。均生成體段。既長且偉。尤以詹五最長。方十五六歲。發育之際。卽有八尺餘之高。詹長順一鄉間農家。所居草房。繩樞甕牖。所生六子。幾乎順駝其背。始可以行動。否則出入不便。詹五諸子中身最高。足有九尺四寸。兄與弟勉強居其父草房中。而五獨另構一間房。詹較父處加高二尺。臥榻不用木製。砌一土坑。彷彿北省之生活。然後從頭至足。堪以挺直。食量亦兼人。每日須用煮飯米五斤。不論蔬菜魚肉。大概以一人抵三人之食。同村之人。競呼爲長人。小兒見之。輒恐怖避去。猶之三國張遼。可止兒之啼哭。夜間詹五不敢外出。慮他人黑暗中。驟然受嚇。會光緒帝六七年。時歙休諸邑。歲遇荒歉。農夫

第二十七回 兩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生計。枯索難以維持。詹長順男子六人。祇二六兩個不願就食。他方餘均散而之異地。受人傭雇以求生活。五則從家鄉裹糧。步行至杭州。歷崎嶇山路。八九百里。沿路之人。見五莫不咄咄稱怪。既而從杭州仍步行抵嘉興。再搭航船達上海。未到上海有報館杭州訪事。已發信報告。申報館載入新聞。羣悉此長人詹五。將次行來。好奇之人。咸引領而望。隔數日果然看見。凡看見之人。互相傳流。聞名而未睹面者。咸以爲憾。「初依詹大有店中習製墨工人。」一日由店中人。領導游玩城隍廟。彼時城隍廟內。各項店鋪並設攤售物者。如蜂屯蟻聚。游人亦絡繹不絕。驟有見所未見之長人。或拍手喝采。或咋舌稱奇。有幾個江湖賣技者。走近詹五身旁。仔細估量。殷勤詢問云。學習過武藝否。到過幾省地。

界。詹五回答。向以耕種爲業。且第一回來上海。任何地方未曾去過。也是詹五運命正否極泰來。方在徘徊瞻眺時。有一俄羅斯國人名叫薩可諾夫。亦帶同通事一人。入城隍廟閒逛。見如許長身之人。頓喫一驚。走上來將詹五端詳審視。卽經通事傳語。問年歲若干。姓甚名誰。籍于何省。向營何業。家中幾人。曾否娶妻生子。每日費用多少。詹五逐一回答。今年二十五歲。名叫詹五。係安徽省歙縣人。在家鄉耕種山田。過活現到上海傭工。父存母已死。並未有妻子。日食白米五斤。菜二三百文。衣服零用不計。薩可諾夫歡喜得手舞足蹈。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醉心。歐化。莫譏評。
偉業。豐功。實可驚。
無地。無材。君記取。
最難。堅忍。白人爭。

第二十七回 兩人仗義鄉總長安 皖水鐘吾曾交再世

第二十八回

垂青睞佳人歸滬濱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却說俄國人薩可諾夫。爲發起獸戲之人。其技能飼養各種猛獸及良馬。使之馴服。然後教練使之成種種狀態。其時歐洲各國。祇有德國人一名。與薩可諾夫同營斯業。今次薩可諾夫來游上海。擬考察情形。開設獸戲院爲生涯。爲日無多。未有所決。忽遇詹五獨一無二之長人。中心改變方針。不如以重資雇用此人。游歷各國。斂取金錢。外人每富好奇心。獲利可操左券。乃令通事道答此意。詹五想目下傭工所入。極爲菲薄。不如趁此機會。可弄幾個錢。寄於家中。老父與阿兄阿弟。稍免飢寒之苦。并藉此可以壯游異國。亦殊快事。但本家墨店中亦應說通。富

第二十八回 垂青睞佳人歸滬濱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卽答應薩可諾夫。通事卽說洋東問汝。要先取銀若干。詹五說讓吾回店考慮定當。訂定明天決議。乃開明地址。在小東門內大街馬姚街東首。坐南朝北。詹大有筆墨字號。交代通事。薩可諾夫又伸說不可失信。握手而別。詹五與同事朋友。同回店中。此位朋友一五一十。告訴闔店之人。店主聞之。對詹五云。難得外國人請教於汝。汝不必遲疑。預備出洋可也。惟汝之意。取彼多少銀子。詹五云。正爲此事要商量。大家打算起來。應討價多少。店主以爲到外國後。寄費安家。恐極不便。現在以洋銀三百元。置放家用。歸吾代汝設法遞寄。汝購買衣服行李。約需一百圓。帶身上隨時零用。至少亦須一百圓。川資飯食。當然由外國人會鈔。然則令其先交付五百圓。汝心中何如。詹五拍掌大善。云是極是極。闔

店之人。向詹五稱賀發財。一宵既過。薩可諾夫照約定之上午十點鐘進城。尋至詹大有店內。原來西人事無大小。必遵守彼此談定時刻。不差累黍。非比中國人隨口亂說。旋說而旋忘記。中國人之不顧信用如是。詹五謂薩可諾夫。昨日所言。准可定局。惟須先交吾洋銀五百圓。薩可諾夫立時允許。並要訂立合同一紙。載明以洋銀五百圓。聘雇長人詹五。赴東西洋各國營業。川資衣食。均歸雇主供給。生死壽夭。各聽天命。營業所得。以一百份之二十。歸詹五本人。其餘悉歸雇主使用。時間從上海起行之日始。三年爲期。此三年內。居處行動。悉聽雇主指揮。如有疾病。亦雇主料理醫藥。不須詹五本人費用。大致若斯。合同中。西文合璧。因上海商業進出。均用英文。故此項合同。亦中英文對照。詹五非

但不明英文。卽中文亦不識一字。俱由薩可諾夫倩友人繕寫。辦完後。兩方簽字爲憑。但詹五難以畫押。用鄉間習慣。蓋一指模。事已告竣。該通事向詹五索酬報金五十元。詹五不願提出。通事悻悻然曰。吾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洋東一舉一動。吾輩多少要弄點油水。若無吾居中介紹。汝豈能成功。老實說。洋東放一個屁。也要問問吾看。詹五雖係鄉愚。亦明白事理。答應通事。此事外國人來請吾。抑吾去求外國人。汝要錢。請還向外國人索討。二人斤斤計較之候。薩可諾夫在旁。雖不懂作何言語。然鑑貌辨色。知通事定要取回佣。爰怒目視通事。罵之曰。爾等中國流氓。不要臉。我自會給錢於爾。不准爾向渠要錢。通事祇好垂頭傷氣。縮口不談。薩可諾夫回顧詹五曰。英國郵船公司。我去問過。下禮

拜二船可抵埠。禮拜六起碇。尙有六七天。耽擱汝可從容收拾。船屆開行之期。我自來招呼。一同上船。言畢別去。洋銀合同一概交代。既而外洋公司船如期進口。又准時出口。薩可諾夫另換通事一人。知照詹五。出小東門乘馬車。至南京路外灘。先上小火輪擺渡至江心。登公司船。因船身巨大。不能停靠浦灘。薩可諾夫坐一輛轎式馬車。詹五以身段過長。轎車內不能容納。祇能另座皮蓬馬車。墨店主人送至碼頭。沿途觀長者猶衆。詹五上船後。眞見所未見。此項輪船好像一座大廈。崇樓傑閣。寬敞異常。頭二等艙位無一中國人。詹五爲薩可諾夫所攜帶。故亦在二等艙。薩可諾夫視爲奇貨可居。在船上託一名繙譯。教詹五學習英語。船經香港。薩可諾夫挈詹五登岸。賃居旅館。開始營業。用一

白布之幃。距地一丈餘。使詹五坐立其中。幃方六尺。周圍二丈四尺。內置茶几一隻。方椅一把。四角用竹竿將布幃綳牢。一面可以啓閉。廣場一片。可容二三百人。西國樂器一部。樂聲時作。先一日。香港西字報登出廣告。大書特書。講看中國特產之長人。外國人心理。凡遇非常之事件。定要親自目睹。以科學眼光詳細查考。知其來歷。探其究竟。故一時來觀長人者。幾如潮湧。場上致不能容足。薩可諾夫原以牟利爲目的。觀者均須投以銀錢。始披幃一觀。廬山真面目。僅香港一埠。已獲資數百金。以次赴南洋羣島及印度。印度地當赤道。人體發育極早。其軀幹俱碩大無朋。聞有長人到境。以爲世界人種莫長於印度。恐無能出其上者。速一見詹五。相比之下。自慚形穢。厥後盡歷法德英俄荷蘭西班牙

牙瑞典比利時日耳曼意大利奧國義國所至之地。圍觀長人者如堵。薩可諾夫獲其利。幾及六七萬金鎊。除川費衣食旅費一應開支之外。照合同訂定。百份之二十交於詹五。歐洲游罷。復赴美洲。順道至日本。從日本橫渡太平洋。抵檀香山新舊金山芝加哥紐約諸大埠。觀客之衆。一如歐洲。其時三年之期間將屆。故南北二洲名城未曾周遍。因巴拿馬運河尙未開通。海程絕遠。薩可諾夫既腰纏富有。而詹五亦積儲美國金圓一萬餘。薩可諾夫倦游將歸。結果圓滿。遂與詹五解除契約。詹五已能操純熟之英語。因暫時僑居美國。作小資本商人。中國長人之雅號。東西洋各國婦孺咸知。居留美國。將及二載。有一寡婦。貴族出身。年齡大於詹五三歲。所嫁丈夫已死。美國女子。最重自由。丈夫死後。

當然擇人再嫁。且此女又無子女。其夫所遺資產不少。交際場中。闊然無色。所居與詹五之賃屋爲鄰。習兒詹五樸實無華。作業能耐勞苦。且曾經滄海。未有家室。此女對詹五大加青眼。乃與詹五直接談判。願嫁之爲妻。詹五本亦屬意此女。但雖仰慕而不敢宣諸口。今天作之合。何快如之。祇有一層爲難之處。知美國女子大都可以自立。今此女自立之能力。倘不大充足。爲丈夫者恐不勝担負。少覺躊躇。詎料美女已微窺其意。謂詹五曰。余嘗受過高等教育。有專門藝術之學問。卽舍教育一途。而從事商業。亦可充寫字簿計等職。不憂生活之困難。余夫雖乏遺資。而余歷年儲藏之物品。約計之尙值一萬二千金圓數。卽君日後回國。上海商務。冠於全國。可以經營之事業。至繁至易。君何慮之。有。

五聞之。欣然有喜色。遂締爲夫婦。美女譯名忒拉斯巴蘭。忒氏既定再嫁詹五。遂招詹五遷入其家。實行同居之愛。近幾年來。華人入美洲。受雇爲傭工者。日多一日。其國內人民。漸有嫉視華工之心。紛紛密議。條陳美政府。請將華工加以驅逐。如逗留不去者。設苛例以取締之。政府提交議院。尙在審查。雖未知決議若何。忒拉斯巴蘭探知此事。與詹五籌商之下。孰若相偕返國。別作良圖。二人將手內金錢。劃出半數。購辦疋頭五金類。美國工藝中佳良物品。販運來華。圖獲厚利。從此一雙中西合璧。良緣美滿之夫妻。攜手而抵上海。自詹五去國。已六七載於茲。行裝甫卸。卽入城探望墨店本家。詎知二載之前。已經物故。此身高九尺四寸之詹五人。已不復記憶。忽然一旦。又映入眼簾。頗有舊事重提。

之概。嗣後詹五行止。不在本書範圍之內。閱者諸君。應俱知清帝光緒甲申年。中國與法蘭西開戰事。當時中法之開釁。爲屬於法國之安南。夙稱越南。原是中國外藩。法國以保護爲名。肆其吞併之謀。法海軍提督孤拔。被中國在福建馬江之兵艦。開礮轟斃。陸戰則劉永福蘇元春。馮子材岑毓英等均著戰功。而宿將鮑超。亦奉清廷督師之命。鮑超號字靈。相傳太平軍興。鮑超從征。初爲營中火夫。膂力過人。其同營兵士。有折薪爲炊者。力弱斧斤不能碎。超以一人之力。可代執數十人之役。睡眠之候。他人望見床上伏一遍黑之虎。臨陣擊鼓。勇氣百倍。敵人遠望。但見黑虎一頭。奮迅跳躍。不見其人。故人盡目之爲猛虎投生。其作戰也。所向無敵。所部兵隊稱達字營。靈軍聲威。幾令人聞風奔潰。積功

位至提督。封一等子爵。甲申年督帶霆軍。自四川乘輪船順流而下。經過上海。軍隊留駐船上。概不登陸。超則以法租界大馬路外灘萬安樓客棧爲行轅。從金利源碼頭登陸。乘馬車馳入萬安樓棧之大門。其意須進內方下車。以示體統之尊嚴。孰知租界章程。有馬車不許入內之條。有嫻習洋務人員談。此係外人有心蔑視華官。以華官往往鳴騶開道。前呼後擁。傲慢不堪。故特設此章程。但此項章程。向不宣布。祇有外人辦公之處。（卽工部局）藏有祕冊。華人無由知曉。以致動輒得咎。豈非彼方別有命意而何。鮑超以封爵大將。頭戴紅寶石頂。雙眼花翎。身穿黃馬褂。足登厚底靴。端坐轎式馬車內。駕以兩馬。車前有掛刀之戈什哈八名護衛。車後站立馬弁二名。氣象威武。時有法租界華人充

當之巡捕第七十四號派在法大馬路外灘站崗。觀鮑超馬車剛進萬安樓大門三步。該巡捕即飛奔上前。將車攔阻。揮令退出。馬夫駭愕。莫名其妙。道台邵友濂知縣莫祥芝已先到行轅內。伺候迎接。馬路兩旁行人駐足而觀。欲一瞻鮑大帥之面目者不少。鮑超見巡捕阻止馬車。使不得行。問爲何事。該巡捕大喊（你們違章你們違章）並不加以說明。所違何章。鮑超勃然變色。喝令馬前戈什馬後差弁。將該巡捕拿下。道台知縣趕速趨前打干請安。斯時鮑超已下車入內。道縣復上去打干請示。所拿巡捕可否發交懲辦。鮑超餘怒未息。曰本爵帥奉命督師。偶經滬上。洋人奴隸。竟如是胆大妄爲。戲侮本爵帥。試問該當何罪。俟奏明皇上。將滬上所有法蘭西人。悉數驅逐出境。君等以爲何如。道

縣不好分辯。祇得唯唯稱是。鮑超又言。租界究竟有何項章程。君等知之否。道縣均說未曾見過。當諭令將該巡捕發交上海縣嚴加管押。候軍法從事。邵道台一想。何必小題大做。現在惟有將人收管。看法人如何料理。莫知縣吩咐手下。先將巡捕帶進城內。候大帥發落。自七十四號被拿之後。法捕頭強格孫。得到此信大驚。正想設法營救。又由包探報告。七十四號有斬首之景象。鮑超軍符在握。有先斬後奏之權力。強格孫立即請求法公廨會審官。投行轅說情。貸其死罪。而鮑超不准。法會審官姓葛名繩。孝號蕃甫。甯波人。劉麗川造反。繩孝從征有功。太平軍至江南。蘇省幾無完土。李鴻章命繩孝游說洋兵助順。闢障川門。即（新北門）築西郊馬路。募常勝軍。効力十餘年。厥功甚偉。其充會審官。

也。鋤奸植善。遇事持平。後任華洋理事。問知尤以整頓風化爲己責。強格孫聞說。情無效。惶惶然無可措手足。邵道台乃暗遣從人。通知強格孫。謂駐滬俄羅斯領事梅尼庭。在北京時。曾與鮑帥有一面之雅。可挽之說項。強格孫即奔赴俄領事公館。告知原委。再三懇託。并餽白銀一千兩爲壽。梅尼庭始而推諉。及見銀票一紙。方爲首肯。謂強格孫曰。大凡爲人。緩頰叨情。必先以之條件。此事君須付我全權。然後我能辦到。強格孫曰。當然當然。梅尼庭乃立駕馬車。赴萬安樓謁見鮑超。寒暄既畢。首叙前年在北京杯酒聯歡。忽忽二載有餘。國家多故。外交緊急。今爵帥王師勤勞。統率雄師。經過上海。領事團擬擇定日期。敦請讌會。爲爵帥洗塵。謹有請者。上海租界。嘗訂有章程。無論行號公館大門之內。

非造有特別車路。不能長驅而入。法界華捕。墨守舊章。誤犯虎威。咎有應得。今敵領事爲顧全邦交。專誠相懇。該華捕伏望赦其死罪。宥其無知。一面法捕房自願在行轅門首。立即砌造車路一條。俾爵帥出入。可以便利。乞爲海涵云云。邵道台旁邊幫忙。說中國有一句俗話。大臣不記小人之過。求爵帥俯允領事罷。鮑超原係武人本色。聆領事言之成理。遂應允將該巡捕釋放。梅尼庭久居北京。能操純熟之國語。故對於鮑超。不必用繙譯。自會談話。梅尼庭見要求已遂。又說許多恭維語。而後告辭。回復強格孫。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異。稟。奇。姿。劇。可。驚。
皖。公。山。色。八。方。迎。
如。何。管。領。熊。羆。者。
枉。習。韜。鈴。富。甲。兵。

第二十八回 垂青睞佳人歸滬濱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第二十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却說俄國領事梅尼庭。受法國捕頭強格孫之委託。向中國提督鮑超說情。赦免華捕之一死。以特砌車路一條爲條件。翌日由法捕房雇工匠多人。踐言築造。終算鮑超大有面子。其實邵道台暗中排解。與梅尼庭預先商議。想出此項方法。鮑超徘徊數日。統帶兵士登程。赴香港。自道台以下。均齊集萬安樓伺候。送行。法捕房捕頭。率同全班中外巡捕包探。自萬安樓至金利源碼頭。沿路護衛。各國領事。遣繙譯官亦均至浦攤送行。車如水。馬如龍。非常熱鬧。外國人一一與鮑超握手爲別。嗣後法人將萬安樓客棧。房屋翻造。改爲三德教堂。將賠罪而所砌之車

路消滅無形。又越數年。此屋仍租作客棧。規模闊大。稱爲仕宦行臺。而特將大門收得極狹。迄今其地址猶是。斯時彭玉麟亦奉清政府之命。統長江水師。開赴粵邊應戰。雇輪船裝運全師。停泊法租界洋涇浜口。先期由上海道台照會法領事。飭知巡捕房。謂宮保（卽彭玉麟係太子少保）座船。每日早晚例須鳴礮。巡捕不得干涉。捕房並無異言。最後李鴻章原以丁母憂在籍。政府以法越戰事。中國無他人能解決之。乃促李鴻章以墨綵從公。出任和戰全權。遂到上海。駐節於招商局爲行轅。李鴻章原任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北洋大臣。直隸總督。上海輪船招商局。爲李鴻章命盛宣懷所創辦。故駐節於此。後以辦公不甚適宜。乃改駐新闢路之洋務局。（係洋務局原址。後移至靜安寺路。乃

假民屋設立。氣象堂皇。轅門外東西列礮位二尊。每日上午六點鐘。正午十二點。下午六點鐘。例必鳴礮。以示職位之崇高。有西國醫生巴勃。行經其地。因出門應診。回家午餐。不提防礮聲忽作。所坐馬車。馬受驚而跳耀。御者不能控制。竟爾溜繩。以致御者墜下受傷。巴勃雖未受傷。然喫驚不小。幸爲站崗之印度巡捕。竭力將此馬扣住。未釀鉅禍。巴勃心中大恚。氣冲冲走上前去。將所列小礮。用脚一齊踢倒。口中還囔哩咕噲罵幾句。行轅內差弁瞥見。飛跑出來三四人。將巴勃抓住拉進去。所稱租界內不受捕房管轄之地。洋務局卽在其內。故華官可以拿人。巴勃既被抓。差弁入內稟白。請令辦理。李鴻章曰。余在喪服之中。無所用其體制。且西國無此章程。莫怪該西醫之受驚駭而致怒。可釋之。

使去。差弁等一場沒趣。怏怏而退。可見李鴻章氣度恢廓。非鮑超彭玉麟可以並論。是年季夏。法國以中國與之爭越南。遂與中國明白宣戰。法國駐北京公使巴諾德。出京往上海。泰東西國際向例。甲國如與乙國失和。駐在國之公使領事。由其國政府召回。各外交衙門下旂回國。以示邦交斷絕之意。當法國政府令公使下旂出京。暫留上海。時清帝令兩江總督曾國荃。與法公使開議條約。曾制台特坐火輪船來滬。於是道台邵友濂。知縣莫祥芝。率同闔埠文武官員。暨各局所有差人員。迎接於招商局碼頭。制台登岸。乘坐綠呢大轎。以八人舁之。排齊全副儀仗。前後護衛之將弁兵士。不計其數。迎接之文武官員。或騎馬。或坐馬車。或二三人合坐一車。追隨於後。并跟一輛燦爛華美前駕兩馬之

轎式車。以備制台大人更換。登岸後。由法租界通班探捕。沿途照料。黃浦江內所泊各外國兵艦。俱鳴炮致敬。逮抵英租界。由英美捕房通班探捕。沿途照料。迤邐至老拉圾橋北首天后宮駐紮。迨進行轅。文武官員。紛紛遞手版稟見。制台令號房一概擋駕。獨傳見邵道友濂。莫令祥。芝。詢問上海近狀。邵道台稟稱。今日上午。據探報吳淞口外。有法蘭西兵艦數艘。游弋海面。不知其意何居。請大帥預籌防範之策。曾制台領首。道縣告辭。制台命道台通知駐滬各國領事。明日親往拜會。道台唯唯稱是。翌日邵道台莫知縣。清早投行轅。伺候隨班拜客。各帶繙譯官一名。鐘鳴十點。曾制台亦帶繙譯二名。參贊一名。換乘轎式馬車。材官四名。衛兵十二名。俱騎馬前後簇擁。家丁二名。站立車後。並不鳴鑼開

道。英捕房原派西捕二名。華捕四名。探目二名。在行轅聽候差遣。此刻亦均乘自由車。緩隨於後。各國領事均以禮接待。惟法國公使巴諾德。爲銜命而來。專與交涉之人。故多談片刻。比利時領事因公出外。僅由繙譯官招待。及事畢。同行轅。已屆下午一點鐘。各國領事照會訂期答拜。道台赴行轅請示。然後在洋務局布置一切。屆時在此延見。酬酢既畢。卽與巴諾德開始談判。地點亦在洋務局內。曾制台宗旨。須法國先停止軍事行動。而後互議修好。巴諾德要挾多方。言多恫嚇。兵艦之出沒口外。諉爲絕無其事。彼此辯論多時。卒無成議。曾制台用電報奏聞光緒帝。奉上諭。曾國荃仍回江甯。辦理海疆防務。江蘇按察司使陳澧爲湘軍宿將。南京太平軍城破時。陳澧隨曾制台力戰太平軍。從地道

轟開城牆之缺口。提兵衝入。爲清國中興善戰之將。歷任幾省兵官。後改文職。中法戰事既開。陳湜統帶湘軍若干營。防堵吳淞海口。建議用巨船多艘。裝載石頭。填塞中泓。以阻敵人兵艦之混入。彼自以爲妙策。言於邵友濂道台。邵道台聞之。知其有損無益。力言此策之不可行。詳論妨碍各外國之商務。定惹各外國之抗議。引起糾紛。再三爭辯。卒歸無效。及條陳於曾制台。以爲可試行。乃於八月內。制台奏飭蘇松太兵備道邵友濂。如法辦理。果然各外國領事。均謂沈石堵口。大有害於商務與水利。請令停止此事。維時各外國。恐華政府致疑。協以謀我。乃作一通融語。倘中國必欲行此。須寬留口門二十五丈。以便各國商輪之往來。嗣經邵道台與各領事。酌定中泓丈尺。留出十八丈。至寬之處。不

過二十三丈。照會各領事查察。此項戰略。實從古所稀聞。又飭上海縣知縣。舉辦民團。除租界之外。一律創辦。城廂內外。各支公費。鄉奉行者。有四處。曰老閘。曰新閘。曰洋涇鎮。曰引翔港鎮。均當地自籌經費。其法多用舊式兵器。如大刀。長矛。土炮。鳥鎗之類。招集鄉村無賴。略似兵隊形式。每日在街衢。周行一次。以公所寺廟爲集合之地。或製舊式軍衣。讓以紅邊。胸背有一白圈。寫民團字樣。或并軍衣而無之。以此防盜賊。尙不可用。矧可用以敵西兵耶。真兒戲而已。上海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專以詐騙爲生活者。以盜賊爲營業者。日多一日。既發現之後。人咸驚詫。豈知後來愈出愈奇。覺從前之騙術。未足爲奇。廣東福建人之赴外國謀生者。往往家資富有。中國人稱爲華僑。四十年前尙無華僑之目。

僅稱爲猪仔。或言金山客。因此等華僑人。以其均從美國歸來。美國有新舊金山之故。其實多在南洋羣島營商業。非必在美國。華僑之初至上海。大都爲粵幫。商店之夥友。或一班閒居無事之人。每日導之出游。或至商店購物。或赴園林游覽。有時入妓院。而尋花問柳。有時乘馬車。而兜風玩月。彼嚮導者。乃從中獲利。每日可得十餘元。至百餘元不等。最可笑者。有林姓華僑。原爲福建林氏族人。初抵上海。嚮導者偕之至廣東菜館用膳。所食不過五六元。而司帳開單近三十元。蓋嚮導人早與司帳串通。然彼滿載歸來之華僑。未嘗嫌其昂。而稍露吝色。且嘖嘖稱羨。以爲物美價廉。當無過於上海。受人之愚。尙懵然罔覺。人稱其猪仔客。亦不足怪。傳說華僑中有鄧學松者。其父廣東香山縣人。十四五

歲出洋。往新加坡作小商業。時運亨通。越十餘年。積資四五萬。乃改營金銀生意。又十餘年。一躍而擁資財百萬。卽娶美國女子爲妻。生男子二。長卽學松。女子一。繼又合資創辦航業公司。家產蒸蒸日上。學松生長外國。洋文業已深通。其父眷懷祖國。令其子回中土。誦習漢文。學松亦有志求祖國文學。爰欣然就道。時學松年齡二十。生得丰姿英挺。器宇不凡。皮膚之白純屬美產。而面日與華人一律。惟鼻準略高。辭別父母登輪。歸廣東原籍。其父曾一一指示鄉里程途。暨戚族姓字居處。令之遍加訪問。以三世祖宗之名諱。開明交付。爲歸鄉之對證。事畢卽卽入廣州省城。拜從名宿就學。除隨帶金洋八千元作爲川資用度。以後源源匯寄。學松悉依父命行之。並無意外事件發生。既抵廣州。訪得潘

姓宿。儒託人介紹執贄門牆。潘氏名仲璋。係孝廉。公同治帝辛未年狀元。梁耀樞之至戚。既納學松之聘。先教以國語及方言。不半載已能言之了了。繼教以漢文啓蒙之法。潘仲璋固循循善誘。鄧學松究竟年已成。人。不比孩童之讀書困難。將近兩載。已能操筆作百餘字之文。夙聞上海繁盛。甲於全國。人材之衆。如過江名士。其多如鯽。擬游歷上海。以擴眼界。告明師長。潘氏未便阻止。謂學松曰。余有族弟久居上海。學問勝余十倍。名飛聲號蘭吏。嘗保薦經濟特科。君此去可止宿族弟家。持余介紹信去。殊便。更有言者。上海花花世界。君青年志士。切勿效走馬王孫。涉足秦樓楚館。幸勿目爲迂腐之談。學松唯唯搭輪啓行。不日到上海。學松年紀雖輕。回國已多時。中華之習慣風俗。已知一班。恐寓蘭

史先生家諸多不便。故僅往候。問而寄宿。法租界名利棧。中名利棧亦稱仕宦行臺。規模宏暢。起居舒適。詎知上海之廣幫。中有專營招待華僑事業者。近人所揭滬上黑幕。恐此項未嘗道破。若輩專向大客棧刺探。苟有華僑之蹤迹。無非俗語挨門。進自撥燈。伺候顏色。趨承左右。華僑在上海。素乏熟識之人。一舉一動。須有嚮導。既有上門兜攬生意。安得不入其彀中。接得鄧學松。成頭者潮州人。姓鄭名子蔚。既迎候學松於客棧。知其年少金多。歡迎異常。若輩蔑片工夫。逢迎手段。豈有不精。輒投其所好。陪侍三日之後。鄭子蔚侈言北里名花之衆。治游之易。逢場作戲。未始非消遣一法。學松究屬血氣未定。聞之怦怦心動。即囑鄭子蔚引導前去。并詢何從問津。鄭子蔚乃偕學松。進四馬路書場點戲。

蓋巧於牟利者於茶寮內。開設書場。邀書厲各妓。登台度曲。藉以勾引。游蜂。一時四馬路棋盤街等處。書場櫛比。卽法租界洋行街左近亦有之。而以四馬路也是樓。小廣寒。桃源趣。響遏行雲樓。天樂窩。顏玉樓等。生涯最爲發達。書場中之茶。每客一碗。收洋兩角。包檯可坐五客。每張大洋一元。亦有瓜子果盆。排場一如戲館。其資與小帳。皆須另給。奏藝之妓。有一人單唱。一折者。有二三人合唱。一折者。亦有珊瑚來遲。匆匆卽去。不及開口者。曲則京崑。山陝虞調。揚州調。全備。作樂由烏師充任。之台前懸有點戲粉牌數十方。任客點戲。每折二元。二折最少。十折二十折。多多益善。雖不能照牌遍唱。而戲洋須如數給付。以示闊大少之。揮金如土。彼時妓女皆吸水烟。用銀水烟袋。如素不相識之客。醉心某

妓色藝。卽點戲以寵之。此妓之房侍。須下台裝烟致敬。并叩邦族姓字。款款通詞。迨奏曲既終。客如欲入桃源。便可偕之同往。以成相好。實一無須媒介捷徑。既有此捷徑。尋芳者皆趨之。妓亦樂於晉接。以遂其貪多務得之謀。然此中闊客。未嘗無人。每有自書場識妓以後。竟致迷戀花叢。傾家蕩產。子蔚學松。徜徉於四馬路各書場。夜以繼日。雖點幾折戲。而學松眼界極高。雖粉白黛綠。目迷五色。竟無一妓當意者。子蔚竭力拍馬。謂學松曰。庸脂俗粉。無怪君之唾棄。北里有著名之四大金剛。盡往賞識乎。學松問何謂四大金剛。曰。胡寶玉。陸蘭芬。金筱寶。林黛玉之四人。皆上海名妓。聲噪一時。所出入者。悉爲達官貴人。王孫公子。色藝之佳。洵一時冠。其中胡寶玉。年事最大。較爲前輩。餘三人年皆相若。

但四位金剛眼界甚高。纏頭費卽一擲千金。未必能買其一笑。言次子蔚若不勝躊躇者。然學松哈哈大笑曰。我曩者雖未嘗至枇杷門巷。聞繫花鬪。而深悉世間美婦人。無富貴不能動之者。君不必過慮。煩導之一試可也。卽晚偕往。近在咫尺之蜜采里。外國大菜館喫大菜。卽爲局票叫齊四大金剛。原來鄭子蔚。去年亦做過坵攏華僑一筆生意。此人姓簡。豪俠非常。對於金筱寶。林黛玉兩人。總計消耗有萬餘元之鉅。胡陸兩人。不過點綴而已。未幾簡某以要務匆促出洋。故等於行雲流水。因此子蔚於四妓女概能認識。局票飛去。四金剛相牽偕來。好不熱鬧。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中朝太官老於事

門前路鬼正挪揄

第二十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不如花國稱王者 猶有天潢貴冑娛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却說鄧學松偕鄭子蔚在蜜采里吃大菜叫堂差。竟然四大金剛一齊叫到。因鄭子蔚曾與四妓均有淵源。故能一叫即到。凡妓女出堂差。必有房侍一人跟隨。惟四大金剛之跟局。亦用雙擋。故主僕多至十二人。一室之內。珠圍翠繞。燕語鶯啼。四大金剛入座後。知鄭子蔚又接得一戶偉大人物。各自心內明白。今日之局。係徵求當意人材。又見鄧學松儀表非凡。青春正盛。較前日簡姓超出萬倍。乃各出其手段。竭力趨承。當筵一曲。用盡平生本事。房侍輩多交頭接耳。暗裏說此客之漂亮。觀其外表。定料必有百萬家資。胡寶玉在四妓中。最爲端莊。雖年紀已過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花信之風。而仍姿容秀媚。體態溫柔。爲其餘所不及。大凡紅信人出堂。差片刻即去。至多不過二三十分鐘。今日四大金剛格外巴結。大家多挨時刻。謔浪笑傲。且由房侍蜜語其主人。約齊席散一起同走。蓋恐有人先走。此客或怫然不悅。不肯光顧。綠酒紅燈歡呼及兩小時始宴罷。而堂差各散。學松子蔚亦會賤走出。回棧少息。品評之下。學松目中胡寶玉爲第一。林黛玉爲第二。若金筱寶飛揚跋扈。太嫌過分。陸蘭芬則眼高於頂。盛氣凌人。均難以中式。乃決定先入胡寶玉妝閣。遂相偕往四馬路西公和第一家。榜其名曰書寓。因自書場盛行以後。卽有書寓出現。然而狎客無從分辨。孰是長三。孰是書寓。早已書寓與長三同化。出堂差減至每局二元。更有長三中雛妓。及平日門前冷落之妓。僅收

每局一元。若四大金剛之狎客。不但無開銷一元之例。每局二元亦無多。大概總以三元付節帳。學松既至寶玉房間。適寶玉有一戶稔客。在大房間內。爲巴結學松之故。商諸稔客。移入亭子房間。而讓學松。原來寶玉全是外國房間。四壁張貼名人書畫。起居一切精美非常。寶玉與房侍多方敷衍。知學松纔第一回叫局。卽日光顧。其屬意於此地可知。時逢秋令。氣候溫和。學松觀寶玉身御熟藕色繡邊之襖。耳環手鐲。全以極大新光珠鑲成。光彩奕奕。不施脂粉。寫意非常。其身段真所謂穩織得中。修短合度。較吃大菜時另表一種丰神。鄭子蔚問學松。定何日在此間請客。學松答卽晚如何。子蔚搖搖頭。說天氣已宴。客安從邀到。至早定當明日。寶玉屢言。說鄧大少有心幫忙。隨時可以不必急於和。

酒花頭。子蔚云。然則吾去代請兩位知己朋友。立刻碰和如何。學松拍手大叫。妙極妙極。請速照辦。子蔚取請客票在手。早經妙齡房侍。名喚阿翠者。將墨磨好。子蔚揮毫書就。一個唐笏丞。一個是 본家鄭戟餘。卽花界大名鼎鼎之鄭老八。北里姊妹不相識者。鮮請客條飛去三十分鐘光景。鄭八已到。子蔚爲之介紹。各說幾句仰慕客氣話。獨唐笏丞遲遲未來。須知上海冶游。有幾項人物。夜夜花天酒地。和酒連綿不絕。從傍晚六七點鐘。迄半夜後三四點鐘。無非沈酣於妓院之中。如洋行買辦。鉅大商號公司經理。世家子弟。專是徵逐一流。此外還有政界人物。上而督撫。下而州縣。因公過滬。涉足花叢。挾妓飲酒者。幾乎十人中八九。唐笏丞卽洋行買辦。半屬性之所好。半爲接洽生意起見。故每日流

連不返。請客條送其眷戀之妓處。由彼處照條轉送。詎知斯時唐笏丞亦有友人相邀和局。在寶善街桂馨里。及得到通知。已隔一點半鐘之久。俟匆匆完局。始來光顧胡寶玉處。累鄭八子蔚二人。等得不耐煩。一見笏丞。大加埋怨。彼此均狎暱之友。故不會動氣。趕速扛好紅木碰和檯。傾出一百三十六隻。照規矩入局。鄧學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無心作方城之戰。卽遣房中侍婢代行職權。自己坐在精緻坑榻上。與寶玉媿媿清談。雖坑上擺有鴉片煙具。色色華美。及著名廣成信之陳膏一大缸。無如學松未有嗜好。無所用之。不過久談之時。將身躺下。藉以舒適而已。寶玉自知久享盛名。韶華不再。此時已領育一個女孩兒。名喚小玉。爲將來傳授衣鉢之計。對人言係已所親出。僅六齡光景。亦述諸

學松，學松命攜至坑榻前。一觀小玉眉目如畫，煞是可愛。學松身畔摸出銀幣四枚，賞作壓歲之用。寶玉推讓再三，而後收領。學松雖乍入花柳，舉止落落大方，絕無登徒子態度。寶玉被所賞識，並未具真個銷魂之意。詎知寶玉閱人雖多，從不肯濫用愛情。今邂逅學松，覺其青年溫厚，天真盎然，倒發生一縷情絲。深願委身以事，言辭之間，輒流露其肺腑中事。正彼此繾綣，一往深情之際，驀地聽得鄭八拍案大叫。兩人倒吃一驚。諸君知爲何事。原來鄭八看得一付萬字清一色，是九萬碰出。手內一萬對字，二三四五六萬各一張，八萬克子，一四七萬等和河裏還未滿十張牌，而已被上家代碰之人，嵌三同攤出。氣得鄭八暴跳如雷，大罵其豬糞牌。使局內三人，暨局外寶玉學松，與房侍數輩，均爲

失笑。此時寶玉對於學松。已言語投機到十分。決計送客留髡。但未知學松心中一諾與否。乃以言探之。鄭重呼聲鄧大少。君之品貌骨格。超出凡庸。將來誰氏繡閣名姝。有此福分。爲君配偶。如妾者路柳牆花。自拚今世永遠墮落。不作非分之想。竊願來生爲良家子。得伴侶如君者。心滿意足。言次唏噓者再。學松雖少年英俊。從未涉足情場。聆寶玉之論調。一種憐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卽脫口言曰。我等因情投意合。訂爲朋友。未嘗不可。寶玉聽此語而大悅。知學松亦傾心於己。鄭子蔚在花柳一門。亦可稱富於閱歷。日前縱身入和局。而於學松寶玉之言辭舉動。件件注意。知兩心相印。學松已入彀中。迨八圈興罷。子蔚連呼翻場翻場。蓋代學松綳場面。以取媚於寶玉。獨唐笏丞鄭八。莫名其妙。齊

說爲時已宴。可留待明日。再來奉陪。寶玉乃謂子蔚曰。蒙鄭大少盡力拉場。感戴無極。但秋氣已深。諸位大爺因幫賤妾之忙。恐過晚。或致受涼。賤妾殊抱不安。今夜請舉淡酒一杯。暢談風月。明日再由鄧大少恭請早光。何如。於是子蔚等三人。大家拍手贊成。說罷。侍婢四五人。七手八腳。端上和菜一席。寶玉斟酒敬客。行令猜拳。歡呼暢飲。尋常妓院碰和。停局後。祇供給稀飯一頓。用粥菜或六碟或八碟。客如嗜酒。并以供之。倘欲吃和菜一席。須預告所眷之妓。亦可點菜。何種菜館。或京館徽館。或川館。揚州館。廣東館。福建館。本地館。任客之便。大概在午膳晚膳之時。若停局在半夜前後。則無此例。今寶玉特別待遇學松。故半夜亦吃天津館和菜一席。道地而又豐盛。寶玉應酬之周到。談吐之文

雅。酒量之高大。歌曲之精良。洵獨出冠時。雖碰和夜飯。不啻擺花酒。設非寶玉屬意學松。那有此異數。唐笏丞鄭八均。斲輪老手。素仰寶玉名噪一時。看此種擺場。卽知和局主人。業經中式。乃向學松。嚮之不已。飲酒微有醉態。與致復發。稱如此美滿姻緣。不可不作長夜之樂。以誌祝賀。相與洗盞更酌。笏丞鄭八子蔚。均能飲多量之酒。學松量亦不弱。但性喜白蘭地。若花彫京莊原梁之類。不大肯飲。好在胡寶玉房中。置備完全。真正舶來品。三星牌白蘭地。常常儲蓄半打之多。今夜如及時之雨。可以開懷暢飲。曾幾何時。金鷄報曉。而四人正在酒酣耳熱。子蔚重復發起。再振旂鼓。罷飲碰和。寶玉精神充足。房侍婢知爲財神降臨。亦俱歡天喜地。妓院生涯。本卜夜而不卜晝。故雖通宵和酒。未嘗稍現蜀

倦之容。斯時四人均含醉意。連寶玉亦臉泛桃花。恰如雨後海棠。嬌豔無比。第二次和局。寶玉親自出馬。替學松竹戰。四圈後再擲座位。學松斜睇寶玉背後。寸步不離。彼三人笑曰。此刻寶玉是嫖客。鄧大少反似別處叫來堂差矣。引得全房間大笑。鷄聲再唱三唱。忽焉東方大白。旭日初升。竹林尙未游罷。學松問子蔚曰。擺酒最早在何刻。子蔚答不拘時刻。但怕菜館不曾開市。大約十二點鐘爲至。早。學松乃喚侍婢取請客票。在坑榻上揮灑起來。不知不覺。竟寫上英文。其意若曰。即日午刻十二時酒敘。寫成一一面致。詎知彼三人皆莫辨英文。見此請柬。瞠目不能對。寶玉敏捷。迅將請柬三張。收轉手中。喚一聲鄧大少。君是中國人。不應弄此狡獪。學松纔自猛省。連續說吾過矣。復端端正正寫出中

文。送於三人。俱答言叨陪末座。子蔚云待弟局畢。想幾個知己朋友。一并去邀。包管吃得熱鬧。原來請吃花酒。客人越多。越體面。叫局越叫多。越體面。以學松的身分之場面。極少擺雙檯。最好雙雙檯。此層非子蔚拉場。學松人地生疏。安能辦到。過不多時。二次和局終了。大家洗臉漱。口。覺得略爲疲倦。斯刻用著阿芙蓉膏。三人皆非所嗜。惟日日花天酒地。至精神勞頓之際。偶一吸之。鴉片本名洋藥。實生陽壯氣之金丹。人有疾病。及作事困苦。試抽數口。立即精神興奮。耳目清靈。外國人未嘗不用鴉片。特是但以治疾病。非若中國當作粥飯。視同茶酒。若斯需用。非徒無益。且有大害。笏丞鄭八子蔚三人。輪流眠於坑榻。槍靈燈亮。其樂陶陶。上海廣成信烟膏。可謂各省馳名。因烟土生意。爲廣東人專門。

學士行無一家非廣幫。挑膏店亦然。同是廣東人。又分大埔潮州兩幫。上海廣幫烟土之歷史。書不勝書。而廣誠信則有足資談助者在。光緒中葉。上海鴉片盛極一時。著名者如南誠信綺園寄園芳園等。然皆供人開燈過癮。非零售之挑膏店。挑膏店爲廣幫開設者十之八九。中以廣誠信貨物爲最良。其熬煮之法。比衆不同。價亦較別家爲貴。每日門庭若市。擁擠不堪。凡達官顯宦之抱烟霞癖者。爭趨之若鶩。故終年營業殊鉅。獲利不貲。兩江總督劉坤一烟癖極深。日夜吞吐不停。手下長隨均善裝煙。其所用烟具。不消說得均上等之品。煙槍之衆多。卽南誠信綺園恐猶不及。中有老槍兩枝。至可寶貴。故劉坤一倚爲性命。其一係象牙質。已用得年代久遠。色如漢玉。長一尺四寸。粗一寸八分。金子

飛鑲。同治六七年間。有一候補道。費銀二百兩。買來孝敬。其二係沉香竹質。此竹產於廣東瓊州萬山之中。頗難尋覓。截爲槍桿。吸飲時異香撲鼻。永久不散。長一尺五寸。粗一寸八分。上中下用全綠翡翠鑲成。考其何時出品。將近百年。故色帶紫黑。而馥郁依然。此物爲廣東掛印總兵官某氏。因案被參。清同治帝交劉坤一查辦。該總兵送一付珍貴禮物。中有一枝烟槍。據說以洋銀六百番易來。此二槍。劉坤一刻不可離。每日早午晚三餐後。由長隨點烟燈二隻。安置於紅木特別坑榻上。何謂特別坑榻。因此榻定製。長有一丈。可橫臥四人。兩邊躺杆。子手二人。劉坤一吸完一筒烟。將身體一翻。復可連吸一頭。吸完一頭。又已裝好。再翻身吸得連續不斷。如是吸過十二三筒。方坐起身來。早有另一名

長隨遞上六寸長雪茄一枝。手內持火柴一匣，爲之點火。劉坤一所用煙膏，非廣誠信出品不可。屬下文武官員，凡欲鑽謀差缺，必投其所好。或親身或託人來上海英租界九江路廣誠信，購以貢獻。該膏店知之，既稔，常充分預備，以待光顧。苟有賜顧者，起碼數百番，一千金以外者，亦往往而有。一日有乘馬車來之顯者，後長隨二人，主則頭戴藍頂花領，身穿行裝，足登皂靴，僕亦冠履濟楚。下車入門，長隨手中提包袱，解開包袱，出白地藍花之大磁缸十餘隻，命每缸灌注煙膏務滿。該店櫃夥見又是大顧客臨門，一種趨奉之殷勤，莫可形容。灌注既畢，權其輕重。凡土行膏店，悉用天平秤，故必逐缸衡量。長隨逐缸帖以封條，赫然爲兩江總督部堂封字樣，旋一一揆入馬車。正核算價值若干之際，顯

者忽詢問長隨云。皮包攜來未。長隨亦愕然云。忘之矣。顯者怒。直前以手披其頰。諭火速回寓去來。長隨諾諾連聲而去。既而久不見至。顯者殊焦躁。乃喚車夫。以十餘缸原物。一一出諸車。仍還廣誠信。且與櫃夥約曰。少待敝長隨持銀票來。寶號將票照過。雙方交換銀貨可也。視磁缺上封條依然。黏貼之處。漿糊痕迹猶在。櫃夥決不疑其有詐。馬車於是鱗鱗而去。及天色向晚。終不見來。直待至次日。仍蹤跡杳然。夥始疑惑。將一隻磁缸啓封驗看。不看猶可。一看則大驚失色。連呼壞了壞了。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遍。園。林。劫。後。花。
偶。來。游。客。興。偏。賒。
紛。繁。社。會。難。生。活。
試。揭。當。年。黑。幕。遮。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驅術新奇

1. 6
2. 7
3





上海的神秘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 (四)

目次

- | | | |
|------|------------|------------|
| 第三一回 | 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鴛盟 |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 |
| 第三二回 | 海外征夫呼號天日 | 閨中蕩婦瀟灑春光 |
| 第三三回 | 顏如渥丹心甘割愛 | 黨名拆白鼻祖遐稽 |
| 第三四回 | 小朱嫖妓險喪生 | 書玉逞驕多負債 |
| 第三五回 | 林黛玉掌中玩名士 | 謝金花邸內侍王爺 |
| 第三六回 | 弱國不自強終為奴隸 | 同鄉堅團體可勝甲兵 |
| 第三七回 | 保護治安謳歌滬濱 | 提倡迷信玷辱官方 |
| 第三八回 | 奇男怪女說部多材 | 遣母留雛行人妻絕 |
| 第三九回 | 康聖人率徒求庇護 | 關會審受辱起風潮 |

四集 目次

857.48
312.7
4



3 0528 0332 1

1

930499

四集 目次

第四〇回 十三冤魂彈雨鎗林

億萬家財風流雲散

長篇社會小說
神秘的上海 [四]

南沙 張恂九著

第三十一回

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鴛盟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

却說廣誠信店夥。久待顧客不至。試取一隻固封之磁缸驗之。詎知變成泥土。並非烟膏。方悟爲騙子。蓋彼早備同樣之缸二組。馬車之一出一入。已以羊易牛。及經覺察。此馬扁之匪徒。早如鴻飛冥冥。可知姦盜邪淫。百出其計。上海無所不有焉。後來鄧學松爲鄭子蔚導入迷途。流運忘反。胡寶玉與之訂嚙臂之盟。其遊資告罄。致家書於父母。囑匯款

第三十一回 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鴛盟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



至上海爲求學之費。其父初不生疑。後屢函匯款。父始疑之。知上海花
花世界。恐有不正當事發生。爰遣心腹夥友趕到上海。挾學松以歸。去
統計耗去銀四五萬兩。不過鄭子蔚安得有斯。此爲廣東人嚮導華僑
之黑幕。子蔚大慨入囊萬數千兩。此層至今猶無人揭破。上海自通商
以後。社會變幻情狀。日多一日。服官斯土者。倘能取媚於外人。遇事通
融。卽能不次超遷。如有清正廉潔之士。風骨峻嶒。慨然抱移風易俗之
志。而稍忤外人。雖循良之吏。終不能安於其位。光緒帝中葉。浙江仁和
縣進士陸元鼎。字春江。任上海縣知縣。審理民刑案件。往往聽斷如神。
片言折獄。縣境西鄉農民杜如桂。生二子一女。女名秀南。年屆雙十。由
其父許字於鄰村趙錫家。如桂之妻韓氏。潑悍不堪。憾其夫之獨斷。不

與已謀。乃隱諱之。暗倩慣作媒妁之陶阿喬。爲其女作伐。阿喬投其所好。卽云。吾有親戚李順卿。家道殷實。擁良田百畝。新建房屋。其子三多。年紀與令愛相若。願効力爲月老。阿喬固未悉其女之業經字人也。說得天花亂墜。杜韓氏不勝喜悅。遂將秀南又許李三多。杜韓氏之弟名韓老聚。一個鄉間無賴。探知其外甥女爲父母受兩家茶。俗語索姓赤爛污。放出流氓手段。擅將杜秀南配與方矮子。此人父母俱亡。薄有資產。游蕩不務正業。生得形狀侏儒。故人皆呼爲方矮子。村里中輒鄙視其人。從無人肯爲之作伐。韓老聚獨與之臭味相投。以外甥女許配。可以弄一筆油水。且諳悉姐夫杜如桂。生性懦弱昏庸。可任其操縱。其實方矮子年過三旬。與杜秀南亦不能配偶。秀南雖非閨閣名媛。却亦楚

楚可人萬一此種婚姻成就。真有彩鳳隨鴉之歎。於是三姓之子。各擇婚期。而各不相知。直至媒妁次第而來。相將持日帖聘禮。各欲易秀南庚帖以去。屆期迎娶。斯時杜如桂方知已鑄大錯。欲保自己之信用。配定趙錫家。又素怕其妻。知非所敵。因不敢自決。過去幾日。三姓咸知此事。冰上人往返不已。爭持不下。遂向縣衙門起訴。陸知縣既閱狀紙。批候傳訊。除方矮子無父母。祇單獨傳本人。趙錫家李三多傳其父若母及本人。暨杜如桂夫婦。韓老聚。餘二姓媒人。均不傳喚。逾期集訊。知縣首提杜如桂跪案下。問其許婚趙氏如何情形。如桂供稱。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人之明訓。若女已長成而不遣嫁。非禮也。故許字女於趙姓。次問杜韓氏以重許李姓如何情形。杜韓氏供云。女子之生也。懷胎十

月抱負三年。自呱呱墮地。以迄長大。出入顧復。無非靠慈母之力。今爲父者。絕不徵求同意。擅自許人。然則爲母者。何爲獨不可作主。又次問韓老聚。韓供稱女不更二夫。禮也。乃杜秀南之父母。以一女子而再許人。我係舅氏。豈不可三許人耶。其時堂下觀審者。人山人海。僉欲觀此奇妙之公案。若何判斷。陸知縣聆三人言各成理。乃運用其敏妙之心。提女至案。問以自願適何人。杜秀南侃侃而言云。從其一則負其二。若負父母則爲不孝。若負舅氏則爲不敬。有一於此。吾甯死耳。陸知縣故意迫促之曰。果願死乎。秀南應曰。願。陸縣官曰。死則不可復生。爾其三思。毋後悔。秀南作堅決之聲曰。死則死耳。何悔之有。言次。陸縣官令胥吏自內取鴉片烟一匣。置秀南面前。秀南立吞之。須臾痛倒於地。不

省人事。遊魂四散。倏焉香消玉碎。杜如桂夫婦觀此情景。放聲大哭。彼三姓之子。亦頓時呆若木鷄。各有慘沮之色。觀審者驚駭欲絕。陸縣官當衆宣言曰。爾等三姓。孰願收此女之尸。李方二姓子皆不應。獨趙錫家挺身而前曰。某願收女尸。陸縣官問其故。趙錫家曰。某家貧無力再議娶婦。行且生爲曠夫。死爲孤魄。今未婚妻既先某而逝。抱恨無極。願殮以三寸桐棺。附瘞於祖墳之旁。麥飯濁醪。以招其魂。聊盡寸心。言畢繼之以泣。陸縣官嘉許趙錫家之至誠。准以秀南尸首歸趙姓收殮。飭李姓方姓具結存案。且以李方二家之聘金爲之贖。遂各自遵諭而退。堂下觀審者陸續散去。互嗟杜秀南之烈。竊竊議陸知縣之太忍。及趙錫家領杜秀南之尸。倩人舁回家中。預備爲之裝殮。詎知隔一夕而秀

南悠悠醒轉。並未死去。一時趙姓驚喜交集。不知所措。議定候略事休養。交拜合巹。遠近喧傳其事。方悟陸縣官因此案遽難下判。而以一挺散令女服之。使死而復生。以解糾紛。一挺散者。外科醫生之祕藥。服之可立斃。過十二小時。藥力消滅。得以甦轉。趙錫家以最先訂婚。情意尤爲誠篤。以死者歸。而仍能婚姻圓滿。咸傳爲佳話。陸縣官辦理此案。最足膾炙人口。然其強項不屈之處。更令人欽敬不置。上海城內土地堂街。有一所住宅。門條貼馮公館。其主人爲政界中人。彼時風氣漸開。有志之士。競習東西洋文字。藉以研究科學。馮公館內設有日文學堂。於是身穿和服。足躡木屐之流。日出入公館。人未嘗以爲異。然此輩日本人。由租界入城。必經老北門內之獅子街。街之左更有極狹之巷。巷口

有小京貨店開此京貨店者爲張姓老叟名祥甫蓄叭兒狗一頭性甚
機警張祥甫鍾愛異常每日飼以牛肉清晨必親身爲之喫浴閒暇時
輒將狗抱於手中把玩不忍釋此狗每覩異服異言者必跳躍狂吠甚
至猛撲其身作嚙噬狀此獸性使然亦無足怪日本人往還於馮公館
之學堂必途過此巷狗必狺狺不止張祥甫苟見之必喚而制止日本
人心雖厭惡亦無可如何一日有日本人兩名聯袂而行手中皆攜行
杖狗以爲來擊彼也從祥甫膝上一躍而下尾隨狂嗥有肆噬之勢祥
甫亟趨店門外大聲呼喚而狗不捨兩日人無法對付俯拾地上小石
塊遙擊之不能命中而狗益怒不可遏奮迅追奔一日人之足幾爲所
傷日人固稔悉此狗爲張叟所豢卽遷怒於張兩方言語旣格磔不通

始而罵詈。繼而揮拳。張祥甫且退且語。我爲制止。此狗而出來。奈日本人一昧野蠻。一時行人駐足而觀。圍如堵牆。兩日人慮寡不敵衆。身畔抽出刺刀一柄。向人叢中亂舞。一霎間已刺入張祥甫腰脅。可憐張年逾六旬。痛極倒地。血流如注。頃刻畢命。此時街上人聲鼎沸。羣呼東洋人殺死人了。兩日人見已肇禍。正想伺隙而逃。小甲聞警奔至。立將兩日人扣留押赴上海縣衙門。一面報請驗尸。陸縣官傳喚各執事人役齊集。命駕蒞尸場檢驗。佯作喝報。張祥甫委係刃傷致斃。縣官准張姓尸親領尸。自行棺殮。城內完全華界。陸知縣知不受領事干涉。回衙提該兩日犯審訊。兩日犯俯首無詞。由舌人譯稱。一名菊本添七郎。年二十一歲。一名重岡桂喜郎。年二十四歲。均赴日本學堂充教員。家住虹

口鴨綠路三十六號日本旅館內承認刺死華人兇刀證物在案。陸縣官卽命舌人詢兩日犯。照中國法律殺人者償命。爾等有無辨論。兩日犯供稱。有多數華人將我輩圍毆。故拔刀防衛。非有心殺傷此老者。家中間多人圍毆之證據有否。則一點不能提出。又供我輩願給老者家中以錢。以代闖禍。陸縣官笑曰。太覺便宜否。中國人生命。太不值事否。命案發生於內地。惟有按大清律例擬抵辦法。惟爾二人分首犯從犯耳。首犯死刑。從犯徒刑。現暫收押監獄內。諭畢退堂。不料翌日日本國駐上海領事小田切。照會道台龔照瑗。以案關人命。須由領事審問犯人。口供。要求將菊本添七重岡桂喜二人移解日本衙門。龔道台傳見陸縣令商議。陸縣令據理抗議。請道台不予准許。乃日領事二次照會。復

以日本律殺人犯無抵償之條。願出撫卹張祥甫家屬之金錢。如華官定欲依法定罪。須由華官赴長崎法庭起訴。因日本之重大案件。歸長崎裁判所審判。在駐上海日領事。無完全司法之權。其言如是。不但蔑視中日邦交。且列我中國地方官於受審地位。竟以彼之國內法。打破國際相互之條約。推翻中國內地之主權。知縣陸公大爲憤慨。誓死不。屈。官可去。職可撤。而兩日犯不能交還。日領事見莫可轉圜。遂稟請北京日本公使。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交涉。謂上海縣令陸元鼎。不諳洋務。飭兩江總督調離本任。嗚呼。陸知縣卽因以去職。繼任者當然放棄主權。顛預從事。實貿然將菊本添七重罔桂喜二兇犯。移交日本領事小田切。據說解回其本國治罪。蓋鑒於守法之吏。不爲北京政府所容。

難邀最高機關之庇。惟有服從外國人而已。可見弱國無外交。彼對於國民權利。絲毫不肯放過。而華人則受壓迫。不敢不放棄。由履霜而堅冰。遂成今日華洋間最不平等之結果。然而陸春江好官之名譽。婦孺咸知。當時可與陸公並稱者。復有一朱森庭。朱名璜。湖南省出身。初捐賞爲縣丞。聽鼓江蘇。發上海道轅差遣。後過知縣班。資格甚微。而從政頗嚴峻。上海鴉片烟之盛。甲於全國。租界上土行膏店之林立。固共見共聞。而內地亦到處皆是。最足藏垢納污者。爲華租交界之點。燈吸之家。鱗次櫛比。此類營業。往往隨時勢而產生。亦隨時勢而消滅。當其盛也。凡內地極小之村鎮。別無商店。惟小茶館小烟館。無不開設殆遍。試作郊野之旅行。必有三五矮簷。張幙設榻。以待顧客者。入於眼簾。上海

西門外一帶地段本甚冷落。僅北自方浜橋華界起點。南至萬生橋一段。其間稍有市面。此外一望荒涼。白楊瑟瑟。青草萋萋。朱氏以候補知縣。奉蘇松太道台札委。爲城廂內外保甲局長。到差以後。辦事幹練。非常。度地萬生橋迤南。設置小菜場一所。頗有振興市政思想。他若規畫建築。方浜橋迄斜橋之馬路。築成後。安設路燈。雇用清道夫。按時打掃馬路。使之清潔。不事橫征暴斂。搜括民財。而措施悉合政體。其對於惡徒。嫉之如仇。干犯法紀之事。嚴厲懲辦。不稍寬貸。其時略具市場雛形。凡流氓拆梢之事。日漸有聞。朱氏思有以整頓之。乃大捕流氓。捕獲後。加以重創。每日傍晚時。親身赴城廂內外巡查。遇有形迹可疑者。立即扣留。詳細盤問。絮絮不已。如斷定其非善類。或帶回懲儆。或當衆答辱。

務使之皮破血流。由畏懼而思改過。厥後上海城內九畝地。有改過局之創立。發端者亦爲朱氏。一時不逞之徒。多逃匿租界。閭閻爲之清靜。朱氏於售賣鴉片之家。尤取締不遺餘力。境內以此生涯者。倘爲查悉。概加驅逐。故其所轄境內。芙蓉城主。莫不退避三舍。相率移入租界。有浦東川沙籍之朱某。向在方浜橋華界開小烟館。營業雖不發達。尙堪餬口。家有妻一女。在鄉耕田爲活。時朱森庭稱城廂總巡。朱某見烟館被逐。無可倖免。乃別出心裁。設一妙策。卽後來燕子窠之濫觴。其法維何。朱某命鄉間妻女。遷出同住。表面上距離鴉片營業。令其女入絲廠作工。女名玉貞。雖出身農家。而貌尙嫵媚。芳齡十九。正春光駘蕩之時。令其妻爲人洗衣。將所住沿馬路房屋一幢。裝飾門開一月小雜貨

店油酒烟紙兼而有之。樓上仍售燈吸。初則僅供熟客。漸亦招待陌生主顧。進出俱從後戶。故人不注目。有時代客買烟膏。而借燈與槍於客。並不取資。祇取其所吸下之烟灰。因烟灰亦值頗昂貴。朱玉貞作工之暇。其父使爲堂倌。應酬顧客。初不過藉作一塊招牌。後則游蝶浪蝶。惹來不少。本一純潔質樸之女子。漸致不可聞問。如是者一載有餘。朱某居然手中積蓄千金之譜。旁觀者涎垂三尺。卽仿效其法。兼作此私門頭小烟館生涯。大概是黑籍中豪客。日久而牀頭金盡。無計生活。迫而爲此。厥後迄光緒帝三十二年。上海華界開始禁鴉片。租界接踵而起。於是此項烟館。日多一日。名爲燕子窠。不知何所取義。吁嗟燕子。舊時王謝堂前。今則呢喃巷內。卜晝卜夜。飛去飛來。醉生夢死於其間者。

第三十一回 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鴛盟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

如恆河沙數。朱森庭總巡竭力取締。悉數驅逐之初。所萬不料。後日有
斯現象也。閱者欲諳悉上海中外歷史。以後如何。後回分解。

令尹循良政績多。來何遲暮聽謳歌。
去官遑論榮和辱。怒激春申江上波。

第三十二回

海外征夫呼號天日 閩中蕩婦漏洩春光

却說陸春江朱森庭爲上海近五十年中之好官。固人人所公認。外國人亦知中國此等官吏。剛方守法。徒以澎漲已國勢力計。不惜強詞奪理。以侮我國之衰弱。馴致喧賓奪主。遇有中外交涉之事件。每仰他人鼻息。可勝浩歎。探本之談。吾國人無法律智識。亦無法律習慣。幾不知立法爲何事。外國人法律知識及習慣。較勝於華人。卽就租界論。界內一舉一動。取決於工部局之董事會議。工部局之董事。由租界納稅西人。選舉而組織之。以法定人數多少之意見。以決從違。及議案確定。公布實行。卽成爲界內一種法律。公意所在。卽有關係工部局董事本身。

利害者。亦無反對餘地。如工部局辦界內電燈廠。其與商辦之自來火廠。有絕對利害關係。且自來火廠總經理。即爲工部局之議董。使以華人處該董地位。豈不欲設法以謀反對。乃該經理懾於多數人之公意。仍贊同工部局自辦之原案。置私人營業於不顧。故租界內之行政。無一事爲私人之自主。實無一事不有法律爲之規定。向章凡中國官員。經行租界。除上海縣知縣係親民之官。隨時准用儀仗。無須知照巡捕房外。無論何官。概須事前報告捕房。請領照會。然後准予通過。儀仗至儀仗中。如有軍裝。尤應先得捕房之同意。此即工部局議決之法律。爲租界所遵行。光緒帝中葉。曾文正公國藩。長子紀澤。字劼剛。出使歐西。兼任英吉利法蘭西俄羅斯三國公使。駐節外洋十年。其道德經濟。

爲歐洲人士所崇拜。及其回國。夫人郭氏病歿於上海。爰治喪開甲。卽舉行出殯。向來黃浦灘沿岸及南京路一帶。卽請領照會。亦不准婚喪儀仗之通過。工部局以曾夔侯威望崇隆。功勳彪炳。中外莫不欽敬。今其夫人扶柩回籍。由工部局決議後。致送照會。俾出殯儀仗。可周行沿浦灘南京路。以志榮哀。此爲外人特別之創例。後李文忠公鴻章。在北海道而達滬上。論清室中興名臣。必推曾左李。而李鴻章辦理外交尤多。東西各國亦交相尊敬。然扶柩回安徽合肥縣原籍之時。要求工部局。循曾夔侯夫人之例。儀仗游行黃浦灘南京路等處。工部局復稱。曩者曾侯夫人並未向本局有所要求。乃本局全體董事。公司議定。以致

敬禮。今承矚照辦。實有未便。方命之處。董事等於私交上無任抱歉。然格於公議。殊屬愛莫能助云云。觀此兩事。不知者必疑外人待遇。故分厚薄。其實受租界法律之拘束。祇可私交上聽其抱歉。決不能蔑視公意。違反向章也。華人赴南洋各島經商者。同光之前。雖素有其人。而近年則日多一日。且渡太平洋而往美洲者。亦日覺其繁。蓋生活低廉。耐勞忍苦。美洲之人。遠不及華人。積之既久。其嫉視華人之心。油然而生。於是頒行苛例。赴美之人。限制外交官留學生大商家數類。對於工人。絕對不許入境。而條約所載。又不便立時毀棄。於是想出毒計。凡赴美作工之華人。既抵埠。由醫生再三檢驗。概指爲患病。從船上驅禁於埠邊之木屋內。木屋之構造。每間縱三丈二尺。橫二丈。坐臥飲食之具。一

件無之。如此極狹小之室。置十名以外。祇好席地而坐臥。各人所帶行李。悉被關吏扣留。每日每人給麵包半磅。開水二杯。室角有一小洞。大小便所自出。種種待遇之惡劣。超過牢獄罪囚倍蓰。本無疾病之人。至此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歷二星期之久。未有不患病者。既病矣。醫生必指爲傳染之疫症。益可以籍口。卽下令驅逐回國。由警士押之下船。被難之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資斧行囊。悉遭沒收。生還故土者。僅十之二三。若斯慘酷之舉動。同胞聞之。莫不髮指眦裂。美國以地球上最文明著名。猶且虐待黃種之華人。曾犬豕之不若。而謂有血性之華人。肯默爾而息哉。上海得此報告。羣情憤激。輿論大譁。然國力衰弱。莫爲後盾。且值中日議和之後。吾國痛深創鉅。又安敢開罪外人。卽使政府與

之交涉。徒勞文書之往返。輾轉稽延。決乏效果。曾少卿氏名鑾。原籍福建。爲上海商界之聞人。才具優長。見識超卓。一聆此事。怒髮衝冠。爰召集商人。開會籌議。知空言之無益。作文明之抵制。激勵全體商界。拒絕美國所出品之貨物。然猶非倡言抵制。恐有礙邦交。故初稱相戒。不用美貨。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轉瞬間舉國若狂。曾氏之意。不用美國貨。尙非難事。惟持之以恆。心到底不懈。則大難特難。故第一條遴選口才敏妙之士。隨地竭力宣傳。須使人堅持到底。一洗五分鐘熱度之恥。第二條號召各地志士。起而不用美國貨之運動。務使全國一政。庶幾衆志成城。定可戰勝於無形。第三條各業推舉調查員一名。調查出自美國之物品。須詳細加以說明。不可遺漏。限期開單交到。第四條各業

推舉糾察員一名。如有陽奉陰違。私自販運美國物品者。須不避嫌怨。迅速檢舉。第五條通函美洲各大埠著名僑商。詳查美人拒絕虐待華工之起因。是否爲彼議院所提出。政府所指使。美係完全民主國。此種舉動。究爲何項社會之主張。實行以來。吾國人因以斃命者若干人。自何月何日始。前已留美之工人。曾否亦遭仇視。各界對此有若何感想。亦知設法救濟否。第六條美國所出之藥。亦不在少數。非徵求美國畢業之醫學士。不易明瞭。此數者爲最要之手續。即日實行。經大衆公舉。曾氏爲不用美貨之總代表。所需人材。悉由曾氏指派委任。全上海社會。一時大震動。適丁中國受侮日本之後。民氣激昂。凡熱心社會之士。奔走呼號。不遺餘力。依照所議。次第施行。查舶來品槍炮軍裝。以德國

爲最優良。正頭呢絨。英國首屈一指。醫藥器械。首推德國。若機器五金。煤油電料化學工藝諸品。其精美其繁多。美國實爲之冠。風聲之初布也。泰西各國。咸腹誹中國人。因中國人件件虎頭蛇尾。有始無終。所謂熱度不過五分鐘。斷無堅決之志氣。尤其輕視者。中國人愛錢如命。甚至不要命而要錢。無論其轟轟烈烈。說得如龍如虎之勇猛。如火如荼之燦爛。往往一無結果。所以付之一笑。且觀其後。說到拒用美貨第四條辦法。各業推舉糾察員一名。糾察專營進口貨之公司行號。有無私運美國貨物。大概上海此項鉅大商業。屬於洋商者多數。然苟華商不。予以兜銷提貨。洋商亦無可如何。其時機器五金部份。公推趙士英爲正糾察。林菊初爲副糾察。趙係崑山人。林係江西人。趙頗忠實。祇知有

公不知有私。但林爲浮薄少年。貌似有才。心術未能純正。英商天福洋行。經理機器生意。兼運軍裝。其主要物品。運自美國者。較英國爲多。天福大班爲英人勃倫。買辦爲華人葉子勛。林菊初素與葉子勛莫逆。葉子勛取媚大班。自承可代林菊初主意。照常裝運美國出品。彼與趙士英可通融辦法。決不揭破。惟須運動費五千圓。勃倫笑曰。我早料華人名目極好看。弄錢極精工。偷然行中不致生意受打擊。卽送其五千塊可也。葉子勛聽罷。非常得意。急召林菊初祕密商量。林菊初一口答應。向趙士英疏通。原來趙士英正妻住於原籍。伉儷不甚和洽。上海寓所。有一愛妾。名孫寶琴。長三出身。色藝均佳。而性殊浪漫。趙士英以寵極之故。未加制止。孫寶琴拈花惹草。濫用愛情。方其未脫籍時。林菊初亦

曾相識。菊初主意打定。如其士英不肯通同作弊。則勾通孫寶琴。斷無辦不到之理。乃先訂請趙士英蒞書寓酒敘。談到運動照常輸入美國貨一節。係受勃倫葉子勛委託。天福洋行名下。任其自由貿易。並以阿堵物爲壽。詎料趙士英真心愛國。大不謂然。卽堅決拒絕。且以極誠懇之態度。向林菊初表示。切勿受人之愚。以免被人目爲漢奸。菊初漫應之。暗笑士英之戇。當卽各散。菊初卽計畫第二步方法。知趙士英不喜奢華。孫寶琴決無漂亮之裝飾品。爰以洋蚨四百番。選購鑽戒一隻。以訪候士英爲名。伺士英出外之時。往叩藏嬌之所。寶琴早本相識。目前且悉菊初與士英有同袍之雅。故殷勤招待。菊初寒暄之下。袖出鑽戒。贈與寶琴。光彩燦爛。驟見之。幾疑價值連城。寶琴不悉緣由。心花怒開。

凡妓女出身之女子。視金珠珍寶。重於性命。一經賂贈。輒以恩相好。待遇。菊初本意。使士英信任愛妾之言。貫澈其貿易美國貨之目的。尙無別種意思。奈孫寶琴本其爲妓之習慣。誤會多多。以爲菊初定來弔膀子。故無端以鉅價首飾相餽。遂忘其所以。一味心猿意馬。賣弄風情。迨菊初說出原因。寶琴猶滿口胡言亂語。說區區小事。何必如是。林菊初原來洋行小鬼出身。安識道德。朋友之妻不可欺。此種迂腐之談。早置之度外。今見寶琴如此殷勤。頓動其如天色胆。遂放出勾搭手段。約寶琴出去喫大菜。寶琴略作沉吟。料士英不久歸家。卽對菊初說。今朝恐有不便。准明日午後兩點鐘。晤面於大馬路同安居茶館阿根堂內。先到先等何如。菊初說甚好甚好。起身告別。寶琴臨別秋波一轉。令人之

意也。消閱者可知金錢爲罪惡之原。素女色爲殺人之武器。林菊初始入趙士英之門。斷不想去題萬里。有此結果。一入此迷途。將運動趙士英之計畫。拋諸九霄雲外。菊初待至明日。將行內應辦事件。趕於上午草草作完。是日爲星期六。洋行規矩。原祇半天辦公。回家午膳後。穿上一身漂亮衣服。傅粉熏香。打扮得十分齊整。自北浙江路德安里住所。乘自備包車。赴英大馬路中段同安居廣東茶館。上樓尋到阿根堂子。而孫寶琴尙未光臨。兀自一人泡茶坐待。三點將屆。始見寶琴盛裝異服。珊珊而來。菊初所贈鑽戒。今朝第一次出風頭。昨日士英回家。寶琴將鑽戒隱藏。但說有朋友一人來訪。未通姓名。僞爲不相識。然士英亦不以爲意。毫未生疑。士英自担任糾察美貨之責。實心辦理。忙碌非常。

故星期六未曾回家午膳。寶琴徵諸前例。知此日須半夜方歸。爰與菊初訂定。爲所欲爲。當時二人見面。微笑會意。啜茗片刻。相將下樓。赴四馬路江南春菜館。命西崽開一僻靜之餐室。乃引至樓上十九號。對酌談心。餐畢在下午五點三刻鐘。彼時上海幽會於旅館之風未啓。男女符合之所。但有老式之臺基。菊初花叢老手。乃挈寶琴赴胡家宅觀仁里第四家。此處名稱擺碰和檯子。實卽臺基淵藪。臺基老闖名品仙。爲花界之落伍者。價買姊妹花二三枝。祕密賣淫。如有野鴛鴦飛到。儘可雙宿雙棲。且房間裝潢亦美。取值極廉。費墨銀一枚。卽可傲神女襄王故事。林菊初素認識品仙。此際與孫寶琴幽會於斯。完了怨女癡男之宿願。大凡邪正不並立。人作正事。則志氣清明。識見高尚。反是則心志

晦昧。往往貽誤大局。林菊初本漢奸之運動。而以軋姘頭結果。邪之又邪。此種人當然一敗塗地。却說趙士英作事誠篤。自當美貨糾察員之任。勤勤懇懇。實事求是。初未留心家政。獨怪林菊初冷血太甚。缺乏愛國之心。與其徒掛空名。不如及早卸責。心中大不謂然。隔幾日。所事略有頭緒。覺得寶琴近日行爲。不大正派。時常出外。情節可疑。爰留心偵察。一日士英照常到行辦事。回家午膳。故意謂寶琴云。今日晚間公務甚忙。且有應酬多處。恐歸家總須夜半之後。或竟不歸。亦未可知。言罷外出。士英住於西門北首方浜橋銀河里。其時尙有城牆。及似陰溝之城河。故自家北行。四明公所背後。爲必由之路。此地有一灣曲。開一家小客棧。士英借坐小客棧門首。逆料寶琴必然由此地經過。將自家包

車停於四明公所大門前。俾不爲寶琴所見。果然不出所料。泊兩點半鐘光景。寶琴豔妝濃抹。乘東洋車疾馳而過。士英立上自己包車。從城河涇向東轉北。抄向西新橋方面。隨後緊追。遙望前面寶琴之車。風馳電掣。至四馬路胡家宅觀仁里口。戛然而止。士英之車亦停於西首。相距有三丈之譜。行人稠密。寶琴決不會注意。士英趕上幾步。向里口窺探。但見寶琴向一家後門進去。若欲看清門牌號頭。則須行過前衛。但見其所雇之車夫。尚在里口喘息。滿頭臭汗。將身穿百衲之布衫。扯到面上揩拭。士英雙眉一縐。計上心來。且慢找尋門牌。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赫。赫。中。朝。宰。相。尊。
不。如。使。節。悼。夫。人。

第三十二回 海外征夫呼號天日 閩中蕩婦瀟洩春光

第三十二回 海外征夫呼號天日 閩中蕩婦漏洩春光
輿情自尚存公道 抑彼揚斯轉失真

第三十三回

顏如渥丹心甘割愛 黨名拆白鼻祖返稽

却說趙士英之愛妾孫寶琴。水性楊花。以林菊初贈一價值四百元之鑽戒。遂濫用愛情。雙飛雙宿。詎知好事多磨。不幾日已被趙士英識破。追蹤至四馬路。親覩寶琴進幽會之室。正思入內捉姦。忽然轉過念頭。未知寶琴究竟相與何人。是不爲林菊初。未曾撞見。或另有所歡。貿然從事。反恐吃虧。而且鬧出事。中報新聞報館訪事人。必然送登報紙。尤覺有關體面。自抵制風潮發生。堂堂稽查美國物品主任趙士英。南北咸知。雖妾之身分。非正室可比。然而終是垺台事件。還是暫焉隱忍。俟調查的確。再爲處置。略作沈吟。回步出弄。即囑自家包車夫迅速拉

轉方浜橋家內。雇用之女僕。見其主人忽促歸來。怒容滿面。心頭忐忑。如小鹿之亂撞。不敢動問。士英亦一言不發。開進寶琴房間。將柚木衣櫥兩座。廣漆皮箱大小八隻。手提皮箱兩隻。一齊用鑰匙開啓。各種衣服。檢點一過。開一橫單。又將妝檯。碰和檯。寫字檯之抽屜。亦逐一開看。其稍有價值之物件。另開一單。此外洋琴一座。大號留聲機一座。一并列賬。惟真正西洋貨首飾箱兩隻。鑰匙由寶琴隨身佩帶。故未能視察。隨喚女僕上來。仔細盤問。近日來家內走動者有何人。二奶奶是否每天赴北市游玩。晚間極遲幾點鐘歸家。女僕答稱。近日任何人未曾到過。二奶奶並非每天出外。即使出外。歸家未嘗深夜。士英聞之。冷笑。一聲云。爾姑且照常作生活去。乃將櫥箱檯屜。一齊鎖好。繼而將房門換

一具洋鎖。原配之洋鎖鑰匙。藏在自己身上。其意俟寶琴回來。不許其入房。逐諸門外。隨身之衣服飾物。聽其帶去。不追既往。以免家醜外揚。主意既定。猛記得今日還有一件緊要公事。亟須趕辦。已耽誤時間不少。逆料寶琴歸來必晏。非兩三小時內可遇。爰吩咐女僕。俟二奶奶來對之說。少爺有令。不得再到房中去。言畢。仍乘包車出外。此時抵制美貨風潮。全國響應。主席曾少卿。義聲動國內外。各地函札電報。日凡數百起。真似雪片飛來。辦理文牘之人。當然雇有專員。曾氏發表宣言。謂不顧生命。不畏豪強。努力進行。誓達除廢苛例之目的。於是社會上謠言蠡起。或云曾氏險遭反對者暗殺。如何如何。深居簡出。人皆無由覩面。或稱曾氏已秘密遠涉重洋。藉以避禍。市虎杯蛇。聳人聽聞。曾氏不

覺失笑。乃明白揭布。某日上午在何處。下午辦何事。登載各報。令人共見共聞。時有一班專營定貨之中外商人。數月之前。已向美國製造廠。定購正頭機器工藝五金化裝物品。電氣材料等等。價值輒數十萬數百萬之鉅。一旦各貨進口。倘概不准脫售。則各商血本有關。破產傾家者。曷可勝數。小之係一業之失壞。大之紊全國之金融。商人爲一國之元氣。今若此。後患亦正無窮。戈氏朋雲。一小學校教師。有胆有識。才具優長。洞知此中利弊。乃請謁曾少卿氏。條陳疏通積貨。不再定辦之策。詳明痛切。洞見癥結。曾氏爲之動容。徒以抵制甫見實行。不便卽開方便之門。遂商令戈朋雲發起疏通美國定貨之議。限兩個月售完。既完之後。不准再有美國製造品出現。斯議一起。凡定有美貨之商人。莫不

喜形於色。依次進行。趙士英所辦要件。卽關此事。却說孫寶琴上台基。與林菊初幽會。業已多次。今朝春光洩漏。被趙士英追蹤目覩。幸未遇林菊初之面。尙爲不幸中之不幸。其實上海洋行買辦公司大班。錢莊經理。凡財力雄厚之闊老。悉廣蓄姬妾。紛白黛綠。列屋而居。猶以爲未足。復花天酒地。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殊不知家內寵妾。出身妓院者。大都浪漫女子。飽暖思淫慾。古語非虛。進戲館。吃大菜。坐馬車。又麻雀。靜安寺夜花園。日日徵逐。打彈子看跑馬。處處酣嬉。尤以春秋佳日。西人跑馬數日中。爲最出風頭。綺羅遍體。珠翠盈頭。寶馬香車。釵光鬢影。如醉如癡。胡天胡帝。施其弔膀子手段。不論馬夫戲子西崽出店。均不嫌微賤而與之妍識。偷該闊老家內生有女子。或其親戚之女郎。往往被

此等小老婆。引入迷途。本來純潔之好女兒。馴至沾泥墮溷。身敗名裂。貽祖宗羞。甚至分居正堂。亦有心猿意馬。醜聲四播之家。而鬪老夢夢終年。絕不自省而防閑之。上海所以稱萬惡社會。小說家舞文弄墨。揭穿黑幕。或裝點事實。或改易姓名。憑空臆造者。在所難免。而親知灼見。實有其事者。亦不鮮。此等鬪老。問能長保富貴。生賢孝子孫。曾有幾人。不轉瞬而營業失敗。行號倒閉。忽爲座上客。忽爲階下囚。時有所聞。未至山窮水盡之境。所有姬妾。已在預備下堂求去。一旦冰山傾倒。不可收拾。自妓院來者。往見仍入平康。重張豔幟。一而再。再而三者有之。使假彼鬪老少有知識。懲驕奢淫佚之非。是。何致潰敗若此。趙士英可稱中人以上。其納孫寶琴也。因與髮妻不睦。尙可以諒解。無如寶琴爲同

染惡習之妓。不知自愛。因區區一枚鑽戒。顯出妓女本色。士英頗有懸崖勒馬之心。見寶琴之不端。決計棄去。別作良圖。當日猶以爲人不知。鬼不覺。迨與林菊初雲收雨散。整妝歸家。雇人力車飛奔而南。一進門。女僕卽大驚小怪。對寶琴說。奶奶闖窮禍矣。把士英如何如何情形。氣喘吁吁。述知一遍。寶琴立時面如土色。旣不得入房間。祇得呆坐廂房內坑榻上。形若木鷄。小便無所。惟有權借女僕臥床畔便之。究竟堂子出身之人。不顧名譽。饒有胆氣。寶琴輾轉思量。索性硬挺頭皮。坐等士英歸家。與之爭吵一場。能詐錢。則詐幾塊洋鈔。而後出門。詐不得亦祇好罷手。打定主意。等到十一點一刻。趙士英公畢歸家。見寶琴獨自枯坐。士英怒氣勃勃。開口卽言汝今天貴忙之極。辛苦之極。四馬路胡家

宅其樂何如。寶琴一聽，祕密早被窺破，使不得潑賴，祇好用軟工。眼淚是妓女刻刻隨帶之件，立即珠淚交流，以手掩面，始而絞綃溼透，繼而縱聲大哭起來。一任士英若嘲若罵，絮絮叨叨，責備不休。寶琴一語不答，還是士英一則自己面子有關，偷大聲疾呼，被鄰舍聆之不雅。二則見寶琴似有愧悔之態，回憶賞識之初，以此人爲可靠，自怪不識人，兩目昏花，今既決心遣去，何必多費唇舌。斯時氣稍平息，適女僕進來，勸少爺奶奶夜已深，快請安歇。士英趁此機會，身邊取出一枚鑰匙，放在桌上，向寶琴云：彼此不必多言，我二人決計各聽自由，所有汝之物件，仍可一齊帶之而去。凡到家後備置者，不能取一草一木。汝快入房檢點，限明晨八點他去。吾則在此廂房坑上權宿，別無他言。寶琴到茲地

步始知莫可挽回。雖有取媚手段。亦無所用。遂手攜鑰匙。拭乾眼淚。逕自開門入臥房。連夜收拾。將自己帶來幾件皮棉單夾衣服。暨少許金珠首飾。並鑽戒一隻。一齊結束。要知此金剛鑽戒指。實種禍之胚胎。寶琴密貯於貼肉之小衣袋內。此外士英所添備衣服。亦揀平時心愛者。暗取二三件。料士英雖如是云。必不臨行搜檢。尙有餘賸之伙食洋銀。十元之匯豐銀行鈔票一張。五元正金銀行鈔票一張。零碎角洋。統共塞入衣袋中。足足忙碌一夜。東方發白。纔和衣而睡。片時。鍾鳴七下。趕速起身。草草洗過手面。若論女子梳頭洗面工夫。非三四點鐘不辦。况乎妓女出身之姨太太。尤其爲此道專家。務求樣式合時。芬芳道地。除此以外。幾乎無事可作。目下寶琴風流雲散之際。談不到此。祇以小

木梳向頂上烏雲爬幾爬。就算了事。惟全副梳妝器具。爲日日必需之物。亦收拾好。與手鏡脂粉等化妝品。放在一堆。貯於手提皮箱內。安排妥貼。喚女僕上來。倩其稟告士英。請進臥房檢點物件。以示未嘗捲取。趨門器皿。女僕上樓。述諸士英。豈知士英刻刻提防寶琴尋死覓活。弄出事來。或席捲貴重。黑夜潛逃。亦終宵未曾合眼。此刻正非常疲倦。睡眼朦朧中。應聲曰。去則去耳。何多言爲。寶琴在窗口。已早聞悉。返身在妝檯抽屜內。取赤金手表一枚。順手納於胸前。然後舉步下梯。從後門而去。女僕一名。大姐一名。對於主母。未免有情。尾隨至後門外。衝口灑淚而別。此後趙士英家內。且按下慢表。講到孫寶琴生長姑蘇湘城鎮。其父開一小京貨肆。尙堪溫飽。寶琴年十五六。生得媚眼含波。圓姿替

月。又復體段風流。真個天生尤物。其母久慕滬濱繁華。時欲游玩以擴眼界。迨寶琴十八歲時。其父正至上海辦貨。挈其妻女。偕乘內河輪船赴申。領略洋場風景。寶琴正碧玉韶華。豈惹梢頭春光暗度。既居旅館。見四馬路大馬路一帶。真個城開不夜。世界花花。引得野心勃勃。此際上海有一種拆白黨。專事漁色。破人名節。騙人金錢。其罪不可勝誅。而婦女往往入其彀中。弄得身敗名裂。雖然。物必自腐。而後虫生之。苟心無邪念之婦女。所謂真金不怕火也。孫寶琴被拆白黨吳子屏勾引百般。竟爲所惑。遂棄父母而私逃。偵騎四出。蹤跡杳然。父若母氣極歸去。一病身亡。寶琴與吳子屏恐爲人識破。偕逃至松江鄉間託足。從此寶琴成爲墮溷之花。作者試談拆白之名。何自而昉。不但男拆白。且有女

拆白其肇端亦於妓院。上海城內三牌樓有名謝老渭者。設象牙肆。生女子二人。長名珊瑚。次名四寶。珊瑚姿態豐豔。舉止蘊藉。遠近覩之者。稱爲象牙西施。及笄年華。許字姜姓。操米店業。面麻口吃。容貌醜陋。且生而不慧。珊瑚探悉之心。大恚恨。謂畢生幸福。從此斷送。遂赴閩北商之於母姨。因其母已死。婚姻爲謝老渭獨裁。詎母姨本非善良之輩。遂誘騙謝珊瑚入青樓。作賣笑生涯。初樹艷幟於四馬路東薰芳。名震一時。凡走馬王孫。墜鞭公子。莫不纏頭爭擲。博其歡心。繼遷至吉慶坊。其房侍中有名小脚阿水金者。姿容美麗。與珊瑚相若。開楊慶和銀樓之劉寶寶。乃著名富人之嫖客。鍾情於阿水金。前後所費。不下萬金。一日又贈以大珍珠一串。赤金首飾幾件。擬將阿水金納爲簪室。藏諸金屋。

實行有日矣。殊不知楊寶寶翌日再往。忽然不見。急詢珊瑚。始悉阿水金已嫁於畫家沈仲銘。出院以去。楊寶寶大憤。謂我待彼不薄。何以寡情如此。改適他人。珊瑚云。阿水金夙有野心。對君純屬虛偽。所以不卽發表者。因沈家道平常。家政之權。盡在其妻掌握中。今君以價值巨萬之金珠贈與。適中其計。故昨夕卽去此間也。楊寶寶聆之。懊喪欲絕。蓋阿水金貪楊多資。而嫌其貌不揚。向之虛與委蛇者。早思噬其一口而遠走高飛。旣嫁沈仲銘。沈美丰姿。且工於內媚。故阿水金甘心以身許之。手中挾兩萬金。悉楊寶寶之膏脂。初沈仲銘賃屋別居。人財兩得。其樂可知。屋中陳設華美。飲食甘肥。一切費用。皆出於阿水金積之日久。爲沈仲銘大婦所偵知。乃甘言給仲銘。盡迎歸同居。開支可省許多。余

決無嫉妬心。仲銘爲所惑。果如所言。大婦對阿水金云。余微聞汝德性甚好。大可佐余理家政。共操井臼。惟別居非宜。人將目余爲悍妬。今迎汝同處。猶姊妹也。並無名分之高下。職位之參差。阿水金初聞沈之大婦不善。今覩斯和靄可親。謙恭有禮。出之意外。始知人言之不可信。心大折服。且意別居終不可久。私自慶幸。大婦卽指一室與之居。越數日。大婦過此室。見其起居陳設。則曰。如此奢侈。仍堂子中排場。住家不可也。乃令以破舊之器具。改換美麗之裝潢。復過數日。又謂其衣飾太嬌豔。恐生宵小之覬覦。平日不可服用。又美其名曰。代爲收藏。盡行搜括以去。阿水金至此。始知被給。然而無法抵制。祇可訴冤於仲銘。但仲銘素懼內。是季常一流。亦無能爲力。沈仲銘本不吸鴉片。自納阿水金卽

染阿芙蓉之癖。久之煙癮漸深。其妻曰。宜速戒除之。然茲舉余不可不親自料理。於是仲銘不能與阿水金見面。阿水金終日對影飲泣。未幾以抑鬱成病。病且亟而死。至是仲銘愛人雖亡。驟爲小富翁。其事花界稔悉之。蘇州按察使朱瞎子者。酷吏也。名之榛。字竹石。眇一目。故羣呼爲瞎子。生子老五。性好漁色。日惟花天酒地。鹿台虎阜間。青樓中人。莫不畏其勢。奉若神明。風聞阿水金事。欣然曰。婢僕如此多金。則謝珊瑚之豪富。不卜可知。乃挾資來上海。訪珊瑚妝閣。報效和酒。恣意揮霍。得珊瑚送客而留髡。且揚言將量珠以聘去。孰知朱老五得意忘形。幾喪一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綠珠紅拂事非常。紙醉金迷幻夢場。

第三十三回 顏如渥丹心甘割愛 黨名拆白鼻祖還稽

第三十三回 顏如渥丹心甘割愛 黨名拆白鼻祖遐稽
太息世風趨日下 人妖童狡肆驕張

第三十四回

小朱嫖妓險傷生

書玉逞驕多負債

却說朱之榛之子老五人。又呼爲小朱。其時上海本地人。亦有一狂嫖之小朱。佚其名。綽號要緊完。四大金剛中陸蘭芬。初名胡月娥。與本地小朱。非常戀愛。一日在張園安境第洋房中。胡月娥與伶人趙小廉偶晤。不料兩人有舊好。遂喁喁私語。情意極濃。本地小朱見之。醋心勃發。憤火中燒。欲圖發洩。而恐力不能敵。暗囑自己所雇之馬夫。名喚根福。糾集其同類。多多益善。不吝酬資。頃刻之間。聚衆百餘人。聲勢汹汹。欲得趙小廉而甘心。但恐張園主人出而干涉。擬待其出外攢毆之。先在園門口喧譁不已。時趙小廉已知本地小朱所爲。亦有戒心。急令其同

第三十四回 小朱嫖妓險傷生 書玉逞驕多負債

行之人。往招各班。爛武藝者數十人。蜂擁至安壇第前草地中。有馬德芳者。原係青紅幫人。同幫稱其腳踏兩檻。素不安分。此時挾利刃以往。自誇爲雙刀無敵手。天仙戲園主趙阿華知之。恐釀成鉅禍。飛車馳赴張園。將本地小朱所集之馬夫解散。本地小朱知勢力不敵。慮遭毒手。亦避去。事爲英租界巡捕房所知。以此事有礙治安。請會審公廨出票傳訊。中西廨員以兩造爭風。租界內司空見慣。今起此絕大波瀾。各有不是。未便姑容。判本地小朱罰鍰以儆。趙小廉亦薄責之。馬德芳事不干已。好勇鬥狠。須重責五百板。荷枷示衆。期滿逐出租界。此後胡月娥遂改名陸蘭芳。大名鼎鼎。與林黛玉金筱寶張書玉竟有四金剛之目。管領滬江風月。富麗豪華。不可言狀。其貌生得天然嬌媚。秀色堪餐。西

人曾攝其影寄歸本國。稱爲支那美婦。性情靜穆。風雅中人多就之。所居爲四馬路西首之胡家宅。房屋西式。嘗以初度稱觴。雇巡捕爲之管門。一班稔客。竟往祝壽。乘馬車。穿禮服。翎頂輝煌。聒不知恥。生一子。年甫六歲。亦披蟒袍。戴晶頂。在庭前迎送賓客。後又身懷六甲。惜臨盆之際。以難產而死。所歡王姓爲之發喪。分送訃文。大書先室陸宜人字樣。以人盡可夫之妓女。如此生榮死哀。寔非咄咄怪事。然揆之今世。破除階級制度。實行平等主義。則竟暗合焉。馬德芳喫過一場官司後。瀕迹於長江漢口一帶。繼至杭州。開戲館於拱宸橋。光緒帝癸卯甲辰間。上海四鄉。鹽梟騷擾。著名之匪。曰余孟庭。曰夏小辮子。而馬德芳亦在其內。是年六月中。英租界觀盛里。有西人被匪徒暗殺一案。巡捕房獲

第三十四回 小朱嫖妓險傷生 書玉逞驕多負債

得兇手。供出馬德芳亦在同謀之列。卽同被逮捕。經人取保在外。迨會審公廨開庭集訊。馬德芳遠颺不知所之。中西官大怒。責保人將馬交案。該保人大受厥累。越六七年。傳聞馬德芳死於杭州。且談蘇州之小朱。與四金剛中張書玉。曾相戀愛。書玉爲江北產。姿首中等。初來上海。充四馬路東蒼芳姪妓。繼一躍而爲長三妓女。雅善修飾。性尤淫蕩。凡與嫖毒同病之男子。書玉能容之。因此聲振北里。彼時妓女姘識伶人之習。正如春雷之坼甲。書玉亦拚命效尤。屢拾林黛玉之唾餘。始姘李春來。繼而由房侍阿寶拉馬。通於三盞燈。李春來知之。大吃其醋。各以刀棍奉敬。幾乎鬧出血案。後由同類者再三排解。始兩方罷手。厥後又姘路三寶。路三寶亦伶界人物。時蘇州小朱。乍到滬上。自命爲嫖界巨

子行裝甫卸。耳張書玉之名。卽爲入幕之賓。翌年書玉懸牌於西安坊。忽產一男。妓女慣技。腹中偷有一塊肉。必擇相交中富有者。指爲所遺。時有杭州人嚴姓。家資百萬。冶游滬北。偶鍾情於書玉。書玉卽敲詐焉。嚴已歸杭州。書玉倩人作函招之來。被其友人窺破。深切勸阻。嚴悟之。而不果行。書玉計不得售。無可如何。所生之男人僉言非朱種卽路種。名之曰小朱路。一時傳爲笑柄。當蘇州小朱來滬之時。目的在於謝珊瑚。雖一度與張書玉結交。未幾愛情卽弛。自日伴謝珊瑚妝閣。不吝揮霍。且聲稱將藏之金屋。不料其衷爲珊瑚識破。佯爲不覺。乃定計謂小朱曰。吾從此將盡遺諸客。終身付託於君矣。蘇州小朱聆之。狂喜雀躍。珊瑚云。惟須約法三章。吾以身許君。嗣後君之衣食住三項。由吾任之。

第三十四回 小朱嫖妓險傷生 書玉逞驕多負債

然君居吾家。一步不得出大門。倘因事出外。須得吾之許可。蘇州小朱莫明用意所在。貿然承認。珊瑚乃賃屋於六馬路仁壽里。與蘇州小朱雙飛雙宿。儼然夫婦。旁觀之人。方羨蘇州小朱豔福不淺。殊不知蘇州小朱每日聽珊瑚之指揮。供婢僕之役。入夜珊瑚與之宣淫無度。務滿足珊瑚之性慾而後已。及三個月後。蘇州小朱面黃肌瘦。口吐鮮血。幾如蠟人形狀。此等珊瑚毒計。殊出人意外。而珊瑚尙以爲機會未成熟。仍照常督課。幸爲蘇州小朱之友人偵悉。卽糾合多人。如臨大敵。趕至仁壽里謝珊瑚屋內。與問罪之師。將蘇州小朱硬拔而出。謝珊瑚攘臂而前。幾欲用武。一班仁兄。將珊瑚橫拖倒拽。且欲舉手以批其頰。珊瑚知不敵。假作哭泣而放手。諸人聲言必要歸告小朱之老子。務澈底追

究將珊瑚嚴辦。不但驅逐出上海租界而已。珊瑚戟指對諸人說。朱某來嫖吾耶。抑吾去軋朱某耶。誰人使其心懷不良。既佔吾身。又思盡奪吾財。淫惡已極。不施此計。不足以儆戒此惡人口。中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懼其想法報復。且小朱老子。素有威權。手段辣橫。小朱平時誇張其父。某人辦得如何利害。某事幹得如何煞勁。珊瑚知其非吹牛杜造。及小朱爲數友人拔去之翌日。急將房屋退租。傢具拍賣。衣服金珠。收拾乾淨。帶同女僕兩名。祕密動身。搭招商局之北洋輪船新豐號。溜之大吉。姊妹行中。有熟諳小朱事者。方相率而去探望。詎知其室則邇。其人則遠。謝珊瑚竟不知去向。蓋珊瑚蹤迹甚祕。此行絕不通知一人。不多幾日。由海道而抵天津。起寓佛照樓客棧。行李暫憩。小作勾留。知前

在吉慶坊一同懸牌之金筱娟。現營業於津沽。生涯尙不惡。改名榴雲仙館。隸南班珠蘭堂。探詢客棧中茶房。識其地址。在楊柳青河沿。爰雇馬車一輛。留女僕一名。在棧房看守行裝。其一名隨從訪友。迨到珠蘭堂。果見高標榴雲字樣。降車入大門。舉目四顧。略似上海么二堂子規模。幾個打雜走出。見是一位女性客人。暗暗稱奇。開口便問來找何人房間。珊瑚說明。訪問榴雲。煩爲通報。說是榴雲之家屬。因事赴北京。道出天津。特來探視。懷中摸出名片一紙。係粉紅色泥金邊。篆文謝珊瑚三個淡白字。嬌麗異常。打雜接手一看。知亦是妓館中出身。把眼睛向珊瑚仔細端詳一遍。然後攜名片往後堂而去。轉瞬間。但見榴雲笑嚙。嘻自內奔出。忙向珊瑚招呼。說珊瑚阿姊何處。順風吹得到此。大家寒暄。

數句。榴雲謂今日剛巧房間內未有客人。請逕進妹之臥室可也。原來榴雲爲珠蘭堂之紅倌人。從前南妓北上者絕少。即使有一二。大都留津者少。晉京者多。若賽金花。若林桂生。名噪首都。均得王公大臣之青眼。偶有滯迹七十二沽間。皆沒沒無聞之輩。今榴雲豔幟高張。批把門巷。車馬常盈。珊瑚往時。剛交午正。妓館猶未上市。故彼此得以暢敘。加以龜鵠視榴雲爲奇貨可居。不敢干涉。所以榴雲之姊妹行。可留坐妝閣。娓娓清談。作者欲探源上海拆白黨之由來。遂贅述至斯。蓋楊寶寶爲小脚阿水金所紿。而阿水金又爲沈氏夫婦所逼死。蘇州小朱。幾死於謝珊瑚之手。若阿水金。若沈畫師。夫婦二人。若蘇州小朱。若謝珊瑚。開上海男女拆白黨之先河。或稱爲天理循環。其實此輩皆自取其禍。

也。謝珊瑚自到榴雲處。久別重逢。中間相隔者期年。榴雲急詢南中花界。近日有無新聞。定欲珊瑚縷縷報告。謝珊瑚爲述張書玉受漂帳之累。書玉是非常紅倌人。有安徽李姓客。極賞識之。稱其得楊貴妃鷄皮三少之術。北里中無出其右。故格外垂青。殊不知書玉誤認李姓爲曲瓣子。會中元令節。書玉僞言初度之辰。不論生客稔客。均鬪其做花頭。以撐場面。李姓當亦若是。書玉以其人物不大漂亮。遂以習慣之語激之。曰。某客許報效吃酒若干。某客許報效碰和若干。場言外有揶揄李客之態。李勃然變色。曰。余不妨設筵百席。爲汝祝嘏。何如。書玉初以爲戲。笑曰。信若此乎。客曰。誰與汝作誑語來。惟分爲四起。每一起須分二十五席。與別房間必須通連。以盡一日之歡。言罷。卽取出五百番錢。

莊票一紙爲證。立即兌現。書玉有騎虎難下之勢。不得不爲之預備。迨屆期。纔上午八點鐘。李卽帶領書記二人。臨書玉處。飛箋召客。第一次所請者。俱流氓馬夫等下流人物。頃刻而集。書玉如懷鬼胎。滿腹疑慮。十一點散檯面。第二次所請。爲中流社會。都屬商家。其中體面者亦有之。下午三點各散。第三次則均爲上等人。無非南北市著名紳董暨政界中人。門前包車。排列得整齊好看。如一字長蛇陣。馬車則西自大新街。東至望平街。停得幾無隙地。直至晚間八點始散。第四次悉爲一班著名嫖客。直至半夜後二三點鐘。始興盡而罷。三四兩批之客。所叫條子極多。甚至有半打一打者。笑話喧譁。熱鬧莫可言狀。及酒闌人散。將近天明。聞者莫不咋舌曰。關客關客。計花酒一百檯之費。每檯以十六

番算當一千六百番。李客除先付五百番外。尚缺一千一百番。書玉雖稱狡獪。斷不能卽向李客索當日酒錢。惟拆通房間等費用。亦屬不貲。大約先付之五百番。差不多已將用盡。於是書玉之稔客。咸相告曰。莫怪張書玉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彼有一戶大瘟生客人。吾輩當然不愜其意。從此皆裹足不敢往。生涯大不如昔。有漢口紳士兼鉅賈劉上英。偶游上海。久慕張書玉之名。在席間擬招之侑酒。旁人阻之曰。大可不必。彼背後有泰山之靠。何苦出資替他人點油火。而自己仍坐暗室耶。劉乃止。過半個月後。李客接北京來電。促其北上。瀕行謂書玉曰。所負汝處酒帳。一抵京。卽匯到。汝不可着急。余南歸之期亦不遠。必可帶多金。爲汝脫籍。還汝自由。且遍言於友朋親戚。廣爲傳播。於是無一人不

知張書玉將爲李之窻室。而書玉門前車馬冷落。日甚一日。漸至蛛網塵封。苔深草長。李姓一去之後。杳無消息。書玉不得已。親赴天津覓李姓。而李姓正聲勢赫然。置之不理。書玉無可奈何。垂頭喪氣。以返滬濱。自後張書玉著名金剛。一變而爲無常鬼。摸壁鬼。人皆視爲兇煞。偃蹇終其身。李姓何人。卽合肥相國李文忠鴻章本家。名眉蓀者。是方鴻章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時。眉蓀亦炙手可熱。獨張書玉大觸霉頭耳。此外還有林黛玉。與上海諸名士惡作劇一件。黛玉風流放誕。有古名妓態度。所與往還者。俱王孫公子。及大腹賈一流。然黛玉眼高於頂。悉視之如土芥。喜則與之狎。怒則揮之去。所閱歷之人。不可勝數。獨未曾領教過名士滋味。獨出其狡獪手段。作弄一場。其時流寓海上者。如張子

第三十四回 小朱嫖妓險傷生 書玉逞驕多負債

茲易實甫鄭叔問沈硯儕等均學問淹博名重藝林且詩酒流連並具雅人深致一日黛玉忽設筵邀請親到諸人寓所殷勤致意諛稱玩賞蘭花聯吟雅集之數人者均識黛玉平日酬應場中偶焉徵召惟抱目中有妓心中無妓宗旨以遊戲出之今見黛玉有此韻事欣欣然卽徇其請屆時齊集黛玉妝閣詢蘭花何在黛玉笑應之曰假託耳不如是慮不足屈高賢之駕諸人一笑置之及開筵坐花飛觴醉月則山珍海錯名貴異常而且中西合璧或用中菜或用西餐任客之便至履寫交錯諸人之玉山將頹黛玉遽將樓門下鎖不許散歸上海四十年前尙未開幫票之端否則各日報必大書妓女作綁匪肉票均窮措大矣閣中陳設華美固不待言所有供給詩人飲饌之品筆墨之需道地非常

雪茄紙烟。自南京路拋球場全享悅生購來。價值極昂。甚至大小便之處。均用上等之磁器。致此諸人相顧愕然。莫名其妙。斯時黛玉已外出。侍婢數輩。侍候左右。給使令之役。傍晚。電炬通明。華燈璀璨。如入水晶宮裏。諸人宿酒乍醒。詢侍婢曰。此等舉動。究屬何意。侍婢概稱不知。云少頃先生返。(指黛玉)必可明瞭。言已。端上水果一盤。點心幾色。芬芳撲鼻。甘美可口。諸人且談且食。間而黛玉歸來。向諸人狂笑不置。咸問其故。安在。仍笑而不答。一個闖葫蘆。終不肯打破。但說請諸位名公少安毋躁。所恐待遇菲薄。未足滿諸公意。殊覺歉然。此事離奇之極。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詩曰。洋場胡帝復胡天。

舊事重提四十年。

第三十四回 小朱嫖妓險傷生 書玉逞驕多負債
堪歎風流銷歇盡 而今世變遙從前

第三十五回

林黛玉掌中玩名士 謝金花邸內侍王爺

却說林黛玉羅致海上諸名士。錮閉高樓之上。食品則酒肴鮮美。臥具則衾枕華麗。消遣之法。琴棋完備。吟詠之際。紙墨精良。四壁張掛之書畫。俱出名人手筆。古香古色。清雅絕倫。福壽膏一項。不但日久純粹。香韻沁人心脾。而且器具精緻。刊刻細貳。的是朱金生出品。象牙槍一支。有六把長短。白銀鑲嵌。槍膏已滿。故擎於手內。重量甚大。煙斗一枚。著名鶯脰湖製造。估計此槍有七八十年歷史。價值不貲。一班騷人墨客。吞雲吐霧。其樂陶陶。黛玉出堂。差回家。往往至樓上奉陪。縱談時事。兼及花叢軼聞。自己身世。酒酣耳熱。嬉笑怒罵。無所不至。獨固不許諸人

第三十五回 林黛玉掌中玩名士 謝金花邸內侍王爺

出門一步。懼諸人之設計遁走也。悉收其所御之屨。扇於篋笥中。有一日。鄭叔問瞥見玻璃櫥底。置放侍婢拖鞋一雙。取而曳之。急下樓梯。意欲潛出大門。不料爲黛玉所知。遣人追之。仍牽回樓上。拍手大笑。諸名士亦相顧歡笑。如是者。條已卅月。黛玉復設盛筵一席。命諸名士痛飲而散。此一月中。諸人所詠詩歌甚多。惜隨手棄去。究竟妓院中人。不知風雅爲何物。黛玉生涯鼎盛。無暇兼顧到此節。致未有人什襲而藏。未免可惜。凡與張易沈鄭諸人接近者。傳述此一月光陰。享用之闊綽。詩酒之快樂。生平得未曾有。雖被妓女所幽囚。絕不以爲忤。此二者。爲近日上海北里之最新事件。第張書玉之喫倒帳。人皆資爲談助。獨林黛玉之玩弄名士。知者極少。謝珊瑚敘述一過。榴雲已命人預備午膳。款

留珊瑚。問到珊瑚北來意。旨答稱滬上營業不佳。故作遷地爲良之計。而小朱事諱莫如深。絕不流露。榴雲雖覺其來突兀。姑信以爲眞。爰以極誠懇之態度告珊瑚。謂天津雖通商大埠。而富商顯宦。往往晉京經過。至久居津埠者寥寥。俗呼過路生意。稍有一點耳。凡起居飲食。則與南中大異。極不舒適。妹之計畫。珊瑚以直上北京爲妙。京城爲全國精華所薈萃。天潢貴胄。亦不少冶游之人。以珊瑚之才智。春風得意。可操左券。不知珊瑚以爲何如。謝珊瑚稱謝說多承指教。茅塞頓開。妹卽決計上京矣。午膳旣罷。乃握手作別。榴雲送至大門外。珍重而別。珊瑚回到棧房內。整理行裝。預備赴京。其時京津鐵路。尙未建築。自天津而北。祇可用騾車。爲交通之具。珊瑚卽託佛照樓帳房。雇定騾車一輛。裝載

三人暨皮箱兩隻。鋪蓋兩件。言明包送代價。外加車夫酒資。翌日清晨。啓行棧房各費。亦一一給付清訖。天津至京。路共四站。日行一站。計需四天。通衢大道。冠蓋如雲。好在一無危險。既抵北京。珊瑚覬皇都之壯麗。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先覓八大胡同就近之旅舍。暫息征塵。八大胡同者。北京妓院會集之區。試履其地。笙歌徹夜。車馬喧闐。上而王公大臣。下至雇員書記。皆涉足此地。自命風流。珊瑚因人地生疏。祇好挽人說項。暫時搭班於寶樹胡同王大富窰子。王大富一聞上海來之名妓。極爲歡迎。及見珊瑚之面。手姿秀逸。體段豐腴。決其必可邀貴人之青睞。搭班規則。大約如滬上妓院包房間之例。凡南妓北來者。其始必可轟動一時。由普通心理。以爲南方女子。必較北方優秀。喜新厭故。

亦人之常情。當時王大富接受謝珊瑚之後。房間布置。力求富麗。卽日懸牌應徵。易名謝金花。也是珊瑚命中應交佳運。不多幾日。謝金花三字。名動公卿。金花出其靈妙之手腕。左宜右有。覆雨翻雲。旗人崧振青者。年近六旬。曾當過要職。後因事落職。時思恢復。而未有機會。與貝子載振略。有淵源。振貝子爲清室近支。王公之賢者。年少才多。西太后頗器重之。故勢力雄厚。崧振青恆託人物色佳麗。冀得當以獻諸振貝子。聞振貝子常有微服出游。八大胡同之舉。輾轉請託。使人以王大富家謝金花薦。果也。振貝子銘諸心上。一日召見謝金花於東城之餘園。王大富一聞消息。氣喘吁吁。奔進金住房內。向之道喜。且自願隨班聽差。金花笑逐顏開。謂大富曰。儂自有主意。掌櫃不須顧慮。乃修飾許久。將

自己所有貴重裝飾品。全付穿戴起來。珠光寶氣。照耀眼簾。一種雍容華貴氣象。不但可使振貝子目眩神移。任何人見之。亦幾幾驚心動魄。出院坐車。奔赴餘園。原來餘園者。爲咸豐帝時端華肅慎二人別墅。端肅伏法後。由宗室中具財力者。暗中購置。作爲邸弟。後屢易主。至斯時。爲諸王公俱樂部。略具花木以點綴。每日讌會無虛夕。其性質比滬上有名之各總會。鴉片烟暨各項賭博。無不全備。所有京外輦金運動之事。率在此地通關節。西太后寵幸之太監李蓮英小德張等。俱遣有心腹人駐守於此。苞苴賄賂。明目張胆。可稱爲中國官吏交易所。振貝子是光緒帝時代紅人。當然領袖此間。隔二三天。必光臨消遣。並可與外間接洽。名園者。表面而已。八大胡同內。鼎鼎有名之妓女。每以被召餘

園。視爲無上之榮幸。其充姬妾於宮邸者。均由此進身。振貝子是日所叫條子。不下七八人。雖均屬一時之選。而司空見慣。覺得不大愜心。良由喜新厭故之心理使然。謝金花非一喚卽來。貝子爺正欲發作。乃環珮鏘然。冉冉而入。先向貝子爺叩首請安。並謝遲遲之罪。以次向同座諸王爺叩見。振貝子眉花眼笑。骨軟神酥。卽命侍坐。後然仔細評量。金花也算天生尤物。斯時儀態萬方。千嬌百媚。振貝子所喜者豐頤笑靨。修短合度。而金花恰中其式。一同列坐之肉屏風。但覺金花明眸善睐。光艷動人。自慚形穢。貝子爺又無退去之命令。大家踟促不安。貝子爺果旗人之聰敏者。忽然憬悟。卽令羣花各散。一霎時釵飛釧擊。感過來叩首告退。獨留謝金花一人。振貝子洗盞更酌。向金花詳詢以前歷史。

金花靈心慧舌。對答如流。豈肯以底蘊語人。同席諸王公。見振貝子頗屬意此女。相與湊趣。請許賜酒菜。以示優異。振貝子欣諾。命親隨端一分杯筋上來。卽賜金花同飲。金花請過罪。始遵命而旁坐。振貝子越看越愛。其勢將立刻摟抱登牀。相與歡會。一時情不自禁。乃謂金花曰。我送汝歸家可乎。金花忙伏地謝恩。振貝子向同座諸人曰。有事明日再談。我決計赴寶樹胡同一行。諸王公唯唯。皆曰請便。振貝子卽命親隨轉飭下人車夫等伺候。金花乃叩首告辭先行。飛身上車。趕回家內。一進門口。內亂喚貝子爺。立刻降臨。火速准備。嚇得王大富一跳。喚齊打雜。內外掃除潔淨。毋許喧譁。弄得別房間妓女。亦手忙脚亂。潛使來遊之客。一一出院。全窰子妓女。箇箇敢怒而不敢言。心中想同是嫖客。何

物王爺氣燄如許。即使老佛爺（指西太后）到此亦何懼哉。窰子內最稱平等。豈亦分階級致此。莫怪世界無一處不黑暗矣。金花歸家將近一點鐘光景。振貝子乘雙馬車到門。祇帶親隨一人。其餘均屏棄弗用。王大富跪迎於大門外。貝子爺將手一揮。說免了。泊下車走進。但見金花在院中立定歡迎。貝子爺搶上幾步。手挽金花直入樓上房間。此時內外肅靜。雞犬無聲。身甫坐定。房門外有王大富聽差。內有侍婢三名。輪奉上等雨前茶及銀水烟袋。但振貝子自己帶有美女牌雪茄烟。由親隨在房門外遞進。振貝子將雪茄烟吸過兩口。吩咐親隨進來。附耳低聲說幾句話。此親隨當然爲心腹家人。作事可靠。立即走出。傳令車夫驅車回邸。明日上午十點鐘來接。該親隨自己由王大富招待在外。

院歇息。照例嫖客第一次入院。必先擺酒。或兩檯。或三檯。客人量自己之門面。酒既擺過。然後可談其他問題。至碰和局。斯時方在萌芽。京師猶未風行。此次振貝子與謝金花定情。以王爺之威嚴。可以破除常例。凡擺酒等老套子。一概不用。喚王大富進來。振貝子身上摸出來百兩銀票一張。作爲賞賜。房內侍婢三名。各賞銀十兩。計小銀票三張。一時王大富叩頭如搗蒜。三侍婢亦跪地謝賞。此時不過夜半十二點鐘。一切應酬。循例完畢。貝子爺卽與金花同到鴛鴦枕畔。翡翠衾中。成其好夢。前清宗室。以漢人女子充姬妾者。如恆河沙數。妓院中人。尤其視爲奴隸之奴隸。獨惜中國女子。大都水性楊花。祇要穿好喫好。身處富貴場中。斷無別樣心思。不但女子如此。男子亦多數爾爾。試觀劉後主之

降。晉曰此間樂不思蜀。中國人生成劣根性。可勝浩歎。當晚振貝子居然與謝金花。山盟海誓。狎暱至不可言狀。所恨曉色易催。臨窗鳥語。春夢正酣。已過辰時光景。金花枕上要求貝子必娶歸邸中。貝子一口應允。傳聞同治帝屢次微服冶游。八大胡同。輒有游龍戲鳳之迹。彼時猶紀綱整飭。此種祕事。諱莫如深。目下大非昔比。王公大臣之嫖妓。竟堂而皇之。故振貝子之艷迹。不數日遐邇喧傳。且貝子府馬車。在衆目昭彰之地。迎主人歸去。尤易招物議。當時言官臺諫。例得風聞入奏。此事爲監察御史張元奇所知。遣人示意振貝子。希冀有所潤色。貝子大怒曰。何物張元奇。竟思敲啗們竹槓耶。置之不理。聽其自然可也。至此張元奇勢成騎虎。不得不作雄雞之報曉。遂專摺彈劾載振。大致謂每日

溷迹妓館。酗酒奸宿。代南妓謝金花親自調脂傅粉。有損大臣之體統。請將載振查辦。封章既上。時軍機大臣領班爲慶親王奕劻。對此事必要遮掩遮掩耳目。否則太難爲情。卽下令悉封閉城南妓館。凡籍隸姑蘇之娼妓。勒令南歸。不許逗留。殊不知此時謝金花已身入振貝子邸中。爲第五位如夫人。謝珊珊因禍得福。亦是命中配定。有此一段富貴。而假手牽綫之崧振青。貝子爺竭力吹噓。將得重要位置。詎知其命簿而一病嗚呼。說到張元奇。山西人。進士出身。官御史。頗具風骨。不過窮翰林冷御史。大抵一寒徹骨。所靠外省督撫。京內大員。扇敬炭敬。以敷衍家計。對於載振一案。慧性大發。探知其已納謝金花爲妾。擬續上彈劾之摺。指破內幕。友人勸其不爲己甚。而張不聽。有人急去報知載振。

張某如何如何。載振不免情虛。爰密商諸老慶。再三計議。奔動之意。現在奉天省有一巡撫缺。可畀於張某。以市惠。潛使人通知其不再饒舌。爲交換條件。張元奇以從五品官階之御史。一躍而任封疆大吏。樂得爲之。時東三省總督爲趙爾巽。經奔動咨照。謀定而後發表。既奉諭旨。政界中大爲託異。以張元奇定有特別功績。始得膺此帝眷。殊不知有此一段內幕存焉。作者因談上海花叢掌故。連類而誌北京。非信口開河。作毫無意識語。因欲揭明從前滿人入主中夏。二百七八十年。驕奢淫逸。靡所底止。略述一斑。可概其餘。父老相傳。可笑之舉。尙有絕世所無者。旗籍裕祿。以部中筆帖式。積資位至五六品京官。外放司道。同治帝朝。西太后寵眷優隆。升任至兩廣總督。復調兩湖總督。自廣州道經

上海以北市天后宮爲行轅。蘇松太道台上海縣知縣暨英法租界會審員等。每日詣行轅請安。而上海縣且奉上令。備辦供張。故知縣衙門中人。得出入裕之上房。但見其所攜侍婢。不可數計。都面貌姣好。衣服漂亮。花團錦簇。令人目迷五色。如置身大嫖院之中。有呼爲順德媽者。十幾名。自廣東帶來。尤覺出色。其時髦勝於侍婢。是否悉屬順德縣出產。無從查攷。此輩均性情柔媚。人人見而可喜。探諸男僕。据云在家時。專代貴眷梳頭爲業。天然雙足。圓膚潔白。從未見其穿襪。常赤足跋拖鞋。每日用細砂淨水。摩擦雙足之後。故其足跟光滑無比。裕祿酷嗜鼻烟。每越十數分鐘。吸鼻烟一次。每吸令順德媽一名。一足貼地。其一將足跟向上。烟鋪膚外。作爲承烟之器。然後以鼻觀俯就吸之。前胸靠

一紅木小桌。防一足立地。或有不穩之時。此種怪癖怪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人稱吸鴉片者。縱嗜好於飲食之外。裕緣可稱縱嗜好於鴉片之外。恆對人云。別饒風味。其動人之處。勝櫻唇蓮步柳腰。筍指萬倍。或有謂其不辭汗穢齷齪者。裕緣笑答之曰。昔楊鐵崖以鞋杯行酒。播爲美談。余倡此地球未有之雅舉。使鐵崖有知。當引余爲同調也。庸夫俗子。烏足語此。裕祿之順德媽。爲吸鼻烟而使用。其一羣粉白黛綠之婢女。若謂僅供使令之役。似無須如許衆多。其用途不言可喻。滿人蹂躪女性。造孽多端。尤爲明證。是可忍。孰不可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太息瀟湘舊主人。

居然質鼎認爲眞。

第三十五回

林黛玉掌中玩名士

謝金花邸內侍王爺

第三十五回 林黛玉掌中玩名士 謝金花邸內侍王爺
無邊風月看黃浦 誰惜名花歷劫塵

第三十六回

弱國不自強終爲奴隸 同鄉堅團體可勝甲兵

却說旂人裕祿。吸鼻煙於廣東婦人之足。不辭猥褻。此事雖無與外交。然若被外國人聞之。不知作何批評。將目我國人爲何物。從前民智錮蔽。不識字之百姓。無論已。堂堂職位封疆之臣。其愚騷有如小兒。卽觀道光帝壬寅之歲。英國藉口鴉片被焚。舉兵來侵。甚至廣東浙江海口。相繼淪陷。吳淞口亦戒嚴。兩江總督牛鑑。由南京移駐上海。中國因承平日久。朝野上下。當時相顧失色。一籌莫展。牛制台之倉皇逃遁。已見上文。而駐節之初。幕友之有條陳募奇才異能之士。以禦強敵。於熱中從政者。自命不凡。希圖僥倖進身。以博功名富貴。山東省人丁小仙。初

第三十六回 弱國不自強終爲奴隸 同鄉堅團體可勝甲兵

業江湖醫生。俗呼跑碼頭。流轉至上江。售醫營業不佳。兼習星相。垂簾賣卜。無非愚入之談。計在糊口。固不足怪。前在鎮江行術之候。妍識一中年婦人。婦係孀居。手內稍有積蓄。因此丁小仙居然家於鎮江。往來鎮滬兩處。迨見牛制台出榜求賢。忽發奇思。橫想叩制台行轅求見。自稱應募而來。制台大喜。亟延之入。鄭重問計將安出。丁小仙曰。外國人敢如是強梁者。全恃火礮之猛烈。暨火輪之迅捷。雖然。惟水可以剋火。彼用火器。我用水中戰術以勝之。法用水輪船。烏龜船兩項。（中國向有龍船鳳船。從未聞烏龜船。名目新穎。）決可破火礮與火輪。牛制台學識毫無。且甚迷信。一聞丁小仙語。大喜過望。溫語獎飾。立刻賞給丁小仙六品軍功。撥庫帑五萬兩。令其即日選擇材料。召集工匠。開工如

法製造。丁小仙登時闊綽起來。自稱船廠監督。懼人之揭破其本來面目。是醫卜星相之流。乃大設筵席。宴請其同道之人。叮囑將其歷史祕而不宣。所謂水輪船者。與尋常之民船式樣相同。不過船尾裝一輪軸。套大木輪一具。尾艙豎木架。如田家厚水之桔槔然。人蹶其上。雙足踏輪。激水使之前行。丁小仙誇口。可以此船環攻敵艦。所謂烏龜船者。船身極低。中艙隆起若龜背。以八人掉槳。象龜之四足。船頂以牛皮蒙之。船首尾均尖銳。若駛近敵船。擬鑿其船底。使之下沉。丁小仙並言此二者。出自敵軍中參謀之梁姓華人所指導。梁雖食外人之祿。心中恆思效順祖國者也。鄙陋如斯。不值有識者一笑。而牛制台竟貿然信任之。上下官僚竟靡然盲從之。無人痛斥其謬妄。丁小仙且謂人曰。龜爲玄

武屬北方水星。按生剋而言。定能獲勝。所製造之兩項船隻。不日竣工。水輪船二隻。烏龜船八隻。試演於黃浦江中。是日長風怒號。洪波涵湧。水輪船以數十人之力。鼓勇前進。詎知不敵風波之劇。屢進而屢卻。烏龜船上重而下輕。甫到浦江中流。被浪激翻。槳手一齊落水。飄泊四散。生還者十不得一二。丁小仙見之。驚惶失措。知爲衆口所不容。連夜遁走。不知去向。并鎮江之姘婦。亦祇得暫時割愛。後不多時。吳淞口相繼失守。英兵長驅而入。清政府一敗塗地。大員無識。豈不騰笑全國。連類誌之。殊可噴飯。莫怪四面藩屬。漸有不能統馭之勢。說到東鄰朝鮮國。素爲中國之藩屬。逮光緒帝十年。中國與法國開戰。朝鮮有開化黨。爲該國政黨之主張革命者。其中堅人物。一名洪英植。一名金玉均。一

名徐光範。乘中國之外患。謀所以脫除羈絆。成獨立之邦。表面上係以上諸人所主張。內幕實日本駐朝鮮之公使竹添進一郎指使。因其欲與中國開畔。攘取種種權利。蓄之已久。先從朝鮮間接挑撥。逞其陰謀。洪英植等墮其術中。彼時民國任大總統之袁世凱。以北洋候補道員兼營務處總辦。駐紮中鮮交界之漢城地方。挑練軍隊二千名。漸成勁旅。一聞此耗。即率所練之兵。趕赴朝鮮京城。直入鮮王宮內。詎知日本不但陰謀。嗾使。且助洪英植等以兵。至是與華軍對抗。而袁並凱布置得井井有條。從容對付。大爲得手。日本兵不敵而潰。清政府復派戶部侍郎續昌內閣學士吳大澂馳往朝鮮。查明澈究。將鮮王之生父（稱大院君）李罡應。拿獲回國。因李罡應附和獨立之政黨。致肇此亂事。

平之後。一班開化黨人。死者死。逃者逃。洪英植伏法而死。金玉均徐光範等改裝易服。逃往歐洲。蹤迹詭祕。無人窺破。乃洪英植生男子一名。洪鍾宇。父死之年。甫十九歲。夙具胆略。身軀雄壯。通曉數國言語。痛其父之被戮。實爲金玉均所誤。偷暗約偕行。決不死於非命。故欲得金玉均而甘心。既偵知金玉均已去歐洲。遂將家產變賣淨盡。攜銀三四千兩。隻身出國。追躡金玉均之後。若英若法若比利時若荷蘭若瑞典若意大利若巴西。金玉均悉曾遊歷。洪鍾宇亦無不經過。川資早已告罄。則充當苦工以自救濟。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已爲洪鍾宇覓得。擬動手暗殺。又恐距離本國太遠。消息阻滯。乏援應之人。忍痛尾追。而金玉均亦非常機警之徒。竟罔有所知。從俄國啓行。間關而入華境。金玉均屈

指計逋逃以來。將屆十年。爲時旣久。前事人漸忘懷。正思伺機會以歸朝鮮。然猶狐疑不決。乃歷中華各大埠。如北京天津濟南安慶漢口南京等地。藉此調查風土物產地理商務。一一記載。洪鍾宇用極縝密之心思。一路跟蹤而來。旣金玉均聞日本業與中國開火。仍以朝鮮爲導火線。遂決計至上海居住。冀得消息靈通。時時可作日本之偵探。卽寓虹口禮查西旅館。洪鍾宇自忖時機不可再誤。父仇之雪。正在此時。金玉均於旅館名牌。則書李子鈺。奉天籍貫。其未到上海之前。則易名韓泳孝。總之隨地更換。洪鍾宇認定李子鈺之名。輾轉託人購蓮蓬式手鎗一枝。連帶子彈。隨身藏好。上海以前素無暗殺案發生。故租界之包探巡捕。未嘗在馬路上搜抄行人。洪鍾宇雖帶軍器。係游行自在。裝束

悉仿日本名稱。嚴田和三人或詢其國籍。直認爲日本小商人。一日往禮查訪問。李子銓出嚴田和三名片。倩侍者道領入金之房內。玉均接視愕然。方欲動問。洪鐘宇身邊抽出手鎗。描準金玉均胸部。板機直射。金均喊聲不好。第二粒鎗彈又飛進其腹部。玉均登時倒地。口不能言。面如土色。鮮血直流地上。侍者嚇得魂不附體。回身亂跑。自樓梯滾下。以雙手指樓上。口喊殺人……詎知旅館大門口站立之印度巡捕。陡聞樓上鎗聲。連發三四響。知有變故。急急拔步趕進。剛到樓梯上。見一和服少年。手挾鎗枝。自上奔下。與印捕幾乎相撞。卽被印捕將鍾宇之右手腕牽握。鍾宇本來膂力甚巨。而此時究竟心慌意亂。無可動彈。且老式手鎗。一手不能開放。祇得爲印捕所執。其時各房旅客皆紛紛追

逐。剛上半梯。見兇手已得。卽向落後之人報告。一時樓上下圍聚多人。喧譁不息。轉瞬間。又進來華捕三名。印捕一名。幫同將洪鍾宇兩手加銬。然後帶同上樓。勸視被殺之屍首。但見胸腹洞穿。血水汨汨尙流出不停。眼見莫可挽救。乃命旅館中暫焉看守。此四巡捕卽帶兇手赴虹口匯山捕房。白諸捕頭。譯名竄拉。捕頭在寫字間內。問洪鍾宇。汝究竟何國人氏。鍾宇曰。朝鮮人。又問爲何鎗殺其人。向日認識此人否。鍾宇曰。此同是朝鮮人。惟現在不能明言其故。竄拉知定有絕大原因。卽暫將鐘宇看管。一面飭包探帶同巡捕。再往禮查旅館。將被殺之人之屍體。載送斐倫路驗屍所。候報請公廨檢驗核辦。翌日。由華洋理事同知宋治芳赴驗。填明屍格。共受致命傷二處。其時尙算朝鮮屬國人之命。

案屍由租界善堂收殮。詎知日本人暗中出資購棺殮之。匯山捕房將兇手解至四馬路總巡捕房。然後解公廨審訊。洪鐘宇供稱年二十七歲。吾之刺殺此人。爲本國正法。爲父親復仇。此卽昔年開化黨金玉均也。略述矢志報仇。跟蹤七八年之久。其言已長篇累牘。舊案重提。留心時事者。猶能記憶當年。上海報紙已逐日記載消息也。當將洪鐘宇移送上海縣衙門辦理。上海縣知縣黃承暄。以血案重大。兇犯應收押獄中。隔兩日。朝鮮政府打電報至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言洪鐘宇係奉鮮王命令。誅此賊臣金玉均。實非報私人之怨。與尋常命案犯不同。當作國事犯論。請交還本國自行訊辦。總理衙門奏明清帝。允其所請。諭令兩江總督電飭蘇松太道台上海縣知縣。將洪鐘宇交朝鮮委員

帶歸。鮮王優禮待之。立時賞給四品官職。及中國與日本開戰。而潰敗。朝鮮東學黨等互相紛擾。仍復運動日本。特爲護符。脫離中國而自主。改國爲大韓。改元爲光武。不旋踵竟爲日本所吞併。人民淪爲犬馬奴隸。萬劫不復。可慨也夫。東西各國。關商埠。營租界。其財產之鉅。市面之繁。交涉之多。以上海爲冠。光緒帝二十三年冬。駐滬法國總領事白藻泰。徇法租界公董局之請。爲第二次遷移四明公所義塚交涉。謂欲就其地建造學堂醫院宰牲場等公益之用。照會蘇松太道台蔡鈞。蔡道查同治帝十三年。曾因此一片塚地。釀成暴動風潮。直至光緒四年。由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法國駐京欽使商議了結。四明公所爲旅居上海之甯波人一種偉大善舉。創立已近百年。義塚附屬於公所事。

在法國來關租界之先。前任法總領事葛絡幹出示曉諭。有建築圍牆。盡清界限之言。今祇隔二十年。豈容推翻成案。將此意復文拒之。白藻泰接續要求。謂此地前由貴國租與法國。理應歸法國管理。且各國通例。地面上有不便於民之事。官府有權改革。今四明公所之義塚。逼近市面。人鬼雜處。易生疫病。市民大有不利。仍請拆讓云云。蔡道依舊拒卻。後白藻泰以詳請駐京欽使爲言。蔡道亦以具稟總署作答。遷延不決。次年五月二十八日。天甫黎明。泊於黃浦江中法軍艦。突有弁兵八十餘人登岸。槍械齊備。且有礮兩尊。如臨大敵。至四明公所義塚旁。硬拆圍牆。原滬上各省商人中。甯波幫爲數最多。團結力爲最大。不拘何事。一呼百應。至是羣起大譁。公所董事飛稟道署。蔡道急乘輿出城。換

坐雙馬車。拜會法總領事白藻。泰以此案既送北京。彼此均須靜候。示
遵。不可輕舉妄動。免貽後患。白藻泰允從。緩再議。時南北市數十萬。甯
幫聲勢汹汹。公所董事倡議罷市。廣發傳單。於是各界義憤同深。至二
十九日。甯幫所開商店。一律罷市。傭工者相繼罷工。禍端爆發。不可收
拾。凡四明公所就近之居民。紛紛移徙。甚至雉妓院花煙間。一班形同
妖怪之婦女。鴛啼燕泣。向他地亂竄。驚惶不可言狀。馬路上無業游民。
從而附和之。持鐵尺而擊電燈桿者有之。拋磚擲石。或對法國人。或對
法捕房。擾攘之至。捕房派西捕全付武裝。梭巡馬路。見有圍聚人羣處。
向之驅逐。而人不卽散。西捕遽爾開鎗轟擊。前後被擊斃華人十五名。
苦力居多。風潮於是擴大。不但法租界甯幫罷工罷市。卽英美兩租界。

凡籍隸寧波者相率繼起。蔡道急電呈省府督撫會派布政使聶緝掣。星夜到滬辦理。因聶緝掣前任上海道台多年。輿情感載。洋務熟諳。中外官紳悉能聯絡。爰於六月初一日蒞止。卽邀集四明公所董事商議。先以工商復業爲第一要件。因工商兩界。寧波均執上海牛耳。停業甫四天。各碼頭貨物堆積如山。亟須裝卸。董事遵照初三日一律開市。人心安謐如常。繼與法白領事磋商。將遷移義塚一層打銷。迭次開會。未得要領。聶藩司與蔡道台在炎風烈日之中。不辭勞苦。朝夕奔馳。日觀甯幫各界民氣激昂。不勝焦慮。聶藩司正在運用腦力。此案如何解決。有前在滬道衙門典守檔案之書吏。姓殷名峻。凡任職多年。曾蒙聶任時大加青眼。以雇用寫生資格。拔升管卷。殷峻凡亦勤慎從公。守分異

常近以不願噉公門飯。辭職改營商業。對於法國人要求拆讓甯幫義塚一案。殷俊凡特別注意。深悉光緒帝四年。已成爲鐵案。彼雖狡獪。可使之無從置喙。乃以舊屬員名義。趨洋務局藩司行轅謁見。手版甫呈。聶藩司尙能記憶。昔年曾經己所提拔。卽賜予傳見。適蔡道亦在行轅未散。殷俊凡叩見畢。寒暄一二句。聶藩司諭有無公事稟來。殷俊凡聲稱。法國人與四明公所交涉。道署舊卷中。藏有前次結案時證據。某曾經過目。若將此證據檢出。以示法人。可免永遠爭端。聶藩司蔡道台聞之。站起身來。詢殷俊凡曰。言果確乎。登時欣喜過望。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薪可臥兮胆可嘗。全忠全孝願兼償。

第三十六回

弱國不自強終爲奴隸

同鄉堅團體可勝甲兵

第三十六回 弱國不自強終爲奴隸·同鄉堅團體可勝甲兵
評量生死。疇輕重。奈此千年習慣長。

第三十七回

保護治安謳歌滬濱 提倡迷信玷辱官方

却說殷峻凡常州人。雖非寧波同鄉。對於法國人強逼拆遷義塚一事。不勝憤慨。因其曾任道署保管檔案之職。故深悉舊案。其謁見聶藩司。值得本案甚爲棘手。特陳意見。請飭詳檢舊案。自可迎刃而解。蔡道台聞之。立卽返轅。令闔署書吏合作檢查。果也檢出光緒帝四年。前法國領事李梅照會一件。議單一紙。又前任蘇松太道台褚蘭生（字心齋）與李梅領事會銜告示一紙。內有四明公所房屋塚地永歸公所董事經管字樣。較之葛絡幹領事之告示。尤爲明白。蔡道台用電話先稟告聶藩司。以後將原卷資送行轅。聶藩司異常欣慰。卽照送法領事白藻

第三十七回 保護治安謳歌滬濱 提倡迷信玷辱官方

泰公館。法人大爲懊喪。無所藉口。法公董局雖言之成理。不得不受前
人拘束。一場滔天風浪。頓爲平息。茲將李總領事照會錄後。以資攷證。
大法國欽命駐紮福州領事調署上海總領事事務李。爲照會事。照
得四明公所義塚。前於同治十三年三月十八日。華洋互鬧一案。現
在議辦完結。本總事繕就議單一紙。移送貴道。請煩查收。照繕送署。
並將議償法璫意三國人民被失房屋物件等項。關平銀三萬七千
兩。移交本總領事。以便轉呈駐京大臣。白查收分給完案。爲此照會
貴道。希卽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計送漢法文議單各一紙。右照會
大清欽命署理江南海關蘇松太兵備道台。光緒四年七月十七日。
文江海關監督蘇松太兵備道褚蘭生。法總領事李梅。會銜告示。

大清國署江南海關監督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褚。大法國駐紮福州領事調署上海總領事事務李。爲立據完案事。查上海前因四明公所義塚地內。欲開馬路。於同治十三年三月十八日。華洋民人在法國租界互鬧。華人斃命七名。法界房屋被焚一案。兩國查辦。日久未結。本道現奉南洋通商大臣沈。蘇撫憲吳飭知。本總領事現奉駐京大臣白飭知。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法國駐京大臣白面商。略去兩國例律。專論交情。彼此相讓完結。嗣後兩國均不得援以爲例。所有法審意三國民人被失房屋物件等。一併在內。由中國償還關平銀三萬七千兩。其斃命華人七名。由法國自願給恤銀七千兩。彼此交割完案。此後法國租界內。四明公所房屋塚地。永歸甯波董事經

管。免。其。遷。移。凡。塚。地。之。內。永。不。得。築。路。開。溝。造。屋。種。植。致。損。葬。棺。由。本。總。領。事。轉。飭。公。董。局。令。巡。捕。隨。時。照。料。以。全。善。舉。而。敦。和。好。爲。此。繕。立。議。單。一。樣。兩。紙。彼。此。書。押。蓋。印。各。執。爲。憑。詳。明。上。憲。立。案。須。至。議。單。者。計。附。法。文。一。紙。光。緒。四。年。七。月。十。七。日。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聶藩司見中法交涉業已解決。爰旋省呈復督撫憲。一面嘉獎殷峻。凡爲之保舉以知縣候補。殷峻凡辭謝不受。復咨部賞給急公好義匾額。一方以獎之。比年以來。東西各國。向中國虎視眈眈。權利之取得無厭。且倡言瓜分。肆無忌憚。北京之滿州人。素日夜郎自大。仇視外人。於是肇拳匪之禍。蓋拳匪者。以扶清滅洋爲旂幟。妖言惑衆。妄稱不畏槍砲。

實則滿州人暗中提倡保護。有以釀成。其結果使西太后光緒帝蒙塵。陝西向八國聯軍定城下之盟。賠款割地。喪師辱國。損失元氣。不知其數。當拳匪勢燄方張之際。諸執政之滿州親王大臣。矯詔令各省督撫。將洋人一律誅戮。凡天主教士。尤深惡痛絕。時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久任封疆。深明時局。以排外之舉動。適促滅亡我國。料定此項僞旨。萬不可服從。惟謹。乃電信往還。會商決定。對於此種上諭。置諸不理。定保護東南各省之公約。厥後我國賴以維持。其功勛之偉大。莫可形容。任上海道台者。湖北孝感縣人。余聯沅字晉珊。光緒丁丑榜眼。操守清廉。學問淹博。知拳禍必致不可收拾。爰稟承江督兼南洋大臣。與上海各國領事磋商。所有外國人財產生命。完全負保護責。

任。定東南治安規則。彼此遵守。其時各外國見中國大局岌岌。正在飛調兵艦。開來上海。黃浦江中。鸞艦雲集。上海數百萬人士。心皆惶惶。及經余道台宣布此舉。人心始大定。余道台一面令飭各屬。嚴懲土匪。如有蠢然思動之徒。置諸重典。因外患方亟。內亂必乘機而發。各地伏莽甚多。不可不切實辦理。於是上海地方賴以乂安。七鬯不驚。閭閻無恙。外人交口頌余道台之能。舊例關書首領。年須餽關道紋銀八千兩。屬員孝敬上峯。凡洋關常關。俱有此例。其多寡視缺之肥瘠。獨余道台不願受此苞苴。却之。關書固請。乃移充龍門書院經常費。嘉惠士林。殊爲難得。但滿清政府。以貪婪著名。入仕途者。廉潔二字。百不得一。貪賸者。往往皆然。以彼較此。賢不肖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安徽人裴大中字

浩亭任上海縣知縣有年。傳說其善看風水。術擅青烏。新北門內。時遭火災。一歲之中。必有數起。經裴知縣屢勸之下。擇地闢七星井一處。圍以鐵欄。云可壓火。果然漸鮮。祝融氏之光臨。小南門外亦然。居民甚致一夕數驚。夜不安寢。裴知縣諭左近居民。集資建造水神閣一座。以作厭勝。遴選身家殷實之姜衍澤藥材號主人。經紀其事。再以餘力置消防器具。以備不虞。云取坎水剋制離火。自此小南門外。烽烟平息。縣境四民。頗謂神奇。凡城廂內外。除租界外。凡易於失慎地方。紛紛請求知縣占卜。南碼頭地方住居之江北人潘其忠。每日舉火造飯。不善柝柴。薪所用者一隻行竈。俗呼香櫛竈。屢次將火種遺落柴井內。致兆焚如。初次肇禍。鄰居家幫同救熄。幸未燒穿屋頂。既而接二連三。不次失

憤起來。遠近鄰舍未嘗追究其原因。人廐言雜。或云孤仙作怪。或云此屋風水不利。建於丙丁方位。斯時斐知縣深通地理之名。膾炙人口。由南碼頭地甲赴縣衙門。稟請縣官看風水。斐知縣搔著癢處。即日排導出城外灘馬路。猶未興築。故知縣坐四人扛抬之藍呢肩輿。抵南碼頭。降輿。長隨放下皮椅一把。坐定。地甲沈勛半跪請安。官問此地究竟如何。失火有無。挾仇放火等情。地甲稟稱。潘其忠充小工。家徒四壁。亦無人與之結怨。僉謂此屋風水不佳。故公議求大老爺勸諭指示。縣官頷之。乃起身命地甲導引至潘其忠所住之門口。長隨遞上小格盤。縣官命安放矮凳上。四邊測量。復將潘其忠門戶量其高低。此刻圍觀之人不少。縣官又步至路隅。巡行一過。諭地甲曰。碼頭之旁。須蓋造坑廁一

所深六尺。闊七尺八寸。高一丈零四寸。四面以磚砌。上蓋柴草。胡言亂語。而地甲沈勛潘其忠等。奉若神明。唯唯稱是。閱者試思一鄉愚無智。不善造飯。致遺火成災。弄出如此笑話。然而政界中抱金錢主義。談其一番臭歷史。尤有貽笑大方者在。上海土產物。有一種水蜜桃。呼爲黃泥牆桃子。種種桃園之主人。姓衛名阿大。鑿桃之外。兼工園蔬播種法。可謂老圃者流。向往城內。欲發展其業務。乃租得老北門外城根空地一方。圍以短籬。關作園圃。爲取給肥料計。旁設糞廂。任人出恭。曩時附郭隙地。所居皆極貧苦人。大都鑿牖繩樞。聊蔽風雨。且家無洩溺之器。悉以城根爲大小便處。久之穢水流溢於城河。臭氣薰蒸於隔岸。而隔岸卽屬法國租界。居民雖華人多於西人。惟西人出入乎斯。不免掩鼻。

而過。文明國人首重衛生。因噴有煩言。由法公董局陳明領事。照會知縣衙門。謂有整頓附郭地段之必要。裴大中知縣自誇勵精圖治之官。凡城內溝渠之淤淺者。修浚之。街巷之污穢者。掃除之。撥公款。雇夫役。分頭平治。派人監督。一時持畚鍤。担泥土之苦力。絡繹於途。適逢其會。法領事之牒文。送至。裴知縣大爲震怒。遂鳴騶而出。詣勸得衛阿大之糞廁。當其衝。飭差役立提衛阿大至前。大加申斥。不由分說。喝令當街。答臀二百板。勒限兩天內。將糞廁拆去。如違。帶縣重辦。衛阿大迫於官威。無可如何。祇得照限拆去。迨裴縣官返署。左右進言。該地人烟稠密。肥料豐富。衛阿大每日可收入一千文以外。裴縣官一想。俗語。金上海。銀南匯。名不虛傳。城廂類此者。必然不少。於是以縣衙門名義。建造公

坑廁六處。分布城之四隅。略仿租界公坑廁形式。招工匠估算。六處共需費洋七百二十元。即日動工。同時出示招人承包。卽有張桂記認包。願每月繳納洋八十四元。裴知縣私心竊喜。以七百二十元之資本。每年可收入一千零零八元。利息優厚。任何生意不能及。上海人之排泄物。如是寶貴。眞出意外。即日給示准張桂記承包。原來城根地皮。例爲營產。時安徽人李永春。充上海城守之職。聞悉此事。出而攘奪。以城根不容有建築物。堅壁清野之訓。載在功令。所有巡視內外。護守城垣。均城守營之專責。此項公坑廁租錢。當然由城守營享受。不許他人染指。其情訴諸巡道衙門。要求轉令縣官讓渡云云。其實護城河之內。搭蓋瓦屋草棚者。鱗次櫛比。無非下等生活之人民。及艚艚船上江北人。衣

第三十七回 保護治安謳歌滬濱 提倡迷信玷辱官方

於斯食於斯。視其中恰如豚栅。堅壁清野之云何。此皆城守官收取陋規之故。陳永春職權所在。居然振振有詞。道台龔照璦字仰蘧。恃合肥李文忠鴻章提挈。久踞巡道腴缺。陳永春前曾充李文忠之戈什。既屬同鄉。又是同門。雙方素有感情。但裴大中亦是安徽籍。同有桑梓之誼。龔道台不得不出爲和事老。向裴陳竭力調停。令陳永春償還建造費七百元。其每月八十四元之包銀。改歸城守所有。此項辦法。永以爲例。裴縣官白費心機。奪一區區坑廁而不得。願爲逐臭之夫。仍抱向隅之泣。識者譏之。十里洋場中。有才子醉紅生。當時本肉食者鄙之意。作詩以刺其事。醉紅生粵東人。髻年有神童之目。詩詞歌賦。一律擅長。應試科舉。惜文章憎命。未克獲售。憤而習商。寄寓海上。有年。著有蘆渡閒評。

小說記載有足資研究者。其關涉外交方面。如光緒帝五年。美國大總統格蘭脫偕其夫人游歷到上海。格君雄才大略。薄海同欽。其境內人民。尤愛之如父母。當蒞滬之日。英美法三國租界內。商號悉懸燈慶祝。自小東門外十六鋪起。沿黃浦灘直達虹口。大地光明。城開不夜。凡西國商行門首。復以自來水鐵桿。綴成各種西文。均作頌揚之詞。英美工部局法公董局。則舉行水龍會以誌慶幸。百道飛泉。蜿蜒夭矯。西樂更悠揚動聽。合奏昇平之曲。如是者亘三晝夜不絕。中外嬉遊之女士。數逾億萬。時屆盛暑。大有揮汗成雨。吐氣成雲之概。各界捕房。均派通班探捕。梭巡彈壓。然遺簪墜珥者。仍不可勝數。此爲上海開埠通商以來。未有之盛會。後此各國旅滬士商。亦恆有開會。以紀念其國家之慶典。

暨通商視捷諸舉。上海人則司空見慣矣。及光緒帝九年。左文襄宗棠奉命西征。平定青海回疆諸部。奏凱班師。道出上海。聲威之盛。從來鮮有。隨從軍隊。不下四五千名。租界章程。中國軍隊。不許帶兵器通過界內。且不許燃放鞭炮。左右侍從。依例告左文襄。文襄勃然變色。下令隨從之軍隊。盡備武裝以登岸。并令登岸後沿途鳴炮。所有護衛之官弁。多提鎮以上職官。或身穿黃馬褂。或頭戴寶石頂孔雀翎。耀武揚威。觀者爲之肅然。自法租界金利源碼頭上陸。文襄乘八人扛抬綠呢大轎。由浦灘折入公館馬路。（卽法大馬路）往北過天后宮橋。抵出使大臣行轅憩息。當時外人久仰左文襄之戰績威名。知其性剛強。不敢攪其鋒。故未加干涉。所苦者租界會審官（卽華洋同知）黃承乙。知文

襄於某處經過也。穿袍褂戴翎頂。跪伏馬路旁以迎接。是日天雨滂沱。途中泥濘。嶄新之衣冠。概沾濡泥漿中。污穢不堪。方自以爲迎接之至誠。或可邀文襄之青眼。詎知文襄見之。大加申斥。以其身穿新服。不知愛惜。跪於污泥之中。可稱暴殄天物。一味諂媚。有玷官箴。不但面加譴責。且諭令道台龔照瑗將該會審官立時撤差。詳請革職。吁。黃承乙真所謂求榮而反辱。遭此无妄之災。雖然。中國大官對於重大之瀆職。未必雷厲風行。依法檢舉。見小節可以出入者。反毛舉細故。苛於責備。未倒置。尤使人慨歎無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薰。蕕。從。來。臭。味。殊。
硜。硜。自。守。漫。嗷。迂。
中。流。砥。柱。今。何。在。
琴。鶴。蕭。閒。樂。素。居。

第三十七回 保護治安謳歌滬濱 提倡迷信玷辱官方

第三十八回

奇男怪女說部多材 遣母留雛行人淒絕

却說醉紅生所撰小說。軼事殊多。酒後茶餘。堪資談助。上海之人力車。
(俗呼東洋車)爲千萬苦力惟一之生計所在。拉車者以江北人爲
多數。初行之時。人皆稱便。租界工部局。令每車一輛。捐領照會一紙。英
法分領兩紙。厥後租界加闊。人力車亦加多。於是拉車之人愈夾雜。其
中奸盜邪淫之行爲。所在不免。至向坐客索詐錢文。偷竊物件。欺凌婦
孺等。習以爲常。甚有紈袴之子。入於下流。衣食不繼。無面目見江東父
老。亦流而拉車以糊口。諺云。大少爺拉東洋車。諛浪蕩子之下場。亦事
實也。然而英雄埋沒其間者。未嘗無之。凡拉車之人。最爲可惡者。遇本

國人雇坐。則要挾多端。務飽其貪囊。一見外人。則絕不論值。絕塵而馳。一則博外人之歡心。可望多予銀角。一則外人手中持杖。當不愜意時。從拉車者背後亂擊。拉車者畏之。中國人甘作奴隸之劣根性。出自天然。莫可救藥。所惜北方大漢其人者。世不恆見。北方大漢產自天津。固不肯道其姓字。祇得以北方大漢目之。來上海。拖人力車爲生活。體長七尺。熊背虎頭。發聲若洪鐘。舉步如飛。置身苦力社會之內。誰能識其爲中國好男兒。惟有一端。設有有心人。默誌之。卽可得其梗概。因其操外國語。極爲純熟。醉紅生於己酉年孟夏之月。往美租界百老匯路與南潯路交點處。遇北方大漢。載西國人一名。自南而北。至此西人令之停車。未嘗致車資。竟下車徜徉以去。北方大漢呵止之。向索車值。該西人

回身走來。怒目詈大漢曰。爾中國人皆賤禮。應爲吾輩盡力。無錢文之可言。北方大漢聆悉之下。勃然大怒。亦作西語還詈之。且言我不怕爾外國人。看爾能少錢乎。該西人走近大漢身邊。舉起右足。猛力踢大漢之腹。不提防大漢急以手執其足。曰爾自斜橋坐我車。命我奔走抵此地。路不下十餘里。當酬我錢文。此公理也。今乃不以錢致我。反肆蹂躪。欲加害於我。天下豈有此理。若不予以儆戒。我國人之生命。真犬馬土芥之不如。言次。力扶其足。而西人痛徹骨髓。仆於地上。意欲爬起。大漢復以左足踏住西人之腰脊。又作西語謂之曰。爾苟知罪者。須號哭三聲。我卽放你起。西人不語。亦不號哭。大漢略以左足頓挫。西人渾身痛楚。筋骨欲斷。卽大號起來。大漢曰。目前你覺有趣乎。嗣後還欺侮華人。

乎。雖然猶不可爲懲警。我今放爾起。爾須向我三叩首以請罪。倘敢違拗。爾休想行動。言畢。提開左足。該西人果屈其身。俯首至地。大漢狂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復揮以手。厲聲叱曰。去去。爾如不服。其速覓助力之人。來此一決雌雄。我待於茲地。不他適。該西人自地上起來。羞慚滿面。不敢正眼視大漢。低首而行。余（醉紅生自述）時亦乘人力車經此地。覩狀。命拉車者緩行。以覘究竟。大漢高聲呼余曰。先生請留片刻。代我作證。人何如。我非敢侮異邦人。實此人辱中國太甚。脫非我之手。足敏捷。功夫練成。定爲余發程第二矣。按數月之前。拉人力車之江北人余發程。被英國人兇毆致命。與今日大致相同。余聞其言。頗以爲異。乃詢問大漢自頭至尾之情形。既謂大漢曰。此西人或囊內錢空。將歸

家取以付爾。爾自性急不能耐。亦未可知。大漢曰。先生誤甚。我能熟讀西國人言語。彼之心目中。直無我中國人耳。接續告余曰。我本家有資財。堪以溫飽。我父設商店於天津。庚子拳匪肇亂。我家被毀。我父被殺。我兄弟本二人。阿弟又爲西人擄去。強令其拉人力車。無如年輕力弱。不勝勞苦。可恨西人吐之使速奔。卒致肺肝破裂。吐血而死。傷心慘目。臨死執我手。囑我覓此人以報仇。雖不知其名。而該西人之容貌如何。長短如何。鬚髮如何。言之極爲仔細。分明。苟遇其人。必不交臂失之。此人不見於天津。料必在上海。故我潛到上海。冀見仇人而手刃之。繼思能近彼儉之身。且可隨地偵察者。捨拉車之賤役外。無他法可設。尤以能通西國言語爲最要。故未曾南來時。先習爲西憲。求洋奴之通外。

國話者拚命教授三四個月。以能領會。原讀外國書與學外國話。亦是兩樣。外國書須究拚法文法。外國話可以口授。若令我死讀外國書。不知歷幾何年。始可與彼人問答。我學成後。始來操斯業。迄今僅數月耳。我之體格本極壯偉。當家有資財時。從名師以授技擊。兼弄棍棒。若徒手之人。恐十餘輩不能敵我。余聆其言。不覺肅然起敬。因其言之悲傷。使余亦泣然出涕。問其年歲。則二十有六。問其姓名。獨堅不肯告。曰。萬一不克達目的。殊不願覬覦在人世。言罷。與余分道而去。吁。苦力社會中。有此俠義之人。余不獲締交。使顯名於世。聽其湮沒而無聞。亦余之罪過。凡天地生人類。千奇百怪。無不全備。猶憶昔年余（醉紅生自述）偕友人游松江。當鐵路未通以前。滬松交通。殊爲不便。小輪時有時無。

故仍多坐民船。民船行內河。則經莘莊七寶等鎮。若泝黃浦江行駛。則自閔行鎮西行二十四里。有小鎮。名得勝港口。進港經華陽橋。可抵松江城東門。余過得勝港口。在下午四時左右。潮落甚急。祇得泊船以俟水漲。上岸散步。滿目荒涼。過一酒家。茅舍數椽。布帘一角。爰入內沽飯。面臨浦江。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詩情畫意。趣味盎然。忽見道左來中年婦人。亦入此酒店。亂頭粗服。望而知爲貧家女。了無奇異。但領下生短髭一叢。無異男子。全等不勝駭詫。雖女子有鬚。曾見諸古籍。究未目覩其人。此婦似與酒店當鑪之主婦有關係。故一進門。與主婦絮絮不休。余等趁此機會。上前細視。該髭婦頓覺抱愧。面漲通紅。言時以手掩其口。余等慰之曰。汝于思于思。出自天然。非人力所裝點。何愧之有。

但不知生有若干年矣。由酒主婦代答曰：此人今四十歲。十年前。嘴唇下突發奇癢。遂爾有鬚。初用刀剃之。詎知愈剃而生長愈速。無法救濟。以人人資爲笑話。羞憤竟欲自殺。親鄰竭力勸阻。此念始已。十餘載並無他異。子女之生育依然。其丈夫業木匠。想諸位他處未見之也。正閒話間。榜人來招。潮汎已得。可以開行。余等即將酒資付訖。相率登船。議論紛紛。惜目前無生理學家。未克研究其所以然。不謂天下事無獨有偶。前月下旬。余道經法租界菜市街東新橋南首。遇法國女子一人。服裝略似教會中人。又似充學校教授者。眉濃眼大。固不待言。年紀三旬左右。諦視之。鮮有不吃一驚。蓋自兩頰而下。遍生鬚子。有四五分長。下顏尤覺濃厚。所載之帽。所穿之履。不甚修潔。站在水菓攤前。選購水果。

凡過路之人。盡駐足而觀。但聞咄咄怪事。該法女旁若無人。購畢而去。此等奇狀。以意度之。其一部份氣血運行。與男子不異。故生此鬚鬚。大致外國婦女。眼界最高。意態傲岸。首推英美二國。其名譽素佳之輩。斷不屑服從男子。尤不願戀愛中國之男子。偶有垂青中土商人暨學子者。必在其本國名譽墮落。喪失信用。始移轉其手段。以博國外之愛情。至起居奢侈。服御華豪。一戒指之值。輒費千金。一餐館之入。數逾幾百。莫如法蘭西女子。甚有男子結婚之後。所入微細。不克供給其妻。提起離婚者。或竟甘心自殺。以謝其妻。其他各外邦之婦女。均有特殊性質。惟日本女子。人目爲淫蕩。實則大誤。人第見中國留日學生。無一不攜日女回國。遂加輕視。實則有絕大原因。日女天生細膩熨貼。侍奉男子。

無微不至。而日本男子。爲一種島國民族。輕忽悍慆。絕對不識溫存。往往不爲女子所喜。凡中國留日學生。均是優秀份子。風流旖旎。一往情深。故旅舍訂交。不勝繾綣。一旦歸國。自樂攜手同行。蓋日婦同具從一而終之美德。其人盡可夫者。亦不過少數浪漫成性之女子耳。曷觀江西籍之徐業良。家境貧苦。不能自存。年十九。村中有經商日本之張氏。挈徐業良東行。習木工業。初留神房。繼赴東京。業成。回神戶。受傭於英國人開設之西式木器店。每月所得工資極微。區區二三十金。然業良勤劬不已。奮勉有加。深得店主青眼。累加其資。由是業良銖積寸儲。日與郵便貯金爲緣。如是者凡五載。得六七百金。流光如箭。忽忽年已二十有六。子然一身。感身世之飄零。望鄉關兮不見。求鳳之念。油然而

生爰託友人代爲物色配偶。其友陳春浦者。憫業良形單影隻。竭力介紹橫濱女郎紅葉德子。一番撮合。遂締朱陳。原紅葉德子年二十歲。父母雙亡。依其胞伯以居。家貧少孤。無力求學。受小學教育而止。藉工藝以補助生活。其貌則豔如桃李。其志則冷若冰霜。求婚者不乏其人。德子悉未當意。欲得一惻惻無華。職務勤懇之青年。委身事之。會陳春浦以徐業良爲言。眞所謂佳偶。本自天成。德子怦怦心動。先約晤面之日。業良偕春浦往橫濱。與德子談叙之際。心心相印。卽訂婚焉。擇期同居。德子赴神戶。稅屋而居。伉儷之篤。莫可比擬。彼此愛情濃厚熱烈。直可融化富士山巔之積雪。旁觀者艷羨不置。紅葉德子不但容態妍麗。且婦德全備。躬操井臼。主持家政。悉合法度。方古之梁孟。洵無多讓。越二

年生男子一。又二年復舉一男。結婚以還。先後七載。業良儲蓄得二千金。乃好花易謝。明月不常。業良蒙癆瘵之疾。初猶勉強支持。如常工作。後漸不能起牀。德子藥爐茶竈。晨夕侍奉。問暖嘘寒。體會入微。無怨言。無怠容。在萬一載有餘。業良所蓄積。悉消耗醫藥之內。本一自食其力之子。安有緩急可通。迨床頭金盡。德子典盡篋。拔金釵。苦心支持。希望業良病瘳於萬一。如斯賢女。中外咸不多覩。詎料業良與德子竟成永訣。業良彌留之際。執德子之手。嗚咽而言曰。吾負卿。吾累卿。家徒四壁。孺子裸襁之中。卿當自爲計。以求日後之生活。第徐氏宗祧。能使不斬。吾誓當結草啣環。以報卿於地下。德子泣不可仰。矢志守節撫孤。如不踐言。決非人類。業良續語曰。貴國有火葬之例。吾素懼此。吾之骸骨。倘

得歸故鄉。以正首邱。尤感卿恩德。無窮無盡。言訖一瞑不視。德子提抱二小孩。哀啼不已。行路之人。莫不感泣。買棺將業良殯殮。悉仿中華制度。摒擋一切。卽同二子扶柩歸國。千辛萬苦。得抵上海。業良留東十四五載。雖未遑返祖國。而與其胞兄徐三平時通函。扎故德子知夫兄蹤迹所在。訪見之下。要求三平伴送生者死者一起回贛省故里。三平營磁器業。以所娶弟婦未取得國籍。不敢專擅。爰稟請租界會審公堂發落。德子亦自動請求移轉國籍。隨子歸宗。可恨日本領事出而否認。謂爲彼國法律所不許。時會審官陳寶渠庭訊之日。紅葉德子服華式玄色布衣布裙。其二子亦服華式白衫玄褂。頭載白結瓜皮小帽。悉遵中國規矩。陳廉員諭德子曰。汝守故夫遺囑。送歸旅襯。並關心徐氏宗祧。

第三十八回 奇男怪女說部多材 遺母留雛行人妻絕

不使斷絕。可稱不負故夫。汝志可嘉。汝情可憫。無奈格與貴國定例。不克實行。深爲惋惜。汝二子可由夫兄領歸。鄭重撫養。汝本人祇得仍舊回國。本憲特捐廉俸。獎給汝川資銀洋一百圓。以爲贐儀。當庭一再溫語褒嘉。觀者無不歎息。及見徐三平奉諭領姪歸宗。母子分離之際。彼此俱牽衣痛哭。慘日傷心。又無不爲之酸鼻。厥後徐業良二子。由伯父爲之讀書娶婦。一習木商。一習磁商。年長成立之後。念生身之母。苦志守節。乃航海而東。往依其母。詎知早已憂鬱去世。母骨亦經埋葬。訪求半載以外。始得埋葬之所。乃以盛骨之箱。負之返里。與其父合葬一處。業良與德子地下有知。當可無憾。醉紅生所撰說部。可歌可泣之處甚多。其所言上海英美法租界。行使領事裁判權。暨各國旅居上海之人。

違犯刑法。各該國領事可處分之。而華官不能治其罪。彼國稱爲治外法權。其意居本國以外者。我亦有管理之權。但所謂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不容并爲一談。領事裁判。欲其撤銷。近年作撤銷之運動者。如茶如火。若治外法權。則欲其收回。彼既收回治國外之人之權。卽嗣後可以由我管理其人耳。上海自通商開埠以來。凡遇外人犯案。視若非吾法治範圍內所當理。夷然置之。不屑與較。或旣拘其人。而復聽其索還。任彼治罪與否。不敢過問。於是各國之治外法權。日益蠱漲。釀成不可收拾之局面。據所傳聞。其起因殊堪發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念。家。山。破。至。傷。心。
何。日。逢。仇。雪。恨。深。

第三十八回 奇男怪女說部多材 遺母留雛行人淒絕

第三十八回 奇男怪女說部多材 遣母留雛行人凄絕
同命鴛鴦三島去 美人香草句常吟

第三十九回

康聖人率徒求庇護 關會審受辱起風潮

却說歐西各國。自到上海開埠通商。藉口中西法津之不同。遂伸張其治外法權。凡旅居中國之西人。觸犯刑法。則由其領事官自行審訊辦理。其起因有英人惠洛克。初至上海。觀城隍廟之演戲。中有審判官高坐堂上。一案開審。原被告皆雙膝跪地。先向官府叩頭。若不肯供招。第一次則掌其頰。或數十下。或數百下。再不招供。第二次則答其臀腿。亦以千百計。復不招。第三次男子則夾其足。女子則移其指。有功名之人。如舉人秀才輩。以爲留其體面。則打手心。迨將功名出詳斥革。卽與小百姓一樣看待。遇案情重大者。如殺人放火搶劫姦淫之屬。則用種種

第三十九回 康聖人率徒求庇護 關會審受辱起風潮

酷刑。若天平架。若鳳凰台。跪鐵鍊。踏杠子。被判者呼號淒慘。耳不忍聞。目不忍觀。甚致受刑而昏暈。既死而復蘇。所稱屈打成招。含冤莫白者。不知凡幾。同是血肉之軀。爲審判官者。苟設身處地。應有不忍之心。詎知若輩生性殘酷。階前受刑之人。縱血肉橫飛。毫不生其惻隱。往往架起眼鏡。驗視行刑伍伯。有無徇私寬縱情事。更有用藤棍鞭背一項。最易皮開肉爛。加諸身體之刑具。頸內有枷。足有鐐。手有銬。有鑊杖。有鍊條。重者數十斤。輕亦十餘斤。而且大庭廣衆。裸體赤身。褫去衣褲。肛門陽物。悉獻上公案。彷彿齋供之三牲。試閉目一思。世界最野蠻之風俗。恐無過於斯。自經各式刑罰之脅迫。人民爲其誣陷。不可勝數。於是犯人不得不承認矣。於是案件不致不了結矣。惠洛克當萬目之時。以爲

此特中華之演戲而已。非必確有其事。他日復進城游覽。行至上海縣衙門前。適見知縣官坐大堂暖閣內。審理案件。差役胥吏。排列上下。自頭門走到大堂簷下。更有民壯皂快班站立保護。宛然城隍廟中戲台上。絕無兩樣。惠洛克驚詫之甚。方知戲劇竟爲事實。依此情形。我歐洲人豈能忍受。立時將所見所聞。詳細報告彼英政府。其時英美法三國。甫關租借地於上海。正在調查中華素來刑法制度。以袒護僑民。既得惠洛克之書面陳述。卽馳告美法政府。派員會議。議定彼國來華之人。不拘何種職業。苟有違法舉動。歸各該國領事管理。中華官府無權處分。在彼國名曰治外法權。連類而及領事裁判權。凡華人控告西人。或西人控告華人之案。須經領事會議。表面曰會審。實則領事得單獨行。

使職權完全判斷是非。積日既久。卽華人控告華人。華官且無權操縱。而亦必聽命於領事矣。當日三外國照會中國北京政府。謂歐洲與中國法律互異。習慣不同。敵國惟有施行治外法權云云。繼復要求領事裁判權之公文踵至。我國政府中人。絲毫不諳外交。但震驚於西人聲勢浩大。不顧英日之利害。彼要求地土也。予之。要求銀款也。畀之。寔使惹氣家主婆。不敢得罪外國狗。接閱各國照會。惟有一諾無辭。所以燦爛光明之上海租界。彼租借國得以完全行使主權。而主人翁反退處於無權之地位。不敢過問。殊不知歐西雖逞其強權。擴張勢力。而見有合理之舉動。堅執不撓者。彼亦肯服從公理。漸次讓步。四明公所義塚地。卽其明證。非比中國官吏。一昧專制。俗語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

姓點燈。但以法律拘束人民。其自身唯意所欲。一若超乎法律以外者。試觀法租界大馬路。（即公館馬路）始闢之時。不甚寬闊。與英租界南京路迥異。厥後市面興旺。商店比連。法公董局提議展拓路面。交路政處逐漸興辦。路政處乃師英界成規。遇有火災被焚之屋。或朽壞而翻造者。當打樣時。須照章收進若干尺寸。然後給予照會。動工。章程宣布實行之後。凡大自鳴鐘總巡捕房迤邐而西一帶房屋。數年之間。均拆卸翻造。次第遵守章程。並無異議。惟總巡捕房自身。朝南靠馬路。裝置之鐵欄杆。尚仍其久。未嘗收進。翌年。迤東一帶之屋。亦動工翻造。屋主入爲赫丁布。亦法蘭西籍。係著名大律師。路政處照例飭令收進。而赫丁布抗令不允。且上書公董局。言損私人之地產。事極細小。放公衆

之道。路理所當然。貴局良法美政。斷無不贊同之人。所可怪者。巡捕房爲全市商民之表率。乃斤斤然。但知責人。而對於自身之鐵欄杆。應收進者。竟不動分寸。如果敝處房屋。遵章退建。則該項欄杆。凸出當路。非特大礙觀瞻。且何以折服衆心。爲政貴得公平。務請貴局以身作則。法公董局復書。言此事須提出年會公議。而後可執行。毋庸貴律師越俎代謀。仍請依例收讓。不便獨異。倘再抗令。則將勒停工作。莫謂言之不預等語。赫丁布得復。心愈不甘。囑營造之工頭。循舊日界址。按程序以進行。不必猶豫。示怯。工頭則進退維谷。左右爲難。原法租界名爲租借。法人視爲殖民地。譯其意義。直作彼方之鄉市。前已詳言。故不訴諸領事。不告諸駐京公使。由赫丁布備具理由書。逕呈西貢總省核辦。公董

局聞之亦申請督署裁判。其結果判令巡捕房先將鐵欄杆拆改收進。赫丁布始無異議。然其房屋退讓若干尺寸。仍視欄杆爲進退焉。此案自始至終。幾歷半年之久。工頭只得輟業以待。及西貢明文頒到。上海人皆翕服。法人不租自己之過失。至國際交涉。治外法權之不允收回。領事裁判權不肯放棄。所謂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卽如租界會審公廨。倘有犯罪者。逋逃租界內。向例華官簽差役持提票。赴值年總領事公館簽字。卽可直接逮捕。歸案審理。自光緒帝二十六年二月。道台余聯沅接奉江督蘇撫札飭。轉奉北京軍機大臣電諭。訪悉康有爲梁啓超匿迹上海租界。著速捕拿。余道台密令英美會審官翁延年辦理。翁延年按照手續。簽差持票。交值年總領事。時值年者。輪德領華納師。已准

之矣。康有爲梁啓超二人。由領事館職員。暗通消息。驚惶萬狀。康有爲寓居新開路辛氏花園內。梁啓超則在虹口日本友人家。兩人每日晤面。惟出入甚祕。大致弟子從其師。康有爲恆杜門不出。通報之人。早經兩人囑託。故急以電話分告兩地。兩人亦互以電話商酌。齊赴英國領事處。請求設法保護。英領事竇樂爾認定此兩人爲國事犯。西國遇國事犯。於法當庇護。並有東西洋諸聞人。向與康梁兩氏友善者。亦詣英領事處說項。於是英領事毅然決然。通知德國值年領事。不予捕拿。此兩人。兩人亦得從容治裝。以去上海。嗣後領事團通飭各巡捕房。凡會審公堂出票拘提人犯。不論何案。須先帶自捕房管押。解送公堂。訊明事實。提出證據。而後定奪引渡與否。此會審公堂預審之由來。中國主

權之旁落。可見一斑。會審公堂屬法租界者。向設黃浦灘公館馬路之口。至蘆家灣新廨落成。遂徙至新廨辦公。英租界公廨。初在南京路香粉弄口。後漸向西移。均不離乎南京路。終則就北浙江路。建築西式制度之公堂。適有堆放租界之議。乃確定名稱爲公共公廨。其貽笑大方者。華人互控之案。凡罪應笞臀枷號。經中西官會審判定。仍飭還押。不卽發落。次日早晨提案。歸華官單獨發落。西官不復顧問。因笞臀須裸其下體。西人以爲野蠻刑法之一種。不堪寓目。而且只裸上體之人。如夏令天時炎熱。下流社會。往往赤膊。在中國習爲固然。西人見之。不屑與語。望望然去之。故迄今社會上多穿汗衫以蔽體。若會審華官任職最久者。第一爲陳寶渠。同治帝七年。訂定洋涇浜設官章程。陳寶渠卽

爲始創之人。其心地頗慈祥。曾捐資以設立棲流公所。人咸稱頌。第二爲蔡匯滄。人甚幹練。或謂其判案之曲直。每視外人爲轉移。故聲名不逮陳寶渠。第三爲關炯。與西人周旋。不亢不卑。故能得令人信仰。廢除刑訊一端。當時州縣衙門。大都陽奉陰違。藉口土匪盜賊。非用刑決不肯供招。獨會審公廨。毅然將刑具撤去。以爲之倡。使吾國人民。不致再有裸體受辱。皆關炯政績之美者。其最重大之事。有廣東婦人梁徐氏。年四十餘歲。向在虹口同鄉人鄧姓家爲傭工。自人心不古。拐帶之事。數見不鮮。上海慈善家憫之。設立婦女救濟會。以留養被拐之婦女。專雇偵探。每日往出口之各輪船上偵查。遇有形迹可疑之男女小孩少年女子。仔細盤查。倘有言語支吾。所答非所問者。立即截留。將被害人

送會中安插。拐匪則送官廳究辦。南赴廈門汕頭。北赴大連威海之輪。此種拐匪最多。故查察亦最嚴。西人創辦之濟良所。事非不美。無如經費不充。範圍狹窄。救濟會規模宏大。財力敷足。居心之仁愛。辦法之周密。董事熱心毅力。造福社會。殊無涯涘。近年且闢留養院於江灣鎮。大小男女。教以工藝。俾可自謀生活。慈善機關之最獲實益。記者以爲莫與比倫。虹口鄧姓。營商業於上海有年。主人家有老母。因年高不便迎養。每歲全家必返粵省親一次。今年主人以急於歸去。挈妻先行。囑女傭梁徐氏。偕男女孩童五名。隨後附船而往。女傭依命而行。別無問題。乃事出意外。該女傭正擬搭乘景星輪船啓行。其時婦女救濟會猶未發報。輪船上只有水巡捕不時巡緝。是日適水巡捕王根保。在景星船

旁人誣指梁徐氏攜帶多數小孩。謂爲出錢買來。販運出口。以圖厚利。報告王根保。王根保不問情由。貿然行使其職權。將梁徐氏與五小孩一并扣住。帶入水巡捕房。捕頭西人。不諳華語。聽信王根保所報告。遽將梁徐氏大小六名口。押候解送會審公廨訊辦。是時會審官關炯。字炯之。復有幫審一員。名金鞏伯。因公共租界地方遼闊。案件繁多。一人審理。實屬日不暇給。若非西官由各國領事。輪值到堂。不致勞瘁。且領事有正副者多。卽無副領事。有繙譯官可以充任。梁徐氏一案。初由金鞏伯審訊。西官爲英國副領事德爲門。金氏詳詰口供。洞悉梁徐氏實被冤誣。男女小孩五名口。均是主人所託帶。因其爲傭工有年。誠實可靠。故膺此責任。謂如不信。請向水巡捕房取行李。內有主人家信爲

證。金鞏伯年事甚輕。只三十歲。光景。然辦案頗有閱歷。西國言語文字。亦頗精通。以英副領事在座。每事必與和衷商榷。當將此案始末緣由。操西語告知德爲門。本人之意。梁徐氏應卽開釋。五小孩仍著領赴廣東。交代其主人。取一尋常保人已足。詎料德爲門大已爲不然。堅指梁徐氏爲拐賣小孩。罪不容誅。定須送提籃橋西牢監禁。金鞏伯一再抗辯。竟歸無效。金鞏伯不得已。批於解單上。著暫回押。俟覆訊核辦。覺得不歡而散。金鞏伯退庭後。將案情述知關正會審員。並德爲門無理取鬧情形。請正會審員據理交涉。關氏責無旁貸。當然照辦。第翌日非英領事堂期。因知照捕房。俟英領輪到之日。將梁徐氏一案解訊。光陰荏苒。復隔一禮拜。光景始爲德爲門蒞審。於此梁徐氏宛遭管押。已及旬。

日及捕房解案。向例西文華文案由單各一紙。華文呈華官。西文呈西官。凡兩方同意之判決。則無所用其舞弊。往往中西案由單上所簽判詞互異。則捕房照西文判詞執行。置華官所判於不理。華官威信早已喪失殆盡。關正會審員將梁徐氏口供細核。覺與前堂完全符合。考察梁徐氏容貌言動。決非作奸犯科之人。其見解與金鞏伯一致。姑再磋商於德爲門。應即將該氏釋放。並毫無疑點之處。向德爲門反復陳說。而德爲門仍執定須將此婦判押西牢。關氏不勝憤慨。乃息心忍氣。宛轉譬解。不料德爲門老羞成怒。敲檯拍桌。聲色俱厲。擅自在西文案由單上簽注拘押西牢五年字樣。簽畢。即令印捕將梁徐氏帶下執行。時堂下觀審之人。群作不平之鳴。七張八嘴。議論喧嘩。關氏至此。亦激於

義憤令捕房將未審之案暫時帶回。一面即在堂上向觀審之民衆演說。梁徐氏案如何情節。目下英副領事蠻不講理。一味專制。並略悉吾國積弱。事事受外人欺侮。希望民衆人人發憤圖強。庶不致終爲外人瓜分。今辦理此梁徐氏案。誓以去就爭之。官可以不做。人則不可不做。正在大聲疾呼之際。德爲門雖不能操華語。還可以聽得出幾句。又覩關氏慷慨激昂之態度。而堂下之人。個個咬牙切齒。怒髮衝冠。恐將不利於己。乃作先發制人之計。走出幾步。手招英國人副捕頭上堂。此副捕頭名木突生。係捕房派來彈壓者。從此鬧出不可收拾之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虬鬚碧眼是來賓。

箕踞堂前奪主人。

第三十九回

康聖人率徒求庇擁

關會審受辱起風潮

第三十九回 康聖人率徒求庇護 關會審受辱起風潮
空。穴。吹。風。知。有。自。 莫。談。後。果。考。前。因。

第四十回

十三冤魄彈雨槍林 億萬家財風流雲散

却說英副領事德爲門。見關正會審官當衆演說。一時民氣激昂。乃爲先發制人計。嗾使副捕頭木突生。先將堂下觀審之人驅逐。詎知愈聚愈多。叫囂更甚。而關氏觀此形勢。益復義憤填胸。痛哭流涕起來。德爲門一想。汝輩華官。向充我歐洲之奴隸。今公然反抗。不肯服從命令。嗣後歐洲人必致損其威望。一不做。二不休。卽再嗾使木突生走上公案。動手強拉關正會。審官下來。關氏當然屈強。而木突生以手中警棍。將其亂擊。於是民衆望見。一闕而入。勢如潮湧。法堂上登時秩序大亂。將德爲門木突生兩人。團團圍住。大家磨拳擦掌。正欲攢毆此兩人。關氏

第四十回 十三冤魄彈雨槍林 億萬家財風流雲散

急對外邊。連連作揖。口中大喊。休得無禮。休得如此。無奈人聲鼎沸。聽憑叫喊。難以制止。此刻公廨門前。人山人海。流氓無賴。聞風雷集。大呼華洋同知被外國人打死了。（租界關後。原以蘇州督糧同知。移設上海。稱華洋理事同知。）此語譁傳之後。當然激起羣衆之惡感。苦力之輩。有何智識。人人都喊殺盡外國人。驅逐外國人。當內外紛紛擾擾。不可究詰之候。各處巡捕房。已得電話中報告。捕頭命令除值班站崗外。所有印度捕西捕華捕。通班荷鎗出外。包探則佩帶手鎗。趕到會審公室前彈壓。到達之後。本欲將所聚民衆驅散。並未先存殺人之心。但地万秩序已亂。一見大隊巡捕馳來。一班幸災樂禍之無賴。隨地拾起石子泥塊。對巡捕拋擲。事有適逢其會。而禍患乃成。公廨北首數十步外。

有市房一帶正在翻造。沿馬路之旁。磚瓦木石。推積甚多。雖攔有短笆。仍可以出入自如。無數下流社會。蠶擁入內。爭取造屋之材料。作爲武器。對各捕房之人。狂擊亂擲。斯時德爲門木突生二人。由一部份西國巡捕保護。突圍而出。門外之衆見之。格外忿怒。羣呼曰殺殺。該二人見如此情形。斷不能和平。藉口正當防衛。令西捕開火。初開朝天鎗數響。衆人非但不退。反緊緊包圍。一班西捕。遂決心犧牲中國人之性命。卽連開實彈之步鎗。木突生亦取出身上手鎗。向人叢中轟擊。可憐我國民空拳赤手。爲無情之鎗彈所傷而斃。纍纍然倒於地上者不少。此舉雖華人不受教育。輕舉妄動。有礙治安。惟肇禍原因。由西人專橫。侮辱我華官。蔑視我民命。結果我華人仍大受其害。不得不令人怒髮衝冠。

當日大衆雖爲鎗彈脅迫。自相踐踏而散去。頃刻之間。遐邇咸知。且以訛傳訛。說華人被擊斃者。有三百餘人之多。於是會審公堂所在之北浙江路。商店相率閉門罷市。一轉瞬而美租界繁盛區域。聞風繼起。又距離不滿十分鐘。英租界北京路南京路一帶亦然。一小時之內。凡公共租界北自裏外虹口。北迄洋涇浜爲止。大小商家。一律停止營業。惟法租界未曾搖動。形勢與陰歷元旦無異。而一種愁慘之空氣。瀰漫無際。馬路上但見無數荷鎗巡捕。憧憧往來。更有騎馬之印度巡捕。亦背負長鎗。巡邏各處。此時全租界形勢嚴重。天氣陰晦。更覺得殺氣森森。詳細調查之下。知無辜之華人。被擊斃命者。計十三名。此外負傷者。輕重不等。亦有十餘名。以苦力爲多。亦有流氓在內。其姓名可攷者。均載

諸當日報紙。時光緒帝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也。自風潮擴大。不可收拾。上海總商會立刻刊發傳單。勸諭界內商店照常營業。善後事宜。誓當竭力交涉。務達圓滿結果。風時聲鶴淚。人心惶惶。總商會復飛請各業代表。分投曉諭。關金正副會審官。步行於各馬路。商業繁盛之處。一一勸令開市。外國領事團亦召集開會。令飭巡捕房將梁徐氏案撤消。照會關道。時爲蔡道台乃煌任。聞罷市之訊。命駕往北市。拜會商會正副會長。磋商復業之法。一面行文值年總領事。辦理交涉。幸各商業代表深明大義。向大小店鋪。盡力開導。不憚舌敝唇焦。始各遵照開市。人心甫定。華官方面交涉此案。不外懲辦兇手。撫恤死傷。西官應向中國政府正式道歉。及致惋惜之意。外人自知理屈。雖遷延多時。卒一一

照辦。并予華官民事各案。有直接處分之權。刑事判決。不得逕由西官
猶斷。體面商人。用特別傳票。從總商會轉知。不得遽加逮捕。似較以前
改良。平心而論。西人治理租界。第一在養成界內居民守法之習慣。凡
所舉措。未可厚非。然而細微之事。膠柱鼓琴。亦所難免。卽如虐待牲畜
一端。懸爲厲禁。如有非法宰殺禽獸。致被宰殺之物。受異常之痛苦。巡
捕房須加以干涉。判令罰金。此則失之苛細矣。陰歷年節。大家小戶。大
都購買鷄鴨。以供度歲之用。旣購而歸。往往隨手攜取。將鷄鴨之兩足
倒提。其首下垂。詎料巡街捕見之。指爲違章。將其人拘入捕房。罰銀數
角或一元不等。時際歲暮。每日必有多起。且捕房對於此事。異常注意。
恐巡捕玩忽。漠不經心。則定賞格以獎勵之。獲虐待牲畜案一次。以罰

款之半數充賞。不知者謂各捕房之有意惡作劇。其實向例如是。若非年關。巡捕或略爲斥責。未必件件拘罰耳。南京路采芝堂藥材鋪。鉅肆也。原爲安徽人胡姓開設。後以營業不振。虧蝕極大。爰出盤於杭州胡慶餘堂接開。胡慶餘堂。爲活財神。胡雪岩之產。雪岩家資之富。至不可數計。上自滿請政府。下至府廳州縣。莫不與之出入銀錢。鹽商關稅。賴以挹注。國庫軍餉。悉由雪岩代爲籌畫。所設當舖錢店。遍於通國。一言胡雪岩三字。婦人孺子皆知。爲唯一之大財東。其官階爲候補道員。賞穿黃馬褂。雙眼花翎。左文襄宗棠西征新疆青海。若無胡雪岩任後路糧台。決不能大功告成。故論功行賞。推爲第一。其家內奢侈富麗。過於清宮。便溺之器。痰涕之盂。悉以金銀製造。所吸之鴉片烟土。特託印度

國製土公司。覓購數十年前之陳貨。用吉林上等人稜汁以熬煮。所納之妾。不知其數。甲來乙去。此出彼入。粉白黛綠。列屋而居者。常有二三十名之譜。或出自良家。或來於妓院。年最稚者十五歲。至二十六七止。每名侍以婢女二人。老嫗一人。衣服之華美。首飾之珍奇。最少值五六千金。胡雪岩頂寵愛者。一名王素珠。揚州籍。年二十外。擅長崑曲。吹一枝碧玉笛。係兩淮引商周五常所贈。一名許紫霞。姑蘇籍。雪岩收房時。祇十六齡。本世家子。讀書識字。且略解詩詞。作書亦娟秀。髻年失恃。父染烟癖。窮極無聊。出售其女。初爲侍婢。不知如何爲雪岩所見。遂納爲妾。此兩妾貌均不揚。真正情人眼裏。出西施。王素珠且雀瘢滿臉。若稱爲閉月羞花。沈魚落雁。作者實不敢恭惟。胡雪岩之全盛時代。係光緒

帝元年以後。乃月不長圓。花偏易落。赫赫十餘載。一旦傾倒。其大原因。以家產太鉅。事業太多。某項實存銀兩若干。某處已耗資本若干。牽率連帶。莫從清算。迨週轉不靈。恰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當此之時。家人星散。住宅發封。其幾十位如夫人。聽憑自由行動。或隨僕人以去。或爲庵丁所領。所有房間內衣服首飾。亦憑攜之同去。惟不許攜帶現款一文。許紫霞獨願削髮爲尼。將八千根煩惱絲。立時剪去。身穿青布衣一襲。手帶念佛珠一串。房內之物。絲毫不動。飄然出門而去。渡過錢塘江。向紹興一路而行。直抵台州。覓天台雁蕩諸山。萬峯深處。皈依清淨。單獨爇修。後不知所終。胡妾中顏色絕麗者。曰花想容。本平康之女。雪岩自治游而賞識。在蘇州名噪一時。以七千金藏之金屋者。曰陸香雪。天

津產。雖北地胭脂。却自饒丰韻。由李鴻章相贈。所以贈此活口之故。不外阿堵之臭味。花陸二名。當時跟胡雪岩之小白臉家丁。一名郁祥。一名周瑞。席捲所有以去。豈知未及半年。俱到上海操其賣笑之舊生涯。豔幟高張。風塵重墮。郁周則不知去向。活財神一幕。於焉告終。杭州胡慶餘堂。四海知名。若蘇州若寧波若天津若漢口等處。凡通商大埠。無不有胡慶餘牌號。上海且不止一家。今頂開采芝堂之胡慶餘。係上海開創之老店。杭州胡慶餘以全鹿丸著名。每年必宰鹿數隻。上海胡慶餘亦然。其并開采芝堂。當然亦擇吉日。爲宰鹿之舉。按鹿爲純陽之獸。吾國自古視爲仙品。凡鹿之血肉皮骨。皆爲溫補之奇珍。角內之茸。尤稱名貴。價值不貲。彼患有陽衰陽萎之症。服之其效如神。惟宰鹿須依

古法。業此者必於先期選擇天醫吉日。張貼廣告。屆期雇鼓樂一班。藉喧闐爲招徠之具。宰殺之法。不可用刀割。以繩縊其頸。使之氣絕。庶幾周身之血。不致外溢。而其功用完全。醫書所載如此。采芝堂正遵守古法。自產鹿之山。買到梅花鹿一頭。用細麻繩一條。將此鹿用力勒斃。門外圍觀之人頗多。可令人信其藥品真確。不意租界工部局所雇衛生處西人。過而見之。謂其虐待獸類。殘忍無道。知照站崗巡捕。將該藥材鋪之夥。拘入捕房。罰鍰以儆。該西人莫識中國之習慣。誤會甚矣。嗣後租界內藥材鋪。以斯事爲前車之鑒。凡宰鹿則移至租界以外。夫鷄與鹿皆可以殺。獨不可倒提其兩足。繩縊其頸項。以死之。正當不正當。強爲說辭。使鷄與鹿而能言者。不知其作何語。然卽此。可知租界內之行。

政無一事不有法律爲之規定。其事雖微。可以見大。向章華官經過租界。惟上海縣知縣准用儀仗。不須通知巡捕房。因係親民之官。得享特別權利。此外無論何人。倘不先向巡捕房領照會。則儀仗不准通過。如儀仗中兼有軍械。尤須先得捕房之同意。此即工部局議決之法律。而亦爲租界所遵守者。滿清光緒帝季年。科舉停止。各省學政無事可辦。江蘇學政唐景崇。廣西人。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奉命巡察全省學校。（按唐景崇爲江蘇學政最後之一人。洎提學使設立。學政即裁去）蒞上海。由滬甯火車站下車。經租界入城。鳴鑼開道。欽命大員。固應有此規模。料外人必不注意及此。橫加干涉。不意前隊甫抵鉄馬路橋堍。仗首之大鑼一對。突然爲印度巡捕奪去。大爲失色。時上海道台

蔡乃焯縣令王念祖剛自車站迎接唐景崇。隨班在後。一聞前隊警告。則張皇失措。一方以公文爲正式之詰問。一方並挽私人向工部局關說。以全欽使之顏面。翌日得領事團照覆。据工部局報稱。謂此係界內向章。未便故違。董事等於私交上雖無任抱歉。然礙於公議。實屬愛莫能助云云。並由領事團知照巡捕房。免予解送公廨懲罰。謂已屬格外通融等語。此案遂將就了結。由是觀之。法律之爲用。祇可任私交上之抱歉。決不能違反向章以蔑視公意。然則上海租界。竟成爲法治區域。至商業之可危。又有軼乎法律之外者。回憶商場之痛史。莫如光緒帝三十四年橡皮股票一事。其始不過少數人作投機事業。影響甚微。必不足以波及全市。及其繼也。舉國若狂。幾若上海各業。無一足以達其

發財之目的。且千載一時。大有稍縱即逝之勢。乃最後之結果。霹靂一聲。全市金融。悉入於大旋渦中。而同歸於盡。噫。盲人瞎馬。夜半深池。其危險爲如何。上海橡皮股票公司之成立。完全爲英人迪拉司所組織。迪拉司爲此事作僞之原動力。而該公司則爲其犯罪所在地。夫同一犯罪。以中西人智識程度之相懸。卽其犯罪之意思及手段。遂有優劣工拙之不同。此非輕視中國人。亦事實之不可掩者。當橡皮股票公司成立之前。上海中西各報紙。發表一長文。名曰今後之橡皮世界。洋洋數萬言。極稱世界橡皮之需要。及未來三十年預算之求過於供。彼時中西新聞記者。不知該著作人之別有命意。以爲世界實業將大放光明也。則亦著論以懲慮之。孰知此長文不過爲開設公司之先驅。實其

造意犯罪之第一步。可見西人犯罪智識之高。未幾而公司成立。大登各新聞紙廣告。各報封面之告白。幾爲該公司獨占。究竟該公司營業有何等利益。廣告一項。如是浪費。人第知其魄力之雄厚。殊不克悉其內容。然絕無疑爲詐欺取財之人。又未幾而股票漲價。且至飛漲。計該公司發售之股票。自每票三兩始。迄十五兩止。共五種。橡樹所在地。爲澳洲之各屬。某項股票爲某公司所發售。非皇家律師之註冊。卽國家銀行代爲收股。言之非不動聽。實際如何。僅據一二西人之新聞政策。以爲由外人發起之事。而且係實業性質。必無失敗之虞。於是我國人自相爭競。遂釀出不可思議之危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四十回 十三冤魂彈雨槍林 億萬家財風流雲散

公。私。界。限。不。分。明。
守。法。先。從。微。未。始。
太。息。芸。芸。此。衆。生。
驪。珠。獨。得。昇。觀。平。

48





上海的神秘

海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 [五]

目次

- 第四一回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絕世奇才錫山兩代
- 第四二回 西席爲門生借箸 東瀛搜世胃藏書
- 第四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 第四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費志 西商奴隸一旦多財
- 第四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俑何人
- 第四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饒東鷄滿員漢道
- 第四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 第四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泰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 第四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五集 目次

857.48
312.7
15



930500

五集 目次

第五〇回 披肝瀝胆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長篇社
會小說
神秘的上海〔五〕

南沙 張恂九著

第四十一回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絕世奇才錫山兩代

却說上海自橡皮股票公司。名望非常重大。三兩銀子之小票。漲價至十七兩數。其尤足使人信仰者。各外國銀行。向日辦事謹飭。除拆票爲調劑金融。完全歸買辦負責外。別無虛借指押之事。獨對於此項橡皮股票。竟肯按照票面價格。兌付現款。信用昭著如是。故當時親友晤面。除橡皮股票外。無他談話。一若朝投資而卽夕便可獲利者。錢業之

第四十一回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絕世奇才錫山兩代

中對於股票出入最鉅。交易最多。爲戴家寶、陳逸卿等。戴、陳兩人皆開設錢莊有年。南北市股開之莊不下十餘家。頗有信用。然營業範圍素不廣大。抱漸進主義。殊覺穩健。不知何故。忽迷信橡皮股票。旬日之間。賺銀數萬兩。一班熱中投機之徒。莫不趨附戴、陳。奉爲盟主。戶限爲穿。其所開錢莊內。南北市幾悉與往來。生意忙迫。達於極點。於是戴家寶家中立時闊綽起來。原住南市花衣街兩樓兩底房屋。今卽遷移英大馬路拋球場北首。五開間高大住宅。其時汽車尙未通行。馬車自備者亦不多。戴家寶特買就嶄新馬車三輛。共雇馬夫五名。三正二副。其髮妻方氏。臉麻而黑。粗腳大手。不知者咸目爲雇用之娘姨。至此戴家寶場面闊大。有納寵之必要。日夜在妓院應酬。花花葉葉。當然恭維之聲。

不絕所賞識者。爲南平安金慧仙。擬藏諸金屋。而鴛母索身價四千五百番。家寶一市儉耳。生性吝嗇。安有捐棄鉅款之決心。暗將算盤再四打來。每月衣服費若干。脂粉消耗費若干。傭僕費若干。因正室定有筆醋之心。必需銀錢以博歡心。則每月又需若干。一羣趨炎朋友。日日絮聒家寶耳邊。問何日爲金慧仙除牌。何日正式納寵。何日受賀請客。摺紙上且大書特書。金慧仙爲戴家寶量珠聘去。俗語未曾出恭先呼。狗詎知戴尙在左右打算。坐立不寧之中。至陳逸卿年事未滿三十。原爲錢莊跑街夥計。經理人見其善於應酬主顧。作事勤懇。極爲賞識。未幾卽拔升副經理。橡皮股票公司事起。陳逸卿以本莊現款。悉數購進股票。兩日之間。頓進二萬餘兩。所謂長袖善舞。一班想發財朋友。都結交

陳逸卿成爲錢業中獨一無二之紅客。與戴家寶並驅中原。且二人彼此聯絡。股票範圍愈爲擴大。陳紹興人家中本已娶妻。因素居本鄉。上海並無家眷。當此之際。彷彿平地一聲雷。飽暖思淫。古有明訓。遂思物色佳麗。以耀誇市上。對人說所娶之妻已經病故。刻欲續絃。人咸信以爲真。於是爲之作伐。日必數起。人家黃花閨女。必先傳一年庚。俗呼小八字。一時小八字飛到陳逸卿房間內。有九十餘張之多。生張熟魏。任憑選擇。陳逸卿一慫。事倒弄假成真。吾妻實家中健在。且生有子女各一。今奈之何。原來世俗有一種習慣。或以一身承嗣兩房。或以正妻不生育。藉口納妾。美其名曰兩頭大。如妻室有所齟齬。吾卽以討兩頭大解釋之。主意既定。卽將舉行。然如許多數年庚。無從開手。又立一主意。

打聽孰是富室千金。與之聯姻。可以人財兩得。乃四面託人探訪。俗語又說得好。有錢使得鬼推磨。陳逸卿貧兒暴富。拍馬之人甚多。經人探聽得黃姓年庚。原籍湖州。富有家資。父母均故。女兒營絲繭業。此位小姐名雅雲。人頗漂亮。衣服麗都。各劇場無不有黃雅雲之足迹。可稱社會之花。手中有積蓄萬金。珍寶裝飾。亦不下五六千金。年華花信。尙待字閨中。有人報告黃雅雲之歷略於陳逸卿。逸卿欣喜欲狂。邀請冰人沈浩吾周阿海。到闌北黃家。開談婚事。周阿海爲天儀茶園案目。黃雅雲一戶看戲常主顧。係周阿海所招待。周阿海蘇州人。一小白臉後生。工於詔媚。頗得雅雲之青睞。其內幕阿海與雅雲已發生特別關係。惟阿海自愧下流。不敢存心吃天鵝肉。祇好備雅雲春心蕩漾。不時之需。

雅雲年庚一紙。從周阿海轉到沈浩吾手中。沈浩吾遂介紹至逸卿處。沈周二入。經陳逸卿委託。實爲大難問題。蓋沈浩吾與黃雅雲之兄。未嘗認識。豈可貿然上門作伐。周阿海雖識得黃家。而一紙庚帖。並不由雅雲之兄交給。且做匪心虛。慣作鬼鬼崇崇舉動。不敢堂堂皇皇進出。二人當陳逸卿面前。不好說穿。惟有唯唯諾諾。轉背商量。周阿海細細打算。不得不先向雅雲說明。使雅雲自出心裁。設法辦理。於是沈周二入。約雅雲以看戲爲名。共議此事。雅雲之意。第一件要看陳逸卿品貌。若何。第二件陳逸卿目前究有資產幾何。第三件家中還有何人。有無父母。第四件成婚後是否常住上海。抑回居原籍。第五件須置備珍珠鑽石之首飾四千元。華美之細毛衣服二千元。茶禮一千元。門包一千元。

元各項開銷總封一千元以上數問題。如能解決。則區區家庭間之事。自有吾佈置妥當。斷不爲難。沈浩吾周阿海聽之。遂不往黃家說親。當將雅雲所說。一一告知陳逸卿。逸卿完全承認。由沈周二入續與雅雲談敘。第一說得陳逸卿潘安再世。宋玉重生。第二說逸卿足有現貨十萬。生意流通。可調度至五六十萬。第三家中父沒母存一姊一妹。均已出嫁。第四成婚後自置住宅於上海。決不回居本鄉。第五悉數照辦。雅雲言旣然如此。擇日文定可也。介紹人依普通俗例行事。吾家兄嫂決無拒絕之理云云。陳逸卿棄妻重婚一節。雖未實行。已有成議。且按下慢表。說到橡皮股票一事。當時可名曰社會之神經流行病。上海前任總商會會長嚴筱舫。以從政起家。領袖上海商界。富比陶朱。兼營票

號事業。山西幫票號。執上海金融界之牛耳。嚴氏老成望重。人咸欽敬。病沒後。其子子均。嗣父之業。亦商界中長材。乃橡皮股票崛起。嚴子均亦牽入旋渦中。以素具信用之人。登高而呼。響應者自衆。其每日買賣之鉅。較戴家寶陳逸卿。有過之無不及。至人格之清高。非彼二人所能頡頏。惟家中起居。殊爲奢侈。每食山珍海錯。羅列滿目。每出必車鑾。馬蕭蕭。絕塵而馳。有子女多人。戚人男女學校讀書。以學校離家甚遠。早晚用馬車接送。寄午膳於校中。無如學校食品。大都惡劣不堪入口。以致諸位少爺小姐。每飯不飽。歸家泣訴父母之前。子均夫婦。意良不忍。託人商於校長。令廚子煮特別菜以進。願出膳費加倍。而各校不允。不得已。覓學校左近之朋友家。使辦佳肴。以供給。男女公子。始笑逐顏。

開卽此一端。可概其餘。著數人者。可謂橡皮股票之中堅人物。讀今後橡皮世界一文。歷言橡皮之需要。且謂家常什物及各項車輛之必需。橡皮者無論。嗣後蓋造房屋。亦將舍磚瓦而代以橡皮云云。未免言過其實。論股票之漲價。立時致富。誠然可待。亦思橡樹自種植以迄收穫。應經若干年。收穫之後。用人工或機工製成各種物品。應用若何手續及資本。前者則十年樹木。斷非朝夕間所能收效。後者則原料製成貨品。須經過幾番之構造。似亦購票時所當慮及。况公司實有幾家。資本究竟若干。所出售之股票。是否有規定之額數。僅據該公司印送之說明書。信口開河。未聞有他種事實。足以證明。但見舉國若狂。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上海營業甚多。舍橡皮無可措意者。上海股票多矣。舍橡皮

股票無可致富者。不料晴天霹靂。突發大聲。所謂橡皮股票公司。頃刻煙消火滅。發起之外國人。席捲所有而去。戴家寶等所開之錢莊三家。亦即牽連倒閉。嚴子均同遭破產。搖動上海全市。自光緒帝十六年。南北震源正錢莊倒閉。鉅款以後。未有如此次橡皮股票風潮之劇烈。綜計全上海損失。爲數幾達千餘萬。因外人之關係。將釀成國際交涉。上海道台不得已。以官廳名義。向洋商訂借銀三百五十萬兩。以維持市面。始風潮平息。戴家寶之於金慧仙。竟成泡影。連家中黃臉婆子。幾不能保。遑論小老婆。黃雅雲正興高彩烈。預備嫁闊老爲丈夫。可以大出風頭。其心理與陳逸卿。希望人財兩得亦相同。豈知彼此一場春夢。合於俗語叫化做官叫化停。大約兩方紅鸞星均未照臨也。嚴子均將遺

產悉數捐棄。尙嫌不敷。在學校之男女公子四人。在家中大哭小喊。連日輟學。迨繼續入校。但見各人手指所套小金戒。都化爲烏有。其窘迫可想而知。橡皮股票之前。還有支票貼現之風。竟有以五角之資本。開設錢店。而吸收存款至萬金以外者。何謂五角資本。每二百兩期票。票費一角。以一千兩期票。分作五票。故祇要五角之資本。以此等行險徼幸之所爲。尙復成何世界。愈演愈進。全市幾無一現貨。外國銀行公會。因之發出警告。絕對不與中國錢業往來。果然值銀市結帳之期。而全市金融。不堪問訊。總計自貼現發生之始。迄完全失敗之時。中間將及一載。現銀之被吸收者。數逾二千萬。最後結束。錢莊之倒閉及擱淺者。大半。因此事僅中國人之互相騷擾。無與外人之關係。故且不贅。西國

人之蔑視吾華人。久已視同魚肉。侵略我土地。攘奪我金錢。至無涯涘。其製造物品。確是精益求精。能投我所好。以吸我脂膏。獨吾華人力量薄弱。出其心思才力。未嘗不駕西人而上之。惜無國力爲之後盾耳。無錫人徐仲虎者。同治帝暨光緒帝初年。在上海製造局供職。精研機器之學。理化之科。巧思爲人所莫及。凡外國有新發明之具。一經徐仲虎寓目。雖無樣本。彼凝思片刻。卽能裝成致用。且可仿造無二。曾文正國藩甚爲重視。目爲江南巧匠。因而致富。歿後。其子徐祝三。襲父之業。亦熟諳科學。嘗就製造局之旁。設廠製肥皂。視舶來品有過無不及。時衆目英商祥茂洋行肥皂爲第一。店肆交易。咸呼爲老牌肥皂原料。不外皂筴蠟油二物。係化學工藝品。徐祝三精心考究。命名祥茂。物質不弱。

於祥茂而定價較祥茂減半。時長江上下游祥茂之銷場。每年達數百萬兩。及祥茂出品。商販逐什一之利。咸舍祥茂而就祥茂。於是祥茂大受打擊。祥茂曾請英政府註冊。許其專利。是靠國力保護者。聲勢甚大。爰以冒牌影射。控祥茂於英租界公廨。凡華洋訴訟。例諸平日。華人勝訴之案。十不得一。其時祇有外籍律師。可以出庭辯護。此案兩造律師。原告爲赫司坦。被告爲包利。均美國籍。開審之日。祥茂洋行一味仗勢壓迫。徐祝三長於口才。反唇相稽。滔滔不絕。原被告供述既完。兩造律師開始辯論。反覆敷陳。各有理由。會審官察匯滄難以駁詰。其時我國商標註冊等章程。概未頒行。華商人毫無保護之方。原告言既爲華人。不應用西文爲商標。徐祝三答祥茂既是洋商。亦不應刊祥茂洋行漢

文之字。爭辯良久。徐祝三袖出康熙字典。檢章部內藝字。言此字並非杜撰。華用人用華文。有自由選擇之權。初不知某字是冒。某字非冒。原告方面無言可答。會審官乃判祥茂爲敗訴。自此祥茂肥皂。大出風頭。銷路日廣。徐祝三名望日隆。一日不知東邦以求商品之暢銷。恃中國爲尾閥。而結果弄巧反拙。蓋商人天職。苟有隙可乘。有機可圖。無不思利用之。以達一己之目的。無論中外商人。初無二致。日本所造之仁丹。與從前清快丸大致彷彿。及見上海出品龍虎人丹一項。有同音之嫌。遂要求中國官廳。出示禁售龍虎人丹。中國官吏以顛預著名。一聆日本人之言。嚇得魂不附體。絕不查考原由。買買然惟命是從。以一紙公文。令龍虎人丹不得發售。不知該項人丹。固早經呈請北京內務部准許。

立案者。非別種假冒可比。據人試驗。仁丹暨人丹。質點實不相同。曾有奉賢縣青村港地方姚姓子。借仁丹鬧出一場笑話。農人姚永貴。勤儉刻苦。白手創業。有良田數十畝。生子阿莊。襲父之業。復置田數十畝。連歲豐熟。棉花稻穀。收穫非常之多。於是年有增加。三四年間。又購得二十七八畝。足有百畝之家。豈知永貴阿莊父子。相繼染疫而死。永貴妻柯氏。阿莊妻饒氏。姑媳寡鵠。幸饒氏遺腹舉一雄。姚姓祖宗。不致爲若敖之鬼。遺腹子請老學究題名姚旺丁。小字興興。寓人丁旺盛。興起吳興之意。家道小康。當然衣食無憂。光陰荏苒。姚興興已屆八齡。所居鄉僻。不但無讀書人。卽稍識之無者。亦寥若晨星。柯氏饒氏。尙有一點見識。謂欲日後保守家產。非延師教興興識字不可。乃禮聘鄰村顧家駿

秀才富西席。每年致送束修制錢三十千文。從此姚姓家庭多故。蕩產傾家。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天地本來爲逆旅。可憐擾擾夢難醒。
改良物質根科學。壽比高山萬古青。

第四十二回

西席爲門生借箸 東瀛搜世冑藏書

却說奉賢縣姚姓。兩代婦婦。幸有遺腹男兒。小名阿興。乃祖母柯氏暨乃母饒氏。當然視同珍寶。年至八齡。禮延顧家駿秀才爲西席。初教之識方字。姚興兒雖田家之子。天姿尙不魯鈍。二三個月光景。已識得方字二千。乃教之讀三字經千字文神童詩等啓蒙籍。亦易琅琅上口。九歲開讀四子書。至十一歲八月間讀畢。接讀詩經。流光如駛。忽已十五齡。柯氏饒氏。不脫鄉村習慣。遍請親鄰作伐。欲與聯姻。興兒以溫飽之家。又爲姚氏獨一無二之愛子。自然惟意所欲。事事如願。際此情竇早開。最當注意者爲色戒。及聞祖母暨其母擬爲攀親。不禁躍躍欲試。同

村錢姓女子名巧雲。小家碧玉。風致嫣然。年紀長姚興兒一歲。自幼恆到姚家閒走。妾弄青梅。郎騎竹馬。與興兒素所親暱。近且眉目傳情。靈犀暗逗。興兒之母。默察情形。見錢巧雲又面貌姣好。性格溫柔。遂稟白慈姑。倩冰人達意。錢巧雲之父。作小負販。家無隔宿之糧。固歆羨姚氏富有者。一聆此語。欣慰之極。復知興兒芸菽攻苦。屢聞其師願秀才之贊美。立即央能作字之鄰居。繕就閨庚一紙。交付冰人。柯氏姑媳究屬村嫗。豈能破除迷信。况全靠此興兒接續姚氏香烟。他日之希望無窮。婚姻何等鄭重。有求神問卜推算命宮之必要。爰延南橋鎮著名算命先生李鐵口。將錢巧雲八字詳細批評。詎料缺點甚多。流年兇惡。星宿不佳。若配年少之丈夫。不但傾丈夫家業。且足使夫也不祿。柯氏姑媳

聞之。毛髮森然。祇得作罷。孰意與兒忘餐廢寢。愁緒萬分。饒氏不忍拂愛子之心。一面多方安慰。一面博訪周諮。另倩高明星家。重行推算。其結果與李鐵口無二。饒氏焦急非常。祕不令與兒知悉。柯氏本茹素。誦經有年。猛省家中所供南海大士。靈驗非凡。誠求必應。乃齋戒沐浴。焚香祝告。求得第二十八籤。下下。婚姻項下。註不利字樣。再叩首祈求。得第十二籤。下下。竟註明須防剋夫。柯氏登時灰心。半晌無言。姑媳二人暗中商酌。看來此段姻緣。終歸絕望。第貿然發表。恐與兒不免感傷。惟有因循敷衍。再圖良策。好在與兒年尚幼稚。不須急急進行。冬去春來。一年容易。姚興兒及錢巧雲父女。目盼捷旌旆。耳聽好消息。乃遲之又久。不見所有舉動。害得錢巧雲難爲情。不入姚門者半載有餘。興兒已

屈二八青春。正心花怒放之候。巧雲更不必說。枝上鶯聲。陌頭柳色。良辰美景。觸目興懷。一日興兒侍坐祖母與其母之側。其母以言探興兒。對於巧雲。能否割愛。俾可另繫紅絲。孰知興兒之心。匪石難轉。知高堂迷信於算命求神。斷非空言所能轉圜。當時不置可否。晚間安臥。輾轉思量。不得不用詐術。以愚堂上。黎明卽起。奔往館室。向顧老師深深叩拜。顧家駿茫然不知其所以。急掖之起立。詢欲何爲。興兒受顧老師教。育。已逾八年之久。平時師弟極爲親密。無事不談。興兒鍾情於巧雲。乃祖母乃母迷信乎閨造。以致好事未諧。前因後果。顧家駿均頗明瞭。今觀興兒若斯態度。猜得定與姻事相關。及一再詢諸興兒。只是呆若木雞。似乎略有垂淚光景。顧家駿慰之曰。汝倘有爲難事。吾均可代汝辦。

理不妨直言告吾。吾與汝分屬師生。情同兄弟。勿必隱諱。輿兒至此。以手拭淚云。夫子大人明鑒。門人姻事一端。早經夫子洞悉。目下家祖母暨家母。迷信錢女命宮之多舛。觀音籤語之不吉。遷延半年以外。決計別作良圖。門人萬萬不願。偷錢處事。果不諧。門人終身誓不娶妻。爰思設一條苦肉計。以促家祖母家母之覺悟。但真正弄出窮禍來。則重闢亦有性命之虞。祇有假裝自殺之法。總使不傷兩代老人之心。而門人性質愚拙。不知有無此種贗鼎之藥物。以蒙蔽一時。求夫子有以教之。願家駿繯眉蹙額。謂輿兒曰。何必如此。以生死要求老人。不可謂孝。且裝假死以欺騙老人。尤不可謂孝。汝其三思。輿兒一聆斯語。復泣然出涕。因請其老師指示一法。且曰。夫子倘不許。門人爲此。門人恐將真正

送命矣。想夫子亦不忍出此。顧家駿左右打算。實屬兩難。不得已向興兒附耳低語。如此如此。興兒欣然會意。又過幾日。柯氏姑媳見前日興兒態度似非專屬意於錢巧雲。卽託親友多人。選取門當戶對人家。討取閨造。錢女則決意放棄。興兒不得不照顧老師計畫實行。一日上午。興兒方入館室。才三四十分鐘。說耳目眩暈。卽往臥室偃息。顧家駿面有愁容。入見柯老太太饒太太兩代女東家。報稱興兒今日神氣頹喪。面色灰白。未知患何疾病。柯氏姑媳正在驚疑。興兒無端臥病。茫然不知所以。應否請醫生診治。聞顧老師之言。陡喚一驚。二人復飛步走進興兒臥室。詳問致病原由。興兒默不作聲。兩目時時上泛。兼之寒熱交作。口內嚙語。姑媳大驚失色。立遣急足速名醫王孟溪臨門。一面請顧

老師共商療治之策。顧家駿故作張惶。謂今日興兒突然生病。情有可疑。容不才赴其臥榻之前。盤問一切。斯時王醫猶未上門。柯氏以下。人人焦急。顧家駿至興兒臥榻前。啓口問病狀何如。病苦何如。興兒一味搖首不語。雙頰上有淚痕。家駿瞥見興兒枕畔。有絕小紙包一個。隨手取來開看。大喫一驚。拉住柯饒二氏衣服。飛跑出房門。低聲說壞事了。……令少爺危險之極。剛看枕畔有此一包物件。恐喫下毒藥。將若之何。姑媳二人嚇得魂飛天外。渾身發抖。兩手亂搓。口內大喊。怎麼辦。……急不暇擇。將家駿包圍。云請先生救興兒。徵命。公侯萬代。言罷。倒身下拜。家駿忙還禮叩首。說老太太及太太不可急壞。現在是否服毒。猶未證實。且所服何項毒質。亦未查明。萬一不虛。不才略識救濟之

方。包管令少爺無害。以愚意測之。此種名安神藥丸。倘服食不多。用些微藥水。就可將毒質解去。決不妨礙。請老太太及太太放心。此時與兒外房家中上下人等。擠在一處。個個驚駭非常。惟與兒師弟兩人心內明白。正紛紛擾擾中。報稱王醫生已請來。現在客座。候引導切脉。柯老太太云。醫既延來。應請立一藥方而去。迨王醫入臥房。按次診視。終視舌苔。覺得與兒無所謂病。不知是何原因。全家大驚小怪。然亦不便說破。將計就計。隨手開幾味輕淡藥劑而去。無非佩蘭葉全福花霍香蘇梗之類。柯氏姑媳女流胆小。一聞珍同拱璧之與兒。竟欲服毒自盡。一時心如刀割。欲哭無淚。求西席顧先生竭力救護。完全拜託。王醫生之藥。雖請立方。決定不服。於是顧家駿趕回家內。取來外國藥水一小瓶。

用開水沖之。使輿兒服下。謂柯老太太饒太太曰。包可轉危爲安。萬無一失。不過此兒所欲不遂。致有此固執之行爲。還請老太太等從長計議。有以慰其心。果然姚輿兒厥後與錢巧雲有情人成爲眷屬。其祖母與母排除迷信。以茫無知識之鄉婦。而幡然一變。亦難能而可貴矣。殊不知姚輿兒自殺之內容。爲顧家駿代爲設計。卽假日本仁丹爲毒藥。以要挾其祖母與其母。作者知無一人不啞然失笑也。日本商人以龍虎人丹。傾軋其仁丹銷路。遂假華官之專制。以摧殘人丹。豈知天道好還。造物有時。巧爲安排。以快人意。湖南省當局。以日本仁丹。冠有中華民國字樣。移咨上海關監督查辦。查出影射國貨之仁丹。有四種之多。一律禁止售賣。斬斷葛藤。此事不先不後。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概。

但日本各種貨物行銷上海者仍日多一日。其初不過磁器及小兒玩具。迨後逐漸推廣。歐洲戰事之前。僅上海一隅。所銷日貨統計達一百三四十萬。歐戰開始。西洋來貨告乏。日貨乘勢掘起。其數激增幾百萬。非特行銷吾國。有蒸蒸日上之勢。卽其近年對於工商業之研究。亦復不遺餘力。凡西洋各國所有之物。咸能悉心仿造。自戰事起。而各國製造品缺乏。亦仰給於日本。因此日貨之銷數更暢。在日之工廠。非常發達。工價遂增加一倍有奇。工價既增。貨價亦較昔者大漲。中以洋傘毛冷牙粉皮夾洋鏡等爲數最多。洋傘毛冷尤大宗中之大宗。洋傘約占十之五六。毛冷近年暢銷無匹。後又仿造洋針。運到上海。冀奪禮和洋針之利。蓋禮和洋行。係德國商人開設。其針最著名。然日本所造。究竟

物質不敵德製。限於長江一帶。其商標有飛馬有狗有手槍。綜觀日本銷貨之尾閭。以江浙兩省內地爲冠。蘇州杭州嘉興湖州一帶。交通便利。藉火車輪船之力。均可輸運。至於北省銷路。彼處亦有直達日本之輪船。皆直接在大阪定貨。不必假道上海。吾國距離日本甚近。所定之貨。不過三四星期。卽能運到。且源不絕。故上海營日本貨物之商人。價值之漲落。無大出入。然亦各視其手段如何。所獲餘利。或百分之七八。或至十二三。若金價減低。則幣制上可大得便宜。囤積之戶。無不有三倍之利市焉。日本既於商業工業上孜孜研究。精益求精。故一躍而爲亞東第一等強國。試觀其提倡文化事業。亦不惜金錢。不懈精神。以堅忍之心志。運敏捷之手腕。殊令人爲之咋舌。中國開化最早。古人著

作之書史。已有四千年之資格。稽其卷帙。真所謂汗牛充棟。徒以歷朝變亂頻仍。散失消燬者。不可究詰。幸而存在。莫不視同拱璧。爲千古瓊寶。乃竟有瓊寶而不知愛惜。被東鄰所利誘。任其櫛載以去。國祚之不臚。無待著龜。滿清一代。大內儲有四庫全書。天家寶藏。誰有福份以窺其究竟。在江蘇浙江兩省。藏書之府。曰文瀾閣。曰文匯閣。曰文宗閣。洪秀全發難粵西。蹂躪半中國。文瀾文匯文宗三閣。悉燬於兵燹。清代中興。惟浙江之文瀾閣。稍稍回復。其他不可再覩。浙江夙爲文物之邦。私家所藏書籍。亦冠於全國。第一爲海波范氏。范係書香舊裔。有名竹漪軒主者。性情風雅。學問淹博。世業饒。家資甚厚。主人以每歲盈餘。悉數購辦古版書籍。藏之於閣。閣名天一。閣外造花園。亭謝參差。岩石錯雜。

地址雖不甚寬。廣而布置幽雅。頗饒古致。植有桂花樹多株。每值中秋令節。皓月當頭。露溼香浮。悠然意遠。又雜蒔果樹。四時不斷。桃樹尤夥。陽春三月。燦爛若雲霞。觴詠其中。不啻李白春夜之游。天一閣之書籍。雖不及文瀾等三閣之多。而宋刻孤本。實非少數。主人科名。不過諸生。酷嗜金石。商彝周鼎。摩挲不釋。故擅鍾鼎文。家有姬人一名奏綠。能作詩詞。兼工吹笛。花晨月夕。園內開筵宴客。主人必令寵姬當筵弄笛。忽而穿雲裂石。忽而鳳舞鸞翔。極奏笛之能事。主人偕其姬人比肩吟詠。望之若神仙中人。主人正室生子二。長子未冠而夭。主人年五旬餘死。次子生而不慧。幾莫辨菽麥。主人既死。姬人相繼而亡。家漸中落。所謂天乙閣。蛛網塵封。終年扃閉。無人顧問。園景亦三徑就荒。惟主人次子。

尙知前人手澤。不可廢棄。故有人慫恿其出售天乙閣之書籍。但搖首不語。時范氏家業。并計之。猶有三十萬金。竹漪主人次子。舉生儘可享用。豈知事事外行。連養兒子之法。未曾學會。年未四十。已嗚呼哀哉。無後。以遠族之人承繼。此繼子脫除竹漪主人氣息。其入繼也。無非狹金錢爲目的。始以竹漪主人所遺少數現貨。任情揮霍。甫期年而現貨告罄。接續將不動產變賣。陸續花用。世傳之兩浙鹽商引票。早經歸併於他商。至於奸猾之徒。隨時隨地。所在有之。復有慫恿售書之人。此種范氏承繼人。豈有不甘之如飴。聽其指揮之理。有向爲上海古董業之哈少芝。探得范氏天一閣收藏極富。其中宋元明清各代古版之書。不知凡幾。宋代原刻。尤爲稀世之珍。又知其後人不肖。志在易錢。私心竊喜。

蓋出售古書之人。往往不識價值多少。十不滿二三。者有之。如知家藏書籍之可寶。則斷不願以之易柴米。自甘窮餓終身。此一定之事理。當時哈少芝特附乘輪船。往寧波訪尋。至范氏家。與主人見面。先請參觀書閣。觀主人行爲。完全浪人。料此來定可得手。主人引之登閣上。但覺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哈少芝瀕行。已與日本商人協議定當。將天乙閣之籍。運動全賣諸日本。至少可獲數萬金。而范氏方面。大約多至萬金左右。便可脫手。已屢有本地奸商。向之磋商。因彼輩無此資本。故一塊肥羊肉。懸宕迄今。及哈少芝推窗四望。居然亦感歎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月圓花好事非常。

兒女癡情似水長。

第。四。十。二。回。 函。席。爲。門。生。借。箸。 東。瀛。搜。世。胃。藏。書。
羨。穀。紅。無。限。美。 嫻。環。福。地。在。扶。桑。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却說上海販買古董書畫之哈少芝。在寧波范姓天乙閣。參觀藏書之際。兼眺閣外園景。想范姓祖宗。當年何等享福。今物在人亡。令人抱無窮之感慨。當時卽向閣主人詢此書多少代價。始許脫手。范姓子莫明其妙。曾有本地人說過九千兩銀子數。彼卽答須一萬二千兩。哈少芝將書目翻閱一過。約值八萬兩以外。此種美利。豈肯放棄。卽滿口應允一萬二千。連運送到上海費用在內。哈少芝訂定明日簽訂契約。交付定銀。當日回旅館休息。翌日哈范兩方成交。由范方倩友人朱某。寫立售賣書籍據一紙。附交書目一冊。先收定銀一千兩。哈少芝欣欣然邁

歸上海忙與日本商人定議將此項藏書全部售與日人。范氏卽陸續裝箱運寄。哈少芝可得錢價十萬四千兩。不料事機不密。爲旅滬甯波同鄉會所悉。追究此事。向官廳控告范哈二人。謂其串勾盜賣古籍。寧波同鄉之外。復有浙江旅滬學會。出場抗爭。幸得保留半數。其餘早已付諸東流。此事何由而發生。因數年之前。湖州陸姓之藏書。被其後人繇密出賣於東邦。吾國文人。不勝痛惜。咸知范氏古籍亦多。早有人注意。始有此舉。陸名存齋。別字潛園主人。依附李鴻章。聲勢赫赫。曾任天津海關道之職。李鴻章功高望重。坐鎮北洋者十餘年。中日之戰。中國割地求和。威權稍損。然滿清政府。仍極倚賴。交卸直隸總督後。一時無可位置。其時朝野上下。競倡聯俄之說。西太后那拉氏。命李鴻章游歷

歐洲各國藉窺其意旨。李鴻章奉使放洋。先抵上海候船。以靜安寺路洋務局爲行轅。其左足之底。素生老繭。形如肉刺。深幾寸許。常用一僕擅扞脚之技。手術優良。間日必爲整治。否則覺痛苦而不能步履。此次該僕不願隨之遠涉重洋。辭役而去。李鴻章征昭甫駐陸存齋隨節同來。先遣人遍訪上海全埠之浴堂。覓一善於修脚之匠。果得之於五馬路滄浪亭。名曹其林。旬容人。召赴行轅。奏刀一試。李鴻章大爲快樂。賞以銀幣十枚。於是陸存齋詢諸曹其林。願否跟隨往外國。倘願往者。陸則給予每月薪水銀幣七十枚。曹其林不敢遽諾。歸商於家人。其家人威德惠之行。遂決。陸存齋卽畀以百枚銀幣。爲安家及治裝之需。當時人皆目爲奇遇。不料曹其林得銀以後。正一一置備。而突然神經患病。

夜間驚悸不能成寐。語無論次。不出旬日而死。人僉云。曹其林命宮可貧不可富。無福消受貴人之提拔。且言陸存齋諂媚李鴻章。人皆鄙薄其行爲。然而愛書成癖。搜羅海內真正宋版書籍。雖費千金。亦所不恤。儲藏之室。號麗宋樓。其宅第在湖州城內。巍峨宏敞。頗壯觀瞻。麗宋樓在後進。構造精緻。其書或排列紅木架上。四面均裝玻璃。或儲箱內。箱以美國抽木製成。蓋上均標明日錄。架上亦有書目。所謂牙籤玉軸。坐擁百城。雇用管理人二名。專司其事。樓之後有花園。卽所稱潛園。是有亭榭。一堤楊柳。半畝荷花。嘯傲其中。清閒之福不淺。所惜陸存齋投身宦海。終其身不克享此清福。厥後病沒。宦囊無幾。蓋消耗於購書者甚鉅。又因公賠累之處亦不少。致家道日衰。會日本靜嘉堂文庫主任

巖崎滄一。攜鉅金來上海。收羅中國前代之書籍。陸存齋之子名浣竹者。竟以麗宋樓藏書三萬餘卷。悉數割讓於彼。得墨銀十萬二千圓。其事極祕。外人無知之者。巖崎滄一既獲此寶物。星夜運返東瀛。由島田彥楨作麗宋樓藏書源流考。印成巨冊。以誇示中外。此事始盡披露。江蘇常州人呂景端進士。在上海首聞消息。時盛宣懷亦丁憂在籍。呂景端急往告知。籌商贖還之法。擬與以加倍之價值。而日本不許。幾成國際交涉。呂盛諸人不得不忍痛放棄。故迨范氏不肖子重蹈覆轍。保存國粹之學者。急起力爭。始截留十成之四五。兩江總督端午橋。名方別字陶齋。爲滿洲優秀份子。金石書畫靡不嗜好。古籍搜求尤不遺餘力。聞湖州陸氏已失此家藏之祕寶。懲前毖後。未雨綢繆。探知杭州丁叔

冶家亦有珍藏宋版之籍。乃籌撥公款銀七萬五千圓。向丁姓如數購買。且擇地清涼山之麓。撥款建築金陵藏書樓。以貯此項古籍。封疆大吏。留心國粹。自當如嚮斯應。頃刻集事。惟書之宋刻善本。不及陸存齋之多耳。丁叔冶之先代。家業素封。又擢科第。有名帖瞻者。博學好古。並精研金石鐘鼎之文。能作小篆。刻圖章。名播藝林。紹興趙之謙氏。卽出其門下。故趙之謙擅書漢魏碑文。海內稱爲絕調。嗣後象賢繼起。先業不致失墜。丁叔冶之許割讓此項書籍。其意私家之物。年久必致散佚。不如付諸公家。轉可永久保存。故決意爲之。其所見未可厚非。並不若陸氏之因貧所致。亦不同范氏之不肖行爲。然不遇大力者如端方其人。恐卒同歸漸滅。由此見之。日本人振興實業。注意文化。幾幾無孔不

入。安得不成亞洲領袖之國哉。上海爲各種作奸犯科之淵藪。亦爲忠孝俠義之產生地。良以水陸交通。華洋綰轂。或公或私。報仇雪恨者。一。至上海。得已出手。清光緒帝癸卯歲。上海有四川人鄒容。撰革命軍一書。轟傳邇遐。鄒容原名紹陶。隻身自原籍來滬求學。年不滿二旬。初入製造局廣方言館肄業。繼而入愛國學校。與之共同提倡革命者。爲蘇報館主筆章炳麟。中政府要求領事團懲辦。領團乃飭英租界巡捕房拘拿。於是鄒容章炳麟同時入獄。結果判決監禁西牢。鄒容二年。章炳麟三年。後鄒容以年少性躁。未期年死於獄中。章炳麟刑滿出獄。迄今優遊滬上。卽人人仰望如泰山北斗之太炎先生是。同時北京有沈蕙者。亦主報館筆政。鼓吹革命。不遺餘力。爲政府所逮捕。繫步軍統領獄。

嚴刑逼供。竟被斃於杖下。此皆民黨中堅份子。不怕死。不變節。海內咸知廣西省是革命黨人祕密運動之策源地。洪秀全之役。當時亦發軔於廣西。地理與歷史。自有相互之關係。方上海北京以文字激勵人心之際。巡撫廣西者爲王之春。知民黨中人。潛伏廣西各地者頗多。王之春欲一網打盡。乃問計於幕僚。幕中張其鏗。性情陰險。代王之春計畫。謂之曰。老帥欲保全祿位。惟有悉誅民黨。欲悉誅民黨。惟有乞援於外人。龍州爲法國通商之埠。曷若求法人相助。遍地偵探。大索黨人。則政府必將不爲次之遷擢。王之春聞言大悅。卽密派人赴龍州。與法領事密商。許以種種權利。豈知事機不密。爲民黨所悉。原籍湖南之萬福華。年近四旬。饒有胆略。性情亢爽。在十八歲時。由原籍從軍。值中法之戰。

輾轉而入廣西。雖識字不多，能瞭然天下大勢，近見清政府日趨腐敗，知舍革命不能挽回。遂脫離軍人生活，投身民黨中，思以激烈手段，對付滿清，是黨中強健之人材。聞王之春假借外力，大發憤恨，誓有以鋤去之。朝夕刺探，欲伺隙而動。王之春非常驚駭，潛自出省，化裝商人模樣，長隨兩名，僞爲經商結伴而行。一肩行李，由西江乘小輪達廣州，轉赴香港，搭招商局海輪抵上海，以洋涇浜長發棧爲行轅。啓行時絕無知者。越數日，萬福華偵知王之春不在署中，卽跟蹤往廣州。旣而知已去上海，乃亦追至上海，喘息未定，急奔到各大棧房調查，方明悉行轅所在。萬福華甫於本日上午抵埠，旣查知後，覺飢腸輾轉，卽赴洋涇浜南首小飯店中果腹，復入長發棧，而王之春赴友人之召，入英租界四

馬路金谷香西菜館宴會。萬福華轉身尋至金谷香。正王之春自馬車內走出。剛入門。從樓梯拾級而登。萬福華急不可耐。身畔取出手鎗。對王之春背後射擊。但聞轟然一聲。王之春命不該絕。未曾擊中。子彈穿過樓梯。萬福華欲發第二鎗。詎知金谷香門前。正爲巡捕崗位。巡捕一聞鎗響。近在咫尺。飛跑過來。從萬福華身前將其抓牢。口內狂吹警笛。使鄰崗協助。立刻金谷香門前。行人齧集。就近東西站崗捕。一齊趕到。見兇手就獲。遂將萬福華解入總巡捕房收押。且說王之春雖被擊。未中。而魂飛魄散。嚇得呆立樓梯旁良久。泊巡捕押兇手而去。圍觀之人亦漸散。斯時請客之主人。從房間內走出。謂王之春老帥受驚。請仍入座。飲酒壓驚。王之春無心應酬。告別上馬車回棧。有頃。上海官場。均得

租界偵探飛馳報告。紛紛命駕至長發棧請安。一面由道台咨照巡捕房。飭派探捕至行轅護衛。翌日。報紙騰載此事。人始知廣西巡撫王之春被暗殺未成。及租界會審公廨審訊萬福華口供。人始知此案因政治專制而發生。萬福華開審幾次。大意謂王之春假外人之權力。幫助滿洲政府。不惜殘害同胞。爲一己升官發財地步。吾爲同胞。除此民賊。不幸目的未達。是天亡吾也。任定死罪。決無怨望。訊其同黨何人。現在何處。則均否認。謂吾一人主意。與他人無涉。一再研詰。矢口不移。於甲辰年十月十三日。中西官判監禁西牢十年。越三年丁未。有大鬧西牢案。西員復指萬福華爲主使。判加禁十年。及辛亥武昌起義。滿清推倒。民國肇興。萬福華始出西牢而恢復自由。上海自朝鮮人金玉均被洪

鍾宇刺殺一案後。迨萬福華行刺而未中。厥後金琴孫遭人暗殺。從此暗殺案層出不窮。有心人可以覘世風之大變。試述金案。上海浦東。爲濱海之區。居民夙以煮鹽爲業。於是販運私鹽者。日多一日。遇緝私之營兵。弱者舍鹽而奔。強者且與營兵對敵。故鹽梟拒捕之案。時有所聞。而以上海浦東之范高頭爲魁。范高頭旣爲鹽梟。又爲盜首。橫行浦東西華界。莫之敢撓。商民受其害者。不知凡幾。兩江總督魏光燾。江蘇巡撫恩壽。患之。飭屬嚴緝。終不可得。金琴孫本操洋貨業。多財善賈。爲上海商業領袖。捐納江蘇候補道員。由商而入官。恩撫台以此事暗屬金琴孫辦理。語之曰。若能除此大害。擒獲范高頭者。則以實缺道台爲酬報。金琴孫心動。然稔知此舉不易措手。故請不以時日爲限。恩撫台許

之。金琴孫返滬。探悉范高頭有死黨兩人。一名陸掌華。一名潘雲祥。性均嗜酒。往往倚范高頭之勢力。酗酒滋事。且好漁色。強佔閨女。姦淫有夫之婦。無惡不作。人皆側目。畏范高頭者。并畏此兩人。金琴孫先結識此兩人。日招飲於妓院。與之通蘭譜。袖出鈔票數百番。供其揮霍。百計交歡。而不言所以。過數日後。復給以鈔洋若干。陸潘相見。恨晚。一夕招陸潘赴普慶里鮑家妓院。開筵暢飲。酒綠燈紅。鶯啼燕語。陸掌華潘雲祥得意之極。微有醉態。舉杯謂金琴孫曰。大哥寵愛某等。如斯優渥。得勿有要事見委耶。如其然也。某等當爲大哥盡力。赴湯蹈火。所不敢辭。金唯唯。第曰事誠有之。然不關緊要。姑緩幾日無妨。今日祇可淡風月。乃引滿杯一吸而盡。指在座侑酒之堂。差二名。謂陸潘曰。愚兄特爲作

代請二位老弟。今夜與之攜手同行。何如。斯時潘陸二人手舞足蹈。答稱大哥之命。豈敢有違。金琴孫令該二妓不得先行。原來指與陸掌華者。爲兆貴里金筱娟。指與潘雲祥者。爲清河坊王蕊仙。實則侑酒之前。金已打過招呼。妓院中人。只看阿堵面上。無事不可爲。營業如此。曷足爲怪。當晚席散。繼以碰和。迨和局告終。已三點鐘。陸潘果然由金王二妓偕之而去。又越二日。金琴孫招陸潘至一枝香西菜館宴會。仍是叫不少之局。妓女圍坐若肉屏風。酒酣耳熱。陸潘重問大哥今日可說否。究屬何事。琴孫故作囁嚅狀曰。恐老弟等力有不逮。奈何。陸潘被激。皆暴怒曰。大哥太輕量某兩人。某等乃有不能幹之事耶。琴孫舉酒杯曰。愚兄失言。老弟發怒甚。是請自罰酒一杯以儆戒。姑俟赴耳目不多之

處奉告。既而一枝香宴罷。三人同出。金琴孫卽延陸掌華。潘祥雲。偕乘自備之馬車。至其家內。甫坐定。陸潘卽問何事。琴孫猶不直說。已而曰。欲拘一人耳。陸潘起立。以手拍胸。齊聲曰。是何難哉。某等今夕可以立致。琴孫方附兩人耳邊。如此如此。此時左右皆揮之去。惟有三人在室。陸潘聆悉之下。似有遲疑之態。金琴孫手探衣袋內。取出獎扎二件。授諸陸潘。彼兩人固能閱自己名姓者。見赫然者己之名。皆授千總職。乃決計照行。復密議良久。始與琴孫告別。嗣後琴孫每日與陸掌華。潘祥雲。晤面一次。覘其有無變化。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長○白○峯○高○毓○秀○多○
崎○嶇○蜀○道○歎○如○何○

蕭○梁○片○土○今○何○在○
應○悔○當○年○設○網○羅○

第四十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第四十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賈志 西商奴隸一旦多財

却說金琴孫自與陸掌華潘雲祥祕密商量拿捉范高頭之計。隔十餘日。范高頭因有大幫私鹽。在浦東候其支配。故是夜住宿爛泥渡家中。原來范高頭並無正式家眷。均是姘識。多數係強奪碩佔而來。共有六個女子。一個住浦東張家浜口。兩個在爛泥渡鎮上。其餘住浦西。一個在南市王家嘴角。兩個在租界上。惟有時到租界。尚不敢明目張胆。對於外國人稍稍害怕。其時外國人亦久仰其名望。不敢輕易惹禍。且有幾名中外包探。與之暗中往來。得其水費。華界探目嚴頌冒孫晉發等。往往一鼻孔出氣。斷不能令之拘捕。上海官廳。早洞悉其內幕。所以恩

撫臺委任金琴孫負責辦理。迨陸掌華等偵知其住於爛泥渡。忙告諸琴孫。琴孫密令南市滬軍營派兵二十名。全副武裝。深夜擺渡。掌華等先伺於左側。及官兵達范之住所。團團圍住。而後叩門。范高頭頗機警。拔出手鎗。跳躍出門。門既啓。見官兵光臨。卽開鎗拒捕。官兵還擊。正開始格鬥。陸掌華潘雲祥從旁轉出。范高頭見之。以爲定來助己。迨走近范身。詎知將其左右肩住。奪去手槍。官兵一擁而上。用兩付洋鎊。緊鏹其兩手。連夜解入營部。滬軍營統領楊金龍。驗明正身。調江海關輪一號。長龍炮艇二號。星夜押解至蘇州。撫台衙門訊辦。恩撫台發交蘇州府知府嚴訊一堂。恭請王命。就地正法。而強橫無比之范高頭。卒綁赴王廢基刑場斬決。梟首示衆。大憝伏誅。不得不歸功於金琴孫。恩撫台

拜發奏本。鋪敘金之勞績。籲請政府破格錄用。特授道缺。以踐前言。金亦預備走馬上任。一過道台大人之癮。豈知福星未照。凶煞先臨。金本來無一夕不到妓院。自范氏正法。人咸知爲金之計畫。指日高升。所以朋儕巴結非常。於是此花酒大王。下晝下夜。留連於名校書妝閣。四馬路石路普慶里孫金寶。夙爲琴孫青眼。是夕琴孫因應酬過多。精神疲乏。擬往孫金寶房間假寐片時。再赴宴會。乃剛下馬車。步入里門。水果攤旁邊。閃出一人。出琴孫不意。舉起最新式長五寸勃郎林手鎗。對準琴孫頭部轟擊。砰然一響。琴孫倒於地上。距離孫妓之門口。不滿一丈。當時里口人聲鼎沸。而兇手已從里底逸去。因此里四面可通。不必向石路走出。會審公堂暨巡捕房。循例驗屍緝兇。而此案久久不破。故人

皆不明真相。街談巷議。范高頭被誅。有長江青幫首領張天王。適在上海。知范之死於金手。張與范稱莫逆交。一時俠氣奮發。其意先殺金。以代范復仇。次殺陸潘。以洩同類相殘之恨。陸潘兩人。一聆金遭暗殺之消息。立即乘北洋天津輪船遠遁。以避張天王之鋒。後之事遂闕焉。無聞。金琴孫計除范高頭。非與外人交涉。本書之旨。不關外人者不載。而何以詳述彌遺。因外人動稱有關租界治安。試問金遭暗殺。是否妨礙治安之舉。乃未見嚴究何也。昔司馬遷作史記。游俠爲之列傳。暗殺案日出不窮。雖世變之亟。而與史遷之微意相符。所惜吾華地大人衆。嫻習武術者不多。北地尙覩其人。江南著名文弱。近代武俠小說。汗牛充棟。吾敢斷言。悉屬憑空臆造。以吾所知。若直隸靜海縣霍氏。可以爲已。

霍氏世居靜海小南河村。夙以技擊傳家。名聞四遠。其家設練武場一片。有祕傳絕技一項。名迷蹤。綠林不逞之徒。一聆擅長迷蹤者。爲之慄慄恐懼。至霍恩第。行第二。鄉人稱爲霍二爺。交遊甚廣。富於俠氣。江湖技士。無不慕其名來相親灸。拳術之外。尤善使刀劍二器。生男子十人。第四子名元甲。髫年猶多疾病。體瘦弱。若不勝衣者。與諸兄弟之壯健迥殊。霍二爺憎其無丈夫氣概。不令其習武藝。嘗謂他人曰。此子不肖。慮損吾祖宗威望。然元甲雖遭擯斥。以性之所嗜。日從旁窺之。伺其父與諸兄弟不在練武場之際。獨運其精神。勤加簡練揣摩。久之有所心得。嘗與鄰里諸少年嬉戲角逐。當之者悉敗北。莫敢再試。二十七歲赴天津。賃居津埠曲店街懷慶會館。懷慶產藥材。凡販運藥材之商人皆

居焉。有壯夫三名。共舁牛膝一件。重七百餘斤。但見三人脚步欹斜。氣喘若吳牛。厥狀殊苦。元甲嗤之以鼻。戲以巨棒荷二件。疾行數十步。態度安閒。行所無事。三壯夫舌橋不能下。入晚。集壯夫十餘名。抬巨石一方。將元甲臥室之門堵塞。以試其力之若干。翌晨。元甲啓門見之。運用其神氣。以右足乘勢蹴石。騰擲至數丈以外。衆驚詫其神力。咸謂得未曾有。於是遠近聞風。請執贄爲弟子者。戶限爲穿。而元甲虛懷若谷。一味謙遜。只允互相研究。教學相長。絕無覬然爲師之意。庚子年。京津義和拳匪事起。渠魁韓學信。慕元甲之勇力天生。欲用以爲助。不次遣人敦聘。媵以白銀百兩。官禮四色。元甲斥爲邪術。目爲妄人。深閉固拒。不稍示以猶豫。韓學信心中大憤。誓必推倒霍元甲。蓋韓學信自以爲亦

精通國術。其黨徒不乏奇材異能之子。遂訂定日期。率黨與元甲鬥爭。元甲諾之。屆期。元甲孤身。手持雙刃飛舞而前。白光一片。冷氣逼人。敵皆辟易莫敢前。韓學信不知利害。亦舉刀迎之。二臂受創甚劇。衆如鳥獸散。天津日報曾紀其事。越年餘。有俄羅斯人薩尼諾穆。來中國鬻技。迺遷至天津。自稱世界第一大力士。徧貼廣告。下綴數語云。世界可稱大力士者。第一爲俄人。次爲英人。又次爲德人。他國人不與焉。元甲見之大怒曰。外人侮我太甚。我必一雪其恥。俟其開幕之日。元甲入場。欲與俄人角。高下。薩尼諾穆遣譯人趨元甲前致詞曰。西人售技。無非圖衣食以餬其口。不得不張大其詞。以博觀衆之贈與。願公宥諒。元甲謂須易詞登報。不得分別爲某國某國。而目無中國。薩尼諾穆從之。元甲

始無言。復越數載。有英國力士惠哈密斯。至上海售藝。其廣告有云。腹上能承重八百斤之鐵砧。腕力能挽汽車倒行。滬人士聞所未聞。觀藝者殊盛。元甲見諸上海報紙。爰自津蒞滬。倩譯人往詢。欲與該英人一試其技。而惠哈密斯已啓程往南洋各島矣。乃與其班主約定。明年三月間。請惠哈來比較。以三千墨銀圓爲采。如何方爽約。則須罰旅費五百圓。由電燈公司西人平福作證。元甲遂留滬。未幾又有紅種人黑種人。相繼來滬。皆號大力士。欲在張園售門票以獻技。聞霍元甲在此。卽相率他去。次年三月之前。不料英力士之班主及平福。均託詞遁去。元甲知之大笑。元甲乃就張園設擂台。懸金卜彩。宣言於各報。云世人譏我國爲病夫國。余卽病夫國之一病夫。至望天下健者光顧。有以

一拳一足加我者。當以金表一枚。金牌一塊。奉爲紀念。夫我國打擂台之舉。自古有之。小說家形容盡致。輒稱聚四海英雄。比較武藝。萬凡事競爭。則進步之意。結果強中更有強中手。弄得非死即傷。其提倡尙武精神。實爲立國之元素。霍元甲此舉。殊不可少。當時不乏三五人。自恃男兒好身手。膂力方剛。登台與元甲比武。無不披靡。抱頭鼠竄而去。兩旬之後。有自名東海趙者。不言籍貫。大約係海州人。生得長七尺以外。面如鍋底。鼻高口闊。軀體肥碩。從人叢裏縱身而上。請元甲動手。元甲打量此人。多少有本領。卽鞠躬爲禮。慰藉之曰。余爲我國人。一雪病夫之羞。君同是國人。又爲同道。在理。君宜相助。安可兄弟鬩牆。致貽笑外人耶。東海趙置之不理。乃起與之較。元甲虛與委蛇。略作周旋。推東海

趙墮地而已亦自撲於地曰無分勝負君可以休矣東海趙猶不自量。勦元甲不已然元甲終不肯使之受損仍不發展其技僅曳東海趙左足使臥於地而止東海趙愧忿交加踉蹌而去數日後復嗾其業師張文達來其勢汹汹圖報復以洩忿元甲雅不願同室操戈拱手相讓請張文達上台主持自甘退休詎知張文達大言不慚相逼太甚睥睨元甲如無物元甲不能忍遂與張文達交手元甲只展用十分五之力張文達大敗倉皇遁走時上海各學校正發起學習拳術霍元甲之能力有目共賞教育界結合延請其創辦體育會以培養教練之人材元甲允之創會名精武從游之人源源而來成效卓著迄今支分派衍此類武術團體日異月新皆精武體育會爲之嚆矢我國尙武精神漸使社

會注重。悉受元甲之賜。可痛者。元甲名望偉大。卒爲東鄰陰險小人嫉視。爲其所害。竟使費恨而歿。緣有日醫名秋野文治郎。與元甲鄉人。嘉卿友善。適元甲櫻微疾。乃就診秋野文治所設醫院中。近日本人研究技擊殊盛。虹口設立柔道會。朝夕孜孜。秋野文治因介紹之。柔道會員遂邀元甲參加該會。旣臨場。柔道會中堅份子龜三郎。猛力撲元甲。元甲執住其手。龜三已膚裂骨折。復被元甲推墮地上。腰脅受重創。其餘日人相顧而却步。嗣見龜三呻吟中。招秋野與之耳語良久。秋野元甲相偕返。秋野堅邀元甲。在其院中晚餐。尊敬之態。過於往昔。餐罷談笑而別。翌日午刻。元甲忽如中風狀。口眼歪斜。舌木強不能言語。手足震顛不已。又明日而卒。年僅四十有二歲。全上海之人。凡知有霍元甲

者莫不揮淚。最可異者。秋野文治郎不知何往。倏告失踪。本無家眷。其開設之小小秋野醫院。亦頃刻閉門。所雇看護二婦。亦不知蹤迹。此事非謂秋野謀斃其誰信之。若衡以佛氏果報之談。輪迴之說。則必秋野文治之前生。死在霍元甲手內。故今生如是還報。閱者勿必笑其中日重洋遠隔。國籍不同。萬無其理。試以作者所聞證之。清帝同治季年。上海城內有朱榮堂者。充法租界卜德門洋行看門之役。生性馴良。作事謹慎。頗得洋東信任。期年後。拔升爲跑樓。凡銀錢出入。關係重大之事。非朱榮堂不辦。榮堂益矢勤矢慎。一切該洋行業務上機要事件。榮堂皆得參預。如是者數年。一日。洋東接巴黎拍發之急電。家內有緊要事。促其返國。行務不及結束。遂委任朱榮堂庖代大班之職。瀕行。以鑰匙

一把。交付榮堂。並囑之曰。余臥室內有鐵櫃一具。所貯者皆有價證券。價值鉅萬。復有租界地產之道契七宗。完全無缺。亦非常可貴。君須鄭重保守。無事不可輕啓此櫃。余茲行約計週歲。始得重到上海。他日定交鉅款。以酬典守之勞績。朱榮堂唯唯受命。洋東擲擋就緒。不日上道。榮堂送別於吳淞。從此主持卜德門洋行。時來福湊。營業蒸蒸日上。流光如箭。忽忽一年已過。而洋東信息杳然。年復一年。魚沉雁杳。洋東之存亡。均不可知。迨星霜六度。行務更覺發展。資本較昔時多至倍蓰。時已在光緒帝十年份。會有全國鉅富胡雪岩。事業失敗。一旦破產。不但中國金融機關。咸爲搖動。凡洋商之與有來往者。亦遭牽累。全國受其影響。朱榮堂清夜籌思。洋東未必再來。即使再來。我則可藉口市面變

動。惟有改弦更張。攷慮既決。卽將卜德門牌號取消。易名豫興洋行。據爲己產。組織定妥。乃啓鐵櫃。出有價證券售之。得銀十餘萬兩。復出七宗道契之地產。俱已變成精美玉。估價可二十餘萬兩。加以行中轉運之活本七八萬兩。共計有四十萬以外。自可成面團團富家翁。舊有城內九畝地住所。祇平房三間。傾欹低小。當然憎其陋窄。乃購買鄰家基地。從事建築。恐人之謂其貧兒暴富也。乃拜喬家浜世代簪纓之朱氏望族。認爲同宗。所建住宅。不必說精緻異常。陳設華美。更覓地於北市。建造第二邸宅。城內僅有客堂而無廳事。城外則造大廳一座。五開間三進。高大而堅固。購馬車以代步。另有自備包車。朱榮堂父母早經下世。以向來貧乏。故棺木暴露。未曾安葬。此時家資充足。尙稱不忘

其本將雙親築壙埋葬。以祖宗墳墓風水吉利。得有今日。於是大加修葺。種柏樹數百株。開溝渠一道。安葬父母之日。排場闊綽。雇僧道多至三四十名。應有盡有。假陸家浜海潮寺。建水陸道場五晝夜。適北市住宅亦同時落成。大設筵席以讌客。世俗無非勢利之輩。上海社會尤工於錦上添花。見朱榮堂日長炎炎。當然饋贈之禮物。堆積如山。燈紅酒綠之際。有榮堂密友胡煥如。進言曰。老友年近四旬。尙乏令郎。尊夫人恐難以生育。理論亟宜納寵。爲嗣續計。豈不聞孟子之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乎。榮堂一聽。立即向胡煥如作揖。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古來燕趙產英賢。

絕技迷蹤累代傳。

第四十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賣志 西商奴隸一旦多財
衰。草。白。楊。蕭。瑟。甚。 存。亡。勘。破。是。雲。煙。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備何人

却說朱榮堂華屋落成。置酒宴客。當興高采烈之際。至友胡煥如見其
尚乏子嗣。勸其納妾。爲嗣續計。榮堂一聽。正合其心理。請客既罷。卽託
知己之友數人。四出物色佳麗。顧妓院中人。當時以爲未必生育。且身
價數鉅。榮堂若捐棄一筆大款。殊覺吝惜。還是求諸小家碧玉。旣省經
濟。又得處子。不出一月。發起人胡煥如爲之作伐。求得南翔鎮李姓女
子名阿芳。其父開裁縫作。年齡二十。因有戀人與之私逃。爲其父母追
尋歸來。嚴加管束。絕不聲張。又以其非完璧。暗中許字人家作妾。胡煥
如略有所聞。輾轉央人關說。遂由朱榮堂娶之爲妾。言定茶金四百五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備何人

十塊。卽日過門。李阿芳姿首尙稱不惡。朱榮堂見已有瑕玷。不甚十分得意。仍宿於正室之日爲多。其正室因此懷孕。榮堂此時躊躇滿志。另擇合意之地點。再建別墅一所。翬飛鳥革。畫棟雕梁。爲將來娛老行樂之地。連城內擴充之老宅。已有三所。正室腹中一塊肉。顯著之後。榮堂不得已。多宿妾處。一日與妾擁抱朦朧間。自覺身坐豫興洋行寫字間內。忽聞人入報客到。榮堂卽起身相迎。而一西賓已昂然入室。右手攜杖。左手持皮包。諦視之。卽昔日之洋東也。相與握手就坐。歡然談別後情形。言次。洋東將皮包打開。出一紙授於榮堂。滿紙均洋文。榮堂雖不解。而覩其格式。知爲西式之賬單。榮堂方欲啓口。詢其原因。而洋東已失所在。大叫怪事。驟焉驚醒。原來南柯一夢。其妾亦爲叫醒。適雇用之

女僕進房報喜云。太太產一位公子矣。榮堂頓有所感觸。消息傳出。凡至戚好友。紛紛咸來道賀。莫不頌以千里駒。英物等吉語。獨榮堂惘惘若有所失。因受戚友禮物。勉設湯餅之筵。及期賓客盈門。歡呼暢飲。而主人翁愁眉不展。短歎長吁。衆賓異而問其故。榮堂蹙額曰。此兒來向余索債。余已知之。雖然老夫耄矣。今日光顧諸公。將來當可證余之所言耳。其時朱榮堂財雄勢盛。人方健羨。聆此言者。都以為故作謙抑。或出生年月日時之冲犯。致有此迷信。皆不在意。且說榮堂新生之男子。取名維楣。寓維繫門楣。不使失墜之意。雇媪哺乳。正室視如珍寶。惟朱榮堂看之平淡。概不顧問。自呱呱墮地。迄四五歲。無日不患病。無日不需醫藥之費。今日西醫。明日中醫。今日內症。明日外症。人獲猴棗珠粉。

犀黃藥鋪醫生。結成不解之緣。五歲以後。疾病稍減。而性格暴戾。往往野性發作。凡家具什物。不識美惡貴賤。動手拋擲。毀壞無算。見玩具則必不可少。雖價值不貲。其母亦爲之購入。十歲之後。漸有知識。其母言於榮堂。擬延師課讀。而榮堂一味推諉。置之度外。以致終日嬉遊。驕蹇之態。亦卽萌芽。專喜與鄰近無賴子爲伍。衣服非綢緞不穿。飲食非珍錯不進。及十五歲時。榮堂患時疫下世。於是財政悉歸維楣。母掌握其母任情放縱。凡蟲魚鳥獸。金石絲竹。車服聲色。所欲者悉羅而致之。雖頃刻千金。亦不愛惜。尤喜結交下流社會。拍馬吹牛之淫朋狎友。鬻聚其門下。流氓馬夫。翻戲黨拆白黨。無不奔走趨奉。如向其開口銀錢。則立刻應允。此等不逞之徒。當然以嫖賭引誘。朱惟楣賭則搖寶牌。九件

件精明。一擲千金。毫無吝色。嫖則長三書寓。不究妍媸優劣之實際。合俗語瞎子喫死蟹。隻隻好。北里中無不知有小朱者。其揮霍無度。真駭人聽聞。要緊完之綽號。盡人皆知。如斯濫用。不到四五年。將乃父朱榮堂所遺家產。消耗殆盡。其母獨居城內老宅。維楣至此。遷母於租界新屋。而將老宅變賣。時值可得三千塊墨銀。彼祇以一千九百塊脫手。迨屋價領到手中。復於北市兩所住宅內。各增造戲台一座。購京戲用之衣飾器具。完全無缺。約費萬金之譜。不敷甚鉅。託一班無賴朋友。分頭代爲借債。人知其猶有兩所住宅。決不致喫倒賬。且可盤剝其重利。不料纔及半年。復將二新宅所。拆賣淨盡。其母則不知所終。當其在張園安境第。爲陸蘭芬而與趙小廉爭風。流氓馬夫。一呼百應者。正恣意揮

霍之時。待家產用完。貧無立錫之地。竟藉拉人力車以生活。至此朱榮堂吞沒洋東鉅金之公案。始告段落。可知轉胎之說。其理不盡虛誣。否則彭生豕啼。杜回現夢。何以左傳大書特書。惟朱榮堂以西人轉胎爲子。更覺新穎。閻羅天子之法權。豈竟推行及國外耶。蓋作善降祥。循環往復。實有不可逃之公例。上海一隅。讖緯因果之傳聞。更僕難終。今以關係租界華洋官吏之法權者。連帶而縷述之。揚州有綠林渠魁徐寶山。小名老虎。非自幼名虎也。人因其兇猛似虎。故羣呼爲老虎。方老虎在揚州爲鹽梟首領。長江上下游之勢力。偉大非常。官府思剿除之。而不敢動。滿洲端方字午橋。署理兩江總督。始設法招撫。懸鹽捕統領之崇銜。以羈縻之。徐寶山果然受撫。嗣後洗心革面。孜孜向善。一反曩日

之行爲。人每贊美之。顧徐寶山目不識丁。性情又極暴躁。苟有人觸其怒者。王八……混蛋……脫口而出。蓋未離綠林時故態也。清帝宣統三年。武漢起義。各省聞風響應。揚州紳商軍學各界。初共議推徐寶山爲都督。後改定名稱曰軍政分府。徐寶山概屬茫然。嘗詢幕友曰。軍政府與統領較。孰爲大。幕友乃爲之反復解釋。始欣然任事。所拍發電報中。許多北伐文字。悉由幕友撰稿。呈諸寶山。寶山不加可否。僅畫十字於紙尾。卽令照發。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下剪髮之令。寶山殊爲反對。語人曰。啗綽號老虎。虎威在於尾。辮豈可除哉。蓋其迷信甚深。曾知水滸傳有武松打虎事。因此不敢履吳淞境。以武松吳淞音相近也。江蘇都督程德全。講諸將於上海。寶山亦與會。見座客均無辮。自慚形穢。立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俑何人

召薙髮匠去之。公畢附輪返揚州。此次來往皆經吳淞口。不瑕問禁忌。心中大不懌。不出數月。竟被炸而死。其事維何。徐寶山嗜古玩。在上海時。購買古磁花瓶一枚。高二尺餘。色霽紅。代價銀幣二千圓。當交五百圓。言定俟歸揚州後。再匯交一千五百圓。而後由古玩鋪遣人將該瓶送至軍署。嗣後兩方照言履行。豈知徐寶山甫將貯古磁花瓶之錦匣揭開。內有劇烈之炸彈。突然爆裂。大聲隆隆。徐寶山登時倒地身死。肢體殘缺。殘不忍觀。其呈匣之長隨。同時炸死。一時軍署內紛亂如麻。各界爲之震悼。而送匣之人。猶在門房守候回書。當將此人扣留。嚴行審訊。據供爲上海管復初李文清尤小溪三人所遣。三人均業古董。於是揚州各界。公推代表。協同軍府幕友。爲徐寶山辦理喪事。一面拍電上

海道。迅令逮捕管李尤三人。道台得電。立命會審公堂簽發拘票。送值年領事簽字。由巡捕房將三人拘押。預審之下。均不認謀害徐寶山事。屬嫌疑。會審西官英國領事。不允引渡內地訊辦。因已有成例。如宣統帝元年七月二十日。慈溪縣移提槍殺戎才富之兇犯陳薰亭周阿五。後由屍親戎才伯戎德大及見證陳阿四等。到臬證明。又三年七月二十日。嘉定縣移提拐犯楊生林。經地保韓順泉到臬證明。此種習慣。非公臬會審之華官。不克明瞭。江蘇高等檢察廳。認真辦理。徐寶山被炸案。咨照公共租界會審公臬。須將管復初等三人解歸內地。正會審關炯作書復之。中述租界設官章程。及歷年成案。可知租界司法權之喪失。由來者遠。其函云。

敬復者。接奉鈞函。以英領對於徐案嫌疑管復初李文清尤小溪。不允移交。囑敝廨按照函開各節。檢示英領。以免誤會而釋爭執。自應遵諭轉達英領。藉籌對付。惟念事關國際交涉。雖在下感。苟有所知。正不妨陳述意見。共籌對外之良策。查上海會審公堂之設。本以前清同治七年。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爲根據。按照章程。領事當然不能有所干涉。惟日月變遷。事實遂不無更易。檢前清光緒三十一年。滬道上外交部文。對於領事提犯簽字之條。案語云。此項習慣。租界行之已十餘年。不若由條約逕與訂明。是領事簽字。在光緒三十一年以前。爲條約外之行動。而自三十一年續訂補充之條約。則此以爲正當之辦法矣。此對於領事干涉提人之不得不申言者。

也。至英領對於徐案。非俟證人到庭。不能交解一節。查此項辦法。本無章程條約之根據。惟檢諸敝靡歷辦舊案。其在前清時代已如此。論作俑之何人。固不勝放棄主權之慨。而在敝靡職司審判。於業經辦有成例之案件。欲恃無後盾之口舌。以與之爭。無論來靡陪審之副領。每推諉爲無權過問。黠者且以事非今始。反唇相譏。論國際之原則。本無習慣可言。論事實之發生。則已積非成是。善後乏策。愧惡交加。此對於預審一節之不得不申言者也。至上海商埠。稱爲租界。與我國內地自行開放之商場。性質不同。雖在我認爲祇有租地蓋屋之權。而在彼已不認爲民法租借之例。租界二字之名義不明。雙方之見解愈謬。種種窒礙。非從根生解決。必不足以挽已失之國權。

而固將來之領土。此又不能不仰望鈞聽之力與維持者。又有進者。滬人士每謂租界喪權之舉。大半發生於光復以來。在敝靡同人。奉職無狀。正宜深自引咎。惟念民國成立。各項官制。尙未正式釐訂。故統系混淆。辦事之困難日甚。卽就敝靡而論。在前清時代。爲完全審判機關。遇有聲明條約及其他交涉發生。均由滬道提出於領事團。故得力多而收效速。若以敝靡當外交之衝。不特於交涉上難得勝利。且於本案上易起決裂之端。此又敝靡光復以來辦案之困難情形也。

讀是函。可見租界法權。我國早被攘奪。卒使徐寶山被殺之案。不克水落石出。一雪其冤。因此釀成華洋訴訟之不平等。而華洋之勢力。亦顯

分高下。如巡捕房以維持公安爲職務於保護法律自由之外。絕對的取干涉主義。乃對於華人以華文報告事件者。除有碍治安之危險行爲暨物品外。大都置之不理。在華人慣肆欺詐。攻訐誣陷之風。誠不能免。然苟略識英文一二。易爲英文報告。則不論事之虛實。必派探偵查矣。馬立司馬德里。有奉天人宋姓者。向在北方政界。故家內祇留婦女主婦宋張氏。年近六旬。素姓悍潑。專蓄婢女。苟姿容明媚者。或爲妓。或作妾。藉以收一筆鉅數身價。可稱無形之女子販賣所。其待遇諸婢。備極苛刻。敲扑筆楚。日遠淫威。倫品貌不揚者。尤凌虐難堪。稍不遂其意。則以燒紅之鴉片烟籤。刺其下體。呼號之慘。耳不忍聞。初鄰右不曾注意。久而久之。左右人家。漸知內幕。同里有彭世芳者。讀書明達。聞而髮

指。乃作書報告捕房。臚列宋張氏之罪惡史。聲明願到堂作證。徒以寫本國文字。捕頭熟視若無睹。彭世芳大憤。復投函各報館。請其刊載。報館編輯。以宋張氏大背人道主義。大書特書。且加按語。謂負維持風化之責者。不可不懲一以儆百。爲工部局西董所閱。悉令捕房訪查。捕頭不獲已。派包探中西各一人。密查此事。豈知二十年前。捕房辦公人員。已皆持竹槓主義。乃遣探夥示意宋張氏家。宋張氏積得造孽錢不少。央人向包探緩頰。自願奉番佛一千尊爲壽。俗語財可通神。結果以查無實據四字。蒙稟捕頭。將此事打銷。彭世芳歎息至再。恐反遭宋姓之害。爰挈眷遷居別處。時交夏令。馬路旁所擺水果攤。容易腐爛。工部局衛生處西人。往往出外巡邏。見有上項之事。定去干涉。然百密或有一

疏。有業匯票之西人。星期閒暇。自北四川路家中。徒步南行。至天津路。偶見小販。手攜奉化桃子兩籃。沿路兜售。半已潰敗。該小販不知利害。又以血本攸關。不忍割捨。該西人對之。戟指詈罵。其意人若購食此種腐爛之桃。必生疾病。該小販誤會西人欲向購買。將籃內蓋面之桃子。雙手奉上。不料被西人飛起右足。將小販猛踢二下。嚇得小販呆若木雞。西人復將放在人行道上之貨籃。一齊踢翻。弄得遍地酥桃。不堪上手。恨恨而去。行人駐足而觀。不在少數。該小販幾乎落下眼淚。殊不知西人非權限內事。何必橫加干涉。乃該西人自以爲熱心公益。回到家中。作成報告書一通。不必說是滿紙橫行字。送到巡捕房。捕頭一見爲匯票西商所報告。立刻派捕。協同衛生處西人。往天津路一帶巡察。欲

第四十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備何人

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悟○撒○男○兒○索○債○來
仍○甘○爲○虜○守○錢○財
振○興○教○育○當○今○急
大○地○河○山○可○喚○回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鯨東鵝滿員漢道

却說匯票西人。逾越權限。既用足踢販買水果之苦力。又報告捕房。請嚴厲取締。出售腐爛水果。捕房即派探捕。會同工部局衛生處。將天津路一帶水果攤。概行驅逐。一班攤戶。叫苦連天。真屬無妄之災。不得不將攤基放棄。改爲沿路喚買。區區細故。若由華人用國文報告書。俗語云。白造有字紙而已。巡捕房豈肯受理。又如會審公廨訊案時。所用之言語。通行華語也。故外國律師到堂。必隨帶華文繙譯。以代傳達。然遇華洋人涉訟時。華人供詞用華語。華文口供單。不准由本人自核。洋人供詞。仍用其本國之語。並無舌人譯成華語。俾對面人有所辯駁。即會

審之華官亦在不求甚解之列。但由領事心領神會。便已判決。其判決書都由領事署起草。華官不過隨同畫諾。此非深悉會審內容者不知。然語言文字。猶其小焉者。手續上之顯分優劣。已如是。至精神上則更難言矣。如洋人控華人。控訴狀由領事官送達。可無須本人具狀。則華人控洋人。亦可由地方官以公文移送領事署。此爲當然之舉。條約具在。無庸研究。然而中國官與民之地位。相隔幾許。平民安敢乞靈於聲勢赫赫之官廳。代我無告之民。移送公文乎。卽肯移送。又有領事方面之阻力在。蓋條約雖如是云云。而以華官歷來未經照辦。外人認爲中國人自願放棄權利。苟使華官代人民起訴。領事且故意認華官爲原告。要求到堂備質。如蘇州天賜莊博習醫院白醫生。攜鎗赴野外獵鳥。

誤斃鄉民一案。吳縣地方檢察長。以官廳名義。移文上海意國領事核辦。此正華官之履行條約。乃意領事要求檢察長到庭起訴。可嘆弱國無外交。條約即不能有效。訴訟之第一步。華洋不平等已如是。若進行審案手續。精神上之軒輊更屬顯然。遇有華洋控案。華官預以審期商之領事。屆朝領事照約蒞庭。問供宣判。大有主客易位之勢。此尙爲洋人訴華人也。若華人與洋人互生糾葛。以華人忍無可忍。往訴之領事。當領事庭訊之期。事前既不知照華官。俾可爲觀審之整備。倘遇案情重大。藉口彼國司法獨立。輒以國內法打破國際條約。而拒絕我之觀審。可嘆實甚。夫上海爲全國著名商埠。正商人發展才力之地。何以華洋商業。兩相比較。華人每不能望其肩背。此不能不歸咎於政治之不

良。試觀時和洋貨號定貨一案。時和在南京路東段熱鬧之區。開設較早。營業頗爲發達。上海洋貨號分數等。上等者能自翻花樣。別立商標。向外國機織廠定製。運來中國銷售。則此項貨品。便爲定貨人之專賣品。別家不能仿造。此向章也。至號家與外國機織廠。不能直接交易。由洋行爲之居間。此洋行於商業類中爲介紹業。此介紹業既受定貨者之委託。則在委託範圍之外。斷不能有伸縮餘地。委託有連屬者。有各個者。凡洋貨號之定貨。爲各個性質。則一次委託。定製某項貨物者。千箱。洋行即依其委託之目的種類及數目。以轉定於外國廠家。及廠家運貨來上海。受委託之洋行。義務由此完了。至該洋貨號所自擬之花樣及商標。別家不能仿造。即受委託之洋行。亦不能自由代定。代定且

不可。何況銷售。中國商事習慣上。與外國之商律。均有明白之規定。上海商人。豈能獨異。蓋中國雖乏成文之商法。然商事習慣。頗與商事原則相符合。不過手續較爲簡單。標布中有一種九鹿牌。係時和號自定之花樣與商標。委託英商天祥洋行。代向英國機器織造廠定製。是時和號爲委託者。天祥洋行爲被委託者。交易有一定之範圍。彼此皆不能行動於範圍之外。乃時和以該項標布。通銷於長江下游一帶。每年定貨。因之有增無減。不料銷路既旺。遂爲該洋行所垂涎。時和有時僅定貨一百箱。該洋行則代定二百箱。時和有時並未定貨。該洋行則通電自定。及貨至上海。先通信於時和。謂九鹿牌標布。已代定若干箱。何日到貨。何日滿期。如不出者。將代行銷售。時和以翻成之花樣。業經暢

銷內地。決不願由洋行自行出售。勢惟有受其原貨。然一經受貨。則價格又惟該洋行自定。此事如在外國。豈不可訴諸法律以解決。是天祥洋行逾越委託範圍。當受民事上制裁。而且盜用商標。可以發生刑事。乃我華商之時和號。竟漠然置之。蓋華人習處此忍辱負重之下。明知訴訟之必不得直。故忍氣吞聲。願受之。此一案也。不啻代表全體華商。無訴訟之能力。閱者諸君。將疑時和號自甘退讓。近於自己放棄權利乎。無已。又有協盛興麵粉一案。在協盛興者。南市老馬路上雜糧行。當中國麵粉廠。尙未發達之初。所需用之機製麥粉。大都購自美國。而由上海洋行代購代運。清帝光緒中葉。協盛興向克魯森洋行代辦美國粉者千萬包。當成交時。訂明麵粉爲紅狗牌商標。紅狗牌之粉質。究竟

若何。克魯森並無貨樣。但知紅狗牌確爲美國頂貨。中國商人。不驗貨樣。以耳爲目。其妄從。可想而知。然以外國人最重商標。憑標購貨。在我雖無真實的商事經驗。以爲必可憑外人之寶貴信用。以免華商之受欺。孰知隔數月。貨至。啓而視之。則皆紅色劣下之粉。協盛興憑中向論。乃該洋行強辯云。君所定購者。爲紅狗粉。紅者粉之色。此粉爲餵狗之食料。故曰紅狗。購紅狗而得紅狗。又何論焉。協盛興知爲克魯森所欺。騙。持紅狗爲該貨之商標。以與之抗辯。並邀集中外商人。檢閱定單。而定單係英文作準。英文上書紅狗商標。該洋行則指爲並無牌字。協盛興則質問商標二字。作何解釋。相持不下。協盛興欲以牌貨不符。提起訴訟。又以各外國有領事裁判權。國際條約上載明。被告爲何國人。卽

向何國領事衙門控告。克魯森爲德國商人。應向德領署起訴。華人在外國領事署訴訟。既無華官爲之主持。必不得勝訴。不若靜待對方作原告。則訴訟管轄。可移之會審公堂。會審公堂有華官。以華官審理華洋訴訟。或可稍爲平允。華商人之厚望華官也如此。其實條約所訂觀審。乃相互的。而非片面的。特中國官吏。向未按照條約。實行觀審。故商民遂認爲華官無權過問。至本屬原告。而甘以原告爲被告。本華商之苦心。其實協盛興開設南市。若照以原就被之例。應由上海縣審理。而在前清時代。人民既不敢以原就被。逕至領事衙門控告。而外國人於中國方面控告。則不論被告住居何地。可逕至會審公堂起訴。又爲以被就原。吁。強國外交。無往而不勝利。弱國外交。無往而不失敗。果也。閱

時無幾。克魯森洋行以定貨不出。赴公堂起訴。中間經過通知傳喚開審種種手續。克魯森所延律師爲威金生。協盛興則請拒文律師辯護。威金生拒文同是英國人。各帶繙譯到堂。彼時中國人尙未有充律師者。其所持理由若何。協盛興雖另請通英語者。從旁聽審。仍不甚明瞭。但知威金生一方。不外強詞奪理。中西官諭知展期一禮拜續訊而退。屆期。又經傳喚開審。因原告係德商。兩次均由德領事觀審。但觀兩造律師。更迭向德領陳述。華官則形同贅癩。偶然發言詰問二三句。原告律師或答或否。拒文尙有問必答。約歷一小時。堂上德領宣告辯論終結。三日後。發下判決書。內容不問事之是非曲直。主文竟奇極。曰該項麵粉總計損失若干。由克魯森協盛興兩方。平均各半担負。焉然而止。

紅狗之是牌是貨。無一語及之。嗚呼。此之謂中國會審官。協盛與痛華官之憤憤如斯。急向上海道台衙門上訴。上海道台爲條約上規定之華洋上訴機關也。向章。凡洋人訴華人。第一審爲會審公廨。由華官一人。原告之本國駐滬領事派員一人。會同審理。第二審爲上海道署。由道台會同該國正領事審理。地點則在洋務局中行之。斯時協盛與依法上訴。遷延復遷延。始聞傳喚審理。添傳中證。不異第一審。此外則有一事較會審公廨爲特別者。大凡中國官廳愈高。則聲勢愈大。辦案亦愈以濡滯。第一審閱三個月而判決。以會審公廨尋常之衙門也。上海道台則聲勢百倍。計自協盛與依法上訴之始。以迄辯論終結宣判之時。前後共四年之久。上海道台亦易至五人。兩方訴訟之目的物爲麵

粉。因粉質之惡劣而涉訟。然麵粉非久存不變之物品。試思經過四年又三個月後。此惡劣之麵粉。尙能保存其惡劣原狀否。即不惡劣之麵粉。經過四年又三個月後。亦尙能不變爲惡劣否。而官府則曰。吾公務繁忙。外交重要。豈能因爾輩一件官司。迅速核辦。爾以麵粉不能久待。又何必上訴。以此等顛預之官廳。處理迫不及待之商事糾葛。吾知雖義憤填胸者。至此亦手癱足軟。嗒然若喪。而况最後之結果。仍由道台勸令克魯森洋行。加賠損失銀若干兩。又於紅狗二字。究竟是牌子抑爲貨物。依然未曾提及。豈非可怪。此一案也。爲我國商人忍無可忍。迫而出於訴訟一途。其結果竟如此。故當日商界爲之語曰。協盛興之甯吃饅頭不吃氣。不若時和之好漢不吃眼前虧。協盛興以麵粉涉訟。故

以餽頭喻之。而時和號之經理名張漢文。則不愧爲好漢云。作者至此。深歎上海一地。爲外人勢力澎漲之所。彼商人與外人。不能無交往。交往之中。不能無糾葛。小而涉訟。大而交涉。此世界各國所以有商律。在商務繁盛之國。并組織商事裁判所。一國之商人。互爲交易。且不能無平爭機關。以謀商事之安寧。而况中國爲施行領事裁判之國。上海又爲華洋雜處之地。政府不能安定章程。妙選人才。俾中外商人。並立於法律範圍之內。以馳逐於商戰劇烈之場。以致商業永不發展。而非驢非馬之會審公廨。任其存在。說到公共租界之會審公廨。名義上尙爲中國衙門。實際上不啻爲外人之機關。蓋華人與華人之訴訟。與由各國領事輪流到庭。參預審訊。直爲混合裁判制度。不但領事裁判而已。

然前清成例。公廨用人爲滬道全權。行政爲廨員全權。迨清亡之際。外人之強迫。華官之退讓。有種種黑幕。爲外交痛史上絕大資料。蓋當時公廨會審官。均爲滿洲人。一名寶頤。一名德清。寶頤正白旗籍。監生出身。充北京內務府筆帖式。捐候補知縣。指省江蘇。德清廂紅旗籍。湖北荊州駐防。捐江蘇候補鹽大使。劉燕翼任蘇松太兵備道。遂委此二人爲公共租界正副會審官。劉燕翼浙江仁和人。其父元楷。舉人出身。原任海防同知多年。能文章。故燕翼淵源家學。少年科第。授翰林院編修。自幼侍父居上海。父官僅同知。其子時欲跨竈而爲上海道台。清政府賣官鬻爵無所不可。總管太監李蓮英。自其老姘頭死後。知從此不克久踞深宮。正值宣統帝即位。暗自計畫。欲請年老假出宮。第自己所積

造孽之錢。不願截止。還想弄一筆臨去之資斧。於是有人介紹。包辦劉燕翼補上海道員缺。共費銀四十三萬兩。李蓮英一手成功。兩江總督張人駿亦自北京招呼。故劉燕翼領部咨抵南京。立奉飭知赴任。毫不留難。惟劉元楷雖入官場有年。宦囊不甚充足。故祇有家財二十萬之譜。寶頤爲前任直隸總督裕祿之孫。現任軍機大臣那桐之姪。家產足有百餘萬。劉燕翼託人商借二十萬。言定以正會審官爲條件。德清名義係湖北駐防。其父曾當天津武弁。故其母與兩妹向居天津。德清則在漢陽武昌間混飯吃。並無恆業。其長妹名紅珊。爲南開地方私娼。生得比花解語。比玉生香。豔名頗著。劉燕翼出京過津。勾留數日。二三知己潛與之逛窯子。得覩紅珊。魂飛魄蕩。原來其父元楷亦文人而好色。

者。少年時卽納一姬。姑蘇人名寶寶。貌未必美。而兩朵金蓮。纖不盈握。元楷愛之甚。斟酒論文之際。必命寶寶侍於側。輿之所至。輒嗅一雙小足爲樂。劉燕翼克家。肖子。年紀不過三十七八歲。實缺之方面大員。當然納幾位如夫人。爲題中應有之義。通籍後。已在上海購一青樓。中人藏之金屋。惜爲山梁出身。故不聞其名姓。今見紅珊非常漂亮。身材修短適中。由其友人代向紅珊之母說項。云新任上海道台劉大人。如何如何。如將紅珊嫁之。母女三人享福不盡。紅珊之妹名碧珊。年華二九。同是楚楚動人。真不異東吳之二喬。碧珊聆之。亦憇憇其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空。穴。來。風。自。古。云。

商。人。血。淚。落。紛。紛。

第四十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鯨東鯢滿真漢道
白。山。黑。水。知。同。種。
。 飼。必。鴻。溝。界。太。分。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却說劉燕翼出北京過天津時。入窰子冶游。邂逅紅珊碧珊。妹一見傾心。在友人前微吐收納爲如君之意。此友人當然錦上添花。代爲說合。但劉意碧珊尙未操賣笑生涯。擬納碧珊。紅珊不免有跋扈飛揚之概。而二珊之母。祇許以紅珊嫁之。此友長於外交。獻出本領。辦到二珊共事一人。效虞帝之故事。竟然達到目的。表面僅說紅珊許字新任上海關道。而不提碧珊。實則一箭雙雕。可稱風流韻事。惟二珊有交換條件在。故身價僅議千金。條件維何。卽其兄德清。要求一優美之缺。且須不出上海之範圍。劉燕翼一一照辦。結果圓滿。於是乃爲德清先籌辦。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分發江蘇候補鹽大使。然後欣欣然挈同二珊海道南下。抵滬履新。其母由德清隨後帶之同到。賃居城內夢花樓街。門貼德公館字樣。劉燕翼布置妥貼。卽札委寶頤爲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正會審官。德清爲副會審官。名義上有正副之分。而權利平均。無分厚薄。時有江蘇候補知州王崧生。爲劉燕翼之表兄。當蘇松太道員發表之日。卽以租界會審一缺。向老表弟要求。志在必得。且同從北京到任。整備一鳴驚人。爲嶄新之華洋理事。詎知事與願違。被他人捷足先登。王崧生大以爲不然。趕往杭州劉邸。叩稟劉太夫人一切情形。原來劉燕翼之太夫人。爲王崧生之姑母。太夫人一聞兒子復納二妾。極不快樂。其時劉元楷封翁已經去世。太夫人立刻吩咐帳房。拍電報至上海。大發雷霆。劉燕翼素

日孝順其母。接電之下。萬分惶恐。親繕稟函。遣親信家丁一名。星夜返杭。呈上太夫人。謂接任未久。公務紛繁。不遑代表兄安插。正部署間。表兄已啓行。現將公牘辦好。請表兄火速回滬。到差。一面牌示道轅。委任王崧生亦爲副會審官。兼道署總文案。江海關監督署總稽核。所以博太夫人之歡心。不失詩書本色。王崧生登時闊綽起來。寶頤德清深知底蘊。所有權利。從此祇能三份分派。王崧生交際手腕亦不弱。拜會各國駐滬領事後。分頭設宴。聯絡感情。公共租界有一正兩副會審官。自此始。會審公廨。爲吾國駐在租界管理司法之衙門。本非外人所能干預。自辛亥年九月。江蘇光復。劉道台自衙門內微服逃出。匿居租界洋務局。寶頤德清亦聞警倉皇潛自避匿。并將公廨中公款挾之而去。因

昔者中國革命家第講民族主義。故社會上咸仇視旂人。適寶德俱旂。籍尤爲發急。劉道台自顧不暇。遂不再委任人員。廨事有中止之象。王崧生當然以道台爲進退。時華界禁如亂絲。風聲鶴唳。外國領事團恐有碍租界治安。不克維持其秩序。乃會議權宜之策。適舊日之正會審官關炯之。賦閒無事。作滬北之寓公。聶榕卿則爲法租界會審官。王崧生既爲劉道台至戚。又本屬副會審官。且爲漢人。民衆無人反對。遂公舉關聶王三人。主持公廨案件。一面通知劉道台。請其加札委任。以符向日之手續。此爲外人干涉公廨用人之第一步。未幾清社既屋。民國成立。外人藉口民國之政府。未經承認。僅目爲交戰團體。故於會審官之進退。持之益堅。有湖南人孫調鼎。亦江蘇候補知縣。分派上海道轄

差遣。曾當過上海境內巡防局員。以強幹鯁直著名。光復之前二年。會奉委署理公廨會審官。頗爲中外人所翕服。光復後。上海民政一端。由紳士李鍾珏。以江蘇都督府民政司司長名義。駐紮上海。管理舊道屬民政事宜。各縣知事稱民政長。由都督府委派。上海道屬。則事前必先得司長之同意。奉賢縣民政長出缺。都督府派員赴任。詎知李鍾珏已先委孫調鼎署理。督委之員。廢然而返。嗣後蘇督遂以委缺之權。讓之民政司長。可見當時政令之不一。繼而上海領事團。以會審公廨訴訟之案。日增一目。有需人襄辦之必要。孫調鼎自奉賢交卸回上海。無所事事。乃迫而謀作官。領團卽自由雇用孫調鼎爲佐理員。輿論譁然。凡與之交誼深厚者。勸其不可就此職。李鍾珏且謂之曰。君願做官耶。抑

願做人耶。如猶願做人也。則此事不如作罷。孫調鼎一切不願。竟與美副領事同坐馬車。蒞會審公廨之任。吾國人政治之節操。可稱掃地無餘。此爲外人干涉公廨用人之第二步。迄各國承認民國政府後。昔時蘇松太道缺。改爲滬海道尹。人方以爲公廨用人之權。可以收回。然自孫調鼎離職回籍後。繼任者爲俞奠孫。表面上固由滬海道尹正式委任。而其內幕。則仍先與領事團接洽。然後事得成就。蓋已據爲慣例矣。此爲外人干涉公廨用人之第三步。至行政之權。在革命數星期中。亦爲外人完全奪去。記者欲詳述外人奪權之事實。不得不先言公廨內部之組織。按公廨既爲中國自有之衙門。則一切形式。及內部辦事規程。自然按照內地衙門辦理無疑。故簽押房爲廨員辦公之所。收發處

爲承轉機關。繕寫文牘。則有書吏。傳喚人民。則有差役。以及押所女監等處。亦均附屬於公廨之中。除刑事犯不滿三個月者。拘押巡捕房。五年以內者。拘禁西牢。捕房西牢。不歸公廨管理外。其餘則應有盡有。蓋完全一司法衙門。辛亥九月。上海光復。正副會審官避匿他處。時關聶諸人。尙未視事。男女押所。所有人犯。聞變大譁。外國領事團。以全廨無人主政。令巡捕房派捕照料。彼時實爲善意之協助。而未嘗先蓄侵權之意。越日。關炯之聶榕卿王崧生三人。先後接任。巡捕房亦同時派員到廨。整理一切。而干預之事。因此起。首向管男女押所之人。索取鑰匙。繼則添設外人辦公室一間。定名爲檢察處。譯其英文所書。竟作監察處。隱然寓監察全廨之職權。惟會審官與各官署往來之文書中。爲自

己顧全顏面。猶名之曰檢察處而已。將舊有之差役一律裁撤。而代之以巡捕。一切行政。遂入外人掌握之中。夫會審公廨。在滿清時代。誠腐敗之極。乃外人乘吾國有事之秋。以善意代爲整理。豈非吾人所甚感謝。而結果如斯。所謂國際無道德。真爲至理名言。用入行政之權。既全歸於外人。再言公廨之財政。當寶頤德清。以旂籍避嫌而逃。据上海各日報所載。該二人有空款數萬之說。嗣又見寶頤自行聲明之廣告。可見該二人於公款中必有糾葛。外人既奪我政權。然斷不能代我支持財政。在劉道台避居租界之初意。以爲革命未必成功。故身居洋務局中。意存觀望。以俟大局之平定。洎蘇州亦白旂高舉。劉道台知大事已去。所有道庫關庫二部儲存之銀款。若直接交付民軍。恐遭事後嚴譴。

若不交出。又不勝民軍之威迫。爲自己卸責計。乃將二部全數銀款三百五十餘萬。交於領袖領事薛福德氏。劉道台之自爲謀。未始不善。然款既存於外人。凡華洋間無論官款商款。苟與外人有債權債務關係者。悉取償於此款。及民國政府成立一年以外。經各國承認。於是政府派員會同上海交涉使。清理前年關道二部之款。外人將代支各款。列冊報告。則會審公廨常年開支。及預算此後歲出之各項。因截留若干萬。以應時需。均逐項登記。朗若列眉。當檢察處成立之初。辦員薪水及一切開支。悉由該處按月發給。正會審官月給薪水銀八百兩。副會審官半之。按照民國所定官等。會審官之資格。不足薦任人員。而其薪水與各部總次長相埒。論者謂外人辦事實事求是。至移交清冊。亦不過

懷他人之慨。區區會審公廨財政。本不足計較。但不克見其回復滿清原狀矣。清國之時。內政之稍爲比較的優勝者。首推光緒季年禁烟政策。自首與英國訂明條約。不惜三令五申。示全國以必行。外人極以爲無上之美政。曾在宣統帝元年。各國均派代表蒞上海。在法租界匯中旅館。開禁烟大會。先後會議十有四次。所議定草案九條。由各國代表各交其本國政府察閱。而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先定分年禁止之策。因租界除土棧膏店林立外。尙有大中小各烟間。充滿市廛。鱗次櫛比。工部局每年所收之營業牌照費。尤爲不貲。突聞中國將實行禁烟。因決定租界禁烟之次第及手續。先從停閉烟間入手。分兩年度四時期。將界內烟間。調查請楚。逐期抽簽。至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租界烟間。

停閉淨盡。數十年烟毒之窟穴。一旦肅清。西人作事。熱心毅力之處。殊堪欽敬。惟烟間既閉。其營業牌照捐。亦在取消之列。工部局驟然減少。此項收入。以中國人政治眼光觀之。禁烟之利在社會。一時不易收效。而禁烟之害。先及於政府。中國人往往投鼠忌器。以致良法美意。半途而廢者不少。卽如裁厘加稅之舉。爲吾國提倡實業之根本政策。乃議論多而成功少。迄未實行。偷以事關國際。有外人之阻力。猶可說弱國無外交。若加稅一事。外人並非絕對不許。何以遷延又遷延。未見施行。良以國內裁厘之後。將數十年來。巧取豪奪之民脂民膏。一旦蠲除。加稅之後。是否足以取償。目前難以預定。則不得不蹈常習故。以苟延此病商病國之殘喘。中國內政。大抵如斯。偷租界禁烟。因有碍工部局之

收入而中途反汗。亦人情之常。外國人獨不然。認定禁烟爲必要之事。禁烟後彌補捐款。亦爲必要之事。二者不可偏廢。惟有於其他收入者。通盤籌畫。決定在普通房捐項下。加收百分之十二分。每年計得銀洋十三萬元有奇。且烟間停止。土棧暨膏店。仍舊開設。營業較前更爲發達。一班吸鴉片者。既失去吞雲吐霧之安樂窩。果能遵令戒絕者。曾有幾人。嗣後或買土自煮。或挑膏過癮。爲一定不易之方法。於是將土棧膏店。加抽執照費若干。可得銀洋六萬餘元。每年減少之烟間執照費十九萬餘元。皆有以取償。雖有少數居民。對於加收房捐。嘖有煩言。謂減去吸烟者之負擔。而加諸普通之商民。揆之於理不通。然去數十年之積毒。凡屬國民。在道德上亦應稍負責任。所加區區。不爲苛刻。而租

界禁烟先從閉歇煙間入手。始得積極進行。法租界之辦理烟禁。大致與公共租界無異。惟公共租界分作兩年四期。法租界則以八個月四期計算。時間略有長短之殊。租界自烟間肅清後。社會上吸烟者未嘗少減。加之內地煙禁日嚴。一日當時著名厲行烟禁者。爲湖南浙江二省。湖南不論貧富。凡吸鴉片者。一經捕獲。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最輕者一等有期徒刑。以情節之輕重定之。故因煙而犧牲生命者。實不在少數。湘南湘西尤甚。浙江則另設苛罰之條。操禁烟之當局。雇用男女偵查員。往搢紳之家。穿房躡戶。刺探祕密。所居房屋深邃之處。每繪成圖樣。深夜使人踰垣而入。將吸犯一鼓而擒之。有家產數萬數十萬者。罰極鉅之款。務使之傾家蕩產而後已。紹興杭州嘉興湖州舊府屬最

多。內地稍寬。然較之別省爲獨重。至貧無立錐。暨苦力之徒。務使受禁。錮之罪刑。自數月至數年不等。故行旅一入浙江境內。莫不談虎色變。然俗語說得好。私煙越禁越好賣。因杭州拱宸橋。卽日本人租界。中國官廳權力。不克施行於日租界。於是省城內外之人。苟欲吸食鴉片者。願多出車資。羣集於拱宸橋一帶。視爲世外桃源。自清帝光緒二十年。中國敗於日本。蘇州青陽地與拱宸橋同時開埠。厥後日人竭力振興市面。而卒難達目的。蘇州妓院不設於青陽地。仍鬻聚閭門之外。杭州初亦設妓院於拱宸橋。後以營業衰落。無人顧問。相率遷徙。祇有下等妓女。若上海野鷄一類。尙零落飛翔日租界中。迨民國初元。浙江嚴禁鴉片。於是表面售淫。內幕售煙。每况愈下。成爲上海昔日小東門花烟

開景象。無如距離杭州。有十里之遙。出入咸感不便。二三載後。煙禁稍弛。拱震橋之冷靜。尤甚於前。幾有蔓草荒烟之概。迄今往杭州之有嗜好者。祇消有人指引。仍可以一榻橫陳。享烟霞之供養。內地禁烟。虎頭蛇尾。殊可浩歎。一杭州可概全國。然而當日雷厲風行之際。凡富室鉅紳之染有烟癖者。惟有逃至上海。以圖旦夕之安。故上海寄居之人數。激增不少。循商事原則。上海吸烟之人。既加多。則土棧膏店。亦必增加。斯時煙間已全停。則土膏各店之日見發達。乃屬意計之中。工部局第二步手續。即取締土膏各店。一聲令下。凡業鴉片煙之商店。末日又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我。去。人。來。勢。必。然。
中。原。俶。擾。奈。何。天。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第四十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試觀除舊更新令

獨讓歐西著祖鞭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秦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却說上海租界工都局。辦理界內行政。實事求是。見烟間既悉數停歇。尙有土棧膏店。凡業煙之商。遲早均須禁閉。乃次第取締土膏各店。所謂取締者。實後來禁閉之前提。雖此時土膏各店。原不在租界禁令範圍之內。然若聽其自由添設。則將來禁閉愈難。今日給照准開。明日弔照令閉。行政既體於愚民。出令亦嫌其反復。爰先規定期間。在此期間中。無論土棧膏店。祇准收歇。不准續開。彼時上海自下令禁煙。凡營土業之洋行公司。公設一專賣之處。故嗣後全上海土市。實爲該托辣斯一家所壟斷。無識之徒。以爲工部局之政策。又係俯從專賣公司之壟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秦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斷。工都局何以肯受人運動。而有此舉。殊不知外人辦事。均有秩序。此爲將來抽簽輪閉土膏各店之先步。蓋必先行取締。而後可以實行。閉果也。開始抽簽之日已屆。抽簽之法。與停閉煙間之分。作兩年四期。同預計至民國六年。租界煙毒。可以全部肅清。卽此可見外人辦理行政事宜。有決心。有計畫。以視地大物博。號爲政治進化最早之中國。其施政方針及手段。反不如區區租界之自治團體。豈不可歎。厥後舉行江蘇廣東江西三省官運。特派專員。遍立機關。黏貼印花。政府貪取二千一百萬兩不義之銀。竟飲鴆以止渴。對於國際交涉。有失信之嫌。對於三省人民。作欺罔之舉。原來內地烟禁雖嚴。私販烟土之輩。隨處有之。今更明目張胆。往來不絕。而傾家蕩產。喪身亡命之慘劇。亦數見不

鮮記者試述陳金聚一案。竊爲吾民呼冤不置。武進縣鄉人陳金聚。年三十外。向業米店。父母均亡。有妻而無子女。食力尙堪自給。聞上海印花土。販運內地。可以通行無阻。每月赴上海二次。每次歸途。必攜帶數十元之印花土。販賣於鄉人。烟土之有人私販。爲日已久。陳金聚之往來上海。未販烟土之前。亦所恆有。從前並不販土。必俟印花土通行。始作此貿易。可知陳金聚平日尙知守法。此次突遭殺身之禍。印花土實爲厲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三省之中。類似陳金聚者。恐實繁有徒也。事緣上海烟禁初行。營土業之洋商。組織洋藥公司一所。凡租界內各家存土。悉數售歸此公司。而由公司攬專賣之利。及蔡乃煌以特派三省禁烟員。結果乃爲特派三省運烟員。由北京南下。卽與洋

藥公司接洽。凡購土者。必令其黏貼印花。防弊之方。至爲周密。惟該公司所售者。悉屬上等貨物。販赴內地。獲利不如次貨之優厚。而次貨非該公司所有。則欲辦次貨。勢必向別處購之。然所謂別處者。又不克取得。蔡乃煌發貼之印花。故鄉人到滬購土。除略購黏貼印花之上等貨外。必再購無印花之次貨。以厚其利。此亦尋常商販逐利所必致。非不願購貼印花。實不能購得印花也。閱者能悉此中真相。則陳金聚之千古冤獄自明。陳金聚一日來滬販土。既買有印花土若干。更循例買無印花之次貨若干。從北站乘火車歸。至常州。常站巡警。將有印花土驗過。次及無印花者。卽指陳金聚爲販私。以印花之有無。定烟土之官私。所云准其販賣之官土。有何用處。不准販賣之私土。又有何害處。此中

判別殊不可解。陳金聚與警察相持不下。警察怒。遂將其拘去。其實站警無非冀得賄賂。苟陳金聚與以銀元數枚。即可放走。此處鄉人真正不識相。致自取其禍。陳金聚拘入警局。局官提案假預審。判烟土沒收。須再罰銀一百元。陳金聚以血本盡付東流。更罰鉅款。力有不逮。且有印花者是官土。業販土之人。購無印花者。攙雜其間。幾人人如此。若以印花土同指爲私土。是政府暨特派員。有心欺騙百姓。死不甘心。故不願遵判受罰。警局乃不得不將此案移解縣署。武進縣知事。姓王名晉。民籍安徽。心地尙好。頗知三省運烟特派員所行政。跡近罔民。愚民無知。覺其可憐。庭訊之下。判陳金聚處拘役兩個月。警局且將證物中。有印花土抽去。僅解少許無印花者。官廳黑暗。上下其手。吾國禁烟之

美政。糟得若斯。誠非始料所及。陳金聚儘量喫官司。不過六十天。便可恢復自由。武進縣署向例。凡判短期徒刑。不滿半年者。僅拘留於看守所。免付監獄執行。足不釘鐐。手不上鐐。以示體卹。陳金聚援例押於看守所中。屈指計之。期滿開釋。當不在遠。閱者注意。我國下令禁烟。中途反汗。以致如陳金聚者。無辜愚民。而使遭不白之冤。又司法制度不良。以致監獄腐敗。而使犯輕罪之人。變成死刑。不亦慘乎。西哲有言。獄制不修。實爲製造罪人之工廠。又爲傳染罪惡之毒菌。前者謂善人習於惡。後者謂惡者愈作惡。此言極確。各縣署內看守所之惡習。大同小異。每一號中。資格最深者。稱爲龍頭。無非老犯之別名。老犯見新犯至。必責令服勞奉養之義務。奉養者。以銀錢開銷先入所之難友。或多或少。

如何支配。悉聽龍頭之指揮。否則用私刑威疊之。服勞者。新犯必代老犯任一切苦役。如傾倒大小便桶。造飯煮菜等。倘富有資財。開銷鉅大。亦可使老犯代勞。看守所長及所丁之外。有專供押犯買辦之人。例如購物百文。則僅得值六七十文。陳金聚初入所時。不外此例。既任勞役若干日。又有後至者。服務之期雖滿。然日與不良份子同處。則已非從前之謹慎馴良。一日有新犯衛某至。循例服務。陳金聚思有以作弄之。將全號中便桶若干具。堆塞號門首。擬待新犯開門洗滌之時。使之一齊傾下。博全號之笑樂。孰知服務之新犯。尙未到門。而看守所長忽然來提犯赴審。匆遽推門而入。所有便桶。悉傾注於看守所長身上。臭穢淋漓。不可嚮適。立時查軋。知陳金聚之惡作劇。乃入訴縣知事。其時王

晉民氏甫於四日之前交卸。新任爲楊夢齡氏。吉林人。原爲酷吏。查卷知陳金聚之兩個月刑期將屆。乃以累犯加重科罪二年六個月。押調監獄執行。然而萬不致到死罪程度。陳金聚赴監內。初尙安分。居一月餘。與積年老犯熟習。遇時起玩弄。各處監獄。大都每日上午六七時開封。下午五六時收封。係管理上相同之規則。武進縣監獄在舊陽湖縣署之西偏。三面俱空地。空地之外俱民房。中以重垣圍。然內外聲浪。猶可傳達。一日下午四時。尙未至收封。適監牆外之民家婦女。與小兒言語。忽聞監內有應答之聲。自重垣而出。詎知該婦人悍潑非常。聆之大怒。奔赴監獄門前。大聲詈罵。謂管獄者不知約束獄囚。使對民家胡鬧云云。管獄員入內偵查。知爲陳金聚之行爲。遂詳請縣知事嚴辦。并加

業不安分。怙惡不悛等評語。楊夢齡再查案卷。悉陳金聚屢次肇事。所報告不虛。乃詳請蘇州高等檢察廳。移送第三新監執行。第三新監。爲江蘇全省模範監之一。南京第一模範。南通第二。蘇州第三。內部設備較爲完善。固儼然爲罪犯感化之所。中國內政。往往惟名不惟實。閱者諒亦洞悉。甚至有名與實背道而馳者。所稱模範監亦然。陳金聚既解赴蘇監。監中所禁土匪。游勇。強盜。綁票。青紅幫。哥老會。各色人等。有數百名之多。陳金聚自忖出監之期尙遠。卽一一傾心結納。若輩卽爲傳染罪惡極劇烈之菌毒。惡人近之而愈作惡者。迨季夏六月。上海租界。破獲大幫匪盜。經江陰縣移文公廨。迎提歸案。祕密審訊。供辭涉及業已被獲。在蘇監執行之郭老窩子。施阿胖等。爲青紅幫首領。該幫規矩。

凡新入幫之人。必先立功一次。乃得升級。日本人所指爲水滸傳派。會中所認爲立功者何事。或搶劫。或綁票。或拒敵官軍得勝。或被擒不供。同黨或冒頂匪首誣服。陳金聚旣在蘇監中入幫。苦於無功可立。適江陰移文蘇監。提匪首對質。匪首知一經對質。則有不測之罪。乃商之陳金聚。使自認爲會中首領。與郭老窩子施阿胖等無涉。典獄官據之。詳覆高等檢察廳。暨蘇常道尹公署。於是誣服匪首之陳金聚。不滿一月。已槍斃於蘇城王廢基刑場。計自販土至伏法。僅五閱月。以拘役六十天始以死刑終。在陳金聚以玩弄不改而獲禍。正不足惜。然使武進縣之看守所及監獄。管理嚴密。蘇州之模範監。考察詳明。何至以剝奪自由之現行犯。一任其玩弄。一任其入會。竟事前毫無覺察。中國之所謂

監獄。中國之所謂改良監獄。且冒感化之美名者。可見一斑。試探其本。陳金聚果以何事入獄。誘之以利。驅之以刑。政府且將以三省數千萬人之生命。易二千一百萬兩不義之財。陳金聚區區小百姓。何足談哉。中國與英國。原訂禁烟條約。予限十年。而但書指定上海廣州爲最後肅清口岸。說者謂最後二字。引伸無盡。可以臨時操縱者也。上海洋藥公司之成立。其主體爲信記洋行。該公司知洋藥來源。限於逐年遞減之約。遂由收買存土入手。自設此公司。凡上海存棧之貨。與輪船運至之貨。一一入其掌握。實施其壟斷政策。因之每箱向售銀二千兩。竟增至一萬以外。投機者又從而煽其燄。日漲一日。土膏各店苦之。於是私土充斥。僞貨滋多。該公司託襄助禁烟名義。徇意捕房。界以緝私之權。

於是土膏店門外。時停緝私汽車。凌晨排闥。深夜叩門。苟涉疑似之間。立被抄查之苦。直至土膏執照弔鎖。業此者命運告終。而洋藥公司亦同歸於盡。該公司發起人。均獲利盈千萬。第一爲尤泰仁。此人微時。充洋行司閩之役。其所遭遇。與前回朱榮堂大致相同。一有憑藉。時來福。湊積資數百萬。乃廣置房屋地產。不出十年。增益至數千萬。建築花園一所。窮極華麗。坐落靜安寺路。花園內有民智學堂一所。規則謹嚴。辦理完善。自創立洋藥公司後。利益更鉅。現在將近一萬萬之家產。全球咸知其名望。最奇者。其夫人出身福建。不知何時入外國籍。有詳悉其底蘊者。謂尤夫人幼時。貧乏不能自存。隨其父母。流轉入杭州。生計窘迫。曾在江干操賣笑生涯。頗有與之相識者。邂逅尤泰仁。情投意合。遂

成仇讎。其時尤泰仁猶未發達。既而否極泰來。扶搖直上。竟執上海富商之牛耳。以記者一付舊腦經觀察。尤泰仁富達極點。平生不置姬妾。爲富人中第一有道德者。公司之其次獲利者。爲潮州幫郭氏。上海烟土業之先進之巨擘。羣推郭氏。前書已詳言之。自創洋藥公司後。資產更豐。郭必策有家財五百餘萬。所營商號。廣州上海漢口。星羅棋布。納妾六七十人。生子女十人。北四川路地產房屋甚多。郭鬻卿亦有三四百萬。此人性格異常。不願作偉大之生意。而喜營小事業。如照相店煤炭店木器店等。資本不大。利息極大。所建住宅。亦不甚壯觀。自奉又菲薄。納妾祇一人。略作地產買賣。生四子。長子名棧。已出場。惟嗜好不少。嫖賭尤豪。恐未必是守成之子。還有郭務滋。年紀較諸郭爲稚。工心計。長

口辯其父遺產七八十萬。務滋善於經營。洋藥公司之組織。務滋可得百餘萬。故日前亦有二百萬資財光景。汽軍已購二輛。納妾二人。均明眸皓齒。左擁右抱。望之若神仙中人。惟尙乏子嗣。其賭興甚濃。卜書卜夜。而能多勝少負。此外郭姓趙姓藍姓。俱於洋藥公司大獲其利多者百萬。少亦三四十萬。莫不面團團作富家翁。惟郭氏族大財雄。無如度量淺狹。皆不能容物。未嘗不好名。故亦知興辦學校。創設慈善。但囿於廣東同鄉之子弟。可沾實惠。籍他省者。則深閉固拒。良由若輩鮮受教育。目光淺近。世界大勢。豈能明瞭。且均崇拜外人。其意本國之人辦事不可靠。不惜將財政權奉諸外人。受其支配。其知識昏曠。從可知已。且說蔡乃焯特派爲三省運烟專員。其原因在袁世凱。既任民國大總統。

早蓄異志。欲復帝制。而遲遲未發。會安福系一時活躍。袁世凱卽授意楊度。梁士詔等。上表勸進。於是毅然決然。祕密布置。稱帝行爲。惟世間萬事。非錢不行。賄買皇帝之一筆鉅款。猶未有著。乃密囑蔡乃煌。赴上海。開三省銷土之禁。攫取二千一百萬兩不義之財。至袁世凱稱帝之病根。民國二年。遣人暗殺宋教仁於上海。已經下種。宋教仁字遜初。別字漁父。湖南人。與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有年。民國種種法制規章。均宋先生所手定。卓然爲中國大政治家。袁世凱知之。此人不死。稱帝必不成。乃運其鬼蜮伎倆。使人擊博浪之椎。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縱○毒○殃○民○咎○不○辭

刑○驅○利○誘○日○蚩○蚩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秦仁義無復燕瘦瓊肥

第四十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泰仁義無復燕瘦瓌肥
會看九五稱尊日 正是南柯夢醒時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却說袁世凱雄才大略的是一世奸雄。其嫉妬功臣。烏盡弓藏。兔死狗烹。極似漢高祖。惟漢高祖用明殺。而袁世凱則用暗殺。其手段較爲卑劣。袁世凱自爲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後。特任宋教仁爲農林部總長。宋先生志在革命以救國。並不欲登仕版。爲政局前途計。有赴北京之必要。爰於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從上海寓所出發赴南京。轉乘津浦鐵路火車北上。其時袁世凱已有稱帝之野心。以宋先生在國中政治上。有相當之力量。若俟其到京。加以傷害。自己責任。難以諉卸。不如使謀刺於上海。仍可戴一付假面具。未必大衆咸知。乃與內閣總理趙秉鈞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密議議定。以鉅金賂刺客實行。刺客探知宋先生。是日附滬甯路夜車啓行。先徂公於車站。以待宋先生之至。此事未發生以前。已得有人謀刺之傳聞。並宋先生之友人。貽書警告宋先生者數起。請其暫留上海。以避危險。而宋先生夷然不以爲意。謂人曰。當今政客競爭。非等於劫掠財物者之所爲。當不出此野蠻手段。吾決不因此而弛吾責任。聞者皆服其度量之宏。夜間十時三十分鐘。宋先生蒞車站。在站上所設議員招待室暫憩。有吳仲華黃克強陳勳宣廖仲愷諸人。與之談話。旋即由諸人導之上車。步行出站門口。猶未及剪票之地。突來鎗聲砰然。諸人悉睜目驚駭。不知所措。宋先生呼曰。吾中鎗矣。吾中鎗矣。其時于右任尙在招待室中。口吸雪茄煙。聞變。將一枝雪茄拋到不知去向。飛奔

出視。而宋先生已倒臥地上。面色灰白。于右任大呼。快抓兇手……
一面招呼吳仲華諸人。亟亟將宋先生扶起。不及環顧四周。遂任兇
手逃遁以去。當兇徒狙擊之際。有人目覩。鎗聲共三響。第一鎗聲最低。
已中宋先生腰部。其餘二鎗。則該兇徒匍匐地上。向左右發出。以恐嚇
追捕之人。最可異者。車站警察密布。竟若充耳勿聞。于右任吳仲華等。
以送宋先生入醫院治療。爲至急。卽借黃克強汽車。同赴滬寧鐵路醫
院。甫進院門。宋先生覺痛極。對于右任曰。吾恐將不起。今以心事三件
告君。望千萬注意。第一件。所有南京暨寄存日本東京之書籍。悉數捐
入南京圖書館。第二件。吾老母尚在。吾死之後。無人照料。拜託克強與
君及諸故人。代籌贍養之方。俾不致凍餒。以終其年。第三件。吾等所負

責任重大。諸君皆當勉力進行。勿因吾死而灰心。以致放棄其責任。南方與北方。扞格不相容。吾奔走調和。煞費心力。乃忌嫉之徒。不諒苦衷。反多誤會。然吾爲國家而死。雖死無悔。其語極爲沈痛。嗣經中西醫生。施用手術。檢視宋先生受傷之處。彈自左邊腰肋入。歷一小時之久。始將鎗彈取出。其形尖銳而小。爲六寸六響之勃郎林手鎗。受彈之處。流血不多。而痛苦異常。蓋所傷已近心臟之故。鎗彈取出。卽注射止痛藥水。冀其安睡養神。詎知宋先生宛轉呻吟。仍痛不可忍。曰：吾不怕死。特怕痛耳。出入生死。吾習慣之。如醫生能止吾劇烈之痛。則死亦甘心。旁侍之人。皆悲傷萬分。強爲撫慰。然而宋先生之痛不少減。復憤然曰：萬不料調和南北之舉。竟若斯爲難。時事至此。奈何……惜兇手在逃。不

能明瞭。彼究竟爲何許人。自動耶。抑爲被動。言次。淚潸潸下。見者莫不掩面拭淚。醫生謂受創甚劇。惟有割開療治。始可有望。經在場之人。公同決議剖解。其創口約有六英寸。檢視之下。大腸破裂。飲食時溢出於外。此爲其痛楚之大原因。又其血從破裂處闌入腸內。此爲其大小便流血之大原因。迨縫其洞口。洗去血塊。割治完畢。而痛不稍殺。時在二十一日午刻。醫生切囑不可多語。侍疾之人。尤忌與之問答。至醫院慰問者。雖絡繹不絕。概屏諸病室戶外。傍晚。其呼吸漸促。語音漸低。半夜熱度漸降。手足漸冷。欲言不得。頻頻以目注視榻前諸人。天將破曉。目光已斂。雙手忽作合十狀。旋又以食指置胸際。似有言之不盡意。于右任附其耳邊呼曰：（遜初你放心去罷。）遂氣絕。然其目猶未瞑。看護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者以手按摩之使瞑。未幾復開。如是者不次。直至二十三日午刻大殮。始全瞑。哀耗遙傳。海內外莫不震悼。是案之起因。主使者爲民國大總統暨內閣總理。幹辦者伊何人。任總統府祕書之洪述祖。常州人。滿清舉人。曾充內閣中書。富有家資。生性陰險。好漁色。在北京時。工於鑽營。上海當余聯沅任海關道。洪述祖爲文牘主任。大權在握。所入萬豐酒樓妓院。無日不有其足迹。有蘇州名妓王秀寶。因虧空鉅資。虎邱鹿苑間。不能託足。來上海白克路高張豔幟。一日。洪述祖邂逅於四馬路一枝香西菜館。一見傾心。卽趨其妝閣。立贈價值千金之大珍珠一粒。王秀寶到滬未久。稔客無多。所費亦微。洪述祖卽納爲第三妾。其家中大婦已死。第一妾北妓出身。在京時所納娶。燕趙佳人。終遜於江左風流。

第二妾係由婢女充下陳。雖姿首不惡。未免不善狐媚。故洪述祖厭故喜新。卽爲王秀寶脫籍。藏之金屋。寵愛逾恆。惟洪述祖有三大缺點。殊不爲王秀寶所歡迎。世間淫慾橫熾之徒。輒想嬌妻美妾。左擁右抱。享盡人間溫柔滋味。不思自己之妍媸。何事可以取媚彼姝。使不致變心出醜。苟一反省。自然熱度降低。洪述祖年已四旬以外。固非風度翩翩之少年。且容貌之醜陋。亦所罕覩。身材矮胖。大頭短項。臉色焦黃。鼻大而赤。行步又見蹣跚。雖衣冠楚楚。實在面目可憎。還有一種身體上之暗疾。卽兩腋狐臭異常。炎天尤覺難堪。王秀寶與之同衾共枕。厭惡之極。洪述祖正室生兩子。長名梅清。次名蓮清。一女名斐清。梅清青春二九。尙在讀書。溫文爾雅。面龐俊俏。肌膚如雪。望之宛如處女。王秀寶大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加欣賞。名分置諸不顧。對梅清媚態多端。而梅清未具色胆。且畏懼其父。不敢接受。望望然去之。王秀寶用盡生平本領。千方百計。以弔梅清膀子。一日。將梅清誘入房內。擁抱不放。梅清究屬年幼胆怯。且亦知妓女生性淫蕩。祇圖歡樂。一時慾情莫遏。遂釀出父子聚斃之局。自經初次。暗度陳倉之後。洪述祖日日赴道轅辦公。王秀寶頑皮頑臉。勾逗女傭。每日午後二、三點。定遣之至學堂。將梅清託故喚回。共作陽臺之夢。如是者半個月。光景。洪公館上下人等。無一不知。第一妾見王秀寶得寵。正擬向醋海中興波作浪。得此機會。大喜。待洪述祖半夜歸來。特步出中庭。輕啓櫻唇。呼一老爺爺。連貫言曰。新近入門之三姨太太。究竟老爺所娶耶。抑爲大公子所娶之新婦。斯語甫完。轉身匆忙入內。並無

後文原來洪述祖花天酒地。應酬頗繁。卽偶然無人請客。亦必以北里平康爲唯一消遣之場。故非深宵不返公館。彼時突然聆第一妾所言。滿腹狐疑。爰不趨王秀寶處。而改入第一妾臥室。向之低聲下氣。根究所言之來歷。第一妾殊刁狡。不肯明告。所以然。僅囑洪述祖日中歸來。自己攷察而止。洪述祖雖然意會。但知其子素日馴謹。斷不料有此一幕趣劇。或者王秀寶別有所戀。明日果如第一妾之言。上午十時半出外。午後四時回家。直闖王秀寶房中。居然秀寶與梅清相抱而睡。香夢正酣。洪述祖目擊此狀。怒吼如虎。躑足大跳。牀上二人。嚇得魂飛魄散。雙手拾住衣服。滾下床來。洪述祖搶得小洋刀一把。作勢欲將長子戮死。王秀寶急將自己身軀蔽住。梅清雙膝跪下。向洪述祖叩首無數。乞

爲饒恕。洪述祖一想家醜不可外揚。而且見秀寶珠淚雙垂。真正我見猶憐。殺子心腸。立時鎔化。長歎幾聲。將小洋刀拋棄於桌。半臥半坐於沙發上。此時梅清早已飛跑出房門口。抱頭鼠竄而去。王秀寶猶未立起。洪述祖將手一揮。始立起身來。向牀沿坐下。將內外衣服扣好。洪述祖一言不發。踱出房門。胡思亂想。依舊向道院而去。從此看不起王秀寶。還是第一第二妾。不嫌年老。不恨貌醜。不憎腋臭。故重加親近。王秀寶見風色不對。仍與女僕通同。僅隔十餘日。將房中所有值錢之物。及進門時隨帶之衣飾。一并席捲而去。越期年後。重掛金牌於會樂里。芳名貂蟬。隱然以洪述祖比董卓。以洪梅清比呂布。宜洪述祖不得善終也。可發一笑。袁世凱趙秉鈞以暗殺宋教仁之事。委任洪述祖。由洪述

祖拉攏應桂馨。由應桂馨使武士英實施鎗擊。應桂馨寧波人。其父應文森爲石匠。上海包造房屋起家者。應文森爲前輩一份子。應桂馨自幼桀驁不馴。席父之遺產。喫著嫖賭烟。無一不精。納妓女爲妾者四五次。專與流氓馬夫爲伍。長江上下游。夙有哥老會青紅幫二種匪黨。後來連合而成共進會。聚集於上海。漸有組織。應桂馨爲會長。改名應夔丞。手下有徒黨數千。流品之雜。不言而喻。洪述祖在上海時。與應桂馨結喫花酒之蘭譜。過從甚密。厥後洪述祖。晉京。與應桂馨恆通函札。滿清易爲民國。應桂馨以爲破除階級。無論娼優隸卒。青皮痞棍。與大人先生。王公貴胄。一律平等。均有作官之資格。彼常思一過宦海之癮。屢次懇託洪述祖。因其充總統府祕書。畢竟近水樓臺。招呼容易。果然絕

好機會臨身。洪述祖拍一通密電到滬。委任其刺死宋教仁。事成酬銀幣十萬圓。簡任陸軍師長官職。應桂馨接電後。立即回電照辦。惟須先匯費若干。洪述祖報告趙秉鈞。先匯銀幣二萬。負責詳函郵寄。應桂馨得銀後。知宋教仁即日來上海。派手下精細同黨八人。分頭偵探宋之行止。每人發給用度四百圓。武士英者。山西平陽府龍門縣人。年甫二十五歲。曾入軍隊四年。充當排長。嫻於鎗法。可稱百發百中。民國成立後。惟山西未有兵事。因閻錫山主張文治。使百姓休養生息。次第裁汰兵額。於是武士英赴上海謀生。山西人在上海。當然乏親戚朋友。既到滬。舉目無親。不得已作小資販度日。言語不通。性情復剛硬。致件件蝕本。有人指引入共進會。始識應桂馨。應桂馨與之談敘。目爲有用之人。

材遂供給其衣食零用。聽候差遣。迨應桂馨受刺宋之任命。知參養一年餘之武士英。胆氣技術。足以勝任愉快。爰招武士英密議。許其事。成酬報一萬圓。日常生活費在外。先發給四百圓。六寸六響勃郎林手鎗一枝。子彈兩排。將來保舉旅長官職。武士英以手拍胸曰。嗒們死且不怕。何況區區細務。包管頭領（稱呼應桂馨）辦得乾淨。目下正我等綠林發迹之日。酬報官職等。憑頭領酌量。嗒們決無計較。惟須先見過此人（指宋教仁）一次。而後可行事。應桂馨謂此一定之手續。三天內必使汝認看其人。言罷各散。且說派遣偵探八人。約定每日中午十二時。下午六時。中夜十二時。三次報告於應桂馨。宋某衣服如何。行動如何。隨員何人。食宿何地。自廣東到滬。上岸始。車站擊中途院止。應桂

馨處均有詳細記載。三月二十日中午。偵探報告。或說宋某明日早車啓行。或說明日中車。祇有一人名韋金仙。獨言本日夜班特別快車。宋氏決定動身赴南京。並不勾留。銜接津浦車上北京。因此人有一知己朋友。在報館當編輯。故得有此項的實消息。應桂馨對此八人。並未揭破暗殺計畫。故除武士英外。均不明白。但詢汝等何人。識宋氏之面貌。原來韋金仙人頗機警。逆料此事有鉅大之關係。故早從報館中。輾轉覓得宋氏六寸攝影一幀。交於應桂馨。即祕密轉付武士英。武士英再三審視。儲藏衣袋內。應桂馨獨留韋金仙談話。俟各人散出。祇賸應武韋三人。桂馨復取出鈔票四百圓。送於金仙。專酬一張照片之功績。金仙感謝而去。桂馨乃與士英決定。即晚舉行。無第三者知悉。無如此案

鬧得太大。以致全滬士民。人人注意。凡華界租界辦公人員。負緝捕之責者。咸全力以赴之。故不出四日。案經破獲。武士英。應桂馨。均被逮捕。先入公共租界總巡捕房。由會審官提案預審。搜集證據頗多。京滬往來電報信函。多至數十件。北京袁世凱。向公使團交涉引渡。歸華界官廳訊辦。公使團允之。電令註上海英總領事。交付華官。先由南市總工程局警務長麥忠軒。投會審公廳帶下。巡官張晉。與應桂馨同銜一手。武士英由偵探一名同銜。乘馬車南行。武裝衛士二十名。皆乘馬前後簇擁。觀看者人山人海。既抵總工程局。羈押優待室。被褥用紅縐紗花標布所製。飯菜每餐六碗。更有出人意外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四十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莫怪焚書秦始皇 儒生今日又逢坑
國魂何日來蘇望 惡劣名詞避不遑

第五十回

披肝瀝胆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却說暗殺宋教仁之教唆犯應桂馨。與兇手武士英。從租界引渡至內地。暫押上海南市總工程局。由警務長麥忠軒負責管理。十分優待。何以麥警長肯如是。明眼人不言而喻。應桂馨出銀幣數萬圓之代價。故得起居飲食。舒適非常。尤出人意外者。應桂馨夙有嗜好。其所吸鴉片煙。精美之極。麥警長倩人亦購上等貨品。以供給之。每日須費四十元。左右。案中禁押之犯。無論何地。斷不有此辦法。豈非駭人聽聞之事。迨閱旬日。總工程局奉上峯令。飭武士英解上海鎮守使衙門。歸軍法範圍。應桂馨則歸入司法辦理。乃分別移送。應桂馨由內地檢察廳受理。

第五十回 披肝瀝膽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之。移入城內監獄。武士英即斃於鎮署押所。相傳係畏罪服毒而亡。或云謀斃之以滅口。彼時上海第二次革命事作。烽烟滿目。人心惶惶。六月十三四日。城內官吏逃避一空。復於製造局劇戰之中。城內監獄無人負責典守。監犯即一哄而出。似逢大赦。斯時應桂馨亦遠走高飛。不知去向。洪述祖應桂馨等之結果。記者不啻目覩。俟詳述於後。上海自宋先生突遭暗殺。此後暗殺之案層出不窮。顧何以他處不聞有是。良以上海爲中西商業人材金融薈萃之區。所出鉅案。表面上似不涉外。交實則在。在連帶。此因彼果。互相循環。總統袁世凱既殺宋先生。其陰謀險狠。妬賢嫉能之心。有加無已。上海鎮守使鄭汝成之死。亦狡兔亡而走狗烹也。癸丑年。上海有討袁軍之發難。稱爲第二次革命。事先爲

袁世凱偵知。欲以北人之心腹者。統率軍警。保守製造局。蓋隱然以製造局爲江浙兩省根本重地。惟末由藉口。而適有徐企文輕舉妄動。夜襲製造局之役。人皆以徐企文受袁世凱指使。蛛絲馬迹。不無可疑。徐企文亦上海世家子。少年放浪。細行不拘。初充小學教員。未嘗有驚人舉動。光復而後。集會結社。風行一時。徐企文遂因緣時會。號召諸少年。組織工黨。到處演說。並設分部於通都大邑。創辦覺民報。以通消息。居然一言一動。有操縱工人之潛勢力。宋教仁被刺。全國憤激。長江上下。游搖欲動。民黨中張堯卿輩。見徐企文與製造局工人。殊爲聯絡。密令攻襲製造局。徐企文以爲滬軍都督陳其美成功之易。不過因製造局之一戰。欣欣然從之。先與團長陳其蔚接洽。使之內應。乘夜進攻。從

製造局後門衝入。祇率黨徒數十名。半皆徒手。未有鎗械。詎知中計被擒。袁政府電令。將徐企文解送北京訊辦。或云被袁世凱鎗斃。或謂袁係指使。因此袁世凱派鄭汝成率兵南下。駐製造局內。任爲上海鎮守使。以防民黨討袁軍起。爲鄭汝成所敗。追原禍始。實徐企文所誤事。鄭汝成初以福建水師學堂畢業。派遣外洋留學。與前任海軍總長劉冠英同學。清光緒帝十二年。該學堂洋監督師恭薩克。稟曾惠敏公紀澤稱。閩省初次續次出洋學生。除改派出使差事者外。實數尙餘四十五名。鄭汝成卽此項留學生之一。畢業管駕學。稱爲習勞耐苦。攷試屢列高等。與之同權獎勵者。共七人。爲劉冠英。黃鳴球。邱志範。王學廉。陳杜衡。壽沈坤。鄭文英等。前海軍總長薩鼎銘。亦畢業管駕學之先進。學優

而仕。蓄之有素。上海二次革命將作。有英國軍事家。前往高昌廟一帶。視察。極稱鄭汝成布置周密。指揮如意。歸功於出洋留學之有益。其時勝負未分。故人皆未嘗注意。洎乎戰勝討袁軍後。陳其美知此人爲北方。饒有才智之將。頗愛其材。使人多方游說。冀其轉爲我用。而鄭汝成毫不悔悟。迨袁世凱蓄心稱帝。仍一味贊助。詎知功高震主。袁世凱反忌嫉日甚。陰嗾趙秉鈞訪敢死之士。實施暗殺。王小峯王銘山二人。籍天津。向在軍隊中生活。王銘山曾充總統府衛兵。在大隊長趙紀才部下。趙紀才深悉王銘山之驍勇胆略。趙秉鈞與趙紀才係同族兄弟。趙紀才乃力薦銘山。由銘山轉薦王小峯。奉內閣總理趙秉鈞命令。祕密南下。發給川資五千圓。事後酬報十六萬圓。並許以團長二缺。二王既

到滬。旅居中等客棧。已經旬日。隨處打聽。一日在十六鋪。遇同鄉周楚卿。見故人於異地。情意殷勤。先偕啜茗。繼赴北市沽飲。二王僞言謀噉飯南來。卽託周楚卿代爲道地。周楚卿自述。刻下在製造局鎮守使署偵緝處當差。今日有事請假。往北購物。邂逅老鄉。欣喜不盡。周楚卿閒談之頃。謂鄭上將威權赫赫。袁政府寵眷彌隆。比爲東南柱石。聞日內日本國皇帝行加冕禮。奉政府電令。上將爲慶賀專使。須親赴日本國領事公館賀喜。二王聞之。心中樂甚。謂周楚卿曰。某等雖無聊南下。以圖衣食。而行囊尙堪敷衍。觀此花花世界。惜人地生疏。一切無從問津。可否由大哥引導。一聆南中戲劇如何。周楚卿卽答稱甚願……至區區東道。小弟猶能奉陪。二位兄台萬不可客氣。於是自酒店攜手同行。

往四馬路丹桂第一台。案目知爲軍界中人。小心招待。遂定座正廳。周楚卿取出鈔票兩番。交付案目。二王再三謙遜。然後坐下。一面觀劇。一面輪流探聽。鄭汝成行動。其每次出入。有無警衛。所御上將禮服。有無特別標識。所乘汽軍。是何樣式。身上常帶兵器否。至容貌如何。在北京已覓得照片。二王均所認識。周楚卿無心誇耀。二王有意刺探。兼詢明日本領事公館。在外白渡橋東首。車至橋北堍。卽須轉灣向東。已近在咫尺。直至夜間十二時。至丹桂第一台觀畢出外。始彼此相約後會。珍重而別。翌日早起。二王購新聞報查看。知明日已屆日皇加冕之期。爰緊閉客棧房門。詳細商量。二王從天津乘北洋輪動身。均備帶勃郎林手鎗各一枝。刻不離身。並無隨身行李。鈔票二千圓。交郵局匯歸家中。

其餘分開儲藏褲袋內。二人終日休臥養神。入晚將房飯錢小帳一律付清。向茶房說明。日午前九時。某等啓行赴南京公幹。計議之下。倘達到目的。雖引頸受戮亦所甘心。萬一行刺不成。則生命無倖存之望。惟有概不供出實情。以圖速死。六時起身梳洗。喚茶房買點心。用罷即出棧。奔往外白渡橋。見天氣尙早。遂步至外灘公園。徘徊約一小時許。重至橋北堍張望。注意自南而北之汽車。則見有日本商人模樣者。自南北兩面而來。均沿黃浦灘向東而去。復有西洋各國暨中國人。皆乘汽車穿大禮服。亦向東風馳電掣而去。未幾南首一輛嶄新燦爛汽車。遙望馳來。二人在橋北轉角望見。各將眼色暗遞。知必鄭汝成無疑。汽車剛到北堍。直瀉而下之際。王銘山已對之發一鎗。汽車速度加添。未曾

擊中。然車夫猛吃一驚。神經受震。立時羅盤不動。且正欲轉灣。爲車夫顯出本領之際。俗語云。命該如此。王銘山王小峯見車輪已停。從右邊躍上汽車。將兩枝手鎗。照準所坐二人亂擊。原來其一人爲司務長舒錦秀。今日充鄭汝成參贊。遂同歸於盡。車夫一并爲亂鎗打死。二人連發十六鎗之多。一時劈拍之聲不絕。遠近站崗之中西印巡捕。一聞鎗聲。緊密口內狂吹警笛。向汽車飛奔而來。斯時王小峯王銘山子彈已罄。鎗猶在手。被印捕一名。將王小峯抓住。華捕二名。亦將王銘山拘捕。外白大橋北塊。圍聚之人。不知幾許。車輛交通。爲之斷絕。一霎那間。巡捕房中西探長探目正副捕頭三道頭巡捕。趕來一大羣。將汽車內三具屍體取出。裝上病車。先送就近之虹口同仁醫院。驗得俱已氣絕。復

用裝屍車載赴斐倫路驗屍所。可憐三個人如箭靶一樣。滿身彈洞。汽車一輛。彈洞亦無數。車廂內盡是鮮血。王小峯王銘山見目的已達。入捕房後。談笑自若。明日解公共租界會審公廨訊問。直認鎗殺鄭汝成不諱。其餘二人並非欲殺者。實屬誤殺云云。中西官會判准交鎮守使衙門提去。後亦解送北京。不知所判。有人謂爲鎮守使軍法科。處以開膛破肚之刑者。不足爲據。當時尙有遭暗殺而不甚明瞭原因者。爲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粹芳。夏氏出身青浦縣。少小時家貧。習印刷業。才智過人。既而自購小印機一部。設肆營業。略堪溫飽。復勞心焦思。擬集資作大規模之營業。然一時不易成就。丁酉年正月。在江西路賃屋三椽。印機由一架而兩架。翌年夏遷於北京路。有屋十二間。爲初步之發

展越五年。始建印刷所於北福建路。設編譯所於蓬路。創發行所於棋盤街。規模粗具。乙巳年後。定名爲有股公司。股本由三十萬遞增至百萬。乃於寶山路改建印刷所編譯所。各省添設分館甚多。天津北京又各設印刷廠。甲寅年秋。增收股本滿二百萬之額。先後合併中國圖書公司。中外輿圖局等。每年贏餘至數十萬。堪稱執書業之牛耳。爲國中最大商業之一。民國二年春。宋教仁被刺。上海民黨有討袁軍之組織。設總司令部於閩北華界。夏粹芳暗中運動外國人。派兵隊出而干涉。其目光認爲討袁不能成立。將來閩北同遭兵燹。生靈塗炭。在意料之中。因此民黨中人恨夏氏刺骨。遣刺客伺於發行所門首。以對夏粹芳手鎗轟擊。蓋夏粹芳每日上午十時。赴發行所巡視。風雨不更。是日甫

從馬車中出。正舉步入門。而子彈無情。砰然飛至。中頸內。右邊入。左邊出。喉管穿破。登時倒地。鮮血直流。馬夫王阿勝在旁目覩。奮力將兇手齧住。奪其手鎗。復飛出流彈一枚。將玻璃擊得粉碎。此時發行所內人員。聞聲奔出。及棋盤街五馬路口。巡捕亦飛步而至。忙將受傷之夏粹芳扶起。納入馬車。但見兩目微睜。口不能言。欲送醫院救療而已。氣息不屬。王阿勝見巡捕趕到。將兇手交付。連同手鎗。并解四馬路總巡捕房。是案也。會審公廨訊取兇手口供如何。竟不宣布。該兇手亦不聞定罪執行。難以索解。自夏粹芳遭暗殺後。繼任商務印書館經理者。爲鮑咸昌。其刻苦謹慎。較夏氏尤甚。原鮑咸昌爲基督教徒。世稱天主教爲舊教。基督教爲新教。實則異流同源。大凡教會之信徒所作之事。自有

堅忍之力量。強毅之氣魄。上海西郊徐家匯鎮。稱全國天主教之策源地。明代徐文定公光啓之故鄉。其子孫亦世居焉。滿清道光帝末年。天主教建堂於此。附設修道院與育嬰堂。光緒帝初年。展拓地址。廣建西式樓房。規模宏敞。有可容萬人之禮拜堂。每逢禮拜日。各級社會之信徒。皆來頂禮。西國士女。亦多加入。有教無類。共集一堂。所辦學堂。有徐匯公學。震旦大學及孤兒院等多處。女學亦有啓明崇德兩校。有天文台以測氣候。有藏書樓以饗學者。有月刊週刊以通教中消息。近更以國中信仰舊教者。多中下等社會。因組織公教進行會。期普及於上流人物。足見其苦心之一斑。試入其地。大道如砥。林木純綠。一種尊嚴肅敬之氣象。非可以筆墨言語形容。內容更井井有條。無一不備。不僅天

主教之策源地。亦可稱中國之模範村。第一爲天主堂。有新舊二鐘樓。高一百六十九英尺。堂內祭台。十有九座。大小楹柱六十四。悉用金山石精刻壘成。建築歷六年始竣。工程之鉅。實冠遠東。每日致祭。以昭誠敬。禮拜誦經之衆。彌撒大祭之盛。他處遠不如斯。第二爲博物院。同治帝初年。法國神父韓伯祿創始。韓伯祿係理化及博物學大家。故院中搜羅豐富。珍禽異獸。悉具模型。栩栩欲活。而以麋鹿一門尤多。韓伯祿曾著鹿學全書。得國家審定給獎。其有價值可想。後由柏神父主任。柏神父精禽學。每年遠足旅行。必獵珍禽以歸。頗多心得。中附藏書樓一所。專儲中外博物書籍。內有漢文古本之書。爲無價之寶。每日午後。任人參觀。不須入門券。不取游資。祇投一名刺。卽有人招待引導。第二爲

天文台。實即亞東之公共氣象台。航海者因此定趨避行止。居處者因此識氣候時刻。凡游歷家科學家。無不來瞻仰。以視中央觀象台。其優劣不可同日而語。是台創於同治帝十二年。首先發起者。法神父高鐸。鼎台本位於聖心報館之編輯所。光緒帝二十七年。成新台而移之。後勞神父實主其事。以馬田二神父爲副。另有司事十餘人。塔門之左。有養基風機。記風度之遲速大小。並記風雨表升降之度數。無籍人力。有紅格紙一張。該機能自動而記之。每隔八日。一易其紙。更有風雨表一架。殊爲靈便。下承以紙。自轉度數。無絲毫差誤。然儀器猶不止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奸雄手段至驚人。鳥盡弓藏種惡因。

第五十回 披肝瀝膽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塵○夢○紛○紛○何○日○斷
一○聲○清○磬○頓○歸○真

48





上海的神秘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六〕

目次

第五一回	綠女紅男須循軌道	長阡短陌不若心田
第五二回	地理迷茫甲衰乙盛	天生奇傑乞丐車夫
第五三回	秋燕春鴻王孫賚志	花殘月缺倩女離魂
第五四回	妓院有同命鴛鴦	官場惟醉心風月
第五五回	花明柳暗春色深藏	酒綠燈紅鉅家貽笑
第五六回	急色登徒紅顏薄命	尋芳令尹白首空盟
第五七回	名襲瀟湘館夏姬再世	舟行印度洋春色雙探
第五八回	萬里星軺花明海外	一官風厲竹脆庭前
第五九回	明月不歸春使腸全負	留珠可返積卓識堪師

六集目次

857.48
312.7
:6



930501

六集 目次

第六〇回 賽馬園場此地誰悲宿草 飛駒過隙霎時頓易滄桑

長篇社
會小說
神秘的上海〔六〕

南沙 張恂九著

第五十一回

綠女紅男須循軌道 長阡短陌不若心田

却說徐家匯天主堂中之天文臺。既有賽基風機。可知風之遲速大小。又有風雨表。可知風雨時之度數。而正廳西北隅。有一玻璃櫃。內藏天文儀器。有窺星午鏡一具。用時必在夜間九時。用以校正時鐘。旁有時鐘二架。極爲準確。約十晝夜僅差一秒鐘。一年僅差三十六七秒而已。台中卽以此鐘報午時記號於信旂台。台設於黃浦灘洋涇浜口。英法

第五十一回 綠女紅男須循軌道 長阡短陌不若心田

租界交界處。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以來。迄今已四十餘年。每日報時報風。設有專例。台之東南隅。有方廳一座。內設磁石測驗所。各國來問訊者。有四百餘處之多。此台之有價值可見。第四爲藏書樓。上海號爲文明之先導。乃無公共之藏書處。而徐家匯反設有此樓。樓在文天台正廳之西。有上下二層。上層屬英文。西書多古本。爲不可多得者。人皆賞之。天文算學等。另貯一部。供神父等隨時研究應用。下層屬中文。分列經史子集。悉遵四庫書目編制。志書一門。最關重要。搜羅至千餘種之多。旁及佛經及古錢古碑之類。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第五爲聖衣院。在土山灣慈雲橋之東。創於同治帝初年。專備教中守貞之女子。超世絕俗。修道至最高之地位。中西俱有。但祇寥寥二三十人。其宗旨專以

克己修身祈禱爲事。會規極嚴。雖與家人晤面亦不得久談。終其身不肉食。每年自陽歷九月望日起。至明年耶蘇復活瞻禮時止。名守齋期。惡衣粗食。寡慾清心。日間或工作。或祈禱。無時休息。卽中夜亦須起身祈禱。雖無直接傳教之行爲。而以禱祝之誠心。求諸天主。賜福國家社會。其立身之堅苦。旨趣之高潔。功業之悠遠。教中人均歎爲望塵莫及。致十分之敬禮。第六爲徐匯公學。及其附屬小學。創於道光帝之季年。分中學高小附屬三組。學生達四百餘人。教職員三十餘人。校長爲翟神父。法人操華語之流利。幾駕華人而上之。事無大小。躬自處理。學生盡寄宿。不收通學。教室臥室膳廳等百數十間。近更添建四層高大之洋房。操場廣逾二十畝。功課之高深。管理之嚴肅。吾國學校莫與之儔。

畢業後或升震旦。或遣出洋。決不致造成高等游民。附屬類思初等小學。生徒二百以外。大好青年。吾人自不教育。而使外國教會操教育之權。其裨益青年。固非淺鮮。其如國體何。此不獨士大夫之羞也。第七爲聖母院。凡遨遊徐家匯之人。莫不知有聖母院。其院爲天主教大事業之一。占地百畝。二橋橫空。兩水潏潏。女牆之內。崇樓傑閣。不知西東。創於咸豐帝初年。始在徐家匯東南里許。地呼王家堂。同治帝七年。遷至今址。內分女修院。崇德啓明兩女校。聾啞學校。幼稚院。育嬰堂。刺繡所。花邊間。裁縫作。浣衣廠等種種。部勒精詳。秩序畫一。可容千數百人之衆。實教育工藝暨慈善事業之偉觀。近來教育家競談職業教育。其實不必取法乎遠者大者。卽聖母院已足模範一切。文明空氣。日甚一日。

凡慈善工藝教育。持社會主義者。每於形式精神。加意研求。當不讓於教會。惟女修院與育嬰堂。其道德之高尙。辦法之完善。迴非教外人所能頡頏。女修院分拯亡會。獻堂會兩部分。拯亡會之修女。專掌女界教育。及傳授刺繡花邊等美術。兼管育嬰堂事務。現有中西修女五十餘人。分任一切。獻堂會則悉係中國貞女。凡二百餘人。分發江蘇安徽等省。耶教已普及之地方。任事留院供職者亦二十餘人。前上海之蘇報。實革命之機關報。以排斥滿清爲職志。始創之人。爲陽湖陳夢坡。後以指西太后爲淫嫗。德宗爲民賊。清吏商諸上海領事。按名逮捕。杭州人葉瀚。知其事。密告之。陳偕蔡元培吳敬恆等。出亡。而官吏務欲得陳而甘心。命偵探化裝往訪。會計程敬叔。出而招待。陳與程同音。偵探以及

爲卽館主陳夢坡也。遂拘以去。夢坡走日本。辛亥後始返滬濱。善自韜晦。不聞外事。越歲癸丑。無聊之甚。貧而且病。佗僚以亡。繼而子亦死。孫亦夭。一家遂絕。彌留之際。惟其次女公子幼庵侍側。陳夢坡最後之痛言。惟耶教可以救亡一語。幼庵曾游學日美兩國。通其言語文字。國學尤深。至是感懷身世。悽愴非常。遂捨身入聖母院守貞。宗仰獻堂會。殉國殉教。忠孝萃於一門。殊爲難得。陳夢坡氏與吳敬恆章炳麟蔡元培三人同爲揚子江下游革命之先覺。惟陳氏較諸人。最不得志。有此女公子。亦可含笑於九泉。育嬰堂並收男女小孩。男孩滿七八歲。送入土山灣育嬰堂。女孩則教以文字書算刺繡花邊等藝術。量才學習。年長則爲之擇配。旣嫁之後。仍賃居於聖母院附近。日間作工於院中。自食

其力而有餘。且有一事。中國人之自辦育嬰堂者。可爲殷鑒。慈善團體中所辦育嬰堂。殆遍。設備不良。保護不周。如出一轍。最難堪者。嬰孩一入此堂。終身不知己之身體。從何而來。洎爲他人輾轉。朦混領去。主其事者。祇要有利可圖。出外後。概不顧問。女孩或爲人販買爲妓女。作婢妾。墮落地獄。不可究詰。此等爲善不終之舉。還是不辦。若聖母院之育嬰堂。則異是。嬰孩入院。爲之詳記。姓字里居。親生之父母。如可查攷。由堂內通知。仍得以時相聚。非若別處育嬰堂。專收就近私生子。不明來歷。故四鄉貧民。感激異常。且辦法既善。使將來交收其益。不致使院中感經濟之困乏。留養堂中之嬰孩。常有四五百名。自創設迄今。共收一萬二千八九百名。其造福於兒童。實無涯涘。試問聖母者何人。卽耶穌

之母瑪利雅。瑪利雅高潔絕世。實足母儀萬世。目下吾國女子。去高潔二字。愈趨愈遠。提倡教育。不足以救之。反足以害之。全國有眼光有身價之人。每稱徐家匯之聖母院。爲養成女子人格惟一之學校。此院之發達。遂一日千里。中國幸有此院。得以養成少數高潔女子。彼提倡不良教育者。能無對之生愧。有人言聖母院規則太嚴。慣於嬌養之女子。恐因不便而逃學。事誠有之。而際此世風波靡。更不可不取嚴格主義。卽如岑春萱之女公子。豈不生小嬌養。亦於其中而處之泰然。可見萬事俱在人爲。無不能成就之事焉。上海自關租界以來。西人經商傳教。及工業從政等。旅居此地者。日多一日。當然死亡之數亦不少。而以骸骨歸葬本國。則未之有聞。其瘞骨地點。一在英租界二馬路警鐘樓之

下一在靜安寺路西段之左方。法國人則在法租界霞飛路巡捕房東首。此數者皆爲西人墳墓所在地。西俗有葬事。凡管墓之司事丁役。與工部局之醫官。皆須到場。各司其職。墓旁屋內。另設掌簿籍之人。載明某人葬某段。及方向號數。備家族或關係人到墓查閱。最文明之方法。則西人尙火葬。吾國祇有僧尼。間用火葬者。其法以大小中等之缸兩隻。厚鋪草紙於缸底。將屍體盤膝而坐。周圍用石灰炭塊塞緊。將兩缸兩并。標明上下。缸口以油灰生漆膠縫。使無一針之孔。俾不致臭穢溢出。死後少則三日。多至四十九日。乾柴烈火。在廣場上焚之。迨缸破。其中屍體已成灰燼。俟火熄滅。乃拾其殘齒斷髀。包之以布。在佛座下掘一深穴瘞之。或有不用缸。而造一木龕。作四方形。宛如肩輿。以屍體令

坐於板木上。上下四周亦用石灰與炭塊結實排緊。不使搖動。木龕外有隙縫。亦以灰漆嵌沒。及期焚化。此等辦法。僅釋教有之。且死者必有嫡系之徒。傳授衣鉢。始可承辦。聞福建有一特別風俗。青年男子。忽焉夭亡。所娶之婦。如誓不再嫁者。則戚族鄰里。慫恿其舉火焚死。擇定吉日。衆人咸到場環視。該婦盛妝豔服。自投烈焰中。頃刻畢命。環視之戚族鄰里。拍手表示歡送。到西方極樂世界。此種行動。揆諸人道主義。大爲違背。而不留臭皮囊於濁世。殊有清潔高尚之概。安徽休甯縣歙縣績溪等地。處萬山之中。亦有與此同類之風俗。人家女子。既許字而未曾過門結婚。未婚夫不幸疾故。凶耗傳至。滬諺呼爲望門寡。而彼處上中等社會女子之父母。竟忍心害理。將其親生女。活剝剝絕粒餓死。大

概人之不食餓死。不定以七天。最少不過三天。多者可旬日。以生理強弱。暨平時食量多寡而判。然至四十八小時。滴水不沾。則必宛轉呼號。慘不忍聞。苟父母決心死其女者。將咬緊牙關。置之不理。此由於篤守舊禮教。固執太甚。以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諸謬說所囿。此二者。一甘焚死。一聽餓死。殺身成仁之後。地方官且命駕赴其家。與以褒揚。其家屬視爲無上之光榮。鄙見不如學步陳女公子後塵。捨身教會之高。出萬倍。閑文且住。中國數千年錮蔽。在重死而輕生。所以佛經火化之文。祇適用於極少數之僧尼。平民而能悟徹解脫者。絕未見之。西人如遺言行火葬之理。須陳明於醫官。經醫官將死者診斷書驗明。方可施葬。倘屍體焚化後。仍欲掘地埋骨。或遷移一地。或建設碑石墓誌等。亦非陳

請醫官不可。但亦需費銀十兩。若營造墳塋於其上。下等費銀五兩。中等十二兩五錢。上等二十五兩。邇來日本人以其火葬之習慣。逆料不久推行於中國。乃特設焚化之爐灶一所。其法屍體以絲綿纏裹全身。不穿衣服。置之像身大小之四方木匣內。木匣形式似棺而小。以杉木製成。取其取容易著火。死後三日。將木匣放於爐灶之火門內。火門共有五孔。故同時可焚屍體五具。若用一門。則將其餘堵塞。爐灶上面。中央有總火門。加入煤炭。引以電火。約經過三小時。木匣變成灰燼。肉體化完不可見。而骨骼則仍可檢出。如欲以此骨攜往他處埋之。另放一小木匣內。其匣長方形。可任便攜帶。日本素崇佛教。故火葬遺風獨盛。西國知此法之良善。迢迢數萬里。惟有死後瘞骨其地。久而久之。地價

昂貴如黃金。安得如許墓地。故亦漸次舉行火葬。吾國人則視死者如帝天。往往停柩於家。或厝宗祠之內。多至數百具。子若孫卜地擇年。遷遲數世。以致觀棺木之朽腐。任風雨之摧殘。坐失事機。終不能入土以妥先靈。其泉下祖宗。隱痛無極。吾國人迷信風水之習。牢不可破。記者試述目覩之事。彼迷信者可以廢然思反。吾鄉有葉氏者。族大財雄。爲一縣之冠。人當富貴時。何求不得。妻妾宮室車馬衣服。窮奢極慾。所不可必得者。自己之壽數。延。子孫之富貴。永保。於是媚鬼神。求仙佛。覓風水。爲不易之理。葉氏闔族。抱此心理者。幾逾半數。所以年年聞葉氏某房改葬其曾祖。遷葬其祖若父。蓋所有良田千頃。予取予求。牛眠吉地。不必謀諸他人。有名元成者。其祖若父葬已有年。墓地在市街之北。

距所居不遠。元成席豐履厚。不失爲守成之子。某歲之秋。族人有延堪輿家卜葬地者。所延爲嘉興人名錢若谷。據云係秀才。夙負看風水盛名。葉元成因家人多疾病。疑祖墓有所冲犯。乘便亦邀錢若谷到家。一相陰陽兩宅。詎知錢若谷指陰宅爲大不吉。信口開河。滔滔不絕。謂予不信。不以立驗。使工人以農具鑿穿墓下。深僅四尺。卽有積水。壙外被水所浸。壙內可知完全爲水。此地壙穴本佳。爲前地師誤定偏右五尺。距後枕之河太近。故近二年變爲泛水地矣。幸覺察尙早。遲至五年。則君家殆將大敗。葉元成將信將疑。姑試之。使傭工翻掘墓足。果然去地三尺八九寸。似有泥漿。再掘尺許。則有水上湧。於是葉元成向錢若谷拜倒於地。曰。微高明指點。則後患何堪設想。爰以上賓待之。款留竟日。

錢若谷事畢欲行。葉元成堅決攀留。固請下鄉覓地。將祖若父遷葬。錢若谷知超等買賣上門。安有放棄之理。僞作勉強之態。謂我家中聘闈地理者。門常如市。承君雅意。以三日爲限。不克多留。翌日。葉元成令帳房將自己座船。開至鄉間。由司賬陪伴錢若谷。周行阡陌。葉元成個人名下。尙有祖遺田二千餘畝。不憂無地可葬。第三日。尋到沈莊之北首。竟得到一片良地。來龍去脈。清爽雄偉。卽由錢若谷手持羅盤。周圍奔跑好幾遍。衣袋中取鉛筆一枝。洋紙一張。畫成草圖。而後偕司帳開船。緩緩歸去。一路得意非常。及抵元成書室。向元成口講指劃。欣賞此項風水之佳不已。元成不勝快活。用紅紙封好鈔票四百番。奉贈錢若谷。另加川資二十番。面託一切。全權委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綠女紅男須循軌道 長阡短陌不若心田

詩曰。

兒女全憑教育施。
昂藏自古終無有。

庶幾天職不辜之。
濁世疇能解脫時。

第五十二回

地理迷茫甲衰乙盛 天生命傑乞丐車夫

却說葉元成迷信風水甚篤。故待遇地理名家錢若谷。非常之優厚。既酬勞其四百番。復加送川資二十。錢若谷用諂媚富人之本領。趨奉葉元成。無微不至。拍胸自誇曰。某雖不敏。所有浙西朱門貴冑之葬地。悉出某之設計。科名將相。談言微中。故不見棄於上流社會。尊府遷墳之舉。某願完全負責。可操富貴壽考之券。決不是詐欺取財一輩可比。老翁何時進行辦理。恭候賜函關照。某當擺盪一切。踵府領教。作精密之察看。何如。葉元成不勝欣悅。殷勤款待。錢若谷復故作急迫語。謂目下令先人棺柩。已宛在水中。雖僅二三個月以來狀態。然事不宜遲。免使

冥途痛苦。葉元成連聲稱是。覺得此人能知大體。非比浦東尋常墳與家。遂一再訂後會之期。送別登程。錢若谷從茲受葉元成聘任。幾次到浦東。按部就班。爲葉氏營遷葬祖先之大事。原來葉氏此墓。葬有九柩之數。遷移頗非容易。前後需時計八個月。光景費洋銀至六千塊之鉅。地係本人所有。還不作價值。錢若谷名下。共花去一千四百餘塊。新地既稱吉祥。舊日墓址。棄如敝屣。任其荒廢。石灰磚瓦。狼籍彌望。田額倒有十畝零。有原籍甯波人陳浪雪。出身寒微。其祖父寄居浦東。一肩負販以餬口。浪雪生而聰敏。苦於無力讀書。乃自幼習洋貨業。店主人見其活潑伶俐。加以青眼。日中服務之暇。命其入塾。習學英文。彼時上海南北市。教讀英文之夜館。如恆河沙數。優劣迥殊。陳浪雪所入者。適遇

教法不惡。本人亦奮勉用功。故市歲之後。居然陳浪雪能作普通橫行書信。且洋涇浜話。亦習得流利。年齡十七。家有鄰舍許姓。開裁縫店。生一女三男。女子居長。手工尚佳。而貌極不揚。皮膚如漆。口鼻均歪。髮禿於頂。眼大如鈴。人目爲醜女兒。不料其父母別具隻眼。覩陳浪雪之習業辛勤。讀書攻苦。自動以年長二齡之醜女兒。許配爲夫婦。陳家父母。恐家徒四壁。爲子娶婦之艱難。今有此機緣。正合其意。翩翩年少之郎君。儼斯怪狀之閨女。不問其子之願意與否。遽行文定。中國家庭專制。達於極點。可見一斑。而昔者民風淳樸。男女婚姻。絕對不許自由。悉憑家長之支配。與目下情形。成一反比例。明眼人自能判別其善惡。未幾陳浪雪成婚。居然夫妻恩愛異常。無如開支增大。担負不易。而其祖若

父又營業不振。陳浪雪仰事俯畜。難以支持。乃改入某洋行爲夥。該洋行專營五金進出口。以浪雪能洋文。通洋語。初爲寫字間副手。不及二年。洋東深爲信任。拔爲大寫。卽於職業以外。兼作個人名下貿易。一帆風順。十年未滿。積蓄近十萬金。其時乃祖乃父。俱已下世。浪雪謀購風水地。以安瘞其先人。桂苒期年。聞葉元成家遷葬之後。舊地視同石田。託人詢諸元成。肯否割愛出售。元成首肯。遂估價交易。因此地風水。已不成問題。照尋常田畝買賣。陳浪雪乃將祖父母及父母之棺木。卽依葉姓原葬之穴埋入。並未另延地師考核。孰知此地實係吉壤。古人言人傑地靈。信非虛語。葉姓吐棄之田。竟爲陳姓茂盛之基。陳浪雪初非識風水者。不過智識豐富。心地開通。入棄我取。得獲大利。自葬此地後。

三年。歐洲突發戰事。各國聯合與德國爲仇。外洋進口貨。日少一日。以五金爲尤。上海各項船艦。暨製造廠。翻砂作等。需鋼鐵銅鉛極大。一時來源斷絕。無貨可用。陳浪雪原置行走內河航線之輪船多艘。乘此時機。或將船身拆賣。或以原船出售。立時獲利百餘萬。并向日所積計近二百萬光景。乃於黃浦沿灘。開設造船廠。專造內河往來小輪船。局面宏大。其事業方興未艾。由此言之。此項風水。何以不佑葉氏。而竟大啓陳氏。俗語云。陰地好不如心地好。又云。人定可以勝天。陳浪雪多財善賈。適逢其會。實則非風水之關係。現在鄉野。墳墓纍纍如貫珠。幾無一頃乾淨之田。苟平心細思。豈有隨處多佳風水之理。希望智識階級中。竭力提倡火葬之法。其次設立公墓。人人可在此埋骨。則迷信風水之

習慣不攻自破。抑社會輕視生命而視死亡者。重於泰山。此等積習。糜
質無限。亦應革除。雖賴有此積習而起家者。未嘗無人。苟社會真正進
化。定能改變此狀。蘇州胥門外。有乞兒。姓姚名威林。原爲浙省紹興人。
生母早死。其父無力再娶。困守故鄉。生計斷絕。遂挈威林謀食於蘇。
甫六七齡。詎知其父拙甚。仍貧乏不足自給。卽憂鬱而亡。威林童稚無
知。幸鄰右慈善家。代爲醮資以斂其父。威林幼離鄉井。凡親戚族黨之
有無存沒。概屬茫然。智識未具。孑然一身。飄流街巷之間。無衣無褐。祇
好效伍子胥吹簫吳市之故事。但簫不能吹。惟有叫喊以代簫聲。蘇州
有古剎報恩寺。牆垣頽敗。金碧剝落。爲一羣乞丐之集合地。日夜食宿
於斯。姚威林窮無所歸。不得不與之爲伍。每日沿門托鉢。惟有所得。則

不與羣丐一處果腹。獨往附近小飯館耐食。日復一日。飯館主恆共談話。時姚咸林年屆成丁。性情馴謹。較他人能耐勞苦。飯館主頗重視之。嗣以蘇垣市面清淡。凡酒館飯館。均獲利極菲。羨慕上海之繁華。謀遷地營業。姚咸林懇主人挈帶同來上海。主人固忠厚長者。欣然允諾。既抵滬。賃屋設肆。英租界之六馬路。卽雇用咸林執燒火挑水之役。按月給以薪工大錢一千文。後生意漸漸興旺。月有贏餘。主人加給數百文。咸林以行乞度日之人。能食宿有方。不憂凍餒。於心已足。薪工所得。悉數存儲。食客照滬例。須加一成之一小帳。又名堂彩。肆中生涯既盛。堂彩亦豐。咸林亦得派給若干成。可以多於薪工四五倍。勤勞終歲。得以儲積五十餘金。咸林從未囊中有錢。今若是私衷慶幸。此滿清光緒帝

初元事。桂苒數年。上海飯館業。有蘇申兩幫之別。而兩幫合建公所於城內穿心街。威林之主人。被推爲蘇幫領袖。蓋斯時已分設支店於美法租界。暨南市華界。駸駸有公所主席資格。該主人以威林誠實可靠。使管理建築公所事宜。雖然姚威林目不識丁。而同業所釀公費。亦託其典守。寒風烈日中。奔馳跋涉。毫無倦容。同業皆器重之。落成後。卽公推威林爲司事。總管公所事務。威林年近三旬。猶未成家。目下漸有人格。一班同業中人。皆勸威林娶妻。創立家庭。飯館主人亦以是舉。勉威林趕辦。豈知威林一概謝却。自傷身世飄零。父母早亡。若不逢主人提帶。迄今猶在卑田院中。末由自拔。立志終身不娶。則得錢可行善事。想到與本身境遇相同者。不知凡幾。吾幸而衣食有資。彼窮蹙無告之子。

啼飢號寒。其苦爲吾所親歷。推己及人。安敢有貪戀女色之心。雖古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但由吾選擇一人。撫爲義子。未必不若親生。只要姚氏祖先。有承繼香火之人。不娶亦何害之有。故對於勸婚者。謝其美意。而不告所以。飯館公所定章。凡業中有貧無立錫。病歿不克爲殮。得支公款。以濟其衣衾棺木。一切夫役之費。并由公所支給。咸林既經理此項。原兼充殮工頭目。務使款不虛糜。事從實際。咸林本見義勇爲。施不求報。及充此役。喪家多交口稱頌。旣而其名漸播。卽非公所之雇殮工者。亦惟姚咸林是問。供役日繁。一日手下人夫。亦日多一日。因上海扛抬棺柩之夫。同屬於殮工。咸林見貧戶之喪。從未計較工食之多寡。或遇赤貧者。或竟代任墊費。未嘗宣之於口。倘富豪之家。盛設殯儀。

鋪張揚厲。抬柩或用三十二人。或用六十四人。則多方要索。不許通融。稍拂其意。輒掉頭不顧而去。人以其作事公正。每樂就之。咸林之言曰。疾病死亡。人事所不可逃。然既死矣。魂魄消散。軀壳空存。無智愚賢否。都如幻夢。何必耗有用之金錢。作窮極華麗之裝飾。上海出殯之競爭。目爲應有之點綴。若用諸慈善。爲死者造福。豈非盡善盡美。彼既浪擲錢文。吾不必與之客氣。云。平日惡衣菲食。終身不御絲綢。不饜佳肴。雖有杯酒之嗜好。不過以春韭秋蕪爲下酒。人有緩急就商。將伯呼助。莫不立應。或異鄉落魄。欲歸不得者。苟與之有一面緣。亦恆助以資斧。從未責人償還。上海租界。各省人士。視爲世外桃源。往往富紳巨室。來作寓公。下世後。忽焉中落。不得已出其祖若父珍藏之古玩書畫。求沾諸

市。一時不卽脫手。而有燃眉之急。勢不能不貶其值。購主且乘其危。而抑勒多端。吹毛求疵。姚咸林不知則已。知則必予以相當之價銀。或有心以贗鼎給之。夷然無色。人有譏其受愚者。但微笑而不答。其任俠尙義爲何如。病歿之日。家內所蓄古董。值數萬金。遺產亦六七萬金。年逾七旬。終其世。持獨身主義。出殯之日。所有儀仗僧道。一概廢除。惟執紼以送之。男女盈千人。細察之。小販苦力。居其多數。途中註足而觀者。皆嘖嘖稱羨。並聞深致惋惜之詞。若姚咸林者。殊足爲世人之模範。彼擁多金而吝嗇非常者。語以姚咸林。能不愧死。上海可謂人海之區。乞兒隊中。現出姚咸林。樂善好施。富貴不淫之畸人。而奇材異能。光明磊落。苦力內亦未嘗無之。佳話流傳。事非烏有。今日者。萬紫千紅。花深似海。

試問具慧眼者何人。卽斯徵逐之場。已與今人不及古人之感。遑論其他。昔者有北市鉅商羅桂卿。蘇之洞庭山人。家有一妻二妾。左擁右抱。豔福不淺。而猶日事秦樓楚館之嬉遊。清和坊洪媛媛。與桂卿相交頗深。故桂卿時蒞其妝閣。一日桂卿雇用包車夫一名。崇明人。喚袁書勳。生得長身玉立。器宇軒昂。出言亦文雅。若穿起袍褂。望而知爲上等商人。決不類拉車之夫。羅見而異之。詢其家世。父爲老農。兄弟四人。姊妹三人。袁書勳行居第一。髻齡曾從村學究讀書。天姿頗佳。習字亦秀挺。嗣其父急欲書勳習業。以餬口。遂爲南貨店學徒。迨三年學業期滿。與以薪工每月大錢四千文。其父因連歲荒歉。家中食指繁多。不敷開銷。無可奈何。命書勳改業。崇明孤懸海中。生計難以發展。只好赴上海謀

之。而一時安得相當之位置。自量拉車尙有力量。遂降格爲車夫。羅桂卿聆其語。卽另眼看待。日常公務辦完。時當傍晚。循例至洪媛媛家。袁書勳御車偕來。桂卿旣入門。書勳守候門外。洪媛媛之鄰居。姓臧名雲谷。本讀書種子。落拓不羈。並擅書畫。且有善相之術。精研麻衣相法。與洪媛媛時相談話。稔悉洪媛媛有擇人而事之意。嘗託臧雲谷留心物色。忽覩袁書勳在此。臧雲谷極爲詫異。自忖苦力社會。那得有此容貌。急赴洪處問伊何人。伊何人。洪媛媛以羅桂卿之車夫告。雲谷大爲賞識。爰告洪媛媛曰。卿苟不欲終老花叢者。擇人而事。此其選矣。該車夫年富力強。蛟龍非池中物。不久將升九天。幸速圖之。洪媛媛疑信參半。旣而思臧雲谷之相術。有神出鬼沒之機。其言定非無因。心中大動。卽

囑雲谷爲撮合之人。翌日設筵招袁書勳上樓。書勳出諸意外。逡巡却步。欲行又止。臧雲谷走來。向袁書勳拍肩笑曰。君得志在邇。計日可待。吾等試一晤洪校書。遂挽袁書勳拾級而登。媛媛在房門外歡迎。見書勳竟然一表人材。奈何肯執拉車賤役。入坐甫定。侍兒端茶獻上。兩方寒暄幾句。洪媛媛卽速客人座。嘉肴旨酒。紛然雜陳。洪媛媛謂袁書勳曰。君生有異稟。前程遠大。後福無窮。臧先生之神相。妾素所篤信。如承不棄。路柳牆花。許訂白頭之約。則他日決不使君有內顧之憂。且可藉以發展事業。君其有意乎。袁書勳摸不著頭腦。莫名其妙。囁嚅不能置答。臧雲谷代洪媛媛引申意思。願嫁書勳。請勿疑惑。袁書勳始云。吾身爲僕役。豈可配偶名姝。縱承特垂青眼。奈家無長物。兩肩承一口。萬不

克量珠以聘。金屋以藏。敬謝不敏。洪媛媛再三請求。立志堅決。藏雲谷亦以蹇修自任。竭力撮合。慫恿書勳一諾。書勳乃云。辱承美意。吾當遵從。但家有老父邁母。婚姻大事。自應作函稟告。洪媛媛藏雲谷兩人。均言此係正當辦法。惟函中須寫明不費分文。故絕無爲難之事。書勳以爲俟雙親寄到回函。始可定議。彼此允洽。洪媛媛取出鈔票一束。計一百元。贈與袁書勳。囑其本日向羅桂卿告辭解雇。以此鈔購冠履衣服。全身更換。務使煥然一新。此種消息。傳布北里中。鶯鶯燕燕。莫不詫爲奇特。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富貴功名夢一場。世間萬事本天良。

距離十步生芳草。拜金欺貧細攷量。

第五十二回 地理迷茫甲衰乙盛 天生奇傑乞丐車夫

第五十二回 地理迷茫甲衰乙盛 天生奇傑乞丐車夫

第五十三回

秋燕春鴻王孫賚志 花殘月缺倩女離魂

却說洪媛媛立志許嫁袁書勳。係迷信臧雲谷之相術。袁書勳獲此奇遇。當然心花怒放。欣喜雀躍。不可名狀。消息發表之後。北里姊妹行。莫不賚爲談助。向與洪妓深交之幾輩。既妬且羨。涎垂三尺。而莫可如何。稔知洪妓閱人已多。手腕敏妙。面目漂亮。早經名噪一時。其手中私蓄。不下四五萬金。珍珠鑽石。亦足值三萬金。袁書勳一苦力。忽然人財兩得。此種幸福。洵從天半飛來。袁書勳報告家庭以後。卽與洪媛媛同居。服裝華麗而雅致。舉止活潑而端莊。洪媛媛愛情頓加。一對璧人。遂成眷屬。洪媛媛從此杜門謝客。化作良家主婦。袁書勳所謂福至心靈。卽

以洪媛媛之資財。遵例納捐爲縣丞。籤分江西省候補。聽鼓才及兩個月。卽加捐知縣。適時江西巡撫。爲旂籍德某。頗信任。九江關道誠勛。誠亦翁人。與德撫台有親戚之誼。二年前。誠勛因公赴上海。洽游花界。因華洋同知陳寶渠介紹。識洪妓媛媛於兆貴里。纏頭之費。慨擲不少。嗣以急遽回滬。猶未盡興。袁書勳旣過知縣班。攜同洪媛媛賃居九江百花洲。媛媛探知誠道台爲撫部院極紅之客。權力甚大。心中大悅。乃輾轉夤緣。得拜見道台大人之三姨太太。此三姨太太。係北京妓院侍兒出身。雖京滬風俗不同。而門戶中營業之套頭。不甚相差。二人談話投機。洪媛媛卽以丈夫謀幹政界生活。求轉致道台大人栽培。並聲言候補知縣袁書勳。卽前在上海洪素香（媛媛原名）丈夫。道台大人當

能記憶。遂懇切拜託。且賸以湖縐衣料數襲。舶來品四件。爲白金手表一隻。赤金自來水筆一枝。三星白蘭地一打。上等雪茄一匣。（此種雪茄。只上海南京路全亨悅生有之。每枝長六寸。）衣料均合袍褂用。三姨太太謙遜再四。始收入。殷勤訂後會而別。果然誠道台一經三姨太太進言。且知洪媛媛業已從良。立即傳見袁書勳。面詢數語。卽札委爲九江關華稽查員。一面向德撫台保舉袁書勳。攷語爲年富力強。辦事幹練。德撫台惟誠道之言是聽。先委辦釐差六個月。比較獨能徵收溢額。德撫傳見嘉獎。繼而轅門牌示。袁書勳署理廣信縣知縣。時廣信出一件逆倫鉅案。遷延四年之久。不克定案。袁書勳接任甫經五十天。卽將斯案審結。詳報到省。臬司游智開大爲贊美。呈請撫台保薦卓異。未

幾補實玉山縣缺。在任捐升知府。玉山縣三年任滿。過班知府。德撫專摺特保。稱其勤於政治。能幹有爲。旋實任南昌首府知府。自此袁書勳一帆順風。扶搖直上。調任九江知府。代理關道。屢次榮膺卓異。自候補縣丞到省。將屆十年。由知府而道台而臬司。由湖南臬司擢貴州藩司。其時宦囊已甚充裕。因談相而獲奇遇。仍因相士之說。急流勇退。臧雲谷已不知何往。袁書勳在湖南時。逢一位衡州高僧。囑其官階達從二品。須從宦海抽身。庶幾可以永保富貴。洪媛媛原有蓄積八萬金。一行作吏。袁書勳又累積十餘萬金。崇明是桑梓之鄉。卽歸故里。求田問舍。怡怡然享清閒之福。洪媛媛之放下屠刀。袁書勳之遭逢意外。可見萬事皆由前定。殊非偶然。不然。花界中出身名貴。情深似海。而終不得其

死者。大有人在。情天莫補。恨海難填。亦大可傷心矣。當滿清光緒帝初年。合肥李鴻章爵相。因公到上海。駐節洋務局多時。其二公子在籍。以省視其父。亦來上海。公子素日安分讀書。不干外事。蘇松太道兼洋務局總辦馮竹儒。竭力逢迎。導公子以冶遊。公子始日漸放浪。尋芳選勝。枇杷門巷。常繫遊驄。遂識妓倩桃。兩情繾綣。誓海盟山。公子定議。納倩桃爲筵室。量珠之聘。不日實行。乃爵相遷官北洋。啓節有日。晴天霹靂。忽將好夢驚回。公子斯時愛倩桃之熱烈。達於沸點。聞事將挫折。就商於馮竹儒。馮爲之謀緊急處分。立刻迎歸倩桃。詎料好事多磨。爲乃父所知。大發雷霆。向子嚴詞詰責。於是美滿風光。頓是冰消瓦解。然藕雖斷而絲未斷也。李二公子臨行。遣其心腹僕人一名。留守滬濱。私告倩

桃曰。苟稍緩時。日有隙可乘。必踐前約。徐徐圖之。定能成事。卿一身之所需。余完全負擔。自當按月照付。必不使有缺乏之慮。倩桃見有紀綱。留此。亦姑安心耐守。惟從此伯勞飛燕。各自東西。地角天涯。徒縈夢想。倩桃則挑燈讀書。閉戶焚香。盼冀北之佳音。探江南之春訊。距公子離滬後五六個月。倩桃則產一女。面目酷肖。不啻李公子之照相。命名曰愛。倩桃示不忘公子也。如是者有五年之久。公子之僕。爲倩桃司銀錢出入。從無弊混。倩桃一家之生活。悉賴是僕。而公子之款項匯來。亦必經僕手。孰知人情鬼蜮。該僕忽然變心。公子適匯鉅款至。而僕卽席捲遁去。杳不知其蹤跡。倩桃大駭。接濟自此斷絕。遂致日窘一日。困乏不可言狀。倩桃無計可施。乃束裝挈愛女。附海輪北上。重洋跋涉。得抵津

門下楊旅邸中。先遣人暗遞消息於公子。時公子適抱采薪之憂。聞訊之餘。力疾出外。與倩桃相見於旅邸。闊別數載。離悰互訴。非短時間所能罄。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公子卽留宿於逆旅者一宵。翌日。公子回轅。覺本沾微恙。至此疾條加劇。爵相府中有滿城風雨之概。近侍之人。微洩其原因於爵相。公子亦病榻嚙語。謂必迎倩桃入宅。爵相不勝其舐犢之情。示意左右。卽取倩桃來。詎知花好月圓。纔堪望到。而天荒地老。莫佔良緣。逮倩桃至公子之前。公子舌已木彊。不能言語。僅睜目視倩桃良久。微點其首。倩桃心如刀割。泣不成聲。夜半時。公子喉間格格作响。俄而氣息不屬。遽赴黃泉。倩桃以偏房之名分已定。自願在節轅持服。乃公子之大婦曾氏。指倩桃爲禍水。立下驅逐之令。且不承認愛爲。

公子親生之女。一起逐之。爵相故作癡聾。無可如何。惟有憑曾氏媳婦之所爲。倩桃自嗟命薄。舉目無親。不得不挾愛女南歸。盛宣懷時任天津關道。公子眷戀倩桃之一段情史。亦頗明瞭。潛遣人與以川資百金。倩桃歸至上海。生計全無。不得不作下車馮婦。重操舊業。方倩桃爲公子所賞識。已逾花信年華。目前重墮風塵。計在三旬以外。秋娘漸老。手韻遠遜從前。則門前冷落。車馬漸稀。固意中事。有老伶工韜園者。憐其身世之坎坷。多方調護。竭力維持。得以勉強敷衍衣食者五年。其時愛女已屆十有一齡。能作書。格仿簪花。筆姿娟秀。善圍棋。運思落子。壓倒老手。歌崑劇。字眼清澈。按譜不失累黍。彈四弦。吹短笛。伶界專家。恆自歎弗如。蓋皆韜園所傳授。因其時上海花叢習尙。須有一技之專長。彙

饒色相。始能聲名鵲起。博得達官貴人之欣賞。儒林學士之揄揚。非若後來一昧胡調。不講技藝。在席上能猜幾拳。能飲幾杯。口舌玲瓏。飛揚跋扈。便群目爲名妓。愛旣爛老各項技藝。又天賦以麗質。倩桃榜名曰珊瑚。卽飾之以應客。嬌憨活潑。如小鳥之依人。其最令人魂消骨醉。尤在一剪秋波。臨去之雙瞳一轉。真可感陽城而迷下蔡。立時聲價飛騰。同儕莫與抗衡。洋場竹枝詞云。關。督。道。台。何。足。羨。風。頭。怎。及。李。珊。珊。其名噪一時可知。第珊瑚雖媚態天生。情根夙具。然不肯輕易假人詞色。每有大腹賈顧其家。不吝纏頭之資。而珊瑚輒微哂曰。若人自頂至踵。無一根雅骨。亦思向阿儂親近。真所謂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也。其自視高貴有如此。流光如水。倏忽間。珊瑚已二八芳齡。有南溟富商劉

氏子者名穉園。年紀較珊珊長二歲。肌膚白淨。情性溫和。原在家庭延師課讀。第一度遊玩上海。係赴其戚家喜筵。不知何謂嫖妓。從未經棗花簾底。楊柳樓頭。三四個年相若之戚友。挾之走平康。各就所眷之處。報效和酒。邂逅李珊珊於席次。一見神傾。兩心相印。劉樺園以初入花叢。天真爛漫。雖愛慕珊珊之意。如雲而起。不知從何問津。其表兄龐鳳如。邱少鶴二人。少年喜事。素悉李珊珊尙未有情侶。今見其屬意於穉園。不禁興高彩烈。一若自身之受李珊珊寵愛者。翌日。二人與劉樺園赴珊珊家。開筵宴客。飛箋召花。一面暗中磋商諸倩桃。使珊珊與穉園同圓好夢。倩桃謂須小妮子自主。儂不能相強。經倩桃與其女兒。暗通消息。由龐鳳如。邱少鶴。許以番佛一千四百尊。爲珊珊添妝之費。倩桃

母女笑而諾之。南潯鎮夙稱財賦之區。人烟稠密。商賈喧闐。浙江省絲繭業。蒼萃於斯。俗語云。四象八駱駝。七十二頭壯豬。若龐若劉若邱。合之以張。卽稱爲四象。若要現貨。則數十萬兩。可以頃刻立致。因其所設銀錢莊。號頗多。調度容易。當時劉樺園在李珊瑚妝閣。歡呼暢飲。翠繞珠圍。迨將進十二時。酒闌人散。龐邱二人對樺園曰。老弟請在此地少待。愚兄還有一處應酬。暫時告別。孰知倩桃母女送客留髡。珊瑚晚妝卸罷。卽與樺園煮茗清談。房內侍兒一律遣去。彼此柔情脉脉。密意綿綿。少焉芙蓉帳裏。春色雙酣。劉樺園李珊瑚定情此夕。其時一千四百番之代價。知者咸詫爲奇事。何則。生活程度。萬不及近世之高。尋常妓院之梳櫛。不過數百金。從無達一竿者。劉樺園雖面如傅粉。唇若塗

朱然腹笥空空。筆花滌渺。以言文學。實一無所蓄積。致數次爲珊瑚所困。樺園亦生成情種。遂幡然一變。曰。卿旣擅長書史。余自願奉卿爲教師。而執贄以列門牆。何如。珊瑚笑而領之。從此樺園日伺妝台。執經問字。珊瑚南面而坐。儼然如嚴師。樺園嘗作書致珊瑚。調之曰。汝非校書直是教書。士林傳爲韻事。詎料天半罡風驟至。劉樺園忽以被人暗殺聞。上海本籍人嚴白雲者。亦富家兒。資財數十萬。日徵逐於花街柳巷。紈袴中之無賴者。涎李珊瑚已久。而不得邀美人之一盼。泊知劉樺園之所爲。嫉妬露於聲色。乃出鉅資。購手鎗一枝。藏諸身上。日思洩忿於劉樺園。竟然狹路相逢。於太和酒館中遇之。嚴雲白隔座舉手鎗指樺園曰。汝知此物何名。汝再與李珊瑚相好。日步其院中者。將以此物制

汝之性命。樺園勃然變色曰。汝敢殺余乎。嚴雲白遂開鎗轟擊。中劉樺園要害。立時倒地。（按此爲上海破天荒之手鎗案）嚴雲白雖殺劉樺園。尚不善開鎗。致自己之手指亦受傷。上海社會從未聞手鎗聲。侍役等猶以爲桌椅傾倒聲也。幸有外國巡捕。過酒館之門。聞聲知有事。變亟上樓視之。則血流遍地。樺園已垂斃。嚴白雲見已肇大禍。方欲逃避。爲巡捕所執。卽送四馬路總巡捕房管押。當時租界內人命重案。不歸會審公廨辦理。尚須由中國官廳治罪。檢驗屍體。亦爲知縣職權。故嚴雲白引渡至上海縣衙門。上海縣知縣裴大中。性成貪墨。嚴雲白之家屬。輦鉅金託人運動。內外營救。知縣受賄賂後。僅以誤殺罪定讞。判決爲監禁三年。嚴姓四面謀幹。約共費十餘萬金。李珊瑚自得樺園凶

信。哭。暈。於。地。經。其。母。及。侍。婢。等。千。呼。萬。喚。始。徐。蘇。醒。然。已。成。癲。狂。之。疾。逢。人。便。曰。爲。劉。郎。伸。冤。……花。容。月。貌。顧。盼。多。姿。之。玉。人。只。二。三。日。之。光。景。兩。頰。瘦。削。面。無。人。色。倩。桃。急。延。名。醫。治。療。醫。生。云。是。痰。迷。心。竅。投。以。下。瀉。之。劑。得。以。稍。安。及。探。聞。兇。手。嚴。雲。白。仗。金。錢。之。力。不。判。低。罪。僅。處。徒。刑。三。年。則。號。泣。終。日。夜。以。繼。之。有。時。大。聲。以。詈。天。地。謂。爲。天。地。贖。贖。使。兇。徒。倖。逃。法。網。越。旬。有。餘。日。珊。珊。於。宵。深。夜。靜。乘。人。不。備。竟。然。以。三。尺。白。綾。自。經。於。床。頭。以。死。倩。桃。急。解。救。已。覺。返。魂。之。無。術。倩。桃。一。味。哀。泣。亦。如。醉。如。癡。旁。觀。者。莫。不。爲。之。心。摧。腸。斷。再。說。劉。樞。園。家。內。其。父。早。故。其。母。守。節。撫。孤。飲。冰。茹。苦。幸。而。穉。園。年。近。弱。冠。可。望。成。立。一。日。冤。遭。鎗。殺。噩。耗。傳。至。南。潯。其。母。邱。氏。痛。不。欲。生。既。無。弟。兄。終。

鮮姊妹。無一至親骨肉。代爲鳴冤昭雪。因其遺產至厚。近支族人。反來覬覦家業。紛紛搦繼。邱氏痛苦不堪。安有此等心思。惟知哭奠招魂。一面令司賬人趕赴上海。盤桓回鄉。龐邱二人。祇知在滬料理樞園身後事宜。明知嚴雲白殺不可赦。均以上有家長。不敢出難與訟。且財政權柄。未曾親操。亦無可奈何。劉氏族中人。見一時邱氏無立嗣之意。急不能忍耐。卽向湖州府歸安縣提起訴訟。滿清以來。地方官暨衙門內書吏差役。遇大戶人家。訟爭財產。視爲獨一無二之好買賣。惟以苞苴之多寡。定官司之勝負。歸安縣衙門。豈能獨異。閱者以爲可憐不可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秋鴻春燕總參差。萬古傷心此別離。

第五十三回

秋燕春鴻王孫齋志

花殘月缺倩女離魂

第五十三回 秋燕春鴻王孫賚志 花殘月缺倩女離魂
事○事○花○空○色○相 情○天○恨○海○枉○生○悲

第五十四回

妓院有同命鴛鴦 官場惟醉心風月

却說李珊瑚因劉樺園被嚴雲白鎗殺。劉氏族人以爭產爲目的。無人爲之雪冤。以致自縊而亡。青樓中之若李珊瑚多情。願以身殉其意中人者。實未之前聞。小說家往往以神怪之談。聳人聽聞。作者亦不免談此。然而非比憑空臆造。確屬信而有徵。嚴雲白徒刑三年。轉瞬滿期。出獄之日。預由家族交來一套新製之衣服。穿在身上。喚薙髮匠整容。一過。然後飛步歸家。詎知剛入家門。忽見劉樺園滿身鮮血。在其面前。雙手攔截去路。李珊瑚項內扣一條極長之白手帕。隨劉樺園之後。亦托開雙手。怒目向嚴雲白。雲白大呼救命。身子倒於地上。其家人均奔到

門口忙將雲白扶起。但見滿口白沫。不省人事。乃扛抬至客堂內。太師椅上。今日來探望出獄之嚴方戚友。共有四人均幫同叫喚。趕以薑湯將雲白灌醒。問其何故如此。雲白氣喘言曰。今日劉某來家索命。且有李珊瑚在旁相助。我之性命難保。言畢即昏昏睡去。迨黃昏時候。口內冒出鮮血。狂喊一聲。登時暴死。嚴雲白既死之後。屍身上下。色如靛青。手足蟠曲。耳目口鼻。都有血水流出。狀態極慘。俗語所云活捉。竟有人目覩。並非迷信之說。然李珊瑚千古不朽矣。至男子之殉情於妓女者。亦嘗聞之。當時百花里有藝妓筱文仙。貌尙楚楚動人。擅唱戲。工青衫。時充客串。每一登台。壓倒儕輩。爲人所激賞。四馬路書場盛行之際。何止十餘處。後以花事變遷。多數輟業。而天樂窩小廣寒兩家。如晨星碩。

果之僅存。猶爲諸妓鬻技之所。彼文仙芳齡十有七歲。每日往該兩所會唱。每一登臺。點戲者每日至少必有四五齣。同輩皆視爲榮幸。旣嘗香巢於百花里。其姊金桂仙。昔日在應桂馨所開之丹鳳茶園。串演黑頭。因患劇烈之梅毒。致鼻孔腐爛而穿破。不能復於紅氍毹上。獻技而求生活。乃爲其妹之跟局。姊妹同心。浮沉於香天色海之中。將及十年。後移豔幟於三馬路西段。歌舞生涯。雖不十分出色。而尙可支持門戶。有浦左世家子弟。姓沈名雲來。其父擁資甚鉅。雲來係獨子。早經完婚。娶妻鍾氏。美麗無倫。雲來偶遊滬上。二三戚友。攜之至北里尋芳。識彼文仙於邂逅之間。大抵男女愛情之發生。非有孽緣不可。正式之夫妻。稱良緣。此外慨屬孽緣。當時沈雲來一見彼文仙。情好無比。目爲無上。

之美人。日致其妝樓。報效和酒。筱文仙不喜修飾。鬢毛之長。幾及四五寸。所御衣服。又殊樸素。從無華麗之時裝。沈雲來美其爲天生嬌媚。不假裝飾。而風致嫣然。而月之間。所擲纏頭之費。不下千金。筱文仙閱人已多。從未見如沈雲來之愛情濃郁。懷惜周至。乃亦以身相許。不再操神女生涯。太史公所謂以衆人待我。報以衆人。以國士待我。報以國士。雙方條約。談既妥洽。筱文仙卽擬摒擋一切。將懸榜撤除。孰知沈雲來家庭。大生阻力。其父母暨其妻。均竭力反對。事難實行。雲來大憤。乃私購銷鑼水。少許吸之。以圖自盡。當時未死。逾三四日後。毒始發作。呻吟床席。面色如死灰。其父母大驚失色。許其娶筱文仙歸家。窮究病源。雲來始以實告。一面急延西醫救治。一面遣人措辦筱文仙之事。立兌身

價千金。談判立成。迨西醫來診。謂毒氣已潰內臟。勢難挽回。姑以強心針施治。亦不見效。祇能延三小時生活。及筱文仙倉皇渡歇浦而東。入沈雲來宅邸。正雲來氣絕之候。惟兩目張而不瞑。喉間似尙有微息。不絕如縷。殆筱文仙至床前立定。雲來始目瞑而長逝。其妻鍾氏。擗踊哀號。謂殺我丈夫者筱文仙。用力將頭向之猛撞。聲言誓必鳴之於官府。幸沈雲來之父。尙明事理。知此等事與人無尤。溫語慰藉其媳婦。而暗遣筱文仙去休。男子狎妓殉情者。推沈雲來爲第一人。足與李珊瑚並垂不朽。可見情之所鍾。不在妍媸老少也。彼獸慾衝動。一時圖洩其火者。純屬於慾。不知去情字數千百里。無知無識之下流社會。不足爲怪。特身爲監司大員。不免亦貽此笑柄。吾國人之無程度。可歎孰甚。滿清

末葉。法紀蕩然。各省督撫大臣。往往擅離職守。潛赴上海冶游。宣統帝三年夏間。浙江甯紹台道台桑芬。以捐資入官。年紀未及四旬。薰香傅粉。顧影翩翩。家道素豐。號稱百萬。醵鉅金入京運動。以候選道之頭銜。居然辦到衝繁實缺道台。甯波距離上海。祇海程四五百里。輪船往來。絡繹如織。計途中十小時即可達到。桑芬並未向省中請假。私自出游。其原因桑之正室湯氏。年歲相若。而有隱疾。故已娶側室二人。一以婢女收房爲妾。一出資自北京購來。貌均不揚。有妻雖石田。性偏奇妬。往往干涉二妾房幃中事。原籍湖北。尙有族中寡嫂一人。豔麗如花。桑芬與之相暱。此次履新任時。其意欲將寡嫂帶入衙署。嗣以旁觀不雅。祇得作罷。迨接印就緒。滿清各道制度。本承轉機關。形同贅瘤。兼海關徵

收稅款者所入較豐。場面闊綽。桑芬既爲寧波海關監督。本來好色。而家有妻妾。概覺不能滿意。心愛者又不在目前。遂動微服尋芳之興。僅帶家丁一名。託名上省公幹。實則潛赴上海四馬路同春坊雛妓金屋嬌處。因金屋嬌爲王雪香之養女。王雪香從前自身懸牌時。桑芬自籍晉京。經過上海。曾與之有嚙臂盟。目下王雪香已三旬以外。自覺徐娘半老。顧客不多。爰將自幼養女名喊阿娥者。飾爲雛妓。取名金屋嬌。詎知王雪香弄姿搔首。風韻猶佳。且慧解人意。亦靈心四映之美人。桑芬夙所欣賞。此次重溫舊夢。似漆如膠。連宿三夜。惜金屋嬌尙在髫年。含苞未吐。故不克一箭射雙雕。桑芬懼被張場。終日蟄伏金屋嬌小房間中。未敢拋頭露面。臨行贈王雪香番佛五百尊。悄然而去。去後北里姊

第五十四回 妓院有同命鴛鴦 官場惟醉心風月

妹行互相傳述。爭羨王雪香之鴻運當頭。專爲各小報所知。若陽秋。若笑林。先後登載。其標題。一則爲灘上桑間。一則爲桑中大會。描寫裝點。極香豔淋漓之致。殊不知世道日非。後之偉人鉅子。其行爲千百倍於桑芬者。私德惡劣。幾非人類所應有。猶覺此善於彼也。繼桑芬而起。尙有尙其亨。光緒帝時。念國事之陵夷。非銳意整頓政治。不克自強。以與各國競爭。爰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之舉。爲實行憲政之預備。尙其亨。漢軍籍。進士出身。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爲五大臣之一。出京而後。儼然出洋欽差。京津道上。威風凜凜。旣抵津沽。署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楊士驤。備辦供張。甚爲華美。五大臣中。惟尙其亨是色鬼。且嗜好杯中物。因其年事尙輕。風流自賞。楊士驤稔知底蘊。行轅設於租界中。

以便嫖妓。天津窰子。雖南朝金粉。所在多有。而合意者絕鮮。羣花和酒。只有華秋香一人。尙其亨目中。尙堪賞識。侑觴之後。尙其亨倩人潛爲引導。造華秋香院中。龜搗知爲欽使。伏地跪接。華秋香當然欣悅。福星之高照。正在雙方繾綣。一往情深之候。尙其亨好像飢鷹餓虎。一意在眞個魂銷。身畔撈出五十兩銀票一張。使個眼色。遞於華秋香。秋香一想。枉稱堂堂欽使。原來是登徒子一流人物。欲却而不受。恐撻欽使之怒。且難堪龜搗之蹂躪。如老實不客氣。立時滅燭留髡。未免自待太輕。方猶疑不決間。突然房門外連珠聲喊。說尙大人公務。尙其亨猛然一驚。只見其親隨名喚和。白掀簾而入。先向主人打千請安。而後站立旁邊。稟稱四位大人。命小人覓請主公回轅。面談緊急公務。尙其亨聽罷。

如一擔冷水澆在頭上。說不出沒趣。微領其首。斯時銀票已在華秋香手中。依尙其亨意思。須向索還。又覺太不像模樣。惟有暫時忍痛放棄。明日或可到此再說。華秋香亦機警非凡。反將票紙放入衣袋。立起身來。說今日天時未晏。欽差一俟公畢。仍求降臨妾處。妾雖坐待至天明。亦所不辭。尙其亨無精無采。同一聲難爲你了。一頭說。一頭出位。早經侍兒將馬褂披於身上。并爲代結鈕扣。尙其亨在前。和自在後。華秋香半跪送於房門口。原來五大臣甫至天津。尙未滿二十四小時。卽奉到軍機大臣傳。光緒帝諭旨一道。著迅速放洋。沿途無事。毋許逗留等語。貝子載振爲考察憲政團領袖。卽通知各人。明日啓行。從海道南下。抵上海時。置辦應用物品等。諸事冗繁。有濡滯之必要。外洋公司輪船艙

位。雖以電飭上海余道聯沉先經購定。是否准期啓旋。亦不可必。與其
遨遊於丁字沽前。不若徘徊於春申浦上。但尙其亨個人心理。極不高
興。深感振貝子太煞風景。然敢怒而不敢言。亦無可如何。且平空丟失
紋銀五十兩。更懊喪萬分。自嘆晦氣。及經滬上。余道台以靜安寺路洋
務局爲出使大臣行轅。陳設之鮮明。雅俗共賞。飲饌之精潔。中外兼全。
時摩托卡上海僅有樣子。西人自置者僅三人。行轅中亦有一輛備用。
風馳電掣。五大臣顧而樂之。紳商軍政各界。邀讌五大臣。應接不暇。每
敵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環肥燕瘦。翠繞珠圍。凡北里名花。盡焉
羅致。著名老鴿婦大肚皮阿金。手內積蓄幾萬金。其養女恆十餘人。羣
玉坊彭璫娥。卽爲其養女之一。生得肌膚秀潤。面貌豐腴。二九年華。豔

名素噪。所御衣服之入時。妓界中自不必言。而彭瑞娥尤配得嬌豔絕倫。別具一種風流體段。且技藝亦獨一無二。擅長秦腔。（卽梆子調）引吭高歌之際。響遏行雲。激越處聲如裂帛。尙其亨一見之餘。詫爲天人。較津門之華秋香。相去不啻天壤。激賞無已。洋務局雇用之譯員歐則悌。廣東人。少年風流。由余道台派爲五大臣行轅譯電員。尙其亨亦略諳英語。故歐則悌較爲接近。尙其亨料此人必在花叢託足。對之極繩彭瑞娥色藝臻於絕頂。果然歐則悌心領神會。洞悉尙大臣屬意此妓。乃假觀新劇爲名。由尙大臣飭其侍從至劇場。實則使爲鄉導。而至彭瑞娥家。尙其亨輕衣小帽。喬裝商人。因其與歐則悌俱爲小白臉出身。惟尙將近四旬年紀。而歐僅二十五六耳。旣入羣玉坊之口。迎面來

一熟人向充余道台文案沈駿文。現兼派充行轅華文祕書。彼此均心照。有如陌路。絕不啓口招呼。原來歐則悌未抵彭處。先飛遣馬夫助手。通報大肚皮阿金。歐亦阿金手下稔客。故無線無號之電話。頗亦靈通。二人未入瑞娥臥房。瑞娥率其房侍。先在樓下迎候。是夕瑞娥處。本有和酒局各一。乃向同院中借房間以應客。而讓出己房。以款尙大臣等二人。尙大臣復將瑞娥仔細品評。覺得美不勝收。一時慾情似火。色胆如天。想今日終不致演華秋香家故事。瑞娥獻出生平媚骨。細意慰貼。大肚皮阿金且親到指揮一切。歐則悌暗示阿金。尙大臣開筵宴客。或召友碰和。皆不便招搖。只有乾折之一法。阿金及瑞娥均爲首肯。尙其亨鑒於出夜度資不宜爽快。惟有臨行一擲。先以右手食指豎起。示歐

則悌。毆則悌。悟其意。卽復咨照。敷衍片刻。託名有要先行。彭瑞娥伺候。尙其亨。雲雨巫山。同作高唐之夢。尙其亨因華秋香之好事多磨。今宵良會。極力奉承瑞娥。定情之後。尙其亨以鈔票一包交付。悄然而行。於是連夜幽會。直至外洋輪船開行之前一日。始與彭瑞娥話別。臨別之際。復贈瑞娥赤金手鐲一對。重六兩。此事雖洋務局中人員。幾無一人不知。然皆以爲大局有關。相戒嚴守祕密。第俗語說。若要不知。除非不爲。妓院中人。無所忌諱。尙其亨宿娼之第二日。外間卽已喧傳。報界人士。以吾國籌備憲政。何等重大。特派大臣出洋攷察。又何等重大。五大臣之一舉一動。在在與國家體制攸關。萬不可自揚其醜。相約弗談。詎知西報以喧騰遐邇。目爲憲政大臣之風流。又目爲大臣公然縱慾。及

到歐洲之後。聞此等玷辱國體之舉。不止尙其亨一人。貽笑海外。天潢貴胄。尙有此行動。下焉者又何責之有。說者謂滿清亡國之氣象。早經表現。以攷查憲政之大業。委於若輩無恥之官僚。根本已不能成立。明年尙其亨自外洋歸國。清政府簡任爲福建布政使。閩省旅滬同鄉聞之而譁。紛紛拒絕其到任。卒爲輿論所戰勝。不克履新。人之品行不端。社會所深惡痛絕。平心論之。上海萬惡之區。亦有以造成其罪惡環境之齷齪。可令人格漸入卑污地位。猶有至堪發噱之端。地點亦在上海。人物亦屬大員。可證記者言之不謬。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茫茫恨海最難填。指點蓬萊路幾千。

第五十四回 妓院有同命鴛鴦 官場推醉心風月

第五十四回 妓院有同命鴛鴦 官場惟醉心風月
神女生涯從古說 大官風月樂陶然

第五十五回

花明柳暗春色深藏 酒綠燈紅鉅家貽笑

却說滿清官僚。挾妓侑酒。眠花宿柳。視爲常事。此中豔史頗多。然而成爲笑柄者。亦嘗聞之。宣統帝時。政府建議開闢軍港。派貝勒載濤。海軍統領薩鎮冰。聯袂出京。赴浙江寧波象山海口察勘。擬爲建築軍港地點。朝旨既下。濤貝子等二人。向宮門請訓。定期束裝南下。照例欽命大臣蒞省。疆吏應出境迎迓。時浙江省巡撫。爲旂人增韞。字子固。滿洲人材。大都庸庸碌碌。絕鮮傑出之士。增韞尙不失爲中材。既得北京電訊。知濤貝子薩鎮冰乘海軍旗艦。自天津啓行。先到上海暫駐。於是增韞先期亦來滬恭迎。隨從之幕友家丁衛兵差官等。一行共四五十名。以

法租界洋涇浜長發棧爲行轅。昔者旂籍官吏無一不諳唱戲。增韞在京時亦頗能熟習。且素善皮簧。得其奧妙。其抵埠時上海官場未有所知。故第一日行裝甫卸。略事休歇。於晚膳之後。增韞便衣小帽。獨自步行至四馬路一帶閒眺。徐行至小廣寒天樂窩兩處。女書場門前。但聞樓上鑼鼓喧闐。管絃繁響。欲思上樓一擴眼界。奈從未問津。趨趨不前。但皮簧之聲頗有研究。故立於階邊。側耳細聽。其是否合節操之者。本領孰優孰劣。彼時揚幫雜妓。沿馬路各里口。排列幾遍。其同伴傭婦。苟見有人駐足而觀。則上前拉扯。若輩一見增韞寬袍大袖。所穿爲蜜蠟黃花緞箭衣。天青素緞馬褂。鼻架玳瑁闊邊眼鏡。微有髭鬚。足登厚底便靴。知爲鄉間富翁。或紳士一流人物。增韞正徘徊出神之際。忽然雉

妓一名。上前將其衣服牽牢。口中喃喃。不知作何語。增韞愕然。初以爲卽赴書場彈唱之人。奈何非任客之自願光顧。而出於硬拉。口中祇說（爲什麼……）及行過七八步。卽拉入街口。更有一羣粉白黛綠者。上來相攔。旁邊復有一老嫗助力。將增恃強拖拽。增韞始知與樓上歌唱者。截然不同。然猶疑爲女子革命黨。專與滿洲人反對。因己爲滿籍。被若輩所知。將施以毒手。然不便卽向之討饒。頻呼不要臉的女子。萬目昭彰之地。胆敢亂拖男子。廉恥何在。禮法何在。真正淫蕩之極。可惡（……）（不堪……）任汝喊破喉嚨。誰來管帳。一雉妓。一老嫗。將增韞兩旁夾住。或推或挽。拉至一座石庫門口。後面粉白黛綠者。遠遠跟隨。拍手大笑。增韞此時無所措手足。聽其拉至石庫門內。還不放手。直到

好像一間中堂模樣之右隔壁入門。將增韞強納於一把椅子中。方始放手。增韞張目四顧。室中陳設。與他處長三書寓彷彿。纔悟自身入於花叢。又好笑。又生氣。一言不發。約坐五六分鐘光景。立起望外就走。此雉妓與老嫗。攔於房門口。問汝鄉下人。識此地規矩否。增韞瞠目不知所答。但見彼等攤開四隻手。悟爲索錢。但身上適無錢。不覺面赤耳熱。發急起來。詢其要多少錢。彼等云。照規矩。打茶圍費一隻羊。將右手食指一鷺。言次。雉妓竟欲動手。將其馬褂剝下。爲抵押品。增韞更覺難堪。不得已。令雉妓遣人隨其同至長發棧取錢。方突圍而出。一龜奴暫充長班。進棧內。增韞交代帳房。付銀元一番。帳房先生問爲何種款子。增韞但云。給他一塊錢就是了。不必囉嗦。一場笑話。方告閉幕。翌日。增

韞與其幕友言之。幕友請報告巡捕房。可以指明懲辦。增韞笑曰。更使吾出醜矣。斷乎不可。上海操賣淫業者。多如恆河沙數。若長三。若么二。若花烟間。若鹹水妹。至雉妓（俗呼野鷄）亦其中一大部分。此外又有台基淪白私娼等。名目繁多。洋場數十里中。約計之。何止四三萬人。淫風如斯之盛。可哀可歎。中以台基之傷風敗俗。尤堪痛恨。質言之。爲介紹良家女子與人幽會之所。四十年前。創始者渾名白沙枇杷。不知何許人。先在美租界北四川路。賃屋一所。陳設華麗。外掛公館牌子。引誘宦家姨太太。與人野合。繼而接踵行之者。有無錫人薛姓女。名文華。渾名薛大塊頭。係前出使臣大薛福成之後裔。初入上海著名之務本女學校肄業。舉止輕浮。衣服華麗。雖係通學生。然被其誘惑。而漸入岐

途之同學甚多。經校長察知斥退。遂師事白沙枇杷。得其祕訣。以曾掛名女學生之故。結識新黨中男女不少。人目爲交際之花。其手腕之敏妙。生性之淫蕩。遠過於乃師。可稱天生尤物。復自命爲精繪畫。工刺繡。於是人又驚爲才藝超羣。其實繪畫悉出於詩妓李蘋香所作。又蘇州人名畫家倪墨耕。亦曾充薛文華之面首。時爲之代筆。刺繡則倩美術專家。當學校教員之余。姓成之。薛文華軀體肥碩。作事精明幹練。白沙枇杷作俑害人。僅勾引家住租界富室之妾女。作不端事。至上海城內南市。良家閨秀。貴族名媛。猶未染此澆風。泊薛文華運其非常本領。設幽會之地點。多至十餘處。跡極爲祕密。佈置極爲華美。房間內用柚木製之外國傢具。客座則遍張名人字畫。間以磁銅玉石古玩品點

綴之。頗見雅致。不特專事漁色之狂。且狡童趨之若鶩。卽風雅中人。亦樂與之結識。其方法。美租界營香巢二處。一在中虹橋直東。將近塘山路。一在新垃圾橋北海甯路。英法租界。如三馬路之恩慶里。跑馬廳之某西菜館。寶昌路之和合坊。敏尼陰路之生吉里等。此外暗藏春色之處。所在多有。迨民國元二年。上海有拆城之舉。於是向住城內之婦女。出入利便。兩兩野鴛鴦。飛翹法租界者最多。營此生涯者。咸奉薛文華爲祖師。當薛文華局面開展之候。下至拆白黨。翻戲黨。亦皆相識。其取財之法極精。且所取亦極多。然略無積蓄。以其費用鉅大。而津貼面首者。亦非常之多。至其淫媒之事。與尋常之人大異。自謂能與一千人交媾。吾雖死無憾。民國紀元。袁世凱任正式大總統。薛文華夤緣曹汝

霽得貢獻繡花枕一對於大內。質料用舶來品之光華。葛鮮豔奪目。用五綵絲綾。繡出吉祥龍鳳。驟觀之似工筆繪畫。袁世凱獲之大悅。給銀一千兩充犒賞。又倩名人撰文一篇。標題女界能謀生計可以自立。與繡花枕一并進呈。袁世凱欲任命薛文華爲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時教育部總長久居上海。頗聞薛文華之類於人妖。力言不可而止。薛乃開照相館於英租界五馬路。牌號駐顏閣。其居心欲盡得滬上之男女美人。羅而致之。共參歡喜禪。以暢淫慾。故稍負時望之家。其閨闈內與薛文華多有關係。惟光緒宣統二帝時。學其術以設臺基漁利者猶少。卽從拆城以後。此種臺基滿坑滿谷。遂有大中小三級之分別。大者訂以終身。其價率以千金論。或以月計。則以百金爲單位。中級者價日

稍減。而以度數論者爲多。小者則專講夜度資。爲值止番佛五尊。迄民國五六年後。旅館發達。一日千里。衾枕帳褥齊備。房間之費。自數角至數元。更不必有定價。偶然野合者。視爲便利無比。若永久好合者。可以別營外室。不患無藏嬌之金屋。俗語呼借小房子。所費廉而可得清靜。自此恃臺基爲生活者。漸漸陵夷。但近年所盛行之鹹肉莊。卽臺基之變相。法租界竟如林立。昔日之臺基。猶爲祕密淫窟。今之鹹肉莊。堂而皇之。門前置其大無外之電燈。標以姓爲記號。可謂嫖界之別開生面矣。且說詩妓李蘋香。在上海北里。大名鼎鼎。不知原姓黃。名靜儀。其先世籍隸安徽。太平天國時代。皖南徽州寧國太平三府所屬。蹂躪至深。百姓紛紛避難。黃氏亦逐隊出走。流轉至松江府城。卽家於此。靜儀之

第五十五回 花明柳暗春色深藏 酒綠燈紅鉅家貽笑

父名竹經。幼年習商。繼復讀書。攻苦十年。不得青衫一襲。憤極。重爲商業。旣生靜儀。在啞啞學語時。卽教以識字。及靜儀年漸長。親自督課。殊爲勤懇。以其生平所學。盡量授於愛女。嘗指其女謂戚友曰。此吾家不櫛進士也。他日或可光大我門庭。人每竊笑其愚。黃竹經一味誇贊。靜儀年十四歲。經其父許字松城西門外劉子仁。劉本書香子弟。美秀而文。黃竹經相攸得意。其時靜儀已能吟詩。雖根柢幼稚。尙無大疵。劉氏亦夙慕爲才女。兩方俱稱得意。不料紅顏命薄。黃竹經一病嗚呼。靜儀旣無叔伯。終鮮兄弟。所相依爲命者。祇有母氏方一人。方氏亦略通書史。勤於女工。賴十指以餬其口。而溺愛其女。不亞於竹經。靜儀斯時篝燈夜讀。所學尙有進步。比鄰潘姓子。名青園。年齡與靜儀相若。家境窘

乏。父作小負販。兩肩承一口。所謂室如懸磬者。惟潘青園眉清目秀。玉山朗朗。黃靜儀自幼與之嬉戲。甚爲親暱。妾弄青梅。郎騎竹馬。本來兩小無猜。及靜儀父死之後。情竇漸啓。仍與青園射覆藏鈞。其母嘗加以防閑。父服既闋。靜儀已通人道。遂與青園苟合。我我卿卿。彼此愛情達於沸點。久之。靜儀雅不願身屬劉子仁。欲其母出頭。悔劉氏之婚約。方氏究竟女流。憚於多事。遲疑不果。靜儀心大不愜。常常與母勃溪。惡聲達於戶外。方氏姑息養奸。昧於大體。未幾劉子仁父母。微聞靜儀行爲不軌。夙月老急來訂婚期。方氏不知所措。屢詢諸靜儀。靜儀見母之懦弱無能。知事不可早蓄異心。慨然許贖劉氏。因當時婚姻斷無自由之理。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從。未聞延聘律師。登報聲明。而即可脫離。

婚姻關係者。方氏見愛女忽變態度。自願入劉氏之門。爲之一慰。百兩盈門之日。兩方按部就班。應有盡有。但劉子仁洞房合巹之名。不勝懊惱。夙知家醜不可外揚。祇得將計就計。免被親朋非笑。惟與靜儀落落寡懽。絕無宴爾新婚之樂。靜儀早有意中之人。視劉子仁決非如意郎君。成婚後。勉留劉家三個月。假託奉母赴杭州進香。收拾細軟。歸甯母家。卽向其母宛轉哀啼。不生不死。方氏無法可設。以平日溺愛逾恆。遂云。悉聽汝之所爲可耳。靜儀於是潛令潘青園偕之赴杭州。旣抵六橋三竺間。往購棺木一具。以瓦礫木石等置其中。裝釘堅固。寄頓西湖上一僧寺中。由其母飛函通知劉子仁。謂靜儀到杭之翌日。忽得暴病。不及延醫診治。遽然奄化。劉子仁信以爲真。計惟有安排赴杭寺。迎靜儀

之樞。歸正首邱。劉氏祖塋。原在天馬山之麓。將靜儀附葬祖塋之旁。加以封樹。此係劉子仁一方。詩禮傳家。故有此舉動。黃靜儀自僞以死狀發表後。卽得與潘青園白頭偕老。奉其母方氏。僦居杭城僻靜之區。其時滬杭火車道。猶未建築。故交通遲滯。消息難知。致此事未嘗喧傳。無如潘青園一貧無聊賴之子。又乏謀生之術。反衣食住全取給於靜儀母女。未幾牀頭金盡。不能立足。三人乃作遷地爲良之謀。遂從杭州流徙至蘇州。名伶何家聲。其時在蘇州。知黃靜儀能弄翰墨。擅詩詞。爲之竭力揄揚。伶界同人。紛紛出素箋屬書。咸餽潤筆之資。稍得度日。然敷衍一時。終非長久之策。旣而復自蘇徙上海。潦倒春申江畔。無以爲生。不得已惟有墮入平康。迎新送舊。初至棋盤街么二妓院。名老王記者。

自署其名曰李金蓮。狎客中有知其能詩者。出以語人。蓋擅文墨之名。妓昔亦寥寥。何況近代。於是喚起一班洋場才子之注意。隨處說項。果然不出數月。有一代爲借箸。由么二遷長三。易名李蘋香。聲名鵲起。騷人墨客趨之若鶩。而名公鉅卿亦願垂青眼者。大有人在。甚者至比擬爲宋朝之李易安。名重一時。可想而知。有宋老封翁名靜波。家資充足。後人極爲繁榮。年已六旬外。而問柳尋花。興尙不淺。日往李蘋香妝閣。媚態不倦。或謂婆婆此老。真箇銷魂。或謂宋老望梅止渴而已。詎知宋老眷戀方深。而其子其孫。咸在蘋香院中。時時光顧。且聞均與蘋香有肌膚之親。關係密切。宋老之孫。行七。名喚七郎。綺年玉貌。風度翩翩。蘋香尤爲鍾愛。彼此情好異常。宋姓居法租界有之。居南市亦有之。均自

置之房屋地產。因子孫繁多。故分開兩處。一門祖孫。同眷李妓。日漸張揚。事爲其內眷所知。設辭僞託。召蘋香至法租界邸宅內。數其罪狀。罰令長跪。嚴加斥責。李蘋香大爲狼狽。被迫至二三小時之久。始得出。語人曰。吾妓耳。顧我皆客。盡人可夫。上海操是業者。何止數千人。莫不生張熟魏。暮送朝迎。彼自陷於聚塵。而反來責我。我豈能於客之賜顧者。必索閱其三代履歷。而後迎接之耶。北里中人。莫不傳爲笑柄。且言潘青園自靜儀淪爲妓女。卽身被文繡。口饜膏粱。日吸阿芙蓉數元。朝夕在麥家圈綺園烟館中。吞雲吐霧。曳尾於泥塗中。恬不知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胡天胡帝說申江。

棚暗花明興不降。

第五十五回

花明柳暗春色深藏

酒綠燈紅鉅索貽笑

第五十五回 花明柳暗春色深藏 酒綠燈紅鉅豕貽笑
華屋山邱歸一例 門庭通德福無雙

第五十六回

急色登徒紅顏薄命 尋芳令尹白首空盟

却說李蘋香既入勾欄。大出風頭。使其夫潘青園吃飽穿暖。頭戴一頂綠巾。樂此不疲。蘋香雖人盡可夫。然愛情濃厚。與訂嚙臂之盟。究屬極少。當時有一宦海中客。任山西大同鎮總兵。姓王名國彪。雖一介武夫。而舉止溫雅。絕無擴悍之態。囊中亦儲積數萬金。略解文墨。自命爲儒將風流。家有一妻三妾。悉爲北地胭脂。能唱戲。而不知吟詠爲何物。王國彪終以爲缺點。會清政府調任浙江處州鎮總兵。仍挈眷蒞浙。道出春申。爰作北里之遊。見李蘋香而鍾情。纏頭慨擲。並贈鑽石耳環一對。價值連城。得之於部下武弁。此人曾爲關東鉅盜。耳環來歷。實是盜贓。

王國彪流連李蘋香妝臺之畔。半月餘。彼此情投意合。王國彪決計爲謀脫籍。攜之浙東。潘青園知而大驚。以爲此一株搖錢樹。洵爲無價之寶。不論誰人。豈肯割愛。又懼王國彪是方面大員。定有勢力。若出頭竊阻。恐石卵之不敵。乃密與龜黨烏師商酌。以蘋香昔年愚弄劉氏。迄今黑幕無人揭破。即將此事挾制蘋香。使不敢嫁愛人而去。一面又串令同黨。或冒爲蘋香之生父。或冒稱蘋香之母舅。向租界會審公堂控告。無非使王國彪受種種牽制。不得以一舸飄然。迎歸桃葉。否則一旦失去。青園自思後半身享用誰靠。支離怪誕。不可究詰。詎料李蘋香早已身歷史。訴明王國彪。果然王國彪政界要人。與之熟識者不少。轉轉關照。會審官案情明瞭。一朝提訊。將瑣碎猥褻之訴狀。盡行駁斥。判李

蘋香准其自行擇配。不得再充娼家。如有人阻撓硬霸。提案重辦不貸。潘青園費盡心思。付之東流。垂頭喪氣。不敢向蘋香饒舌。後流爲乞丐。鴉片烟發癮之極。又飢寒交迫。不滿四五個月。死於石路普慶里口。以義塚爲葬身之地。淫棍之下場。固應如是。蘋香卽嫁王國彪。離開上海。寄居於寧波。由國彪另營金屋居之。詎未及匝歲。而國彪死。蘋香不得已。仍自寧波返上海。只得復理舊業。易名謝文漪。年華漸大。車馬漸稀。舊相識半歸零落。回首當年。不勝今昔之感。幸有楚北老名士黃幼齋。孑然一身。來作海上寓公。俯仰身世。自傷遲暮。不期而與蘋香遇。彼此遭逢。引爲同調。蘋香遂委身事之。顧黃幼齋手中拮据。藉筆墨以生涯。蘋香亦惟有作書畫以自給。閉門謝客。隔絕紅塵。有時且茹素念佛。齋

居馬立師目下不知猶在人間否也。記者至此深歎天下爲父母者萬不可溺愛其子女。凡掌上之明珠。旣灌輸以知識。尤必嚴男女之防。宜以李蘋香爲前車之鑒。而才貌兼全之女子。其一身節操。又烏可以不慎耶。上海妓界之享大名者。代有其人。四十年前。婦孺咸知四大金剛。而四大金剛中。以林黛玉之佚事最多。蘇松交界處有一鎮。曰章練塘。林黛玉卽出生於此。其父業圻工。名陸阿金。家徒四壁。貧無立錫。其母陳氏。雖貧家之婦。不慣亂頭粗服。偏喜抹粉塗脂。輒與同里無賴少年游。酒食徵逐。雌雄莫辨。陸阿金一苦力界之謹愿者。深惡妻之無行。時加呵叱。然卒無效果。黛玉之生也。陸阿金每對人言。此女非我所生。不知爲誰人之種。故林黛玉五十年之穢迹。實自母胎中得來。初生之時。

名喚金寶。年甫三齡。在室外嬉戲。跌扑於牆角。左臂受創甚劇。旋即平復。五齡而出天花。毒勢蔓延。寒熱壯盛。已垂危矣。後得轉危爲安。七齡其鄰有周姓子。家資充足。時與黛玉玩耍。周子年已十七。早通人情。性慾勃發。即將黛玉按倒地上。強奸之。鮮血淋漓。慘不忍觀。依生理學所載。未滿十齡之幼女。被奸後。定有生命危險。卽不喪命。將來難以發育。面黃肌瘦。而成癆瘵。詎知林黛玉竟安然無恙。受創處不日而愈。八歲經其母許字於李姓。過門爲童養媳。李業皮匠。嘉興人。家中困乏。陸與阿金相伯仲。陸阿金素不認爲生女。故婚事概置不理。李皮匠之妻。工於心計。既將金寶領養爲媳。俟其逾十歲後。卽可圖祕密賣淫生活。兩個女親家。可稱一雙知己。迨金寶轉瞬之間。已十有一歲。李妻飾爲時

裝嬌小玲瓏。楚楚有致。一班浪蝶遊蜂。咸有垂涎之意。而李妻有時居爲奇貨。其實李妻非常機警。見浮浪子弟。無家可歸。有類拆白行爲者。則故意高抬身價。若富家兒光臨。則招待極端殷勤。因此不免遭人反對。時來痞棍之滋擾。打鴨驚鴛。大煞風景。皮匠全家。只好遷地爲良。乃移住江浙交界之楓涇鎮。楓涇風氣。較章練塘淳樸。私娼土妓。鮮有明目張胆。豔幟高標者。又非土著。不免人地生疏。僑居四個月。生涯冷淡。不得不再尋樂土。夙慕上海繁華。甲於天下。卽挾金寶走上海。既至。方悉實笑生涯。亦須有鉅大資本。金寶未曾習過彈唱。不能入書寓與長三。若包押於么二及雉妓院。亦不過得一二百番。然遷延時日。則何以爲糊口。暫投打狗橋南首張薦頭老店。託介紹爲傭工。店主張媪。一見

金寶知非池中物。姑使入大戶充小大姐。乃帶到上海著名富室楊家。即開設楊慶和銀樓之老闖。係寧波產。張媪既將金寶安放。而後打算。藉此漁利之策。原來開荐頭店。不論男女。悉屬壞蛋。遇有姿首可觀者。定設法販賣以營利。或爲婢。或爲妾。或爲娼。南至汕頭廈門。北至奉天吉林。莫不有串通運送之人。張媪豈在例外。其計畫。先使金寶婆媳隔絕。而後徐徐進行。即謂李妻曰。汝媳頗覺伶俐。東家格外青眼。倘能做滿一年者。則工資第二年加倍。且東家還有犒賞。惟汝不可時常去楊公館探望。汝媳年紀尚幼。時去走動。恐其不克專心服役。李妻唯唯。心中一想。我日後靠之爲錢樹子。豈得永久做人家大姐。目下暫借栖身而已。孰知楊家主人。姬妾甚多。大都吸鴉片。鬥雀牌。別無所事。俾畫作

夜。每日須下午二四點鐘。纔陸續起來。一切家政。委諸其同鄉女子。朱寡婦管理。此朱寡婦。不知與楊姓如何關係。年在四旬內外。表面亦是傭工。而閨內大權獨攬。聲勢赫然。偶然主人亦聽彼命令。飽暖思淫慾。千古至言。楊家諸位姨太太。多有外遇。均屬朱寡婦代作壘焉。朱寡婦本人。則與趙春舫。姘識。趙春舫杭州人。爲英租界公務人員。鬻淫。堪以炙手。精通洋文。與重要外人。多所聯絡。故朱寡婦專營販賣人口。及勾引良家婦女之事。胆大妄爲。金寶旣到楊處。朱寡婦亦視爲奇貨。可居用。種種甜言密語。誘惑金寶。雖金寶聰明天賦。究竟年齡幼小。意志薄弱。自然入其彀中。未及三個月。金寶突然竊取主人金珠首飾。約值數百金。乘夜遁去。主人當然向荐頭店追究。張媪則追究金寶之婆李妻。

李妻驚惶萬狀。實則張媪李妻。均是無妄之災。係朱寡婦匠心獨運。設此毒計。將金寶隱匿他方。據爲己有。張媪亦斲輪老家。揆度情形。知必爲朱氏所賣無疑。且素知朱之劣迹。遂控告朱於當道。謂爲誘匿誣陷。無如不得證據。經張媪託人多方偵探。竟無線索可尋。而朱寡婦又得趙春舫之奧援。以卵豈能擊石。張媪於是敗訴。只得軟求楊公館。暫免深究。李妻之一株搖錢樹。從此化爲烏有。且說朱寡婦。見金寶秀外慧中。早已佈置周密。時機一到。卽潛使人帶赴天津。爲之延師。教習歌曲。兼授音樂。所以胡琴琵琶。箏笛簫管。件件嫻熟。逾年之後。已堪畢業。朱寡婦令人津門張家娘班。張家娘者。七十二沽間大名鼎鼎之鴉婦。與朱寡婦素稱莫逆。其班中如小金珍花春林等。皆名噪一時。金寶則榜

名小金鈴。小金鈴初出茅廬。資格幼稚。不若花春林輩名望夙著。自然難以抗手。然欲竭力支撐門面。不得不拚命應酬顧客。其應酬方法如何。惟有以肉體佈施之一術。卒致深染梅毒。時當春令。勃然興發。竟令遍身潰爛。人皆掩鼻而過。張家娘以爲從此不堪接客。却將小金鈴屏棄不用。不得已。附招商局海宴輪船。南下謀醫。船資無著。由朱寡婦爲之担負。既抵上海。朱寡婦亦以其患此梅瘡。恐難回復舊觀。故經濟方面。不肯充分接濟。小金鈴始則與之齟齬。繼且與之斷絕。以惡疾未愈。故暫隱忍。未將朱寡婦黑幕揭穿。孰知小金鈴天生尤物。日後豔福。方興未艾。故延醫診治。一藥而毒氣消滅。再劑而肌廬脫換。卽在上海自立門戶。懸牌曰林黛玉。人謂其慕瀟湘妃子。所以襲其芳名。抑知非是。

因前輩胡寶玉。初名林黛玉。小金鈴追效寶玉之爲人。故并用其原名。然名字縱香豔。生涯尙落寞。朱寡婦旣與之彼此交惡。乃憇憇海宴輪。買辦陸敬輿。向索南歸時十五元三角之船資。林黛玉一再乞憐。陸敬輿意爲之動。而朱寡婦大以爲不然。密遣趙春舫之走狗某姓。往林黛玉處。恃強威脅。黛玉無可奈何。拔髮上金釵一枚。付諸長生庫中。始得償此債。其處境之窘可見。幸有居法租界之宋漁卿。行二。羣呼爲宋老二。昔嘗因事往章練塘。林黛玉時正在李家爲養媳。宋老二一至其家。故識黛玉。近又稔悉黛玉事。一日看戲於丹桂茶園。飛箋召之。是爲林黛玉第一次出局。人稍稍知其名。但大發梅毒以後。兩頰疤痕。疊眉。毛盡脫。攬鏡自照。殊不雅觀。只好施濃脂以掩疤痕。塗柳炭以裝眉。黛

宋老二家財百萬。花柳班頭。授林黛玉以種種爲妓之祕訣。謂滬地爲繁華之藪。澆薄之區。欲動人視聽。第一須以奢侈豪放從事。斷不可碌碌依人。委心任運。林黛玉聽其議。未幾果名振洋場。凡豪商鉅賈達官貴人。涉足北里。必曰林黛玉……其實非稱其美麗也。蓋詫其豪侈耳。蜚聲甫一年有半。忽傳據黃晉三爲窳室。黃營棉紗業。多財喜賈。獲資五六十萬。人竊竊疑之。方謂侯門一入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詎知僅二度蟾圓。林黛玉三字。依舊映入人人之眼簾。蓋黛玉之事黃也。非爲終身計。因逋負甚多。藉此可以償清。名之曰湔浴。妓女湔浴之風。自林黛玉發起。然黃晉三苟家庭和睦。醋波不興。黛玉之下堂求去。必不如是之速。黛玉逋負。既由晉三償清。則又豔幟高張。恣所欲爲。服御之

豪華起居之闊。綽難以形容。無日不赴丹桂觀。劇無夕不與伶人狎。曠
上海本爲二子世界。曰戲子。曰婬子。若戲子與婬子聯合。自然非同小
可。李春來趙小廉路三寶。均爲黛玉之面首。未及一年。負債又不少。索
者。娟集。第玉正打算第二次。適逢南匯縣知縣汪以誠。尋芳至黛
玉處。黛玉計上心來。格外逢迎。一醉留髡。芙蓉帳暖。居然訂白頭偕老
之約。汪以誠遂爲黛玉所迷。負債悉由其歸償。築金屋於白克路。黛玉
事又如願。門首高標南匯縣正堂汪公館。斯時諸伶人中。惟李春來健
兒好身手。最爲黛玉所契。可謂天然配偶。黛玉明知汪以誠有守土之
責。不克常到。於是可與李春來暢所欲言。爲李春來出入汪寓。初尙遮遮
掩掩。繼竟肆無忌憚。汪以誠以有所聞。原汪之爲人。怕惹是非。度量尙

寬思前想後。不免投鼠忌器。惟有假作癡聾。以待林李之自悟。詎知彼二人更覺放肆。一日汪以誠渡浦抵寓所。適李春來在室。汪以誠在客座中。勃然大怒。拍案厲聲曰。何物伶人。猖狂乃爾。今日若不加以懲治。將何以爲人。春來聞之。正欲以言語對付。黛玉拍其肩。低聲語之曰。好男兒。勉之。彼爲現任縣官。一縣之民命攸託。今挾妓酗酒。自敗風紀。偷至法庭之上。當先坐其罪。然後及他人。有老娘在此。何懼彼老朽爲。李春來恍然大悟。反手特利刃。以驅逐汪以誠。戟指大聲曰。此係余之寓所。汝何人敢來拍予案。爲一縣親民之官。可以挾妓。可以納妾。試問官箴何在。是否爲大清律例所許。汪以誠至此語塞。嗒焉若喪。掉頭不顧而去。於是春來黛玉儼然如夫若婦。期年之後。黛玉兩手匱乏。無以供

揮霍。乃又想出狡計。渡浦而東。逕往南匯城內。賃大廈一座。卽以白克路之公館牌掛起。復乘二人肩輿。招搖過市。輿後方燈一雙。署銜與門前同。汪以誠經人報告。不禁大恚。然亦無如之何。偷一決裂。則百里侯之位。勢將休矣。乃暗囑心腹家丁。轉向黛玉關說。贈以銀幣二千番。懇其迅速離開。黛玉首肯。腰纏充足。始歸滬。重理故業。其時李春來已爲黛玉唾棄。不再來往。然兼收並蓄。面首更多。不但垂青眼於優伶著名者。下至馬夫西憲。亦莫不灌以楊枝甘露。皆大歡喜。其用意。在藉若輩之口碑。以長大己之聲勢。嗚呼林黛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詩曰。

冷。雨。淒。風。劇。可。憐。

落。花。無。主。夜。啼。鵑。

第五十六回

急色登徒紅顏薄命

尋芳令尹白首空盟

第五十六回 急色登徒紅顏薄命 尋芳令尹白首空盟
申江春色濃於酒 畢竟瀟湘化紫烟

第五十七回

名襲瀟湘館夏姬再世 舟行印度洋春色雙探

却說林黛玉狡計百出。墮其術中者。大有其人。上等之文人墨客。達官富商。中等之洋商奴隸。下等之馬夫西崽。莫不以親近黛玉一舉。一笑爲榮。然黛玉並不以若輩爲意。所最注意者。其人工於內媚。則必千方百計。務達其目的。而後已。丹桂茶園有打英雄之陳俊廷。相傳其擅此術。黛玉卽極意籠絡之。引爲入幕之賓。試之果驗。黛玉所以得顏色不衰者。人皆謂陳俊廷之功。胡鬧又一年餘。遂嫁南潯富商邱子鈞爲妾。邱姓是南潯鎮上四象之一。家資之鉅。不可勝計。黛玉利其多金。迷惑而以身許之。旣進邱之門。祕密運輸其金錢珍寶。儲於上海。每月幾次。

第五十七回 名襲瀟湘館夏姬再世 舟行印度洋春色雙探

預備日後下堂而享用。半年後，卽與邱宅所雇之縫工蔣阿渭私通。未幾又與邱子鈞表弟金廉堂姘識。邱子鈞知之，想一妙法，誘其吸鴉片烟，以爲一有烟癮，定可銷滅其淫慾之心。詎知大不然。雖吞雲吐霧，夜以繼日，而淫慾仍未稍殺。依舊與蔣阿渭金廉堂等私通。邱子鈞憤極，將黛玉禁閉一室，使人朝暮看守。而黛玉竟能設計，勾結看守之人，放其宵遁。其逃遁之時，喬裝農家之婦，身穿監布衫褲，頭繫手巾，足穿布鞋，右頰貼一張膏藥，防或有人識其本來面目。既至上海，隨身所攜帶之首飾，暨平時所運儲者，不下萬金，居然坐享所有。成面團團之富人，戲子路三寶，唱旦角，就業於丹桂。林黛玉愛之甚，欲與之通，而路三寶知黛玉非易與，猶豫不能決。黛玉乃賄通其拉胡琴之張瞎子，從中竭

力慫恿。得以如願。既合之後。路三寶與黛玉。形影不離。甚至三寶之父。病死於北省本籍。而子不奔喪。三寶已有妻子。僑居滬上。爲黛玉蠱惑。竟棄其妻子而不顧。黛玉手段之高妙。可謂無比。然未及一年。忽將路三寶厭棄。又顧而之他。然囊中所有。未嘗稍損。方自幸可以安度一世。豈知刻薄淫蕩如斯。爲造物所忌。有梁上君子覬覦其富有。伺隙而入。盡竊所有以去。黛玉駭絕。從此復入困頓。無可奈何。思再操神女生涯。其時上海有一鴇婦。軀體肥胖。渾名楊妃榻。相傳太平天國之丞相洪仁仔之生女。刁尖狡猾。人莫敢忤。覩林黛玉之現狀。慨然以保護人自命。乃與同走天津。此刻若令算命先生。細查黛玉流年。必然惡運當頭。謀事無成。因其甫抵天津。而適起義和拳匪之亂。不克振旗鼓以營業。

擬卽南歸。爲楊妃榻所霸阻。不許其行。直至拳禍危急。始有伶人譚叫天。挈之同行。銷聲匿迹。爲避難行逕。人莫知之。故花界訛傳。已爲拳匪處死。剖腹牽腸。厥狀極慘。文人好事。且捏作黛玉被難日記一書。附會之徒。指爲林黛玉能作詩詞。可笑之甚。詎知黛玉不久返上海。形容憔悴。心志消極。無所依傍。當黛玉初出茅廬。卽有結義姊妹一人。名曰菡香。爲穩健派。菡香所適之人。爲政界要人。且極有財力。菡香憐黛玉之無依。暫許其居留。乃黛玉與菡香相處不滿一個月。卽爲喧賓而奪主。菡香憤不可遏。乃下逐客之令。黛玉只得復其本來面目。賃屋半椽於四馬路胡家宅。擺確和檯。亦可稱英雄末路焉。自己則奔走各戲園各書場。勾引浮浪之青年界女。湔排之名目。自林黛玉作之俑。然此類營

生。日夜辛勞。而收入菲薄。終非長久之策。以曾經路三寶栽培。薰育。能唱花衫。遂由妓界而入伶界。束裝往漢口。與怡園戲館訂約。登臺奏藝。當在上海時。漢皋政界鉅子。曾與黛玉相識者有人。標統張彪。爲兩湖總督張之洞節署奚僮。其母爲老媽子。服役年久。張彪隨母充小當差。年少漂亮。善伺顏色。張之洞指令與婢女結婚。由馬弁升至標統。張之洞調署兩江總督。委張彪赴滬採辦用品。一度召黛玉侑酒。大加賞識。所惜匆匆別去。未克暢敘。今聞黛玉蒞漢。作坤伶。心中大悅。自武昌渡江至漢。向怡園點戲。指名要林黛玉上臺。斯時張彪聲勢赫然。該戲園竭力逢迎。知黛玉與張彪爲舊交。落班後。送黛玉至張彪行館。當以耳目衆多。張彪表面拒而不納。暗遣人另覓豔窟。招黛玉爲雲雨巫山。

之夢。黛玉心中暗喜。否極泰來。藉此可復舊觀。勾留三日。張彪即返武昌。黛玉見有機可乘。急不暇擇。過四五天。遂渡江入省城。坐藍呢肩輿。赴標統衙門。投大字梅紅名片請見。司閤人一見名片。認爲新科翰林。上門打秋風。剛欲拿本官答片擋駕。只見肩輿下地。中坐一位美人。司閤見而大駭。不敢待慢。立即執片稟報。張彪見之愕然。不知來意。令隨身心腹家丁。至輿前悄然告之曰。此地非汝所可到。速速回到寓中。靜候吾音信可也。黛玉方欲有言。只見家丁連連搖手。止其勿談。門前守衛兵士二名。全付武裝。上來詰問。該家丁回身便走。黛玉不得要領。料難今日見面。怏怏而回。張彪恐其明後日再來纏繞。下午。即遣該心腹家丁。攜一千圓銀券一張。尋至怡園坤伶林黛玉寓所交收。並傳標統命。

囑其歸至上海。不逗留漢口爲妙。以此銀券爲贖儀。黛玉旣得茲一竿整數。行囊充足。與怡園解約。遄回上海。進羣仙。仍專門唱戲。會滿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攷察憲政。使節蒞滬。以靜安寺路洋務局爲行轅。徵歌選舞。紙醉金迷。五大臣中。端方久聞林黛玉之大名。特飛箋召赴行轅。覲面之下。大加賞識。黛玉使出惑陽城迷下蔡之手腕。令端午橋神魂顛倒。遂宛轉陳辭。乞端午橋光臨其家。端可謂色令智昏。竟將允許。嗣爲左右之人諫阻。以欽命出洋。威望何等尊嚴。責任何等鄭重。挾妓一端。殊失體制。且林妓淫同夏姬。生成賤骨。尤害人不淺。還望不去爲是。以致作爲罷論。黛玉聞之。長歎數聲。曰。事敗垂成。其命也夫。或叩其故。黛玉曰。彼欽奉使命之大臣。豈可挾妓。儂誘之來。可脅迫以遂余

所欲。奈何天不從人耶。其心思陰險若是。豈非可怕。至四十七歲。又經嫁人。其人爲鎮海李鉅村。鉅村家資極富。爲浙江省著名富室。納林之時。鉅村手握公家財權。揮霍無度。黛玉身上所費七千金。豈知暗中仍有伶人龍小雲之面首。黛玉妍識伶人。前後不計其數。以手腕敏妙。故能操縱羣雄。指揮如意。獨龍小雲反將黛玉玩弄股掌之土。林黛玉墮其術中而不悟。亦趣聞也。龍小雲唱小生。與小子和同演血淚碑。一班顧曲家。欣賞不置。年僅二十餘歲。綺齡玉貌。狀態如好女兒。黛玉愛逾拱璧。一再誘惑。遂成好合。李鉅村納黛玉不久。以虧空公家鉅款。不能彌縫。奉政府查抄家產。李鉅村一時憂急難堪。服毒自盡。黛玉於是與龍小雲公然爲夫婦。少男長女。二象同春。迨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張勳

入南京。張勳髮辮猶在。故人呼爲辮帥。袁世凱援以江蘇都督。張辮帥前在上海。林黛玉亦與之旗鼓相當。周旋於深溝高壘間。今見其位列封疆。遂向乞龍小雲之差使。龍小雲安徽產。二十歲之前。曾廁身軍界。以學唱新劇。由軍界轉入伶界。華洋文均略有門徑。張辮帥以林黛玉之倩面。但知此人。黛玉與之非親戚。卽子姪。故立即應允。命爲江蘇都督衙門繙譯員。自是龍小雲居然由伶界一躍而入政界。公餘之暇。間臨滬上。一洩林黛玉之慾火。悠然自得。第此時黛玉已五旬以外。龍小雲乍過花信之風。究嫌黛玉之老大。而絕不露聲色。乃於南京秦淮河之釣魚巷。選得一妓。娶之爲室。秦淮河是名勝之區。畫舫笙歌。通宵達旦。釣魚巷著名鶯花藪澤。六朝金粉。豔迹常留。龍小雲時與儕輩尋芳。

拾翠得名妓楊蓉卿而悅之。定情良夜。一往情深。遂量珠以聘。議既定。賃居石壩街。後臨秦淮。窗畔壁人。檻前綠水。藏嬌有地。其樂陶然。時張辦帥左擁右抱。姬妾甚多。最寵愛者。第一小毛子。第二王克琴。此固黛玉所夙知。龍小雲既娶楊蓉卿。特遣可靠之人。持函來上海林黛玉處。首稱近日公務繁忙。不克分身東下。刻大帥姨太太第幾位。（指王克琴）託購衣料。某緞若干。某綢若干。首飾若干件。或赤金。或珍珠。專差守取。望代辦之。黛玉照單交付。越數日。又遣人來。謂大帥之第幾姨太太。（指小毛子）託辦全房紅木傢具。某件……又海味若干。人參若干。鑽石戒指一枚。耳環一付。乞代置備。交原差帶齎。黛玉又逐一照單交付。惟龍小雲久不至上海。始終未見蹤影。屢次去函催詢。何時可以

覲面。則如石投水。絕無回音。黛玉初不之慮。繼而生疑。終而大疑。乃密遣人赴寧探之。始悉龍小雲已娶得一妓爲妻。所取去首飾衣料傢具食品等等。皆其結親時所用。來信云云。全屬虛僞。不禁懊喪欲絕。然亦無如之何。徒然飲恨而已。恆對人言。余之生平。雖豪商鉅賈。達官顯宦。輒在余手掌之中。今不圖反爲小兒所賣。言下歎歎不置。民國五年。袁世凱在北京。帝制自爲之候。黛玉曾一度晉京。參議院議長湯化龍。久涎其美。欲一嘗異味。日日召之侑觴。不吝纏頭之費。先後共揮三千餘金。結果僅握手一次。去同赴高唐之程度。不知相隔幾千萬里。蓋嫖妓雖只要金錢。而無緣者亦不克達目的。黛玉旋仍回滬。復唱戲於羣仙。究因年老色衰。不能叫座。乃僦居二馬路大慶里生牛美術公司樓上。

痛戒鴉片亦深悉沈淪黑籍之苦所奇者時時延請和尚道士諷經禮懺。謂仰仗菩薩佛祖。賜以保愈。能使鴉片之癮。不恃醫藥而自斷。此種論調。爲黛玉所獨創。記者談林黛玉小史。不嫌詞費。誠以娼妓之內。有此天生尤物。不知被其顛倒者若干人。然而黛玉之外。尙有其人。雖未必事事如出一轍。但爲所顛倒者。不止中國人。且及於外國人。以淫蕩無倫之妓女。竟大有裨於中國同胞。閱者疑我言乎。試再諦聽之。昔者太平天國之起。經滿清中興諸名臣。漸次削平。同治帝登極。國內有太平之望。迨同治七年。其時偃武修文。兵器銷爲日月之光。是年戊辰。大魁天下者。爲蘇州洪鈞。字文卿。旣爲巍科。翹步木天。蜚聲聲薇省。不出十年。洪文卿已洊升至侍郎。姑蘇有名妓傅蘭雅。韶華二九。色藝超羣。

洪文卿自北京請假回籍省親。戚友莫不錦上添花。竭力捧場。於是宴會無虛日。開筵坐花。飛觴醉月。鶯啼燕語。玉軟香溫。鹿臺虎阜間。占得無邊風月。洪文卿一見傅蘭雅。魂迷神蕩。一經同夢。卽訂嚙臂之盟。東鑣西鷄。不足喻其戀愛。爰由戚友之說合。以一千二百金。爲傅蘭雅脫籍。因上海有西儒傅蘭雅。學問淹博。不可與之同姓字。爰易名曹夢蘭。古人云。絕世之色。定生絕世之淫。曹夢蘭旣嫁洪文卿爲妾。名士夕花。豔福不淺。詎閱時未久。曹夢蘭卽與洪文卿俊僕梁申。發生曖昧。梁申本洪第之家僮。生得面目清秀。肌膚白皙。年纔弱冠。不知者幾疑是貴介子。洪文卿初未之知。及清廷簡授出使德國大臣。洪文卿卽束裝就道。一路威風凜凜。先蒞上海。而後候外國公司輪船放洋。曹夢蘭素得

洪文卿之寵愛。卽攜之俱行。梁申亦經目爲年富力強之家丁。當然一并出洋。自上海出發赴歐洲。當時須歷五十日之海程。迢迢萬里。洪文卿有曹夢蘭之消遣。倒亦不覺程途之遠。無如長途中。梁申戀好情熱。眞正慾情炎比火。色胆大如天。乘洪文卿晝寢時。與曹夢蘭同酣好夢。洪文卿睡眠朦朧中。不見曹夢蘭。方大聲疾呼。由梁申之同事在旁。早知彼二人不端。因攸關主人體面。故設法支吾。洪文卿大生疑心。不料夢蘭在海程中。還有一件豔史。斯船客艙之位。多於貨艙。船中各國籍之人咸備。而德國占多數。中國人呼德國爲迦門。迦門爲日耳曼之轉音。有迦門人二名。不知其姓名職業。似乎下級軍官模樣。外洋船之客人。茶餘酒後。往往至甲板上散步閒眺。當時曹夢蘭與二迦人。同在艙

面得覩曹夢蘭之倩影。驚爲絕艷。二迦人雖第一次來中國。華人婦女不知見過幾許。矧上海可稱香雪海。未曾見有如曹夢蘭之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修短合度。穠纖得中者。愛慕達於沸點。二迦人年事尙輕。未免選事。詢諸侍役。方知爲中國公使之如夫人。東西各國盛行一夫一妻之制度。如男女均有室家。而別有所眷戀。惟以離婚爲救濟之法。無所謂納妾。不必說得姬妾盈前。或多至十餘位姨太太。此等風氣。外國人聞而駭。然當時二迦人一聆非公使正室。卽存輕視之心。不妨一試其獵豔手段。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繁華好夢幻紅樓。到底癡頑一石頭。
因果相尋原不爽。芳蹤豔影海天留。

第五十七回 名襲瀟湘館夏姬再世 舟行印度洋春色雙探

第五十八回

萬里星軺花明海外 一官風鷹竹脆庭前

却說冷容誨淫。古有明訓。曹夢蘭生成天姿國色。洪文卿雖寵擅專房。其實與僕役梁申。平分春色。自經輪船上。二迦人遇豔之後。若爲中國公使之正妻。彼等斷不敢有邪念。聞爲所納之妾。則以奴隸視之。油然而生奸計。然言語不通。居處不相同。二迦人焉能弔膀子得手。且洪文卿縱顛預過去。還有梁申視如禁臠。豈能拱手而讓於外國人。記者曾閱野史。當時二迦人用催眠術。施諸曹夢蘭。一時曹夢蘭神靈飄蕩。竟與二迦人好合。記者未嘗學問。不知催眠術中。有否眠花宿柳之效用。二迦人據云。串合船上侍者。得達目的。野史亦語焉不詳。梁申之私

通曹夢蘭。洪文卿知之而隱忍。二迦人之私通曹夢蘭。洪文卿實一無知覺。卽梁申亦贖贖。洪文卿以家醜不可外揚。身膺出使大臣。倘一張揚。則有玷官箴。且迢迢數萬里。阻隔重洋。卽欲遣其歸國。亦何從辦起。平日對於曹夢蘭。又愛如拱璧。故亦不忍加以嚴譴。惟有裝聾作啞。置之不問。畢竟狀元郎度量恢廓。尙堪容物。泊抵柏林公使館。覬見德皇呈遞國書。手續次第完竣。一面電達清政府。報告抵德任事日期去訖。却說二迦人。雖嘗到中國貴族女子之妙處。然在其本國。以名譽恐遭損害。反不敢嘗試。曹夢蘭是個淫女。輾轉思量。惟有託使館中所雇用之女傭。詳探二人蹤跡。歷時許久。始悉二人者。係彼國少年英俊之軍官。嗣後與曹夢蘭往來與否。下文再表。洪文卿蒞公使任。桂苒三年。任

滿歸國。既返上海。始將梁申停歇。而不願令曹夢蘭下堂以去。晉京陛見。奉旨仍供原職。斯時攜夢蘭一起北上。夢蘭在北京外好甚多。豔名噪於首都。無何洪文卿擬歸家享福。以老病乞休。得旨允准。遂舉家返吳門。越年餘而洪文卿死。大婦潘氏知曹夢蘭野心尙勃勃。不能守正。方欲遣去。而曹夢蘭先請下堂。洪潘夫人欣然樂從。所有房間內金珠首飾衣服傢具一切什物。令悉數攜去。且命之曰。祇許汝迅速擇人而嫁。不許重入勾欄。致貽洪氏之羞。曹夢蘭唯唯稱是。既離洪邸。則挾其所有。馳來上海。日日遨遊張園愚園。夜夜踞坐戲館之內。其意欲在樂園子弟中。擇一如意郎君。以圖偕老。風聲所播。適遐咸知。一班拆白之流。利其囊中黃白充滿。更可親其肌膚。得其香澤。一舉而人財兩得。豔

福不淺。知其每日都託足園中。如蟻附羶。如蠅逐臭。名伶郭蝶仙。自以爲少年翩翩。有斯資格。無奈身上服裝未能漂亮。冠履亦欠修潔。自慚形穢。乃轉向同業中借取時裝。自頂至踵。煥然一新。薰香剃面。再三引鏡自照。曰可乎。又赴馬車行。租得最時式之轎車一輛。飛奔張愚二園。以覓曹夢蘭之芳跡。詎知天不佑人。此等孽緣。亦非勉強可成。而須幾生修到。及郭蝶仙僕僕靜安寺路上。早爲天仙戲館之孫三兒捷足先登。與曹夢蘭攜手同歸。郭蝶仙一場掃興。嗒然若喪。原孫三兒貌不甚美。性情強橫。舉止粗鹵。而年紀尙輕。身體精壯。曹夢蘭可以暢其所欲。於是朝夕歡娛。二人之形影不離。孫三兒乃與曹夢蘭計畫長久之方。價買女孩兒若干人。一同移往天津。俟女孩長大。卽可以開設妓院。自

爲老闍。夢蘭初意。且在滬上享福幾年。再北行未遲。目前不願卽去。因見孫三兒性質太橫。恐留上海。或致肇禍。藉此避免事故。亦未始非良策。孫三兒初擬歲暮附海輪啓程。而夢蘭執意度元宵於上海。一經南方新年之賞心樂事。孫三兒亦無如之何。南京路有保安司徒廟。俗呼紅廟。不知建于何時。上海縣志載。此廟建于疳溝浦上。是未闢租界以前。該處爲黃浦之支流可知。廟內供關帝及觀音二像。紅牆紺宇。結構幽深。每逢朔望。青樓中人。大都入廟求神許願。若觀音生日。則釵光鬢影。戶限爲穿。而大除夕之香火尤盛。至十二點鐘以後。妓界中皆盛裝豔服。爭先恐後。謂之燒頭香。元旦鎮日如此。人多擁擠。甚而踏斃人命。工部局遂加取締。令將山門放大。屆時並派巡捕彈壓。以免輕薄少年。

調戲肇事。廟址爲中國主權。故工部局不徵捐稅。當時曹夢蘭於元日。偕孫三兒。逐隊燒香紅廟中。旣出。坐馬車在四馬路一帶兜喜神方。孫三兒穿大毛缺襟袍。貂皮馬褂。佩忠孝帶。招搖過市。均曹夢蘭與之打扮。目覩者莫不拍掌大笑。指爲崑劇中別妻之老韃子。按照前清會典。五品官職。方可穿用貂褂。孫三兒一介伶人。胡知妄作。僭越制度。爲各報張所痛詆。且連及洪文卿。次日。孫三兒卽蟄伏家中。不敢復出。曹夢蘭亦知已犯衆怒。未便再居上海。卽與孫三兒束裝北上。在天津勾留二三個月。探知北京究人海之區。尙可營其舊業。遂決計樹幟於北京。易名賽金花。樊樊山名士。作前後彩雲曲。卽指賽金花。忽然風雲變幻。京津有義和拳匪之亂。釀成兩宮西狩。八國聯軍入京。清宮大內。均爲

西兵盤踞時。聯軍統將爲德將瓦德西。孰知十五年前。卽曾與曹夢蘭繾綣之一人。瓦德西臥於清后那拉氏龍床之上。傳令喚八大胡同妓女入值。賽金花被傳進內。一見瓦德西。不勝駭詫。賽金年年紀雖近四旬。而妖冶苗條。望之如二十五六許。舊好重逢。綢繆備切。於是瓦德西將賽金花留居大內。厥後清政府派人與聯軍統將停戰議和。正賽金花得意無窮。與瓦德西交相燕好時代。經賽金花從中斡旋。得以諸事就緒。且由賽金花說項。放出南中婦女。離京逃難者。不可勝數。滿清苟延殘喘。又十餘載。可稱完全賽金花之力。其時孫三兒尙在。自賽金花身入清宮。彼處之泰然。自由自在。堂而皇之。戴綠頭巾。恬不知恥。旣而八國聯軍撤退。賽金花之臨時總司令夫人。亦卽取消。清后清帝。從

西安回。鑾北京官。吏無處洩憤。將賽金花遞解回籍。孫三兒亦尾隨南下。寓鄭家木橋長發棧。患急痧而死。賽金花則不知所終。上海倭子之佚事至多。書不勝書。戲子亦然。大概二子在在有連帶關係。間有娼優聯合。而竟復牽涉洋人。豈非奇之又奇。昔者有人人知名之汪桂芬。綽號汪大頭。其著聲譽於伶界。北自京都。南止上海。且其生平佞佛。茹素諷經。人亦莫不聞之。殊不知其祕密穢史。偷經人揭破。無人格之可言。當其在上海時。有至戚孫鵬林。娶妻伍氏。貌僅中姿。而風騷不堪。人皆呼爲小舅媽。汪大頭與之私姘。明目張胆。雙宿雙飛。儼如夫婦。孫鵬林不以爲恥。汪大頭出資爲孫另納一婦。則已與伍氏可期永遠好合。孰料伍氏之以身許汪。因貪其收入之多。凡汪大頭所入。悉歸伍氏儲藏。

暗運回家。歷年既久。事始敗露。汪大頭極爲忿恨。與伍氏吵鬧。在龍園茶館拆姘頭。脣鎗舌劍。各不相下。經多人勸解。始告脫離。旣而汪大頭又嗜男風。與唱武旦之郭五十鷄姦。郭木姘一妓名花翠琴。姿首尙不惡。而淫蕩性成。幾無一日無男子伴宿。汪大頭所入甚豐。花翠琴覬覦其金錢。遂勾引汪亦與姘識。於是汪因郭而及花。水陸並進。前後夾攻。污穢不可言狀。汪將頭上之髮。剪斷前面一半。自命方外人。異言異服。一班拆白黨。尤而效之。當時盛行前劉海。卽汪大頭作之俑。渾名還魂海。閨黎好事者。謠傳汪大頭積資頗鉅。有金條八十。現洋二千。匯豐銀行鈔票一萬元。儲於鐵箱中。在家內每日晨起。必開箱檢點一過。妓女之老前輩胡寶玉。此時猶自作生意。未曾退爲老闔。適市上銀根奇緊。

週轉不靈。羨汪大頭之多金。欲思染指。頗知其好色異常。千方百計。託人介紹。願與結好。汪大頭素耳胡寶玉。豔名今來。加青眼。無不樂從。即約定時日。潛去幽會。屆期而往。胡寶玉不勝歡迎。爲之置酒小酌。聊當接風。勞玉合歡。良宵不負。睡至半夜。香夢正酣。汪大頭忽然大呼腹痛。刻不可耐。披衣而起。急欲歸家。胡寶玉再三苦留。而汪痛益劇。惟有約期後會。時適大雨傾盆。胡寶玉命輿送之歸。汪大頭臨去。彼此有依依不捨之態。詎知汪大頭甫抵家門。卽開燈而吸鴉片。毫無疾病。家人詢其所以然。則微笑曰。一宵穢過之後。辰間臨行。胡寶玉必開口向我借錢。却之則覺不情。允之而不給。則爲失信。允之而卽給。未免太癩。曷若假言腹痛。溜之大吉。從此永不再入其門。胡寶玉將我奈何。其心思之。

狡。應物之黠。有如此。汪桂芬之歷史。雖知之者頗衆。然其喫官司一節。爲會審公堂。枷號示衆。則明瞭原因者絕鮮。第一次。汪之來上海。在光緒帝辛巳年春季。由其友人何福安邀之來。乘招商局豐順輪船南下。既抵埠。以上海各戲館包銀太薄。故未曾登台。而卽去。第二次。係應詠霓茶園之聘。經周大升之介紹。癸未年夏月。第一夕上台演天水關。初見自來火之光亮。竟氣爲之餒。幾乎不能終局。故開演不久。卽與周大升吵鬧。大發脾氣。原訂半年之合同。載明何方違背合同。則須議罰。汪桂芬悍然不顧。卽束裝北返。周大升任其行李下船。而密遣人要於途中。俟汪桂芬屆時登輪。預備將其扭交巡捕房。乃被人走漏風聲。汪知所戒備。有英國領事衙門文案魏家駿。爲汪桂芬蜜切之友。設法保護。

其下船始得安然無事。嗣後續開丹桂戲館主劉維忠。託熊文通專誠北上。邀汪到滬唱戲。已經簽訂合同。而丹桂閉歇。兆豐洋行買辦陳方水。聽信其姘婦李巧林。特開留春戲館。興高彩烈。亦遣人敦辦汪桂芬。汪不問情由。未將丹桂之交涉辦好。貿貿然接受川資南來。夙知兆豐之洋東密司霍。與陳方水一人之交。倘發生事故。有外國人靠山。斷無意外之虞。及抵滬後。正欲出馬獻藝。劉維忠向會審公廨。控告汪桂芬。尙未履行合同。卽以熊文通爲證人。時會審官爲同知羅家杰。字少耕。福建人。向有強項之目。准詞傳汪桂芬到案開審。汪堅不承認合同。與收據。指爲僞證。並言丹桂邀請之事。則誠有之。因不願應請而來。故當時卽正言拒絕。此次係兆豐洋行洋東密司霍。聘我爲後台經理。業

經在英國領事署簽字云云。傲慢之態。溢於言表。羅讞員以華人控告華人。是非曲直。應由華官判斷。汪桂芬竟倚仗洋商勢力。挾制官長。實屬刁惡。若不嚴懲。何以警衆。劉維忠案。姑候查明。再行核辦。應先治汪桂芬藐視公堂之罪。當此之時。汪桂芬若哀求宥免。不過申斥一番。尙可轉圜。乃汪恃外人爲護身符。更出言挺撞。聲色俱厲。密司霍亦到堂。曉曉置辯。堅欲袒汪而抑劉。於是羅讞員怒髮衝冠。以華人誘訟。母煩外人越俎。當堂咎責汪桂芬三百板。枷出頭門示衆。密司霍亦無如之何。悻悻然怒容滿面。立刻稟請英國正領事。照會上海道台。札飭英界會審公堂。迅將汪桂芬釋放。且須治羅家杰濫用刑罰。判斷不公之咎。吁。洋人氣燄之盛。言之可歎。正任蘇松太道江海關監督邵友濂。字筱

村浙江人。江督蘇撫會銜奏派赴香港調查洋藥稅則。奉差出外。代理者爲湯壽銘。字小秋。覆文英領。謂羅丞家杰辦理此案。並無不合。貴領事憑該商人一面之辭。本道不便馮貴領事一面之辭。應請將兆豐洋行主人嚴加申斥。嗣後毋得越權干預等語。中外官場往來公牘。其措辭如是。然交涉事件。以不激不隨方爲能員。湯道台一面授意於法公。廉會審官陳寶渠。出爲調停。陳寶渠曾任英公廨多年。與各國領事均有感情。其調停之法。將劉維忠控案註銷。汪桂芬業已枷責。卽日開釋。此案遂告了結。此汪桂芬出世以來。第一次所受之大辱。但滬上優伶淫兇跋扈者。不可以僂指計。而受法律裁判者。寥寥可數。汪桂芬之外。有楊月樓高彩雲。楊月樓。渾名楊猴兒。兼唱文武老生。爲北京張二。

奎之門徒。滿清中葉。蔣攸恬相國之家伶。蔣相國係從龍世胄。籍隸漢軍。其孫女壻爲麟趾。卽桂良相國之孫。月樓是蔣邸贈嫁之僕。麟趾在同治帝元年。簡放浙江杭嘉湖道。署理藩司。二年。太平軍二次攻破杭州。巡撫王有齡。將軍瑞昌。學政張錫庚。及闔城文武。同時殉難。其時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專摺奏報杭州失守。巡撫將軍以下。一律殉國。麟趾亦在其內。故皆得卹典。實則麟趾未死。當城破之日。改裝乘亂逸出。先走寧波。其意欲航海北歸。徐圖挽救之策。詎知逗留寧波。聞已頒發卹典。且予諡焉。驚惶之極。不敢出頭。遂入普陀山。削髮爲僧。蹤跡無人能悉。從此其存其沒。將信將疑。一個悶葫蘆。莫由打破。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五十八回 萬里星槎花明海外 一官風騰竹脆庭前

一。例。美。人。嗟。命。薄。
紅。氍。毹。上。尋。生。活。

千。秋。名。士。色。中。迷。
合。與。青。樓。格。調。齊。

第五十九回

明月不歸春俠腸全負 留珠可返橫卓識堪師

却說麟趾字椒園。因杭州失守。微服逃赴甯波。聞已奉優卹。予諡。不得不上普陀山爲僧。自此踪迹不明。其妻弟蔣斯崧字峻亭。候補知府。因胞叔蔣爵遠任貴州巡撫。蔣斯崧原隨任之貴州。得姊壻靈耗。兼程來浙江。探聽乃姊外甥消息。適左文襄宗棠漸次平定全浙。蔣斯崧迤邐至甯波。訪諸道台楊岷堂。始悉其姊攜外甥。避居紹興府蕭山縣鄉間。乃親往迎迓。麟椒園生子女各一人。子名宗小園。年甫十四。已得蔭襲分部員外郎。女尙幼稚。雇媪哺乳。逃難時失散。不知去向。詎料爲乳媪帶走。此媪係上海浦東人。欲据此女爲己有。蔣斯崧輾轉根研究乳媪。

第五十九回 明月不歸春俠腸全負 留珠可返橫卓識堪師

之來歷。方知已往浦東。乃託上海地方官。竭力幫忙。喫緊圖甲。懾以權
力。償以錢財。始得合浦珠還。蔣斯崧乃就上海賃屋。使其姊其甥。暫時
僑居。成立門戶。楊月樓贈嫁之時。年祇十餘齡。已卓然爲童伶。直至目
前。隨伺不去。蔣斯崧既安置其姊與外甥。復赴杭州。訪覓鱗椒園骸骨。
始終無著。始知尙在人間。惟不知去向。音信杳然。斯時桂良年登耄耋。
尙列朝端。一再拍電報到滬。謂無論生死。務得的實音信。始准眷屬回
京。不得已。鱗趾全家。羈留海上。衣食佳。三項人生要素。漸致缺乏。困苦
異常。鱗蔣氏萬分焦急。乃令楊月樓。上台演唱。月樓乃進石路中呂桂
卿所開金桂軒茶園。懸牌曰客串楊。當時劉維忠所開丹桂。正霞蔚雲
蒸。生涯鼎盛。而金桂軒之客串楊。開演三天。凡南市之良家閨秀。北里

之紅妓名娟。無不趨之若鶩。舉國如狂。金桂之營業。立時蓬勃。不可遏止。倉山舊主袁翔甫。賦竹枝詞云：（丹桂無如金桂優。佳人何故喜勾留。一般京調非偏愛。只爲貪觀楊月樓。）一時狀況。可於言外見之。於是呂桂卿與之議定。一年包銀八百元。楊月樓卽以此錢。爲供給主母暨幼主之需。未幾丹桂見而紅眼。願出一千二百元挖之。楊月樓遂舍金桂而就丹桂。聲譽之隆。日甚一日。紅倌人之與有交情者。爲兆榮里之李巧林。日新里之張秀卿。西公興里之沈月春等。皆一時之選。然妓女當時結識優伶。爲衆人所鄙視。故不敢公然往還。乃由房侍輩出面。另租私屋。僉呼爲小房子。（小房子名目。卽從此起。）不若現在之淫伶蕩妓。不顧清議。肆無忌憚。一日排全本梵王宮。楊月樓倒串且角。易

弁而釵時良家婦女之觀劇者實屬少數。往往保守廉恥。甘爲舊禮教所束縛。粵東人韋星卿。曾爲洋行買辦。病死之後。其妾王氏。同女阿秀。日日來看楊月樓所演之戲。王氏大加賞識。與之眉挑目語。好事遂成。及看梵王宮一齣。風流旖旎。體貼入微。阿秀亦不覺情動。連看三夜。愈覺傾慕。歸家後懨懨成病。王氏自知年逾三十。恐楊月樓他日棄於半途。有如秋扇。乃將阿秀許之爲室。復以乳媪爲介紹人。將阿秀之年庚。送交月樓。月樓恐有未便。正在躊躇。王氏又託月樓親信之友。再三說之。月樓見阿秀綺年玉貌。且有厚奩。遂允之。定長至日成婚。前數天。王氏同阿秀帶皮箱四隻。賃居北市。先與楊月樓實行同居。阿秀尙有胞叔。時適返粵。有友人知其事。函知其叔。其叔大恚。急來滬。於廣肇公所

中。召開會議。韋姓固嶺南大族。卽上海商界中。亦頗有體面。咸謂鉅商之女。豈可配諸梨園子弟。始議楊月樓如能將庚帖退還。顧全韋家表面。則可不予深究。無如月樓不知利害。堅以庚帖可憑。同於鐵券。又以阿秀胞叔之來磋商。言極謙卑。誤爲黔驢之技。止此。非但無磋商餘地。且置辦迎娶之事甚亟。阿秀叔知不可以理喻。遂控告伶人楊月樓。奸佔寡嫂。謀及弱女。私寫庚帖。希圖朦朧吞胞兄遺產等詞。時上海知縣爲葉廷眷。蘇松太道台爲馮峻光。皆廣東人。未免迴護同鄉。立卽據情照會英國領事。轉飭巡捕房。會同縣差捉人。而楊月樓正租屋於六馬路仁壽里。懸燈結綵。預備結婚。殊不知紅鸞未照。白虎先臨。巡捕差役已登門逮捕。新郎捉將官裏去。嚴刑鞠訊。月樓堅不承認。奸母謀女。葉知

縣恨甚。必欲置月樓於死地。搜其寓所得淡紅色粉一瓶。指爲迷藥。其實非也。兆榮里李巧林聞之。卽爲賄賂申報館主筆。極力在報紙上代楊月樓辯護。西公興里沈月春。初與月樓親近。尙無肉體之關係。一得此信。卽皇皇然詣差役。商議營救之法。差役曰。縣官怒甚。晚堂已預備鐵錘矣。特不知所用耳。月春曰。除敲擊外。復有何用。不必言矣。能設法乎。差役曰。設法奈何。月春曰。若能以他物代鐵錘。使受刑者不致痛苦。則儂自有厚酬。差役詢以何者爲酬。月春曰。一擊。酬銀一餅。若何。役曰。諾。乃立刻製軟木爲錘。使肌膚無損毫末。以欺朦本官。原來滿清官吏刑訊案件。彼行刑之伍伯。悉可作弊。有笞責數千板。而未嘗受傷者。有僅笞一二百。卽血肉橫飛者。至於用杖用鞭掌頰。均可上下其手。他若

天平架鳳凰台老虎橙等諸酷刑。亦可賄縱。無非視金錢之多寡。定受刑之苦否。沈月春深知底蘊。故爲月樓謀之。平日其自奉素豐。山珍海錯。視同蔬菜之賤。至是盡撤其所供給。以餉月樓。已則茹素禮佛。朝夕喃喃。爲月樓懺悔。獄中上下使費。暨月樓自身用度。皆月春以歷年積蓄支給之。此案直至葉廷眷去職。原告亦不深究。光緒帝元年。恩詔大赦。楊月樓始照和好律。判杖八十。徒刑三年。翌年釋出。楊月春既出獄之後。人皆以爲沈月春終身有託。玉樓春暖。雙月重圓。殊不知月樓棄月春如敝屣。掉頭北去。絕無一語道及。後又來上海。在丹桂茶園客串三夜。又越一年。月樓集資在寶善街一桂舊址。開鶴鳴茶園。已經成立。而仍爲道台馮煥光所干涉。以致輟演。流轉至蘇州杭州有年。後賴桂

第五十九回 明月不歸春俠腸全負 留珠可返積辜識堪師

良府邸之力。入京都三慶戲館。爲固定巨角。光緒帝十一年。上海有人思邀月樓。不吝重金。託奧國領事夏士。以楊月樓前在上海時。有奧國商人經手未了之事。以此爲由。稟請駐北京奧國公使。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飭令楊月樓來滬料理。時月樓已年過四旬。在京聲名甚好。以前案譁傳衆口。不願再尋煩惱。故謝絕不來。且說楊案旣出。阿秀亦遭刑責。且發堂擇配。旋嫁與年紀六旬之老翁。名孫翰卿。王氏及乳媪。枷號遊街。上海風紀。爲之一肅。城內士紳。且有禁止良家婦女觀劇之議。以今相較。淫靡拐盜之風。習見而不以爲怪。相去何啻霄壤。楊月樓大負沈月春。甚而月春忿極。竟致削髮爲尼。後馬路上有一小足之尼姑。龍鍾老邁。身負木魚。三步一擊者。卽沈月春也。楊月樓臨死之時。滿

身潰爛。卽其淫孽負恩之報云。迨光緒帝中葉。而有高彩雲之案。高彩雲唱花旦。貌頗不惡。初到上海。所演殊生硬。且無個人獨備之行頭。秉性強橫。動輒持刀與人拚命。直至進石路天仙戲館。始覺出台純熟。行頭亦廣製。應有盡有。大可追步蔡桂喜。到滬甫及三年。聲譽日起。惟兇暴加甚。自恃孔武有力。一言不合。卽攘臂而前。與人鬥毆。故同業咸畏之。不敢與之頑笑。唱小生之周釗泉。與高彩雲最爲莫逆。常向之規勸。高彩雲語之曰。唱花旦者。萬不可懦弱。否則卽受人欺侮。非此不足以保全名節。故梨園中人。咸呼高彩雲爲強盜屁精。唱武老生之李茂林。其妻戈氏。渾名白娘娘。李茂林病死。白娘娘卽再嫁高彩雲爲室。正式成婚。並非姘識。遊戲報刊登白娘娘私姘和尙。爲高彩雲所見。持刀至

報館理論。幸周劍泉出爲調處。事始寢。於此可見其蠻橫已極。妓女顧彩林。夙與高彩雲相好。及顧彩林嫁金琴生爲妾。金琴生原營報關行生意。後以多財善賈。由商人而伍官場。卒因計擒范高頭伏法。遭人暗殺。其納顧彩林也。猶未嶄然露頭角。顧彩林當賣笑生涯之際。入不敷出。日處窘鄉。高彩雲常常周濟其急。故顧彩林感激之甚。既嫁金琴生。不忘其舊。仍與高彩雲祕密往來。初尙藏頭露尾。繼則恩愛逾恆。明目張胆。高彩雲竟出入金琴生之家。毫無忌憚。時顧彩林與金琴生之大婦同居。已生男子。將匝歲。一日金琴生歸家。入顧彩林房內。適遇高彩雲。彩雲非但不懼。反厲聲以詈罵。繼更持刀拚命。脅迫將彩林歸其所。有金琴生因孤掌難鳴。恐遭其毒手。唯唯應命。顧彩林以所生之子。關

係天性不忍離金氏遠去。高彩雲又進迫一步。務須計彩林攜子同走。金琴生到此地步。忍無可忍。寧使攫兇鋒以傷生命。卽狂呼救命。其大婦在別室。已備聞二彩之逼迫其夫。初以爲留珠去積。事亦極美。迨聞丈夫之大聲叫喊。恐釀鉅禍。急招呼鄰居及僕役。一闕至彩林房內。高彩雲見人多手衆。知事不妙。遂突圍逸去。金琴生驚魂甫定。忿不可遏。英國人喬西治。與之非凡投契。金琴生急覓喬西治。細述緣由。密商對付方法。喬西治以是可忍。孰不可忍。願出力援助。卽令金琴生據情向會審公堂及巡捕房控告。以鄰居與所雇車夫爲證人。喬西治向英領事及捕頭接洽。備述金琴生之被脅情形。翌日。巡捕房卽將高彩雲拘捕解訊。中西官會審之下。以中有隱情。不予深究。判高彩雲禁押西牢。

半年期滿遞解回籍。是案高彩雲罪重罰輕。實邀天幸。詎知其同班之潘一樵。代抱不平。延請律師覆控。欲使高彩雲出罪。江蘇巡撫恩壽。經金琴生託人關說。札飭上海道台。照會租界領事。將此案提省。恩撫台以一介伶人。如此胆大妄爲。成何事體。高彩雲解省審訊。判決監禁十年。至顧彩林已生一男子。金琴生不忍其收監。求發棲流所留養。俟其實能改悔。再行收留。由本夫按月貼給膳費。高彩雲先禁吳縣獄中。後因有越獄嫌疑。改押崑山縣獄。監禁數年。忽然患病。渾身發腫。醫藥無效。遂死於崑山獄中。報由鄰封相驗。委係因病身死。飭其家屬收殮。其妻白娘娘。在上海聞信。趕赴崑山。將夫屍領出棺殮。歸葬於滬。此案若無潘一樵延請律師。半年即可出獄結案。何致瘦斃。真可謂愛之適以

害之。高彩雲案初起。好事之文人。敘其始末。編爲彈詞。名采采詞。金琴生逆料必有人編著。恐彰其醜。特請求巡捕房禁止。采采詞內容。據述高彩雲不但於顧彩林爲妓之時。竭力周濟。卽嫁金琴生以後。每月仍津貼若干。金琴生假作癡聾。置之不問。高彩雲之持刀逞兇。並非挾制恫嚇。以顧彩林由己出錢常包。金琴生向來知之。實忿其見而相逐。其然豈其然乎。高彩雲之門下周鳳文。有人詢之。答實有其事。然或弟爲師諱。但凡屬梨園中人。皆如是云云。此外淫伶之受法律裁判。又有霍春祥。春祥十三歲。卽出台於蘇州。唱小老生。並不佳妙。後搭上海天仙茶園。噪已失音。貌亦平常。而肌膚白皙。善於修飾。專以勾引婦女爲能事。然探其究竟。好色猶在其次。其宗旨實爲騙財。其生平並未接受鉅

數之包銀。而家中富埒王侯。其父霍克明。久不唱戲。儼然以老封翁自居。養尊處優。席豐履厚。皆其賢郎所攫取而來。故一任其子之胡爲。霍春祥在女子處所得之財。以費七之妾最鉅。費七姑蘇望族。家資百萬。所納者本金閨名妓。曰洪雙珠。日往戲園。與霍春祥眉挑目語。潛爲妍識。春祥自蘇遷滬。嗣復自滬移蘇。年已屆三旬。猶薰香傅粉。搔首弄姿。燕以取媚女客。日夜荒淫。致成痿症。而尙怙惡不悛。當搭班蘇州時。奔走權門。如憚姓沈姓費姓諸宦家。靡不時有其足迹。彼等喜霍春祥之善於逢迎。咸樂與之親近。殊不知其包藏禍心。毒過蜂蟻。其所演戲之館。必自備包廂。挨次輪請諸宦家姬妾。春祥偶串花旦。所穿之行頭。悉向各宦內眷借來。且又不自斂迹。誇耀同班以爲榮。同班羨極生妬。羣

相讎誚。各宦家之主人。初則昏憤糊塗。任聽妾女之妄爲。繼而醜聲四播。勢已燎原。於是暗相集議。謂其始不能杜漸防微。其終必致蒙羞遺臭。故莠草不除。嘉禾不能長大。又因投鼠未免忌器。一經玷辱家聲。非西江水所可洗滌。乃相率密訴於當道。時平湖朱之榛字竹石。署理臬司。朱渺一目。故人皆呼爲朱瞎子。係著名江南能幹之吏。旣知此事。飭傳霍春祥至署。當面問話。時春祥已略有所聞。卽遁之滬上。朱瞎子乃令家丁持名片。追蹤至上海。邀春祥。春祥以爲用名片而不是牌票。必無他虞。卽隨該家丁返蘇入署。朱瞎子一面將春祥軟禁。一面立傳蘇州府知府。長洲元和吳縣三知縣面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詩曰。

第五十九回 明月不歸春俠腸全負 留珠可返續卓識堪師

第五十九回 明月不歸春俠勝全負 留珠可返積卓識堪師

優。孟。衣。冠。劇。可。憐。
情。天。恨。海。都。成。幻。

如。何。風。月。占。無。邊。
二。子。須。教。絕。後。先。

第六十回

賽馬圍場此地誰悲宿草 飛駒過隙霎時頓易滄桑

却說朱瞎子對於伶人霍春祥。主張嚴懲。卽傳蘇州一府三縣。到轅面諭。諉稱撫憲交下。訪聞淫伶霍春祥。奸騙婦女。詐索錢財。務須懲一以儆百。著依照處治流氓。從重定罪。府縣當然遵諭辦理。卽將霍春祥交發審局。判決禁押流氓公所二十年。遠近傳聞。人心大快。卽彼同業中人。亦羣謂應得重辦。其父霍克明。不悟繼子爲非。反大罵官府懲辦爲冤枉。於是不吝資財。設法營救。以爲錢可通神。求北京大力者。致函蘇省當道。託爲轉圜。無如鐵案已定。礙難脫罪。直至民國光復。霍春祥始獲釋出。回復自由。此案雖不若楊月樓高彩雲之轟動一時。亦可謂伶

界之穢惡史。泰西各國視戲劇爲移風易俗之具。通儒碩彥不憚絞其腦汁。編成種種曲本。播緒絃管。現諸氍毹。使觀衆印入腦海。收潛移默化之功。厥功不在文字之下。清季以還。我國人士。漸明此理。於是存改良舊劇之作。倡之者爲汪笑儂。繼起者爲夏氏昆季。排演節目。頗多宜雅宜俗。可泣可歌。而菊部子弟。卽一躍而尊稱爲藝員。於是伶人之程度日高。多自好之徒。不復從前之荒淫無度。記者以爲中國社會之進步。舍伶人外無可稱道。國人向視戲劇爲遊戲之端。未關教育。詎知外國講求通俗教育。以此爲第一件。泰東西各國人之遊戲。莫不寓深意其中。試觀西人於朋友歡聚之處。謂之總會。上海法蘭西總會。在公館馬路。英吉利則在福州路東首。每值安息之日。怒馬高車。如雲而至。簪

裾冠。蓋座上常盈。或打彈子。或鼓鋼琴。或淺斟低酌。或跳舞高歌。任意娛樂。毫無拘束。若華人之在滬者。雖亦有總會之組織。無非賭麻雀牌。九撲克搖寶。甚而叫妓女堂差。吸鴉片烟爲人人普通之習慣。同一娛樂品。其污穢孰甚。蓋莫不以金錢爲勝負。惟廣肇公所之俱樂部。尙有文明之遊戲。此外如一邱之貉。致爲東西洋各國所不齒焉。西人遊戲之舉動。以外正多。最著名者爲賽馬。春秋佳日。旅滬西人。必羣赴所關賽馬場。卽俗呼跑馬廳。是場之廣可數里。內設木欄。分爲數圈。中央細草如茵。嫩碧可愛。爲拍球之所。外圈爲賽馬處。賽時或七八騎。或十餘騎。騎者各衣彩色之衣。勒馬立場之西北隅黑柱下。鈴響馬發。繞場疾走。以先至黑柱者爲勝。如是者三日。每日所賽次數。至少六七。多或十

次外。向例以星期一始。星期三終。休息二日。至星期六復賽。作跳浜之舉。浜累土爲之。闊約一丈。高約三尺。以馬能躍過者爲勝。西人視此舉。非常重要。開賽之日。海關郵局。上午祇辦公半日。下午均停止。勝負絕。惟華人例不得與賽。然而紅男綠女。華人觀賽者。舉國若狂。前者北里妓女。莫不翮其恩客。在此三日內。糜費無限金錢。大出風頭。近二十年。此風稍稍陵替。直至民國十年左右。有華商之擁鉅資者。憤西人不許我與賽。爰鳩股創設公司。購地租界以外。闢跑馬場。稟請官廳立案。經之營之。成立華人賽馬之區。一在江灣。曰萬國體育會。一在引翔港。曰遠東運動場。其魄力之雄偉。實駕西人跑馬廳而上之。又西人有賽花之舉。每當春夏之交。或在英國領事衙門。或在南京路之市政廳。舉

行賽花會。羅海外之奇芳。助滬江之清興。每會定期二日。可以任人玩賞。惟入場必先納游資。其數番佛一尊。泰西士女。接袂連裾。盛裝而至。若華人眷屬。則偶一入之耳。花間復設有西樂一部。品紅評綠之餘。聆悅耳之音樂。益覺心曠神怡。惜乎西國名葩。嬌豔或過於華產。然有色無香。終不若中土所有。芬芳遍體。開而解語。以視城內豫園。每年春夏之交。有蘭花會。琪花瑤草。名貴非常。滬北徐氏雙清別墅。每年正月有梅花會。暗香疏影。古致盎然。九十月有菊花會。芳菲萬本。列若屏風。彼西人視之。未免十分遜色。又有賽船。吾國自昔有龍舟之競渡。內地在三十年前。猶時舉行之。惟必在端陽節。相傳爲拯屈原也。上海黃浦江中。迄今有江北船。每年點綴一二。數載之後。恐不可再覩。惟外人之賽

船年盛一年。首行於黃浦江。後行於吳淞江西段。泊舟不多之處。近年必至崑山之青陽江。中國人士。恆守閉關主義。以青陽江屬內地。非通商埠。故屢次與外人交涉。禁往賽船。然而禁者自禁。賽者自賽。其法用一小艇。以一人把舵。四人或八人蕩槳。輕捷如飛。船上國旂飄揚。其意甚得。先至植標處者爲勝。輸贏之鉅。不亞於賽馬。如有不善駕駛者。則衣履盡溼。岸上人則拍手爛笑。此亦最有益之遊戲法。未知吾國人亦有踵而行之之一日否。西人高尚之遊戲。猶有跳舞與跑冰兩種。跳舞之舉。吾國前未之有。近則風行一時。上海開跳舞場。以營業者。幾與電影之日新月異相等。究其實際。悉爲勾引癡男怨女之媒介。敗俗傷風。莫此爲甚。西人不然。必開盛大之宴會。始一舉行跳舞。而作俑之始。於

遊戲之中。寓尙武之意。蓋其初設。布幔於廣場上。如營帳然。舞必以夜。燃燈千百盞。密若明星。燦如白晝。與會者皆窄袖短衣。取其便利。沿至今日。中國之跳舞者。試問其義安在。恐皆瞠目而不知所對。至跑冰亦西人行樂之一端。擇冬日嚴寒之時。空一室。沃水於地。水結冰則復沃。如是者數次。冰厚盈尺。乃穿鐵齒履飛行其上。以迅速爲勝。其有足力不競者。跌扑於地。旁人皆拍手大笑。此項跑冰場。上海原祇一處。在虹口乍浦路。後斯地爲影戲院。卽移至虬江路。每晚士女聯翩而至者。極夥。麟麟軋軋之聲。達於戶外。嗣因建築舞臺。再遷至虬江路之北。地隣鐵路。殊覺黑暗。出入多不便。故生涯一落千丈。後新世界以推廣遊戲起見。特設跑冰場於樓下。往試者非常擁擠。繼而大世界亦成之。惟沃

以水門汀與冰無少異。凡此種種。均西人所提倡。而吾國人亦步亦趨。無非爲牟利之計。但一經效顰。往往入於淫穢。豈華人真不如西人哉。一言以蔽之。無教育而已。上海租界。人烟之稠密。不可言喻。內地多一次亂事。則租界定增人口若干。多一地兵燹。則租界又增人口若干。所以前者。外人急欲將租界推廣。至再至三。幸國人明瞭大勢。衆志成城。爲政府後盾。故政府外交。得稍有進步。然外人以目的未達。心有所不甘。乃得寸進尺。不待吾國允許。擅向華界建築馬路多條。蓋外人政策。路綫所經。卽在其治權範圍以內。浸假而釘門牌。站警察。來日方長。後患可慮。聞北市政。幸吾國先著祖鞭。否則早入外人版圖。今欲杜外人越界築路等陰謀。不得不先追述滿清政府。當時與之爭執詳情。光緒

帝三十四年。外務部接駐京英國公使照會。謂本在六月間。駐上海各國領事。照會兩江總督。將租界北綫。展至滬甯鐵路爲止。擬展之地。雖有華工部局。（指關北巡警局）管理警察衛生各事。無不因陋就簡。二十五年。推廣租界時。本擬將是處包括界內。前督恐車站包入。因寶山境內租界事未議妥。故未允辦。今租界北至鐵路。幾成爲洋商圈地。新界亦不包車站。而江督復稱二十五年推廣之舉。爲永不再展之意。寶山非通商口岸。未便包入租界。警察衛生各事。將來必漸完全等因。本大臣以此事關係重大。未便就此抹倒。春間本大臣過滬時。更躬往查閱。極知華工部局腐敗各節。且此等事件。每每在外交涉。不足以證實。王大臣輯睦之誼等語。外務部接准此項照會。並未詳查檔案。卽照。

錄來文電詢兩江總督。略謂此事案准貴督咨部。現在如何情形。前次展界案內。有無不得再展明文。希即查復。以憑核復。英公使云云。並謂該處警察衛生各事。應亟飭巡警局認真整頓。旋接江督覆電。略謂前據上海領事領事照請。將公共租界北面推廣至鐵路軌道爲止。當以上海租界本極廣闊。二十五年。劉大臣核准。由中國自行推廣公共租界二萬一千五百餘畝。較原定英美租界。幾增兩倍。其所以格外從寬者。原欲一勞永逸。後此不必再展。不謂今甫數年。界內空地尙多。又復稱益。現新舊租界。共三萬二千一百餘畝。無論日後洋商如何加增。斷無不敷之理。所請推廣之地。以租界與鐵路中間所夾之一段。劉大臣所堅持未允者。該處在寶山縣境。非約開之口岸。洋商在彼租地。本係

通融辦理。豈能據以爲例。遂請展拓。且寶山縣已在吳淞自開商埠。儘可在彼借用等語。切實駁復在案。奉電前因。查前次展界。經劉大臣飭上海道李光久。作爲自行推廣。權操自我。與各領事商定界址。並未另立新章與合同。其往來函牘中。雖未切實聲明。以後不得再展。惟其時爭論兩年。堅不允寶山境地。劃入租界。則不可再展之意。甚爲明顯。惟工部局久涎此地。上年擅填上寶交界之川虹浜。私拔界石。飭由上海道屢與交涉未了。八月中。曾咨達鈞部。現在英使續請。蓋欲抵制前案。務求鈞部力爲主持。除抄來信件照會。另函奉達。並飭將警察衛生認真整頓外。謹先電復。越數日。江督又續電外部。內稱飭據上海蔡道電復。英使所藉口者。不外警局腐敗。遇事在外交涉。及洋商租地兩端。不

知南北市與租界毗連處甚多。南市及西門外警察。從未與法界巡捕齟齬。同一自辦之警察。何以闌北獨屢有衝突。此中交涉複雜原因。究由洋商。抑由華警。不難立判。況自汪道瑞闔晉京後。職道督飭員司。認真整理。凡事和平處置。迄今汪道回差。亦仍守和平主義。不事激烈。謂爲腐敗。毋乃太甚。卽以洋商租地論。其拓界內未用之地。固多荒僻。西報嘗論其荒蕪不治。專肆意於界外營求。斥爲無理。可見公道在人。且新闢橋南毗連租界。如梵王渡等處。歷以洋局昔年在彼圍築馬路。華局未經設巡。可供洋商租用之地尤廣。如謂華局衛生等事欠妥。何以西人不擇居於未設華局地方。而欲擇居於衛生欠妥之處。雖愚當不出此。况中國有保護洋商之責。闌北華界設巡。又爲地方應辦之事。無

論租界處於何等地位。中國總不能不自設巡警。卽有事不能不與洋商交涉。又豈能因藉口華局腐敗一語。一概抹倒。至寶山縣地。非約開口岸。從前洋商借作靶子場。卽今北四川路一名靶子路。曾由黃前道與英總領事韓君哲君立約訂明。特別通融。此後不得爲例。本成鐵案。後雖經劉前憲准照租定雜居。亦議定由寶山縣給契。不給道契。以示區別。其謂當時不允包括界內。實與立約原案之意相符等情。當由外部據情酌覆英使。當時拒絕滬甯車站之不劃入租界。其情節如此。自立江甯條約。外人相偕而至。經營租界。在當時定議之初。並不卽名爲租界。不過滿清政府。劃定一地。准外人於此地內租地建屋耳。故租界之租字。係租地之租字。移換而來。自太阿倒持。此劃定之界內。一切統

治權漸漸放棄。於是外人始組織工部局。以管理市政。設立巡捕房。以總持警政。而商埠之上海。乃成爲租界之上海矣。觀法大馬路。名公館馬路。則以通領事署在此馬路中而名。而當時之領事署。不自居於衙門可知。巡捕房。普通稱之曰行。四馬路之巡捕房。稱老行。大馬路之巡捕房。稱新行。行乃買賣交易之名。則當時巡捕房。亦不列於衙門矣。撫今追昔。孰爲爲之。豈不可慨。夫租界之租字。本由租地之租字。影射而成。譬之我准外人於此地寄居。（華洋雜居之制。至今尙未頒行。）外人卽視此地爲彼有。彼之侵占。我之放棄。前已言之矣。今洋文之公共租界。爲公共殖民地。法租界則更進而爲彼之市鄉。我中國人仍茫然無所知。辛亥年九月。上海光復。工部局發貼告示。大書特書曰。各國駐

滬公地。則悍然將租字刪去矣。今則卽我華人自稱。間亦省字作法界。英界云云。與天津之人力車夫。所稱之法國地英國地等。同一自甘奴隸之口吻。此事始則我國僅認彼於某地界內。有租住之權。而彼則強名之曰租界。今則我欲名之曰租界。而彼且駁駁焉名之曰彼之公地。及彼之市鄉矣。傳所謂得寸進尺者。非耶。上海自有租界。種種罪惡。於焉叢集。而人海之區。卓卓可傳之奇材。亦不在少數。辛亥之秋。革命軍起。清社遂屋。軼聞不可勝紀。有因極微細之端。幾致釀成鉅禍者。而名目之怪誕。亦令人咋舌不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無。限。英。雄。化。劫。灰。 百。年。華。屋。幾。蒿。萊。
三。更。月。冷。鷓。啼。急。 塵。夢。何。時。始。醒。來。

第六十回 賽馬壘場此地誰悲宿草 飛駒過隙霎時頓易滄桑

48
7





上海的神秘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 (七)

目次

第六一回	劉福彪倚賴捉刀友	陳英士實行革命家
第六二回	革命未成功星沉黃浦	通儒來講學日勵青年
第六三回	大俠士遭奸計騎鯨	奇女郎為兄仇出馬
第六四回	白臘鬚疑心生暗鬼	高福安仗義制倭奴
第六五回	彈雨槍林回溯春申風啓	脂香粉艷未通天癸人妖
第六六回	革命黨遇偵探遭殃	好古家有神仙艷福
第六七回	虎臂狼腰爭誇武術	牽牛策馬各逞神威
第六八回	絕技鷹揚後塵宜步	救人虎穴義俠非常
第六九回	大酒肥魚不留阿堵	鷄鳴犬吠悉屬奇材

七集目次

857.48
312.7
17



3 0528 0344 6

930502

七集 目次

第七〇回

走索者步碗者身手精靈

上古歟近代歟衣冠更易

長篇社
會小說
神秘的上海 (七)

南匯 張恂九著

第六十一回

劉福彪倚賴捉刀友 陳英士實行革命家

却說民國肇興。孫總理爲臨時大總統於南京。第一次令下。禁止婦女纏足。暨改用陽歷二端。中國女子之纏足。爲千古陋習。近二十年。識時之士。大聲疾呼。以身作則。創立天足會。苦口婆心。勸人革除陋習。意至美也。凡一國之正朔。斷無二致。國民習於因循。憚於改革。往往率不可破。將陰歷陽歷並行。知識程度之幼稚。可見一斑。其事最細微。而行之

第六十一回 劉福彪倚賴捉刀友 陳英士實行革命家

最易者。爲剪去髮辮一事。凡鼓吹革命者。莫不以剷除胡制爲首務。風行草偃。不待懲勸。而自能咸與維新。獨一羣鄉村之農夫。每以頭戴簷帽爲藉口。視一根豚尾。爲天然之繫帶。保守不遺餘力。縱經人多方譬喻。而冥頑如故。軍隊中人。大都少年喜事。每遇髮辮下垂者。必故作戲弄。生性激烈之輩。從而督促之。倘見彼頑固不化。則必強迫厲行而後已。不肯稍予以通融。甚有身上藏一柄剪刀。隨處代人亂剪。以博笑樂。因此誤會。嘔強。竟致釀成慘劇者。數見不鮮。上海有敢死隊。革命草創。倉猝成軍。應募之健兒。流品之夾雜。真所謂魚龍並進。若輩概未受過軍事教育。不解紀律。爲何物。閒暇之時。輒成羣結隊。徜徉於市廛之上。蓋未入伍時。皆屬游手好閒。遇事生風。一恃軍服爲護符。鮮有不肇事。

變。距離上海城西十二里之徐家匯鎮。自馬路次第開闢。已與租界毗連。一日有敢死隊兵士十餘人。躑躅鎮中。迎面而來。農夫四名。其二名之豚尾下垂。二名則盤繞頭頂。一兵士探懷出利剪。出其不意。將一農夫曳而割之。餘三人大驚失色。拔足飛奔。兵士卽尾後狂追。相隔祇數步。諸農夫大呼救命。途人見之。疑兵士爲殺人越貨之強盜。或持田器。或持扁担。蠶擁而前。將兵士包圍之。業小負販之俞七。生性粗暴。將兵士一人。抓而毆之。不問情由。幸旁有解事者。見其內穿軍服。外罩長衣。知其爲軍人也。急喝令勿毆。俞七始釋手。然該兵士已被掌頰幾下。於是羣詰該兵士等。何故窮追鄉人。則以代剪髮辮對。大眾同聲責備。謂不應強迫執行。騷擾民間。鄉愚無知。惟有和平開導。不從聽之而已。嗣

後再有若此行動。定執而送官究辦。且滬匯相去十餘里。爾等未奉上官命令。到此何爲。該兵士大受奚落。無辭可答。狼狽遁走。然心猶不甘。歸而哭訴於隊長。隊長姓笄名陶。與部下同爲一邱之貉。該兵士急求泄忿。復指斥該地巡警。坐視而不肯援手。大爲遷怒。不勝忿忿。笄陶軒惑其言。立刻下令動員。欲與警廳爲難。書記告笄曰。滬上各軍。須受都督節制。不可冒昧從事。苟有所求。宜赴都督府請命。笄陶軒聆其言。而然之。卽轉旆北向。擬效鬻拳兵諫之故事。斯時也。聲勢汹汹。如臨大敵。滬軍都督陳其美。接製造局電話。謂敢死隊生變。大爲驚惶。亦急以電話調滬軍營入府。與之對抗。兩軍前鋒。幾將接觸。上海南市。頓覺形勢嚴重。商民動色相告。旋經兩軍長官。說明原委。始悉誤會之由來。雙

方各令歸隊。事始寢息。此事宜隊長之輕舉妄動。總司令之顛預盲從。敢死隊一軍益爲陳其美所疑忌。爲權宜安插之計。遂檄令移駐南京焉。試問敢死隊者。成立者何人。蓋青紅幫首領劉福彪也。劉福彪初業雍髮匠。性質獷悍。不受約束。其師督促其勤習藝術。福彪苦之。遂遁入江湖間。浪迹數省。專與賣解賣藥之徒爲伍。精研技擊。久之盡傳其術。到上海後。在城隍廟園內九曲橋旁石場上。賣膏藥爲人治傷病。是地爲走江湖者所叢集。若輩均入青紅兩幫。滿清之季。潛勢力極大。有共進會之組織。福彪既入其黨。居然被推爲黨首。（俗呼老頭子）於是廣收徒弟。大開香堂。嶄然露頭角於江湖社會。辛亥秋。武昌起義。上海民軍攻克製造局。東南於焉大定。人皆知爲劉福彪衝鋒陷陣之功。殊

不知內幕主謀者。實湖南人戴楚珍。楚珍託身行伍。在松江左營守備。蘇慶龍部下。當司號之職。（即吹喇叭）雖然一兵士。而性喜文墨。寫字亦秀逸可喜。從公之暇。手執書卷。不厭百回之讀。又嘗瀏覽上海各日報。每太息痛恨清政之腐敗。時或夜半拔劍起舞。慷慨激昂。有直搗黃龍之志。與同儕談笑。輒自命爲革命家。或揶揄之。或譏誚之。楚珍不屑與較。適蘇慶龍調任右營守備。松江提臺標下。爲前後左右中五營。右營自昔移駐上海城內。慶龍既赴上海任。楚珍亦隨之上海。因其能作字。升充司書。右營衙門。本在上海城內西南隅。地名楊家橋。時劉福彪僑居右營署相近。該地有小茶肆。（俗呼老虎灶）每日清晨。福彪必入肆啜茗。楚珍同有盧仝陸羽之癖。朝朝相見。久而漸稔。相與談論。

遂訂金蘭之譜。楚珍知福彪爲青紅幫領袖。手下黨羽甚多。一旦有事。數百人可以一呼而集。故益加器重。有時沽酒共飲。逮酒酣耳熱。縱論時局。二人皆義形於色。福彪偶以技擊詔楚珍。故楚珍於拳術亦略知梗概。福彪且擅射手鏢。手鏢者。係舊武器之一種。以鋼鐵製成。長二寸三寸不等。頭尖尾大。著人軀體。立致受創。若中要害。亦足致命。福彪精於拋擲。百不失一。其時孫總理領袖革命。屢謀起事於粵東。遭挫折者不次。每敗則黨人四竄。於是浙江湖州人陳其美。號英士。向在上海爲報館主筆。擬設機關於上海。招致亡命之徒。將有事於長江上下游。徒以餉乏中止。戴楚珍偵悉內幕。撰計畫書一卷。軍械之購置。餉項之籌集。起事之先後。險阻之防禦。條分縷晰。頗覺詳盡周密。書尾卽以劉福

彪署名詎知福彪胸無點墨。目不識丁。不知書中如何云云。僅領之以首而已。脫稿之翌日。戴楚珍即責此書。謁見陳英士於報館。力言劉福彪黨徒之衆。嚮義之誠。自願爲革命前驅。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英士得書。見所言條理井井。大都可以實行。不禁擊節歎賞。爰撫慰之曰。俟時機一至。借重正多。姑且少待。再三珍重而別。斯時劉福彪三字。遂深映於民黨偉人之腦海。洎武漢起事之前。民黨預定以上海爲集合地。一朝爆發。黨議急謀江浙二省之光復。然非搜羅勇猛之士。不克奏效。倉皇之際。百思不得。陳英士陡憶劉福彪其人。乃檢取其前日所條陳。填注住址。即按址令人詢訪。果也應召而來。時上海商團中。有人知福彪之善用鐵手鏢。欲利用之以拋擲炸彈。福彪亦居之不疑。率其黨十

餘人懷中各藏炸彈二枚。手中各持短鎗一枝。爲商團前驅。比抵製造局大門前。搶攘之際。福彪所懷炸彈一枚。忽墮於地上。轟然一聲。彈即爆裂。幸藥力不甚猛烈。僅傷福彪之右足。而仆地不起。乃由人抬入紅十字會醫院。事定論功。其時人不一黨。攻不一處。製造局一役。更有商團伶人。共相策應。實際上局總辦張士珩。何以遽卽退出。因洋鎗樓工人。約定內應。縱火焚燒。張士珩大驚。微服而遁。遂告攻克。並非因作戰而得之。及大局組定。攘臂爭功者紛起。咸自命爲汗馬功勞。斯時劉福彪臥病醫院之中。坐待酬庸。故外間勳章如雨。大眾彈冠相慶。福彪一無所知。其功不及錄。遂抱向隅。幸有與之同甘共苦。偕攻製造局之許敏昌者。代抱不平。直投滬軍都督陳英士請見。證述當時狀況。以爲劉

福彪因公受傷。其功不可泯沒。陳英士瞿然而悟。竟推之爲首功。立予委任。刻期組織轟轟烈烈之敢死隊。既經成立。遂聘戴楚珍爲顧問。惟劉福彪始終一莽男子。以言孟浪則有餘。而智略則毫無所有。因在滬既久。平時藉賣拳藝度日。故一般江湖售技之徒。與青紅幫中人。輾轉結納。交游甚多。於是一夫夜呼。響應者四起。上海南市商團。及有志革命之伶界。從而附和之。居然異軍突起。名震一時。第陳英士既見福彪後。以其舉動鹵莽。慮日後驕悍而難制。又以草創之初。非厚賞有功。不足以激厲後來者。故於福彪之權位。頗費周章。及其成立敢死隊也。號稱五百餘人。而實際鎗械僅發給一百六十餘枝。蓋隱防其跋扈難制。陳英士可謂有知人之明。試觀癸丑之夏。二次革命。劉福彪自南京率

兵抵滬。與他軍約定時刻。進攻製造局。乃先時單獨南行。以致他軍未及布置而並進。遂歸失敗。福彪甫一交綏。旋即潰退。厥後移駐吳淞口。釀成軍隊內鬩。福彪見不可收拾。逃遁不知所之。全隊消滅。由此而觀。若乏軍事學識。斷不能妄給兵符。劉福彪一江湖賣藝之徒。殊談不到人格問題也。至於陳英士先生。追隨孫總理。從事革命十餘年。鞠躬盡瘁。具百折不回之志。上海之光復。江浙之景從。首推英士功。卽開軍府於滬江。迨袁世凱帝制自爲。號稱洪憲。屢謀反抗。有深知英士爲人者。謂其少有大志。倜儻不羣。於小節殊脫略。故社會上譽之者半。毀之者亦半。任各報編輯有年。日夜力謀革命事業。天津人霍元甲之來滬。以拳術武力噪於時。英士竭力結納。資助無已。霍元甲慷慨任俠。有古烈

士之風。英士與訂生死之交。並謀設尙武學校。章程之訂定。經濟之籌畫。英士獨力担任。其意欲借此人才輩出。以達其所志。未幾元甲被島民所嫉妬。陰遭戕賊。意隕其生。英士悲悼不歡者累月。而猶厚卹其家屬。其志氣之強毅。才識之優長。功勛之炳燦。上海婦孺皆知。可稱實行之大革命家。袁氏之稱帝也。欲求外交之援助。暗許外人種種權利。英士深恐其計畫成功。謀推倒袁世凱甚亟。適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刺死以後。繼之者楊善德。其人庸碌懦弱。布置疏漏。英士組織總機關於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五號。以吳忠信。蔣介石。楊滄白。周淡邵。游元冲。丁景良。余建光。諸人。分任軍事。財政。總務。文牘。聯絡等職。進行有日。長江及各省同志。均函電敦促。謂上海苟能發難。則各省必可剋期響應。適

海軍總司令部。於十二月三日。命肇和兵艦。迅於六日開赴廣東。革命同志。以肇和艦業經運動成熟。若聽其開去。發動甚難。均以六日之前。發難爲請。是時肇和艦長黃鳴球。暨艦上海軍練習生陳可鈞等。均表同意。陳英士乃電請孫總理。任黃鳴球爲海軍總司令。楊虎爲海軍陸戰隊正司令。孫祥夫副之。布置既周。遂決定於十二月五日下午四時發動。職務之分任者。淞滬司令長官陳其美。參謀長吳忠信。以肇和艦爲海軍總司令部。由楊虎率一部份部隊。占領之。占領以後。卽用砲擊製造局。孫祥夫率一部份部隊。分別佔領通濟應瑞兩艦。以爲肇和艦之助。凡製造局同意之軍隊。及城內開北所聯絡之軍警。聞兵艦上砲聲。同時響應。夏爾筠担任在各城門舉火響應。薄子明等率山東部份

同志。攻擊警察總局。闕鈞沈俠民朱霞譚斌等担任攻擊電話局與電燈廠。陸學之担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工程總局。姜涵清曹叔實楊請等担任閘北方面軍警。余建光担任散布告示檄文。楊滄白周淡游邵元冲等担任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各方勤務。計畫既定。分派亦竣。事。五日下午。各同志分別出發。從事實行。楊虎率海軍陸戰隊。攜手鎗。挾炸彈。三時光景。乘小汽船由黃浦灘開駛。逕向肇和艦。艦上陳可鈞等。率衆響應。時以事起倉猝。且艦上事先同意者多。故餘衆亦隨聲附和。皆不敢動。惟黃鳴球在岸上未回。故楊虎即將黨旨及創義之目的宣告。並犒賞畢。即命取砲彈準備。奈砲彈庫緊閉。司庫者亦未回船。不能啓。將及六時。不得已。以大椎擊破庫門。入取砲彈。裝置既竣。遂實行射擊。

而孫祥夫所率陸戰隊亦乘小汽船擬占領應瑞。以缺海關護照不能傍岸停泊。孫祥夫等甫登船。卽爲巡捕干涉。不得已折回。應瑞通濟兩艦。因此不得手。朱霞譚斌等率所部攻電話局。既占領之。猝遇大隊袁軍。與之戰。不敵而退。陸學文等二十餘人攻警察第一區及工程總局。警察全體潰散。亦占領之。而袁軍又大至。接戰之下。喪亡過半。馮茂齋等死焉。不得已退走。薄子明率所部山東同志赴警察總局。方攻擊間。袁軍至。不敵亦退。於是陸上各方均失敗。製造局軍隊贊同革命者。聞肇和砲聲。正擬響應。忽砲聲中止。疑爲失敗。遂不敢動。於是製造局之響應亦敗。陳英士等在漁陽里總機關部籌議一切。聞肇和砲聲。知事已得手。卽率幹部諸人。吳忠信。蔣介石。丁景良。徐朗。西。周應時。俞信大。

等。冒險入華界。欲指揮各路。詎料抵十六鋪以南。而大驚失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偶然豎子竟成名。

內幕誰知有孔明。

他日輶軒供採擇。

闡幽合表戴書生。

第六十二回

革命未成功星沉黃浦 通儒來講學日勵青年

却說原任滬軍都督陳英士。因袁世凱帝制自爲。陰求援助於外人。萬分憤慨。受孫中山總理命。在上海法租界組織總機關部。運動倒袁。癸丑年十二月五日。因事前聯絡之海軍艦隊肇和號。袁政府令其開往廣東。追不及待。卽開始攻擊。詎料陸路均遭失敗。而英士誤認爲得手。率同志入華界。及抵南市警察第一區時。卽當日假定爲總司令部者。見敵軍已遍佈。不得過。祇有折回總機關部。先日各同志以發難伊邇。出入總機關部者。晝夜不息。至五日下午尤衆。比鄰某法國人疑之。以告巡捕房。巡捕房卽於是晚率警探搜查。相率避匿者。有吳忠信楊庶

堪。蔣中正、章杰等。而丁景良在樓下。與巡捕遇。因帶手鎗被逮。判驅逐至日本。總機關都因之破壞。陳英士亦潛赴他處。對於聯絡各路。亦遂中斷。而事不可爲矣。當楊虎在肇和艦時。曾以大砲數千發。攻製造局。而製造局絕無舉動。又不還砲。蓋初定計畫。海軍發砲。陸軍響應。今製造局絕無舉動。楊虎等以爲爲我軍佔領。遂停止攻擊。以免自傷。同時發信號至應瑞通濟兩艦。詢以是否同意。兩艦回信。俟議畢。當贊成。請勿擊。於是肇和諸人。益坦然無慮。是時浙滬護軍使楊善德。聞肇和艦被佔。遍邀在滬官吏。薩鎮冰等。籌議對付之策。衆莫能決。惟袁世凱之軍事參議楊晟。力主攻擊肇和。謂雖擊沈一艦。亦無所惜。議既決。乃向交通銀行提取鉅款。厚賄應瑞通濟兩艦官長士兵。促其攻擊。兩艦中

本有事前聯絡者。以衆意不一致。未敢遽動。及兩艦士兵官長得厚賄。並羨未來之美官。遂變計。主攻擊肇和。餘人雖有反對。亦無能爲役。六日天將破曉。應瑞通濟向肇和發砲。肇和諸人不虞兩艦之驟變。亟行還砲。事起倉猝。多未命中。相持一時許。艦上死傷狼藉。衆議開至吳淞口。以不諳電氣起錨之法。錨不能上。又被應瑞彈中汽爐。爐炸裂。死傷者愈多。楊虎知大事已去。易服遁至浦東。再易農夫之裝束而歸滬。陳可鈞等十餘人。均受創不能行。卒爲袁軍捕去。概被誅戮。轟轟烈烈之倒袁一役。遂於焉告終。是役也。黨人之死傷及失蹤者。陳英士事後統計。竟及百人之衆。其時成敗之機。介乎一髮。其所以失敗之原因。有數端。一同時不能佔領應瑞通濟兩艦。致肇和有孤立之勢。而卒被兩艦

所攻。二担任陸上各方面進攻之武器。僅有手鎗與炸彈。不能與正式軍隊之鎗械抵抗。三是日晚間。總機關部突被破壞。辦事諸人。遂爾分散。再不能計畫進行。對各方之聯絡亦斷絕。四陸軍方面不能確實響應。以爲海軍之援助。故陸上無根據地。可以憑藉。此皆主要之原因。然是役雖敗。實全國反對帝制之第一次首義。袁世凱不悟。仍日從事於僞造民意。結果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斯時。孫總理命諸同志分頭進行舉義。而陳英士在上海。進行最力。爲袁世凱所最忌。恨如切齒。懸賞七十萬金。募死士以暗殺之。值悉陳英士經濟上深感困難。有許國霖程子安二人。假設鴻豐廣西煤礦公司。又賄買反叛黨員李海秋。遊說英士。謂可以介紹向日本人押借鉅款。得十分之四。助革命之軍資。

英士立即承諾。李海秋約於民國五年五月十八日下午。偕鴻豐公司辦事人。攜所訂合同。請英士簽字。屆期李海秋許國霖程子安三人。暨僞託公司職員二名。乘汽車。到新法租界薩坡賽路十四號英士寓所。甫入客廳坐定。李海秋言遺忘革囊於車上。內儲合同要件。復匆匆啓門而出。門外狙伏刺客一人。即伺隙衝入。突出手鎗擊英士。砰然一聲。英士即倒地而亡。不世出之民黨偉人。一旦賈志以沒。海內外聞者。莫不痛惜。斯事既發布。許程均經逮捕。李海秋則被兔脫。法租界巡捕房著手偵查。嚴緝兇手。果續護正兇宿振芳。解交內地司法衙門訊究。案之內幕。與宋教仁被刺無殊。造意犯則爲袁世凱。輾轉購得李海秋。因李海秋素識陳英士。且頗爲接近。遂釀成此非常慘劇。宿振芳或謂的

係實施犯罪之人。或云亦買出之替死鬼。則以事乏佐證。秘不可知。迄今宿振芳猶在江蘇第三監獄之中。度其鐵窗生活焉。說到上海爲全國文化之中心。因人口之衆多。謀生之容易。故大中小專門女子各學校。如雲而起。第號稱私立之校。皆以牟利爲目的。無一校不具營業性質。學費膳費宿費非常昂貴。以外種種費用。需索多端。家有多數子女者。欲其一一受教育。祇好將自己衣食住行。一概犧牲。猶恐不敷培植。因不計費用多寡者。比比皆是。卽有一班游手無業之少年。覬覦辦學校之可以資生活。居然自命爲校長。創立學校。巧設名稱。如向業羽士之曹家振。身材短小。人呼爲小道士。其右手患瘋癱。故又呼爲拐手小道士。在華租交界處。成立一非驢非馬之私塾。而亦掛起兩等學校招

牌就近無知無識之工藝中人。咸送其男女子弟入塾。每年有千金之盈餘。所延教員。一爲師範生出身。名倪谷生。深染鴉片嗜好。素行無賴。學界所不齒。曹家振僱爲教員。每日供給鴉片小銀圓八枚。作爲束修。每月所收學生傭僕費。卽倪谷生額外之一筆收入。此外不給分文。最可笑者。倪谷生之妻湯氏。因乃夫貧無立錫。不能贍養。由其夫懇求曹家振。用爲孀姨。兼充校役。有餘暇工夫。還可取人家衣服漿洗。堂堂師範生夫人。倚此爲生涯。在夙講階級主義之中國。不可謂不苦。一爲服役西人住宅之西崽。名應秋耕。寧波人。自十四五歲。卽投爲洋商苦力。玲瓏活潑。西人頗喜之。洋涇浜話極其純熟。又經西人隨時加以教導。故華人之能操英語者。應秋耕比較還可以去得。工資自每月十圓。逐

年遞加至每月五十餘圓。當奴隸幾近三十年。近來以年齡漸老。向西人辭退。以歷年稍有積蓄。在法大馬路上。開一月兼兌錢洋之烟紙店。曹家振視爲奇貨可居。延其教授英文。每月薪水二十四圓。飯食自備。應秋耕志在生意。得此作爲外快之收入。且以西崽出身。一躍而學校教員。人格陡然增高。亦欣欣然自鳴得意。此輩學識經驗。老實說談不到。滬南滬北。類乎此之學校。不知凡幾。試問作俑之人。有世居上海城內老學前之黃琪。係高等小學未畢業之學生。其人小有才。大胆老面皮。文理粗通。心術狡猾。或唆此校攻訐彼校。使彼校破壞。或使一校而分裂數校。翻雲覆雨。暮四朝三。自居爲三處學校之校長。有人至其各校參觀。並索閱章程。其中謬誤殊多。傳單似韻言。非韻言。多不合韻。語

旬大都不通。其程度還在普通商人之下。據悉其底蘊者言。此項章程招貼。尚係倩人捉刀。若令此人爲文。恐字未成行。卽笑話百出。其誤人子弟之罪。不堪設想。其所辦之三處學校。延用之教員。稱某人爲師範畢業生。某人爲女子師範畢業生。皆如滿清捐班之例。爲憑空之虛銜。有子女求學者。不可不詢訪諸熟悉教育之人。以免受愚。至公立之學校。辦事認真。當創始之時。霞蔚雲蒸。各有不可一世之氣概。大都注意運動。春秋佳日。各開盛會。校旂招展。軍樂悠揚。士女傾城。觀者如堵。興高彩烈。年盛一年。滿政府見所設學校。朝氣勃勃。恐將來爲其根本推翻。乃頒布煌煌諭旨。注重講經。欲以變相的科舉。消磨士子之心思。於是文弱書生。還彼本來面目。各校學生。甚至有終年上操場一二次者。

運動之會。閔焉無聞。民國創始。氣象一新。後又感受遠東運動會之潮流。省立各學校。年年會於南京。各以奪得錦標爲榮耀。於是各校預備競爭。極爲劇烈。聘請專門教師。列入正課。真有枕戈待旦之氣象。卽各縣市鄉立之學校。亦往往開聯合運動會。所謂軍國民教育。遂普及於各學校。上海尤得風氣之先。最奇者。徐家匯天主教所設之公學。亦注重中國之拳術。延長於國技者指導。豈非快事。近且各校組織童子軍。按童子軍始於十九世紀之末。南非洲英國陸軍中將貝敦保所創設。上海之中國童子軍。始於一千九百十二年。發起之人。爲公共租界工部局華童公學校長英人康普。卽以校中學生編一模範隊。初時僅有六人。旋學生投効者漸衆。始組成一小團。卽後日之上海第一團。亦中

國第一團童子軍也。其後繼起者。有青年會中國學生。卽後日之第二團也。聖約翰大學學生。卽第三團也。滬江大學學生。卽第四團也。聖約翰青年會學生。卽第五團也。一千九百十五年。遠東運動會舉行於上海虹口公園。內有童子軍大操場之節目。卽以上五隊。服務於會場中者一星期。精神活潑。招待周到。由是國人始知有童子軍三字。服務於各大會場。如哈同花園等處。大爲國人所贊美。於是各校繼起。經總司令部認可者。僅上海一地。有二十團之多。人數約一千五百餘。分城內租界爲兩大區。租界又分東西二區。西藏路以東爲東區。西藏路以西爲西區。總司令部設於華童公學。總司令爲英人羅賓孫。卽第一團之團長。嗣因天津水災。童子軍籌款助賑。特開大會於張園。全上海童子

軍。自黃浦灘經南京路。整隊直達張園。工部局定章。凡四人之橫隊式。滿一百人者。不能通過南京路。惟萬國商團不在此例。童子軍因名譽甚佳。爲工部局所特許。同時爲盛宣懷出殯。以總商會之名義。費十萬圓之代價。西董竟不爲允許。童子軍毫無憑藉。乃昂昂然列隊而過。研究上海掌故之士。亦不可不知者。至學校內容。切實辦理。首推徐家匯交通大學。大學部均屬專門科。人材輩出。而其基礎成於中學部。小學部。中小學之教師。博古通今者頗多。其所講中國人能自造時鐘者。一曰龍華氏。一曰龐迪峨。一曰郭仰鳳。皆泰西人利瑪竇之門生。利瑪竇明末來中國。多巧思。凡天算歷數機械之學。莫不精諳。其佐徐文定公光啓也。公餘之暇。作自鳴鐘。以銅爲之。高纔寸許。一日鳴十二次。如子

時一聲。丑時二聲。至亥時則十二聲。龍龐郭三人得其法。仿而製之。後分日夜各鳴十二次。流行至今。發明自造輪船者。中國有二人。一名董紫珊。浙江台州府人。精通西學。嘗言西國輪船。必藉煤火以行駛。一旦缺煤。便不能動。當別創一法。可廢煤而用氣。西人聞之。皆匿笑其妄。紫珊一切弗顧。靈心默運。慘淡經營。閱數寒暑。遂克告成。船名沌混。駛於長江中。一小時約可行五十里。後在采石磯上游。觸礁沉沒。因略變其制。就上海南市製造局。更製一船。名混初。船身長六丈。喫水五尺餘。一小時可行江面四十五六里。惟全係木質造成。一遇大浪狂濤。時虞翻覆。後激沉於吳淞口外八十里。一名吳研人。廣東南海縣人。初到上海。備書於江南製造局中。研究機器之學。久之心領神會。乃製一木質小

輪船行於黃浦江。惜滿清政府無人提倡。無力資助。卒使二人皆功虧一簣。未能竟其製造之才。研人後以著譯小說隱世。卽小說大家吾佛山人者是。中國古人祖沖之曾造千里船。純用機括爲之轉動。不需篙楫。自能奔放直前。西國輪船之製。大抵取法於此。然英國人華特始創於一千七百六十四年。未克卽成。直至一千八百年間。方由美國人火當造竣。其間經數十人之心力。費千百萬之金錢。始底盡善盡美。如董紫珊匠心獨運。開五大洲未有之奇。謂爲巧奪天工。實非過情之譽。其提倡體育也。則云古人有言。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中國北人強而南人弱。固無庸爲諱。山東泰安府人馬永貞。軀體肥碩。天生膂力過人。又自幼鍛練筋骨。兩臂堅如鐵石。其所臥之床。帳前豎極粗毛竹兩根。其

根埋地下四五尺。以鐵絲絞緊。夙興夜寐。以兩手將毛竹用力擘開。從毛竹中間出入。鐵絲漸絞漸緊。由細而粗。是法也。自十七八齡始行之。十年如一日。若以尋常五六人之力。思將此項毛竹。各握一根。擘之。恐萬不可能。又臥室門外。以麻袋二口。裝滿鐵屑。堆疊地上。每出臥室。則以右手作勢。插置麻袋中。每入則易以左手。手指必抵麻袋之底。有時或去鐵屑。而易以石子。大與雞卵相等。每日出入。不論次數多寡。無一次之遺漏。又足上所穿之鞋。以麻綾織成。鞋底墊以磚瓦之片。苟破碎。則立換完整者。行路不論快慢。足底恆覺其累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石破天驚歇浦寒
民心假造詎能安

第六十二回 革命未成功 星沉黃浦 通儒來講學 日勵青年
將。星。羣。痛。中。省。頤。 十。四。年。前。瞑。日。難。

第六十三回

大俠士遭奸計騎鯨 奇女郎爲兄仇出馬

却說山東人馬永貞。兩臂兩手。從鐵石中鍊得功夫極深。其足上用瓦片。取其重累而不能速行。不能速而偏使之速。則當兩足脫然無累時。自可舉步如飛。此數端爲人人習見。還有人所不見之運氣功夫。日夜舉行。故永貞軀體雄壯非常。膂力之鉅。莫可比之。凡江湖上豪俠好漢。下至買拳買藥之徒。咸與之結識。故在家時。門庭若市。一日。其密友沙四虎。夙慕上海風景繁華。甲於全國。謂永貞曰。我輩雖本鄉薄有名望。但足迹不出一省。大丈夫志在四方。應出外作一番事業。若株守家園。徒傷老大。一生所具本領。將何所用之。聞上海爲通商巨埠。不遠

千里而赴上海謀衣食者不可勝數。我二人趁此年力富強之候。曷若往上海以圖發展。何如。原來馬永貞善騎馬。又善相馬。其恆業爲販運馬匹。聞上海馬車盛行。需用馬匹必多。沙四虎之言。當極贊同。乃復糾合杜桐子沙義卿入夥販馬。另雇朱兔子等五名爲下手。幫同照料。馬永貞年紀三十歲。娶妻金氏。未生男女。祇有胞妹名素貞。俗語一胞不生兩種。素貞自幼隨其兄學習技擊。凡永貞擅長者。素貞靡不盡得其祕訣。善使雙刀。能於百步之外。投石殺人。永貞之教練素貞。宛如斯巴達人。一出母胎。使滿身肌膚。從鐵石中發育起來。雖實力稍遜。乃兄而輕捷精悍過之。當時與沙四虎杜桐子等。計畫已定。遂選購上中下不等馬匹三十餘頭。收拾隨帶之衣服盤費。自家起行時。尙乏火車輪船。

可以裝載牲口。只好驅策馬羣。陸路長征。永貞瀕行。囑咐其妹。認真練習武藝。不可有一日之荒廢。素貞問兄長何日可歸家。永貞說不能預定。多則半年。少則兩月。於是人馬啓行。一路曉行夜宿。經江蘇之徐州。府淮安。揚州府境。而後雇舟裝運。渡過長江。至鎮江府。再經常州。無錫。蘇州。崑山。而抵上海。一行人共九名。馬共四十四匹。此項馬匹。都產生於萊州。青州一帶。以之駕車。頗爲適宜。故各馬車行之主人。由慣業牲口經紀人。介紹選貨論值。不出一禮拜。一齊脫售淨盡。計算之下。因盤費浩大。盈餘菲薄。尙不致蝕本而已。朱兔子等五人。發給工資川資。打發其先歸原籍。沙四虎。沙義卿。杜桐子三人。與馬永貞同留上海。藉謀生活。旅滬之山東同鄉。均目馬永貞爲大力士。慫恿其擺設擂台。以

誇耀武藝。自經報紙登載。人羣知有山東大力士來此。說到上海招商局。爲中國官商合辦之輪船公司。太古怡和二公司。爲洋商所經營。惟招商局魄力微弱。祇有滬漢航行之纜。此外南洋之廣州及廈門汕頭。溫州寧波福州等處。北洋之烟臺天津青口等處。雖均已闢有航綫。而發展遲滯。遠不如太古怡和蓬蓬勃勃。時增新船。其上海金利源碼頭。地屬法租界。由招商局向法商立約承租。裝貨卸貨之槓棒夫。不止一幫。有本地幫江北幫山東幫甯紹幫。人數多寡不等。大約倚賴三大輪公司之碼頭而生活者。不下數千人。當開創之時。彼此爭奪生意。械鬥尋仇。小之頭破血流。大則生命犧牲。不知凡幾。此項槓棒夫之野蠻惡劣。言之不能盡。一言以蔽之。偷竊劫奪而已。恃其人衆。莫敢如何。三公

司亦無法整頓。本地幫首領。渾名白臘鬍。性質兇狠。對於各幫。輒加欺侮。而於山東幫尤甚。山東幫恨之切骨。以勢力不敵。無可奈何。首領管大銓。同鄉呼爲管老大。久思報復。一洩其忿。苦無機會。忽聞馬永貞到上海。不勝欣喜。素知馬永貞力袒同鄉。茲事求之必應。乃招其手下心腹數人集議。令每人出資小銀圓二角。以同鄉名義。宴請馬永貞等四人。聯絡感情。管老大謁拜四人。請其赴席。於是瀝訴同鄉之在碼頭者。受白臘鬍種種壓迫。若再不與之算帳。恐不久乏餬口之方。言次。聲淚俱下。並云。各同鄉議公推馬大哥爲金利源碼頭總首領云云。馬永貞來意。正欲在上海有所活動。今見有此機會。食指大動。沙四虎等當然力主援助同鄉。俾一吐其氣。馬永貞乃更覺躍躍欲試。卽對管老大云。

咱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望轉告各位老鄉。以後決不容他人藐視。兄弟完全担任。管老大喜出望外。酒敘之翌日。管老大卽偕馬永貞杜桐子沙四虎。沙義卿四人。到碼頭上視察一番。而後去覓白臘鬚。在小東門外登樓萬里春茶館。見白臘鬚在鴉片烟堂內吞雲吐霧。頤指氣使。馬永貞等四人。坐下泡茶。管老大另坐一桌。永貞認定白臘鬚奸惡萬分。天然發出英雄作事。正大光明氣概。命管老大傳語白臘鬚。明日上午八點鐘。在碼頭上見面。語畢。四人離座下樓而去。白臘鬚一聆管老大之言。啞了一聲。從烟榻上坐起來。說什麼東西。山東馬永貞。區區白臘鬚。從不怕人。若怕了人。不必喫碼頭上飯。明日准領教。斯時管老大亦追蹤永貞等四人。走進醉白園酒館。選一處較清靜之座。隨意喫幾

樣酒菜。共商明日對付之法。永貞說兄弟已有準備。諸位大哥。袖手旁觀可也。彼欺侮山東人。要知山東人決不欺侮上海本地人。咱們先講情理。若白臘鬚蠻不講理。然後與之不客氣。略用酒飯後。大家分散。約定明日上午八點鐘。至金利源碼頭聚會。明日絕早。管老大令手下充槓棒夫者。一律伺候碼頭上。預備動手。屆時本幫工人。亦早悉。今日有大打架。清早金利源人山人海。剛過八點鐘。管老大一面到齊山東工人。約有四五百之譜。白臘鬚同其心腹人。亦結隊而來。本幫工人爲數較多。約有八百以外。馬永貞將手一拱。向稱白大哥。敝同鄉在此找飯喫。煩大哥幫忙照拂。敝同鄉倘有開罪之處。看兄弟面上。格外原宥。豈知白臘鬚並不還打招呼。破口卽罵。山東人慣作嚮馬強盜。我們上海

人找本地生意。是正當的。爲什麼响馬強盜與我們奪飯喫。馬永貞說。白大哥差矣。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飯喫不完。有錢拿不盡。你們上海人太覺欺侮異鄉人了。白臘鬚說。不必嚙嚇。只要問兩個夥計。說時把兩隻手朝前一擺。可否讓山東人弄口飯喫。馬永貞斯時忍不住怒氣直冲。大喝一聲。唔們也有夥計在此。白臘鬚手下有一個保鏢之天津人。聽得此言。跑上前向馬永貞直撲。永貞將右臂一揮。保鏢跌出七八尺之遠。於是白臘鬚指揮手下本地工人。一擁上前。約有二十餘人。剛近永貞之身。不知何故。一齊跌撲地上。有兩人自永貞背後。握拳近身。永貞將左臂膊往後一格。復將右手之二指。將兩人腰眼。各轟一下。此兩人均大喊一聲。滾到黃浦灘下。旁人急趕去。將

兩人扶上來。早已口吐鮮血。面無人色。時山東幫工人。拍手歡呼。得意不可言狀。餘如江北甯紹兩幫人。見馬永貞如許大本領。個個咋舌。永貞大呼道。你們本幫人聽者。白臘鬚萬惡之徒。不堪爲頭腦。你們儘可照常作工。如其仍認此白臘鬚爲頭腦者。喀們不答應。一時碼頭上。人聲嘈雜。愈聚愈多。十六鋪法蘭西巡捕房。近在咫尺。恐滋事故。派出通班探捕彈壓。於是各幫工人。陸續走散。白臘鬚今日鋒頭大挫。垂頭喪氣。走到登樓萬里春。躺下烟榻。連抽八九筒鴉片烟。託人召集狐羣狗黨。在烟榻前開緊急會議。有任姓者。不知其何名。左脚稍跛。人呼爲任蹠脚。身材矮小。足智多謀。白臘鬚倚之爲軍師。當下問軍師計將安出。任蹠脚曰。馬永貞武藝非凡。且擅內功。若長留上海。我等恐將餓死。苟

欲除此人。祇可計取。不可力敵。計取如何。乃走近白臘鬚。附耳低語。如此。白臘鬚點頭會意。卽囑任蹀脚。迅速幹辦。任蹀脚卽向取鈔票一百番。去訪應用之人材。却說馬永貞自碼頭回至客棧中。管老大杜桐子暨二沙共五人。談講今日庶幾稍覺吐氣揚眉。但白臘鬚實爲壞蛋。決不肯干休。惟有隨機應變。水來土掩而已。一面工人中較爲年長者。羣議擁戴馬永貞爲山東幫首領。又有一班江湖賣藝者。爭來永貞寓所謁候。一時戶限爲穿。籌設大播臺於滬北交通便利之處。由同道之人分頭布置。一日永貞赴四馬路大新街口匯芳樓茶館啜茗。時上午九時半。單身而往。無人作伴。不料剛走完樓梯。旁邊閃出一人。將兩大把石灰末。對準永貞雙目亂搽。永貞措手不及。目雖不能張開。當然

將面前之人抓牢。詎知樓梯下早埋伏多人。從背後一擁而上。各出鋒利無比之刺刀。向永貞後身亂搥。永貞方轉身。對付立滿樓梯之人。曾經被抓者。用盡平生力氣。將其推下樓梯。兩人一齊滾落。此時眞所謂虎落平陽被犬欺。梯脚所聚衆人。拳足交加。並用所持鐵梭尖刀。遍體擊刺。以致永貞遍體鱗傷。幾無完膚。奄奄一息。衆兇徒始一哄而散。迨中西巡捕聞警趕到。則兇手已渺無蹤跡。惟有喚人力車。將永貞載入老巡捕房。捕頭令送仁濟醫院救治。及杜桐子四人得訊而來。正遇之於醫院門首。略視受創之處。鮮血淋漓。慘不忍觀。院中西國醫生。率同中國助手。詳細解衣檢驗。有致命刀傷二處。致命拳傷不計其數。雖施用手術。一一用藥水洗淨。而後將各種西藥治療。終以傷創太多。血液

已盡。西國醫生診斷書。決爲不起。此時馬永貞神志反漸清醒。睜眼看沙四虎沙義卿管老大杜桐子。均在身旁。卽曰。生死大數。好男子決不貪生怕死。惟託諸位老哥。通信妹子素貞。命其來上海。爲我報仇。旣報仇。後我之尸骨。卽埋葬此地。不必歸正首邱。幾千里道阻且長。何來此財力。我妹素貞能爲我復仇。不能籌此經濟。管老哥轉告許多老鄉。謂我老馬不克幫忙到底。我自知必不能再生活。惟不知何時始氣絕。旣到此地步。死得愈快愈好。沙四虎等四人。淚下如雨。強作慰藉之語。看來終須歸位。時在午後二時。沙四虎等輪流在病榻邊守護。西醫囑不可多開口。祇能靜默。迨傍晚六七時。永貞呼吸漸微。沙四虎等低聲叫喚。彼僅張目視之。已欲語不得。十時。西醫謂氣息將斷。厥後。雙目漸瞑。

皮膚漸冷。遂一命嗚呼。仁濟醫院循例報告捕房。捕頭派包探將永貞屍身。車送斐倫路驗屍所。報請會審公堂相驗。沙四虎與衆商量。僉稱馬大哥死得非常之苦。傷痕無數。衆目共覩。請求公堂免驗。由同鄉代爲收殮。管老大向同鄉醮得墨銀二百塊。交付沙四虎等三人。作爲衣衾棺木之用。裝殮既畢。暫寄柩於山東會館。同伴之三人。以盟主歸天心亂如麻。咸作過歸原籍之計。收拾行李。一路淒涼悲苦。循來時原路而行。不比出來帶許多馬匹。欲速不能。目前三人。共帶行李不滿一肩。且急欲報凶信至永貞家中。故行程迅速。從上海動身。纔十天光景。已到家鄉。先赴永貞家內。訴述一切。大家哭不成聲。永貞之胞妹素貞。旣得凶耗。哭得暈倒。幾乎不醒。永貞之妻金氏亦然。素貞略定一回心神。

謂沙四虎等三人曰。三位大哥。姑且各回家內少息。三位中須有一位。領導吾赴上海一行。否則吾不認識白臘鬚也。至家兄歸骨問題。屆時再作計較。惟何人同走。請三位互相斟酌定奪。乃沙四虎沙義卿杜桐子三人。均願同走。自告奮勇。一覘馬素貞復讎雪恨。只問素貞成行有日。決計四人相偕。一言爲定。一面家中爲永貞草草發喪。招魂設奠。江湖浪迹之輩。有一慣例。遠行務必選擇良辰。不肯冒昧。無非迷信流傳。率不可破。馬素貞擇定四月初六日。離家上道。彼三人亦各自整備。且復有一人加入。其人姓趙名豹兒。亦馬永貞生死之交。荷澤縣出身。既悉永貞被害於上海。咬牙切齒。誓報此仇。論到趙豹兒武藝。不在馬永貞之下。惟嗜酒太甚。往往誤事。其所練內功。亦不如永貞。形狀又醜陋。

異常。易惹羣衆注目。故馬永貞居鄉時。恆向趙豹兒規勸。切忌狂飲。且不宜遠出。免生禍患。今爲永貞之死。一股熱血。有如泉湧。一種悲痛。如喪考妣。馬素貞等不忍拂其意。聽其參加。屆時仍齊集素貞家。此次既入徐州境。不往南而往西。因經皖北合肥巢縣等處。可由安慶搭長江輪船。順流東下。直抵上海。陸程須一禮拜。水程不過兩天。途中共商爲永貞復仇之策。素貞意見。此行應極端祕密。上海消息靈通。切不可使白臘鬚知覺。轉不克急切下手。五人分寓小客棧兩家。將前次姓名。完全改變。且不可令馬販子中有一人曉得。第一著。既認清白臘鬚面貌。須再探明其家居何處。華界押租界。此層工作。必預定何人担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六十三回 大俠士遭奸計騎鯨 奇女郎爲兄仇出馬

涉。渺。青。齊。路。幾。子。

羣。悲。壯。士。赴。黃。泉。

不。勝。女。弟。鶴。原。感。

飛。起。霜。鋒。瀝。瀝。道。

第六十四回

白臘鬚疑心生暗鬼 高福安仗義制倭奴

却說馬素貞與趙豹兒等在輪船上商量定當。因素貞豹兒未曾到過上海。故由沙義卿作伴同住。杜桐子沙四虎另往一處。沙四虎心思細密。故担任探訪白臘鬚家在何方。原來白臘鬚係嘉定人。其父當過上海縣馬快。自幼無賴。秉性險狠。手下徒黨甚多。倚任蹺腳爲心腹。目之爲軍師。殺死馬永貞。全由任蹺腳之設計。白臘鬚並無妻孥。只有一姘婦。住南市南碼頭裏街。初富有膂力。自吸鴉片烟。後精氣銷磨。已外強而中乾。每日上午九點鐘。必坐自備包車。自滬南老馬路往北。赴小東門外。登樓萬里春烟寮開燈。任蹺腳跬步不離。間或從大南門外沿城

根而北。如此而行。每日不過三四回。開燈過癮以後。赴外灘金利源碼頭。視察一過。而後有事則北行。無事則仍返烟寮。手持石灰以掩馬永貞雙目者。爲鄭子明黨蘇阿才。由任蹺脚以三百五十番買來此等亡命之徒。其餘都在羽黨中。挑選孔武有力者。沙四虎頗具偵探之知識。而且能操數句上海土話。扮作販運藥材商人。云自漢口到此。每日赴鹹瓜街陸家石橋等處。刺探白臘鬚行蹤。既得端倪。復赴南碼頭。默誌其住址。一一歸告素貞。素貞瞭然於胸中。而後伺隙偕沙四虎。按時至登樓萬里春樓梯旁。啜茗。指認白臘鬚之容貌。諸事佈置既完。祕擇破日動手。蓋取破壞之義。然彼之破壞。我之安定。故又擇破日中之吉時。無如馬素貞初次至滬。道路未能熟悉。故穿越街巷。又預備若干日。迨

時機成熟。素貞暗暗招呼趙杜二沙四人。一得手。大家離滬。所以素貞不致羈絆者。係別有原因。且待後文細表。說到白臘鬚自殺害馬永貞。知其尚有同伴之人。慮其復仇。故時刻提防。及探悉沙杜諸人。皆經回籍。方始放心。數人去而又來。蹤迹非常祕密。不但白臘鬚方面毫無消息。卽一般馬販亦絕不知曉。中間雖距離兩個多月。白方之人已淡然若忘。一日白臘鬚深夜回家。方下包車。只見馬永貞當門而立。將雙手攔住。白臘鬚毛髮悚然。壯着胆。吆喝一聲。忽然不見。包車夫急問何事。白臘鬚但搖首不答。及進至房門口。又見馬永貞立於房內。將手向外亂揮。似不容其入者。白臘鬚又喝一聲。嚇得其姘婦在牀上直跳起來。見白臘鬚呆立房門口。面如土色。其姘婦牽其衣袖。問何所見。則曰死

鬼馬永貞今夜已二次出現。且言且走。方向藤榻上坐定。忽見桌上一把白磁茶壺。變成一個人頭。滾下桌子。對其身旁滾來。白臘鬚站起。將右足飛起亂踢。倏忽不見人頭。定睛細看。白磁茶壺依舊放好原處。乃重復坐下籐榻。閉目凝神。默想剛才所見。的是馬永貞之首級。莫非馬永貞果有冤鬼。尋到吾家內。越時二十分鐘。始睜開雙目。但見馬永貞首級。自中樑下垂。內外透明。怪眼大張。濃眉直豎。且輾轉旋轉。好像走馬燈一般。煞是可怖。白臘鬚斯時忙取方杌一隻。置於首級之下。欲跨上搶此首級。仔細一觀。原來一盞白壳罩保險燈。並無馬永貞首級。妍頭婦人看白臘鬚。竟如發瘋。莫名其妙。開口動問。老白汝究竟有何所見。從來不見汝作此怪狀。今日奈何有神經病。令吾嚇煞。天氣不早。還

是靜睡爲妙。白臘鬚不說別話。但云冤鬼……一面卽和衣而臥。平時白臘鬚歸家。不拘早晚。尙須點燈。吸鴉片烟。喫半夜飯。再與姘婦調笑一番。必在二、三點鐘。始上床而睡。今則覺神思恍惚。胆戰心驚。烟飯均無心緒。其姘婦屢聞窗外鬼聲啾啾。魂不附體。以被蒙首而臥。時當首夏。夜短日長。未幾晨光曦微。白臘鬚一夜不舒適。侵早起來。回憶昨宵情節。既可怕。復可笑。洗面漱口畢。一再沈吟。欲不出外。則已成習慣。且悶坐家內。無聊之至。若照常往北。又恐馬永貞隨地作祟。難免做賊心虛。正躊躇間。倒朦朧睡去。一醒來。已將近十點鐘。乃決計整備坐包車北行。其姘婦竭力勸阻之。白臘鬚不聽。剛欲動身。猛然想着任蹺脚住小南門外。離城門咫尺。吾今日從大南門朝北。順帶喚任蹺脚同去。

開燈。可解吾之悶損也。遂吩咐車夫從南碼頭朝裏迤邐至大南門城根。折而北行。車抵小南門。喚停車片刻。白臘鬚走入任蹻脚沿街之屋內。任蹻脚正喫點心。一見老白光降。不待點心喫完。卽隨之出門。另雇一輛人力車。緊跟老白包車之後。得意洋洋。經大東門到小東門。從弔橋折向外走。此時素貞從白臘鬚門前。遠遠尾之而行。直到小東門弔橋外塊。一想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遂緊走幾步。自任蹻脚白臘鬚背後。將身上所佩雙刀抽出。說時遲。那時快。手起刀落。先將老任結果。復飛上二步。再將老白結果。老白之刀。當頭劈下。腦漿四濺。立刻斃命。老任則喉管斷而氣管未斷。雖則跌在馬路之中。尙有奄奄一息。白臘鬚之包車夫。回頭一看。嚇得說不出話。任蹻脚之車夫。拉了空車。奔逃

不知去向。法蘭西巡捕聞聲趕來。見任蹺脚氣猶未絕。急喚車一輛。將其扶上。拉入十六鋪捕房。捕頭命送醫院。豈知剛出捕房門口。亦已不活。乃與白臘鬚屍身。一并運至同仁輔元分堂。法租界驗屍所。稟請法公廨會審員檢驗。至於馬素貞。手刃白任二人。爲胞兄報仇。目的已達。乃與二沙杜趙四人。從容攜取行李。搭開往天津之太古公司輪船。安然出口。高飛遠走。絕不聞風聲鶴淚者。因馬永貞自大力士名噪一時。拳術之高超。有識者所共賞。其時法總巡捕房捕頭。渾名蹺牙鬚者。亦精於技擊。造詣之深。自命爲中外無匹。及聞上海有馬永貞。蹺牙鬚即傾心結納。願以兄事。馬永貞亦謙遜非常。以賓客待遇。不肯使之失色。偶然以友誼互相比較。馬永貞必留有餘地。於是蹺牙鬚心悅誠服。與

永貞互訂金蘭之譜。迨永貞遇害。蹀牙鬚悲憤萬分。擬爲之報復。苦於公務人員。不便出頭以酬知己。探悉素貞到滬。心中大慰。曾暗遣人通知素貞。若事在法租界。渠可以力任保護之責。決不使有所爲難。故素貞等一行人報仇後。乘輪啓行。皆經蹀牙鬚倩人預爲佈置。厥後白任兩人。雖循例驗屍緝兇。成爲永久懸案而已。馬永貞事件。至此告一段落。惟西人中亦有體魄堅強。鍛鍊筋骨。深究內功。力大無窮之士。其人爲誰。俄羅斯國孫唐是。孫唐爲馬戲班首領。該馬戲全班。共有男女二十餘人。孫唐大力士之名。早震於歐洲。無人能敵之。三十年前。曾來上海時。南京路泥城橋西首。有廣場一片。馬戲卽張幕於此。孫唐狀貌魁梧。雙目炯炯有光。身軀之雄偉。亦莫之與倫。年紀祇二十三四歲。其一

種沈毅之精神。英武之氣概。一望而知爲萬夫不當之勇。擅長擲鐵球之技。鐵球兩顆。各重六百餘斤。銅棍一條。亦重二百斤。以球裝於棍之兩端。試演時。以球棍置於平地上。命羣衆舉之。大約非費七八人之力。不能舉起。孫唐以兩手自地擎起。放於肩上。觀其動作。似不甚用勁。繼則以一拳緊握銅棍之中心。上下起落。旋轉不已。終則將銅棍擲諸地。兩端之鐵球。陷於土中者。幾及一尺之深。羣衆莫不駭詫欲絕。然孫唐之技不止此。復以身仰臥地上。以兩手擎鐵球。又翹起兩足。以長一丈五六尺之鋼條。使印度巡捕十二人。左右各六人。竭力拉鋼條上。攀倒其足。詎知兩足不能動分毫。而手擎之球。忽起忽落。歷時至十分鐘。其膂力之鉅。可想而知。馬戲班中。有一女子。云是孫唐之未婚妻。亦力大

無窮。時當衆與孫唐角技。觀衆輒爲之豔羨。不置。孫唐固天生神力。而其苦練功夫。亦人所不可及。曾刊行孫唐體操法一書。至上海甫旬日。以空氣混濁。於其衛生有礙。遂離上海而他往焉。此位教師。以戲劇爲通俗教育之元素。故伶界之掌故。胸中亦不鮮。其所演講。有俠伶一則。頗饒價值。當年滬濱菊部中。有武生高福安其人。與李春來蓋叫天二人。鼎足稱雄者。可十年。其所演挑華車。鴛鴦樓等諸劇。直可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蓋不但演戲之技藝勝人。其於武術。確有眞實工夫。雖在演戲。不啻習武。似不可僅僅以伶人目之也。有諳高氏歷史者。謂其髫齡卽練武術。年長始隸黎園。故其武工。非科班所能追蹤。高福安寓滬甚久。至清光緒帝末葉。應天津某舞臺之聘。旣抵津。則同業推重。觀客

贊許。視在上海尤勝。京劇本肇自北方。其歌唱武術。胥有嚴整之規矩。非南方伶人所能及。故向來伶人。祇有自北來南。輒獲盛譽而去。若南方伶人。往往不敢一履平津。北人且目南伶爲海派。所謂海派者。乃上海派之簡稱。其意若曰。歇浦劇場。專以服裝佈景。博取觀衆歡心。真實工夫。咸置勿問。故海派云云。其中含有許多輕鄙之意味。迨高福安奏技津門。北方名武生。都爲壓倒。爲南伶一洗數十年之恥辱。卽第以紛墨登場論。亦足豪矣。高福安旣獲令譽於北方。遂往來北平天津奉天吉林間。所至莫不備受歡迎。詎意終因仗義任俠。而致圍圍之累。初高福安因有事於大連。事畢。乘南滿火車返奉天。車中有少婦。別無同行之人。祇一名約三四齡之稚子。與之俱。幼孩性好嬉戲。恆歡呼跳躍於

乃毋膝前。此在和藹者視之。且以爲可愛。而旁有日本人數名。則怒其喧譁。橫眉豎目。已數數表示其厭惡之能。無如稚子不能領會其顏色之可怕。又罔識所謂旅行之公德。嬉笑如故。竟以快樂過度。而至遺矢於車中。須臾穢氣四溢。沖動全座。至是日本人益怒。羣起斥少婦。婦出稚子裹臀之衲布。願爲揩拭。還其清潔。以謝同車之衆客。衆客胥無言。而日本人獨不許。必令婦盡食。乃子所遺矢。否則將執付警察。處以妨害公衆安寧之罪。並呼隨車路警來。監視而逼迫之。婦至此窘極。食既不能。拒又無力。深恐益加羞辱。驚懼至於悲啼。而日本人傲然自若。凌逼更緊。是直以對待韓人之手段。對待我華人矣。此際高福安不忍坐視。遂起而爲之解圍。謂日本人口食糞。非人所能堪。與其相持不下。長

留此穢物於車中。致令全體乘客飽嘗奇臭。不如速令去之。爲得計也。復回首語婦。催其速拭。不圖婉言理喻。轉觸日本人之怒。謂此婦破壞公衆安寧。而高福安猶助之法。當並逐諸車廂之外。復加以不堪忍受之辱罵。婦覩諸日人猙獰之狀。恐懼更甚。竟致放聲大哭。稚子見母之哭。亦從之而哭。喧鬧之聲。充滿車中。隨車路警。聞風麇集。厲聲呵叱少婦。且侵及高福安。首先責婦食矢之日人。直逼高福安面前。磨拳擦掌。將動手驅高福安於車外。此時高福安憤怒之氣。不可遏抑。無暇審度利害。思前想後。卽揚臂以拒此日人。而日人立時仆地。羣日人覩其侶被辱。蟻擁上前。將高福安包圍毆擊。福安咬牙切齒曰。爾輩倭奴。欲逐吾於車外。當請爾先吾出去。卽取近身一日人。右手提其項。左手握

其股自車窗中擲出。輕如無物。不啻拋棄一枚死蚌。其餘日人覩狀。心
慌胆怯。而終不甘屈服。攻之益急。高福安將其近身者。一一搥而擲之。
前後共四人。極橫極狡之諸日人。始不敢復近。其時隨車之路警。手中
非無鎗械。以未得長官命令。不敢擅自開火。福安之幸免。賴有此耳。惟
若輩雖不敢進逼。乃嚴守車廂之兩端。防其逃逸。意待火車到站時捕
之。無殊甕中捉鱉。而高福安亦明知車一到站。已必無幸免之理。蓋此
路雖在我國境內。而政權實全握於日本之手。苟爲所執。生殺惟彼之
命是聽。斯時攷慮已詳。卽伺日人之不備。亦從車窗中一躍而出。如在
平地。口內大罵倭奴。竟揚長而去。諸日本人在車上。叫囂跳躑。目覩高
福安之遁走。無可如何。車中乘客以千百計。莫不咋舌搖首云。外人目

我老大帝國。呼我病夫國。不料猶留此好男兒。具絕大之本領。虎虎有生氣。爲全中國爭光不淺。日本聆人之威。垂頭喪氣。阿利買司。哈烏。懶篤。十數名日本人。互相嘈雜。不知所云。迨火車到站。此羣日本乘客。協同路警。報告。站長。由站長。電知沿途警局。躡緝兇手。服裝如何。面貌如何。惟不知姓字。空談無補。所惜高福安。有手提小皮箱一隻。遺於車上。面嵌厚洋紙。標明高福安字樣。中西文並列。經路警局將此箱開看。始悉爲天津名伶。箱內除尋常衣服外。尚有鈔票現銀。且有照片。與往來信函多件。由日本駐奉天領事。根據箱內各件。向東三省總督。嚴重交涉。高福安。遂不免捉將官裏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鑄史鎔經國粹先。
民強尤貴武功研。

第六十四回 白臘鬚疑心生暗鬼 高禰安仗義制倭奴
南宗北派歸陶冶 欲救神州快著鞭

第六十五回

彈雨鎗林回溯春申風啓 脂香粉豔未通天癸人妖

却說奉天省日本領事之袒庇其國人民。固不必說。南滿鐵路自造成通車後。其心目中。早視東三省如其國之領土。沿路之政權。悉爲所攫取。凡鐵路發生事故。必向我官廳嚴重交涉。輒以武力相脅迫。高案之出。東三省總督爲徐世昌。懼日本人之蠻橫無理。不得不備文通緝高福安。高氏自火車中逃出。拋棄行篋。孑然一身。祇有隨帶之零碎奉天錢票十餘弔。暨現銀幣三枚。乃徒步而行。折回大連。奈已離大連有二百餘里遠。近費二日二夜之時間。方能到達。既到後。往覓其友人。備告車中情形。復借取川資。搭輪赴秦皇島。然後過返津沽。不謂甫越二十

日突被天津商埠警察廳提去。解送奉天。歸案訊辦。幸奉天司法官廳。盡悉此案細情。頗表同情於高福安。不容日領事橫加干涉。力爭自辦。鞠訊之日。高福安承認幫兇。謂擲殺日人者。實別有其人。且不止一人。倘祇有吾高某。又焉能敵彼羣衆。矧一一舉而擲之窗外乎。言果合理。復以車上乘客極夥。肯出而證明高福安爲正兇者。竟不獲一人。因得以減等定罪。不判死刑。而判決無期徒刑。既而獄官又以高福安在監獄中。循理守分。詳報上司。加恩減爲六年之徒刑。緣爾時執法之官。皆欽高福安之俠義。徐徐設法援救。洵可稱徼倖之至。不然。能逃火車上之包圍攻擊。斷不能免外國人強權壓迫。吾儕不可不許高福安爲義俠之伶人。中國一人而已。交通大學中院之教師。又以上海設江南製

造局肇端於削平太平天國之洋鎗隊。蓋洪秀全興師革命。滿清兵隊節節潰退。名城大邑。望風而降。三分疆域。已去其二。清室之不絕如縷。卒以上海一隅之地。爲東南之重鎮。由是而士紳乞師。由是而派兵援救。不逾一年。軍聲大振。太平之師。次第盪平。竟藉此片壤而推翻全局。延胡祚六十年之久。說者謂其存亡之樞機。實係於上海外人之效力。其首功卽華爾之洋鎗隊也。華爾自幼生長於廣東。因其父母經商於廣東。故華爾旋自營商業於上海。適丁洪秀全發難時代。乃募強壯之青年數百名。窄袖短衣。裝束一如西兵。教以步伐之齊整。洋鎗之射擊。號爲常勝軍。厥後推廣軍額。不下四五千人。戰守攻取。所向克捷。當時主其議者。爲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後華爾在浙江陣亡。同時又有法提

督卜羅德亦以攻柘林陣亡。(今法大馬路巡捕房之銅像是)清政府並優卹之。及同治帝元年。江蘇巡撫李鴻章。兵臨上海。平定江蘇全省。得洋鎗砲彈之力居多。因令蘇松太分巡道丁日昌。在上海設局鑄造。甌虹口洋式房屋一座。名爲機器局。以丁日昌爲總辦。復以候補道應寶時。馮峻光。沈保靖等。相繼爲會辦。旣而丁日昌升任江蘇巡撫。軍務漸定。兩江總督曾國藩到上海。以機器局原址太爲狹隘。奏請政府擴充。其時應寶時補授巡道。爲之籌畫經費。始定議移建於滬南。購民田七十餘畝。以二十餘畝爲局房。及製造各廠之所。以四十餘畝設船廠。船塢碼頭。及洋匠之住房。至華匠住房。則另於局之東。購地五畝。蓋造焉。監督建造工程者。爲候補知縣孫玉堂。華蘅芳二人。經始於滿清

同始帝五年八月落成於六年之冬。迨八年秋間。續建繙譯館於局內西北隅。以厲方言館生徒移入。九年之春。又添設廠房四座。而制度始大備。局址臨黃浦江。三面繞以高垣。門前列木爲轅。署曰江南機器製造總局。中爲公務廳。廳之西迤北爲公局。局亦有廳。廳後有樓四楹。官更籌議局事於此。局東爲文案房。爲畫圖房。又東爲總庫房。又東迤北爲生鐵廠。又東爲木工廠。正北一帶皆廠房。鑄造大砲之所在其東。大機器廠在其西。汽鑪廠及造輪船機器鍋鑪廠皆在焉。廠門外造馬路以達黃浦。東南隅洋房兩座。爲洋匠所居。東北隅平房錯雜。則爲華匠所棲止。馬路之東爲船塢。又東爲船廠。船塢之西爲木棧。又稱西廠。爲儲積材料之所。局之西迤北爲繙譯館。爲廣方言館。又西北爲洋鎗樓。

樓東爲熟鐵廠。樓西迤北爲汽機廠。內設汽機鍋爐各二具。又北爲捲鎗廠。於是方廣及四百餘畝。初火箭廠借地爲之。後令知縣丁惠安別建於陳家港。計地五畝。是爲機器局火箭分廠。又於龍華購地八十餘畝。建廠房。自製無烟火藥。及銅冒砲引。共費銀二十餘萬兩。總辦局務者。爲應寶時。沈保靖二人。以馮煥光。杜文瀾。涂宗瀛。鄭藻如爲會辦。以後時加擴充。規模大備。光緒帝中葉。兩湖總督張之洞。曾奏定另設局於大冶。亦大規模之製造廠。約倍於今之漢陽兵工廠。而名義上則附於滬局。可知滬局之見重於當道者。由來已遠。滿清之季。滬局改隸於陸軍部。光復後。曾直接於滬軍政府。旋仍歸部屬。民國四年七月後。復改隸於全國兵工廠督辦處。嗣再屬陸軍部。爲統一名稱計。改稱爲上

海兵工廠。至於創廣方言館以造譯才。創繙譯館以譯西籍。大名鼎鼎之外交家。若伍廷芳。若唐紹儀。若陸徵祥。皆此館之出產品。此局自開辦以迄清末。夙爲政府所重視。主事者稱總辦。凡總辦該局者。多爲紅員。往往一躍而位至督撫。光復後。李平書氏主局事。始稱局長。及陳桄來。則自稱督理。以示區別於他省之局廠。及鄭汝成時代。各省遍置將軍。而以督理軍務名之。因恐名目之相混。遂復名總辦。以至於今。吾人溯製造局之稱謂。在在涉及政治問題也。至龍華之火藥局。專聘洋匠製造。蘇省各營軍火。皆取給於此。然此項無烟火藥。性至猛烈。往往因熱而自炸。與人以無妄之奇災。雖東西各國。亦不能免。吾國尤甚。歷年各省藥庫之自炸。而見於官書者。指不勝屈。龍華造藥廠。失事亦已多。

次。或謂此係新式之無烟藥使然。殊不知數十年前。上海之舊式火藥庫。曾起極大之災殃。足供一記之價值。初雅片之戰起。上海居要塞之一。軍事當局。假積穀義倉爲軍需局。儲火藥四萬餘斤。以備緩急。卽今之九畝地萬竹學校舊址。咸豐帝壬寅年三月之首。火藥無端爆發。頓時烟霧彌天。聲震數十里。平地深陷一丈以外。死傷多人。最可異者。嘉定縣之黃渡鎮。其時半空中墜落屍體一具。四肢不完。血肉狼藉。黃渡距上海有七十里之遠。竟被炸而飛至。洵咄咄怪事。中外各國交通之利器。首推鐵道。中國之有鐵道。以上海淞滬一段爲起點。時在光緒帝初年。有英國人創辦此路。而上海社會。多數反對。幾經波折。歷數年之久。始告厥成。但祇通至吳淞。未及礮台灣。自滿清同治帝五年六七月

間倡議。迨光緒帝二年六月。方成此一部。其土方軌道車輛房屋。一切設備。均甚草率。滬站設於北河南路文監師路轉角等處。南北河南路所通之橋。後呼鐵馬路大橋。卽由此得名。然當時人民。猶不識鐵路爲文明利器。少見多怪。深爲疵議。適該鐵道之機關車。以烟筒爆裂。傷斃多人。於是更羣起攻訐。乃由蘇松太道劉瑞芬。商承兩江總督沈文肅葆楨。呈請政府。以國帑三十八萬五千兩。向英商購回。爾時台灣基隆正開煤礦。遂將全部份鐵軌車輛。運往礦區應用。至光緒帝甲午年。中日之戰。痛深創鉅。迷夢驟醒。執政諸人。咸曉然於鐵道之功用。實爲促進文化唯一之要素。加以李文忠鴻章遊歷諸邦。目覩其利。歸國後。組織鐵路審議所。政府乃命李鴻章張文襄之洞劉忠誠坤一等。爲路政

大臣以盛宣懷爲監督。由是政策一定。仍先從淞滬入手。依前綫而敷設之。規模較爲宏大。車站已遷於華洋交界寶山路左近。資本借自英國。承辦之工程可爲德國。其次序由上海至吳淞。由吳淞經蘇州而至南京。長約華里七百餘里。英國銀公司握其大權。此之謂滬甯綫。繼之者有滬杭甬鐵道。從寧波至杭州而達上海。亦一重要之綫。光緒帝二十五年。經英國借與二百五十萬鎊之巨資。而得敷設管理之權。其後蘇浙兩省人民。以及旅滬各界同鄉。竭力收回自辦。卒不能達到目的。計畫分支路四綫。在浙西者二。一由湖州越長興達廣德。一由湖墅越海鹽達浦東。在浙東者二。一由紹興越溫台至處州。一由江干越嚴衢至玉山。其嚴衢一支。又分兩派。一由嚴州越淳安至休寧。一由衢州越

江山至浦城。此皆預定而未著手建築者。滬站在南市高昌廟附近。俗稱南站。以滬甯鐵路屬閘北者。稱北站。厥後滬甯與滬杭接軌。交通益爲便利。上海之交通利器。如電車。如電話。如汽車。各有舉辦。次第其歷史。述其緣起。非片時所能盡。而社會上可怪之狀態。出人意表者殊多。如各項工廠。男女貧民。賴之以生活者。何止數十萬人。不可謂非資本家之美事。然而男女混處。傷風敗俗。日甚一日。絲廠中有所謂湖絲阿姐者。初時僅客籍貧民。入廠工作。迨光緒帝之初年。土著之家。亦紛紛赴廠。每日當夕陽銜山之候。若輩女工。魚貫而出。衣衫籃縷。面目黧黑。咸手攜一小筐。成羣結隊。形似避難之人。令人可憐而復可歎。然此中黑幕。非筆墨所能盡。蓋如上所述者。爲寒苦之湖絲阿姐。年紀都在三

十以外。或在十齡內外。未通人道之幼女。如在青春之女郎。智識已開。則莫不搔首弄姿。與廠中之職員。如稽查工頭管車之類。發生暗昧。莫可究詰。每日工資。自然較他人爲多。而其工作之時間。獨較他人爲少。上海俗語稱爲胡調者。卽是以入廠繅絲之女工。又名爲調絲。此輩青年女工。胡亂混過一天。而曰今日調若干工數。故名曰胡調。光緒帝十五六年間。有石匠蘇阿紀。出身浦東。生女子三人。長女名菠菜。生得圓姿替月。美髮堆雲。眉似春山。目如銀海。肌膚不殊霜雪。小口宛若櫻桃。容貌之秀麗。出自天然。方十一二歲時。已風騷異常。一班登徒子見之。莫不魂飛魄蕩。進聞北乾豐絲廠充女工。後是廠爲日本人收買。以去。十三歲。卽與工頭沈根香結露水緣。古老相傳。幼女天癸未通。告

早破身。則有生命不能保全之虞。卽不夭死。亦必致成癆瘵。若天生尤物。淫蕩性成者。可以無害。軀體之發育依然。菠菜妍識沈根香。能交媾而不傷。卽屬人妖之證。殆後年已長成。益覺淫蕩。凡乾豐廠內。自上經理。下至小工。大都沾其芳澤。菠菜亦人盡可夫。來者不拒。故十之七八。與之有肌膚之親。旣而經理盛墨甫。自以爲一廠之主任。垂青眼於區區女工。當然可獨占風月。且財雄勢鉅。誰敢與之抗手。幾欲據菠菜爲己有。不容他人染指。菠菜嫌盛墨甫年已四旬內外。第畏其聲勢。姑虛與委蛇。未必果有愛情。小工龔春生。本地人。年甫弱冠。與菠菜結識。已非一日。菠菜貪其年輕貌美。情同膠漆。暗訂白首之約。且龔春生知菠菜專喜惹草黏花。亦不甚干涉。未嘗視同禁樹。孰意盛墨甫略有所聞。

以爲菠菜之不肯屬意於己。因爲龔春生所阻撓。何物小子。敢攪廠中經理之鋒。生殺予奪。悉在掌中。因撚酸而大發威風。龔春生工作並無過誤。盛墨甫竟無端將其除名。於是全廠工人。羣抱不平。有悉其底蘊者。聲言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天下豈有此理。於是廠中沸沸揚揚。激動風潮。千餘名男女工人。立卽罷工。要挾須復還龔春生之飯碗。否則經理盛墨甫亦須開缺。其時資本家一味專制。除將湖絲阿姐菠菜。一起開除外。男女工人。如三天不上工。則如數另招。不准有一人到廠。命令一出。衆工人爲衣食問題。都噤若寒蟬。仍相率進廠。照常上工。風潮平息。而經理之位置。絲毫不動。菠菜旣未習彈唱。復不學應酬。居然出而鋪房間。爲妓女。初張榜於鼎豐里。名蘇媛媛。生涯極盛。繼移

香巢於壽康里。棗花簾底。常繫游驄。營業之發達。一時無兩。第驕奢放浪。品格之卑劣。至斯而極。專妍伶人。烏師馬夫。不一而足。凡與蘇媛媛有同癖者。咸奉之爲盟主。其行動彷彿鼎鼎大名之林黛玉。所異者。乏籠絡名士之手段耳。及年事至四十餘。每夕猶須擇三四壯健男子。與之同臥。其法借小房子數處。日間先知照其面首。謂今日某人定宿某處。必按時光顧。屆時既與甲交合後。又赴乙處。好在相距不遠。故終夜奔波。不覺其疲。其時菠菜已不充妓女。買得討人數名。自爲老闆。若今日尙未暢其所欲。竟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同輩呼爲老英雄。而不舉其名。詎知其妹名寶寶。亦有如乃姊之豔史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六十五回

彈雨鎗林回湖春申風啓

脂香粉豔未通天癸人妖

第六十五回 彈雨鎗林回湖春申風啓 脂香粉豔未遑天癸人妖

那○一○世○名○臣○迥○不○同○
知○滄○海○桑○田○後○

歷○劫○花○開○依○舊○紅○
智○珠○在○握○著○豐○功○

第六十六回

革命黨遇偵探遭殃 好古家有神仙豔福

却說湖絲阿姐出身之菠菜。爲妓女時。大出風頭。後爲開妓院之老闆。淫心老而彌熾。每晚必與壯男子二三人交合。否則心不愉快。此非人妖而何。其妹名寶寶。方菠菜身入青樓。生涯鼎盛之際。寶寶亦自絲廠輟業。效乃姊之所爲。雖較菠菜略爲遜色。尙不致十分落寞。時有紅妓女梁溪李寓者。年事已長。自顧顏色漸衰。見蘇寶寶丰韵頗佳。遂大加提拔。引之合鋪房間。帶領出馬。詎知蘇寶寶之行爲。與乃姊不相上下。面首之多。有過之無不及。嗣以在上海北單。聲名不佳。遂與梁溪李寓偕赴北京。其技藝一無所長。與菠菜如出一轍。而北京大凡對於南朝

金粉特別垂青。時滿清政府中領袖者慶王奔勳。慶王之次子載擲。以天潢貴胄。徵逐歡場無虛日。八大胡同無不見。擲二爺之蹤迹。當時擲二爺一遇蘇寶寶。賞識非常。蘇寶寶以王爺見愛。焉有不竭力逢迎之理。送客留髡。自不必說。擲二爺賞賚頗厚。金銀之外。竟有內府奇珍二件。一爲夜光珠一顆。大如龍眼。精圓潤澤。晚間置於几上。光芒四射。洵千古珍物。價值三萬圓以外。一爲翡翠白菜一顆。高五寸餘。根白葉綠。雕琢精工。宛似採諸蔬圃。內外兩重。中捲一心。作嫩碧色。價值亦在鉅萬。此兩件皆外省督撫貢獻老慶。以運動差缺者。老慶府中似此貴重玩物不一而足。收受之後。尋常視之。擲二爺寵愛蘇寶寶。以此相貽。老慶亦未嘗顧問。不但如是。擲二爺竟因蘇寶寶而神情顛倒。頓改常度。

不多時。卽將蘇寶寶迎歸府邸。寵擅專房。獲二爺固然風月班頭。工於內媚。蘇寶寶亦得乃姊蒞榮之祕訣。百戰不疲。直至清社成屋。宗室星散。蘇寶寶始出府南回。金銀珠翠。滿載而歸。有與寶寶相稔者。估計其手中積蓄不下二十餘萬。時其父尙在。恃其兩女子皮肉生涯。居然在關北潭子灣地方。購置地產。造屋出租。面團團作富家翁。近年上海之坐擁鉅資者。大約此類實居多數。然蒞榮寶姊妹。在湖絲阿姐中。不可謂非傑出者矣。該講師又嫻上海之掌故。說上海曾有男女野雞大王。男性爲徐鏡吾。向爲書賈。設攤於福州路昇平樓茶肆之下。時民黨機關之書報。坊間無敢售賣者。因當道查禁甚嚴。恐爲牽累。徐鏡吾乃獨樹一幟。所售者皆係鼓吹革命書籍。如民報、江蘇、洞庭波、等人咸祕

藏不敢稍露。徐鏡吾則坦然列於衆目昭彰之處。不以爲意。一日有人手持覺迷錄一冊。立於其攤旁。見攤上所置各新書。不禁咋舌。徐鏡吾謂之曰。此種書現在有些志氣人看的。你手裏的書。是沒志氣人做的。如去買他。也喪失了看書的資格。其人面爲之赤。卒買新書數冊而去。其感化之力有如此。其性格放誕不羈。時剪髮者絕鮮。徐鏡吾披髮作博士裝。有愛女一名。亦披髮作男子裝束。日則入學校讀書。夜則隨其父營業。自稱爲蘇州籍。而口音全是淮揚一帶土語。適蘇報一案起。鄒容、章炳麟、陳虬菴等皆遭逮捕。健行公學亦解散。而徐鏡吾行所無事。故青年志士。目爲有肝胆之壯士。或且以爲三點會會員。而隱於商者。稍稍與之通款曲。間嘗涉足山梁中。爲狹邪遊。曾開野雞花榜多次。故

一時野鷄大王之名大噪。詎知爲兩江總督端方所派駐滬偵探告密。遂被捕而解至南京。目爲革命黨首領以邀功。滬上官吏亦頗爲張皇。審問之日。官曰。何以人皆奉汝爲大王。徐答之曰。嘗徜徉北里。爲山梁中人開花榜之故。不禁闌堂大笑。承審者稟告端方。卽釋之。方其被捕。上海之黨人以徐某運動革命有年。咸爲之惴惴於心。未幾見其安然歸滬。相見莫不爲之稱賀。殊不知徐鏡吾之歸滬。已銜端方之密命。令其充眼線。領捉革命黨人。凡獲真正黨人一名者。則賞銀一千兩。且獎以官職。徐鏡吾默思所交之朋友中。類似黨人者甚多。倘一網打盡。悉數賣之。不特一生喫著無盡。并可取得貴顯之頭銜。復何樂而不爲。於是心花怒開。陽仍作舊時面目。陰實肆其奸險。多方刺探。時陳翰治方

留學日本回國。在日時。羣知陳陶怡爲革命黨。徐鏡吾得其友函告。遂密電端方。端方令上海道。轉飭租界巡捕房。遣探捕要之於虹口輪船碼頭。船甫傍岸。卽將陳氏捕獲。厥後陳陶怡解送南京。備受刑鞠。尙算端方未盡滅絕人道。不使之死。而將其禁諸陸軍監獄。七年之久。直至辛亥光復。始得出獄。端方別字陶齋。陳氏生命。爲陶齋所留遺。故易名陶遺云。從此人對於徐鏡吾。咸有戒心。向與之通款曲者。至是引避之不遑。乃有人尋根究底。始知徐鏡吾爲野鷄堂子販賣人口之擘客。彼所以公然出售禁書者。其心中早有所圖。然端方所許之官職銀兩。口惠而實不至。始終未曾到手。迨宣統帝元年。猝患疫症。暴死於南京路虹廟街小客棧中。別無家屬。其女子年已及笄。父死之後。不知所終。斯

人生斯女。可斷言無良好之結果。更言女性之野鷄大王。上海花界。莫不知有長三么二之分。以外猶有野鷄花烟間臺基碰和檯。種種階級。其中以長二爲最高之淫業機關。一班浪漫之婦女。每相聚而言曰。某人某人已爲長三先生矣。玩其語氣。若不勝其豔羨然。么二妓院中。舍一李金蓮（卽詩妓李蘋香）改入長三。得盛名外。餘未之有聞。若野鷄之升爲長三者。反覺極多。不勝屈指。如已過去之謝珊珊。老王佩蘭等。繼起之姚第客。串蟾等。均頗著名。然終不若貴州路石家所產之野鷄大王。名望最大。此女性之野鷄大王。其出身無人能知之。後懸牌於清和坊沿馬路。名曰素珍。姿容秀麗。神彩飛揚。當筵侑酒。令人心醉。而有時能作西子捧心之態。宛若多病多愁者。洵屬天生媚骨。以故通人

第六十六回 革命黨遇偵探遭殃 好古家有脚仙監福

墨客爲所惑者不少。實則心狡手辣。一遇富有資財。不吝揮霍之絀。兒能玩之於股掌之上。予取予求。靡不受其籠絡。殊不知數年之前。固在南京路雲南路一帶。蹀躞往來。風雨之夕。猶行于道旁。瑟縮可憐。而操求牡之生涯。有元龍公子者。席祖若父之餘蔭。狂嫖豪賭。一擲千金。邂逅素珍。傾心結納。素珍運用其平生本領。當然使公子刻不能離。座無素珍。公子爲之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公子本新婚。所娶亦名門淑質。伉儷之情甚篤。自爲素珍所迷。登時感情冷淡。公子決計將素珍量珠聘去。素珍當慾壑未盈。故意留難。遷延兩月有餘。方始首肯。於是撒榜爲公子筵室。表面與公子鶼鶼。情好無以復加。詎知洪憲袁皇帝有一世子。文彩風流。一時無兩。來游滬濱。選色徵歌。曾一度賞識素珍。

故素珍雖歸陳氏。而於袁世子刻不忘懷。思乘機獻媚。作狡兔三窟之謀。正北京籌備皇帝登極之大典時。世子在滬慶祝生辰。燈紅酒綠。鬢影釵光。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風流旖旎。富麗堂皇。顧皆飛箋應召而至。非登堂祝嘏者。雖有女賓。悉屬世好朋黨之內眷。獨素珍與朱小二寶。盛妝而赴同孚路世子寓邸。恭恭敬敬。九叩首以晉祝。箇中大有深意。因悉世子之父。不日身登九五。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世子雖非他日之皇帝。究竟千歲王爺。攀龍附鳳。安知素貞無妃嬪之福分。有此奢望。不禁借端趨奉。孰知天不從人之願。洪憲帝號。祇享八十天之壽命。世子遂長作海上寓公。素珍無限之希望。竟成畫餅。未幾。在陳氏下堂求去。傳聞有奇異之歷史。惟事實絕祕。無人知之。離陳後。僑居白

克路好事者叩其寓所。詳詢究竟。素珍但俯首不答。連連嗟歎。繼稱原
因不一。非略談所可罄。厥後流轉各地。北至津沽。南走廣州。西經漢皋。
所至高張豔職。重操舊業。或云後又嫁作鉅商之妾。漸不聞其蹤迹。此
亦可謂野鷄妓院出身之大王矣。世界萬物。不能有黨而無黨。即人類
不能有貞而無淫。齷者淫者。足資鑒戒。黨者貞者。自可流芳後世。試舉
黨與貞者。以樹之模範。安徽桐城縣吳汝綸。號擊甫。以科名起家。學問
湛深。品行純粹。有兄名寶三。與擊甫同是績學之士。官山東縣令。寶三
無男子。祇生女子一人。名芝瑛。即擊甫之姪女。書史無所不覩。善爲詩
文。兼工書畫。其作畫也。山水尤擅長。落筆縱橫。烟雲滿紙。巾幗中實所
罕見。寶三獨有此女。鍾愛非常。許嫁無錫廉泉。號渭卿。別字南湖。廉氏

祖宗代有聞人。由北南遷。始居蘇州。後移無錫。廉南湖江蘇之舉人。官北京度支部郎中。其父名鳳沼。亦曾任山東知縣。所至政績優良。民懷吏畏。方廉南湖之官京師。吳女士芝瑛隨宦北上。嘗手寫楞嚴經全部。進呈清宮慈禧后。后稱賞不已。未幾廉南湖以淡於名利。棄官歸隱於滬。夫妻倡和甚得。日惟以文字書畫自娛。南湖二世祖廉希憲。官元朝右丞。建別墅於北京城外。名萬柳堂。當時諸名流觴詠其中。傳爲勝事。趙松雪有詩曰。

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州趣。游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客。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近人著春明談屑一書。謂萬柳堂在廣渠門內東南隅。其地後爲拈花寺。康熙帝中葉。更建大悲彌勒二殿。昔日之蓮塘花嶼。遂渺不可迹矣。滿清之初。開博學鴻詞科。海內應徵之士。尙就其地爲文酒之所。今則臺榭荆榛。衣裳陵替。徒存一萬柳堂之名。供一二甲古者之感喟而已。廉南湖遂於滬西曹家渡。建築小萬柳堂。亦數典不忘其祖意。又名帆影樓。地臨吳淞江。景物幽雅。芝瑛女士尤具俠腸。知北里中有詩妓李蘋香其人。特招之來。叩其身世。頗憐其境遇。擬爲之脫籍。出家藏之董香光墨迹。待賣而沽。以濟其事。又提倡國民捐。欲集成鉅數。以償清庚子年各國之賠款。登報鼓吹。名噪全國。事雖急切。未克成就。其志氣誠極可嘉。求之昂藏七尺之男子。尙不能見。浙江人徐錫麟。爲安徽候補

道。充巡警學堂總辦。係實行革命之偉人。安慶發難之初。首先鎗擊。以撫恩銘。被補就義。談笑自若。其戚秋瑾女士。向與徐錫麟同謀。時在紹興原籍創辦學校。聞安慶之舉事也。擬爲之響應。豈知事機先泄。被紹興府知府貴福。將秋瑾逮捕。斬首於軒亭口。恩銘貴福。同爲滿族。平日仇漢之見甚深。恩銘見斃於徐錫麟。而秋瑾反被殺於貴福。有幸有不幸耳。吳芝瑛與秋女士。但神交而未嘗識面。聞秋氏死耗。乃偕石門徐自華女士。跋涉赴紹興。覓秋瑾骸骨。度地聖湖而瘞之。並爲撰表建坊。作誄詞以致祭。語多沈痛。事聞於北京。大觸滿人之怒。監察御史常徽。呈奏政府。指爲獎亂。清帝諭拿辦吳徐二人。風聲鶴唳。二人幾不免於禍。幸遇美國女教士麥美德奔走營救。復得兩江總督端方力爲洗刷。

始未釀成黨獄。吳芝瑛經此挫折。受此刺激。嘗發宏願。以所書佛經若干卷。就杭州西湖建塔以貯之。謂五百年後。必有名世者。滿清政府設大清銀行於上海。視爲國庫。經理爲宋漢章。會漢土光復。滬軍都督欲其將該銀行納諸民軍。伺宋漢章赴小萬柳堂讌會。卽席拘捕。令其繳款。斯舉也。吳芝瑛心中大恚怒。謂舉動不合法理。世界之黑暗已極。以爲斯土不可久居。比又遷徙於西湖之濱。將有終老之志。廉南湖嗜好金石書畫。說者謂其綽有祖風。因其祖馭亨。以商業起家。凡有古物。靡不搜羅。至南湖以乃祖所遺。什襲藏之。而尤愛宋元畫本。不吝出重價以購求。先世所遺之不動產。斥賣殆盡。其戚宮子行者。與南湖有同癖。精於鑑別。爲海內收藏大家。嘗彙集名人扇面。凡千餘葉。編爲書畫扇。

存得自明以來名人八百餘輩。成爲六十冊。洵爲宇宙之奇觀。亦爲生平之樂事。宮子行病亟時。遺言其夫人孫琬如曰。將書畫扇全冊歸諸廉氏。余自弱冠以來。別無所好。惟古之書畫是耽。每遇名賢真蹟。輒賞玩徘徊不能去。吾弟玉甫同斯愛慕。所以五十年來。吾兄弟宦游所至。竭力搜採。成此裒然巨集。兩人畢生精神所寄。全在於此。我死之後。爲我將扇冊送歸廉氏。藏之小萬柳堂。庶不負吾兄弟多載之苦心。言次。指揮家人。將書畫扇面冊子。裝十二篋。手自封固。謂若非廉南湖。至不得啓封云。宮子行旣沒。南湖如約購歸。卽明清兩朝名人書畫扇存六集。凡一千零五十三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名花解語欲消魂。

數十年來過眼雲。

第六十六回 革命黨遺偵探遭殃 好古家有神仙豔福
嚙得名山傳不朽 將軍後裔繫斯文

第六十七回

虎臂狼腰爭誇武術 牽牛策馬各逞神威

却說癖嗜書畫之宮子行。名本昂。泰州人。官山東縣令。其弟玉甫。名昱。官直隸知州。工詩善畫。詩則清朗蕭疏。畫則全法宋人。筆致蒼鬱。著有念雨草堂集。宮氏祖宗。夙精鑑古。所藏書畫。世世子孫。保守勿失。有泰州宮氏珍藏印。子行兄弟所最心賞之件。又鈴小印二。一曰宮子行同。弟玉甫寶之。一曰宮子行玉甫共欣賞。及其兄弟相繼下世。篋中珍品。都歸於小萬柳堂矣。近年學校之中。大率提倡武術。卽本校（指交通大學附屬中小學）亦然。以余所聞。拳術技擊之精深者。窮鄉僻壤。不彰名望。而與草木同腐。頗多。說者謂戲劇中之武行。專重架式。不可與

第六十七回 虎臂狼腰爭誇武術 牽牛策馬各逞神威

拳術家並論。但謂重架式者。卽不須眞實工夫。未免苛論。彼輩坐科時。習軟腰。練硬腿。攻苦五六年。其得成功者。祇百人中之一人。從可知武行之不易爲。上海菊部中。昔年有趙小廉。卽趙君玉之父。其人裝束登臺時。固虎虎有英氣。而平時面龐瘦削。且癖嗜阿芙蓉。頽然直同一病夫。顧其工力不可以輕量。一日趙小廉左手提籠鳥。偕一友游張氏味蕪園。緩步花砌間。砌旁爲馬路。其一端通靜安寺路。一端則連一木橋。橋之彼端。蔭入叢綠中。其友偶入馬路。忽一馬車自園外來。迅疾如飛。瞬息間已逼近友之身。正欲向旁避讓。不料橋上又來一車。速率不亞前車。緣爾時馬夫惡習。馬車當入園之際。必令盡其足力。絕塵而馳。殆亦出風頭之豪舉。此時趙小廉之友人。前旣爲來車所逼。退反爲

後車所阻。苟一趨起。必將爲車輪下之新鬼。趙小廉見其勢危急。作箭步疾躍而進。出其猿臂。挽後馬之勒口。此馬正在奮奔之際。被挽不能立止。則人立而躍。有此一躍。其進頓緩。友人乃得於馬之頸下。俯身而出。方得脫險。試思輕車駿馬。奮力前趨時。豈一人之臂力所能阻遏。而趙小廉竟挽之使不能更進一步。其左手所提之鳥籠。仍安然不稍震動。是非素有工力者。曷能辦到。浦東之川沙老護塘一帶。有某某路口者。多至十數。皆小鎮也。拳技素盛。有名阿木虎者。擅技甚優。而秉性橫暴。好勇鬥狠。一言不合。與人輒爭。爭不勝則鬥。用是一日數鬥。亦視爲常事。其藝既精。力又至鉅。人與之鬥。必無勝理。四鄉惡少。皆恨之刺骨。而又苦無術能制彼。則伺其出而往毀其家。鍋灶爲首當其衝。阿木虎

本不治生產。終年浪蕩於四鄉。各鎮。故惡少復仇之機會甚多。然而其家人苦矣。鍋灶之毀而修。修而復毀。一年不知其幾何次。最後知雖修亦不能瓦全。置破毀之灶面不修。藏其鍋於床下。由是鄉間有阿木虎灶頭無灶面之土語。至今相傳。引爲趣談。此語尙有一別解。謂與阿木虎角力。一交手卽爲所敗。故曰無照面。音同字訛。鄉人不知音義。乃有此解。阿木虎之父病死。市棺於肆。鄰右怒其橫暴。相約勿與近。棺旣購成。竟無助之扛抬者。阿木虎憤然曰。若曹不爲吾助力。吾豈必待若曹助哉。乃取巨索束棺之中部。負之而歸。夫一棺之重量。縱極陋劣。亦必在數百斤。將棺蓋與棺底。分而扛抬。亦非四人不能舉。今阿木虎竟以一肩負之。其神力詢可驚人。無奈其不務正業。終身爲一鄉之蠹。豈非

可惜沿浦灘有王丙者。年已耄。臺人咸以老宿手呼之。其爲人和藹可親。與人言溫婉如女人。有問其武術者。則力言其無。且謂是無益。勿宜學。里中諸少年。屢請其奏技。終不許。亦無如之何也。一日自市上購物將歸。一手提油竹管。蓋鄉人截巨竹爲筒。用貯豆油。平時恆懸壁間。若置諸地上。每易傾倒。一手抬一絲籃。籃中滿貯豆腐。諸少年見之。以爲有機可乘。立奔其身後。以手指觸其腰臂。使作癢以難之。王丙乃將所抬之絲籃。向上一擲。俾其凌空。卽反手揮於身後。揮罷。回手。仍接空中之籃。而口中則發其和婉之聲曰。勿蠻勿蠻。〔鄉語。蠻卽胡鬧之意。〕如是者。擲籃而揮。揮罷而接籃。凡十餘次。籃中之豆腐。完好如故。其行亦如故。而該少年之手。終未能一著其身。云。復有陸茂芝。亦一邁翁。少

壯之年出外不知其何所往。迨年老歸來。則一身之外。別無長物。遂以換糖爲業。上海四鄉之糖坊。以米與麥製爲飴糖。使人担之往鄉間。換取毛骨舊布等。間亦售錢。其人擅柔術。工運氣。磚石之類。以手拈之。無不粉碎。又能以手指鑽物成孔。鑽磚瓦最易。木類較難。鑽時其指如鉄。皮肉堅硬異常。觸於物上。緩緩旋之。粉屑紛紛墜地。須臾竟成一孔。聞陸茂芝之兄。操術尤精。雖堅似鉄木之物。經其拈弄。不啻柔糖。確否以未曾目覩。不能臆測。凡小市鎮之衙堂。其寬不過三四尺。夾衙多高牆。牆之內均商富住宅。有李秉華。亦商人子。善於拳技。能以手足分托於兩旁之牆上。逐步上移。騰空而起。轉瞬可達牆脊。觀其便捷。一似牆上設有階級者。設使常人爲之。雖安梯於牆畔。拾級而升。亦不能如彼之

迅疾。此種技能。在柔術家視之。固卑卑不足道。然而以商人爲此。談何容易。又有著名之拳教師。名馬祥發。其門前空場上。仙人担多至五六付。室中常設拳樁。拳樁者。植巨竹於地上。用以練習拳頭。凡不經見之。武器縱橫雜陳。其人之以教習拳技爲業。入其室。可一望而知。最奇者。彼臥室之門內。懸一沙袋。量重而巨。妻若女入房。必俯身以避之。惟馬祥發出入。則必擊以拳。沙袋向前盪動。乘隙作箭步閃身入。沙袋前盪後。必反而後盪。又再前盪。此時彼已轉身。俟其蕩來。舉拳輕擊。以止其勢。如是者。習以爲常。雖衰老不休。每屆夏令。必開場授徒。一場約四十一日。每日傍晚。里中少年。羣集場上。從之受業。旣畢。則每人納錢二千。學過三場以上者。倍之。謂之謝師錢。又須設筵公宴其師。並請師之同輩。

宴罷則羣赴場上。玩弄武術。以博笑樂。一日來一老者。長髯垂胸。際諸教師皆禮之甚恭。羣少年環請其一顯神技。老者拒不之應。再三請求。老者知不可却。時適坐於半杌上。身旁置有巨索。亦習武時所用。老者卽盤其雙足。作佛家打坐狀。取索執其一端。以一端授諸少年。微笑而謂之曰。諸君如能挽我離座。或使脫手者。我當惟命是聽。否則卽以此拉繩之戲。塞責如何。諸少年私計。此老武術雖精。其身體之重量。究屬有限。今足不著地。不能作勢。則牽之離座。當非難事。遂有四人出。按其索而力挽之。竟不稍動。更益以四人。仍不動。十餘人齊上。併力牽之。不動如故。危坐半杌上之頽然一老。直如根柢深固之石樁。少年於是皆搖首咋舌而退。稱頌老師藝術高深。非後生小子所能窺測焉。上海李

耀典。本世家子弟。出洋留學。畢業於國外武備學堂。辛亥革命。滬軍都督陳其美。發難於上海。李耀典率一旅之師從之。後日號爲軍閥之張某許某王某等。胥曾隸其部下。民國成立。滬軍都督取銷李氏落職。部屬星散於四方。李耀典乃北走天津。擬仍從事於政治生活。凡人所事。既多。感恩者有之。結怨者亦勢所不免。矧李耀典舊部中。不少無賴之徒。見其舊主作津門寓公。借錢者謀差者。接踵而至。應之則力有不逮。拒之又難免招怨。知此地不可復居。束裝返滬。詎知尋仇者亦追蹤而來。李耀典感覺危險。雇人爲任保鑣。拳術家充其門下食客者。凡十餘輩。而以顧元修王家正二人。爲雞羣之鶴。茲二人皆浦東出身。精於技擊。李耀典待如上賓。出必偕行。食必同席。除臥室寢息以外。不使之須。

史離。一日李耀典往上海護軍使署有事。循例偕顧王二鑣師以行事。畢回寓。汽車正疾馳於華龍路上。突見車前有一巨木橫梗於路。不可越過。車夫遂停機。將下車移去此木。不意路旁叢莽中有四人疾躍而出。向車直奔。二鑣師知爲仇家。卽舉手鎗擊之。各中其一。餘二人亦舉鎗待發。二鑣師以時勢急迫。不及再發鎗。縱身下車。直撲二人。二人之鎗不能注的。發而不中。卽互相扭撲。詎知二仇人亦非無能者。一時不易制勝。顧元修以對方鎗猶在手。揪扭不已。總覺危險。因一面與己敵對抗。一面瞰准王家正之敵。飛左足踢之。著其臀下海底穴。其人痛極而扑。王家正卽棄扑者不顧。助顧元修共制一敵。乃得執而縛之。更視仆者及中鎗者。皆已乘隙逃去。此時李耀典亦下車。審視被獲之人曰。

此人吾不識。必非與吾有仇。其來也。當出誤認。問此人曰。然乎。其人曰。然。李耀典曰。然則可釋之。卽解縛縱之去。顧元修王家正二人。以執敵非易。今以一言釋之。頗爲憤慨。不知李耀典之意。若懲治仇人。則結仇者益多。而啣怨益深。不如釋之爲得也。凡文學家言及高人隱居之處。輒先著一牧童。寫生家繪名山勝水。亦往往點綴一牧童於其傍。試觀京劇小放牛中之牧童。何等有趣。一似人間職業之高尙優美。無更逾於此者。不知牧童生活至苦。非貧困至不能溫飽地步。決不肯令其子弟爲人放牛。此輩牧童。年齡稍長。皆進而學爲油車司務。以同受油車雇用。近水樓臺。自然之營業也。顧油車司務生活之苦。亦正與牧童相伯仲。而其臂力之偉大。則非百業所能逮。以其日與蠻牛鐵錘爲伴侶。

卽無力者亦將漸成爲鐵臂。黃浦之東十餘里有增盛油車。曾雇用老司務兩名。隸青浦縣籍。皆自牧童而進爲油車司務者。一日兩人略有口角。馴致因角口而角手。先從臥室內揪扭至車間。相撲相打。漸入牛欄。勸解者多至數十人。莫不被觸受創而退。祇得遙立。不敢復近兩人之身。龐然巨物之禍牛。亦且畏兩人之神力。退縮於一隅。俯首避讓。結果則兩人皆無所損。而旁人之以波累受傷者。反不勝其痛苦。牛欄亦被其擠倒。車主懼兩人之橫暴。不敢復留。給資以遣去。斯可謂多力之爲累矣。上海南市秦姓。以武科起家。秦紹衣武孝廉。其子本幹則武進士也。其天賦實力。旣超出常人。復以自幼練習之故。弓箭刀石。莫不嫻熟。而又精擅騎術。良者驕驄驃駉。劣者驚駘下駟。一經其控御。悉

能聽其指揮。凡尋常乘用之馬。多屬牝者。縱有牡者。必宮其陽具。因牡馬之性。極烈。每見牝馬。性慾立作。易於肇禍。故參馬之家。必先施割陽之手續。牛羊亦然。不割者。俗呼兒郎頭。簡稱兒馬。專供生殖之用。人皆不願養之。因不敢騎之以出。恐其性發時。惡劣難制。距離黃浦之東八九里。有楊家鎮焉。係極小之市集。然每至暮春三月。則必有鉅大之賽會。所奉偶像。究爲何神。殊不可攷。倘逢荒歉之歲。則停止一年。舉行此會時。其繁盛莫可名狀。來觀者不遠百里。紅男綠女。寶馬香車。卽上海寓公。亦多不憚跋涉而蒞止。是會也。有多數馬匹。加入其間。所有皇命什長。令旂。令箭等名目。均須騎馬從事。民國初年。舉賽是會。武進士秦本幹。年富力強。俯視一切。以好勝故。乘牡馬一匹。渡浦到會。彼亦觀賽。

而非預會。既至楊家鎮。爲是會集中之所。遠近觀衆雲集。街上擁擠。直如潮湧。兩旁小販之攤担。尤鱗次櫛比。斯時緩步而前。猶苦多所阻得。而秦氏乃縱馬疾馳。如入無人之境。羣衆錯愕走避。詫其胆壯。然彼能安然通過。絕不觸及人身。既出市街。大會適至。遂駐馬而觀。無如馬會無數。續續經過其前。秦氏所坐之牡馬。奮鬣狂嘯。舉蹄不已。其勢欲趨入牝羣中。雖竭力阻遏。得以暫止。而牝馬之來。猶無已時。此牡復狂嘯跳躍。爲勢更厲。秦氏恐久駐此地。終必有不受羈勒之時。因而肇禍。遂策馬而走。遶至隔河。踞一坎之頂而下觀。此坎甚高。神會在對岸河濱。涌過。瞭望至爲清晰。而河面甚寬。有此阻隔。秦氏之意。所騎之馬。當無可爲患矣。豈料此馬求牡之性。欲更劇。乘坐者不備。竟奮足而奔。地本

由高而下。勢乃更驟。既臨河岸。此馬竟聳耳縱躍。秦氏出乎意外。欲勒住而無及。只得緊夾馬襠。力握繯繩。幸得縱躍而過河。既達彼岸。爲勢更急。乃趁勢鞭策其馬。直前衝去。始得遠離牝羣。免肇禍端。亦云幸矣。然而危險之境。間不容髮。蓋此河本東西流。賽會之馬。沿河而東。秦馬自河之南岸經過。卽疾馳北去。故得愈行愈遠。至此馬既越過河面。竟能不追牝羣。向北而去。則緣爲勢過驟。不能自止其蹄。然假使乘坐之人。不精騎術。則終不免於肇事。秦本幹以武科世家。力鉅而法尤工。能使坐騎左右從心。緩急聽命。故有此結果。常人安能及其萬一。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韓武經文冠五洲。

精微國技挂神州。

第六十七回

虎臂猿腰爭誇武術

牽牛策馬各逞神威

第六十七回 虎臂裂腰爭誇武術 牽牛策馬各逞神威
而令彈雨硝煙內 誰解尋源更溯流

第六十八回

絕技鷹揚後塵宜步 救人虎穴義俠非常

却說中國舊習慣。迎神賽會。亦牢不可破之一種。往往甚小之市集。倒有盛大之賽會。不但風氣固閉之處如是。即開通之中心點如上海。亦未能革除。上海西境。昆連松江青浦諸縣。地多水鄉。每有極繁華之神會。輒不以陸而以水。民衆悉瀕河觀之。富家眷屬。載之以舟。凡賽會經過之處。兩旁畫舫。脚接。粉白黛綠者。不可勝數。胥屬名門閨秀。賽會之中。必有拳術船若干艘。平其中。艙。健兒數十輩。輪流替換。各顯其身手。於艙中。最前之一船。則舞弄鋼叉。奇妙至不可方物。鋼叉爲吾國武器之一。其式來自蠻方。非吾國所創。故戲劇中之大將。除飛叉陣外。鮮有

第六十八回 絕技鷹揚後塵宜步 救人虎穴義俠非常

執鋼叉者。玩此者非藝至純熟。決不敢上手嘗試。每當通過橋下時。鋼叉必擲入空中。自橋面飛越而過。舞者自後方擲起。騰前數步。信手接之。百無一失。此時橋上觀者如蟻。倘一失手。叉落橋上。豈不危險。在勢固不可有失。而舞者敢於出此。亦決不致失手也。此舞叉之技。可謂神妙。顧尙有更神更妙於此者。上海新開之大王會。不知始於何代。舉賽之時。萬人空巷。踵事增華。不可名狀。曾見中有一人。容貌猥瑣。手持藥鬘一個。且行且舞。藥鬘係圓形。以磁爲之。大逾足踢之皮球。其量甚重。且通體光滑。不可把握。雙手捧之而行。猶感不便。矧舞弄之乎。此人舞鬘。一如他人之舞鋼叉。凡所云肩花臂花背衣腿花等等。凡叉法之所。有者。此人無不可施之於鬘。若止舞時。則其鬘幾長在空中。旋轉不息。

迨落下時。或迎以首。或接以拳。或托以臂。輕輕向上一揚。又飛起於空中。有時鬚落於頂。或於肩於臂於腕於手。一抬復去。是卽所謂臂花。有時鬚落之先。此人已偃其背。聳其臀。一足後伸。卽由首而項而背而臀而股而蹠而跟。其足向後一蹶。復飛起。有時則昂首突胸以待。使鬚從前身下落。最趣者。其鬚既由首而肩而膊。觀者咸測其必從上順下。以達其平。而其人亦作勢張手以待。孰意甫至膊上。鬚忽突然下落。觀衆愕然。以爲此回將失手矣。乃竟落於腋下。轉於腰間。苟任其下垂。卽至足跗。倘將身一振。其鬚亦能橫走。自其背後繞越而過。在左腰者。移至右腰矣。若微仰其身。則鬚又由其腹轉至左腰。意之所至。卽隨之。得心應手。其軀之與鬚。如相維相繫。洵可謂神乎其技矣。且鋼叉之

柄。僅及一握。自肩及手。不知須經過幾轉。故爲時較緩。若此巨大之鑿。僅三轉已到掌中。迅疾十倍。從可知舞弄之難。決非舞又者所得學步。當時上海盛大之賽會。年必數見。大王會在民元之後。尙屢見之。而此人之舞鑿。祇見一次。以後卽不復覩。不知其爲何許人也。凡爲苦力者。往往因久於其事。而能有一種過人之力量。最可驚異者。當推沿浦灘碼頭上之橫夫。恆有其體之重量。祇百餘斤。而六七百斤之巨物。竟能荷之以行。其他若車夫多腳力。米肆出店多臂力。鞋底工人多指力。蓋皆緣工作時用力於一點。而致發育之偏重。滬南有衛姓者。係龍華左近之巨宅。聚族而居。戶以百計。其男丁爲上海米肆出店者殊多。另有鄭姓。開設一米肆於衛家宅之東首。一日有爲出店之衛掌生。方歸自

上海小坐於此。言談間甚誇其同業臂力之大。適有名顧如桂者。閒立其邊。此人身頤而胖。重可二百磅以上。聞衛掌生之言。嗤之以鼻。謂一袋白米。亦不過九十斤耳。其他雜糧且勿逮。是區區者提之而走。担之而馳。本屬易易。鄉間農夫。靡不能之。又烏足爲奇。時顧如桂之身旁。堆有實米之袋。倚壁而起。高至十餘袋。手不能攀其顛。有兩堆並列。望之似甚危險。若一觸卽倒者然。衛掌生聆顧如桂之誚已。僞作絕不留意。緩步上前。迨至顧如桂身旁。忽出雙手。捧其腰下塌車骨。向上一抬。已將顧如桂置於米堆之上。顧如桂乃大窘。卽不敢跳下。偷徐徐爬之。又恐米堆之坍塌。高乎速取竹梯來。偷米皆倒翻。將不可收拾。見之者咸大笑。相與扶之而下。此米袋堆疊之高。手不能及其頂。而衛掌生竟置

顧如桂於上。則其勢當如向空拋擲。乃顧如桂又不覺痛苦。試思衛掌生之臂力。非真堪驚詫乎。練習武術。擲沙袋爲最普通之一。而尋常工作。亦有類似擲沙袋者。如江西之磁器船。其起貨也。不扛抬。不担負。專以拋擲從事。取其便捷。盆碗一疊數十隻。裹以稻草。稱爲一支。長者有二尺以外。斤兩之重。不言可喻。若輩一人在艙面。舉以拋擲。一人在岸上承接。因物質硬脆。不能用手指抓握。只可雙手承抬。苟一失手。全支盡毀。故較諸擲沙袋。其難倍蓰。民國三年。浦濱來一碗船。起貨既完。船夫無事。閒行各馬路。至高昌廟江邊碼頭。適有羣少年擲沙袋爲戲。見船夫來。卽請其加入。船夫不肯。則力挽之。船夫無奈。始入其場。立於中央。四少年則立於四角。相互環擲。船夫接自南來者。擲之北去。得自東

面者。拋向西方。初尙平常。各無特殊之表顯。因擲沙袋。本有種種惡毒手段。或迎面擲去。使對方不能出手承接。或從旁斜出。使對方手雖能接。而抓握不牢。斯時倘非精於其技者。必致袋著身上。或身隨袋倒。豈但當場出醜。且將傷及身體焉。諸少年見船夫手術平庸。認爲可欺。漸出辣手侵之。詎知此船夫。仍隨接隨擲。安詳如舊。絕無驚惶失措之態。亦不報人以惡手法。一依常態。平平擲出。惟諸少年於承接時。稍覺重。重加增。初猶以爲承接不合來勢。故覺稍重耳。孰意每擲一匝。其量必增二、三斤。有增無已。至十餘匝後。竟覺其重倍蓰。力不能勝。而其量尙續續增益。莫測底止。諸少年中心慌迫。亟圖休歇。無如體面有關。以四人對一人。而先自求罷。豈非大恥。萬不獲已。勉力支持。每一袋來。幾類

泰山壓頂。窮畢生全力以迎之。猶苦勿逮。其窘急達於極點。幸四人之同輩。旁立觀看。覩此情狀。知四人均不可支持。急覓其師來。與船夫招呼。邀往酒肆沽飲。乃得罷手。諸少年竊竊私議。額手稱慶。以爲得免當場出醜。顧皆疲乏已極。回家高臥。乃一臥而四肢無力。骨節酸痛。難以復起。翌晨。碗船將起。船夫復走訪其師而告之曰。令高徒此時偷覺疲憊。宜令其勉強。仍擲沙袋。苟力不能勝。則減其重量。短其時間可矣。若使終日休養。必致脫力。非受損傷。卽成癱瘓。莫可療治。師聞言大驚。督促諸少年起床。使再擲沙袋。每日上下午。各擲一次。不許間斷。已則從旁監視之。初使極輕。逐日增加其重量。旬日而後。回復原量。諸人身體之健康。亦卽照常。自此而後。其師力戒諸門徒。不可欺侮外來之客。

商因玩戲而取禍云。浦左十餘里。有地名麥家宅者。爲麥李馬三姓聚族而居。此三姓之人。昔年胥擅武術。設拳場以授徒者。同時有十餘人之多。其盛況可以想見。今則衰竭已久。無復談此者。然年紀在三十以上。曾目擊當時習藝者。莫不曉得幾路拳頭。中有名李阿千者。年屆六旬。有良田三四百畝。一鄉皆稱富戶。而性質吝嗇不堪。垢敝其衣。粗糲其食。凡人世所難堪者。李阿千則甘之如飴。實一純粹之守財奴。故其田園儲積。歲有增加。近日且蓋藏益厚。因其兩足脛患皮蛀病。終年膿血淋漓。殊無已時。老農患此者甚多。俗呼老爛脚。李阿千困於斯疾。行路殊感不便。因購老馬一匹。農時屛水。平日代步。爲計良善。一日乘馬過一木橋。此橋之構造。下支巨木爲筋。上鋪橫板。望之似甚平整。實則

年久而釘爛。橫板已同浮布。馬踏橋邊。木板墮落。雖出李阿千之不意。猶能疾出其手。力攀橋邊之木。踉躍而登。馬落水而人得無恙。可知其當年所習武術。尙未盡忘也。遜清秀才孫承慶。教讀之外。兼擅醫學。活人甚多。所娶妻馬氏。卽二姓中之女子。恭敬勤樸。婦德之備。一鄉盡稱之。而孫承慶少年性躁。動輒對其妻厲色相加。甚至舉手撲擊。而馬氏皆默然忍受。從不與丈夫計較。須臾已歡恰如恆。此已習爲常態。某年春日。馬氏方紡紗。右手握棉條。引而申之。左手執竹尺。壓棉紗使旋於錠。舊式以人工紡紗之法。殆皆如是。竹尺長一尺二三寸。粗如食指。兩端大小平勻。俗名壓紗棒。此時馬氏工作方勤。忽孫承慶含怒而來。前厲聲呵斥。咄咄逼人。似有施以毆擊之勢。馬氏忍無可忍。乃奮然舉竹

尺信手擲之。適釘於牆上。嵌人磚內。可三四寸。卽謂丈夫曰。君試拔之。若能出尺而勿損。嗣後吾當俯首受辱。任君之所爲。否則應深自警戒。毋時時以惡態向人。孫承慶固甚明達。知必不易拔出。與其拔而不濟。不如不拔。猶可諉飾。因傲然曰。吾豈肯受汝之指揮者。語畢。揚長而去。此竹尺遂常釘牆上。從此孫承慶不敢更侮馬氏夫人。蓋夫人出自技擊世家。幼年與乃兄弟嬉戲。夙嫻武術。年長後。雖深自隱諱。不言武事。然其工力仍在。不可輕侮。凡人美秀者必多柔弱。強壯者必多樸陋。殆彼蒼以此相濟。使得其平者歟。以江蘇省而論。蘇松之人。類皆文秀而多才。顧不能勝勞役。徐淮之人。固以能任勞苦稱於世。無如又失之獷野。溫文嫺雅之態度。實未易覩之於舊黃河兩岸。雖然亦不可以一例。

論蘇松之與淮徐。氣候既同。種族無二。其所以有此異點者。特生活與工作之各殊。遂令智識與容態亦隨之而變遷。雖然仍不可以一例論。試溯黃浦江中。曾駛行一小輪船。係往返上海閩行間。曾見近年有一班江北人。專爲人寧拆除無主之廢廠。人家荒塚。復可變爲良田。而彼乃得其舊磚而售之。廢物利用。故爲此者至夥。當輪船在閩行起碇時。忽有一江北船。滿載舊磚。來接輪船之後。船首立一好女子。不過七八齡。首覆布巾。身穿舊衣。赤其雙足。裝束之陋。一望而知爲江北之娃娃。然容貌秀麗。目如點漆。肌膚潔白。雖舞場之明星。無以過之。此女手持纜繩。繫於輪船之纜樁。而力挽其一端。輪船向上海開行。彼船遂亦隨之而進。約行十餘里。始有一老嫗。來助女子。共挽此纜。直至將抵南

市輪埠。彼船方解纜而去。夫彼船之進行。全恃一纜。而纜在女子手中。是全船進行之重量。悉注於女子之雙臂。且水程至長。後僅得嫗爲助。而非爲替手。此其任重致遠之力量爲何如。可見醜陋者非必力大。嬌媚者非必力弱。天下事固未可一例論也。惟北方風氣剛勁。武俠之發見。北方較南方爲多。爲世所公認。浙江紹興府人黃正南。國學精深。世修儒業。文筆奔放。不受羈勒。而賦性尤豪邁。洞察世變。每論時事。後輒應之如響。壯歲受知於北方巨公。乃樸被遠遊。若燕趙秦晉滿蒙各地。無不有其足蹟。自謂幾踏遍長城。後遊倦歸來。對故舊親戚。爲述其義僕阿丁。追隨將護之狀。而於其死也。傷感無限。阿丁者。遼東人。軀幹偉大。皮膚黝黑。頭顱大莫與京。頸短而粗。面橫寬。額外突。雙眉低壓。唇不

掩齒。凡人類所具之醜狀。幾叢集於一身。當日俄爭戰之後。盜匪伏莽。遍於遼東。卽最繁盛之都會。如瀋陽吉林長春等處。胡匪亦出沒無常。罔知顧忌。當局者苦於剿撫乏術。皆假作癡聾。希圖苟安而已。爾時阿丁亦緣林一份子。會黃正南奉命。將有事於哈爾濱。涉世未深。冥識道途之荆棘。借僕一名。泰然登程。不意路過長春。卽遇胡匪之厄。行李盡爲所劫。身且遭其綁架。獨其僕人逃而獲免。黃氏旣被擄。胡匪擁之返巢穴。縛其手足。囚之空屋中。屋外守以胡匪。此時黃正南雖恐怖萬狀。自知旣墮匪窟。斷無安全之理。惟有聽諸天命。迨夜將半。萬籟俱寂。聞羣匪鼾聲正酣。此起彼應。聆之益懼。喪萬分。正無可奈何間。猝聞門外鎖鑰。微微作響。俄而洞闢。有一人悄步直入。拔刀斷所縛之繩。

挾之趨屋外。穿越林莽。迅疾非常。不啻行平坦之途。久之抵康莊大道。其人將黃正南放下。令坐道旁。自入林中。牽一騎出。扶黃氏乘坐。舉手示前路方向。卽反身自去。頃刻失其踪影。黃正南獲此奇遇。驚魂未定。幾疑夢中幻境。而其人始終未發一言。昏暗中又莫由辨其狀貌。旣非素識之人。殊不解其何爲。而出吾於水火。誠百思不得其故。然今旣脫險。當疾馳而去。以保此虎口餘生。乃載馳載奔。不顧顛躓。幸得還抵長春。與其僕人見面。相與額手慶更生。惟旅囊已罄。且公文要件亦已盡失。卽至哈爾濱。亦不能了其使命。則惟有作歸休之計。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歎。浦。東。西。技。擊。多。

婦。人。倖。父。壯。如。何。

第六十八回 絕技鷹揚後塵宜步 救人虎穴義俠非常

第六十八回 絕技鷹揚後塵宜步 救人虎穴義使非常
國魂喚起催強敵 奚必科名作網羅

第六十九回

大酒肥魚不留阿堵 鷄鳴犬吠悉屬奇材

却說黃正南行李既盡遭劫。失人則被綁而獲救。子然一身。與其僕人徘徊岐路。無計可施。惟有遄返瀋陽。再定行止。脫險之翌晨。略事整理。將欲上道。不意有自稱名阿丁者。請求面見。比與之面。卽自承爲胡匪。亦卽拯黃氏於匪窟中者。並云因此事見疑於匪首。歸時卽被狠毒之責打。且定欲置之死地。以儆其餘。幸同儕念其素性慳直。知其冤。環請匪首貸其一死。遂之下山。偷能弋還逃亡之肉票。仍許歸山入伍。且予以重賞。始得免死。今此身已窮無所歸。特望門投止。願永作灶下之奴。黃正南以事甚奇突。深恐復墮陷窰。而拯救者是否斯人。又無由辨認。

故心中猶豫。不敢遽爲答應。阿丁見未能取信於黃氏。不禁泣然流涕。乃解衣相示。則遍體鱗傷。深且入骨。黃正南覩斯慘狀。大爲痛哭。遂挈之同行。優養無殊於骨肉。然阿丁懶惰逾恆。自至黃家。終日飽食暖衣。一味酣嬉。無所事事。亦不求雇傭之工資。戚友來往。所獲賞錢。暨主人給以需用。必入羊肉燒酒之肆。飽啖一頓。罄其所有。始已。有必不得已之消耗。亦惟取給於主人。如不予。亦從不索討。且一毫不識傭僕應盡之規矩。傲慢之態。令人不可忍耐。而黃氏則始終優容之。絕不嗔厭。家人有議阿丁之非者。黃正南輒指阿丁之傷痕。呼家人告之曰。此班班者。皆爲吾使之然。疇則能之。由是一家上下人等。咸不敢輕視阿丁。每有遠行。必使阿丁隨出。而阿丁小心將護。跬步不離。其保衛之周至。一

反其平日懶惰之狀。蓋其志在護主。家中趨承奔走之役。非其所願。黃氏曾屢詰以當時援己之故。彼莫能自言。但稱其心內一時欲如是。卽如是爲之。可見主僕之遇合。亦有數存其間。奇哉。阿丁事黃氏。前後二十有七年。忠實可記之處甚多。而卽此區區。已足勵末俗而愧士夫云。世間卓卓可傳之人材。往往求之於士大夫。殊不知中下流社會。抱奇材異能。而溷沒無聞者。不知凡幾。下至鼠竊狗偷之輩。亦不乏傑出之子。雖擅武術。不求顯達。甘爲竊賊以終其生。其襟懷之曠達。實視學者有過無不及。蓋學者雖不求名。而名自至。彼亦勿拒。如劇賊吳阿裕其人。方可稱真不求名耳。阿裕身長而瘦削。面白無疵。形類太監。手指甲長寸許。冠服修潔。藹然可親。出身寶山縣之高橋鎮。鄉里之中。雖明知

其爲偷竊之雄。而皆樂與爲伍。滿清光緒帝季年。吳阿裕設一小烟館。於鎮上。爾時年屆不惑。早已拋棄梁上君子生涯。營此爲終老之菟裘。大凡竊賊之徒。咸諱莫如深。惟吳阿裕自承無隱。每當一榻橫陳。吞雲吐霧之際。輒與烟客大講其行竊之歷史。津津樂道。終夜弗倦。聽者或愕然驚。或欣然喜。不啻讀史者尙論古人。良以吳阿裕雖恃竊爲業。而黃歇浦之東岸。絕不一施其手段。自謂作賊而竊家鄉之物。其人格之卑陋。無異敗家子之自竊其家財。必將不容於父兄。吾雖不敢稱大賊。亦何致自貶乃爾。遇有外省之賊。欲光顧斯地者。吳阿裕則言。此地去上海密邇。富者皆營商於上海。家中鮮蓋藏。不如求諸他方。且款以酒饌。助以川資。而遣之。故鄉里中不視爲賊。而反深感其維護之功。倚之

若一鄉之長城。吳阿裕當少壯時。恆出門數載不歸。即在努力其工作。其最後之一度。偕友四人。雇巨舟而西行。以游覽名勝爲由。先至無錫。登臨惠泉山。縱觀太湖風景。居旬有餘日。竊富室三家。獲珍物無算。計其值可六七千金。至無錫縣境內。喧傳遐邇。咸謂有鉅竊來此。互相戒備。縣令受失主之詰責。督促捕役。偵緝甚爲嚴厲。吳阿裕等知不可復留。遂轉航而東。下作虎邱之遊。逗留三日。觀察既畢。入夜將往城中鉅紳家開始動作。留一人守船。四人同行。至則見有一人蹲牆下。猶不以爲意。及既登屋。復覩一人伏於瓦上。始知其有備。不敢下屋。即在屋上奔躍而遁。而伏瓦之人。已歛然而起。力追弗舍。其時尙未盛行手鎗之利器。祇以厚重之乾隆錢。飛擲敵人身上。其效力無異飛鏢。物非凶器。

不干禁令。其時追者不止一人。卽飛此錢。其勢甚猛。中必無幸。但其人且追且發。不能命中。行久之。漸入一僻巷中。吳阿裕等四人回顧。祇賸一人追來。卽出鉛丸銀元等還擲之。紛然並集。追者不及招架。一丸中其面頰。倒栽於地上。於是四人急下屋。分組而逃。乃得脫險。但慮泊舟之處。必已有人監視。不敢復返。正躊躇間。而守船之一人適至。自四人登岸後。卽覺岸上有人窺伺其行動。因密告舟人。已須上岸。約計其行稍遠。卽解纜開駛。待己於荒郊之港灣中。吩咐畢。卽上陸而趨。偵者果中計。潛躡其後。前趨者益迅疾。偵者益奮逐。不稍放鬆。至幽暗之地。亟返身揮拳。擊中追者之首。追者惟恐其逃遁。不料來此辣手。一拳中其鼻梁。遂痛極而扑。此人始得脫身。而來尋其同伴之四人。於是相偕

返船將無錫所得之贖物分派其半數。以予船主。慮其船隻不免爲官中沒收。因是償其損失。且挾船主登陸。使之尋他路而歸去。此次幸脫羅網。吳阿裕從此休業。不再操妙手空空之生涯。其所雇之船。俗呼無錫快。船主亦無錫籍。爲其同道。無錫縣中捕役。因見吳阿裕等數人。豪闊異常。本已生疑。旣而訪悉此船之底蘊。益知所查不誤。特追蹤來蘇州。以致二十年所向無前之鉅竊。竟爲所破。俗語說。千年老賊終有敗。此之謂矣。吳阿裕之技能。洵非鄉里小竊所能望其項背。鄰近少年。以其爲人和藹可接。且不自隱諱。輒圍而脅之。使一顯其身手。阿裕當興起時。亦往往樂爲一試。有一次。適久雨昨霽。阿裕足穿釘靴。釘靴者。以革爲靴。長近尺許。底裝鉄釘十數枚。其形如半個橄欖。旣重且笨。遇雨

穿之行平垣之路上。猶苦不能疾走。阿裕以諸少年相勦。不得脫。見身旁有一隻極大之水缸。缸口之闊不盈寸。阿裕躍登其上。環繞疾走。其速如奔。而鉄釘與缸口相觸。絕無聲音。直似跣足緩步於厚氈之上。於此足覘其技術非常。復有一次。以長索繫磚塊於一端。拋諸牆上。卽以一手拉索。可以躍登牆脊。此外若屋簷也。樹巔也。上下跳躍。身輕如飛。燕。凡索端。擲拋到之處。卽爲其身所能及之處。而此索原爲一極細之草繩。拉之稍重而卽斷。不能假爲助力。彼不過藉此爲所向之準的。假以作勢而已。並非懸索而升。由此觀之。吳阿裕固抱有過人之技能。乃得享劇賊之榮銜。作賊且。矧在高尙尊榮之正當職業耶。從可知世間事業。皆當從真實技能上圖之。而斷不可存僥倖之心也。愚於鉅

竊之外。連類而記一小竊。好爲竊賊作傳。其能免導揚惡化之嫌乎。雖然。人苦無能耳。苟有一技之長。無不可見稱於世。竊賊之爲業。縱爲人類所不齒。當此破除階級時代。似不應埋沒其本領。矧自有其天賦之長才。巧妙之技藝。乃得謬任而愉快。個中學術之精。有非碩儒博士所能窺其萬一者。王阿五。淮安人。專門儻變之術。其居上海閘北已十餘年。時來時去。蹤迹靡定。不常住於一處。上海四鄉。無不留其足跡。清淮人之託足上海南北市者。何止幾十萬。第皆身充苦力。服裝穢污。面目黧醜。一望而知爲食力之徒。獨王阿五容貌端正。態度安詳。且復長袍短褂。衣裳楚楚。儼然一上流社會。若託名上海大商號之小主人。疇能察其非是。故每到一地。其同鄉之人。莫不優待逾恆。引爲光寵。卽土著

之人。以其舉止豪闊。亦樂與周旋。但其所執何種職業。則無一人能知之。但認其擁有資財。不俟勞力而得食。殆一江北之富戶。王阿五作業之時甚簡。每一舉手。可獲雞十餘頭。一日三四舉。可得數十頭。積三日。數乃逾百。於是滿載投鷄鴨行求售。可易銀圓百餘枚。一月之用度已足。當其作業之先。必具一舟。泊於荒野之河中。得雞即納之於舟。迨滿始去而之他。而鷄鴨行覩茲漂亮之主顧。押運大宗貨物而來。以爲非屬大資本之販戶。卽是養鷄場之主人。嚙敢目爲妙手空空兒。故決不欲稍抑其價值。而王阿五之技。猶不止此。凡牛馬犬羊之屬。苟意之所欲者。卽可信手攜去。莫爲之阻。至偷牛尤具神術。以牛有一種普通之個性。牽之而行。則彳亍道中。一似病夫之散步郊原。縱極督促。迂緩如

故一旦脫其羈勒。則亦能絕塵而馳。無殊奔馬。王阿五得牛。即騎之而行。用其一種神奇之勁力。能令是牛奮奔。窮一夜之力。可超越百里以外。翌晨即易爲囊中物。設有追者。亦莫及矣。王阿五方少年時。曾在上海。與同輩組織一大規模之偷狗隊。隊員十餘人。各有特長。大自警犬獵犬。小至哈吧鞋狗。見無不取。取無不售。若輩自承爲販狗商。在開北設一出售各狗之肆。而於鄉間復闢一狗宰。每有所獲。始皆藏之宰中。先投以一味藥餌。使暫時失却靈性。又以各項染色。施諸狗之身。使其毛色盡變。此時雖豢狗之原主親來。視之非是。呼之不應。尙孰能辦之爲己物哉。爾時王阿五獲利之豐。直較之銀行大班而有餘。惟上海失狗之案。一時大增。而該肆內之狗。常覺賣出多而運來少。警察當局漸

加注意。偵探足跡。恆不離其商肆左右。阿五等知不可復營此業。卽售盤其肆。解散偷狗隊。各人別謀生活。而阿五卽改以偷鷄爲業。見之者咸歎其場面闊綽。不知王阿五實自銀行大班降而爲賣鷄小販。其生活之艱難。大非昔日充裕時可比。正不堪回首之時。而禍患之來。尙未有已。王阿五負神出鬼沒之偷鷄本領。竟破於一無知頑童之手。殊出意料之外。初阿五往一鄉村。復試其作業之工夫。置舟僻港。努力工作。頗覺得手。兩日而後。鷄已將滿艙矣。詎村中有老農陸姓者。大地主亦自耕農。藝田百畝。傭工十數人。牲畜之繁滋。幾不可以數計。因兩日之間。失鷄百頭。憤怒異常。將其飼鷄之童子。撻之至數十。童子被撻。含冤莫白。忿忿而去。顧此童父母早世。實一無家可歸之孤兒。旣出陸姓之

門。苦無投止之處。惟有徘徊岐路。信步於荒墳榛莽之間。既至一地。見港中泊一舟。童子生長此村。知此港非四通八達。可稱絕港。鮮有舟楫。此舟何自而來。甚以爲異。遂駐足遙望。不久。見一人衣冠整潔。狀如富商者。施施然來。且行且回顧。若有所伺察。既達河濱。復昂其首。以左右望。仍無所覩。以童子隱蔽於幕後。窺之殊清切。而阿五之視綫。竟勿能及。乃一躍登舟。解其袍褂。則所竊之鷄。續續而出。一一授之舟子。舟子啓蓋艙之板。俗呼平基。悉納於艙中。動作迅速。頃刻而畢。童子盡覩此怪現狀。始而駭愕。繼而欣喜。倉皇馳歸。以告主人。陸姓亟召集傭工。糾呼鄰右。大隊往捕。全舟被獲。王阿五因已上岸。得以漏網。亦不幸中之大幸。陸姓既獲此舟。以儻鷄者不知所之。舟人實非主犯。而且儻

鷄之罪甚輕。懲治亦覺無謂。經官動府。先須解其慳囊。卽收其鷄而縱舟使去。自此以後。上海四鄉。不復見偷鷄名家。王阿五之惠。繼起之有無。不可得而知矣。吾國士人。往往以經史子籍。詩古文辭。稱爲國粹。抱國粹之學者。難能而可貴。殊不知所謂國粹者。不但文學。兼指武術。數百年前。啓重文輕武之風。武術之精深。竟遭當世唾棄。沿至於今。有識者幡然一變。竭力提倡。武術有昌明之望。但不知江湖賣藝者流。亦得兼收并包。一一物色之乎。上海東北。寶山縣之大場鎮。素多賣解之輩。該鎮密邇上海。乃有特殊之職業。大場之外。又未聞有其同業者。誠不解其何故。彼等技藝。雖與武術不同。而相差亦不甚遠。每出營業。必盡室偕行。以男子演鑽鐵環等。女子任走繩索等。幼稚之兒。則於女

子足上。表演其穿扶梯等技。闔家老少。同爲要角。不可缺也。故孩兒至二三齡。其母卽教之使習。輒腰術。操業雖賤。皆出世傳。男婚女嫁。尤非同業不可。蓋娶一外行之媳。全家將爲輟業。而使嫁女於外行。亦枉苦多年之練習。昔歲上海西鄉法華鎮。來一賣解人。設帳廣場之上。鳴鑼集衆。詎知正開始表演。卽有地痞李姓。怒其入境不先投。到率其徒衆數人。盤踞帳前。叱咤眩喝。向之尋釁。賣解人初以禮曲在己。俯首認過。婉言乞恕。不圖李痞見其一味退讓。認爲懦弱可欺。聲色加厲。云必罰令停演三日。以儆其餘。徒衆尤洶洶然助桀爲虐。勢將用武。疇知大出其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月黑天高萬籟無。英雄失志走窮途。

第六十九回 大酒肥魚不留阿堵 鷄鳴犬吠悉屬奇材

第。六。十。九。回。大。酒。肥。魚。不。留。阿。堵。鷄。鳴。犬。吠。悉。屬。奇。材。
堪。嗚。大。蠹。高。牙。者。不。及。偷。鷄。走。狗。夫。

第七十回

走索者步碗者身手精靈 上古歟近代歟衣冠更易

却說法華鎮地痞。向賣解人恫嚇索詐。有心破壞其生意。徒衆尤聲勢
汹汹。觀藝之人。見不能再演下去。陸續走散。至此賣解人情急萬分。知
若輩非可以理喻。思有以制之。此處一片廣場。適瀕法華市河之濱。李
痞與本人。皆立於沿岸。賣解人乃乘其不備。出雙手捧李痞臀上。舉其
全體而擲之。河面本甚狹窄。竟落於對岸。賣解人乃笑而謂之曰。請君
暫留對岸。一看某之末技。倘有所見教。俟某事畢再談。可也。李痞知不
能敵。大罵而去。其徒衆亦望望然走散。賣解人營業旬日。無敢復犯之
者。最奇者。李痞落地之候。輕如無物。全身不損毫末。似此舉人而擲。大

第七十回 走索者步碗者身手精靈 上古歟近代歟衣冠更易

有功力。非僅仗其臂力。而隨手擲出者。其技至足驚人。也。上海鄰縣。奉賢南匯。夙爲產鹽之區。私販鹽集蟻附。遠者籍湖廣。近則溧陽巢湖。亦有少數土著。雜於其間。雖人類極混。竟能相安而不生內鬩者。以其共入戒門。(卽俗呼進幫) 互守戒律。長幼有序。莫敢或違。個中巨魁名金坤秀。其人豪爽有大度。故得爲羣衆之領袖。至武事實無所長。惟其把弟金熊飛。則確有本領。不可以尋常光蛋目之。金熊飛雖亦光蛋一份子。而恆不與同儕伍。單身走大江南北。藉賣膏藥以餬其口。每閱二三月。輒來一視其把兄。然仍不舍其賣膏藥之恆業。黃浦東岸。有古刹欽賜仰殿。此殿香火之盛。爲浦左右寺廟之冠。春季尤旺。前有廣場一片。有一次樹蔭之下。繫火驢駒一匹。爲狀神駿非常。兜子之長。(卽繫

馬長索。直可三丈。縵繩已去其勒。仍懸項際。馬背披絨韉。束肚寬而不去。一童子正飼以青草。鄉人圍而觀者數十。唧唧互語。謂卽金熊飛之坐騎。蓋趕趁熱鬧。固賣解者應有之事。迨入殿。見一人年可三十許。肌肉不豐。骨格則甚偉。面長方。鼻銳而向下。卽俗呼鷹爪鼻。禿其頭頂。額髮疏落。穿鉄灰色縐紗夾袍。足登青布深樑鞋。竹布襪潔白如雪。左手握兩鉄丸。玩弄不已。不問可知爲金熊飛。未幾四鄉來進香者漸衆。大殿前幾不能容。乃入旁舍暫憩。越一小時。出殿門外。則金熊飛已獻藝於廣場之中。環而觀者數匝。余（講師自稱）側身擠入。見一人半蹲其軀。作坐馬勢。微側其首。置一康熙錢於耳角。金熊飛立十餘步外。一手執鏢。高揚作欲發之狀。顧數揚數止。極言此發之險。如稍偏側。必

致貫耳破腦。其人將無幸。語甫已。鏢已脫手而出。鏘然一聲。錢則墜地。而鏢已還其手。因鏢繫有長索。可發亦可收。此物殆類玩具。似不足當武器。既而其徒負一竹箱至。取出磁器無算。大小咸備。先取一杯置地。上杯上疊一菜碗。碗上又覆一巨碟。如是者凡十餘疊。每疊距離約二尺。擺成一直線。布置既完。金氏即舉足登第一疊。蹴杯碟而行。安穩如履平地。杯碟無一傾側者。既達終點。則翹其一足。側身向後轉。足下碟碗亦隨之旋轉。乃舉步復行。如是往復十餘度。愈走愈速。竟同奔馳。既而忽退走。又翹足而跳躍。此時幾等飛舞。而足下之碗碟。無一倒翻者。終則一躍而下。十餘疊杯碟。又隨之。尽覆此等杯碟。舍其足下之一二疊外。餘則去其身數尺。甚至數丈。乃無所觸著。而能一舉覆之。且覆而

不破。苟無神術。烏能若此。金熊飛走碟既罷。對觀衆曰。此不可視爲已成之武術。祇一種練習耳。諸君閱小說。嘗見有水上梅花樁乎。學踏樁必先學走碟。初僅覆一碟於地。次承以碗。次承以杯。迨身輕如履平地時。始可進而學習踏樁。所謂樁者。並非以巨木深插水底。不過用若干小竹竿。分插河中。頂齊水面而已。倘踐之稍重。卽俯而倒。此其所以難也。踏樁既精。則插竹漸深。竹頂沒水下。行時雖步樁而進。足底實不著竹頂。更精至於去竹。則爲踏水矣。凡此皆余幼年所目覩者。特據實記之。至金熊飛之武術。豈祇此區區哉。爾時光蛋之勢日盛。會北京有康梁之變。先烈唐才常。謀起義於武昌。事洩被殺。湖廣總督下令嚴拿。哥老會匪。若輩不能託足於家鄉。遂相率遁至蘇浙。而浦東以產鹽之富。

竟成若輩淵藪。有包阿五者。亦此中之渠魁。被仇家所戕。金坤秀憤極。誓爲復讎。知縣汪以誠。到鄉驗包屍。金坤秀率其徒黨。露刃示威。圍知縣而辱之。汪以誠乃請兵嚴剿。光蛋自量力不能敵。空羣而遁。省吏下令通緝。不久而金坤秀獲案。立予正法。梟首示衆。光蛋暫時歛迹。金熊飛則遠引高飛。不知其所屆。云交通大學校之附屬中學部。講師演述至此。有學生鮑其芳。起而問難曰。方今學風不變。學科日繁。小說戲劇。按照國外大學之例。亦當列入課程。試問本校何以未曾議及。講師曰。然。不久可望加入。戲劇向以北京爲中心點。上海爲通商鉅埠。戲劇之優美。不讓北京。近歲且具藝術化之趨勢。然上海曷以能臻斯境。其遞嬗之歷史。鄙人可得言其一。二。滿清同治帝初元。大亂既定。國人皆歌

舞昇平。以相娛樂。當時童串不甚注重。間有一二。僅偶然見之。童伶之破天荒。實自小康弟始。小康弟爲夏奎章長子。卽夏月恆之伯兄。唱鬚生。在小東門孫菊仙所開之昇平軒。開始演唱。時熊文通唱花臉。輒與之配戲。次年出一小禿三。爲熊文通之弟。開演於趙小和所開滿庭芳之天仙園。聲容並茂。名重一時。於是童伶漸有價值。所唱悉宗奎派。如四郎探母。取榮陽等劇。尤以轎門斬子爲最出色。上海顧曲家。恆有專點是戲者。其魔力可知。惜乎兩人俱不永年。稍長。與小康弟涉足情場。同在么二妓院中。先後染楊梅瘡而死。同班中及滬人士。咸深惜之。至光緒帝丙申丁酉間。天津人顧崇德。挾其全部南來。名天華錦。盡屬童伶。上海遂數見不鮮。從此項背相望。更不足異。然男女伶合演之舉。猶

未開其端。此風向惟東三省行之。繼之者惟天津。不獨文戲爲然。卽武行戲亦多合演者。良以戲劇一道。北方得風氣之先。而京津一帶。又爲伶人之製造場。故羣雄糾糾。而英雌亦粥粥。爭鋒對壘。相繼崛起。若南方女子。性多柔弱。近年來雖風氣大開。然女伶究以北人爲多。上海男女合演。租界工部局。爲有關風化。懸爲厲禁。三四十年前。滿庭芳開廣東戲園。有女伶二。一名美玉。一名奇仔。曾與男伶合串。以格於禁令。諱莫如深。且廣東戲除廣幫外。他人罕顧問者。以故外間亦不甚措意。光緒帝末年。大新街丹鳳戲園。領得男女合班照會。從事開演。此實爲男女伶合演之濫觴。然其時男伶演劇。並不配搭女伶。女伶演劇。男伶亦不配搭。男女伶名雖合班。實則並不合演。嗣因營業不佳。經理者竟以

男女合演爲嘗試。以資號召。事爲工部局查知。立將照會弔銷。遂至無繼起之人。後法租界之鳳舞臺。承丹鳳之後。援丹鳳成案。接踵而起。至今相沿不絕。雖園主屢易。而男女合演如故。甚至民興社新劇。暨李春來之昇平舞臺。無一不男女合演。蓋法租界捕房。禁令較寬。滬人心理。又日趨淫靡。實非此不克立足。風會所趨。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殊堪浩歎。至完全女子所組織之班。名髦兒戲。始於京伶丑角李毛兒。購貧家幼女之聰慧者。教以歌曲臺步。凡紳宦之家。有喜慶事。恆喚之扮演。故名毛兒班。後人多書作髦兒。所演之戲極潦草。且班中人數無多。唱生者兼唱旦。唱丑角者有時忽唱淨。以是所演之劇。殊不足觀。非特板眼腔調。全然不合。甚至臺步錯雜。須由值臺者當場指導。故除堂會外。從

無人顧問。殆後著名鴛婦大脚銀珠。創一女班。延請京伶悉心教授。而女班始稍露頭角。光緒帝甲午年後。杭州拱辰橋。闢爲商埠。銀珠女班。頗負時譽。至寶樹胡同之謝家班成立。謝湘娥乃名震一時。然彼時尚僅唱堂戲。猶無戲園也。戲園始自石路二馬路轉角之美仙。時花旦如林鳳仙。青衫如王桂芳。鬚生如吳新寶。（吳吸雅片。容貌黑而且瘦。俗所稱稚片烟鬼也。且剃頭梳辮。與男子無異。當時頗負盛名。後以年老。改唱小丑。宣統帝時。猶在羣仙。）聲容並美。造詣日精。惟武劇則自胡家宅羣仙開幕。始有武生小長庚。武旦一陣風。武二花小黑燈等。繼之者。則有王家武班。甯家武班。髦兒戲班。至此始臻美備。統觀上海各女戲園。以羣仙爲最久。人才亦最盛。如鬚生郭少娥。小蘭英。花旦金月梅。

紅菊花馮月娥後起之武旦。如郭鳳仙皆隸是園。宜乎獨絕一時。其他望塵莫及。其次爲寶善街之丹桂。歷時亦甚久。如繆家班陳家班王家班。皆曾隸其中。嗣後羣仙園址與丹桂園址。皆改建市房。上海各舞臺之營業日狹。恐此後鬚兒班。除遊戲場外。無立足之地。乃日新月異。越數載。而上海有所謂新劇家。且有女新劇家焉。轟動社會。使滬濱一隅。人人羅拜石榴裙下。雖社會之墮落可歎。不得不佩彼輩吸力之雄厚。則采風問俗者。安可忽之。據世所稱。海上自有女新劇以來。若蕭天競。李癡佛。謝桐影。錢天吾。色藝俱佳。十年如一日。次如陸美雲。沈霞影。林如心。葉文英。蘇一鳴等。各有動人之處。他若天紅情夢等。雖亦得人之贊許。然不克與上列諸人並駕。彼等實皆聰明絕世之少女。使受善良。

之家庭及社會教育。定爲模範之賢母良妻。以福國人斷不致樓臺處。歌舞年年。亡國同深痛恨。隔江復唱後庭也。茲姑勿論。說到粉墨登場。衣冠兒戲。能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其聲名可與北京之武豔親士抗衡。其色藝堪與王克琴並駕者。厥惟錢天吾。錢氏生長梁溪。雅擅文學。作畫具有風致。并嫻英語。亦流利可喜。初試新聲於愛華。繼現色相於民輿。風塵落魄。年復一年。所演諸劇。莫不聳動社會。尤以西廂一齣。尤爲出色。神韻悠然。說白清楚。曲繪蕭院當年風景。雖紅娘再出。亦不多讓。歌聲一發。舉座若狂。客有爲月旦者。謂上海聚新舊文化之精華。又爲鄭彰威侯之發迹地。京中既有武豔親王之册封。海上豈可獨後。敬謹代表民意。册封錢天吾爲彰豔侯。世襲罔替。庶幾佳人韵事。不讓京

華彰威彰豔千秋萬古。同爲國史增光。且此等樂曲。旣確爲輿情所推戴。不涉政治意味。禮查門外。儘出風頭。白渡橋邊。可兜圈子。爾修爾伯。莫汝毒者也。（按彰威候鄭汝成。係被人暗殺於白渡橋之禮查飯店外。故客云然）嗚呼。客之推崇錢天吾。可謂至矣。盡矣。鄙人十年患難。情冷寒灰。素無審美之天性。昔年行役西南。初歸海上。爲友人所勸。曾爲周郎之一顧。對此萬夫共仰之錢天吾。並無何等之評判。邇日偶還故鄉。於無意中。數見錢天吾於道中。則朱顏漸減。頭髮似脫。大非疇昔之比。年纔雙十。已有遲暮之感。卽其所隸之民輿社。亦爲大力士所大鬧特鬧。致各藝員更無精彩。嗟嗟。世多豔稱花好月圓。然而花好旋飄。月圓易缺。不勝感慨係之。吾人觀伶俐活潑。聰明絕世之錢天吾。曾幾

何時桃花依舊。人面已非。不禁吟昔人詩句云。春日依稀長。若此桃花。何事早飄零。斯時上海新劇社。如雨後春筍。紛紛崛起。曰春柳社。曰新民新劇社。曰民鳴新劇社。曰民興社。曰啓民新劇社。曰笑舞臺。曰藥風新劇社。正風起雲湧之際。而新民影片公司。亞細亞影片公司。相繼組織。對於編演新劇。熱心之第一人。爲鄭正秋。夙以移風易俗爲職志。數年以來。家產蕩然。仍不變其初衷。所歷困苦艱難之境况。言之不能盡。而鄭正秋精心毅力。終不爲所挫。當民國二年。美洲因巴拿馬運河開通。而賽會。會場中種種遊戲。籌備無所不至。電影家尤搜羅無遺。以中國影片。尙付缺如。乃來華組織亞細亞影片公司。主其事者。西人依什耳。依什耳見新舞臺之黑籍冤魂。大賞之。欲製以爲片。夏月珊。昆仲索

價四千銀圓。依什耳以價昂不之許。於是經鎔三杜復初張蝕川鄭正秋四人設新民公司以應之。甫攝匝月以乾片缺乏事遂中止。時新民公司演員十六人無處可依。鄭正秋憐之安置此十六人於三馬路寶安里。供膳宿者三月。皆鄭正秋一人任之。乃編苦了頭一本。試演於圓明園路愛提西外國戲園。大受社會歡迎。乃好奇心大動。遂假定南京路東首謀得利戲園正式開演。即新民新劇社。鄭正秋之置身劇場自此始。厥後各辦事人暨各社員或聚或散。忽離忽合。有時創古裝戲。如貂蟬武松等。有時創旗裝戲。西太后一齣爲最著。竭其全力注重布景。糜爛異常。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寶拳賣技歷江海。除却風塵俠士無。

第七十回 走索者步碗者身手精靈 上古歟近代歟衣冠更易

第七十回 走索者步礮者身手精靈 上古歟近代歟衣冠更易
忽。達。潮。流。時。劇。變。 登。場。粉。墨。女。兒。俱。





上海的神秘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 [八]

目次

第七一回	熱心教授湮盡詞鋒	餓口窮儒絞完腦汁
第七二回	佳公子白下移家	名偵人黃昏隕命
第七三回	結交損友應被狐疑	偵探行蹤誤于鴉片
第七四回	自作孽浪蕩子斷頭	苦出身警察廳理髮
第七五回	効忠直系徐輔洲捐軀	遭罵離家畢庶澄負氣
第七六回	威風司令錦繡還鄉	平地區官綾羅獻媚
第七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繯
第七八回	白頭老嫗問諸水濱	黃口孺兒險哉天痘
第七九回	命宮中定終身赤手	輪盤下殉薄命紅顏

八集 目次

857.88
312.7
28



3 0528 0348 7

— 1 —

930503

八集 目次

第八〇回 積錢造孽真空現墨花

情海生波看將來結果

長篇社
會小話
神秘的上海 (八)

南沙 張悔九著

第七十一回

熱心教授涿盡詞鋒 餽口窮儒絞完腦汁

却說古裝戲之創始。置辦行頭。悉仿舊劇。旗裝戲之發起。凡殿廷宮院。以及花木舟車。無所不備。皆歎爲洋洋大觀。其時新編之劇本。如庚子國恥記。胭脂井。落花夢。空谷蘭。新愛國血等。標新領異。層出不窮。而上海電影之濫觴。亦在斯時。原影戲創於西人。愛笛生。初僅視爲遊戲之一。後以其與社會教育有關。漸重視之。迄今則不獨視爲社會教育之



補助事業。其勢力。駕小學校新聞紙而上之。吾國自滿清光緒帝元年。爲同治帝國喪之故。上海租界各戲園。皆遵國制停演。於是有英法美三班影戲。乘時開演。此爲上海第一次有影戲。亦影戲第一次至中國也。英國則於丹桂戲園。法國則於金桂戲園。美國則於富春戲園。當時觀衆。以正式戲劇停演。借此消遣而已。後十餘年。影片雖日有進步。而社會心理。尙未十分狂熱。民國肇興。國民心理。隨歐化潮流。爲之大變。影戲園之設立。幾遍南北。如英商所開者。維多利亞影戲園。則在海寧路。愛波羅影戲園。則在北四川路。夏令配克影戲園。則在靜安寺路。日商所開者。東和影戲園。則在武昌路。虹口影戲園。則在乍浦路。華商所開者。愛倫影戲園。則在海寧路。上海大戲園。則在虬江路。海蜃樓。則在

九畝地。共和戲園。則在西門方板橋。其他如新世界、大世界、天外天、勸業場等之影戲。尙不在內。進步之速。一日千里。惟所演者多外國事。於吾國情勢習慣。不甚吻合。新世界曾演中國風俗。而情節無裨於社會。留心教育事業者。首當注意及之。果也。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致。不數年而電光影戲。紛紛競起。以鄙人所知。則有六馬路之中央大戲院。北四川路海寧路角之新中央大戲院。西華德路莊源大之萬國影戲院。海甯路北山四路之山西大戲院。浙江路三馬路南首之浙江大戲院。福煦路南成都路之九星大戲院。霞飛路亞而培路之新華大戲院。東西華德路茂海路之東海大戲院。霞飛路華龍路西之巴黎大戲院。老靶子路福生路口之百星大戲院。南市蓬萊路口蓬萊大戲院。四卡子橋

境之中山大戲院。聞北青雲路之世界大戲院。卡德路之卡德大戲院。吉祥街之中華大戲院。福煦路之光華大戲院。小東門之東南大戲院。霞飛路口之恩派亞大戲院。小南門喬家浜口之通俗影戲院。近更有愈新奇之有聲電影發現。如靜安寺路派克路之卡爾登。愛多亞路五二三號之南京博物院路二一號之光陸。南京路新新公司後面之新光。虹口匯山路之百老匯。八仙橋之黃金。此外復有大光明。奧迪安。五洲等。指不勝屈。掛一漏萬。知所不免。雖商人善於投機。工於牟利。亦因有機可乘。始有此如荼如火之觀。雖然。東鄰日本。區區三島。其區域會不及江浙兩省。而大阪神戶橫濱諸巨埠。影戲院星羅棋布。較上海倍蓰之多。大中小學校之男女學生。不入電影院者甚鮮。不論鉅商貧戶

之兒童。幾以影戲院爲唯一之娛樂場。以吾國民衡之。尙望塵勿及。可見日本之重視教育一斑。至於小說。目下汗牛充棟。而當時海上。有兩小說家。一爲孫玉聲。別署海上漱石生。撰海上繁華夢一書。風行遐邇。人尙存在。雖年過六旬。而瀟灑風流。無慚名士。其生平歷史。欲知之者。可以面叩。一爲韓子雲。撰海上花列傳。當代文豪胡適。序海上花。有云。孫玉聲先生之退醒廬筆記下卷。雲間韓子雲明經。別篆太仙。博雅能文。成自一家言。不屑傍人門戶。嘗主申報筆政。自署曰大一山人。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辛卯秋。應試北闈。余識之於大蔣家胡同松江會館。一見有若舊識。場後南旋。同乘招商局海定輪船。長途無俚。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說稿相示。顏曰。花國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書則僅成其

半時余正撰海上繁華夢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易稿互讀。喜此二書異途同歸。相顧欣賞不置。惟韓謂花國春秋之名。不甚愜意。擬改爲海上花。而余則謂此書通體皆作吳語。恐閱者不甚了了。且吳語中有音無字之字甚多。下筆時殊費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話爲佳。乃韓言曹雪芹撰石頭記。皆操京語。我書安見不可以操吳語。當日倉頡造字。度亦以意爲之。文人遊戲三昧。更何妨自我作俑。臆造諸字。得以生面別開。余知其不可諫。卽勿復語。逮兩書相繼出版。韓書已易名海上花列傳。而吳語則悉仍其舊。致客省人幾難卒讀。遂令絕好筆墨。竟不獲風行於時。而繁華夢則年必再版。所銷已不知幾十萬冊。於以慨韓君之欲以吳語著書。獨樹一幟。當日實爲大誤。蓋吳語限於一隅。非若

京語之到處流行。人人暢曉。故不可與石頭記並論也。後有小時報。載松江顛公之懶窩隨筆一條。題爲海上花列傳之著作者。其言曰。作者自署爲花也憐儂。因當時風氣未開。小說家身價。不如今日之尊貴。故不願使世人知真實姓名。特仿元次山漫郎贅叟之例。隨意署一別號。自來小說家。固無不如此。按作者之眞姓名。爲韓邦慶。字子雲。別號太仙。籍隸舊松江。所屬之婁縣。本生父韓宗文。字六一。清咸豐戊午科順天榜舉人。素負文譽。官刑部主事。作者自幼隨父宦遊京師。資質極聰慧。讀書別有神悟。及長南旋。應童試。入婁庠。爲諸生。越歲食廩。年甫二十餘。屢應秋試。不獲售。嘗一試北闈。仍鎩羽而歸。自此遂淡於功名。爲人瀟灑絕俗。家境雖寒素。然從不重視阿堵物。彈琴賦詩。怡如也。尤

精於奕。與知友楸枰相對。氣字閒雅。偶下一子。必精警出人意料。至今
松人之談善奕者。猶必數作者爲能品。作者常年旅居滬濱。與申報主
筆錢忻伯何桂笙諸人。暨滬上諸名士。互以詩唱酬。亦嘗担任申報撰
著。顧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論說外。若瑣碎繁冗之編輯。掉頭不屑
也。與其校書最曠。常日匿居其妝閣中。輿之所至。拾殘紙秃筆。一揮萬
言。蓋是書卽屬稿於此時。初爲半月刊。遇朔望發行。每次刊本書一回。
餘爲短篇小說。及詩謎。酒令。諧體詩文等。承印者爲點石齋書局。繪圖
甚精。字亦工整。明朗。按其體裁。殆卽現在各小說雜誌之先河。惜彼時
小說風氣未盡開。購閱者鮮。又以出版屢屢愆期。尤不爲閱者所喜。銷
路平平。實由於此。或謂書中純用蘇白。吳儂軟語。他省人未能盡解。以

致不爲普通閱者所歡迎。此猶或洞見癥結之論。書共六十四回。印全未久。作者卽赴召玉樓。壽僅三十有九。歿後。詩文雜著。散失無存。聞者無不惜之。妻嚴氏。生一子。三歲卽夭折。遂無嗣。一女。字童芬。嫁聶姓。今亦夫婦雙亡。惟嚴氏猶健。在年已七十有五。蓋長作者五歲云。胡文豪謂。據顛公之記載。韓子雲夫人嚴氏。去年已七十五歲。我儕可以推算。其生於咸豐辛亥。韓子雲少五歲。生於咸豐丙辰。年僅三十九而死。當在光緒甲午。海上花初出。在光緒壬辰。六十四回未出全時。有自序一篇。題光緒甲午孟春。作者卽死於是年。與顛公說印全未久。卽召赴玉樓。正相符合。過幾個月。時報又登出一條懶窩隨筆。題爲太仙漫稿。其中也有許多可以補充前文之材料。茲錄其前半段。小說海上花列傳

之著作者韓子雲君前已略述其梗概某君與韓爲文字交茲又談其軼事云君小名二慶及應童試卽以慶爲名嗣又改名奇幼時隨同邑蔡藹雲先生習制舉業爲詩文聰慧絕倫入泮時詩題爲春城無處不飛花所作試帖微妙清靈藝林傳誦踰年應歲試文題爲不可以作巫醫通篇係遊戲筆墨見者驚其用筆之神妙而深慮不中程式學使者愛其才案發列一等食餼於庠君性落拓年未弱冠已染烟霞癖家貧不能傭役僕惟有一婢名雅蘭朝夕給使令而已時有父執謝某官於豫省知君家况清寒特函招入幕在豫數年主賓相得某歲秋闈辭居停由豫入都應順天鄉試時攜有短篇小說及雜作兩册署曰太仙漫稿小說筆意略近聊齋而詭誕奇誕又類似莊列之寓言都中同人皆

嘖嘖歎賞。譽爲奇才。是年榜發不得售。君生性疏懶。凡有著述。隨手散棄。今此二冊不知流落何所。稿末附有酒令燈謎等雜作。無不雋妙。郡人士至今猶能道之。是上海小說家。當推孫韓二先生爲祭酒。不出數年。亦如電光影戲之波濤澎湃。隨其性質。而有種種之名稱。曰神怪小說。曰言情小說。曰家庭小說。曰倫理小說。曰社會小說。曰歷史小說。曰軍事小說。曰偵探小說。曰冒險小說。曰武俠小說。曰教育小說。曰科學小說。曰滑稽小說。曰理想小說。曰寓言小說。要而言之。則小說不出兩途。一爲理想。一爲寫實。而寫實之小說。更占其大部分。惟今後小說之趨勢。或將由寫實而漸往自然之途徑。至過去暨現在小說之優劣。蓬有魯迅之中國小說史略。范烟橋之中國小說史。苟欲詳爲研究。不

可不閱此二書。方今學校以小說列入各科者。因其與社會關係。至爲密切。小說有描寫社會之手段。與批評社會之目的。其最大原因。中國文字艱深。惟小說可使老嫗都解。故小說在中國。較一切書籍爲普遍。因之影響於社會。其勢力亦特大。譬如盜賊之有綽號。婚姻以郎才女貌爲標的。卽一種顯明之反應也。王彭嘗云。里巷中小兒頑劣。其家人厭苦之。輒與以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有響聲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大快樂。此等刺激而得之感應。至今勿衰。則由於戲劇說書等等。更爲刻劃搬演。以盡小說之奧妙。而小說自身。亦有其微妙之力量。足以刺激社會而呈其作用。昔時一般論者。多以小說爲能勸善懲惡。惟梁啓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鄭重其詞。有云。欲新一

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興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足以支配人道。而言小說之力有四。曰熏。曰浸。曰刺。曰提。古今小說評林云。此四種力之所以有效。祇是一個迷字。此四種力之所以發生。祇是一個真字。蓋惟其能使人迷。社會乃潛移默化於其間。惟其能真。則讀者乃覺親切有味。更從對象言。小說亦受社會之支配。在專制壓迫之下。有反動之小說。在宗教宏通之際。有神怪因果之小說。更有因婚姻不良。而暢言戀愛自由者。因吏治黑暗。而痛揭其祕幕者。觀於作者思想之遞變。可以覘社會推移之迹。惟自近代以小說爲釣名牟利之具。

作者更以揣摩風氣爲尙。小說之聲價將傾。小說之地位將墮。此所恐懼者也。故評林復言。小說有爲己作者。爲人作者。爲世界作者三種。但願一己之利益。罔計貽害夫社會。此爲己作之小說。嬉笑怒罵。無非至文。妝點雕飾。便成奇觀。使人注目傾耳。而不覺津津有味。孜孜不倦。此爲人作之小說。若夫爲世界作之小說。則眼先必遠大。命意必高尚。至理名言。絡繹於字裏行間。如生公說法。頑石亦爲點頭。此等小說。有潛移社會。默化人心之功。裨益世界。雖聖經賢傳。亦有所不逮焉。今同學諸君。能注意戲劇與小說二科。足見好學深思。會心不遠。鄙人略貢所知。以供研究。全國社會。事物至繁且蹟。古人所稱隨處留心。皆學問。誠然誠然。卽在滬言滬。形形色色。亦非片語所可盡。諸君不嫌詞費。容鄙

人一一臚陳之。今姑暫息。且說社會上可驚可駭可歌可泣之事。無一不與男女二性發生關係。盜賊綁匪。往往醞釀於賭博場內。古語云。姦近殺。賭近盜。其實有時因姦而出盜案。因賭而出殺案。總之姦盜邪淫數字。莫不有連帶之原因。讀者諸君。曾憶八九年前租界上發生閻瑞生殺妓女蓮英一案乎。閻瑞生之祖若父。爲無錫出身。因到上海營商。故住滬多年。其父中年去世。其母黃氏。含辛茹苦。以十指工作所得。撫養瑞生。幼時入閩北私塾讀書。塾師秦史芬。一不第秀才。家境貧寒。託跡滬北。以訓蒙餬口。因其教書頗認真。居然桃李盈門。坐一隻冷板凳。年復一年。倒覺生涯不惡。閻瑞生就讀之時。年甫九齡。秦史芬喜其非常聰慧。而且活潑無倫。秦史芬以爲此子不凡。夙垂青眼。爰力勉其習。

第七十一回 熱心教授淫盡詞鋒 御口窮儒絞完腦汁

學洋文。成爲異日有用之材。爲家庭師長增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萬紫千紅競鬪春。
誨淫誨盜尋常事。

電光更現女兒身。
誰種淞濱罪惡因。

第七十二回

佳公子白下移家 名信人黃昏隕命

却說閻瑞生天性聰慧。活潑伶俐。其塾師竭力勸讀洋文。謂定可出人頭地。原閻瑞生之父親。生前充長利洋行看房之役。洋東尙能信任。長利洋行房屋地產。大都在五馬路滿庭芳一帶。故閻瑞生遷住該處。亦有年。惜其父短命。病死之後。其母手中稍有積蓄。故培植兒子。尙可勉力從事。閻瑞生日間進私塾念書。復赴英文夜館攻讀。因其天姿甚佳。故纔過三四個月。愛皮西提依。已琅琅上口。先讀華英初階一冊。又讀華英晉階第一冊。拚法已能領悟。塾師命其投攷梵王渡聖約翰書院。其時聖約翰未曾稱大學。院長卜舛濟。以全付精神。辦此學校。管理法。

第七十二回 佳公子白下移家 名信人黃昏隕命

教授法。嚴肅非常。惟未照大學編制之前。尙是中等學校程度。閻瑞生攷入中學預科二年。照章先進預科二年。而後可升正科。閻瑞生功課認真。每年升級轉瞬之間。已經七載。畢業名次。列在前茅。按之英文程度。已可及大學畢業。後經友人介紹。充洋行寫字之職。月薪百圓。其母係舊社會之女子。見子已成立。乃爲之訂婚。青浦姚姓女。擇日結婚。訂婚之後。其時閻瑞生規行矩步。未嘗放浪形骸。迨民國十三年。改入百多洋行營業。每月薪水二百圓。恆感用度不敷。時有昔年同學友朱子慶。席先人遺產。不吝揮霍。日夜花天酒地。閻瑞生出入與共。大凡與損友交。情懷格外密切。閻瑞生每向朱子慶愁窮歎苦。朱子慶卽慰之曰。居上海而欲發財。易如反掌。今窮窮漢。明日倏爲富翁。比比皆是。從

前外國人春秋賽馬。其跑馬票之頭彩。得之者仍屬洋商。此中難免舞弊。今則我華商自創之跑馬場。次第營業。萬國賽馬會則在江灣。遠東運動場則在引翔港。跑馬票之彩銀。既不亞於洋商。而一切權柄。悉操自華人。穩當可靠。以銀幣十圓。買一張跑馬票。可希望十餘萬之利益。生財捷徑。舍此無由。閩瑞生聽得心花怒開。即稱老哥之言有理。斯時瑞生行動。大非昔比。從洋行寫字間。下午四點鐘落班後。無非留連妓館之中。北里之紅倌人。見其風度翩翩。衣服漂亮。咸樂與之胡調。遇江灣引翔港開賽之日。必雇一車一輛。風馳電掣而往。購買香檳票。妄想獲中頭彩。有時挾所歡之妓女。同赴賽馬場。又每夕招呼淫朋狎友。又五百塊一千塊底之麻雀。往往數日不歸家內。如是胡帝胡天。半載有

餘。挪用洋行款項。至二三千塊之鉅。向親友借貸者。其數相埒。迨挪無可挪。借無可借。實際已到山窮水盡地步。而獲得橫財之慾愈熾。遂異相天開。矚結識妓女中有蓮英者。爲開妓院沈老搗之養女。呼爲小本家。沈老搗手頭充裕。積得造孽錢四五萬金。蓮英雙十年華。姿容綽約。十七歲時。有民國偉人之後。江夏公子。一見銷魂。纏頭之費。一擲千金。沈搗婦展其生平逢迎之本領。允公子爲之梳櫛。定情之夕。公子贈以價值二千塊之珍珠。五千塊之金剛鑽。公子原定藏之金屋。已有成議。豈知好事多磨。公子遽攫疾病。延海上最負時望之醫生診治。誤指爲肺癆。於是太夫人左氏。大起恐慌。因愛子情切。遂嚴厲制止公子尋花鬪柳。觀卅里洋場。紛華無極。頗爲憂慮。原來偉人爲開國元勛。在龍蟠

虎踞之新都。早置有燦爛莊嚴之邸第。式兼中外。陳設美麗。雖滬邸亦屬洋房。不若京邸之寬敞舒適。決計移往首都。而將滬西之宅。出租於西人爲住所。公子雖中心怏怏。惟母命難違。祇得喬遷白下。暫別春申。左太夫人且安慰其子。謂南京空氣澄鮮。遠勝於滬江之渾濁。療養疾病。易占勿藥。苟能病體早瘳。余當親謁當局。爲吾兒謀一極好之職務。庶不墮先人令譽。公子天性孝順。唯唯遵命。從此公子與蓮英。盟山誓海。都成泡影矣。及蓮英與閻瑞生發生戀愛。中間蓮英閱人已多。交遊日廣。豔名亦日著。所逢王孫公子。富商顯宦。僕指難終。金錢珍寶。私蓄亦不下二萬有餘。閻瑞生此際。內容非常竭蹶。而表面上仍似闊綽。乃向蓮英開口。借取鑽戒一枚。蓮英本有鑽戒三枚。其二不過價值每枚

五六百塊。其最貴重者一枚。足值二千五百塊。閻瑞生悉知底蘊。其目的欲取最貴重之戒。無如女子度量。至爲狹窄。且爲妓者操皮肉生涯。安肯以夜度之資。輕易假予。而且沈鴉婦利害異常。知蓮英以珍飾授人。斷不肯過去。蓮英亦無此大膽。因瑞生與已恩愛。故聆其商借之言。卽以其次等者一枚交付。閻瑞生知此件若進押店。只可二百塊於事無濟。姑且收而套上手指。翌日復向蓮英開口。指明欲借何戒。蓮英面有難色。閻瑞生再三哀求。蓮英謂三戒爲日常服御所需。不可須臾離。今汝旣經濟爲難。姑再借予一枚。以五天爲期。萬不能爽約。尤萬不可令吾母知曉。至最鉅之戒。儂視同生命。無出借之理。瑞生聽到此語。頓觸動其機心。卽含糊應之曰。汝旣不願。我決不强人所難。可作罷論。不

必提及。復敷衍數語而去。瑞生回到家。左思右想。欲獲意外之橫財。竟乏孤注之資本。做强盜。做綁匪。既無同黨。又無手鎗。所負人之款項。逼得無路可走。自言自語。終宵不寐。其妻姚氏。適歸寧母家。苦志撫育之老母。已經去世。家中祇有雇用之大姐一名。娘姨一名。茲瑞生當茲生死關頭。絕無喚醒之人。因蓮英視同生念一言。覺欲刼取蓮英昂值之鑽戒。除非結果其生命。此外別無方法。主意既定。待至早晨七八點鐘。匆匆起身。大姐娘姨。向按照例。伺候其洗臉刷牙。端整晨餐送上。乃瑞生神情恍惚。心緒不寧。無意點飢。將粥及菜碟。空置桌上未動。偏是娘姨多嘴。問稀飯漸冷。少爺何以不喫。連問兩次。瑞生只是不答。娘姨又問少爺所用包車夫。現住何處。莫非要換人乎。已多日不歸家中。抑

與少爺同宿洋行內。瑞生勉強回一聲。近日改坐汽車。買價一千八百兩銀子。語畢。卽起身出門而行。女僕當然不敢多言。瑞生不到洋行辦公。業經數日。此際由家門走出。逕往向爲馬夫之阿安處。阿安素爲瑞生心腹。自洋場之馬車落伍。阿安卽學習開汽車。心靈手敏。不到二三個月。已操技精熟。投攷英法工部局車務處。均稱及格。發給開車照會。所有學習之費用。及一切手續。悉由瑞生幫助而成。汽車夫中之老照會。阿安爲之冠。慣爲西人所雇用。願性情兇橫。動輒與人毆打滋事。故屢次停歇。其時經瑞生薦於朱子慶處。朱子慶一執袴兒。往往因花叢生妬。向人忿爭。恃阿安孔武有力。不啻以車夫而兼保鑣職。聞瑞生當對阿安。盡訴近來苦境。並飲恨蓮英不肯借給鑽戒以救急。阿安云。區

區小事。包管將此戒取到。只消如此如此。好在主人爲君密切朋友。而又頗寵我。今日傍晚。君對主人借用汽車兜風。將連英載赴西郊。豈非戒指即可入手。惟君切不可膽怯。我決不致彼之命。君窘迫如此。我受大恩。未曾報答。聊以幫助耳。瑞生知朱子慶。每日下午五點至六點。定在小花園妓女媚芸老四妝閣。爰與阿安約定。屆時赴媚芸處。向朱說借車事。由阿安託助手其江。另駕一車。來候主人。他往應酬。替換阿安去幹辦瑞生之祕密。蓋朱子慶家資千萬。置有汽車三輛。阿安所開一車。最爲華麗時式。其餘二車。式樣較老。子慶一味講究出風頭。故不喜御老式之車。當時瑞生與阿安談定走散。屈指計之。今日爲禮拜三。明日引翔港賽香賓票。今須先往一查究竟。但各汽車行。欠債纍纍。屢次

延宕再往雇車。勢必不應。祇有大新公司一家。僅欠六七十塊。尚可騙坐一次。主意打定。奔進百多洋行電話室。管電話西崽。見是行內之跑樓。當不禁止。瑞生搖機囑大新公司。放一輛汽車。到百多門前。言訖。立即轉身到門口守候。隔十餘分鐘。車已放到。立刻上車。令開赴引翔港跑馬場。不滿四十分鐘。馳到。將各處所貼廣告。視察一周。知明日確賽香賓。乘車趕回租界。即進迎春坊一街蓮英處。詐出十分愛情。謂今晚友人約去兜風。瑞生夙知蓮英浪漫成性。一聆此語。必然要求同遊。以出風頭。不料蓮英近來幾日。已有看輕瑞生之意。無非因借取戒指之致。故並未接口。瑞生一想。若不計賺。事將畫駢。乃匆匆走出。往雲南路燕子窠中。抽鴉片烟兩筒。運用腦筋。想一條使蓮英上釣之法。既而昏

管睡去。一醒轉。已近五點鐘。料朱子慶此刻已在媚芸老四處。遂奔至小花園。事有湊巧。子慶剛跨進房間。瑞生以日日同遊。絕不客氣。坐定片刻。即將借用汽車一層。對子慶說明。僞稱須往江灣引翔港兩處。子慶應允。繼又啓齒。於子慶處暫調銀三十圓。明日即可歸還等語。子慶勉強付與。於是瑞生不勝欣喜。急往福致里花寶寶家。書菜單一紙。即日擺酒雙檯。并書請客票十餘紙。擇叫局多多益善者邀之。立命龜奴分發。時已六點半鐘。未幾已有三四客來。先請竹叙。自己即叫蓮英代碼。蓮英應召而至。敷衍兩圈。推別地尙有堂差而去。迨九點鐘。擺設檯面所請之客。已陸續齊來。再叫蓮英之局。斯時花寶寶房中熱鬧無比。侑觴者圍坐若肉屏風。蓮英一看瑞生今日態度。不過一宵之別。已

大不相同。疑瑞生本日已獲賽馬之彩。故此風頭向瑞生肩頭一拍。說所約兜風。大約幾點鐘可以開車。瑞生一想來了。乃含糊答應。一若同乘汽車之人。不知幾許。故示睥睨一切之概。蓮英侍坐許久。附瑞生耳邊。不知說何等祕密語罷。遂起身去。瑞生暗喜我計已售。及酒闌人散。出而喚阿安跨進車中。低聲商量下手之方。阿安謂須兩點鐘啓行。否則路上有行人。殊覺不便。現僅過十一點。尚非其時。瑞生云。我自有方法。乃即驅車赴蓮英家。適蓮英堂差甫回。瑞生云。我此刻尚有和局。再隔一箇鐘頭。來此請汝用西餐。餐畢。然後去兜風。何如。蓮英大喜。稱好極好極。瑞生爰偕阿安將汽車停放春坊左近。而再赴燕子窠。吸烟。以增加氣力。且免疲倦。約在零點二十分光景。再度至蓮英家。蓮英

已盛妝相待。與瑞生攜手同行。先到四馬路倚虹樓西餐館。揀最舒服之十七號房間坐定。二人所點之菜均甚名貴。挨次用畢。爲時已一點三刻。而後出西餐館。瑞生令阿安往靜安寺路。由靜安寺轉徐家匯。繞行法新租界一週。雖如此說。暗中已由阿安打定主意。從靜安寺路入大西路。轉虹橋路。距飛機場不遠。時已二點四十分。路上絕鮮行人。月淡星稀之候。雷奔電掣之中。女子所最感不便者。厥惟溲溺。蓮英從倚虹樓動身以後。走有一小時。從家中出外以後。足有二小時半。在汽車中伸伸縮縮。瑞生早已算到。卽謂之曰。此地已無行路者之蹤迹。姑往草田間解之。除略沾零露外。決無他之虞。我可伴汝同行。蓮英將外罩之春紗旂馬甲卸脫。瑞生卽喚阿安。在道旁煞車。一面挾蓮英下車。走

下馬路。因田中已木棉下種。青草乾淨。不致舉步而生荆棘。甫走七八步光景。阿安隨後亦來。一雲眼。走至二人身畔。瑞生卽喝道。蓮英汝今日識相些。快快將所戴戒指交我。汝若不識相者。休想生歸家門。蓮英此時嚇得魂不附體。渾身發抖。欲語而齒牙相擊。語不成聲。阿安直前將蓮英左手捉住。硬將其鑽戒。蓮英大喊阿呀一聲。用盡氣力掙扎。阿安恐有人經過。則前功盡棄。迫而出其辣手。將蓮英推倒地。用左手叉住其咽喉。右手取其戒指。連玻璃翠戒指一隻。紅寶石鑲嵌戒指一隻。一并攫取。一不做。二不休。阿安覺得蓮英尙有氣息。乃授戒指於瑞生。兩手一齊用力。登時蓮英氣窒而死。阿安恐其蘇醒。立起來。將左足猛踢蓮英肛門一下。放出臭屁。從茲返魂乏術。阿安將蓮英裏衣解開。

取其頸項上金練一條。暨裏外金鈕扣六粒。翡翠鈕扣四粒。衣袋內鈔票十八圓。銀角五枚。盡其所有。納入自己褲袋內。而後招呼瑞生一同返身。開足汽車速率。如飛歸滬。以爲此事人不知。鬼不覺。干妥萬當。抵滬已三點三十六分。瑞生開大東旅館一百念四號房間。囑阿安開回朱子慶車房。將汽車停好。亦來大東。商量善後辦法。聞瑞生之意。除鑽戒一枚外。其餘物件。悉由阿安取去。作爲路費。先遁至蘇州。探聽風聲。若至風聲緊急時。再赴南京。由南京再出。則漢口一埠。認爲不便。取道津浦路北行。阿安云。徐州渠有朋友。姑赴徐州暫住。瑞生以爲甚好。至於阿安問瑞生計將安出。瑞生亦已定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七十二回 佳公子白下移家 名宦人黃昏隕命

花。遍。園。林。景。萬。千。
晨。鍾。暮。鼓。誰。深。省。
誨。淫。誨。盜。夙。流。傳。
萬。惡。申。江。誤。少。年。

第七十三回

結交損友應被狐疑 偵探行踪誤於鴉片

却說閻瑞生與阿安共商逃走之方。瑞生云：我妻現回岳家，我須往青浦晤面一次。天明之後，我到馬立司家中，揀值錢之物，隨身攜帶。卽刻啓程往青。何時遠出，探知滬上風聲再定。汝則務必迅速離開。汝身上之物件，隨地可以易錢。我之金剛鑽戒指，共三隻，在上海勢不可出脫。惟有帶到遠方變賣，或質當。天亮在卽，禍已闔大。惟有走爲上著。二人正談話間，大東旅館一百念四號房間，玻窗已漸生白光。阿安遽欲出去，還是瑞生機警，說天氣太早，不便卽出。姑留一箇鐘點，汝先走路。我則待七點半而後回家。斯時瑞生身上有鈔票五十餘塊，因借得朱子

慶之三十塊。碰和竟大勝。除和酒頭錢下脚外。尚盈餘此數。故不愁無水行舟。計劃已定。阿安依言別去。瑞生覺身體疲乏。安躺下鉄床。假寐片時。方矇矓間。忽見蓮英頭髮散披。滿面流血。圓睜兩眼。舉起雙手。向瑞生直撲過來。瑞生大喫一驚。正思抵抗。忽又有人自背後將其推跌。原來南柯一夢。驚醒之後。冷汗遍體。勉強捱至七點敲過。從東方旅館走出。歸至家中。開進房間。開箱倒篋。想把男女皮衣幾件。捲之而去。又嫌其笨重不便。檢點其妻首飾。詎知早經帶去。遂將床上湖色熟羅夾被。摺疊起來。未曾摺好。自言自語。闔瑞生直正發癡。此種不值錢物。要他何用。既而見箱子頭上。安放留聲機器一座。係平日心愛之物。立於沙發上。將機器取在手中。忽又轉念。是物比皮衣尤重。豈可攜之遠

出左不好。右不好。一聲歎氣。適所用大姐。走進房門。問少爺要喫稀飯否。瑞生答曰。不要喫。將身斜靠沙發上。定一定神。立定主意。一物不帶。日後偷天地保佑。安穩歸家。則目前應用大小物件。仍爲我所有。今木已成舟。祇好一切不顧。思索片時。起身將房間鎖好。匆匆出門。往新閘橋。附青浦小輪船而去。說到蓮英屍身。被勒殺於虹橋路田中。天剛破曉。滬西鄉民。挑菜蔬來租界售賣者。成羣而過。瞥見女屍一具。相率驚駭。頓時圍觀者不少。八點光景。靜安寺捕房。派中西包探。到場查勘。將該屍載赴斐倫路驗屍所。候報請會審公堂檢驗。斯時蓮英之母沈鵠婦。見蓮英一夜不歸。憂慮難堪。盤詰房侍等。昨夜如何出去。事前閩瑞生來說何語。開看其儲藏首飾之小鐵箱。則鑽戒三隻。均已不見。沈鵠

婦益加著急。猜得凶多吉少。連十一點鐘。有燒湯一名。自外邊飛奔而來。急喊小本家出去。失掉性命了。已由巡捕房收屍去了。沈鵠婦一聽。捶胸頓足。大哭起來。各房間先生大姐。咸奔來問訊。問燒湯此凶信何自而得。燒湯氣喘吁吁。纔在石路上。遇見喫外國飯之王家裏。坐於包車上。對我說。蓮英被人弄死。在徐家匯地方。其母曾否曉得。快到靜安寺巡捕房裏去問問看。我正要問下去。拉包車赤老。卽如飛而去。此王家裏。亦小本家熟客。其言應非瞎說。却覓捕房包探。看女屍裝束。此爲妓女無疑。乃派夥計分頭探訪。十點時。已得有信息。知爲蓮英。遂來報告其家。適沈鵠大哭。衆人紛紛擾擾。經探夥一說。咸知蓮英之死。確實無疑。該探夥云。徒哭無益。現在須同赴捕房。將死者出去情形。仔細

報告而後。可偵查兇手何人。沈鵠始收淚。乃略部署。偕同蓮英房內。做手阿彩金。請探夥率領。雇坐黃包車三輛。飛馳到靜安寺巡捕房。先向門差說明。門差稟明西捕頭。捕頭傳沈鵠等二人。入寫字間。詰問口供。遂由沈鵠供稱。我爲蓮英之母。昨夜一點鐘。熟客閻瑞生領蓮英出去。坐汽車兜風。從此不歸。事前我不曉得。阿彩金接口陳述。閻瑞生日中如何。晚間在別處碰和喫酒。如何來叫局。及一點鐘。如何帶蓮英出外。捕頭問何以無大姐跟隨。阿彩金云。因先生關照。不要跟去。捕頭令屍親。須赴驗屍處等候。領屍收殮。一面由捕房爲爾緝拿兇手。並問蓮英身上手飾。價值若干。沈鵠云。金珠約值一千塊。金剛鑽戒指二枚。約值四千塊。旁坐書記。一一寫明。然後退出。阿彩金等趕回家內。預備往驗。

屍所收殮。言定外場相幫數人。本房間做手三人。帶齊點心零用。由帳房領導。姑且慢表。自捕房得到報告後。料定非爭風喫醋之案。而爲謀財害命無疑。閻瑞生殊有重大關係。承辦是案之包探黃潤甫。派其通班夥計。分頭查訪。知閻瑞生曠廢洋行職務。買跑馬票。妄想發財。如醉如癡。挪空行中公款。借貸朋友私款。業已債臺高築。其與妓女有關係者若干人。而於蓮英之相交。至若何程度。亦可明瞭。所日日同遊。交情最密切者。爲朱子慶。而子慶之車夫阿安。同時失蹤。卽是案之要緊關鍵。捕房乃先傳朱子慶另一車夫其江盤問。其江供稱。是日下午六點。阿安囑其駕車伺候主人。係代替阿安。至阿安有何事。不得而知。夜中何刻駛車歸家。我早已安睡。亦未知悉。捕房復傳朱子慶詢問。因其體

面商人。優加待遇。朱子慶稱。我與閻瑞生幼年同學。素有來往。北里冶遊。往往偕在。渠向我借錢。亦尋常事。蓮英與之深交。固人所共知。當日下午五點多鐘。覓我借汽車。云到江灣引翔港兩處跑馬場。我不疑其有他。究竟開赴何處。因車夫不知去向。無從查究。至於閻瑞生是否致死蓮英。事關重大。誰人肯與同謀。當日傍晚。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派員蒞驗屍所。檢驗蓮英傷痕。仵作報告。被人手叉喉嚨。氣窒身死。肛門有足踢傷一處。填明屍格。由其母購棺裝殮。此事喧傳遐邇。皆知妓女蓮英。挾有珍寶。以致閻瑞生劫其物而斃其命。瑞生自到青浦岳家。與其妻會面。妻訝其在洋商處服役。何以能無端曠職。瑞生佯爲近患肺病。故洋東許其告假調治。其妻亦不疑。瑞生惟蟄居斗室。託人購新聞報。

閱之兩宿既過。忽謂其妻曰。療養肺病。莫好於莫干山上。我預備卽日到杭州。轉赴莫干。大約二三期。卽返上海。屆其時作書關照。勿必憂慮。言畢。手攜小衣包一件。告別妻與岳母而行。其岳母再三挽留。云賢壻久未來此。知素愛喫葷菜炒牛肉絲。余今天正備是肴相餉。姑且一嘗。鄉村風味。何必急遽若斯。瑞生佯言。壻略有肺病。醫生戒食牛肉。有負美意。遂堅辭而行。原來姚姓並無子嗣。只生二女。瑞生妻行二。家境小康。其岳母以瑞生爲快壻。聞上山養病之事。已封好袁頭五十枚。贈爲旅費。瀕行納於瑞生衣袋中。叮嚀而別。豈知瑞生見報登自身所犯之案。捕房緝拿。非常緊急。風聲鶴唳。片刻難安。決計離青浦。由安亭站上車。至蘇州下車。雇黃包車入閶門。先尋當舖。將鑽戒一枚。當洋銀二

百三十塊。後至小棗館洗臉泡茶。徘徊二小時許。乃進飯店果腹。託堂倌暗中領導。赴鴨蛋橋沿浜小街內。私售燈燠之家。開燈過癮。捱至十點鐘左右。復雇車馳赴車站。等上海來之夜車經過。買票登車。一點零五分開行。七點抵下關。坐馬車入城。到狀元境。擇一家靜僻之旅館。暫時休息。自思南京地方。雖極其遼闊。但火車一日數班。交通太便。不免耳目昭彰。還是從津浦路北去。况阿安曾說過亦在徐州。決計住宿一夕。渡江而去。復想到身帶之兩鑽戒。作何處置。與其典質。不如脫售。可以多得洋銀。乃於晚飯之後。問本京珠寶店聚集何處。茶房答稱三山街。瑞生遂雇街車。拉至三山街。則見綢緞洋貨銀樓金號。鉅肆林立。下車走一段馬路。擇一裝潢華麗之珠寶古玩鋪。走進先問。有金剛鑽石

出兌否。一面貌白皙之青年店夥接應曰。有。本號貨真價實。比別家格外克己。比上海蘇州尤覺便宜。且上海蘇州金子收入與兌出相差三四塊錢。本號出入一律收買舊金。並無折扣。該夥一面說。一面將瑞生仔細察看。曉得此位朋友。定是上海客人。非政界中人。卽近洋派大商賈。殷勤招待。瑞生繼言。我有一鑽戒。想調換一隻。因原物不大稱心。店夥說。尊駕之戒。先請教請教。瑞生取出戒指。云。此戒重一克半。倘不調換。煩估看值價幾何。店夥反覆諦視。又傳於他夥審查。開口言。本店照樣之貨。兌出須四百八十塊錢。若收進。則打八折。瑞生算來。可用三百八十四塊。較當去便宜許多。故意計較良久。謂必須滿四百塊。後該店增多十二塊。以三百九十六塊成交。此時最鉅之一戒。瑞生尙保存。

未售。該珠寶古玩鋪實則內容不甚充裕。故一筆鉅大出款。七拚八湊。南京又祇有小洋票。而無現角銀。故鈔票現洋之外。搭用不少小洋票。及銅圓十餘千。瑞生之意。銅圓重笨。不便攜取。小洋票他埠又不能通用。定欲該鋪調換鈔票。該鋪面有愧色。自己覺得說不過去。勉強至附近錢攤上。換得洋數圓。一塊頭鈔票若干張。一筆貼水虧耗。當然闔瑞生晦氣承認。瑞生收拾銀洋。剛出鋪門口。有一名南京市公安局偵探。夥無意中經過珠寶鋪門前。見鋪中有一面生之人出來。探夥尾隨其後。見喚黃包車至狀元境者。南京黃包車。非比上海租界馬路寬闊。可以絕塵而馳。此地拉得極慢。人若跟在後面。步稍帶緊。斷不會落空。此探夥一直跟到狀元境。目覩闔瑞生走入名遠旋館。亦隨後而入。則見

旅客名牌上第九號房間。爲青浦張君探夥詢帳房。纔回房內之客。是否姓張。青浦人。其人當何職業。帳房鼻管裏透氣說。每日旅客來往。不知多少。誰人有閒空工夫。一一詳查其履歷。探夥說。難爲掌櫃。看一看日流簿。是否註明。帳房見其當公人役。披一件老虎衣於身上。又不便發作。祇得翻開帳簿。指與觀看。九號房寫明張聽秋。籍貫青浦。三十歲。正頭洋貨業。從上海來。往漢口去。到本京探友字樣。該探夥潛赴九號房外。窺探行止。則見瑞生在小小電燈下。將鈔票一一辨別真贋。旣而盤查數目。每百塊一包。好像有五六包。還有餘贖零數。探夥更加疑心。猛想方在三山街珠寶舖出來。欲知其錢之來歷。可再去查問舖中。決計回身到三山街。此珠寶古玩舖。正預備收市閉門。探夥步上階沿。叫

聲掌櫃。請問二小時前。有人到寶號買賣。其人上海口音。未知是何項交易。店夥見爲本街之鄰居。早晚相遇。雖不知其姓甚名誰。而却知其綽號叫七條麻子。現役當公安局偵探。爰好好相告。頃來主顧。確爲上海人。身穿西裝。場面闊綽。將所有鑽戒一枚。鑲鑽石一粒。在本店兌去洋銀。實不相瞞。探夥云。原來如此。其光景正道否。店夥答稱。似正當商人。決非匪類。探夥點頭不言。凝思片刻。說聲驚動對不起。上大街而去。原來七條麻子鴉片癮極大。在家內夜膳出外。正欲赴私售燈吸之處。開燈過癮。忽有闖瑞生映入眼簾。卽釘稍偵察。輾轉延宕二三小時之久。不覺鼻涕眼淚。一時並作。三步改走。二步跑到省長衙門南首一條小街內孫老總家。狂抽亂吸。燕子窠老闆。人呼孫老總。今日問其來何

遲晚。有何等緊要公事。七條麻子一似未曾聽見。絕不回答。南京人慣吸川土。性質殊淡。七條麻子連吸十餘筒。方始神清氣爽。滿身舒暢。仙乎仙乎。身畔抽出品海牌香烟一支。徐徐而吸。香烟將完。復將身躺下。閉目而想。所見之人。究竟來歷是否可靠。聽得老正講。上海出幾件鉅案。兇犯在逃。租界巡捕房包探。寫信到此。託留心緝拿。以我眼光觀察。其人不無可疑。應否報告老正。正在躊躇。詎知已朦朧而入黑甜鄉。大凡吸鴉片烟之輩。烟癮發作。每搜筋縮脈。醜態不可言狀。驟然抽吸。快活無比。若從無烟癮者。吸之而欲睡不能。一班老槍。則反是。癮既過。往往一霎那間。鼾聲大作。七條麻子因多走路。兩腿覺甚酸軟。此時精神方在回復。故昏昏不省人事。栩栩如仙。比一覺醒來。不但更深夜靜。兩

且同志者均已星散。孫老總笑謂七條。今日態度特別。夜深矣。再吸數筒。請回去罷。七條麻子自言自語。我奈何胡塗至斯。此刻偵查圍堵生之心。飛往九霄雲外。銷滅得乾乾淨淨。諸君可知禁止吸食鴉片。殊爲中國根本救亡之政策。戕賊同種。貽禍全國。大問題言之不能盡。人人有嗜好。定致銷磨朝氣。玩忽職務。金錢之耗費。不可勝數。奈何無限青年。自暴自棄。甘心沈溺。傷時之士。感喟靡窮矣。言訖。止傳。七條麻子復吸三筒爲尾聲。走出孫老總門口。踉蹌歸家。其黃臉婆子開口罵曰。鴉片鬼。直至此刻方回。家內明日煮飯之米。還在店家之米囤中。要緊爾之黑飯。連我之白飯。一概忘記。七條無言可答。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七十三回 結交損友應被狐疑 偵探行蹤誤於鴉片

好花墮溷事尋常
賭近盜兮姦近殺

象齒焚身為謾藏
名言至理可相忘

第七十四回

自作孽浪蕩子斷頭 苦出身警察廳理髮

却說南京公安局探夥七條麻子。烟癖極深。半夜歸家。被其老婆斥罵。氣得發昏。遂上牀和衣而睡。初時羞忿交加。輾轉不能成寐。迨天已白。亮。始鼾聲如雷。而閻瑞生在名遠旅館九號房間。檢點鈔票之候。絕不料有人在門外窺探。七條麻子出旅館後。茶房即關照瑞生云。頃有當公事之鴉片烟鬼。到此東張西望。不知何故。瑞生聆之。嚇得魂不附體。正俗語所謂做賊心虛。急急將鈔票六包并鑽戒。在肚腹兩腿。貼肉緊繫。喚茶房伴言。明日頭班火車。須往蘇州。此處離站太遠。恐脫班誤事。故今夜趕赴下關住宿。將房金小帳。一并付訖。另給茶房酒資銀角四

第七十四回 自作孽浪蕩子斷頭 苦出身警察廳理髮

枚。該茶房歡天喜地。稱謝不置。瑞生自名遠旅館走出。到夫子廟前。見兜攬生意之皮蓬汽車。言定銀幣四番。載赴下關東南飯店。一霎間風馳電掣。十餘里馬路。不滿三十分鐘。已經達到。既下車。輾轉覓到一家小客棧。胡亂權宿一夜。並未往東南飯店。此亦瑞生機警處。明日絕早起身。洗臉畢。購大餅二枚。糰飯一團充飢。即雇坐黃包車至碼頭。渡江上浦口火車而去。且言南京城內七條麻子。直睡到十二點鐘光景。方始醒來。猛省昨夜名遠旅館可疑之人。忙起身趕至探長處。此探長名李晉鄉。係南京市公安局偵緝隊領班。從頭至尾。報告一遍。李晉鄉云。無贓無證。不便拘拿。須再去詳細盤問。七條麻子奉領班命令。回到家中。喫過中飯。拿出身上所帶烟泡。用開水一杯吞下。而後打起精神。跑

到狀元境名遠旅館找。九號房內旅客豈知不等光顧，早已鴻飛冥冥，不知所之。七條麻子嗒然若喪，自怨吸鴉片烟誤事，悔之無及。然益信其爲犯案之匪徒無疑。連喊可惜可惜。閻瑞生上車北行，車票買至徐州。因阿安曾開明通訊地點，其所識友人在徐州北關熱鬧處，開張客寓，容易訪尋。故一口氣直抵徐州車站下車，詢悉路徑，步至北門外。果然有大平安客寓招牌。入門問掌櫃，有無阿安其人。掌櫃對瑞生打量一番，答曰：爾所問者何姓？當何職業？此言出瑞生意外，沉吟良久，依稀記憶去年代阿安寫過一函，似阿安鄭姓，卽說是鄭阿安。向在上海做生意，充開汽車之役。掌櫃云：說得不錯，但其人現不在此。如欲代找會面，可以使得。瑞生說如甚此好，難爲掌櫃。我卽下榻貴寓，以待之。乃揀

一號最清潔之室。稱爲官房。大平安內外人等。聞瑞生係上海來之貴客。格外奉承。閻瑞生易名王祥初。征塵甫息。瑞生覺得疲乏。因上床休息。剛逾三小時之譜。侍役引阿安進來。二人會面之下。驚喜交集。閉上房門。密談良久。阿安以爲徐州距離上海有二千里之遙。斷不慮爲人窺破。姑且安身於此。勿必再赴他地。瑞生亦以爲然。乃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照迷信者所言。蓮英冤魄。一路追蹤而來。逮瑞生徘徊逆旅之際。竟已被其探知。趕至。當瑞生受客寓諸人之歡迎。卽出其身上疊纍之鈔票。從容行使。客寓中覩其排場闊綽。益目之爲上海之富商。官房值役。名換大林。年三旬外。人極忠心。惟素嗜杯中物。每飲輒醉。醉則頓失本性。胡言亂語。不知所極。瑞生抵寓之翌日。卽給賞其酒資一圓。大林

不勝欣。喜入夜倩人替。役卽懷此一圓銀。餅獨出小酌。途遇同業張姓友人。素相大林與之親暱。遂拉共飲。酒逢知己。逸興遄飛。不覺酩酊大醉。盛稱上海客人。手面闊綽。行動漂亮。如何如何。且挾有巨資。向人素當洋行買辦。指手畫腳。說之不停。適旁座有一名銅山縣公署法警唐清。刁惡異常。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聞大林醉語。甚爲注意。暗想徐州雖律浦鐵路交點。而非通商鉅埠。彼上海之洋行買辦。到此何幹。倘果如寓役所說。不免可疑。當時伴爲不知。大林未走。唐清先行。密遣人至大平安客寓。查究閻瑞生來歷。方悉閻瑞生因鄭阿安而來。唐清潛去報告銅山知縣。指鄭阿安閻瑞生有犯罪嫌疑。由上海逃避到此。銅山縣知事。借巡查客寓之名。將閻瑞生帶去。阿安命不該絕。是夜正下鄉。欲

尋鄉村僻靜處。僦屋一椽。偕瑞生作久居之計。遂得漏網。瑞生被縣署法警。搜查行李。得鈔票五百餘圓。并金剛鑽戒指一枚。猛然想到上海郵寄到之新聞紙。登載妓女一名。因鑽戒被劫。釀成命案。原來卽是人。且上海租界巡捕房。懸有賞格。我們全班法警。可以發一注財。遂立刻稟明銅山知事。知事開庭審訊。瑞生自知此案既破。萬無倖免之希望。然不打自招。斷乎不願。知事問姓名。答王祥初。問年歲。答三十。問籍貫。答青浦縣。問職業。答英文教員。官說王祥初是汝之假名。汝原名闔瑞生。本縣已曉得明白。從實供來。免受刑罰。瑞生一味狡賴。稱實是王祥初。從未認識闔瑞生。再三盤詰。矢口不承。銅山知事。以此案非用刑不可。但民國法律。禁止刑訊。決定俟夜靜更深。提庭再審。諭暫時收押。

退庭後。授意唐清。將該犯另押一處。私刑拷打。果然被唐清同夥計。將刑具排列。略施鞭責。瑞生已苦痛難堪。不能圖賴。一一吐出真情。唐清復哄騙之曰。庭上若不翻供。則縣長必施恩典。從輕貸汝死罪。汝若不信。我以全家担保之。迨至半夜。知事復開庭。簽提王祥初至案。將法警偵查之口供單。逐一訊問。斯時瑞生知死期將屆。若不承認。徒喫痛苦。即從實說出。此事如何起意。如何實施犯罪。如何致死蓮英。本人如何出走。阿安爲我所請幫忙。求不必去辦他。我一人抵命可也。書記錄畢。口供。令閻瑞生在供單上簽押。而後將瑞生釘鐐收禁獄中。一面發電關照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官。請派差持文。來徐迎提。歸案訊辦。於是上海各報。又喧傳蓮英命案中。正兇已獲。公共公堂。飭知捕房。派原辦包

探黃潤甫帶齊夥計。費公文星夜動身。赴徐州銅山縣投遞銅山知事。傳黃潤甫進署。面詢一切案情。諭俟備就復文。准將人犯帶滬。黃潤甫叩謝而出。借宿鐵路飯店。全班法警來與黃潤甫接洽領取賞銀。所懸之格。本爲一千圓。黃潤甫照例提回扣二成。而銅山法警以絕大一筆財香。不願分肥。定須領足。兩方辦公人役。在鐵路飯店中。始而彼此客氣。繼而忿爭。幾幾乎動手打架。黃潤甫一面孔倚仗洋人勢力。驕傲之極。豈知內地司法衙門。純是老式。不來買汝之外國帳。黃潤甫強硬無效。只得軟化哀求。原來銅山縣知事。亦是一位貪財包龍圖。其獲得此缺。係花袁頭二千塊。向江蘇省長衙門買來。此項賞銀。須半數歸於知事之囊。且閻瑞生行李中抄出之五百多塊鈔票。知事曉得以後。託名

充公。一幷弔進內署。誰敢查其根底。故法警非如數領到賞銀。公文與人犯。不肯發出。黃潤甫非但回扣無着。反多出幾項名目。加一筆意外之損失。迨各費付足。始於半夜時。由銅山縣全班法警。協同警備隊一排。將閻瑞生自獄中提出。押坐黃包車前呼後擁。到鐵路飯店。交黃潤甫收管。附交原贓鑽戒一隻。法警將其手銬開去。由探夥另用洋銬一付。足上鐐亦開還。黃潤甫與各夥商量。防閻瑞生帶銬逃走。想出一條殘忍惡毒之計。用小刀將其肩膀上戳一洞。用細鍊穿入。名穿骨鎖。血肉淋漓。慘不忍賭。黃潤甫辦此案後。不多時。被人用手槍暗殺於三馬路。鎗彈洞穿肚腹而斃。未始非殘惡之報。在徐州鐵路飯店之翌日。黃潤甫帶各探夥。押閻瑞生登程南下。爲時僅兩日一夜。已抵上海交差。

會審官因欲明瞭案情起見。訊供不厭求詳。並傳朱子慶到堂質審。朱子慶於蓮英命案。委無關係。僅閻瑞生向之借用汽車。雖有幫助犯罪之嫌疑。事先毫不知情。無干脫累。閻瑞生經會審官訊實後。擬判死罪。將全案卷宗。詳請江蘇督軍核示。民國暫定租界章程。凡死罪之犯。由上海護軍使執行。此案經督軍批准。閻瑞生死罪。覆到之後。會審官飭知捕房。將閻瑞生裝入囚犯汽車。派探捕多名。連同案卷。送請龍華護軍使衙門。執行鎗決。閻瑞生受過高等教育。極有才幹。西人亦頗器重之。目爲華人中有用之材。因揮霍而虧空。因虧空而存僥倖心。一念之差。致自殺其身。凡類於閻瑞生之少年。不可不及早覺悟。若入迷途而不返。其不至身敗名裂者幾希。黃潤甫之遭暗殺。案終未破。無由明白。

其原因。區區一捕房包探。人格可想而知。此案無政治意味。不難斷言。記者忘却一件大有政治關係之暗殺案。試補述之。袁世凱稱帝之時。其心腹羽翼。布滿要道。卽如上海鎮守使一官。改爲護軍使。最著名之鄭汝成。不得善終。人人曉得。繼之者爲楊善德。廬永祥。何豐林。此數人。皆純粹北洋派。當時滬警警察廳長徐國樑。爲北洋派唯一之忠臣孝子。查徐國樑出身卑賤。天津人。業理髮匠。任湖北督軍之王占元。本袁世凱之馬夫。袁世凱練兵小站時。王占元自馬夫拔爲差弁。徐國樑爲王占元整容。王占元贊美其手術之精。引見袁世凱。遂又服侍袁世凱。及王占元鵬飛鯤躍。從旅長師長。升任湖北督軍。徐國樑初欲跟隨王占元。王占元以其手下。有目覩徐國樑執刀奏技之人。殊不雅致。遂力

保於袁世凱之前。袁世凱見徐國樑服役之時。忠心耿耿。卽畀以淞滬警察廳長重任。袁氏既死。看風使篷之徒。在在有之。大都觀望徘徊。患得患失。徐國樑受袁氏參養之深恩。絕無貳志。北洋派均知其忠實可靠。故他缺一年。或數易人。官如傳舍。獨徐國樑久於其任。居然擁資數百萬。娶妾六七人。享盡人間豔福。官運之紅。一時莫比。雖屢次政局變動。而淞滬廳長則安如磐石。對於地方士紳。亦尙客氣。最奇者。與湖北王占元。同是目不識丁。公文用印。固有監印之人。若私人函札。署名之下。須蓋小圖章。徐國樑每交圖章於祕書之手。恐上下倒轉之故。昔年滿洲瑞澂。官至江蘇布政司。護理巡撫。讀遊弋二字爲遊戈。肄業二字爲肆業。較之徐國樑。猶彼善於此。所娶之妾。二爲北人。四爲南人。其四

姨太太。係滬北妓女。原名花桂芳。略識之無。徐國樑有時倚翠偎紅之際。唱幾聲不完全之戲。花桂芳戲曲甚佳。聆其所唱。輒掩口胡盧。徐國樑爲之赧然。上海華界警察。人數較租界爲多。自鄭汝成到上海。巡警悉用北人。南省人之服務者。開除幾盡。故惟有北人任廳長。易於鎮壓。民國十一年。江蘇督軍齊燮元。以蘇浙兩省唇齒相依。而上海究隸江蘇。乃歷年以滬杭甬鐵路之關係。浙之於滬。呼應比本省反爲便利。維時浙江督軍爲盧永祥。上海護軍使爲何豐林。盧何二人。向甚聯絡。何豐林介於齊盧之間。待遇似有所軒輊。時蘇浙之裂痕。尙未顯著。厥後兩省意見日深。一日。其內容複雜非常。表面因臧致平楊化昭。爭福建地盤而失敗。投盧永祥麾下。盧永祥納之。仍付以兵柄。蘇當局藉口浙

不應容此叛將於焉啓釁。卒使兩省民衆水深火熱。痛苦不堪。方開戰之先。有人竭力運動徐國樑。謀淞滬巡警之獨立。徐國樑始終服從北政府。以維持上海治安爲宗旨。運動之人。賂以鉅萬之金錢。並以崇高之爵位。爲未來之條件。鉅國樑徬徨終夜。利害兩方。自己不能取決。乃與其祕書陸琢齋商議。陸琢齋稱廳長從政有年。宦囊充牣。名成業就。目前惟有抱保守主義。俟有機會。再圖發展。蘇浙失和。不知鹿死誰手。不宜捲入漩渦中。即使因此而祿位不保。亦可以爲面團團之富翁。優游海上。領略世外桃源况味。拒絕其賄賂。誠光明磊落之行爲。倘不容氣而乾沒之。彼方將奈我何。廳長宜不爲所動。斬釘截鐵以絕之。徐國樑恍然大悟。將運動一方。嚴詞謝卻。此事未曾決定時。不免患得患失。

憂形於色。其二姨太太。係北京小家碧玉。徐國樑於諸妾中。最爲寵愛。及見徐國樑面有不豫之色。多方解悶。情話喁喁。謂去年秋。妾等游上海城隍廟。有一談相之人。圍繞而問休咎者。不知其數。僉目爲神相。招牌名吳鐵口。妾出以遊戲。亦請其看相一次。據云。今年八月。妾有流血之災。當祈禳以解之。妾付之一笑。現在已屆九月。吉凶之徵象毫無。此等術士。信口開河。偶然談言微中。無知識者。驚爲神奇。其實盡是滑頭。一文不值。老爺以爲然否。徐國樑頷之而已。上海一埠。繁華甲於全國。以洗澡一端言。有所謂洋盆官盆。特別盆。客盆。種種等級。應酬之周到。裝潢之華美。非他處可及。不料霹靂一聲。徐國樑卽華命於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七十四回 自作孽浪蕩子斷頭 苦出身警察廳理髮

劉項原來不讀書

英雄盡是腹空虛

咬文字嚼寒儒態

莫救貧窮學五車

第七十五回

効忠直系徐輔洲捐軀 遭罵離家畢庶澄負氣

却說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樑。以理髮匠出身。任上海商埠要職多年。姬妾成羣。囊裏豐富。頃指氣使。顧盼自雄。除與政界要人酬酢之外。每日偕幕僚飲酒打牌以消遣。迨下午五點鐘。乘汽車赴公共租界石路上沂園浴堂浴罷。在坑榻上安睡。一二十小時。然後出外。或赴宴會。或與二三知己。洽游妓院。習以爲常。隨身祇衛兵一名。並無他人。現任職官。本不許洽游賭博。犯者經人評控。謂之不守官箴。但洋場數十里內。胡帝胡天。形同化外。在滬之大小官吏。莫不尋花問柳。選色徵歌。復有與上海爲鄰之各地方官。因交通上之便利。朝發可以夕至。皆微服而來。挾

第七十五回 効忠直系徐輔洲捐軀 遭罵離家畢庶澄負氣

妓飲酒忘其爲身膺民社。爲一地方之表率者。故上自王公大臣。下逮佐雜末僚。悉視上海爲公共之娛樂場所焉。徐國樑當時循例入沂園。濯纓濯足。悠然自得。從五點一刻始。七點二刻。浴興旣闌。振衣出外。是日適有天津來之舊友。卽王占元之姻親。亦任陸軍少將之職。徐國樑爲之設宴洗塵。訂席於小花園鷓紅家。滿擬出浴後。去作東道主人。詎料甫出衙口。衛兵早啓車門以待。車夫整備撥動引擎。而砰訃一聲。鎗彈橫飛而至。擊中徐國樑右邊頸項。徐國樑喊一聲不好了。第二彈接續而至。射於背上。徐國樑立卽倒地。斯時衛兵。一手拔出勃郎林。正欲搗準還射。時兇手立馬路斜對面。距離衛兵。約有十二三碼。衛兵瞥見兇手向人叢中逃逸。不敢發鎗。拔步狂追。無如石路上一晝夜二十四

小時間。常常人山人海。兇手已經逸去。而此衛兵心慌意亂中。但見向前飛奔者。認定爲兇手。被其竭力抓牢。不管三七二十一。揪扭作一團。其時巡捕見熱鬧之區。猝然發生暗殺案。卽狂吹警笛。四面站崗之華印各捕。聞聲畢集。見衛兵抓牢之人。知爲兇手無疑。當將此人接手帶住。話分兩頭。徐國樑由各巡捕扶起。血流遍地。不省人事。車夫下車。幫同納入車廂。至此巡捕暨圍觀之民衆。方知是上海警察廳長。遭人暗算。一霎時。四馬路老巡捕房總巡。率同中西探捕三四十人。或乘腳踏車。或不及乘車。而跑步到場。詢問情節。總捕命將受傷人。派中西探目數名。保護速送海格路紅十字會醫院。泊乎入醫院後。中西各醫生。檢察傷處。知右項一彈。已穿左面頰而出。舌去其半。背部一彈。未曾穿出。

肝部肺部腸部均受損甚鉅。正用愛克斯光照察彈之所在。而徐國樑之家屬絡繹趕至。以及廳中重要職員。道尹公署之祕書。江海關監督公署之科長。接得電話。咸來慰問。家屬中第二第四兩位姨太太。淚痕滿面。至於男女公子。不知共有幾人。但見少爺們小姐們。七長八短。環立病房者甚多。惜徐國樑舌已擊斷。不能言語。但兩目全閉。偶然微張其眼。奄奄一息。各職員分頭辦事。奔走不息。俄而政界商界軍界警界。聞人川流不息。或人病房窺探。或僅與職員談話。主任西醫。關照病房內。除一二人留守侍奉外。餘人一概退出。恐其欲言不得。更增悲感。傷勢因而轉劇。不如家人離開。使得安心靜養。實則男女看護暨醫生助手。在內之人。亦不在少數。據醫生說。留而未穿出之彈。不難用手術

取出。第傷者流血過多。精力恐不克支持。然任其留滯在內。更不易療治。是則須請命於家屬。徐國樑之大公子。年十八歲。係嫡出。爰稟請嫡母示下。而大夫人即在醫院大會堂。召集諸重要廳內職員。商議取決。各人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議至一小時之久。結果仍請主任醫生定奪。醫生謂倘不割開。取出子彈。則萬無生理。割而取之。猶有幾希之望。於是決定由家屬簽字。動手將傷人抬入剖解室。如法檢出子彈。不過十餘分鐘。已告竣事。至午刻。醫生報告。症象危險。脈搏驟加。熱度亦有增無減。須過二十四小時。方可出險。迨下午四點二十分。已告氣絕。此久任十年之淞滬警察廳長。一旦死於非命。北洋派可稱失去一名帳下健兒。且說暗殺徐國樑之兇徒。不知究受何方指使。始終未能水落石

出衛兵安定仁所追獲。經捕房帶去之人。原來絲毫無干。係三馬路妓院中之龜奴。北方人籍貫。因院中妓女將次出堂。差猝患時疫。故遣此龜奴飛步延醫診治。不意被誤認爲兇手。真正發鎗之人。不知逃往何方。令人失笑。徐國樑死後。蘇浙二省之釁端。日趨破裂。結果至塗炭生靈。二省人民。元氣大傷。時北政府執政者段祺瑞。號令不出都門。以故關外王張作霖。與吳佩孚馮玉祥等。戰爭不已。內幕不可思議。張作霖部下郭松齡。倒戈叛作霖。旋即消滅。張作霖又賄馮玉祥一百五十萬金。使離吳佩孚而罷兵。混亂不可言狀。政局屢次變動。上海一隅。亦隨漩渦以變遷。段執政至無可如何。以江蘇地盤。讓與張作霖。於是奉天軍長驅直入。楊宇霆任江蘇督軍。鄭謙任江蘇省長。楊宇霆字鄰葛。足

智多謀。人稱爲小諸葛。向充張作霖之參謀長。楊與鄭旣蒞江蘇。上海亦旌旂變色。奉天派設辦事處於上海。委宋雪琴爲處長。上海暫歸奉軍勢力範圍。及齊燮元盧永祥作戰。盧敗齊勝。孫傳芳自福建偷襲浙江。乘破竹之勢。以入江蘇。楊宇霆鄭謙率奉天軍倉皇退走。上海商民頗覺驚惶。孫傳芳一往無前。遂得南京。自號五省聯軍總司令。五省者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江西。斯時上海之局勢又一變。設立商埠市政督辦。丁文江任之。督辦之下設各局。延攬人材。方擬整理上海市政。從事於各項建設。詎知同於曇花幻影。一剎那而廣東興師北伐。分幾路進兵。從福建入浙江江蘇者爲東路。總司令爲何應欽。總指揮爲白崇禧。此軍方及浙江境。孫傳芳竭力備戰。任李寶璋爲上海防守司令。廣東

政府以黨治國。揭國民黨三民主義。號召國中。遍地宣傳。上海五方雜處。人口七百萬。工人之衆。爲地球冠。工人受教育者。十不得一大都年少氣浮。以多事爲快。乃謠言蜂起。甲曰。北伐主角蔣介石。將來上海。乙曰。國民黨人已作上海主人翁。以訛傳訛。聽者亦無知識。遂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李寶章一介武夫。聽幕僚之言。妄謂可以殺截止謠。詎卽組織大刀隊。下級軍官一人。手捧令箭。率兵一隊。各執大刀一把。巡行華界地方。南碼頭沿浦灘。有男童約十二三歲。在馬路旁行走。手中有傳單一紙。係向路上拾得。被大刀隊所見。不問情由。將此男童一刀砍死。老西門外方浜橋。爲華法交界地點。南首壽祥里。全屬華界。有當電車賣票之陸四茂。值此時郵政局電汽廠。相偕罷工之候。陸四茂自家

中出門到老西門。擬買午膳用之菜肴。口內隨說我輩勞工神聖。不可侵犯。誰人可來干涉。此人也是命數當終。正在自言自語。被大刀隊聽得。將其抓住。覩其身穿電車工人制服。問其營業何界電車。陸四茂答法租界。問何以不去上工。陸四茂答須服從團體公意。我一人不能作主。話聲未絕。早已一刀斬下。立時身首異處。流血如泉湧。聞北工廠林立。此際共產黨來上海。大肆活動。隨地煽惑工人。務使凡爲男女工人者一律停工。果然工人被惑。輾轉宣傳。絲廠紗廠布廠等。工人數千。局面較大者。不必言。凡小資本之廠。人數不及百者。亦相率輟業。以嬉。彼黨稱爲總罷工。不知何所取義。且紅綠各色傳單。處處分散。李寶章大開殺機。令凡見手內持傳單之人。不必別其職業。一律殺之。故聞北爲

大刀隊所戮之工人較南市爲多。亦有女子在內。統計南北市三日之中。含冤枉死者不下五十餘人。傷心慘目之舉。無過於此。其時山東之張宗昌由孫傳芳與其連合。張宗昌手下大將二人曰褚玉璞曰畢庶澄。倚之如左右手。孫傳芳知李寶章在上海爲輿論所不容。請張宗昌援助。於是畢庶澄帶領營軍二萬。向上海浩浩蕩蕩進發。畢庶澄本無錫人。髫年喪父。家道赤貧。其母衣食無資。不得已攜子再醮。其後父爲農人。時畢庶澄甫四齡。不識不知。視後父爲親生。迨十一歲。鄉村頑皮兒童。與之共嬉。畢庶澄每不肯喫虧。性質好勝。鄰兒之稍長者。憾其事事占先。指爲野貓。(卽俗語野種之意)而揶揄之。畢庶澄聆之大怒。知此父非己之親父。遂不別其母。而憤然走出。身畔無分文盤費。竟

絕不畏憚。可見其胆量過人。畢庶澄自思若往城市而去。恐其母與後父追來尋覓。乃落荒而走。看看天氣已晚。飢腸轆轆。遠望似有一座村莊。距離無多。卽對此村莊而行。比至其地。有廟宇一所。心中暗喜。廟內必有和尚。出家人慈悲爲主。定可許我食宿一宵。乃走入山門。果見龐眉皓首之老和尚。在場上掃地。身穿短衲。畢庶澄趨前對老和尚深深叩拜。口稱小子無家可歸。途經貴刹。求上人垂憐。賜飯一飽。權宿一夜。老和尚猛喫一驚。將掃帚擲於地。忙雙手扶起。說小居士何處人氏。到此有何事故。畢庶澄佯稱家在宜興。因遭後母虐待。父親經商蘇州。意欲徒步赴蘇。訪謁親父。訴說一切。不識道途。迷津到此。乞上人援手。老和尚細察畢庶澄面貌清秀。一股英銳之氣。現於眉宇。卽攜畢庶澄右

手。向大殿上走進。且走且言。小居士曉得此地何名。離家有多少日子。畢庶澄答正要請問上人。是處屬何邑何鄉。小子身無半文。自家門一路行乞而來。已經三天。老和尚說可憐可憐。此爲江陰縣峭岐鄉澄光寺。係鄉僻窮廟。只有老衲師徒兩人。當走入大殿西偏。老和尚說小居士請坐。容老衲打一盆水來。洗濯手面。少頃。老和尚自己從廚房內。端出溫水一盆。又取火石敲出火種。點上油缸。畢庶澄洗過手面。趨至大殿神座下。恭恭敬敬磕四個頭。只好爇一瓣心香。默祝神靈保佑。老和尚暗想此子雖出農家。舉止不凡。後日定成大器。畢庶澄問上。人法號。老和尚說叫靜觀。小徒叫文因。今日老衲遣其赴江陰城內唐姓施主家。通知要事。離城甚遠。恐本日不及歸來。小居士即可權宿小徒榻上。

庶澄稱謝。靜觀復入廚房良久。取出熱氣蒸騰之麥飯。暨園蔬兩碗。延庶澄用膳。靜觀一人。閉目合掌。約五分鐘。而後舉筋陪食。膳畢。靜觀老和尚赴神座前。虔誠膜拜。起身至神座左邊。撞鐘擊鼓。後再跪下蒲團。手敲木魚。諷誦經典。約有一小時之譜。此係日常朝夜課。凡寺廟住持之僧尼。一律行之。靜觀課畢。導引庶澄入雲房安睡。靜觀問庶澄曰。小居士讀過書否。庶澄答曰。母也早亡。父又遠出。後母不愛。安有讀書福分。靜觀歎息者。再復謂之曰。城中唐姓護法。累代閥閱。家業素封。內外皆好行其德。老衲之意。小居士擬赴姑蘇。年輕路遠。又乏川資。殊非容易。不如由老衲介紹小居士。到唐家棲身。暫免凍餒。一面倩人作函通知父親。不知小居士以爲何如。庶澄一想。此計大妙。立起身向靜觀叩

首聲稱上人肯援救。小子沒齒不敢忘大德。靜觀曰。老衲一念之誠。非所望報。請問小居士姓甚名誰。庶澄想到生身之父。不知何姓。僅知後父爲畢氏。只好從後父。卽對以畢姓。小字阿書。靜觀言既小居士以爲可行。待明日小徒歸來。老衲或有入城之必要。可陪走一遭。庶澄自計皇天佑我。菩薩佑我。可算絕處逢生。欣喜無量。一宵既過。至翌日天甫黎明。靜觀和尚又獨自赴殿上念經。庶澄究在孩提。又行遠路。身乏好睡。一覺醒來。已在九點餘鐘。急急抽身向靜觀道。早安。洗臉早膳。後靜觀挈庶澄出山門外野眺。時當暮秋。菊綻籬邊。蓼疏水國。丹楓似醉。白露凝霜。遠近村莊。炊烟四起。絕妙一幅秋景圖。下午果然文因從城歸寺。先向其師報告。命而往之事。次述途次之經歷。趁帶購應用物件。

言罷。靜觀指庶澄。略說梗概於其徒。文因卽自去食飯充飢。靜觀謂庶澄曰。大約明日卽可與老衲成行。抵城往衣店內。先購長衣一件。以章身。去搢紳家。短服不雅觀也。庶澄曰。安所得錢。靜觀微笑曰。小居士毋慮。老衲已代籌備。庶澄聞之。感激涕零。翌日上午。靜觀叮嚀文因。謹慎居守。乃偕庶澄行三四里左右。抵一小鎮。進一家小茶館。泡茶。但見板檯一排。長檯數條。在板檯上打牌者。足有四五起。麻雀牌挖花牌。種類不一。除每檯坐四人外。佇足圍觀者不少。喧笑之聲。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庶澄見所未見。頗現詫異之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賢奸一聽口悠悠。

食祿忠君誓死休。

第七十五回

効忠直系徐輔洲捐軀 遭罵離家畢庶澄負氣

第七十五回 効忠直系徐輔洲捐軀 遭罵離家畢庶澄負氣
勞。苦。貧。窮。天。玉。汝。 人。材。華。臙。斷。難。求。

第七十六回

威風司令錦繡還鄉 平地區官綾羅獻媚

却說畢庶澄隨靜觀和尚。本覓搭到城之航船。故來此荔枝灣小鎮。詎知一入小茶館。形形色色。殊可發噱。歇足半小時光景。靜觀說可以下船。我等去罷。兩人站起身來。靜觀會去茶鈔。出小茶館無多幾步。已是航船埠頭。此地赴江陰縣城。足有四十餘里。雖民船行駛內河。亦可以扯風篷。不過遇橋樑時。須將風蓬落下。倘逢順風。則此四十餘里。三小時可達。逆風卽六小時亦不足爲奇。靜觀等兩人。正逢一帆風順。故抵城甚早。相偕上岸。先覓一家新衣店。靜觀爲庶澄購元色老布長夾襖一件。穿起來修短稱體。然後望唐家投止。司閩人通報後。兩人步入帳

房等候。不多一刻。唐封翁緩步出來。親自招待靜觀。原來此位封翁名
圃。是科舉中人。曾任河南知縣。安徽知府。現已掛冠歸里。大公子名
德真。中式進士。翰林院編修。供職北京。江陰雖蘇省大邑。仕宦如雲。然
唐氏亦可稱數一數二之鄉紳。宅第巍巍。良田千畝。開設錢莊行號。有
數十家之譜。當時靜觀和尚謁晤唐老封翁。首談遺徒文因咨照一節。
唐老封翁即吩咐廚房備齋款待。靜觀恪守戒規。品行清潔。而且胸中
學問湛深。因文章憎命。屢試不售。憤而棄家。看破一切。披剃爲僧。唐老
封翁夙悉其底蘊。故非常優待。閑談良久。靜觀和尚將畢。庶澄可憐之
身世。敘述一遍。擬介紹其在府上服役。請求錄用之意。並以自己考察
所及。覺此子將來。定可出類拔萃。唐老封翁欣然允諾。即令庶澄走近。

身邊諦視之下。啓口說如此美材。委棄於草莽。深堪惋惜。余雖年邁無狀。而培植寒畯之心。未嘗冷淡。今觀此子。可先使讀書。以覘其天資若何。而後再量材器使。上人以爲當否。靜觀曰。老護法高見極佩。此小子前途幸福無量。悉憑老護法驅遣可也。唐老封翁令僕人將畢庶澄暫時安頓帳房內。因其小名阿書。由封翁取名畢庶澄。庶與書諧音。江陰一名澄。寓成立於江陰之意。靜觀和尚所事既畢。又與唐圍牋暢談良久。告別回去。唐封翁存心。不令畢庶澄執賤役。就其設立之晉昌兩等小學校肄業。自初等一年級始。畢庶澄敏慧過人。逾一學期。超升三年級。兩學期後。諸教師咸加青眼。公決升高等小學部。高小一三二年級。試讀英文。畢庶澄亦琅琅上口。轉瞬之間。高小部畢業。攷列第一名。唐老

封翁一日召畢庶澄入內。詢其求學之志願。畢庶澄稱願進武備學堂。老封翁知直隸省會新創軍官學校。正竭力提倡。網羅英俊之時。乃馳手諭於德真。令辦理畢庶澄投攷保定府軍官校一切手續。畢庶澄年齡十六。生得儀容不俗。聲帶響亮。啓程北上。唐封翁一再勉勵。行李川資。概予贈送。并告以學校中所需費用。已囑北京德真就近郵匯。並派僕人一名。護送至保定。畢庶澄叩別唐老封翁。且感謝栽培之大德。一至保定投攷。錄取前列。孟子所謂孤臣孽子。必能通達。畢庶澄在軍官學校。學業猛晉。一日千里。學校當局。有擇尤保送留學西洋之議。醞釀成熟。選拔八人。官費派遣日本。研求軍事教育。預儲將來軍官校教練之用。畢庶澄軍開第一名。從此畢庶澄一帆風順。從留日歸國。經東北

要人薦於關外王處充營長。遞升團長。成績優美。比張宗昌據魯省地盤。知畢庶澄才堪大用。調至山東。統帶渤海艦隊。兼任師長。駐青島多時。所至之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竟爲山東第一紅人。孫傳芳以不能抵敵蔣中正之師。恐上海或有疏失。乃娶張宗昌援助。張宗昌特撥兵二萬人。付諸心腹將畢庶澄。由海道南下。既抵上海。將此二萬之衆。沿滬甯路綫。節節佈防。其時孫傳芳之主力軍。悉赴江西前敵。滬甯沿綫空虛。苟非畢庶澄之軍隊填防。蘇省早已不守。畢庶澄既來上海。部署略定。適返原籍無錫。自負氣出走以來。已隔二十有四年。其後父早死。其母尚在。蟄居田野。困苦不堪。方其南下時。已有鄰人報告其母。謂爾親生子位至專閫。目下衣錦榮歸。爾可預備作老太太。說到其母自親

子走失十分忿愧。一鄉村婦女。安有出外覓子之能力。初亦朝夕想念。繼而無可如何。積久漸置。自後夫既死。後夫處未嘗生育子女。故形單影隻。淒苦萬分。後夫幸遺有田數畝。茅屋五椽。得以苟延殘喘。苦守度日。聞鄰人之言。疑信參半。孰知接二連三。有人來話。此事確而不虛。其母想此兒本性。不致涼薄。果飛黃騰達者。斷無不探老母之理。惟有靜待其來。豈知官場勢利。窮形盡相。早有軍界中吹牛拍馬者。爲畢庶澄租定大廈一所。盛設供張。先將畢老太太迎至公館。而無錫地方官知之。亦錦上添花。爭競供給。作種種之設備。畢司令猶未返珂里。其老太太已花團錦簇。僕役如雲。某師長太太。某局長內眷。咸來拜見。畢老太太。鬧得滿城風雨。畢老太太莫名其妙。幾疑夢寐之中。弄得無所措

手足以外畢庶澄生父一方之親戚都入城來探聽風聲。在新公館左右前後徘徊觀望。要想闖進來見畢老太太。爲守衛之警察所喝止。又有華姓之鄉鄰。習見畢老太太居賤食貧。布衣蔬飯。不多幾日。榮耀若登天。亦來城中窺探動靜。茶坊酒肆。資爲談助。咸嘖嘖稱道。正合一句俗話。碗片磚塊自有翻身日。畢阿嘉（後父之名）可惜無福早死。原來畢母出於蔣姓初嫁王氏。庶澄親父名王穀郎。再醮於畢。王與畢均農家者流。王姓有一遠族。行輩爲王穀郎兄弟。名王仲熙。向在警界服務。職不過一雇員。其人善於鑽營。苦無可乘之機會。今得此信息。欣喜欲狂。以畢庶澄本王庶澄。我王家之嫡血。只要拜求王蔣氏。向其親生子一言。升官發財。可操左券。主意既定。乃投畢司令新公館。請見老太太。

守衛警見其佩警局徽章。聽其入內。由傳達處入報。畢老太太愕然。不知其人爲誰。令擋駕不予接見。王仲熙料老太太不明底蘊。故遭拒却。然自己如何關係。未便說穿。弄得進退維谷。沉思良久。乃對傳達詭稱我爲司令胞叔。因自幼過繼王姓。故不姓畢而姓王。實司令極親近之本案。務求傳見稟安。傳達處說既司令之胞叔。何不早說。恐是假冒。故不許代爲通報。王仲熙發急。再三打躬作揖。口稱如有冒頂。聽老太太送官究辦。傳達處知是真確本案。且又是公務人員。今打官話既打不退。只好再予傳入。蓋王仲熙因知王毅郎本有胞弟二人。同胞雖是假冒。究屬行輩不差。傳達叩稟畢老太太後。老太太亦頗見幾。卽許王仲熙進見。認識王仲熙還在二十年前。此刻當然不復記憶。故無從說起。

惟有含糊答應。幸王仲熙伶牙俐齒。先將族兄王毅郎家庭過去之事。實歷歷陳述。畢母悵觸前塵。不勝傷感。繼而申明來意。請太太訓諭。庶澄不拘何項機關。安插一優渥之位置。訴說之下。畢母滿口應允。王仲熙十分快活。辭別出來。立即趕往綢緞鋪中。選購上等衣料兩襲。遣人送交畢司令公館。呈老太太收納。翌日。宣傳畢司令回籍省親。專車到站。一時迎候站上者。人山人海。軍警布滿崗位。軍樂數班。喧闐震耳。政界軍界要人。當然完全恭迎。其他商界學界各團體。莫不派遣代表。手執旂幟。排列月台上。畢庶澄下專車。與諸要人一一握手。復對大眾兩鞠躬。謝歡迎之盛意。乃步入站長室。小憩。站長敬進茶點。文自無錫縣知事。武自旅長陪侍。略敘寒暄。遂上汽車。馳歸預備之公館。其母夫人

倚門而望。畢庶澄在車中望見。立命停機。開啓車門。搶步至門首。叫聲母親。拜倒在地。起立一旁。太夫人前行。畢庶澄隨後。步入客廳。庶澄曰。請母親先回內室休息。兒承衆官員護從到此。須一一道謝問話。卽令衆文武官員依次傳見。先詢地方情形。次詢軍事布置及餉項欠否。旁及警務教育捐稅田賦各種大略。并表示今番率師援蘇。有調動蘇省軍隊。便宜徵發之全權。希望諸君盡心職務。切勿輕信謠言。致生紛擾。衆文武官員唯唯稱是。咸言謹遵司令鈞諭。聽候驅策。賓客散完。畢庶澄始入後堂。跪於親母膝前。涕泗橫流。以二十餘載睽違色笑之身。一旦衣錦歸來。如在夢中。不盡依依孺慕之誠。太夫人問媳婦現居何處。所娶係何等人家。畢庶澄云。正室何氏。籍隸奉天。年二十八。受過教育。

岳家爲關外大資本家。開設雜糧行軍衣莊銀號等等。營業之範圍甚大。生女孩兒一人。尙有側室二。一方姓。一邵姓。方生男兒二。女兒一。邵未曾生育。目下皆寄居青島。青地背山面海。風景殊佳。馬路之寬闊。樹木之茂盛。空氣之澄清。交通之便利。可謂中國第一良港。家居其地。不啻神仙福份。孩兒之意。俟軍務稍鬆。母親遷往青島團聚。爲期不遠。望母親預爲整備。上海雖國內之大商埠。孩兒今番攷察其表面。繁華太過。糜費太鉅。人口太多。以致生活程度日日加高。殷富之家。衣食住行。駭人聽聞。貧苦者不堪設想。而且雅片賭博。至於公開。盜賊鬚匪（卽指綁票匪。北省綁匪均目爲鬚匪）日夜發現。是眞惡之區。莫若上海。斷不宜久住也。母親苦度鄉野之生活。外間情勢。當然隔膜。孩兒欲言

者無限。容一一稟告。太夫人曰。我亦言之不能盡。昨日來一位汝生親父之阿弟。名喚王……太夫人既不識字。當不克述仲熙之名。續語曰。現在未悉其作何項生意。要吾兒照顧照顧。替渠弄一口飯喫。蓋畢太太從無人贈與豐盛之禮物。從未服過華美之綢緞。見王仲熙之所孝敬。目爲之炫。料其價值。必至數十塊洋鈿之數。故鄭重其事。別項不及細述。單提此件。畢庶澄天性孝順。見老太太如是云云。安敢遲延片刻。立喚傳達處。問昨日王姓客。是何名字。傳達處檢出卡片呈上。方知爲王仲熙。畢庶澄不查明關係之有無。卽提起不律。寫一字條。飭差官送無錫縣知事公署。查取王仲熙履歷。知事不敢延擱。立時轉飭縣警察所查復。幸所中有人認識。知此人爲警察第四分區雇員。當日聲復過。

縣由縣轉報畢。司令始知係警局服務之人。卽刻遣祕書羅中發。面託知事。予王仲熙以優缺。薪水公費須從豐。知事一面通知縣警察所長。一面給發委任狀。委任王仲熙爲第四分區區長。原任區長吳鉅。調回總所。予以總稽查名目。命令一頒。警界人員。覩王仲熙突如其來。而且薪俸較吳鉅時加倍。咸稱咄咄怪事。可見戰爭時代。軍人勢力之膨漲。任何人不可克望其項背。畢庶澄在籍。盤桓五日。午晚兩時。各界均有讌會。至第五日。在公館備盛筵還答。中菜西餐。雇用錫城第一流廚子烹飪。中西並用。生面別開之讌會。且飛箋召花。笙歌悅耳。鶯啼燕語。翠繞珠圍。各界均以爲畢司令是新人物。手裁倫極嚴整。故不敢以冶游嘗試。詎知司令風流倜儻。每喜坐對名花。前數日見無人發起。不便

首先啓口。今天自作主人。特破例徵花侑酒。且身在家鄉。非比地方官之一舉一動。有關體統。讎罷將夜車離錫。逢場作戲。似無傷大雅。一時公館門前。車馬幾不能容。於是風流司令之號大噪。畢庶澄拜別母親。動身去滬。官場歡送者。一如迎接之衆。盛路局爲之備花車。附掛於南京來之夜車。時在民國十六年陰歷二月上旬。蔣中正與孫傳芳鏖戰於江西。國民黨主持上海軍務者。爲金長造。知畢庶澄一識時務之俊傑。爰轉輾訪問。得與畢庶澄之祕書長洪世鉞結識。乃多方運動。百端遊說。其間奔走不停者。一名黃伯本。一名弓山運。自命爲政客一流。深悉畢庶澄有婦人醇酒之風。黃弓二人。竭盡心力。籠絡洪世鉞。由洪世鉞轉說畢庶澄。因畢之對洪。言聽計從。果然畢洪均入其彀中。畢庶澄

遂沉迷於福致里妓女櫻花老二妝閣。一切軍事悉委之洪世鉞主持。黃伯本弓山運日日與洪世鉞敘談祕密計畫。決定魯軍與國民軍妥洽。國民軍一方面金長造代表蔣中正。酬舉庶澄以軍長之職。惟舉庶澄最後之條件。自上海以西無錫以東。須將地盤讓與。用人行政。畀以全權。此種條件亦非舉之本意。因羅中發見洪世鉞大權猶攬。不勝嫉妬。即獻此條陳。強洪世鉞之所難能。而孰知舉庶澄色令智昏。不加攷慮。漫然應之。以告洪世鉞。洪即要求黃弓二人。黃弓報告金長造。金長造以舉之有意反汗。和議破裂。且致疑黃伯本弓山運偽造舉命。別有野心。此一點之誤會。肇禍至不可收拾。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七十六回 威風司令錦繡還鄉 平地區官絞羅獻媚

虎符手握氣揚揚
只爲寡人同有疾

年少將軍戰術良
浮生若夢醒夢梁

第七十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纒

却說畢庶澄自率直魯軍抵上海後。南方政府所派上海特務員金長造。遣黃百本山運。竭力游說。使之降服南方。黃弓二人先與畢之祕書長洪世鉞結交。藉爲媒介。妥協之條件業經成立。另一祕書羅中發。嫉洪世鉞之見重於畢。設辭離間。果也畢沉緬於色。入其彀中。橫生支節。以滬甯路東半段之地盤相要挾。金長造指爲變卦。不予同意。黃伯本弓山運以功敗垂成。不忍見滬上商民慘遭兵燹。乃呼號奔走。設法幹旋。其時金長造以國民軍瞬息開到。無磋商之餘地。不知洪世鉞猶在妓女禳花家。與畢庶澄籌議。迨議定後。通知黃伯本弓山運二人。不

第七十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纒

料國民軍已與直魯軍在開北地方開火。畢庶澄亦未將妥協之條件宣告部下。致全部未喻意旨。貿貿然抗拒國軍。立時鎗火連天。殺聲震地。畢庶澄洪世鉞聞之。大驚失色。方謂戰事不致發生。奈何猝焉接觸。乃二人相偕。微服潛出租界。一覘形勢。及查視之下。方知鑄成大錯。已至不可收拾之地步。自己部隊。敗得七零八落。無可如何。只好退入租界。急急帶攜手提皮包一件。二人祕密赴怡和洋行北洋班輪船出口。因畢庶澄早已慮到。設使局面變動。軍務糜爛。本身惟有暗中遁走之法。故派人向怡和預定。隨時可以起旋。其時租界與華界毗連之區。由工部局密布鉄絲網。裝置鉄門。非常堅固。所以防潰兵之竄入。有妨租界治安。鉄門之內。且有西兵協同武裝巡捕。日夜守衛。畢庶澄與洪世

鐵出界時，巡捕房特派包探一名爲嚮導，以免守兵之留難阻止。故回入租界，仍得安全。其部下與國民軍開火而敗潰。一時無路可逃，都扒上分界之鐵門，欲入租界躲避。不料門內西兵，以機關鎗掃射，屍橫遍野。血流成渠，畢庶澄部隊，竟然全軍覆沒。少數不死者，除被俘虜外，別無方法。是役也，闡北商店居民，喪失生命，亦間有之。至房屋之被毀，財產之損失，不可以數計。使妥協條件，無所變更，可以不戰而定。羅中發可稱一言喪邦者。畢庶澄遁至天津，轉歸青島。張宗昌知之，怒不可遏。令其來濟南談話。一面手諭褚玉璞，開明罪狀，謂爲通敵受給，挫折銳氣。在中途鎗斃之。可惜英俊無倫之一員戰將，不得善終，無非因迷戀花柳，色令智昏，涉足情場者，可爲殷鑒。上海賽馬，爲西人公開之娛樂。

之賭博。近年華人踵而行之。報效市政府以鉅資。辦法尙屬正當。嗣復有人創設跑狗。鬪場於公共租界者。凡二。曰明園。曰申園。法租界者一。曰逸園。直是賭博。別無假借。每星期開賽三次。輸贏之鉅。動逾千百。公家何以任此項賭博公開。因每次亦有抽取之稅款。主其事者。爲著名銀行中人。址場內有職務者。無非亦銀行中之行員。居然亦設董事會。會中人物。悉是著名銀行之大班大寫。因須與當軸西人接洽。故無華人之位置。倡辦以來。已屆三載。入其場者。莫非賭徒。試問此舉利害。何如。可斷之曰。有害無利。上海犯罪者之多。如強盜。如綁匪。此外種種。翻戲局。鬪殺人。不用鎗刀之案。雖醞釀之原因多端。而跑狗場亦造成犯罪之一件。有德商利士洋行。營五金進出口貿易。局面殊大。所用總會

計華人陶仁初作事勤敏。服務近十年。洋東頗爲信任。該洋行會計一部份職員。陶仁初有進退之權。家有一妻二妾。賃居小洋房一座。在法新租界拉都路。每日赴行辦事。自備汽車以代步。雖非積資鉅萬。而每月有千圓收入。手頭充裕。別無所好。惟性喜投機。自有跑狗場。初僅小試輸贏。繼而以屢戰屢北。不勝忿忿。遂逢賽必到。每一星期三次。每月十二次。每次必輸去二三百圓。妻妾婉規微諷。而陶仁初執迷不悟。積三四個月光景。虧蝕不下一萬餘圓。收賬員卽其手下助理。當然可以狼狽爲奸。私收賬款五六千圓。又支取銀行存款二三千圓。一概斷送於申明逸三園之內。洋東以信任之故。未嘗查軋。瞬屆半年結賬之期。各方擠迫。無從彌補。歸至家中。終夜徬徨。書空咄咄。妻若妾悉其隱情。

第七十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緣

強爲慰藉語。且曰君受經濟壓迫。其詳可得聞乎。世間無不可了之事。妾等或可效犬馬之勞。爲君一解燃眉之急。凡人家既娶妻。復納妾。不論妍媸老幼。無不醋海興波。勃溪之聲。達於戶外。獨陶仁初之正室。有大家閨秀之風。絕不嫉妬。二妾一則來自青樓。一則出身蓬戶。爲正室所感化。居然亦無間言。故曾同意以規勸其夫。此時見其夫之短歎長吁。愁眉淚眼。故如是云云。詎料陶仁初聆妻若妾之溫柔婉轉。默不作聲。但聞頻頻嘆息。將身斜倚沙法之上。旣而復立起來。在寫字檯四面。遶走不已。直至十二點鐘後。方回正室房中就寢。翌日清晨七點起身。盥洗方罷。匆匆外出。家人以爲日常習慣。到行辦事。不以爲意。惟今日待較平日爲早耳。奈所用汽車夫名子橋者。知主人每日八點三十分

左右出門。故鐘鳴入下。始來措拭。伺候晚間。回其家住宿。斯刻天色尙
早。未曾前來預備。不知陶仁初打算定當。車夫若來。反覺未妥。至門外
卽喚黃包車一輛。馳赴蒲石路十四層旅館。詭稱自南京夜車抵滬。當
開定二百五十號房間。署名喬人楚。係政界中人。該旅館素乏華人居
住。悉賃與西人作寓公者。陶仁初精通英語。謂該旅館大寫曰。余夙性
清潔。華人所開旅館。非不美麗寬敞。然以余目光觀察。穢濁之處。終不
克免。於衛生上猶有缺點。因投止貴館耳。侍役循例招待。陶仁初云。余
夜車失眠。先須安睡數小時。侍役唯唯退出。陶仁初乃將房門下鍵。抽
出寫字檯之屨。取洋紙製成之信封信箋。及鋼筆墨水瓶。攤好檯上。作
函三封。一致家內妻妾。一致行內洋東。一致旅館經理。寫畢置於檯上。

將昨日所預購之安神藥片。倒一杯開水吞服。既而忽轉念。此藥片之發作。遲速迴殊。倘不即發作者。豈非誤我之事。我已有自殺之決心。恐其耽延時刻。弄得不死不活。更爲難堪。遂將腰間褲帶一條解下。中段繫於衣架上。兩端緊扣頸項內。自己用雙手力扼之。立時一縷冤魂。逕投枉死城中而去。大凡人之自盡。冥漠之中。若有助力者。然雖迷信之說。神鬼之談。通人勿道。然死生自有一定。生來不克善終之輩。命數已盡。莫可挽回。旅館侍役。當下午三點將屆。欲詢客應否進餐。爰至房門外竊聽動靜。而寂無聲息。以爲客勞頓過甚。不宜驚擾聽之。迨入晚八點。又往窺之。仍寂然無所聞。侍役大疑。遂輕叩房門。而不應如故。侍役不得已。大聲呼喚。始終無應之者。料定其變故。急去報告寫字間。經庶

務員用電話通知巡捕房。捕房派西探華探各一名。馳赴該旅館。協同職員侍役。將二百五十號房間。撬門入內。則見旅客已自縊於衣架之上。揆厥情形。氣絕已久。共將屍體放下。搜其體畔。有鈔票六十三圓。銀角二枚。銀表一隻。瞥見檯上有函三封。拆閱致旅館經理一函。方知住址及真確姓名。一面將屍體用車送驗屍所。一面遣人通知其家屬。却說陶仁初之汽車夫子橋。依平日規矩。八點鐘入主人家。今日聞已出去許久。子橋詫異之甚。乃將汽車揩洗畢。即開到白大橋南首外灘和士洋行。問看門巡捕。主人在內否。看門捕答稱不知。子橋下車入內。至主人寫字間一望。則見陶仁初所坐之椅。似虛左以待。其同事諸人。望見子橋。忙問今日陶老闊何往。奈何此刻猶未到行。子橋說稀奇稀奇。

老關還是七點出門。不知往何處去了。言罷。轉身就走。出行門。跳上車。開機疾駛回家。報知主母。主人並未到行。不知去向。陶家妻妾一聆子橋之語。驚疑不定。彼此猜測。莫名其妙。卽搖電話向朋友親戚家探問蹤迹。均答不到。於是憂急之程度。又加高幾百尺。正室汪氏云。昨夜態度失常。爲從來所無。今日恐凶多吉少。第一妾沈氏云。我眼睛跳已經三天。正怕窮禍要到。昨夜睡夢之中。突然哭醒轉來。此皆不祥之兆。第二妾呂氏云。我鼻頭裏覺得布芒臭。已連接著幾陣。不知誰家燒化衣服。殊不可耐。陶仁初家中紛紛擾擾。姑且按下。和士洋行買辦間職員。聞總會計失蹤消息。卽告知買辦方稼千。原來會計處職員。不拘大小事務。亦全歸買辦負責。方稼千亦略知陶仁初之輸空鉅款。因其素尚

信用。或者自知彌縫。且萬不料若是其鉅。今得此意外報告。立刻傳會計處諸人。會同買辦間職員。將陶仁初經手之出入帳冊。盤查核算。發見挪用之款。達七八千圓之譜。猶未逐條對準。方椽干怒髮衝冠。拍桌大罵。因此項虧空。照例須買辦賠繳。知陶仁初並無家產。自己定要受累。爰去告明洋東。預備向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控訴陶仁初侵占帳款。監守自盜之罪。此時陶家汽車夫子橋。奉主母命往南京路。覓小胡塗拆字。小胡塗不知何許人。其拆字判斷吉凶。絲毫不爽。迷信之徒。奉之若神明。一似人生休咎。盡懸於小胡塗三寸不爛之舌。拆字一次。須銀二圓。吁身價之昂極矣。當時子橋訪到大慶里。果然見到半仙之小胡塗。先交付鈔票二圓。先一拈紙卷。開看爲倨字。小胡塗問何用。子橋答

第七十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繯

尋人小胡塗將倨字書於一方粉牌上判曰家內有十口其所仰賴之主人已爲尸首已成古人連搖其頭曰不妙不妙子橋大喫一驚又拈一卷開看爲袁字小胡塗又判曰此人之不見受袁頭之壓迫口在土之下豈非已不在世間且去土而加工爲袁家屬已處哀傷之境再搖其頭曰無望無望子橋也是一名義僕聞小胡塗所言幾幾乎氣倒地。上欲跑回家中陳述孰知脚癱手軟走快不得只好喚黃包車趕回剛跨進門叫聲主母主人闖大禍了汪沈呂三人直跳起身來皆眼淚汪汪詢子橋有無風聲子橋說我嚇得跑不動路所以叫黃包車回來卽將小胡塗之判語照述一遍如此看來恐已遭不測爲之奈何汪氏與二妾正在啼啼哭哭將信將疑驀地有一人包探模樣者揷大門電鈴

一進門口。便問此地是姓陶否。汝家老闖是陶仁初否。已在蒲石路外國飯店內自尋短見。行裏派我來通知的。屍身已昇往驗屍所。你們快去認一認看。於是汪氏正室。及沈呂二妾。號淘大哭起來。原來陶仁初尙未有親生子女。由汪氏螟蛉一子。甫四歲。小字達信。僱備汽車夫之外。還有廚房一名。娘姨二名。大姐一名。主僕共有九人。此時一片哀聲。震動四鄰。子橋向汪氏謂。主母且止悲傷。應卽赴法租界驗屍所認明老闖。而後備辦後事。至要至緊。人死不可復生。徒哭無益。車子我已端整。請主母與二位姨娘達信同走一遭。汪氏等聽說。方收淚。各人略事部署。去認仁初屍首。以後領屍棺殮。料理諸事。陶仁初一條生命。全爲賭博失敗。被經濟壓迫。而致死。可惜仁初福分淺薄。嬌妻豔妾。左擁右

第七十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害梓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釋

抱會幾何時。有如夢幻。且不妬之妻妾。世所罕覩。陶仁初真幾生修到。誰知不克善終。令人悼歎不止。雖然。上海自交易盛所行。若陶仁初之投機失敗者。多似恆河沙數。小則傾家蕩產。大則喪失生命。爲禍之烈。莫可勝言。所以有多數執迷不悟之人。因各項正當貿易。必歷千辛萬苦。始可獲幾希之利益。或且備嘗辛苦。結果仍致蝕本。不若營投機事業。頃刻之間。可以盈千累萬。充我囊橐。今日窮漢。明日即可住洋房。坐汽車。娶小老婆。大出風頭。殊不思富貴在天。非可強邀。義命自安。不生妄想者。無終身困苦之理。俗語說得好。農家錢。一萬年。生意錢。六十年。賭博錢。手中拿半夫。蓋賭而贏進。斷不能持久。况輸者十之九。贏者十之一。試觀每日數千圓之頭錢。消耗費。數千百人之開銷。從何而來。苟

使理路明白。則彼明目張胆之大賭窟。或爲中國人創辦。或爲外國人發起。陷溺無限青年之地獄。可令其自生自滅。門前冷落車馬稀。不久而悉歸消滅。無如迷途猛省者。絕鮮其人。有心人可勝扼腕。作者曾有深映眼簾。而永不能忘者。請再爲閱者諸君述之。民國十年。上海交易所風起雲湧。數月之間。成立者五十餘家。籌備而未成立者七八十家。名目之奇特之衆多。令人不可思議。有學界中人。見獵心喜。乘此潮流。發起江南交易所。假使成立以後。經營何項生意。局外人不得而知。但見其登報廣告。吸收股銀。已經成立之各交易所。竟將江南交易所股份。拍板競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將軍天外忽飛來。衣錦歸鄉志壯哉。

第七十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繯

第七十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繯
環○境○可○憐○難○戰○勝
殺○機○無○限○浦○江○隈

第七十八回

白頭老嫗問諸水濱 黃口嬌兒險哉天痘

却說上海交易所盛極一時。江南交易所已經後起。其起點。日本人先創辦取引所。於是商界鉅子。踵而行之。首先成立者曰證券。繼而物品證券。麵粉。雜糧。金業。紗布。次第開辦。匝月之間。紛紛發起。有五六十家之多。黃楚九則辦日夜交易所。今之日夜銀行。即爲交易所改組。自陰歷四月始。至十一月初。全上海之人。如飲狂藥。較之昔年橡皮股票之風潮。加盛倍蓰。迨十一月中旬。西歷過年。金融機關。完全結束。銀根不能週轉。一時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無論已成立未成立者。悉歸消滅。殊堪發笑。江南交易所。籌備於九月中。主其事者。學校中人。一時酸秀。

第七十八回 白頭老嫗問諸水濱 黃口嬌兒險哉天痘

才窮教員。莫不出其血汗之錢。營此投機事業。前回自稱政客之黃伯本。亦江南交易所之中堅份子。其手下狐羣狗黨。複雜異常。一個姓李名鏡百。身體極短。人呼爲矮子鏡百。一個姓王名蘇生。身材瘦小。人呼爲小蘇老。此二人助理黃伯本。最爲出力。本身銖積寸累。矮子鏡百儲蓄六千圓。小蘇老有四千圓。又各向親友運動。凡親友稍有積資之婦女。咸希望大發其財。一言交易所。無不欣喜欲狂。爭以養命之錢。交付李王。以購江南交易所股票。小蘇老之女戚姚氏老嫗。生子極孝順。所娶媳婦亦賢德。方六十歲時。子若媳爲之置備身後之需。壽材壽衣。均已完全。可惜六十四歲。子媳相繼病沒。只遺女孩一名。姚嫗老淚難乾。晚境之慘苦可知。手內並無餘資。因數世務農。悉質種之田。乏自有之。

產。小蘇老游說多方。姚嫗云。家無恆產。所有壽材一具。壽衣幾件。若使變賣。可值一百餘圓。但我今年六十九歲。逢暗九亮九。老人須防回去。故此事萬萬動不得。小蘇老無法可想。嗒然若失。豈知姚嫗天生苦命。有隣居韓姓。半耕半讀之家。生子女各一。父母鍾愛之甚。其子在上海私立中學肄業。其女年已及笄。亦在滬北著名女校大學部。吸受文明空氣。截髮時裝。足穿革履。滿口新名詞。一望而知爲漂亮之女學生。聞交易所可獲大利。急急請假歸家。一再慫恿其父。購進股份。父因愛女之言。不忍不聽。時際秋收。棉稻堆積如岡阜。迅去跌價易錢。父詢女曰。目下何項股票。最爲可靠。女稱江南交易所。爲黃伯本李鏡百王蘇生諸人經辦。千穩萬妥。此數人父親均所認識。又爲女兒之師長。加之同。

鄉情誼。決無失敗之虞。其父遂欣然決定。韓女家庭團聚之餘。以姚嫗是鄰舍高年。處境困苦。特往存問。鄉間慣習。不論戚友。凡至親愛者。往往口叫寄父寄母。韓女自幼呼姚嫗曰寄媽。姚嫗亦以女兒待遇之。近年因在外求學。不克日暮斂首。偶然歸省。極應探候。兩方覲面之後。情話喁喁。宛似母女。漸言及交易所一事。姚嫗曰。前日王家阿蘇生對吾說。如何一本萬利。如何窮人翻身。吾未十分相信。今據爾所說。確有其事。而且水花財香。人人可得而取之。吾一個老太婆。儻然有福氣。賺幾百塊洋細。則一生一世。不憂凍餒矣。爾何日動身。吾想也趁帶一點。韓女口內雖贊成。不知寄母錢在何處。真莫名其妙。如果手內有些微積蓄。則寄女無不知之理。倘謂告貸諸戚家。則屈指計之。與姚姓有關係

者何在。實百思而不解。姑且不論。俟離家去滬之時。關照一聲可也。轉瞬間。韓女校中假期已滿。其父捫擋鈔票一千圓。交付女兒帶出。指定買江南股份。每股先交五圓。可得二百股。及往姚嫗家告別。韓女揆其情。何從來呵堵物。所言必不實行。誰知姚嫗竟捧出現洋一百塊。東洋皮紙層層包裹。拆開來如數點交寄女。叮囑寄女務必買發財票二十張。隔開幾天。可以連本連利收到家內。須寫一封信。先告訴吾。韓女不勝詫異。暗思咄咄怪事。第臨行匆促。不暇究其夾路現洋笨重。未便攬取。亦不及代換鈔票。只得忍重許之。無如交易所之潮流。日日變遷。迨韓女抵校之時。市面已大有變化。韓女懵然。喘息甫定。忙去尋訪黃李王三人。黃伯本看風頭不佳。遣矮子鏡百小蘇老二人。將江南交易所

股票拚命兜銷。大跌票價。定章先付五圓者。減至先付一圓。其居心不可問。無非欲吸收現款。多多益善。少亦無妨。打算騙到手之後。高飛遠舉。大赤爛污。韓女究屬年輕資淺。消息不靈。尋至日夜交易所。遇見矮子鏡百。韓女走得汗流浹背。從皮包內摸出鈔票。每包一百圓。共十一包。口稱認購二百二十股。矮子鏡百猛嗅一驚。轉想此位女客。尙不知黑幕情形。隨口問君曾見黃先生乎。韓女答曰。不曾找着。矮子鏡百心內一寬。立刻掣給收條二張。一張二百股。一張二十股。韓女公事幹罷。覺得腹中飢腸轆轤。走至鑊飯担上。買一團鑊飯。銅圓七枚。一根油炸骨。銅圓三枚。攜在手中。馬路上大嚼。極不雅觀。雖無人知我爲大學學生。然終不免喪失人格罷了。惟有破鈔走進點心店。喫點心。免生慚愧。

行行復行行。見電車站上求乞之江北孩童。伸出手來討銅圓。韓女即將饅飯油炸骨。向之一丟。猛抬頭。見烟露村各式點心之旂幟。飄揚路中。爰緩步入內。選較爲乾淨之桌坐下。只見旁座有兩位少年。一位嘴唇上留八字鬚之中年。計共三人。小酌談心。所談無非交易所形形色色。韓女留心細察。堂倌上來。問喫酒否。答曰否。問用何種點心。韓女隨口點餛飩一客。一面靜聽旁座人之言。髭鬚者問少年曰。君等曉得今日江南股。有不穩信息乎。甚至跌至每股一圓。猶無人顧問。故沿路擺賣。不啻野雞之拉客。可笑不可笑。說到此語。韓女毛髮悚然。一碗餛飩。放在面前。氣得不能下咽。勉強喫七八隻之譜。肚內遂不覺其飢。急起身。至帳檯上會鈔。重奔到日夜交易所。想找李鏡百交涉。江南僅每股

值一圓。豈可照前價欺騙我。不知矮子鏡百自收得一千一百元鈔票。後快活非常。早經逃遁。想此票生意。竟滿載而歸。以二百二十圓交代。經理黃伯本。本身可以措八百八十圓之油。料來江南股份。他日一敗如灰。誰去清理。天賜我一筆橫財。足穀半個月。闔堂子嫖大姐。身上夾袍已破。第一要緊。到石路上衣莊店。買一件時式棉袍穿起。奈不知黃伯本小蘇老二人。現在何處。先去找一找。且慢。彼等見我得意揚揚。恐露出馬腳來。今日我獨樂其樂。爲是。於是李鏡百先買棉袍。後進堂子去了。却說韓女找不見李鏡百。垂頭喪氣。一千塊頭。偷然喫倒帳。何以對家中老父。卽一百塊頭。爲數雖小。姚家寄母。真正性命交關之錢。只許賺利。不許蝕本。將來要我賠償。也未可知。越思越氣。惟有回至學校。

再說。乃過去一星期左右。交易所起軒然大波。已經開辦之數十家。立時停止營業。其方在籌備者。一日夜之悶。招牌除脫。銷聲匿迹。所謂江南交易所。亦在其列。李鏡百。王蘇生二人。收人之股款。留在手中受用者。李則有一千餘塊。王則有四五百塊。然而得不償失。其歷年辛苦儲積者。均已不翼而飛去。黃伯本從無儲積。一味揮霍。盈千累百。到手卽盡。此次發起江南交易所。其吸收股銀。不下四萬餘圓。半數爲大商人。黃楚九調用。半數在黃伯本袋中。除開支暨嫖去之外。尙餘一萬零七百塊。風浪突起。黃伯本三十六著。走爲上著。席捲他入血汗之錢。一溜烟不知去向。古人詩。騎鶴上揚州。而黃伯本有人見其乘車馳蚌埠。李鏡百與王蘇生二人。一則盤費不足。未能逃之夭夭。二則自己亦受損。

失不小。黃伯本所吞沒一筆。確未分肥。故如有人向之交涉。悉推於黃伯本身上。硬挺頭皮。恃其家無一担。人莫奈何。受累者不知凡幾。而莫苦於韓女及姚嫗。韓女在校。逆知事之不妥。猶希冀交易所之轉機。孰知黃河永乏澄清之日。待至城隍菩薩鬚鬚全白。終無好局面。一旦山崩川竭。迫得韓女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託人四面查問黃伯本其人。早已如冥冥鴻飛。自知無顏歸見老父及寄母。獨座宿舍中。屢欲自殺。幸同學知其底蘊。防閑嚴密。一面通知其家屬。領回安頓。且言姚嫗自將洋銀託付韓女之後。耳聽好消息。渴望十日半月之內。一百塊變成二三百塊。滾進家門。乃久而久之。杳無聲息。急迫莫可言狀。惟時時叩拜天地。喃喃祈禱。霹靂一聲。聞韓家寄女抱疾歸家。扶一根拐杖。趕至隔

壁問訊。韓父愛女心切。知姚嫗定來追究款事。但自女兒正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一經寄母之責備。恐雪上加霜。更覺難堪。因設辭謂姚嫗曰。女兒神志昏沈。上海西醫一行堅囑。回家須靜息數日。決不可與人談話。寄母厚意。闔家知感。俟其休息幾天。再過來叩見長輩。敘談一切。姚嫗被冷水一澆。氣得天昏地黑。欲想發作。未免有傷感情。真止啞子喫黃連。說不出苦處。回轉家內。自思壽器如數典質一空。死無葬身之地。愈想愈悽慘。痛哭一場。迨夜深人靜。匍匐而赴屋後竹園外。一條小浜中。投水自盡。可憐姚嫗風燭殘年。子婦雙亡。家無恆產。誤聽人言。妄想大利。卒致不得其死所。彼借交易所詐騙錢財。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卽韓某雖小康之家。然此次元氣大傷。亦幾幾懊喪欲絕。姚嫗旣自殺。

親鄰幫同收屍。素知其送終之具無缺。詎知所有權已屬他家。一百大圓。卽變賣而來。韓女聞之。腸斷骨折。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爲之悲啼不已。嗣後韓女不獨從茲輟學。且抑鬱而釀成肝病。花容日卽憔悴。年甫二十有三。遽爾撒手西歸。推其原因。豈非交易所實爲厲階。要知富厚不可強求。俗語云。一兩黃金四兩福。又云。橫財不富命窮人。作者鄉里中。還有可紀之事實。陸姓兄弟二人。長名可久。次名鶴江。世操米業。父名東山。長袖善舞。初僅充滬南兆吉米行夥友。繼而升經理。又自營九穗米行。帶做雜糧進出口。生意鼎盛。不數年間。積資數萬。民國十年。交易所應運勃興。陸氏兄弟。大獲其利。時乃父年邁。居家享福。族人陸子瑜。向在九穗充跑街。作事誠實。效力多年。素無過誤。奈命途

多舛。家內變故叠遭。髮妻死而一續再續三續。又慘被回祿之殃。弄得焦頭爛額。廬舍蕩然。陸東山憐其境遇之速。本敦宗睦族之念。命可久鶴江二子。盡力扶持。可久兄弟。倒也善體親心。以雜糧交易所股份。獲利可操左券。陸氏執一業之牛耳。當然能左右其間。即以本人所派得之股數。分出一部份。爲陸子瑜所有。子瑜乏資本。由可久兄弟籌墊。料定旬日之間。可收鉅款。陸子瑜歡天喜地。感激叔父（按東山爲子瑜父輩）無量。以爲今後庶可揚眉吐氣矣乎。果然股份收據。到手中。祇有一禮拜。而價值飛漲數十倍。陸可久鶴江兄弟名下。獲利二三十萬兩。陸子瑜附驥尾。而亦扶搖直上。其個人利益。可淨得銀三萬二千兩。於是陸子瑜得意之極。以爲連年家累重。室如懸磬。今有所藉手。

否極泰來。正在滬北四馬路倚虹樓。開筵宴客。忽然浦東家中。專遣急足。渡浦報告陸子瑜。其六齡愛子。猝患天花。症屬奇險。鄉間著名之幼科醫士。業已聲明。須另請名家診治。座上友人聞之。卽謂上海市徐麗卿。咸推幼科聖手。盡延其到鄉一診。定可藥到病除。又一友人。則介紹毛玉書。謂兒科爲上海冠。此二客均屬老派。故主張用中醫。又有一位新人物。充雅利洋行副買辦。名祁文若。謂中國醫學萬不及西國。西醫中以德醫最爲可靠。當今德醫馬恩世博士。名重如山。惟出診到鄉。診例須四百兩。舟車費外加。僕則與之交誼頗深。代爲叨情。可以減少半數。君幸勿失之交臂。弄得陸子瑜毫無主意。知諸友概是好心。但方寸亂矣。難以決定。一面託鶴江代作主人。奉陪來賓。自己則趕回九德

行內與子久商酌辦法。子久之意。天花非時疫可比。係慢性傳染病。宜
卽刻回家。攷察形勢輕重若何。而後定延何醫。子瑜稱極是。急急歸家。
見其愛子。症象雖危。而神志尙屬清爽。知可補救。惜鄉僻之區。絕無良
醫。不得不轉身至長途汽車站。雇一輛專車渡浦。告諸子久。叩延何人。
子久以爲還是徐麗卿最稱妥當。乃封鈔票一百圓。雇坐汽車。親自敦
請。川費統由子瑜供給。旣到徐麗卿處。時已深宵。說明來意。徐醫云。須
清晨八點鐘。啓行至南市。八點前萬難如命。此症其實毋庸焦急。務請
寬懷。斷不誤事。一則名醫身價自高。二則此人烟癘甚大。豈能呼之卽
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等問富貴是浮雲。駟馬高車若罔聞。

第七十八回 白頭老嫗問諸水濱 黃口嬌兒險戕天痘
萬○惡○春○申○談○社○會
幾○人○舒○泰○保○天○君

第七十九回

命宮中定終身赤手 輪盤下殉薄命紅顏

却說陸子瑜敦請上海幼科專家徐麗卿診治其愛子出天花之症。無如徐麗卿鴉片之癖甚深。今渡過浦東看病。頗感不便。因職業在斯。不能拒却。然要其隨請隨行。斷辦不到。許八點往南市董家渡擺渡。陸子瑜無奈。何約定預爲伺候。袖中出聘金百圓。徐麗卿老實不客氣。接手過來。將紅紙拆開。一五一十。點清數目。而後藏諸衣袋。送陸子瑜出門。回進自己房間內。雇用之裝烟專家。爲之開燈。時已三點半。預備抽馱。至八點。乘自置汽車動身。陸子瑜伴同抵家。切脈完了。問病勢若何。徐麗卿答稱。症屬奇險。幸僕經驗不少。尙能療治。倘付諸庸夫之手。恐難

保全。立方畢。打開所帶之皮包。檢出末藥兩包。每包祇重五六分。謂子瑜云。先將此藥一包。開水沖服。越一小時。再服一包。待下午二時。而後服煎藥。應可神志清爽。熱度漸低。陸子瑜特具雅片烟。殷勤招待。徐麗卿料小地方。定乏上等烟膏。故用身畔所帶大如蜜棗之烟泡。自家裝吸幾筒。告別返滬。陸子瑜聲稱。明日仍當勞駕光臨復診。徐麗卿面有難色。謂僕門診甚多。費時過久。還是請近地者便利。陸子瑜認定徐麗卿。有起死回生本領。豈肯放過。急取每張五十圓之鈔票四紙。雙手奉上。務必早光。徐麗卿蹙眉蹙額。屢次咋舌。始允翌日下午再來。如是者診治兩禮拜之久。共致送二千七百圓。加汽車資一百五十圓。又購禮券一百圓。以代酬勞酒席。既而陸子瑜以投機得意。且愛子危而復安。

立願超度祖宗。以報冥中保佑。乃擇日建設水陸道場。和尚道士兩項俱用。俗呼對壇。鄰里戚友。皆嘖嘖稱羨。借人家曠地。搭蓋廠房。排場闊綽。詎知樂極生悲。香火正氤氳繚繞之際。一點火星。飛落冥庫之內。所有僧道紙紮之舟車。體積甚大。與冥庫冥鏹。放在一處。頓致火勢燎原。不可嚮邇。場中之人。爭往汲水灌救。維時風色猖狂。一霎那蔓延迅速。燃著所搭蓋廠房。和尚道士。忙搶取法器。暨一應陳設之幢旛。弔掛人聲鼎沸。烟霧迷漫。迨街鄰鳴鈺報警。消防隊人員。驅皮帶車疾馳而來。將廠房拆毀。打斷火頭。火始漸熄。幸未延燒街上。鱗次櫛比之店屋。然遠近嗅驚不小。而齋主陸子瑜之所受損失亦極大。因僧道之器具。貫器店之廠房。及秩序紛亂中之失物。均責令子瑜賠償。請地方董事出

爲維持統計須費去洋銀萬圓左右。以超度祖先之美舉。結果至不可收拾。陸子瑜懊喪達於極點。抑塞之下。釀爲疾病。臥床不起。病從驚悸憂鬱而得。醫者誤認爲傷寒。投以猛烈之發表劑。陰分大耗。虛汗不止。口不能言。幾乎虛脫之象。幸易延良醫。按脈細察。頓足大罵前方誤事。視性命如兒戲。立刻表裏兼治。回復其元神。也是陸子瑜命不該絕。遇此救星。一劑服下。卽能開口。然而其所娶第四妻。鄉愚無知。求神問卜。叩請女巫到家。赴各處寺院進香許願。已所費不貲。所延醫士。每次酬金川資。酒食供給。與藥劑之價值。亦須十五六圓。待陸子瑜之病。調理告痊。已費去五百餘圓。因病魔之纏攀。陸子瑜所做麵粉交易所一筆期貨。市面狂跌。迨病體復元。可以交割結算。竟輸去銀九千八百三十

兩統計數項之損失。將雜糧股份盈餘抵補。所餘無幾。前數年陸續虧耗。仍不能頓復舊觀。因歷年借貸以開支。負担子金。亦不在少數。不比陸東山操奇計贏。本身積有六七萬金。其二子子久鶴江。自交易所股份贏進二三十萬金。又行內交易。筆筆賺進。兩三載之光陰。竟共有七十萬金家財。受買良田至二千畝。鄉鎮店房。買進百餘幢。上海南市房產。亦置得十四五萬金。殷實爲一鄉之冠。陸子瑜遜此福分。甫有基礎。連遭挫折。依舊一個效勞朋友。由是觀之。富貴非可倖邀。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我所好。旨哉言乎。雖然世間熙來攘往之人。莫非爲利所驅遣。看得破者。曾有幾人。交易所一大賭場。經紀人卽拉牌頭之小廝。或稱董事。或稱理事。或稱某科長某

主任。卽聚賭抽頭之老闖。借商業買賣之競爭。施貽禍社會之毒計。其罪過與標明賭公司創辦人。曾無絲毫分別。同是使人傾家蕩產。自刎服毒。還是掛招牌直名賭公司。較爲爽快。且言賭公司中稀奇古怪。足令人資爲談助。發生感慨之事。更僕難終。略舉一斑。可窺全豹。毘陵世家任氏。累代簪纓。有名世駒者。年甫弱冠。父母俱存。羨滬上爲文化中心。學校林立。得父母之許可。負笈來游。投考滬西法政學院。原在本籍初中畢業。志願學習法科。取入一年級肄業。不知名稱文化中心。實則嫖賭中心。以翩翩年少。體態風流之世家子弟。入此花花世界。安能保其貞操。且男女同校之端。旣啓。打破男女之界限。乾柴烈火。未有一一觸而燎原。有平湖籍之卞文鴛女士。韶華二九。婉麗如仙。同就學於法

政院與任世駒同級。初則二人聯爲友誼。相處數月。從友誼而進爲夫妻。明知告諸兩方家長。事必不諧。遂相約祕密同居。非特戚友無知之者。卽同院之友。悉其內幕者亦鮮。兩方之家業。均甚充裕。經濟一關。只消竹報馳歸。朱提匯到。任卞兩人。雖未正式結婚。早已一對璧人。雙飛雙宿。築香巢於辣斐德路。值院中給假之日。遨遊影戲院遊戲場。比肩攜手。望若神仙。偶過賭公司。好奇心動。以從未到過。不識此中風景。遂相將入內參觀。詎知先須購門票五圓。二人問其原因。賣票人告其所以。可將此票易檯面現洋。不過一換手而已。大凡徵逐賭博之所。至其中而熟視若無覩者。恐無其人。苟見之而漠然不動。則其人必不進去。任世駒卞文駕旣升堂入室。豈不見獵心喜。當以手持之票。置於念一

門頭猜大小。居然出手得盧。五圓增爲十圓。世駒文鴛大喜過望。越片時。復置五圓。竟連中之。於是唱凱而歸。以爲初試新礪。大發利市。金錢不足輕重。難得來意外之勝利。厥後大世界左右。有此二人芳踪。豔影之日。卽在賭公司小試手段之日。勝負不常。虧耗者亦無幾。原來賭公司之引人入勝者。五花八門。有所謂搖寶。又名番攤。以骨鼓四粒爲生財。又有一種抓攤。以黑白圍棋子爲器具。以外牌九同寶等名目。甲公司有者。或乙公司無之。其主要之點。則爲輪盤。此物之創始。或謂屬於西人。或謂行於粵東。形式略如閻羅天子殿前之轉輪。共計三十六門。以一圓可賠三十六圓。中又分爲一賠十二。一賠六。一賠三。各種賭博。無非貪心之指使。一本得三十六之利。尤爲貪心人所歡迎。故猜輪

盤數者特多。任世駒卞文駕。嗣後到場之日漸多。此等誤人之陷穽。若有利可獲。除非抽頭者將鉅大家私公諸同好。如不然。每一所賭場。每日有千圓之開支。試問從何取償。任卞陸續輸去及千圓左右。終覺心有不甘。始則向同學知己之友借貸。繼則將值錢之衣服裝飾。付之長生庫。又其後房租不克應付。伙食不克購備。告急之家書。去如雪片。而兩方家長。狐疑滿腹。方思整備行裝。來覓愛子愛女之蹤迹。故對於索款之書。概不回答。文駕與世駒。作楚囚對泣。不堪二房東之多方逼迫。自有生以來。未嘗受人之羞辱。若斯。愈思愈忿。覺得生趣毫無。文駕以自己所爲。一旦若被家中洞悉。彼頑固之腦筋。斷不直己。又加之床頭金盡。苦况備嘗。爰決計自殺。設詞遣世駒赴法政學院。致函其摯友黎

然青而後乘間走出。往北火車站。趁淞滬車。至吳淞炮臺灣下車。時適寂無行人。從容蹈海而亡。泊任世駒入宮不見。初未嘗疑及。待宵漏已深。仍不見文鴛顏色。不勝驚異。詢諸鄰人。均答不知。二房東且冷嘲熱諷。來不堪入耳之談。世駒至此。思文鴛既爲本人所誤。生命倘有疏失。吾何以爲人。何以對文鴛。長歎數聲。說罷了罷了。在鏡檯抽屜內。搜括得銀角六枚。從後門出去。步行到法大馬路得善里。叫化燕子窠。購烟泡三枚。回到家中。一口吞下。取筆寫一字條。大致吾在法政學院讀書。爲經濟壓迫。出此自盡之下策。愛人卞文鴛不知去向。生死莫卜。吾家屬在常州某處。吾絕命後。拜求關照。同學黎然青史。衍之二人。寫畢放在桌上。和衣蒙被而臥。要知烟泡雖不及生烟之劇烈。然素不吸鴉片。

者。亦可醉倒而不醒。惟不致於肺爛腸斷。苦楚莫當。任世駒甫睡二小時。烟性發作。長此朦朧夢寐之中。越十二小時。業已氣絕。與服安神藥片情形彷彿。惟無人顧問。聽其投枉死城中而去。翌日。全日任世駒房門緊閉。蹴居上海之家。往往一座石庫門。多至六七家。姓名籍貫。彼此不問。死亡疾病。秦越不關。任世駒在內與否。鄰人且未曉得。還是二房東究竟應負各房客之責任。見任姓房間門住。知定有人在內。何以連日無聲無臭。喚之不應。擊之不聞。實難索解。不得已喚集鄰居。央武力者二人。將房撬開。只見牀上赫然死身一具。被雖蓋住。已歪在牀沿。蠅蚊叢集。已發臭氣。衆鄰居大駭譁然。面部已浮腫。諦視之下。卽爲任世駒。抬上留一字條。二房東於是大喊倒霉不置。乃循例報告巡捕房。捕

頭派中西探各一名履勘之下。知尙有女性。不知何往。將字條帶去存案。一面車送屍身赴驗屍所。候報請公堂赴驗。由捕房拍電通知其家屬。任姓家屬正在束裝啓行。接電家中當然悲傷。世駒母唐氏哭得暈去。不省人事。家人呼喚良久始甦。世駒之父號泣上車。赴滬領屍。時卞方猶未知悉。由文鴛同學黎然青史衍之。報知其家。但稱文鴛失蹤。而不言他。及卞文鴛父母兄弟聞訊趕來。輾轉訪覓文鴛。竟不可得。僅傳聞與任世駒發生戀愛。世駒已仰藥自盡。無人可以證明。及登報招尋。亦無影響。此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賭公司貽害之烈。有若此哉。上海人口稱七百萬。爲交易所而失敗。爲賭公司而墮落。甚者以死繼之。然究屬少數。其害之中於一般普通人者。莫如花會。花

會始於廣東。自古賭風。以廣東最盛。滿清同光之際。有白鴿票一項。是中國有彩票之鼻祖。光緒中葉。闖姓代興。猶之前虎門去。後門狼來。闖姓手續。同於彩票。宣統二年。廣東肇禁賭之美政。因廣東全省所納賭稅。年及數千萬。兩廣總督岑春萱。發起禁賭。先謀定賭稅之抵補。而後實行。雖廓清於一時。無如承稅之賭商。根深蒂固。窟宅於斯。未幾革命軍興。復盛行夫花會。其門數亦三十六。故打一文。賠三十六文。好事者刊有打花會書一冊。內容鄙俚。以各種動物。化爲精怪。配以僧尼娼妓等名目。開此項賭場者。謂之大筒。各地分筒。謂之小筒。每日早晚二次開筒。或多至三次。因開賭者。自知逢犯禁令。大筒之地點。常有遷移。大筒小筒間奔走送信。謂之航船。此風由廣東傳至寧波。由寧波傳至上

海。打此箇者。全講迷信。婦女居十之八。迷信之方。不外燒香祈夢卜課。拆字等等。尤爲荒謬不倫者。竟夕臥於荒墳之旁。浮厝之側。及寺廟中神座之前。或偷取腐爛之屍骨。木偶之冠袍。離奇至不可思議。迨惡習遍播春申江上。上流社會。與賭者猶少。獨是各種工匠。小本負販。娘姨大姐。車夫廚子之類。嗜之者十之七八。以勞苦終日。獲得血汗之錢。悉數使爲孤注。雖銅元一枚之微。亦可投入。囊中告竭。繼之以典質。甘心節衣縮食。擲之虛牝。旁觀者咸加以憐憫。而若輩至死不悟。作者見鄰家所雇女傭。年及四旬。雇主每月給以工資五元。查其額外之收入。亦有此數。恆見其衣衫襤褸。狀同乞丐。且聞其頻頻歎息。怪而問其雇主。則笑應之曰。彼已成花會迷。每月賭負之款。勻扯之在十元外。非但鴿

衣百結。且如此嚴寒。牀上僅蓋敗絮一條。所給其禦冷之被褥。面子均不知何往。諒亦藏之質庫矣。一再規勸。且加以責讓。彼終不肯悔改。奈之何。對彼言。爾不聽良言。余家惟有停歇爾職務。彼乃長跪涕泣。誓不願去。先生聆之。斯人之可憐不足惜如是。作者不勝浩歎。又有富家貴族之姨太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邀集女友。時作方城之戲。興之所至。往往通宵達旦。詎料竹戰之外。尚有花會之嗜好。作者有鄉人。夙爲地方紳士。頗負時望。民國十六年二月。國民革命軍開到。國民黨黨員。聲勢浩大。鄉人不敢家居。挈其妾僑居海上。因妾之嗜花會如性命。釀成家庭慘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悟澈雲烟過眼時。窮通天壽任何之。

第七十九回 命宮中定終身赤手 輪盤下殉薄命紅顏
阿誰義利分明甚 臥誦南華秋水詞

第八十回

積錢造孽真空現曇花 情海生波看將來結果

却說作者鄉人。姓成字北功。因避禍而挈其妾僑居海上。小隱洋場。不求聞達。妾之芳名曰鮫笙。貌美而蕩。酷嗜樛蒲之戲。竹林之游。平時因成北功之寵愛。經濟出入之權。悉以畀之。故鮫笙手內有三千金之衣服金珠。迨旅滬三年。恆見其不事修飾。凡美麗之服裝。耀目之珠翠。均置諸高閣。北功疑焉。知其他出。北功將鮫笙篋笥。如數開視。誰知化爲烏有。但見質粟疊疊。不禁大駭。窮詰所以。鮫笙知難隱諱。以盡擲諸花會。對其家主。北功憤甚。手批鮫笙之頰一下。鮫笙不甘忍受。遽起反抗。二人遂扭作一團。房內雜物。拋棄滿地。鄰人聞聲畢集。相與解圍。得以

罷戰。然自此二人漸生惡感。鮫笙以北功數載賦閒。手頭現拮据之狀。頗感不快。在北功性本瀟灑。獨對於鮫笙。罄其所有於打花會。深惡痛絕。且近來察得鮫笙野心勃勃。即託至友居間提議分離。訂立條件。不再同居。從此伯勞飛燕。各自東西。鮫笙暫賃成北功左側半椽之屋。以棲止。時值三秋。東籬菊綻。北功有友延其持螯酌酒。爲賞菊之高會。舊雨談心。興復不淺。迨扶醉而歸。東歪西倒。所謂酒能亂性。成北功酩酊之餘。知覺全失。不歸自己之寓所。竟闖至鮫笙家。最近所訂條件。完全忘却。殊出鮫笙意外。鮫笙於是僞飾歡笑。陰運毒謀。爲北功寬衣解帶。將酖毒之品。放於開水內。俟其口渴呼茶。卽以此水飲之。飲罷。鮫笙以距離極近。親將北功送回其寓。越三四小時。藥性發作。日吐鮮血。陽具

同時亦流血。及家人召集密切之人。成北功已口不能言。奄奄一息。不逾半日。一命嗚呼。推究禍水之源。成北功豈非亦喪生於花會。所以花會之害之普遍。尤駕別項賭具而上之。滿清時代。毒氣雖染。未敢明目張膽爲之。中華民國成立。此事年盛一年。開始設筒者。一名王阿根。一名姜福生。徒黨衆多。勢力雄厚。不多時。復有寧波籍之劉良紅崛起。王阿根姜福生。糾率多人。與之爭鬪。不能敵。於是劉良紅執此業之牛耳。然王姜二人。心終不甘。時謀報復。劉良紅自知不可把持到底。央人向王阿根姜福生講和。各營業一年。拈鬮輪值。也是劉良紅運氣最好。輪到劉身。生意興隆。納資設分筒者。不可勝數。王阿根與姜福生。僅敷開支。故人稱劉良紅爲花會大王。一無賴之徒。得倚賭博爲生涯。居然坐

擁鉅資。同於素封之家。一妻兩妾。住五樓五底房屋一座。在裏虹口。自置汽車二輛。雇用天津人孫和海爲保鑣。邱二爲助手。頓指氣使。手下拜門之徒弟。多至數百人。妻妾皆非正式納娶。無不妍識而來。第妍識有先後。前者爲妻。後者爲妾。劉良紅之第一姘婦。係汪姓髮妻。青年孀居。因無所依靠。凍餒堪虞。不得已失身於劉。時劉在小流氓時代。汪婦茹苦食貧。劉良紅深感其持家勤儉。厥後開花會大筒而獲厚資。當然飽暖思淫。首納妓院中大姐名阿菊爲妾。隔半年。造孽錢收入更豐。乃續納常熟女子金媛爲第二妾。金媛本良家女。秉性浪漫。流落滬北爲鴉牌。曾與台州人苗金根訂嚙臂盟。嗣苗金根投身軍隊。在國軍二十七師服務。積功得少尉實官。不正當得來之金錢近萬圓。急流勇退。欲

在上海成家。營小商業。故自願退伍。及來上海。訪覓金媛。悉已爲劉良紅攘奪而去。大恚恨。乃設法得與金媛晤面。金媛訴述身世。從金根離滬。身摻疾病。幾瀕於死。劉良紅之徒弟棉花阿八。憐其垂斃。言於良紅。出銀數十番。俾醫藥有資。疾乃告瘳。棉花阿八遂介紹嫁諸良紅。目前良紅勢燄滔天。無法更改。且將良紅一切境况。詳細告之。苗金根佯示畏懼。與金媛話別。無所表示。然藉此而知劉良紅現有與之爭設花會之人。其人名莫福壽。無非亦上海之浪人。見利眼紅。欲於主辦花會人中分佔一席。王阿根姜福生。因己之勢力微弱。不致拒絕。獨劉良紅固不允許。言辭激烈。聲言成就與否。須商我兩名夥計。意指保鏢之孫邱二人。莫福壽以羽翼未豐。不敢首先發難。苗金根由金媛之告。卽去訪

莫福壽。凡浪人社會。素不相識之人。往往一見如故。訂爲莫逆。當時莫福壽。卽請苗金根。赴太平洋西餐館。講飲。手面闊綽。同座者五六人。互通名姓。苗金根皆知其爲有面子之白相人。苗金根有心提起花會。詢內幕之情形。莫福壽大罵劉良紅之惡霸。苗金根幾次加以挑撥之語。餐罷。苗金根卽席約明日答請。翌日。金根特邀往南京路沙利文西菜館。昨日同席者。或到或不到。今日係第二次暢敘。故二人無所不談。漸漸談到劉良紅身上。苗金根謂君偷想得劉氏而甘心。僕願助一臂之力。莫福壽聆之大喜。忙問用何策對付。則金根附耳低語。如此如此。莫福壽矍然躍起。向金根連連作揖。口稱承老哥幫忙。生死不忘報答。決計如是辦法。應需經濟若干。吾明日卽可送上。苗金根云。應用之物。僕

處儘有。君祇要派心腹數人探察此人行動。每日何時在外。何時在家。出外何地爲必到。聞其雇用保鏢兩名。不知有何種本領。切須祕密而精細。不必急迫。僕惟力是視。事成之後。並非以金錢爲目的。僕倘本身有事故。亦請君幫忙可也。莫福壽云。當然如此。於是苗莫二人商議。每日晤面之地。避去耳目衆多。選擇幽靜地方。討論之下。逕至法租界呂班路。借一幢二層樓房屋爲機關部。莫福壽囑手下人分頭趕辦。請苗金根移住所借屋內。不必另開旅館。布置既竣。日日聽偵察之人潛來報告。隔一禮拜光景。偵者稱劉良糾。每日午後二點鐘乘汽車從虹口家內出外。先至六馬路崇仁里麻雀總會。迨四點半至五點。則必到正豐街酒店沽飲。兩妾必隨其一。其保鏢所帶手鎗。二人本各有一支。孫

和海身畔一支。損壞多日。未曾修整。邱二一支。昨日因飲酒過醉。在馬路中與人口角。拔出手鎗示威。被巡捕瞥見。乃奪而回報捕房。須傳訊處罰。一時不克發還。苗金根一聞此信。知機會已到。預備發動。與莫福壽再四研究。挑選有胆氣有膂力。而及行動輕捷。心思機警者四人。歸苗金根指揮。當夜苗金根喚四人聚集一室。閉戶訓練。指授機宜。此四人中。一人亦軍隊出身。嫻習射擊。據說已認識劉良紅孫和海面目。此人名何宗桂。其餘三人。亦然認得。苗金根殊爲欣慰。卽取出一支手鎗。交給何宗桂。令其對劉良紅實施暗殺。如其孫邱兩人抗拒。則自行對付之。餘三人各藏刺刀一柄。翌日午後二時。由呂班路出發。何宗桂等四人。候三時一刻。赴正豐街酒店內買醉。坐樓梯之旁。猜拳行令。暢飲

歡呼。及四時二十分。四人一聲暗號。整備開火。表面仍呼酒添菜。果然不到二十分。劉良紅汽車。至酒店門口下車。阿菊在前。良紅在後。緩步上樓。孫和海豈知已先至樓上等候。彼等男女入門時。何宗桂已拔鎗在手。躡足離座。三人僞裝醉態。往門口作嘔吐之勢。說時遲。那時快。劉良紅甫上樓梯三級。砰然一聲。彈中右腿。口喊阿唷。回身下梯。望開鎗者緊追。斯時何宗桂等四人。均已跑出馬路。向西急行。何宗桂看得清楚。對劉良紅再放一鎗。正中前胸。倒於地上。却說保鏢孫和海。不防主人被人暗殺。坐於樓上。聞鎗聲起。自樓下。彷彿主人之聲音。遂飛步下梯。將阿菊撞跌。旁有人將手一指。孫和海亦望外奔去。是處適近轉角。孫和海足稍一頓。聽得路上齊喊打死人了。復趕上去。距劉良紅倒臥

處約一丈餘路邊鎗響。一彈擊中孫和海後腦。亦伏臥於地。馬路上人聲鼎沸。巡捕大鳴警笛。鄰崗均馳來協助。拿捕兇手。早皆不知去向。原來孫和海所飲之彈。卽苗金根所發。上海馬路中處處行人。聚集苗金根在酒店四邊。躑躅徘徊。有誰人注意。當何宗桂等次第出來。後有緊追者。苗金根正欲向追者射擊。而何宗桂已經命中。遂止。不轉瞬。又見飛馳之人。知必劉黨無疑。遂將未曾奉送之鎗彈。仍孝敬於此人。再言劉良紅之汽車。良紅囑其先回家內。夜膳後來此迎接。故車夫待其一下車。卽撥動引擎。開行剛達二丈之譜。忽聽背後人聲嘈雜。復卽煞車。回首遙望。似主人有事。故爰靠路旁停好。啓車門走出。到酒店門口。只見阿菊方下樓梯。面如土色。叫小朱（汽車夫）闖窮禍矣。小朱方欲

開口詢其故。見路之西首轉角上。眩譁不堪。不暇詢阿菊。急奔前去。轉灣朝南。但見行人悉止步圍觀。云有二人被鎗打死。擠進去細看。嚇得魂靈出竅。赫然仰臥者主人。頽然伏倒者孫和海也。劉孫二具屍體。循例由捕房車送驗屍所。報請法院檢驗傷痕。准家屬具領收殮。此案迄今未聞破獲。王阿根姜福生。陽與劉良紅同道。陰實妬之。劉遭暗殺。心知莫福壽所爲。但不悉其購買何人。下此毒手。嗣後王姜卽與莫福壽合作。花會之毒。弄得天昏地黑。不知靡所底止。然傷風敗俗之舉。日新月異。猶復層出不窮。北市之跳舞場。觸目皆是。初上海祇聞西國婦女作跳舞之戲。近則中國中下社會之女子。習爲跳舞者。不止數千百人。登場獻藝。現色相於稠人廣衆中。一言蔽之曰。誨淫。甚至稱舞場女。

明星與電影女明星。聲價幾乎相埒。一般癡男怨女。結合露水姻緣者。遊戲場女茶房之外。又闢此嶄新塗徑。其中離奇黑幕。不可勝言。爲大衆咸知。聳社會之耳目者。厥推黃白英之與童二毛。黃白英籍粵東。隻身來上海。以跳舞爲營業。大凡充舞女者之姿色之服裝。當然與衆不同。黃白英縱不是國色。而肌膚瑩潔。倩影亭亭。年紀實二十二歲。據其自述。稱二十芳齡。童二毛寧波人。其兄二毛。設五金店於虹口。三毛二十八歲。尙未有室。平日倚其兄生活。名義在兄店中服務。終日尋花問柳。假黛濁世佳公子。衣履翩翩。善自修飾。惜貌之不揚。難得女性之青眼。自識黃白英於舞場。神情顛倒。因傾心結納。白英將其兄之金錢。鬼賊取得。濫施揮霍。不足更在外借貸。債台因以高築。其目的誓與白英

成婚黃白英跌宕情場。閱人不少。終鮮如意。郎君童三毛雖醜陋堪嘔。而用錢之手面闊綽。姑報之以溫存。於是童三毛求婚更切。據童方之宣布。黃白英早允伉儷相偕。故形影不離。詎料好事多磨。倏起愛河波浪。有張氏與黃白英亦發生戀愛。張之名字。始終不肯披露。張人品漂亮。迥非童三毛所可比擬。須知愛美嫌醜。是女子天賦之本性。黃白英對張熱度之高。幾頹頹夫蒲石路之洋房。此種情事。新名詞呼三角戀愛。中西士女。數見不以爲奇。日後結果如何。亦無一定。童三毛未受過教育。僅嫖界之一名惡少。爭風喚醋。是其本領。驀地聞悉張黃底蘊。不禁忿火中燒。始則哄騙黃白英。冀其吐露真情。然後想法以絕彼之念。白英不爲所惑。繼用恫嚇手段。使其害怕而自動絕。張白英亦坦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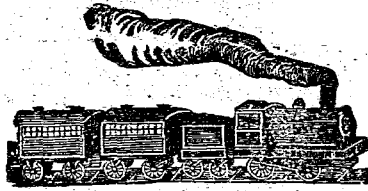
懼。童三毛無法。一再脅迫白英。務使一決婚姻之從否。孰知黃白英仍未嘗表示。一味默不作聲。遷延旬日。童三毛不克忍耐。從舞場罷舞而出。僞與白英歡洽。乘汽車兜風。直開至吳淞。一路逼迫白英。白英意欲下車投水而死。三毛挽而不許。迴車驅馳良久。至靜安寺路滄洲飯店。二人相將下車。開一百十二號房間。盥洗甫畢。童三毛自倒開水一杯。身畔取出預購之安神藥片與藥水。不知其意何居。黃白英見之。將藥水藥片一齊搶去。悉數吞服。童三毛阻白英之投水。而聽其服多量之毒劑。殊難索解。於是由旅館將黃白英載赴醫院救治。靜安寺捕房聞之。將童三毛提起公訴。謂觸犯逼迫致人於死之刑法。一面派探往醫院錄取黃白英口供。此事後文不少。作者正往下撰述。忽聞白渡橋外

灘公園。有一架飛機墮下。乘客受傷畢命。好奇心動。特往視察。果有其事。惟客一息尙存。可望不致傷命。已由捕房送醫院治療。滬上大小各報記者。爭去調查。探知客姓錢名塘。係全國禁煙拒毒會會長。熱心公益。習聞中國各地禁煙。有名無實。悲憤曷極。早歲留學外國。夙諳駕駛飛機。特向航空署假機一架。備齊應用物料。飛往各埠。實地調查。剛到黃浦江半空。居高臨下。但見蠻煙瘴雨。黑氣一團。層層籠罩。錢會長詫異之極。降機距地面千餘尺。已覺鴉片氣味。真衝頭腦。錢會長初不料煙禍之烈如此。煙禁之弛如此。氣得眼前昏黑。一失手而所執機舵。失其效用。遂致墮下。身受巨創。作者同斯感想。無心再續小說。就此擱筆。詩曰。

第八十回 積錢造孽 填空現曇花 情海生波 看將來結果

惡。錢。容。易。善。錢。難。
卅。萬。餘。言。君。讀。遍。

堪。笑。貧。儒。徹。骨。寒。
生。花。愧。乏。碧。琅。玕。



新式標點名著

全書
實售
幣三
元
角
外埠酌加郵費
匯費

校者	范叔寒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發行者	新文化書社
分發行者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重版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新文化書社

8

零八

48
7